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五册目錄

史地類

祠墓

崔府君祠錄一卷……清　鄭煜輯　武林掌故　一
直閣朱公祠墓錄二卷附刻一卷……清　朱文懋輯　武林掌故　一七
陳忠肅公墓錄一卷……清　孫峻輯　武林掌故　五三
廣福廟志一卷……清　唐恒九撰　武林掌故　七三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　仲學輅編　武林掌故　一一一
孫花翁墓徵一卷……清　張爾嘉輯　武林掌故　一五九
樊公祠錄二卷……清　孫樹禮編　武林掌故　一七五
揚清祠志一卷……清　丁午輯　武林掌故　一八九
龍井顯應胡公墓錄一卷……清　丁午輯　武林掌故　二一七
于公祠墓錄（又名于忠肅公祠墓錄）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　丁丙輯　武林掌故　二四三
郭孝童墓記略一卷……清　丁立志輯　武林掌故　四八七
望帝杜宇叢帝鱉令前志五卷……清　孫澍輯　古棠書屋　四九七
岷陽古帝墓祠後志八卷……清　孫錤輯　古棠書屋　五一五
馮王兩侍郎墓錄一卷……民　馮貞群輯　四　明　五四三
修復宋理學二徐先生祠墓錄一卷……民　楊晨輯　台州後集　五六三

中國地理——歷代

通鑑綱目釋地糾繆六卷……清　張庚著　芋　園　五七九

通鑑綱目釋地補注六卷……清張庚撰　芋園　六三五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一卷……清閔麟嗣撰　昭代　七〇一
中國地理——先秦
春秋地名一卷……晉杜預撰　微波榭　七一七
釋地三種（一）……清呂調陽撰　觀象廬　七三五
群經釋地六卷……　七三七

229/94

崔府君名祠錄

濮子潼署

竹書紀列

崔府君祠禱嗣集錄余友鄭君荔軒之所輯也荔軒有子而不育悽惻莫釋因告以余年六十尚無子禱於府君而始得并以毛檢討所撰通元觀府君祠求子記示之荔軒往祈焉而亦得一子因思有以酬之遂輯此錄以府君宦蹟始末附於其後府君事蹟著於隋唐宋樓攻媿記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絳服紅羊之夢此其最著者也咸淳臨安志云顯應觀在湧金門外紹興十八年又建於城南包家山明時在白馬廟巷見夏時湖山百詠即今之通元觀是也檢討記載丁禮部云宜禱以王子日則以王子所搆祠而子而設誠哉是言也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八王子日禹航嚴杰志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顯應觀在湧金門外始紹興十八年詔有司建觀於城南包家山以奉磁州崔府君注云東漢崔瑗子玉也　按後漢書崔駰傳云二瑗字子玉果如注云則宋詔不得云史佚其傳二十四年分靈芝佛剎之半移建今處在湖之東水四面遶觀額本宣和所賜靖康閒高宗皇帝出使至磁州神馬引而南建炎初秀王夫人夢府君擁一羊謂曰以此爲識遂誕毓孝宗皇帝由是累朝祠祀彌謹中爲顯應之殿其神位曰護國顯應與聖普佑眞君神靈甚詳且謂史佚其名非崔子玉也詩云靈休遠

高宗皇帝爲書殿扁且揭以御名昭其敬也孝宗皇帝爲書瓊章寶藏理宗皇帝書洞古經刻之石嘉定三年樓鑰奉詔撰觀碑

吳自牧夢粱錄云六月初六日敕封護國顯應與聖普佑眞君誕辰乃磁州崔府君係東漢人也朝廷建觀於閶門外按清波門俗名閶門聚景園前靈芝寺側賜觀額名曰顯應其神於靖康時高廟爲親王日出使磁州界神顯靈衛駕因建此宮觀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此日內廷差天使降香設醮貴戚士庶亦多獻香化紙

宋張淸源　誤雲谷雜記云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常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爲丞厥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名曰羊

宋董嗣杲西湖百詠云崔府君祠在顯應觀內東漢崔子玉也傳爲磁州府君紹興中建靖康閒思陵使至磁州神馬引而南建炎初秀王夫人夢府君擁一羊曰以此爲識遂育阜陵嘉定閒模鎔奉詔撰碑述神靈甚詳且謂史佚其名非崔子玉也詩云靈休遠

被衞行都陰有元勳夢又符引馬擁羊昭景貺立碑建廟述嘉謨九陵荆棘年空往十里笙歌景不殊莫倚西齋闌檻去斜陽無語滿錢湖明陳贄和韻云東漢明神護宋都深宮曾有夢相符試看歿後昭靈貺定是生前著顯謨金石文章千古在江山景物四時殊忽聞閶闔外鳴籥鼓畫舫何人去泛湖

明夏時湖山百詠云崔府君祠在城南白馬廟巷是也本磁州神陰翊有靈遷此詩云靖康陰翊顯磁州嘉定褒封到此邱朝市幾更神祉在誼誼鼓簫賽春秋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鑰顯應觀爲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爲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瞢其額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旣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遐邇奔奏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眞君其一也眞君崔姓廟在磁州夯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旣出謁祠下神馬擁輿肸蠁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

於嘉興先形絳服紅羊之夢按宋孝宗生於丁未屬詩云天意分明昌火德羊楊誠齋賀光宗誕辰於丁亥光宗生於丁卯與孝宗而三見劉一清錢塘遺事附識於此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於城南尋徙於西湖之濱分靈芝寺故基爲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廡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飛動倣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爲崇佑觀以處羽士之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旣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安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州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

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郎簡元年加封護國顯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王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艱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弋編錄神之靈蹟五十餘條傳於世滾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眞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尤見其本於爲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

承宣使張去爲爲提擧官傳子及孫延慶庇此職
宣力於觀爲多道士初置十餘人今益以眾田止百
餘畝今益以廣啟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
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誕辰都人無不歸鄉騈擁竟
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
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
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
從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於驛中葢往來者必
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之祠歸則潔脩以謝之臣謹
摭其始末之實爲記而又播以詩云惟漢之司農兮

著遺愛於桐鄉使葬我於桐兮必時之奉嘗翳神之
仕兮於滏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
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於舊邑兮歿又冢於其方神
之旣遠矣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
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
詔錄兮載顛末之爲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
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兮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
效於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應於高皇始孝宗之方
娠兮夢絳衣而擁紅羊迨震肅之夕兮又神光而發
祥敞祠宮之百楹兮繚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
兮煥金碧之輝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永享福而專
鄉迺奎畫以寵嘉兮燦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
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騭而默相兮蕃國勢而無
疆上邑掖而下士民兮藉神庥而禮禳偉明神之英
列兮夫豈斂惠於一方願謁於上帝兮撫搶而殄
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於八荒神亦歸
其所兮報何可忘宋參知政事樓鑰撰

護持靈惠齊聖廣祐王廟碑記

磁有神廟峙於東門之內曰靈惠齊聖廣祐王由古
及今歷代之君封加享祭恩禮不衰由近及遠四方

之民奔走祈禱敬信不怠其靈驗可知己王姓崔諱
珏顯名於隋唐之間爲滏陽令有神政太宗朝召拜
蒲州刺史卒於官臨終遺命歸葬滏陽隸磁州
爲倚郭縣磁人思其德立祠事之如生後唐天祐拾
貳年郡將靳侯遷神像於法觀其汎掃香火之事道
者主之宋咸平元年召守臣入京葢有宣室之問遂
命劉蒙正大脩神宇牓曰府君之廟右正衙知制誥
趙安仁奉敕撰文泐碑景祐貳年封護國顯應公元
符貳年詔以神之威力變化其爵弗稱乃即舊而王
之尋加昭惠英覺儀衛一遵禮秩大觀貳年太守韓

景奉旨益崇廟貌御筆書額以賜之景勒之於石覆之以閣徽欽板蕩閣燼石存金有中原以衡嶽在宋境金主權行南嶽事謂之亞嶽泰和元年都幕官實行發所瘞墓誌於西閣得王之世系靈異事爲最詳因請土黨簿潘希孟記之潘亦磁人文章德業爲當時冠金末兵亂廟圮記完國初以武功定天下禮文未遑時則有五路萬戶開府史公天澤首命本州長官杜任水軍總管劉涉等力爲脩葺迨於世祖皇帝百廢並舉禋望祭秩徧於羣神越至元拾叁年趙宋告亡地盡南海拾伍年歸嶽祀於衡山改封王以齊聖廣佑之號與五嶽歲時同致祭焉今皇上登極以來敬神保民道被幽顯其白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嗣宇所在恩渥有加元貞貳年春平章政事榮祿安公祐奏請加封天子允之詔曰有功則祀古今之常經無感不通神明之至德齊聖廣祐王禮嚴祀典名著史編歷代褒崇洋洋闡靈之如在生人嘉賴簡簡垂惠以無疆曾司衛嶽之權久重淦陽之鎮靈懿夫人夙稱柔則克配英風王爝均調順陰功而內助翠帷肅穆佑多福以旁周宜並錫以嘉名用茂揚於休聞於戲溪其大號既遵爾家室之榮享於克誠益贊

我山河之固齊聖廣祐王可加封靈惠齊聖廣祐王靈懿夫人可加封順祐靈懿夫人主者施行有司欽承以牲牢備物宣讀詔文致告於廟三獻禮終薦置神室尋復奉詔護持禁約毋得侵褻廟主提點頤貞太師趙宗貴提領純和太師梁宗正因議墓勒貞石金相蒙古本字於上漢譯隸字於中記文於下植諸殿前昭神威而侈國賜禮也大德三年州之耆老復以廟制未極崇貴乞官爲脩理州閭之廣平路路聞之中書禮部部聞之省令平章政事榮祿梁公德珪久欵神名遥領外護援據典禮奏從其請爰降中統楮幣一萬緡期於新完而後已是行也提領梁純和實來京師因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淦陽安公祐遣詣史館言於王德淵曰子嘗居磁州親際耳目於神爲鄉人今載筆翰林職掌紀述於國爲史氏以公以私記將安往子聞之悚然不敢以蕪陋辭則應曰諾謹按周官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祀典曰禦菑捍患有功於民則祀之儻有功不祀是爲慢神無功祀之乃爲涇祀非惟宗伯之失神亦不以爲榮惟是王祠雨暘疫癘有禱輒應福佑方面功不爲輕神之受享國之泰祠可謂雨無愧矣是碑之立非徒銜

目實使人人瞻誦而生敬心違觸不恭國有顯刑神有冥禍可不戒哉其見於潘碑者茲不盡出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王德淵謹前集賢章政事預中書省事何榮祖篆額至大貳年仲冬上旬七日承直郎廣平路磁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劉大本立石

通元觀崔府君祠求子記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既舉子矣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齊張敬兒拜三公爲妾祈子於新林廟嫗是也母與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

諱珏彭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曾舉孝廉爲淇縣令能捍水灾以生有異政死而爲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實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建顯應神觀在西湖傍一建白馬廟巷於吳山之麓以爲白馬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答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嗣何也考通元觀志府君之父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於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珏而字

以子玉實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神以是暨南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饋羊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爲列朝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逮元嗣統復封齊聖廣祐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塘少宰李閔亦五十無子禱於府君夢賜之基因生子名基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元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廠可饗神少宰李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於嘉靖壬子搆祠三楹於觀之東偏而大鴻臚錢塘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於其中然則

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壬子則以壬子所搆祠而不於他祠於通元者則又以通元之嗣爲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哉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康熙庚午五月日毛奇齡撰

崔府君廟記 代

往余督直隸時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感寒疾危甚恍惚中有以藥進者詢之曰崔府君也既飲而寤覺少瘥因訪得府君有廟在磁州亟馳使往奉牲牢以報之廟故有神異錄一冊內載王姓崔諱珏字子

玉祁州古城縣人王之考讓母劉氏厚德好施夢岱嶽神錫以雙玉乃生王時隋開皇五年六月六日也日生仁壽元年舉孝廉二年拜太子府傳監唐貞觀元年應聘轉兵部員外郎既而宰長子尹衛邑令滏陽守蒲州兼河東道二十四州採訪使二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於官年六十有四遺命葬磁州滏陽鼓山西河村之北滏民廟祀之至今不廢云云然後知府君之號因今於其地從舊稱也惜其事不載正史無由稽證後閱宋樓鑰集有顯應觀記云靖康中高宗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謁祠下神馬擁輿州人知神之

意勸帝還轅此其靈效最著者又云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葬其地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眞君孝夏六日相傳爲府君生朝孟冬十日爲府君朝元之節或曰以是日上升云樓宣獻之言如此其官爵生卒並與神異錄相符則名氏確鑿可類推矣吾杭之有府君廟自高宗都臨安始感神惠敕建祠宇一日顯應觀在西湖之濱一曰通元觀在吳山之麓又

有白馬廟卽所謂泥馬也附近通元明嘉靖間所置
至於城西崔家巷之崔府君廟不見志乘大約因巷
名而附會之案巷係宋崔清獻公舊居清獻名與之
字正子廣州人理宗朝拜右丞相事具宋史今廟祀
以府君位中而列公於左側是也然未有碑記恐久
久誤傳余世爲錢唐里人夙戴神之德謹詳攷神之
始末并附識崔清獻公舊蹟刻石陷壁以補邑乘所
未備而有待於後之載筆者梁玉繩撰

神異錄

府君生卒官蹟始末

府君諱珏字子玉祁州古城縣附郭邨人父公讓母
劉氏積善好施子年逾五旬生府君隋開皇五年六
月六日也府君生而穎異數齠性沈毅洞達不可隱
以私二十年年十六娶盧氏仁壽元年舉孝廉一年
拜太子府傳監數諫言太子不聽遂慨然告休不復
出先是府君父母年五旬無子夫婦嘗夜焚香禱北
辰下一夕忽宅後金光衝爍踪之於園中梨樹下得
黃金一釜父驚欲埋之母曰今旱蝗千里糴穀活民
命當不負上天意也父曰善由是賑濟流離遠近賴
生全者數萬計鄉里感泣曰崔公厚德而無子咸願
爲公納側室母聞之大喜父堅持不可曰天不絕吾
嗣其以婢乎鄉里不能強乃請父遊岱嶽皆爲父禱
其夕父夢神以寶玉進光燄閃閃曰以神瑛錫爾子
歸而母亦如夢遂娠府君生之夕有異香數日不散
因以夢之祥名字府君云及府君告休而歸也爲人
判幽隱無不洞中如神咸勸府君仕府君不應唐太
宗貞觀元年應聘轉兵部員外郎宰相房玄齡杜如
晦敬見府君語驚詫知府君神異後潞州長子縣猛
虎爲害大吏上言房杜言府君十五年二月授長子
令一年遷滎陽令滎陽與衛鄰境衛河妖爲祟十八

年河北諸路採訪使高士廉薦遷衛令十九年宰相
王珪薦爲蒲州刺史上言蒲山川曠邈民頑事劇惟
衛令可以臥治帝曰吾久欲內召復外遷乎珪復言
天下向化惟河中未洽非衛令莫理也乃遷刺史兼
河東道二十一州採訪使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府
君無恙忽呼男敬嗣並隨任磁民郭憲命之曰上帝
有命吾逝矣其歸葬吾磁州滏陽西北隅鼓山之側
言訖聞空中鼓樂聲遂加冠裳束帶逝年六十有四
敬嗣與郭憲扶柩歸滏陽葬鼓山西河邨之北府君
歷縣令刺史皆有神異謹條列於後從實記錄也府

君兼神道爲治然檢身克己循循近人也而未嘗語
怪其訓子敬嗣百字文曰無道人之短無誇己之長
施人切勿吝受施愼勿忘世態非堪慕惟仁卽紀綱
隱心而後慚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勝所藏
在德不在顯曖曖而含光柔弱身之本老氏戒剛强
行藏脩大志悠久業難量愼言節飮食知足道益彰
行行果有矩久久日芬芳觀於斯文府君之專習庸
行可知矣敬嗣房州刺史子悅洛州司戶參軍悅子
光迪太子詹事光迪子杭揚州司馬杭子元亭禮部
尙書元亮子芻言昭義節度判官芻言子貽孫吏部

侍郎
治長子五事
縣饅頭寨有馮氏者貌美鬼魅亂之具訴府君審其
狀曰三皇廟鬼使也賜之劍伺之鬼至婦拔劍投鬼
鬼叫呼奔逃次曰其夫至三皇廟見一鬼泥胎自裂
矣
縣南留六邨有劉姓者兄江弟淮各母江母早卒淮
母持家久旣與其父俱逝析居江一無所受淮日富
盛江控淮淮曰無據府君乃幽剔淮父母盡狀其私
受惟乃懼自是無敢以幽隱欺者
縣南山南岡邨有猛虎久爲民害亭長王信掘穽陷
陷虎虎躍出西奔山搏樵夫康孝和食之王信使孝
和母妻控虎府君曰具狀卽據狀爲文令吏田方焚
之山曰山神無狀從虎來焚文虎咆哮躍出旣蹲伏
戰栗瞑目隨田方至府君令與孝和母妻質曰爾食
良民罪應死今誅爾爾甘罪乎虎俯首頓地乃杖殺
虎以皮償孝和母妻又爲文敕山神禁虎狼蛇蟲不
得擅出殘民命於是虎狼之害永息
縣民劉曾參貧無以養以菜園地五畝質地鄰陳雄
作價鈔二十貫文雄卽以鈔盡付參忽又爲參謀曰
若得二十貫須久爲養母計若以他事耗竭或向若
貸若不能卻復不爲母計矣若存我令若母以時月
取可乎參大喜曰善善母三次取給三貫五百文後
數往取不與一日雄不在母往雄妻詆惡母大哭去
雄歸憤牽凶徒毀參舍毆母死參賣菜歸母死矣雄
己去控執雄雄曰參未見雄毆其母何得釋毆死參
母者而誣雄乎旣嚴鞫之無狀乃罷雄歸曰且令參
母執爾夜則參母持狀糾雄至雄無抵斷杖一百曰
不卽死爾令暴罪民閒也雄甦皮肉綻裂血淋漓洞
骨至曉出通衢叫呼曰我欺沒劉曾參園鈔更毆死

其母府君斷杖一百令暴市七日七日死於市
府君生於六月六日肅心齋戒追感父母劬勞之恩
故於是日禁止屠者申立將殺猪饗神猪脫走至府
君堂下跪申立亦至訴曰小人以母疾禱神期以今
日賽神不敢不信故干禁府君素知申立孝曰汝誓
神先禁後得無罪仍諭猪隨之歸猪入圈於西南角
跪不起申立忽憩假寢夢一神命之曰吾奉府君旨
傳東嶽聖帝敕命爲爾孝行感神明於猪跪處賜爾
黃金百金爾後改業不得仍屠殺覺語妻劉氏果於
猪跪處得金獻府君奬勵之曰聖帝賜爾勉爲

善可矣申立以金糴穀賑貧者盡毀屠器爲物固邑
皆感激樂善不倦
治祲陽八事
西侯邨近鼓山產炭便鑄農器其爐場應稅納官爐
戶劉六等各奸匿黨鑄屢經官摘發不可破爐頭徐
大鑑訴之府君折斥其情詞劉六等驚阻惶惑欲辯
口結不能言乃輸狀民卽無敢爲奸僞者
黃沙村亦近鼓山周姓與吳姓各爲窑取炭吳侵周
界久相訟乃下丈其窑穴上以疆界準之吳無辯遁
窑頭一公直二令後平其力役而執其程遂無爭訟
者
府君嘗與邯鄲楊叟碁一日叟僕至日長子死叟自
若旣歸葬其子來碁僕又至日次子又死叟涕泗數
行下痛絕府君曰忍長不忍次父母之心乎叟曰長
不類次克家也又歸葬且來慘怛失形狀府君曰
吾舒君懷抱乎與之靑鬃馬曰乘之出東門信所之
也至漳河退灘柳林側忽朔風吹沙天地冥黑叟怖
瞑目屏息又忽聞人聲喧集張目視則抵一城入市
見其長子呼之不顧曰爾夙世載渡盜我錢貨死我
於水今索錢貨足吾歸爾何子爲又至一渠見次子

臨橋上叟喜呼其名拒曰我夙負君債償完亦歸爾
何子爲叟不捨號之驚覺仍在河灘柳林下方正午
歸謝府君府君曰父子相見各有何述叟知府君以
神化顯示不復思其子
縣南梧桐莊民陳洪與弟泛素和睦洪一日惑於其
妻謫泛泛憤伺兄出毆嫂馮氏幾死佚洪具控府君
令神縛泛詣堂下甘罪且致泛罪更論洪爾友愛泛
素矣惑於妻失兄弟之和乎且泛甘死爾忍死泛乎
泛泣洪亦泣願相和好免泛罪其後馮氏亦感化終
世無閒言

五月一日禁採捕有宋賽哥同善射人劉七住各藏弓矰出南門見一鳩棲楊樹上中之鳩帶箭飛去落
府君堂前死府君視箭書賽哥名於夜拘賽哥與劉
七住至罰惡司質詢前鳩飛至落賽哥頭上啄其目
首食其目劉七住笞二十驚覺賽哥目痛七住體負
傷各寒心悔恨改行爲善
上王邨民郭林執收家產財物弟義不得干預析居
林盡匿其藏義具訴鞫之不屈府君笑曰爾謂其藏
無發之者乎林且歸矣令林之宅神稽之取其簿記

示之林駭怖析產與義
府君謁白雲寺見一僧形瘦府君曰得無妖乎僧曰
然有婦美貌素衣夜以漏下至府君授之杖曰擊之
可滅也僧果杖擊之啼號去迄曉踪其血蹟至常平
倉側穴前死一大白鼠
一日府君忽奉東嶽聖帝旨赦斷隱巢等獄府君令
二青衣引太宗至時魏徵已卒爲司命迎太宗囑曰
隱巢等冤訴不可與辯帝功大但稱述神必佑也帝
頷之及對質帝惟以功上陳不與辯府君判曰帝治
世安民之功甚偉隱巢等淫亂帝誅除之亦正家之
義也卽不名正其罪惡爲擅誅促壽而已今且君臨
天下爲蒼生主也敕二青衣送帝回隱巢等惶恐去
帝行復與府君別府君曰毋泄也後帝令傳府君像
與判獄神無二益信府君之通德於神明矣
治衛一事
衛河爲害泛溢橫流徧民田廬舍泪沒無涯埃死者
哀號遍野日不可數計府君蒞任數日祀河以文一
劍一投之立見平澗一巨蛇浮水面寸斷害遂息
治蒲二事
任蒲公府清肅忽一緘書無人持落案上啟視則義

勇武安關王書是後常與關王見民閒奸宄潛踪妖
氛掃蹟矣
后戚長孫無忌西征還府君見之曰公爲妖狐侵敗
且死無忌大驚請問曰公新夫人也請相見不出府
君入斬之但聞哀鳴聲遁去無忌跟踏曰刺史神異
獨無奈遁去府君曰斬之關王廟矣往視一白蒼狐
斬腰死府君屏左右入殿閉門無忌突入見與關王
坐語府君乃出與無忌別
附歷代封典
貞觀二十二年中丞御史高士廉表言蒲州刺史崔

珪萃二五之精聰明由於天賦鍾山岳之秀正直本於性成理陰陽奇功丕著乎當代詠狐除德異政遠播乎千秋請賜封褒用彰勳績賜封護國嘉應侯敕有司建祠塑像載之祀典二十三年加封護國顯應公

宋眞宗祥符元年幸孔子宅至東嶽夢府君朝參封東嶽岱山護國西齊王仁宗景佑二年封護國顯應公哲宗元符二年封護國昭惠公徽宗宣和元年封護國嘉應昭忠王重建廟增七十四司皆著府君神異之政高宗爲康王時金遣副使王雲請王入質于

至磁謁府君祠府君默令磁民殺王雲及二帝北狩康王南渡臨大江無舟渡忽一神控白馬載渡曰臣磁州崔府君也忽不見紹興元年加封護國顯應興聖普佑眞君

金章宗明昌二年巡狩祀五嶽禮臣奏南嶽屬宋不獲致祭帝曰北方有歷代加封神靈顯著者可權嶽祀矣禮臣以府君奏乃封爲亞嶽之神攝行南嶽事重輝殿宇賜鑾儀置官守焉元太祖與金相拒過磁敕以金盒盛香遣大臣奉牲牢致祭

元世祀至元十五年遣官祭五嶽中書省奏今南北一統南嶽祀宜還衡山崔府君宜更封新號封齊聖廣祐王與五嶽歲時同致祭成宗貞元二年平章政事榮祿大夫安祐奏請加封帝敕旨曰齊聖廣祐王禮嚴祀典名著史編歷代褒崇闔靈如在生人嘉賴垂惠無疆曾司衡嶽之權久重溢陽之鎭靈懿夫人夙稱柔則克配英風玉燭均調順陰功而內助翠帷肅穆祐多福以旁周宜並錫以嘉名用茂揚於令聞渙其大號既遵爾室家之榮享於克誠益贊我山河之固齊聖廣祐王加封靈惠齊聖廣佑王靈懿夫人加封順佑靈懿夫人

明太祖洪武元年敕令有司歲時致祭載之祀典

附嘉靖以來顯應事蹟

嘉靖十年太守武功盤糧於磁倉積廢屯穀府君殿內武公至車騎關午倦假寐府君責之曰子爲民主不倉廩是脩而假我之殿庭耶我亦何所容身乎公覺感異卽建倉具牲醴禱焉

二十八年州守沈公令機工於廟中織絹夜則息宇下一夜雲板自擊守僧疑機工斥之既見殿扃固而西廊下鐘亦自鳴者三衆惶懼叩頭次日沈公具牲醴虔禱禁人不得擅入

先是城隍廟道童名和美者竊本廟神服逃之黃河之南久之還於崇禎十三年夏四月望夜半越府君殿後西壁盜寢宮衣物復欲竊袍服走殿中經廊門鎖中開弛得寸許可容身入甫入身墜地而門之兩邊夾其右膊即手足不能動移乃叫號住持大驚執火視始知賊也將下鎖釋之鎖牢結如鑄不可開次日奔視者數千萬人捕屬鄭公鑄請正其罪鎖不可開合郡人民等祝曰此賊罪不容赦神之威罰昭昭矣但時方炎暑若死污神殿庭若神寬宥令正官刑以死亦罔不振惕也仰

祈一籤惟神所命籤意無忤乃下鑰鎖開鞫之賊言八門時牽虎神持鎖擊項挾一膊夾入門內遂并手足不能動移驗其項有痕董公命柳之通衢三日役死

十三年磁大飢兵疫交作鄉人徙柳溪者數十家率飢困就斃有向邑人康霖生裹金爲屠牛以償者霖哀其就死許之夜夢至府君所府君鬱然擊霖腕霖叩頭請故府君諭曰思二字驚悟汗浹背腕浮腫大痛急寢其事腕腫遽消

順治十七年有梨園十餘人寓廟中或赤身仰體或迎風解衣履百相戲謔無忌或歌唱淫詞達日夜住持屢戒之不聽一日視其師老郎壽設席飲酣各就臥有景祥者臥殿案旁近二鼓共聞叩門聲起視無人少頃叩益急且以煤塊鍋板穿窗亂擊祥起開門仆地氣絕羣優起救逾一鼓甦云羣虎神鎖我至殿悉數罪犯且罰我死府君憐我有未完事免死論以鐵鏈鏈我之舌以木拶拶我之手釋歸視其舌有血孔手指皆青腫

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夜半有賊入寢宮盜破裔

等物束一大包踰牆走巷有張行達者居恒閉門獨處戒干外事是夜忽心意不寧殊自詫起出後門遇賊詰之曰將質物未及就城門已閉言未悉夜緝者至執之即輸狀且曰踰牆時方就暮旋迴數四不能出巷遂見執

三十年大旱州守陳公具疏禱城隍不應禱玉皇不應乃卜六月十一日詣府君禱是夕微雲漸布沈陰二日則甘霖大降至十五日乃止公爲祈雨記異文識之

五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生員路均前妻遺女年十二忽中蠱昏惑且死且甦均計莫救於閏五月十二日

控之府君夜半均院內忽狂風大起病女戰栗忽躍然曰我生還矣詢之曰適見一官長錦衣白馬若有賣罰叱送我歸其女自此愈

五十六年三月韓法兒婦李氏爲邪擾法控禱未歸邪忽大怖呼遁去及秋李復病法復禱邪永不復至

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生員李麟趾子正色於城東北朱台莊見童子溺水將死呼人急救得活逾數日狂蠱若鬼附爲祟七月十五日忽踴呼昏惑夜半解曰府君爲祟亂我者且究審亥早云神有田姓者至促審易衣夢久之寤云初候於康公祠三梆府君陞

座王服班吏二正色進稱民府君曰爾且入泮矣稱生忽大怒呼爲祟正色耆擲籤筒四十曰爾久作惡復蠱若乎正色請其名府君曰王金科也請其居曰無問其居復論正色曰卽赴試無怠正色曰若爲祟生焉得試入場若從之不尤害乎府君曰既懲之無犯場中皆有神彼焉敢入審罷田姓神仍送我還十八日午後復昏惑既解云王金科復訟我於府君府君召對鞫金科曰前日神威震怒金科胆裂無敢訴金科死於河遊魂無所幾得代正色格之寃構莫釋也正色乃訴朱台莊救童子溺死府君曰爾作惡欲免遊魂乎且禁爾無得遊卽傳本境土地敕嚴繫無縱犯土地並罪正色遂愈二十一日赴郡試邀月入泮

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營兵王尚武妻鄭氏爲羣邪擾尚武居高祿邨邨民俱惶恐不寧尚武於月之望訴焉又於四月朔望並禱禱之夕有傭工二人宿於廟見府君壁殿神威稟肅而尚武父亦如夢且見力士四人入室捕羣妖鄭遂愈而邨以寧

六月二十日閻子溶兒婦駢氏忽中病且死既夜溶奔禱府君次早溶女寐忽驚大詫曰有羣虎香至若

鎖械罪人狀駢遂生

此錄爲錢塘鄭荔軒先生所輯吾鄉嚴厚民先生序之劫後刊本流傳漸稀丁君松生彙刻武林掌故書以此錄屬余校勘余因補錄清白士集文一篇以拾鄭君所遺余近中年有子不肖倘荷　神庥獲賜一子繼君家飛簷先生之美乎書此以俟光緒七年閏七月二十二壬子日焉航盛起謹識

崔府君祠錄

祠墓録題跋文

閻若璩

光緒乙未季夏

嘉惠堂丁氏刊

序

宋建炎戊申五月婺源朱公弁以太學生借吉州團練使副刑部侍郎王倫使金留十六年以紹興癸亥七月與洪忠宣皓張才彥邵同歸國補右宣教郎直祕閣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卒於臨安白龜池之寓舍旅殯西湖智果院後越四十年密院檢詳尤文簡袤臨安帥守張定叟构爲營葬地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得吉卜於錢塘積善峯之下於是公之從孫晦菴先生爲狀其行而文簡實誌其墓明萬歷庚戌提學僉事陳公大綬求其墓不得乃建祠九里松祀之祠旁

神道則天啟壬戌所立蓋墓本在黃泥嶺下卽積善峯而祠則在普福嶺下卽九里松也公祠旣建後人遂以祠爲公墓所在故於此立神道耳

國朝嘉慶己未趙徵君坦從其妹壻陳君維恒訪得公墓秦觀察瀛重爲修葺阮文達元撫浙爲立墓道以表之同治甲子阮碣猶存越數載失去又數載九里松之碑失而復得於是公之祠址僅存而其墓則已若存若亡矣嘉禾朱君文懋蓋公之遠孫懼其久而失傳也乃裒自宋以來紀公之墓若祠者錄爲二篇附以行實詩文等分爲二卷而屬予爲之序竊維

墓錄

咸淳臨安志　朱祕閣弁墓在西湖公徽州人早歲游京洛晁以道喜之歸以從女南渡後授宮副王倫使虜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朱文公爲作行狀尤文簡公表作誌銘案節上之旄城奉送徽宗梓宮文非表末也王倫使歸錄以獻高宗耳

夢粱錄　祕閣朱弁墓在西湖徽州人早歲成化杭州府志　祕閣朱弁墓在西湖徽州人早歲游京洛晁以道喜之妻以從女南渡後授官副王倫使虜見執送淵聖大行文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感愴後與洪張二公俱歸除直祕閣卒旅殯臨安朱文公爲作行狀尤文簡公表作誌銘從孫文公爲浙東提刑時嘗謀歸之不果文公六世孫慶元路學錄圭嘗作承思堂於側

康熙杭州府志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紹興二年遣使問安兩宮弁應詔使金金人百計迫之誓死不屈和議成得歸帝高其節有進用意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尋卒於臨安府白龜池寓舍後四十年從孫熹官浙中卜葬積善峯下

西湖覽勝志　朱弁婺源人建炎初副王倫使金議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強之仕不答及粘沒喝

西湖游覽志　祕閣朱弁墓在九里松弁徽州人紹興初授官副王倫使金議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強之仕不答及粘沒喝後歸卒葬於此

萬歷杭州府志　祕閣朱弁墓在錢塘智果院後尤

死乘其隙以金情具聞於朝後全節歸改直祕閣卒葬於仙芝嶺地近韓園其孫端明者亦種花賈秋壑時過其園欲取其佳種端明盡伐之移徙他處

康熙錢塘縣志　祕閣朱弁墓在智果院後尤文簡公作銘弁徽州人紹興中使金見執從孫文公爲浙東提刑時嘗謀歸之不果文公六世孫慶元路學錄圭嘗作永思堂於側

雍正浙江通志　宋祕閣朱弁墓在錢塘智果院後尤文簡袤作銘

李氏西湖志　宋通問副使直祕閣朱弁墓在九里松弁卒於臨安白龜池後四十年從孫熹官浙中葬於積善峯下

乾隆杭州府志　直祕閣朱弁墓在積善峯下弁徽州人南渡後使金見執後與張洪二公俱歸除直祕閣卒旅殯西湖朱文公爲作行狀尤文簡袤作誌銘

兩浙防護錄　行人朱弁墓在上扇三圖王婊嶺王案婊嶺即黃泥嶺一名胭脂嶺亦曰仙芝嶺

光緒杭州府志　朱行人墓行人名弁徽州人南渡後使金見執後與洪皓張邵俱歸除直祕閣卒於臨安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不克權厝西湖智果院

後四十年其從孫熹官浙中謀歸葬不果其後太學錄張體仁爲卜葬錢塘積善峯下密院檢詳尤袤臨安帥守張枸經紀其事

與嚴厚民辨宋朱行人墓書　國朝趙　坦

坦頓首厚民足下昨晤姜君知巡撫阮公將改立宋朱行人墓道石刻坦聞之而疑竊謂坦不言則朱公墓將顯而復晦敢抒其實以告足下嘉慶四年春正月坦從妹壻陳維恒過普福嶺謂宋行人朱公墓在其家祖塋左因往謁之墓高四尺許前有石碣題云宋行人朱公弁墓楷書深刻非近時物墓旁地悉爲一載巡撫公莅浙邵君以舊石剝蝕遂磨去之請於公碣以隸書將建神道石闕而不果遂別立石刻於道左曰宋通問副使朱公墓道往來展謁者皆歎朱公之忠而墓之久而不廢莫不低徊感慨而後去且十載矣今歲宋君咸熙及歸安嚴君元照游靈隱歸謂黃泥嶺下別有巨碑題云宋通問副使朱公神道天啟二年立旁有祠堂遺址特去墓數十步疑其迁遠今姜君亦至其地以爲墓久廢今所存者其後裔

墓耳當遷近立墓道石於舊碑側以合傳疑之義坦以此說爲非是昔人營葬有墓碣有神道石闕墓碣當墓前石闕則往往去墓遠如于太傅墓在三台山麓而石闕在蘇隄之左茅見滄墓在丁家山半而石闕在山下路側此天啟二年所立神道碑卽石闕之例宜其去墓遠也若謂近時脩葺者爲朱公後裔墓則坦展墓時舊碣尙在固非後人掩飾爲之者若謂朱氏子孫售其地遷其墓碣於今所則陳氏祖塋作於乾隆初當日已辨識爲朱行人墓固未聞已廢之說且彼朱氏旣忍棄其舅祖必不愛及耳孫以後裔之墓而冠以舊碣愚者不爲也坦意今之普福茶亭墓道安知非昔時小徑乎其建祠堂處非昔時通衢乎新刻與舊碑固宜兩立進見巡撫公時乞別白之坦之喋喋不已者正恐後人反疑實墓爲烏有耳語多無次乞恕坦白案今墓前神道題曰宋通問副使行人朱公神道兵部侍郎浙江巡撫儀徵阮元建石嘉慶六年辛酉九月立于黃泥嶺之麓是當時從趙公之言而立者

國朝 周鴻潛曉江

重脩墓碑記

重修宋行人朱公墓竣新立墓碑中題曰泰旨防護宋宣教郎通問副使直祕閣朱公弁之墓左作兩行題曰明萬歷間兩浙督學陳公大綬訪公墓

不得從部民高應科請以祠代墓祠達普福寺北天醫院左基直十五步橫入步天啟二年表有神道今仍立原址以存古蹟右作兩行題曰

大淸嘉慶四年里人孝廉方正趙坦訪得公墓請杭嘉湖道秦公瀛題碣巡撫阮公元別立神道碑卽石闕之兵燹碣燬光緒十三年夏四月同善堂董事脩墓補碑謹識

過朱行人墓

明 申靑門

仗節歸來日山花擁草堂綠雲開豔色曉日接淸香斗酒鵾聲下徵吟夜梵涼百年培植物豈肯媚平章

同六鈐弔宋朱弁墓

國朝 吳農祥星叟

萬里南歸客生還淚溼衣艱難吾道在隱忍世情非飛表愁空遠邊書見或稀靑山餘馬鬣松栢漫成圍

過宋通問副使朱少章墓

國朝 厲鶚太鴻

突兀殘碑立古阡行人猶記紹興年靑衣已見君王辱白髮何期使節旋老淚泯天他日恨遺聞曲淪至今傳一抔築並花宮地夕陽晨鐘更惘然樊榭山房集

宋朱公少章墓下

國朝 金志章繪卣

淚灑龍髯恨未休橫衝橋畔認荒邱十年雪窖孤臣
老五國春風望帝愁通問有碑存素志渝盟無日復
神州行人弔古斜陽外芳草迷天馬鬣幽江聲草
堂集
宋通問使朱少章墓　國朝　朱　彭　青湖
使臣持節犯邊氛通問何由見故君埋骨無心歸宋
土攀髯有淚灑燕雲濟陽受爵蓋同調曲洧名編紀
舊聞卜得一抔芝嶺下斷碑荒草幾斜曛李任道欲以字文叔
通著作與公合爲一集公以叔通受官託言不
敢與濟陽公齊名作詩題集後　抱山堂集
宋通問副使少章墓在靈感山前　國朝　朱　玟　桐川
通問前朝墓遺聞曲洧傳千秋一蘇武餘恨又冰天
湖樓集

宋少章墓　國朝　陳　均　受笙
十五年來臥虜中依然海上牧羊翁敵知仗節同光
弼友漫編詩比叔通續觀有書存直筆攀轅無術返
遺弓窮荒幸免人題墓宰木猶恐朔塞風松嶺閣詩鈔
胭脂嶺弔朱少章墓少章葬九里松之胭脂嶺從孫晦庵先生所卜也　國朝　陳文述　頤道
亦天淚灑使臣衣仗節蘇卿世所稀五國遠將朝命
去六朝親捧御容歸天邊鴻雁關雲暗隴上牛羊塞

草肥積善峯前好祠墓紫陽遺蹟依依　酌泠懷古集
訪朱少章墓　國朝　陳問梁若藏
印章在握節旄同直似蘇卿雪窖中和誠已成歸亦
恨冰天淚盡夢猶通西湖雜詠
宋通問副使朱公墓　國朝　潘鍾瑞　馨生
九里松光淡碧嵐胭脂嶺下閟仙龕得歸白髮同光
弼公與洪忠宣同歸終葬青山狼晦庵朱子爲公從孫爲之卜葬曲洧舊
聞餘涕淚冰天鞠跡奈東南窮碑孔立知臣節千古
行人作美談晉齋精舍集

祠錄

大清一統志　朱行人祠在錢塘縣九里松祀宋朱
弁
康熙浙江通志　宋通問副使朱公祠公名弁建炎
初副王倫使金在錢唐縣九里松
古今圖書集成　宋通問副使朱公祠在府城九里
松公名弁文公從祖宋紹興間使金見執祀典久廢
康熙杭州府志　宋通問副使朱公祠在九里松公
名弁文公從祖典久廢知府馬如龍詳復之歲給
錢塘縣學租銀五兩致祭
康熙錢塘縣志　朱行人祠在九里松祀宋行人朱

弁公新安人徽國文公從祖也南渡建炎二年副王倫使金拘留十七年仗節不屈和議成放歸卒葬仙芝嶺下墓今廢明萬歷三十八年提學僉事陳大綬從高應科議建祠華容孫燮爲記歲以春秋致祭後久廢　國朝知府馬如龍詳復額支錢塘學租銀五兩致祭

雍正浙江通志　朱行人祠在九里松祀宋宋弁

李氏西湖志　朱行人祠在九里松祀宋行人朱弁

弁副王倫使金和議成放歸卒葬仙芝嶺下墓今廢

萬歷三十八年陳大綬建祠春秋致祭

乾隆杭州府志　朱行人祠在九里松祀宋行人朱弁

弁祠建於萬歷三十八年久廢　國朝知府馬如龍詳請復之

兩浙防護錄　行人朱弁祠在上扇四圖九里松

光緒杭州府志　朱行人祠在九里松祀宋行人朱弁建炎二年弁副王倫使金拘留十七年仗節不屈萬歷三十八年提學僉事陳大綬從高應科議建祠春秋致祭祠久廢　國朝知府馬如龍復之額支錢塘學租銀五兩致祭

宋宣教郎直祕閣朱公祠記　代明　鄭　圭

宋祕閣朱公諱弁字少章婺源人副王倫使金留虜中十餘年濱死者屢矣及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倫欲與探策決去留公不可曰吾分必死豈應覬幸先歸正使受書歸報天子而留倫使印臥起與俱虜迫公仕劉豫公曰豫國賊恨不食其肉吾有死耳金人絕其餼公拒門待盡虜爲感動致禮如初復欲易其官公亦以死誓乃具酒召被虜掠士大夫飲半酣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葬我某寺旁題其上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公談笑自若及粘沒喝死密疏金虛實以聞徽宗大行哀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感泣官其親屬後以和議成與洪忠宣張修撰俱入謁勸高宗以乘時圖恢復帝善之爲檜所忌僅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卒葬錢塘尤里松仙芝嶺下浮梁陳公大綬來督兩浙學毖祀典葺岳墓諸表章忠義揚剔湮沈幾盡而獨不得公墓所爲悵會部民高應科請以祠代慕教曰可卜地普福寺北天醫院左直一十五步橫八步捐帑一百五十金搆祠堂廡門湢俎豆俱舉會陳公歸浮梁不佞代庖虎林郡爲卒業伐石記其事蓋不佞因有感

於漢宋之際也何奴在漢不過一彊大郡蘇子卿以
爭節歸官典屬國圖形麟閣世猶謂漢抑蘇武以張
虜金虜之驕百倍匈奴祕閣之濱死何減子卿竟以
祕閣卒而不保其一採之土悲夫豈檜賊賈國臣虜
諸與虜抗者必巧左之竟滅其跡耶雖然能令千載
之下不有大人君子想其處而祠之與麟閣競爽者
乎因備列其生平而論之後之君子可以興矣萬歷
三十九年兩浙提學僉事樊良樞記宋康熙錢塘縣
志均載明孫毅朱行人祠碑文實與此同畧爲
刪節耳不知何以題毅名佚考武林文獻

九里松徑訪碑記 國朝丁丙

朱公祠墓錄卷上 十一

龍井某氏既返朱公碑於普福寺北一日跡之碑石
長九尺廣三尺中一行鍥徑尺大字曰宋通問副使
朱公神道左鍥二行小字曰巡撫鄧御史建安張素養同題右亦鍥小字二行
相又巡按御史建安張素養同題右亦鍥小字二行
曰巡鹽御史昆明傅宗龍書又天啟二年重陽立於
九里松山徑拓其文以歸將就其書而深刻之冀更
大顯於世按天啟二年實後提學僉事樊公作記時
之十一年也丁丙謹記

啟賢祠壁記 國朝朱寶篁

光緒戊子秋謀復文公祠因拜行人公墓敬贈新碣
復見九里松舊立神道叩之丁君丙云先世墓積慶
山春秋嘗過行人墓道同治甲子克復後見阮文達
題石尚屹立也越數載復過之秦侍郎瀛題墓碣失
所在徬徨久之又數載朱子清澂告余曰行人公墓
碣在龍井某氏將剷矣丙意必爲秦碣亟言諭某
氏先賢之墓令著防護豈容移毀不返碣將白之有
司某氏允返碣翼日至墓不見碣再詢某氏云碣已
舁九里松故處急跡之非秦碣乃明時舊刻神道疑
莫能釋後得趙寬夫徵君與嚴厚民先生辨墓書久
之乂得鄭孔肩刺史舊撰祠記始悉前明求墓不得

朱公祠墓錄卷上 十二

而立祠與趙徵君雖得墓址而未見祠記之由錄示
兩文寶篁受而讀之益歎行人公忠義之歷久不湮
也敬鐫兩文於石置啟賢祠壁庶幾不忘數典傳信
來茲己丑正月中浣海昌後裔寶篁敬識

朱行人祠 明陳大綬

節旄落盡不知春忠愜堪追屬國塵馬角未生驕黠
敵龍髯攀後泣孤臣千秋君父空懸恨茚死難危豈
顧身若使論功同漢史也應黃閣畫麒麟 乾隆杭州府志

朱行人祠 明孫穀

二帝無消息行人淚忍揮不慚瀕死餓猶恨議和歸

麟閣形甘沒牛眠是處非悲愴十七載俎豆倍霑衣

康熙錢塘縣志

明向杰

朱行人祠

蘇卿使節已多年朔漠風高鬢皓然一帝無魂歸魏闕孤臣有淚灑冰天傾葵白日心常赤橫草黃沙志亦堅遺像一龕崇俎豆芳名應與鄂侯傳

李氏西湖志

宋通問副使朱公祠

國朝崔德華蓮舫

持節歸來日星霜十七年無門隨玉輦有淚灑冰天絕饋依孤寺言旋共二賢謂洪皓松原遺廟在北望恨難捐

兩浙輶軒續錄

張邵

朱行人祠

國朝吳兆麟書瑞

不辭虜鋏觸雲中安否端應問兩宮抗節身懷東海印摯髯淚盡鼎湖弓江通婺宿魂歸遠嶺接樓霞廟食同太息王倫任和議枉將家世說沂公

鐵花山館詩稾

朱行人祠

國朝王景舜琳齋

前代蘇屬國同時洪忠宣卓哉朱行人挺生於其間與蘇爲繼武與洪爲比肩介子願奉使氣已吞樓蘭決策返國機又讓王倫先不去乃請去可旋竟不旋臨刖留一印抱之將終焉置酒會同官已辦碑與阡眾人涕不仰先生笑且言愚如爾武子烈似顏平原

虎口死不畏龍髯生欲攀何意氣節士又以文章傳絕域十七年班超竟入關天子嘉其忠蠻夷服其賢惟有秦太師嫉妬心依然四官竟不轉齎恨入九泉始知宰相腸更比鐵石堅至今九里松薦菊同水仙

相公巖岳墓遙望香爐煙

寶善書屋詩稾

行錄

宋史列傳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

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

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誡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關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

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埋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家當賜其家銀帛會黎宰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

文李丹五臺僧寶眞婦人丁氏妥氏小校閻進朱勣

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
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
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
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
張邵洪皓其庶幾乎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朱熹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
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
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跡未嘗

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
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
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
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
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
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
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
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
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卽日奮身自獻闕
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

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於是金人亦知感
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金官公曰自
古交兵使在其閒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
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
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金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
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
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
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
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
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

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
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皆淚縗睫不能仰視
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金知
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强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
疾其憊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
集號曰聘游虜中名士貴人亦多遺其子弟就學公
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
詠流行北方者亦甚眾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
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齎金銀綾絹
爲賜歲在丁巳金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

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彼中虛實使閒
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
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
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
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
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
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刖賜吳興田五頃顧
丞相張忠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
明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留公子椿及司馬倬
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

謀等見椿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
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慼陽張公邵皆
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
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
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
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
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
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
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
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

宜襲宋兆盟可守矣而說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谷五臺僧眞寶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勤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

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於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栻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佇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孟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援據精博明白疏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閒暇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皆藏於家嘉先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風月堂詩話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棄諸孤矣後

六年熹始得拜公之廣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而遽以皋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袤臨安帥守張公構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錢塘縣積善峯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宜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竇國降敵之餘接迹於朝靦然

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月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寇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僞官爵復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臾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日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於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雜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二年五月癸卯朝奉郎充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遂與其副閻門宣贊舍人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留不遣時進逃去宗維怒追殺之　紹興十三年六月庚戌金人遣通問使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亶以生子大赦令燕雲汴五臺普度童行有籍於官者爲僧及道士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請囑卽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於是始許洪皓等南歸時右殿修撰崔縱右武大夫郭元邁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宇發尚書主客郎中林沖之皆沒於敵以縱遺骨遽還　七月乙巳朱弁自金國遣行在裒朱昭史抗等忠義事上之疏入不報弁所奏在九月令併附此　丁未以朱弁

爲右宣教郎直祕閣並主管佑神觀

揮麈三錄　朱弁字少章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遊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啟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季女妻之弁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洌庭因正道之歸齎表於上上覽之感愴厚恤其家留匄奴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以終旅殯於臨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爲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

作誌銘遷葬於西湖之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舊聞一書事多出於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又與洪張爲轄軒唱和集朝廷錄其孫爲文學云

宋名臣言行錄　朱弁字少章徽之婺源人入太學補內舍生建炎二年正月請使金虜補官偕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大金通問副使寓虜庭不屈紹興十三年歸上高其節俾易文資秦檜忌之奏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考十七年當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次年四月六日卒　朱文公嗣墓錄卷上　三十五

溫凊之思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閒以通和好而見大夫踰惰畏縮無肯行者獨故魏公貳臣與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旜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庭魏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公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値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徇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嘉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册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

直齋書錄解題　曲洧舊聞一卷維書一卷凱敬說一卷直祕閣新安朱弁少章撰弁於晦庵爲從父建

炎丁未使金留十七年既歸而卒凱敬說者以續晁无咎詞話而晁書未見朱子所撰行狀則少章於晦庵爲從祖父也

宋史全文　紹興十三年六月庚戌金人遣通問使洪皓張邵朱弁還行在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

中州集　朱奉使弁字少章宋吉州團練使天會六年以通問見留命以官託目疾固辭猝然以錐刺之而不爲瞬用是得歸凡居雲朔二十年自號觀如居士有曲洧舊聞風月堂詩話行於世紹興十二年皇子生大赦宋使洪皓張邵朱弁南歸

宋元通鑑　建炎二年五月丙申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寓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誨王朊並歸　紹興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

宋史新編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建炎初

議遣使問安兩宮并奮身自獻補修武郎爲大金通
問副使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奏曰人之所難
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
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
難見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
厚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弁爲文慕陸宣公
詩學李義山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
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
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萬歷杭州府志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
讀書日數千言旣冠入太學遊新鄭閒見日廣會高
宗嗣統議遣使問安兩宮詔補修武郎爲通問副使
卽日與使者王倫同行至雲中遇黏罕邀說甚切黏
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屢與書言用兵講和
利害甚悉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極言時
幾之不可失又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
訖述北方所聞見事狀帝高其節俾易文資且有進
用意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
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
郎十四年遂以疾卒

洪忠宣抗節虜庭濱死不屈千載之下誦義無窮而
少章與爲伯仲史氏同傳以紀之其節槩可徵已且
賢者所過卽爲芳塵世遠風遐日就湮沒如所謂白
龜寓舍積善幽扃者今皆委諸榛莽爲弔古者一寄
慨耳悲夫

兩浙名賢錄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
數千言旣冠入太學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南游淮甸
會高宗繼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安兩宮而士大夫
無敢行者遂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
爲通問副使卽日與使者王倫同行至雲中遇黏罕
脅易文資且有進用意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未幾
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不果權
厝西湖之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

大清一統志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詔補修
武郎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尼雅滿邀說甚切尼雅
滿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初金遣宇文虛中來
議和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
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覘俾先歸願正使歸報天子成
郎十四年陳善曰使不辱命士之首稱

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吾雖暴骨於外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留印使弁得抱以死金人迫之仕絕餌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不爲屈金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强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賜金帛甚厚秦檜惡之僅轉奉議郎卒有聘遊集曲洧舊聞風月堂詩話諸書尼雅滿舊作粘罕今改正

康熙徽州府志　朱弁字少章婺源松巖里人高宗駐驆維揚議遣使存問兩宮弁奮身請往遂爲副使偕王倫行越五載王倫先受書還朝弁請曰古之使者以節爲信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倫解而授之臥起與俱其後王倫再使歸以弁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高宗讀之感泣詔官弁親屬五人刖賜田五頃紹興癸亥和議定弁與洪皓南還延見便殿極論金人情形勉帝以中興大業時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弁言金情悟帝意屢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在金時以憂憤得目疾愁歎無聊發於詩歌爲騁遊集四十二卷及歸遂獻於朝且述北方所見忠臣義士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從孫熹狀其遺事

四庫全書總目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章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

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閒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今改入之雜家類焉

四庫全書總目　風月堂詩話二卷宋朱弁撰弁有曲洧舊聞已著錄是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首尾兩條皆發明鍾嶸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

老杜渾成之地尤爲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考庚申爲紹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二年使金鞫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末有咸寧壬申月觀道人跋稱得於永城人朱伯玉家蓋北方所傳之本意弁使金時遺其豪於燕京度宗時始傳至江左故晁陳二家皆不著錄觀元好問中州集收錄弁詩知其著作散落北方者多固不得以晚出疑之矣其序但題甲子不著紹興紀年殆亦金人傳寫不用敵國之號爲之削去歟

武林第宅考　議郎朱少章寓居在白龜池

文錄

上朱昭等忠義奏狀

紹興十三年九月日前大金軍前通問副使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奏臣聞義心所激知死必勇非徒好勇也忠臣所以報國也鄙典所加實哀其死非獨厚死也明君所以教忠也報國之志獲伸則死者益榮教忠之道必行則生者知勸此三代以來所以防範維持天下之要術也臣伏見軍興以來

忠臣義士勇夫勁卒奮赤心蹈白刃趨死如歸者色色有人但慷慨激烈或出於倉猝或發於微賤而名氏湮沒爲可憫惜者不可勝數臣今以所傳聞及目所親睹明白光著如震威城朱昭專爲作傳外其餘雖本末未詳而大槩可信不誣者條次論列又其間有毳衲高流名在僧牒與夫幽閒之淑姿閨闥之懿範守節赴義毅然不回助民教者皆見於後

朱昭

宣和間邊隙大開北人馮忠信知西夏與女眞有入寇之約者竊其書以單騎夜望星行檄葬馳告邊臣邊臣得以聞而不言其人名氏時主疆事者漫不省告者直趨京師樞臣雖賞以官而不飭武備乙巳冬女眞陷我雁門又陷定襄踰石嶺關圍太原凡戍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乘虛犯河外河外諸城如甯疆非堞甯豐府谷安豐保甯靖化諸處悉望風褫氣獨朱昭者率老幼嬰震威城拒賊賊攻益急昭募蕃漢士得銳卒千餘人與之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我若出其不意攻其營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分數隊昭先士卒驅直薄賊軍賊軍果驚亂城上鼓譟兵民悉銳乘之斬獲不可勝計眾心愈固賊設木鷹

衝車飛梯傅城矢如雨竟無所施而昭所遣兵士往往皆得志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來春約女眞自下鎮渡河併力來攻且先遣人大呼於城下以禍福動昭昭訖不對久之賊酋悟兒思賢介胄來以韁牌自障請昭議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遙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邪我固知此城決不可守汝輩欲見我我既來矣今有何事思賢卻韁牌而前曰宋天子聽用姦臣失信鄰國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而有之自河以西我國得而有之大金軍已在京城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

原朝夕不保麟府諸壘悉已歸附公何待而不降乎昭答曰我皇帝知姦邪誤國有成湯改過不吝之德遂行內禪新君自東宮卽位聖政一新汝輩獨未知邪乃宣讀太上皇禪位詔諭皇登極赦命等文音吐華暢眾皆愕眙服其勇辨當是時諸城有降將吏多昭故人從旁語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尙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只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眾散走遂引軍晝夜攻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人禦之皆得法眾莫不惴懼已而下城坐於

聽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汝輩幸先殺我家屬出城血戰勝則逃還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一生事畢矣眾未應昭之幼子戲堦下昭遽起手殺之其長子驚來視則又殺之四領數卒入門盡殺其家人無留者出據胡床坐使人舁尸納井中適見部將賈宗望過前昭起呼曰媪我鄉人也不欲手刃汝請自入井媪從之遂併以土壅焉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盡皆自殺之昭因以建炎紀元徐徽言君獻守晉甯軍義烈暴耀與張巡許遠異代爭不朽名其平日見人談忠義常歎曰我豈不如朱九耶然則徽言之忠雖出於天資亦昭與賊通者且告之曰朱昭與其眾各殺其妻孥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昭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塡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墮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昭瞋目仗劒賊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絕時年四十六昭字晉明府州府谷人父克勤禮賓使贈濰州團練使昭以勍用進累官秉義郎初浮沈班行不自表異而遇事不可輒與上官爭是非不少屈其在震威用帥臣之辟止於一兵馬監押耳及攝知

城事乃能以孤壘抗方張不制之虜使談者動色如此人豈易知哉性不喜讀書頗能與士卒同甘苦方城之將陷也出家資與官庫所蓄金幣賞鬬卒慷慨流涕雖哽噎不得語而志感奮人百其勇被圍實在乙巳冬十有二月其死之月卽靖康元年夏四月二日也賊酋入城發倉廩於積粟中得首數千級物色之多其所將親軍頓足哭命收葬焉明年今上興復以建炎紀元徐徽言君獻守晉甯軍義烈暴耀與張巡許遠異代爭不朽名其平日見人談忠義常歎曰我豈不如朱九耶然則徽言之忠雖出於天資亦昭

有以發之也弁以節旄留平城友人雒陽吳鼐英叔
善談忠義得昭行事於保義郎張濬當時目擊以其
言質諸傳者皆不誣因備書之云夫知死而處於忠
立患而濟以果茲捐身徇國者之事也身歿名顯皇
恤其他歷觀自古登忠義之牒者類如是也昭以孤
墉餌犬羊慮及身後誓不使妻子爲賊所汙以義奪
愛手自刃之同井而瘞怡然鋒鏑如歸且以胸中無
所累爲言求諸古人未之見也豈不誠烈丈夫哉弁
聞慶歷中元昊犯順兵圍府州甚急折氏之先聚其
骨肉閉於西樓積薪劒其下與衆約曰城破我自焚

之決不以遺賊也衆皆感奮城賴以全昭府谷人也
固不喜讀書其所習見抑有所自邪雖然功有成敗
之異則繫乎天若夫英氣憤激不肯使城獨破其爲
義烈一也

史抗

抗河內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城未
陷前一夕召二子稽古稽哲與其客繁景脩至屏左
右謂之曰吾常語用事者曰雁門控制一路宜擇帥
重戍以摧未張之勢若使橫流則無措矣言皆不吾
省今重圍外合而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冀日至
已午間城必陷吾將死事矣汝輩不可以家爲念而
負國也能如吾言當令家屬自裁可同赴義至午如
所言抗與二子突圍大戰俱死城下

張忠輔

忠輔不知何許人宣和末爲將領宣撫司令同崔中
折可與守嶧縣忠輔可與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
賊崔中度賊軍不可過有貳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
欲降請完殺我崔中設伏紿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
外以示賊既開城可與對賊酋以辭色不屈見殺可
與兄可求建炎初言其事已行郵典而官其子若兄

弟共五人忠輔不預焉士論嗟惜之

高景平

景平代州崞人宣和末以訓武郎爲隆與府第六部
將賊再陷隆與士卒奔潰景平單騎入重圍手刃十
數人賊爲少卻竟死圍中

孫益

益宣和末爲福州觀察使知朔甯府敵圍太原
時虜軍張甚或言如引兵至雲中賊之血屬皆在此
攻其必救之策也益曰此策固奇奈君命何因躍馬
突圍至城下以張孝純不肯開門遂死之益天資忠

勇傾家貲賞戰卒能得人死力小胡盧與夏人爲邊患遣將討之而益之子在遣中兵無功益謂其子必死朝廷郵其孤遺資給甚厚久之其子遣人齎書來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事以狀自列盡納官所資給而斬其齎書來者

孫谷

谷朔甯府人孫益知朔甯府日知其可用奏爲僚屬待之甚厚益解圍太原以後事付之太原既破賊攻朔甯愈急且別命郡將眾議欲開關迎之谷曰吾身已許大宋矣又不可負孫觀察之託也眾不見容是

吾死所也或以兵脅之谷無懼容因見殺

僧眞寶

眞寶代州五臺山僧正賜紫大師忘其姓氏及師號學佛能外死生威武莫能屈也知賊勢益張與其徒爲武備中山孝慈淵聖皇帝時召對便殿眷賚隆渥眞寶還山聚兵助討賊代不守虜兵大索至臺下眞寶拒之殺傷甚眾虜援大至焚蕩殿宇俘掠逃下令生致眞寶蓋義之而不欲殺也眞寶既至抗詞無撓虜酋遣知代州劉駒百方誘之不聽且曰吾法中有口罔之罪我既許大宋皇帝以死矣豈妄言邪臨刑怡然委順北人嗟異聞者動色

丁氏

丁氏文簡公度五世孫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賊大隗山胡兵入山丁遭虜胡人挾之坐馬鞍上丁投地大罵連呼曰蕃狗蕃狗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胡人始不怒再三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鞍下

晏氏

晏氏其父孝廣迪功郎鄧州南陽縣尉丞相元獻公殊四世孫年十五小字師姑從叔孝純官於廣陵建

炎三年胡兵至在俘囚中胡人悅其色欲侵凌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主母愛之每加護焉撫育如已出今年三十一歲猶無恙也虜中傳誇以爲此萬千人中一人耳

閻進

進隸宣武被差通問使司爲下節既至雲中府監軍建言遂分散進以逃捕回留守高慶裔問何爲逃去進云思大宋耳又問郎主看待汝甚好汝去奚爲進云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其後又逃去凡二逃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南

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踴身直起盤旋數四卒面南就死茲事與魏審配爲曹操所殺謂持兵者曰令北向我君在北也唐盧奕西向再拜臨刑慷慨事絶相類不意進出於軍伍而能如此不可不暴白於人耳目也

朱勣

勣以進武校尉充奉使隨行人分在粘罕處勣見粘罕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醜者人皆莫曉不半月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醜者無顧戀也既捕

囘粘罕亦以此大怒勣笑而受梃一無恐怖進勣二人在人臣中亦少見也臣願訪其子孫特加存卹右謹件如前皆臣在雲中日廣搜博訪質之傳聞實不誣者臣常忿兵甲年深去朝廷遠默禱於神曰願俾殘喘早得復命精思竭慮筆其事實上達天聽使忠義之鬼伸於地下傳於無窮今既還朝獲見天日豈敢緘默以負夙心哉伏願皇帝陛下廣古今防範維持天下之要術以臣所言宣付史館仍乞睿旨厚加褒卹下進奏院鏤板徧行天下使天下後世知聖宋德澤在人心肯爲朝廷死者不爲無人則死者益

榮生者知勸而懷安苟活之徒稍知愧恥臣之區區志願畢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新安文獻志

風月堂詩話序

予在東里於所居之東小園之西有堂三楹壁間多皇朝以來諸名卿畫像而文籍中多與左司馬班韓歐蘇數公相對以其地無松竹且去山水甚遠而三徑閒寂庭宇虛敞凡過我門而滿吾座者唯風與月耳故斯堂也以風月得名又予心空洞無城府見人雖昧平生必出肺腑相示以此語言多觸忌諱而招悔咨每客至必戒之曰是間止可談風月捨此不談

而泛及時事請釁吾大白厥後山淵反覆兵火肆虐堂於茲時均被赭垣之酷風月雖存賓客安往予復以使事羈絆漂河閱歷星紀追思曩游風月之談十僅省四五乃纂次爲二卷號風月堂詩話歸詒子孫異時幅巾林下摩挲泉石時取觀之則曲洧風月猶在吾目中也庚申閏月戊子觀如居士朱弁序本書

詩錄

初春以蔓菁作齏因憶往年避難大隗山采蘋

澗中爲齏齏成汁爲粉紅色而香美特異乃信

鄭人所言爲不誣矣今貧新齏因成長韻

藏蔬飽三冬媚盤無霾糜陳齏解束縛冰雹散刀几
春畦蕪菁苗入眼漸可喜青黃舍風露採摘從此始
持歸作新虀一飽競鮮美芳香溢肺肝甘脆饗牙齒
捫腹幽窗下芻豢詎能比憶昔遊難初竄身重巖裏
雲烟皆具茨老稚且棲止燕兵大搜索焚蕩石牛底
脫命獨虎山野哭紛四起暮投山前店茅棟例燒毀
潛伏窟室中衣做不蓋體妻孥坐相對生意薄於紙
晨朝行澗中采芹澗邊洗鄰人謗此虀他菜非所擬
氤氳救瓦盆觸鼻似蘭芷一抔紅粉羹析醒勝仙醴
乃知野人獻涼薄未宜鄙今來滯殊鄉白首家萬里

朱公祠墓錄卷下　十一

猶能對葷羶咀嚼出宮徵回思十年夢爭奪殊未已
飽食但謀身吾願良有泚

憶鍾離濬

浚都同聚讀書螢楚岸春風憶送行三十年前初識
面四千里外更關情出疆我亦徒勞爾入仕君今何
似生旅雁相逢須一問要從鄰上得新聲

秋泉次韻

新醅滃滃溢瓶盆澈石秋泉帶雨渾翡翠杯深雲液
凝麈麈杓滿月波翻照人光入尊罍瑩流齒香隨語
笑噴已拌扶頭日三丈朝醒未解任昏昏

夜雨枕上

淅淅風聲止淒淒雨氣涼愁工縈客思夢故繞江鄉
書疏親朋少干戈歲月長平城弭節地可復見秋霜

歲序

歲序忽將晏節旄嗟未還低雲慘眾木寒雨失羣山
喪亂關詩思謳謠發病顏夢魂識舊隱時到碧溪灣

有感

容貌與年改鬢毛隨意斑雁邊雲度塞鳥外日銜山
佽節功奚在捐軀志未閒不知垂老眼何日覩龍顏

龍福寺煮東坡羹戲作

雖無錦繡腸亦飽風露清鉤簾坐擁腹落日千峯明

丙申中秋不見月

中秋萬里月何處駕冰輪底事隔年會不憐今夕人
兔疑停杵曰蟾豈避風塵默識嫦娥意承平賞更新

睡軒爲趙光道作

城月四更上窗風一室幽纖雲縈雁塞重霧逼貂裘
兵革何年息乾坤此夜愁殊鄉兩行淚騷屑灑清秋

餞和父之舁州

有北何堪說如南未是歸并門子徑往漢節我方畿

筆硯論心久干戈會面稀新程相憶處路入嶺雲微

次韻劉太師苦吟之什

長城五字比透迤可笑偏師敢出奇句補推敲未安處韻更淤絮益難時癡迷竟作禽塡海幸苦眞成蟻度絲卻羨彌明攻具速劉侯漫說也能詩

善長命作歲除日立春

土牛已著勸農鞭葦索仍專捕鬼權且喜春盤兼守歲莫嗟臘酒易經年東風漸入江梅夢朔雪猶迷塞柳天元會明朝定何處羈臣揮淚節旄前

南齋卽事

頻年行役夢庭闈陟岵常嗟腳力疲每數酒巡嫌客寡力營官事笑兒癡雲山幸不持錢買花竹何妨帶雨移此味貴人元未識恐緣詩好被渠知

天問絕句

穴邊酣戰君臣蟻波上羣嬉婢妾魚苦樂不同同一字問天此理竟何如

客夜

疾風匝雨老難禁嶺外無陽誰解吟鬢髮客塵譜世變兩眉鄉思儘愁侵榆錢何處迎新火杏粥頻年繫此心落日高城魂易斷天臨牛斗五湖深

寒食感懷次韻吳英叔

深灶爐香睡息勻蕭然一覺得天眞生涯聊示人間世緣境都忘藥裹身窺牖屢來從汝喚門空去任渠瞋更須滿壁圖雲水臥想江湖渺莽春

以上卷州集

炕廔三十韻

風土南北殊習尙非一蹋出疆雖仗節入國暫同俗淹留歲耶殘朔雲滿崖谷禦冬貂裘倣一炕且跧伏西山石爲薪勤色驚射目方熾絕可邇將盡還自續飛飛渤元雲倏倏積紅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風薄木誰容鼠棲冰信是龍銜燭陽曦助喘息未害搖空腹雖餘炙手餘盌有爛額酷矧當凝沍晨炎帝獨囘轂元冥眞退聽祝融端可錄嗟予亦何者萬里歌黃鵠

惠氣生袴襦仍工展拳足豈惟脫膚鱗兼復平體粟偃仰對窗扉妍暖謝衾褥壯懷羞雕蟲晚悟笑突曲負暄那用詫執熱定思沃收功在歲寒較德比時燠因思墮指人暴露苦戰瘃頻年未解甲蹈此鋒刃毒遙知革幹中旰食安豆粥陪臣將命來意懇誠亦篤有奇不能吐何術止南牧君心想更切臣罪何由贖此身雖自溫此志轉煩促論武貴止戈天必從人欲安得四海春永作蒼生福聊擬少陵翁秋風賦茅屋

客懷
兵氣常時見客懷何日開形骸病自瘦鬢髮老相催
已負蓼庭哭終期漢節回風雷誰我意一雨洗氛埃
　　刖百一姪寄廿二兄
昔我別汝父兒汝立扶牀汝今已婚宦我鬚宜俱蒼
向來青雲器不佩紫羅囊竹林我未孤玉樹汝非常
青衫初一尉遠在子眞鄉念將東南歸拜我溱洧傍
上能論道義次猶及文章自慚老仍僻何以相激昂
日暮嵩雲飛秋高塞鴻翔了知還家夢先汝渡江航
迢迢建鄴水高臺下鳳凰鳳鼻祖有故廬勿令草樹荒

我欲種松菊繼此百年芳汝歸約吾兄晚歲同耕桑
請策葛陂龍來尋金華羊
題雲館二星集後
李任道編錄濟陽公文章與僕鄙製合爲一
集且以雲館二星名之僕何人也乃使與公
抗衡獨不慮公是非者紛紜於異日乎因作
詩題於集後俾知吾心者不吾過也庚申六
月丙辰江東朱弁書
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
峽使節何容比二星羅蔦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
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濟陽公謂
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恥用叔通見比故此詩
以不敢齊名自託至於書年爲庚申與稱江東朱弁
者蓋亦有深意云
以上新安文獻志
　　戰伐
戰伐何年定悲愁是處同黃雲縈晚塞白露下秋空
魚躍深波月烏啼落葉風誰知渡江夢一夜繞行宮
　　十七夜對月
病骨怯風露愁懷厭甲兵人居絕域久月向此宵明
輪仄初經漢光分半隱城遲遲不肯下應識異鄉情
　　上巳
行行春向暮猶未見花枝晦朔中原隔風烟上巳疑
常令漢節在莫作楚囚悲早晚鶯旗發吾歸敢恨遲
　　寒食
清明六到客愁邊雙鬢星星只自憐兵氣尚纏巢鳳
閣節旄已落牧羊天紙錢灰入松楸夢餳粥香隨榆
柳烟北向雁來寒霧隔音書不比上林傳以上宋
　　獨坐藝圖集
草凍蟲抽碧桃癡懶暈紅黃雲猶漢野紫塞漫春風
使節空留滯侯主未會同階除雪不掃獨坐數歸鴻
　　寒食

絕域年華久衰顏淚點新逢寒食節頻夢故鄉春
草綠唯供恨花紅只笑人南轅定何日無地不風塵

蘇子翼送黃精酒

仙經何物堪卻老較功無如太陽草龍銜雞銜名雖
異菟公羊公事可考蘇君眞是神仙裔橘井陰功貫
穹昊雲笈書成數萬言銀闕珠宮用心早獨知此物
有奇效福地名山貧爲儲寶不憚林泉新剔掘斤去杵
臼謝餘擣況從高士論麴糵更課公田收秫稻一朝
靈液浮盞盎三冬浩氣生襟抱且欣輭飽得澆腸漫
說逆流工補腦眼碧那憂散黑花髮白故應還翠葆

賈傅只嫌松醪陋劉墜敢詒桑落好直須五斗論解
酲甯待三杯乃通道道誰知萬里落荒人亦許匏尊自
傾倒爲君喚回雪窖春入載羈愁供一埽曼倩宜分
此日桃安期莫詫他年棗何煩更採石斛花已覺容
顏不枯槁根連石室喜入夢句擬桐溪媿摛藻平生
我亦愛書札朱髓綠腸勤採討幸君汲引成此志鶴
駕駸駸望仙島吞腥啄腐非夙心歲晚茲言良可保
興

次韻子文秋興

逸興常時有逢秋一倍多山長含楚雨天遠接吳波
蒋壑同元亮浮家伴志和劉竿行入手還著向來蓑

冬雨

冬雨不成雪北風寒未深山藏千疊秀雲結四垂陰
迴洒凌朝閣殘聲入夜衾端能洗兵甲足慰此時心

元夕有感

朔雪餘千里東風徧九州關河中土異燈火上元愁
緣蟻嘗新釀青貂戀故裘紫茹無用卜世事正悠悠

重九

九日今何地寒深紫塞霜敢嫌蘆酒濁且對菊花嘗
歲月雙蓬鬢乾坤百戰場賜莫知未舉夢自識鴛行

春陰

關河迢遞繞黃沙慘慘陰風塞柳斜花帶露寒無戲
蝶草連雲暗有藏鴉詩窮莫爲愁如海酒薄難將夢
到家絕域東風竟何事祇應催我鬢邊華

秋夜

秋夜雖漸永未抵客愁長秋月雖已圓不照寸心方
將心貯此愁眞作萬斛量爲月憐此夜誰其千里光
空令還家夢欲趁征鴻翔以上御選宋詩

北人以松皮爲菜予初不知味虞侍郎分餉一
小把因飯素授廚人與園蔬雜進珍美可喜
因作一詩

吾老似出家晚悟媿根鈍滋旨卻攜輩禪悅要親近
偉哉十八公茲道亦精進舍身奉刀几割體絶瞋恨
鱗皴老龍皮鳴齒溢芳潤流膏爲伏龜千歲未須問
便堪奴筍蕨詎肯友芝菌跏趺得一飽萬事皆可擯
侍郎文懿後落落眾推俊澹然世味薄內典得所信
香厨留淨供頻食不言頓宴然默不語草木雷音震
得法於此公骨髓傳心印應憐持節人餉此爲問訊
欲將無上味爲我洗塵垢食之不敢餘感激在方寸

予以年事漸高氣海不能熟生煙冷旅中又無
藥物遂用火攻之策灼艾凡二百壯吟呻之

際得詩二十韻

不作漳濱臥年侵氣血衰據鞍思少壯攬鏡歎清羸
有病方求艾無營莫問蓍心知出下策理勝遇中醫
陽燧神逾速銅仙術盡施論功鄙炮製取穴辨毫釐
火帝恩光異炎官績用奇書螢比差似珠蟻迫方知
忖物嗟炮鼈觀形笑灼龜煙微初炙手氣烈漸鑽皮
閉目書徒展支頭枕屢移發狂還自哂貢勇僅能支
宋鵠追風日吳牛喘月時忠言勞緩頰善謔爲開眉
服氣工夫遠燒丹歲月遲衛生防後患伐性釋前疑
展轉那成夢呻吟且當詩因心念民瘼出位歎身卑
欲已七年病當從百世師保身將保國未可廢箴規

白髮

白髮使車前煙波思渺然霜清稷稻日風急授衣天
客館但愁坐釣舟誰解眠乘槎會有便眞到斗牛邊

劉善長出示李伯時畫馬圖

俯首舉尾拳一蹄掣韁欲嗅驕不嘶冥官聳肩兩足
垂意貌自與造父齊雞目鱗鬐鳳鳳臆玉山禾遠未
容食簡雲追電有餘地置之畫圖人豈識精神權奇
孰可班當在白兔青龍間君知此馬從何來龍眼胸

中十二開

謝崔致君餉天花

三年北饌飽羶葷佳蔬頗憶南州味地菜方爲九夏
珍天花忽從五臺至崔侯胸中散千卷金甌名相傳
雲裔愛山亦如謝康樂得此攜歸豈容易應憐使館
久寂寥分餉明明見深意堆盤初見瑤草瘦鳴齒稍
覺瓊枝脆樹雞經燭跡卯門桑蛾青黃漫趨市赤城
菌子立萬釘今日因君不知貴乖龍耳僅免一割沙
門業已通三世偃戈息民未有術雖復加餐祇增媿
雲山此去縱不遠口腹何容更相累報君此詩永爲
好捧腹一笑萬事置

送春

風煙節物眼中稀三月人猶戀褚衣結就客愁雲片段喚回鄉夢雨霏微小桃山下花初見弱柳沙頭絮未飛把酒送春無別語莫君纔到便成歸

攄抱

客滯殊方久山圍絕塞深秋風入橫笛夜月傍霑襟造膝他時語捐軀此日心飛霜滿明鏡髮短不勝簪

以上宋詩紀事

附錄曲洧舊聞四則

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

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眾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鍾毓磅薄眞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俊秀其詩見余文集中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淩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枝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

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而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是爲題而賦之予時爲近體七言詩一首詩見于家集中

巴欖如杏核色白扁而尖長來自西番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如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籞予嘗游其圃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卽謂此也

牡丹花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子在南平城作謝范

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于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外錄

朱昭等忠義奏狀跋　宋　朱　熹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

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
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
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稍益怒遂寢其事不報
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嘉每讀
其書未嘗不爲之歔欷流涕也今觀歷陽襲君所纂
中興忠義錄至繼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
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
人者得託以不朽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
書

新安文獻志

曲洧舊聞跋

國朝 張海鵬

漢蘇子卿囓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卓千古得宋朱
少章先生而接武矣先生使金力抗僞命誓死不辱
一武之引刀自刺也懷印不釋閉驛忍飢一武之持
節臥氈窖絕食也至於置酒食召士夫從容慷慨
自分必死甯異武之海上對李陵耶在北著曲洧舊
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卽一二遺聞
軼事亦供採錄而曾無一言及北國事嗚呼每飯不
忘之意于此見矣甯徒援據精博足詒淹雅乎哉琴
六黃君手錄全帙示余余既愛是書爲忠義文章而
又喜黃君之先得我心也於是乎梓之琴川張海鵬

識本書

和少章喜晴

宋 李彌遜 似之

日暮馬行疾峯巒過眼頻雨階常苦夜晴谷似逢春
風月起歸恨江天思故人機心渾已盡惟有白頭新

竹溪集

次韻朱少章潭園馬上口占

宋 洪皓 光弼

燕國由來士女都家家行樂集城隅豈無魚鳥如林
沼若有蓴鱸似太湖我繫南冠嘗獨到君邀北使欲
相呼驂車肯濟虛洲去十里荷花待入吳

朱少章寓居　國朝施紹武石樵

十年雲館感淒清通問歸來恨未平馬鼠尚開依紺宇公墓近普福寺龍髯先已墮青城中朝甘守南遷局便殿虛陳北敵情愁絕白龜池畔路哀笳夜夜咽秋聲靈石山房集

城西懷朱少章寓居　國朝朱人鳳閑泉

兩宮不返痛燕雲王李洪張去住分雪窖久懷通使印冰天先獻大行文還朝辛苦歸遺像便殿流離說故君老向白龜參祕閣禁林風雨不堪聞祖硯堂集

西城懷朱少章寓居　國朝李堂西齋

持節歸來小築成朝中姦佞正縱橫晉元已定南遷議蘇武通和北敵情烟水一灣甘散置冰天萬里幸餘生白龜池畔蕭蕭柳猶作窮流搖落聲冬笑草堂集

南宋士大夫務尚高論畏難苟安雖上有遣使之命而下不奉行獨　行人公與王公正道奮身而起臨難不辭一時慨慷請行並表奇節王公出入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以官不受見迫而死而　行人先誓必死反得生還故國雖生死之所遭各異而爲國效忠之志則同文懲編輯　行人祠墓錄畢因附王公制誥本傳各一篇俾見二公當日氣誼之合忠節之同固昭然於千古也已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朕維疆事未甯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弟通於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己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汪藻浮溪集

宋史列傳　王倫字正道萊縣人文正公旦弟勛元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桌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遣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

已卽位矣久之黏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疆土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

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黎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一年黎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它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俯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逆酋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它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

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遠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己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爲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諭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皋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何鑄爲使通兩國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倫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雲中故吏錄兀朮者潛告倫倫卽遣介具言于朝乞爲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邱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知撻懶臯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

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旣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閒貳我君臣邪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

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論曰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卽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閒矣案金王倫與宇文虛中同傳且謂二子之死雖冤亦其自取是夷倫與虛中而一之也當以宋史之論爲正

墓誌銘

陳忠肅公

長保對答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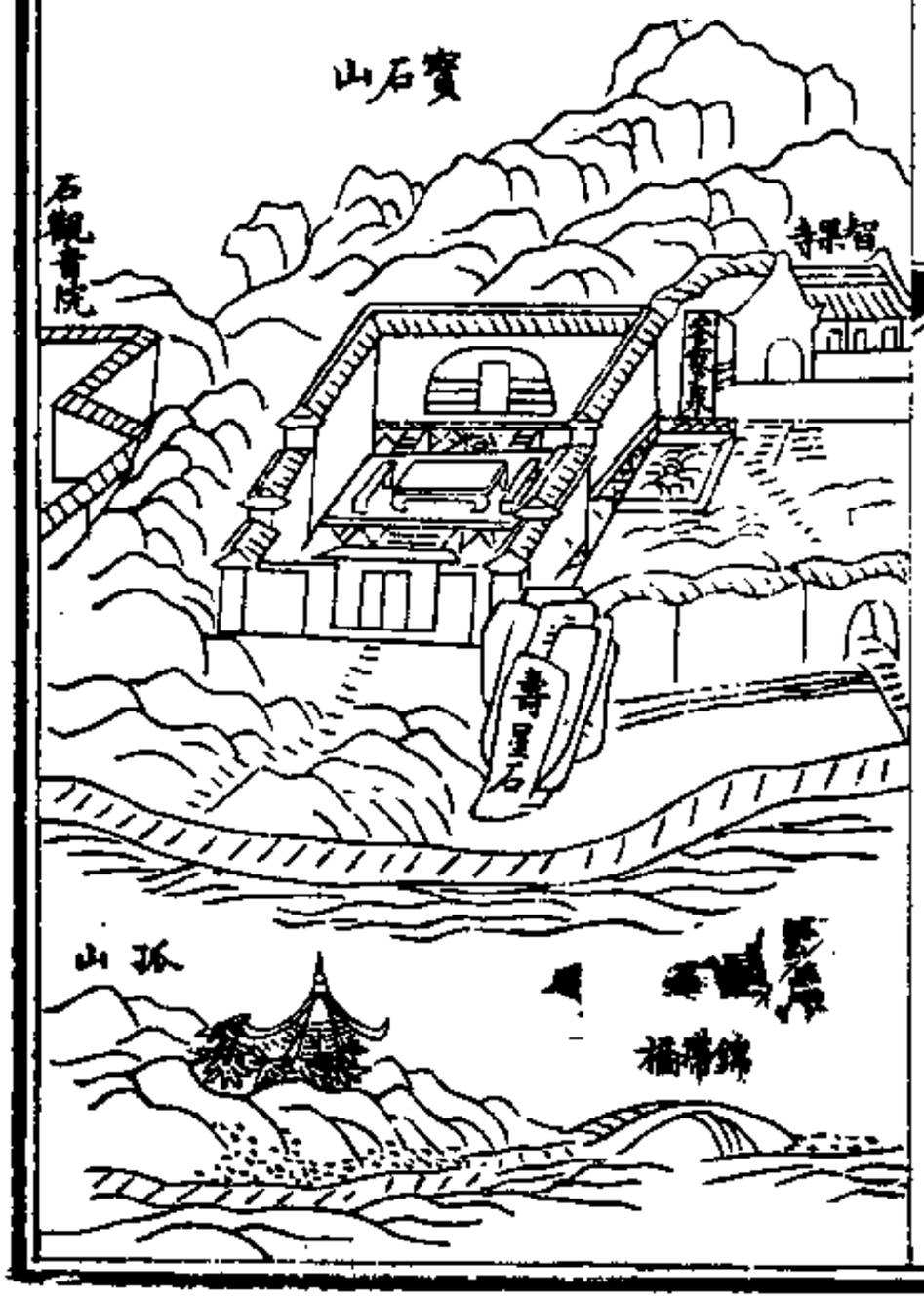
光緒乙未五月

八千卷樓刊行

光緒乙未春仲

宋陳忠肅公墓圖

張爾嘉繪



陳忠肅公墓錄 圖 一

陳忠肅公墓錄序

陳忠肅公墓錄序

下君松生既修築宋陳忠肅公墓而孫君康侯又輯陳忠肅公墓錄一卷自宋史本傳及郡縣志乘諸家詩文紀載采掇無遺亦云備矣中有一條云德祐元年八月陳文龍黃鏞相繼上章乞歸養母不允是時主幼國危朝臣畏避以母老爲辭忠孝之誼兩無所據此數語於公似有微辭初意欲爲刪去繼而思之於公之大節無損也本傳云末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是乞歸養在議降之後考瀛國公紀德祐二年陸秀夫等至大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稱姪孫不同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參知政事陳文龍遁公乞歸養卽其事也夫使君臣上下齊心死守敵至則痛哭於九廟之下背城一戰同死社稷是則見危授命正在斯時備員政府萬無去理今既納款稱臣爲大臣者不去何待豈有君則牽羊臣則巷戰者乎卽使不去不過相從北去而已不如乞身而歸猶可望桑榆之收也公出國門又上疏求還不知公意如何然實則留固忠臣去亦義士此舉不足爲公病則此數語亦不必刪也當時王應麟亦以遁書而不失爲宋之

遺老況公之終於抗節而死者乎因讀墓錄縱論及之願爲公一雪此言也宋史書黃陳二公之遁在德祐二年正月此云元年八月是亦考之未審者元年八月未決降議何爲遽去乎半年遲早於公之大節所關不細是不可以不辨也德清俞樾

陳忠肅公墓錄序 一

墓志

大清一統志　陳文龍墓在錢塘縣西智果寺旁文龍於德祐末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病卒葬之次日墓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能登眾謂忠義所感

敕修浙江通志　參知政事陳文龍墓在智果寺旁葬之次日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能登

成化杭州府志　陳忠肅公墓在智果寺旁

萬歷杭州府志　參知政事知興化軍陳文龍墓在

智果寺旁葬之次日墓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能登

萬歷錢塘縣志　參知政事陳文龍墓在智果寺旁

康熙杭州府志　參知政事陳文龍墓在錢塘智果寺旁葬之次日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能登眾謂忠義所感

康熙錢塘縣志　參知政事知興化軍陳文龍墓在智果寺旁忠肅公祠在葛嶺

古今圖書集成　參知政事知興化軍陳文龍墓在智果寺旁

西湖志　文引一統志

乾隆杭州府志　文引一統志及三柳軒雜識

湖山便覽　陳忠肅公墓在智果寺旁公諱文龍歷官參知政事宋景炎初興化軍降元被執至合沙不屈死明正德間就墓前建祠

光緒杭州府志　文引一統志

光緒莆田縣志　陳忠肅公墓在錢塘智果寺傍葬之次日墓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敢登世謂岳王爲公前身今岳墳松不北枝公墓竹盡生刺忠魂義魄散爲卉木如出一節亶其然乎

史傳

宋史　陳文龍字君賚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似道所置臺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諫皆闢葺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是纂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

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
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
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
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
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
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
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
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
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
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

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
諫論之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
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
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跡相
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
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
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
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
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
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
之文龍之婣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
之峻案興化志陳瓚爲忠肅公從叔載有列傳敘其
家世甚詳宋史稱忠肅公之姪蓋考之未審也

宋鄭鉞遺事　初蒲壽庚以泉州降宜中督贊方應

發有異志勉公少屈公責以大義手劍逐之及林華
等詭稱卽家兵赴援公開關延之小校黃泰躍至稱
太皇有詔公朝服西向再拜曰臣得死報陛下矣瞑
目叱泰曰奴敢殺我乎遂抽刀欲自裁而肘已爲左
右所執有奪刀以去者遂擁公上馬至營二十五大
將擐甲出公下馬據胡牀瞪視忽民間火發公延頸
進曰速殺我無害百姓甲者愕傳令偵縱火者斬之
既明盡室俘以行先是杭人夢兩街騶鬨傳岳武穆
代者至密視之則公也及至杭謁岳廟一慟幾絕語
監者曰吾病矣留宿廟下其夕卒時年四十六又曰

公負六館盛名魁天下士不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
急惟以皇帝所賜馬自隨每控轡輒於邑淚下及被
執蘆馬亦尋斃公爲人敦信義初授蔭補不以澤其
子而以澤其弟繼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
其故人卽之謙謙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
性自爾景炎初公入覲督相文天祥自金陵來會相
與慟哭國事首議分重臣出督不報旣而北警傳至
卽報可而國事去矣公竟不屈死杭文公竟不屈死
燕宋三百年其末造也江閩兩大魁出俱以節死嗚
呼公死國予不死公予負公因記憶述公遺

事如右使予幾年不死假有物色前代逸史者使我
遺事得白公大節吾不死又何待哉淮書撰東（東一作案）
淚下沾土（案鄭鍼字舒堂與化人忠肅公客也所
述遺事甚詳大略已見本傳不全錄）

昭忠錄　陳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祖俊卿事孝宗爲名宰相開國于魏謚正獻文龍有文章負氣節理宗朝爲太學生名子龍咸淳戊辰度宗初試進士對策稱旨擢第一御筆改今名授宣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踐歷館閣爲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似道行公田浙西苦之文龍在臺抗疏力爭辭旨剴切似道不得已爲罷浙西判官洪起畏以自解

而左遷文龍大理少卿出知撫州似道怒未釋風言者劾之罷歸里似道敗召文龍爲左史以至執政甫五月丙歸丙子五月行朝召拜樞密使秋九月拜閩廣宣撫使鎮興化軍平石手之亂冬十一月降將王世傑引元兵攻閩端宗航海福州守臣王剛中降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縱其副以還復書世傑剛中責以負國且自署曰理宗學生度宗狀元德祐樞密景炎宰相元兵進攻文龍遣其將設伏捷于囊山寺前帥大怒合兵水陸並進先執其孀家許自使致書誘降文龍復焚書斬使鐵騎四合圍城文龍拒之戰不

克城陷被執逼其降不屈咸淳癸卯挫之文龍自指曰滿腹子節義文章汝曹還忍相逼耶眾皆義之乃執以如燕在道數辱罵送騎行至臨安而卒文龍既死義繫其母于福州之尼寺臥病無醫藥左右或感泣母曰吾今死無憾矣但恨不一見吾兒當與之共訴子地下耳及卒皆曰此母能產佳兒爲之斂葬焉昭忠錄宋遺民傳不著名氏

宏治興化府志　陳文龍字君賁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爲初從兄弟按宋史本傳謂俊卿之後蓋考之未審也陳至俊卿始大文龍濡染先訓而益厲志殖學以繼承之工文詞

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闇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蘘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蘘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襲陽人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焦山文天祥之師敗獨松關朝廷急徵二人入衛而元兵已追至杭北關外文龍請身督殿旅合江下義丁決一死戰議不合張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趨閩眾議降元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

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改元景炎復以文龍參知政事八月漳州畔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恪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恪入招撫之恪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攀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十一月董文炳阿剌罕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趙廣州命文龍依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于是舜家財募萬兵卽興化軍開閩已而降將王世强復導元兵入廣趙㬎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

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製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兩大旗植軍門巡城則命持以前導十二月太學生盧澤衛命諭降文龍斬候卒注其頭槊上徇軍澤逸去叛將陳淵林華潛附于元軍爲之嚮導說文龍援兵至開關納之計議官李珙首倡迎順小校黃泰躍馬突至設廳稱有太皇太后詔邁驅文龍出併其家盡俘以去文龍焚書招降之文龍干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使乃使林華偵伺境上華卽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敌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此與事述所載微不同蓋記有詳略也文龍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癘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母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亦不肯服藥左右視之竝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眾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之收瘞之按事述云董文炳等爲送其母歸蕭與宋史本傳及家狀不合蓋誤也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

始文龍答侍郎許自書曰國事至此惟當決一死以守又曰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脈又復唆都書曰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句左傳有殞無二句他非所知也又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不知此生能不死乎文龍死志素定故卒能以身殉國而無少係累焉後訃聞行朝詔謚忠肅賜廟號昭忠雜出宋史本傳及事述等書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李文虎齎詔至郡尋訪文龍子孫將錄用之而卒無一人應之者蓋其流風遺烈傳至其子若孫而猶未艾云

附錄陳璸傳　陳璸字瑟玉大府寺丞宓之孫參政文龍之從叔也璸少有大節宋末知必亂無仕進意於是散粟帛以濟飢寒曰吾家世受國恩當爲國收民心耳及賈似道潰師蕪湖起文龍執政璸語文龍曰今天下之勢已危列郡皆圍兵自守此不足以討賊適足以餌賊也爲今之計莫若勸上盡召天下之兵屯聚要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之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齊奮則國猶可爲也文龍憮然曰叔父之策固善然柄國者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

德祐丙子五月張世傑等以益王卽位福州八月廣州亂以文龍充閩廣宣撫討之十一月帝趨海命文龍開閫興化璸家財三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贍軍世傑欲授以官璸曰吾爲忠義所激耳豈貿爵耶不受辭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北去璸曰吾姪不負國吾當不負吾姪卽陰部署賓客募義民景炎二年二月晦以兵攻林華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於祖廟遂獻于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攻興化軍以其首告於祖廟遂獻于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掎角復福泉二郡九月元兵都以兵攻興化璸號令嚴整每巡城必向南號慟士皆感奮十月旣望元兵蟻附登城璸力不能支又率家丁義民五百人巷戰元兵死者千餘璸被執唆都欲降之璸罵不屈唆都大怒車裂於五門以殉屠城三時血流有聲張世傑以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諡忠武子二長若水張世傑辟爲督府架閣次景濟出事述

論曰宋自靖康之後天下多故吾莆諸先正有因金兵犯闕奉使虜庭拘留十五六年不屈以死吾得一人焉曰林沖之有因元兵南下相繼守興化軍被執不屈而死吾得二人焉曰陳文龍陳璸他如林郁卓得慶父子皆一時死難之士也唐太宗有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誠臣若諸先正豈非所謂誠臣乎若沖之文龍二公其所操守如金百鍊而愈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則又贖古所不多見者也

雜錄

咸淳遺事　咸淳四年冬十月上臨軒親策試進士其試題曰天下之生久矣邃古之初紹天闡繹由皇而帝由帝而王豈不同條共貫歟而其大經大本率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其事可得聞歟人有常言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廣治之在心夫自道心一語舜以命禹實爲千萬世人主之心法根於其心發

於其政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當此之時則至治已傳
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大大道爲公其是之
謂同歟三代聖王同得其全治之所由粹漢唐諸君
可得其偏治之所由駁或粹或駁吾將安考道不行
千載無善治道不明百世無眞儒而羣聖人之道僅
載之空言豈心法不傳而治法隨之歟惟我藝祖以
何物最大質之元臣上接三聖傳心之印洞開諸門
正如我心用肇造區夏丕式於後之人朕獲承至尊
休德迺念爲君之難望道未見顧惟萬派一宗異情
同理思與宇內共臻斯治然志合而未治躬化而未

孚其故安在欲省賦斂而官與胥爲民蠹是上澤壅
於下流而莫之省憂也何以厚民生姦者舞法貪者
壞法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者也何以飭吏治見
人才無可使者特詔執事非不薦人才也應令者多
序緒者鮮抑微幸之門戕浮競之俗非不正士習也
而一私纏繞攘攘熙熙利往利來朕獨取非不尊嫉
屏惡也今或以隨聲是非爲公論以縱釋有罪爲可
喜非不賤貨貴德也今或陰事於采擷或嘗試於貢
奉是人心猶未嘗古也關楮本以權錢也幣輕多姦
是奉吾教不謹也今或官誕益饒有因之以爲利者
矣推排本以平賦也旦暮吏來吾鄉並緣爲姦今或
强宗巨室有不可問者矣興言在茲未燭厥理朕所
爲祗祗兢兢夙興晨慮于今五年每下詔書凡以爲
民而未有恩至豈朕之心然而千萬人之心未之或
然歟心猶慊然道故未能時措於理歟昔孝祖龍飛
策士首及於循堯之道期於不下堂而治歟然於古
之弗及必以綜核名實爲大務此朕家法也緊欲立
治以道立道以心舉事物物一是爲實之歸以庶
幾乎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若而可今朕詳延四方之
士始策於廷子大夫其據古以對靡有所隱用宏理

本朕將親覽焉是歲廷對之士五百三名擢陳文龍
爲第一各賜出身有差

宋季三朝政要 咸淳四年冬十月上試進士賜陳
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初名子龍唱第日賜
今名 景炎元年十二月己丑大元兵攻興化軍知
軍陳文龍不降被執

心史 德祐二年十一月王世强犯福州時行朝竟
以舟爲國綏旅國祚守泉州蒲受畊祖南蕃人富甲
兩廣據泉州叛大衮金帛迎賊反寇張少保兵船韃
遣人說三郡宣撫使守與化軍陳文龍叛文龍作書

興韃願得興化漳泉三郡奉大宋香火勿來攻伐我七世受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被擒與賊辯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

宋史全文　咸淳四年龍飛榜省試第一人胡躍龍殿試第一人陳文龍上從容語宰執曰有一聯龍飛取士省元龍狀元龍參政馬廷鸞奏曰臣有一對虎帳總戎殿帥虎步帥虎是時范文虎爲殿前指揮使孫虎臣爲步軍指揮使上大悅　咸淳九年陳文龍爲監察御史文龍在太學遊賈相門下賈甚重之至爲監察言事寖與賈忤又劾知臨安府洪起畏類田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以陳文龍參知政事　十二月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

三柳軒雜識　陳文龍度宗朝狀元也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於杭之貓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利太學常悒悒不樂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於太學不復記矣及守鄉郡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閣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月曰至元心甚慢之未幾國亡城陷家殘身俘至杭幽於太學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流書之

宋元通鑑　咸淳四年五月壬申賜進士六百六十四人得陳文龍狀元及第　德祐二年十二月降將王世强導元入福州知州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七世受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被擒與賊辯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

宋史全文　咸淳四年龍飛榜省試第一人胡躍龍殿試第一人陳文龍上從容語宰執曰有一聯龍飛取士省元龍狀元龍參政馬廷鸞奏曰臣有一對虎帳總戎殿帥虎步帥虎是時范文虎爲殿前指揮使孫虎臣爲步軍指揮使上大悅　咸淳九年陳文龍爲監察御史文龍在太學遊賈相門下賈甚重之至爲監察言事寖與賈忤又劾知臨安府洪起畏類田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以陳文龍參知政事　十二月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

三柳軒雜識　陳文龍度宗朝狀元也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於杭之貓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利太學常悒悒不樂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於太學不復記矣及守鄉郡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閣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月曰至元心甚慢之未幾國亡城陷家殘身俘至杭幽於太學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流書之

嘉靖仁和志　府學舊爲京學其土神乃岳武穆麾下將徐文慶孝宗伸武穆死冤褒崇之及其麾下賜

諡文慶爲昌文侯牒充京學士神後改京學爲府學
神因之元改武穆第爲西湖書院因建祠奉武穆爲
士神後改書院爲仁和學祠神如故今學徙湧金門
南宜奉陳文龍爲士神以文龍游太學時嘗夢武穆
詩文龍交代故也不然則文慶爲府學士神武穆爲
仁和學士神甚失尊卑之序非禮也

堯山堂外紀　景炎初興化軍降元陳文龍被執不
屈至合沙以詩寄仲子訣別云斗壘孤危弱不支書
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
須信纍臣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
數日社稷民人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

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
爲太學士神乎果卒

大清一統志　陳文龍字君賚俊卿之後能文章負
氣節咸淳五年廷對第一賈似道禮重之拜監察御
史臺中相承凡有建白皆呈藁似道文龍獨不呈藁
又請罷范文虎趙潛黃萬石似道大怒使臺臣劾罷
之尋起爲左司諫累遷參知政事乞歸益王稱制復
以文龍參知政事石手軍畔平之已而建寧泉福皆
降文龍發民兵自守兵至被執欲降之不屈餓死其
母繫福州尼寺中疾甚謂四詩眞迹卷題跋文天祥陳文
龍伏觀至再謹書纂書戊辰三月初七蒙二先生留名
此卷二百餘年流傳之自其詳已載張果老卷中峻案
戊辰爲咸淳四年珊珊網於纂書條下接錄戊辰三
月初七一條不知何人所書惜未得見張果老卷題
跋一考
核也

西湖游覽志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
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
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士神岳侯請交
代自謂必死於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
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書首言交
代後著年月日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
至杭拘繫於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
數曰社稷民人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

未幾復破贛死之

宋詩紀事　陳文龍字志忠一字君賁興化軍人咸淳四年廷對第一累遷參知政事元兵至杭文龍乞歸養益王立於福州復拜參知政事充閩廣宣撫使即興化軍開閩元兵攻城通判曹澄孫降俘至杭餓死訃聞行朝謚忠肅

李氏西湖志　陳忠肅公祠在葛嶺祀宋贈太師陳文龍明正德間建

兩浙防護錄　贈太師陳文龍祠文龍字志忠興化人度宗朝廷試第一景炎初興化軍降元文龍被執至合沙不屈死贈太師祠在上扇二圖毛家埠

光緒杭州府志　陳忠肅公祠在葛嶺明正德間建即在墓前兩浙防護錄謂在上扇二圖毛家埠未知何據

光緒莆田縣志　陳忠肅文龍初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士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於學恆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書首言交代後署至元年月日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於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爲太學士神乎果卒

附錄

與陳察院文龍號如心　宋文天祥文山

某夙在眷知屢賤契闊杓粲奎明經緯碧落曉夕詹馳伏惟執事以光明俊偉之身負法家拂士之望鳳鳴朝陽萬物吐氣寰區密勿熙明日新陸贄處中汲黯居禁精神强而本根充外難不足平也上方屬以經濟俾執事樞某歷落之蹤豈堪使事公朝不忍終棄盡出噓揚始以私計不便迎侍冒干閑廩趣旨且

放單車于役以五月一日受印司存既見父老具宣上德意然凶猾相挺山洞水瘴扶持凋習庶幾一日非晚且再陳情爲歸養計俟誰在矣張仲孝友儻語循比藉手不足以當劍首之一唊臨楮無任

與陳察院文龍號如心　宋文天祥

某輒有稟瀆某昔者以臬敗由書生本色只當在斯文一邊不應以刑獄爲職故凡覽厚惻世人皆由之而不知其有不可以詘令甲者則譁然以爲過當所處非其位故也自後諸公連有論列皆不實知其人不過以前疏潤色而爲之辭某嘗願一日有以自見

於天下使知吾所謂衡氣機而未易遂也今年復除憲實不願就丐詞不遂銳欲再請又念起自廢閑豈當童濶已甚故且黽勉驅馳亦謂姑以平平處之可也既入竟乃知湖南風俗大不然某若以身事懲創辟然風采懼無以肅一路觀聽又坐失職故初至不免見之榜揭謹錄本以達台覽夫如此初未嘗有嚴厲之事特示之以警戒之意蓋以職分不得不然然才作此差遣便是惡滋味兩日刷具一路獄案數目甚多莫非劫掠嘯聚等事他時審覆既圓皆不容付之輕典某且獨奈何哉某比來不及侍親處此亦大

不安俟疏決後惟有乞身歸養所恃知己肝膽相照臨書不憚傾倒念其久要其必有以教之嚮風卷卷之至

賀陳察院啟

簡自嚴宸擢居憲府抽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長察事行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交孚某官老成典型大雅宏達明月寶璐紛內美之好修繁露玉杯抱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留滯俄宣室之興思戢教武成橫經中郎博士議郎之選允藉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資望譽益光家學允謂儒宗肆天筆之遘象賢之訓可（見深寧居士集）

維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十二月乙巳朔越十有八日己酉德祐孤臣鄭思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禱於大宋忠義死節之臣丞相文公諱天祥參政李公諱芾參政陳公諱文龍曰於戲於戲偉哉郡國數百僂指人才惟我數公秉心不回寧受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死與天吐氣神照八極福被萬世懍乎英風浩浩無窮如水在地如日在空無所不及有禱必從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飲恨結舌當胸而橫欲吐莫吐啞目惸惸願公鼓靈助之以神各率厲鬼千萬億兵風聲鶴唳草木人形陰以相之克壯茲行一戰萬勝覆載清寧庶幾斯民丞育其生此第一義唯神其聽仰空而慟願鑒血忱尚饗見心史

陳忠肅公墓記　國朝　俞樾　曲園

重修陳忠肅公墓記

陳忠肅公墓在智果寺旁明成化閒杭州府志萬歷閒錢塘縣志皆同其時距元初未遠必其邱隴未平宰樹猶茂昭然在人耳目閒也兩浙防護錄云祠在毛家埠言祠在是不言墓在是其說猶可並存乃夏之盛留餘堂集弔陳忠肅公詩宰木尚留賢裔守注云公墓在茅家埠陳仲博之族人至今主其祀是公裔也則竟以爲墓在茅埠何歟然公代岳忠武爲太學士神歷見傳記而夏詩云早代昌黎主沖池則誤忠武爲昌黎矣意其誤祠爲墓亦復類此年代既久傳聞易訛不如明代府縣志之足據也今智果寺旁之墓亦就傾頹馬鼠一抔久無知者光緒十九年春丁君松生訪余於湖上寓樓歸由後湖見智果寺新建數椽乃往游焉於瓦礫中獲一斷碑審視之宋陳文肅公墓碣也使非公墓安有此碣益信其不在茅埠矣然碣已離墓問諸寺僧不知墓之所在夐求數

四而後得之猶未敢遽信也以公今爲仁和學士神卜之於神神示以籤繹其詩意知墓不誤乃加封樹以垂永久今而後過智果寺者咸知有陳忠肅之墓矣公生前有岳忠武見夢之異莆田縣志并謂岳忠武是公前身此固無據之言然考智果寺舊在孤山未紹興閒分爲二一徙棲霞嶺今爲岳王祠一徙葛嶺則公之墓卽在其旁何公與岳王皆與智果寺有緣歟亦可異矣松生風雅好事熟於武林掌故客歲曾修孫花翁墓屬余爲記今修陳忠肅墓亦以墓記見屬殆所謂游九京而流連隨會者乎公諱文龍字

君貴福州興化人宋史有傳其事實人多知之故不具德清俞樾記見春在堂文編

樞密閩廣宣撫使陳公文龍　元　劉壎

淳熙名宰孫比德粹於玉決科魁集英駸駸鷹冠蕭類田煩諫疏相嗔俄見逐補郡復免歸河岳半沈陸大旋日光薄力疾支顛覆蹉跎繫南冠道疾死不辱往昔五峯堂傾蓋語跋燭斯人眞妙奇哀哉懿厚福長揖丙辰魁九天雙黃鵠不有二忠存千古笑科目

送撫州太守陳大卿歸莆陽　劉壎

執友記公號心如莆田人咸淳四年狀元初

名子龍御筆改今名咸淳甲戌知撫州先公便道往謁蒙公傾倒相期千載爲序吟橐後以言賦歸寄徑於盱後入朝爲臺官爲執政景炎爲丞相後守鄉部不畏死義不榮幸生竟守節先公爲之立傳事載哀鑑

陳忠肅公墓錄　美

檝旗一抔留得與頑儒欲問游人若箇知　見柘軒集附錄

陳忠肅公殉宋而死元世祖義之命葬於西湖智果寺北滿山皆生刺竹多有詠其事者予亦賦之

智果寺旁忠肅墓滿山刺竹生無數磨風礪雨堅相持猶帶戰酣舊時怒岳墳見說遙相依墳上有樹皆南枝感應隨人如影響誰云草木俱無知宋憤未消元運改大明奉天君四海此竹開花復結實句引鳳皇棲五彩　見翠渠摘稿

游智果寺感陳忠肅公碧葬　明　張洽

老增光華夏此全人已無地載虞淵日尚與天爭漢苑春更好長沙壽老守雲開攜手看降臣以上見水雲村吟稿

陳公昭忠詩　劉壎

曾聽傳臚冠集英當時御筆爲更名淳熙相譜家聲盛復德祐樞臣國祚傾鄉部孤忠連殺氣猶山一鼓張軍聲首邱只戀行都土愁絕葦幃訴不平見杭州府志

智果寺拜陳忠肅公墓用公訣別詩韻　明　凌宗載敬輿

太息當年大廈支社移宋祚志難移虞淵日馭揮戈力寒食光陰上冢時刺竹疾風森劍戟新茶活火鬬旗一抔留得與頑儒欲問游人若箇知見柘軒集附錄

陳忠肅公殉宋而死元世祖義之命葬於西湖智果寺北滿山皆生刺竹多有詠其事者予亦賦之　明　周瑛

智果寺旁忠肅墓滿山刺竹生無數磨風礪雨堅相持猶帶戰酣舊時怒岳墳見說遙相依墳上有樹皆南枝感應隨人如影響誰云草木俱無知宋憤未消元運改大明奉天君四海此竹開花復結實句引鳳皇棲五彩　見翠渠摘稿

游智果寺感陳忠肅公碧葬　明　張洽

太學齋居夢亦神一坏又與岳王鄰石泉新汲清如許漫結東坡方外因見清河家乘

讀陳文龍傳有感　明　柯　潛　孟時

胡塵捲風天地黑胡騎紛紛滿南北崖山孤主知有無一夜愁心頭盡白丈夫恥作負恩生舉手擎天天已傾孤城如斗猶百戰蒼蒼不遣功勳成龍虎可羈不可擾怒氣吹人山亦倒君臣大義分自明白日青天懸皎皎嶺海間關草樹寒四顧無人空淚彈國破家亡惟一死首陽有薇那忍餐節義文章埋不爛萬丈虹光燭霄漢我懷往事悲且歌慷慨英風鬢絲亂

見興化府志

陳忠肅公墓錄　三七

尋陳忠肅公墓　明　凌登嘉元理

清明寒食未經過約客來游瑪瑙坡啼鴃鳥聲泥滑滑留連馬鬣家哉芬馨特薦生芻潔忠憤難平刺竹多憑弔有人重感歎何當晚唱付漁歌見棣華堂詩鈔

智果寺弔陳忠肅公　國朝　陳文述頤道

國仇重處一身輕殉國孤忠似杲卿草木尚能留氣節兒童猶解語科名聲悽白雁江頭落心逐黃龍海上行宗袞當年遺碣在棠梨花發弔孤塋見西泠懷古集

平津橋弔宋陳忠肅公　國朝　夏之盛松如

雲坼璇霄白雁嬉淒涼天水碧差差不隨信國囚燕市早替昌黎主泮池公未遇時夢韓文公約他日代主仁邦學昌文祠之位及被俘過杭州又夢焉冀日即自投平津橋下殉節　宰木尚留賢裔守公墓在茅博之族人至今主家畢陳仲其祀是公裔也　榜花賴有偉人持平津橋下波流急灑淚何堪誦楚辭見留餘堂集

訪陳忠肅公墓　國朝　陳問渠若蓮

墓門纔閉竹成陰竹刺森嚴孰敢侵致命有詩貽仲子行間血淚寫丹心見西湖雜詠

陳忠肅公文龍墓　國朝　鄒志路仲虎

蹈海帝無疆孤城障一方兩旗懸日月百口共危亡

陳忠肅公墓錄　三八

後死文丞相前身岳鄂王墓門森苦竹飛刺凜秋霜見湖壖遺稿

陳忠肅公墓錄終

宋陳忠肅公孤忠亮節久已輝煌史乘矣光緒己丑孟春中偕王恩伯鼎禩王耀三掄奎陸慕周家驤羅榘臣榘顧養吾浩高建甫棻諸君家道甫兄立本同司杭府仁錢三學灑埽職事率於月之朔望先一日拜公於仁和學士穀祠拂除塵埃敬奉香火無敢怠忽既而院司憲府命丁祭局董許子社鄒典三張寅伯黃麟圃宋子和諸丈監修府仁二學中幸與焉公祠亦得煥然新之杭郡伯陳公璚題額曰節義文章本學教諭葉公希迪題聯曰生爲狀元死拒至元忍教半壁傾亡誓與文山完正氣昔遊太學今主縣學

不枉一場交代夢同武穆證前因更用形家言就祠前鑿方渠築一亭俞太史樾顏曰鳳凰池上亭於以啟文明供游息也先是家舅氏點青陸公因咸豐庚申之難仿宋儲遠阡故事凡曾隸三學之久殯者聚而瘞之近張春岫丈更主厥事嘗往來湖壖訪得公墓於葛嶺之陽雖荒廢而墓碣幸存繪厥圖以語家君相與重加封護更濬智果寺之參寥泉以供一盞之薦墓前舊有祠祀於費以待建復按兩浙防護錄公祠在上扇二圖茅家埠光緒杭府志疑爲葛嶺之誤竊謂忠義之氣蟠際宇宙豈葛嶺茅埠兩地不可並祠歟特未知茅埠之祠肇於何時基址落於何所耳又按志傳公械送杭州死於太學之平津橋第橋去雜識則謂餓死於貓兒橋巷卽今之平津橋第橋去太學甚遠竊疑橋乃庵字之訛按龍興寺支院有貓兒庵昔鮑公侃嘗居之龍興寺實近宋太學公其正命於貓兒庵巷耶似於當日情事爲合當再考之孫君康侯博雅好古念流風之未艾恐舊墓之復湮特採輯事實萃爲一編惜當時宋祚已傾顚沛流離之際公之奏疏詩文無人收拾編輯成書僅得合沙寄仲子一詩燦然與列窀爭光孫君終以不能更得公之片詞隻字爲憾中曰公腹中自有節義文章興起百世固不爭此篇什之有無也況所錄既詳且備亟應付梓以廣其傳他日葛嶺茅埠二祠之復其將以此爲嚆矢乎光緒乙未清明節丁立中謹識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夏六月

欽定大清會典二則
宋賜廣福廟額封侯勅牒
閩浙總督阿 浙江巡撫清 題請 加封疏
禮部移照議 封原奏
禮部頒發 封號咨文
正乙眞人府牌
正乙眞人承行 救文
仁和縣勘后永禁示
咸淳臨安志
廣福廟志目錄 一
成化杭州府志
萬歷杭州府志
康熙仁和縣志
勅修浙江通志
乾隆杭州府志
蔣侯傳 胡長孺 又王寀書後
鹽橋廣福廟蔣侯傳 田純
重建廣福廟記 徐一夔
鹽橋廣福廟蔣侯碑記 孫
重建蔣侯碑記 陳宋
廣福廟二殿靈神記 周詩
鹽橋廣福廟碑記 林瑮
三蔣侯祠記 馮景
重建鹽橋蔣侯廟碑 缺名
鹽橋廣福廟記 沈佳
重建鹽橋廣福廟記 趙汸
蔣侯廟記 邵必昌
鹽橋廣福廟碑記 王曾祥 又梁同書後識
廣福祖廟鹽橋廣福廟社神蔣侯記 林繼善
鹽橋廣福廟記 鍾鏞
廣福廟志目錄 二
蔣侯廟記 費丙章
恭頌鹽橋社福蔣侯歌詩 屬玥
重修蔣侯墓記 秦瀛
彙刻廣福廟碑記說 張珙
鹽橋廣福廟社神蔣侯傳記誌言 葉維新
鹽橋廣福社蔣侯碑記書後 高烈
讀鹽橋廣福廟蔣侯碑記書後 徐林
鹽橋廣福廟蔣侯碑記書後 高遠洲
廣福廟紀事 唐恆九

凡各省之列於祀典者護國佑民則以祀

廣濟孚順侯　利濟孚惠侯　靈應孚佑侯祭於仁和縣爲宋時蔣氏兄弟三人長名崇仁次名崇義崇信守土官春秋致祭以羊一豕一行三跪九叩禮

直省鄭災捍患諸神祠廟

嘉慶十一年

敕封孚順侯爲廣濟孚順侯孚惠侯爲利濟孚惠侯孚佑侯爲靈應孚佑侯廟祀浙江仁和縣謹案神姓蔣氏兄弟三人長名崇仁次名崇義次名崇信皆仗義樂施民立廟祀之宋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孚順侯崇義孚惠侯崇信孚佑侯至是奏准加封號

中書門下尙書省送到禮部狀淮中書省尙書省奏房付下兩浙運司奏本司據臨安府申據仁和縣申本縣近據武學閱禮齋學生楊道昭等連名狀乞將蔣相公土地廟賜額封號事本縣遂牒右三廟吳義保狀申除已將帶廟巡人等分投蔣土地廟喚集鄰右卜四王二供稱並與蔣相公爲鄰年深係右三廟界鹽橋上恭廟其蔣土地舊居卻與卜四等居住相近右三廟界興德坊巷兄弟三人七郎名崇仁次八郎名崇義次九郎名崇信七郎妻秦氏子名繼芳八郎妻鄭氏子名繼善九郎妻衛氏子名繼美佐神張判官及朱三者台府居民及官員灶香求籤無不感應卜四等自幼年見父母說祖公嘗言蔣土地在日每遇秋成多積米穀卻於歉歲只照原價出糶以濟飢民一府之民皆喚爲蔣自量又於宣和間曾糾率義民爲國拒寇死後現夢於衆鄰人家說道感得城隍司牒我爲本坊土地緣此鄰衆捨錢葢廟保護鄉井居民嘉熙丁酉年府城大火將及鹽橋當時橋上忽然現出蔣相公旗號其火便息後來城中火燒神像出現雲端其火又息另有一年大旱官司祈禱不應府主

夢中見說可用蔣自量名祈雨果然感應民戶皆稱爲蔣相公今蒙取問所供是實如虛甘罪就責鄰右卜四等罪狀保明是實申本府乞施行本府帖委錢塘縣鄧縣丞親詣廟所查勘委有上項靈跡保明申府本府保明申本司本司檢准淳祐令諸道釋神祠禱靈應凡惠利及民載在祀典者宜加官爵封號事本縣遂牒右三廟吳義保狀申除已將帶廟巡人等分投蔣土地廟喚集鄰右卜四等罪狀保明是實申本府乞施行本府帖委錢塘縣鄧縣丞親詣廟所查勘委有上項靈跡保明申府本府保明申本司本司檢准淳祐令諸道釋神祠禱靈應凡惠利及民載在祀典者宜加官爵封號事本縣遂牒右三廟界鹽橋上恭廟其蔣土地舊居卻與卜四等居住相近右三廟界興德坊巷兄弟三人七郎名崇仁次八郎名崇義次九郎名崇信七郎妻秦氏子名繼芳八郎妻鄭氏子名繼善九郎妻衛氏子名繼美佐神張判官及朱三者台府居民及官員灶香求籤無不感應卜四等自幼年見父母說祖公嘗言蔣土地在日每遇秋成多積米穀卻於歉歲只照原價出糶以濟飢民一府之民皆喚爲蔣自量又於宣和間曾糾率義民爲國拒寇死後現夢於衆鄰人家說道感得城隍司牒我爲本坊土地緣此鄰衆捨錢葢廟保護鄉井居民嘉熙丁酉年府城大火將及鹽橋當時橋上忽然現出蔣相公旗號其火便息後來城中火燒神像出現雲端其火又息另有一年大旱官司祈禱不應府主

相率毀家以紓國難拒寇於東隅之赤山寇不敢犯
其境寇平部使者上其功於朝未及錄而歿人皆義
之此蔣氏一門生前有可紀者也既歿之後一夕現
夢於鄰家謂上帝以我有維濟人功行牒城隍司差
爲本坊土地民未盡信次夕得夢者數家其說如出
一口土人乃即舊宅立祠以祀之復立廟橋頂禱者
如市京尹韓彥質過而訝之以爲淫祠命撤之及回
府有門卒僵而立府堂皆稱蔣相公來京尹異之立
命仍廟橋頂合府知有蔣相公廟其佐神張判官朱
三者靈感尤異凡民間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有不遠

千里而來者往歲旱魃爲虐郡邑遍禱罔功府尹夢
黃衣告曰只如此祈求決無感應須用蔣自量名禱
之方可得雨尹如其言果雨嘉熙丁酉杭城火災自
薦橋將至鹽橋忽有蔣相公旗號見者驚駭未幾焰
熄去年閏五月丙火自西南巽風所煽直抵橋側須
臾祠上有雲氣神象隱隱現雲端回風止燎今三尺
童子皆能言之丙戌歲江潮嚙岸沿江之民奔走乞
靈者無虛日潮勢遂回得免漂蕩者十之七瓜民德
之織黃旛以謝神貶此則蔣氏一門死後有可紀者
也伏覩明禋大禮救文一應神祠聖跡及會祈禱去

處有合該廟額及封號者許本路監司依條保奏取
旨今蔣氏一門七郎崇仁妻秦氏子繼芳八郎崇義
妻鄭氏子繼善九郎崇信妻衞氏子繼美及佐神張
判官朱三者其生也能感動天地其死也又能福庇
一方可謂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經今百餘年尚不能
與典祀之列蒙神之賜者豈得辭其責耶用敢闔詞
乞備申施行所據供述保明是實申本州本州保明
詣實申本司本司遂牒嘉興府委官一員前去地所
覆實據嘉興府申本府帖委崇德縣牛縣丞躬親前
去地所覆實次據牛縣丞申繼郎前去臨安府右三

廂界鹽橋蔣土地廟前喚集鄰人潘永年等對衆供
述委有前項靈跡保明申府乞備申施行本府保明
詣實申本司本司保明詣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又
禮部爲臨安府仁和縣三廂鹽橋蔣土地廟神靈跡
乞賜額封號事本部除已送太常寺勘當申去後今
據太常寺申本寺照得奏內已依條差官詢究覆實
保奏應得加封條令勘當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如從
兩浙運司保奏至事理候批令狀下本部行下本寺以
憑擬封施行右本部所准尊奏房付下前項事理并
太常寺勘當申至因依並備錄前項事理取自朝廷

指揮施行謹奏狀申都省復批送禮部下寺令據
太常寺檢准建炎三年正月例神祠遇有靈應即先
賜額次封侯每加二字又淳熙十四年六月例今後
神祠祈禱應驗令本路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本
寺遵從省部併都省批送擬賜廣福爲額加封孚順
侯孚惠侯孚佑侯合行降勅所合備申右本部所准
都省批下事理併太常寺擬申至因依謹連批狀具
申伏候指揮奉聖旨依奉勅如右
咸淳四年二月十八日

欽加封號事據布政使崇祿詳據杭州府知府廣善
詳據仁和縣知縣巴哈布詳稱據紳者孫蒴枝
樂鳴山梁紳書吳聚榮等呈稱竊惟杭俗廛賈
民多湖田地薄仰川廣以粒食視糴羅爲豐歉
嘉慶九年市運不繼民食拮据鄉民奔禱於廳
橋廣福廟之神郊原見靈馬之跡廟庭聞嘒叱
之聲甘雨遂晴禾苗忽活從荆襄販米者皆云

夢神巾袍麾風順帆遵運旬日海陵之粟三吳
萬斛之舟客賈雲來市價潮落是年湖田有收
民賦不欠皆沐神庥咸知靈佑伏考神兄弟三
人義門一姓忠於有宋退賊在宣和之年祀於
臨安封爵在咸淳之際拒方臘發義廩既奮義
勇於當時足糧食禦旱潦更効神靈於
聖世爲此敬檢事實碑文出具切結準豐年祈報之
忱允循例申請之情呈請轉詳

題請

封號以光祀典以昭靈貺等情到縣據此該仁和

縣知縣巴哈布查勘得鹽橋廣福廟之神係宋
宣和間蔣氏兄弟三人長崇仁次崇義三崇信
一介布衣三荆樹德值花石綱騷擾之日鴻易
鳴哀覩禁廂軍游食之繁瓶虞告罄爰倣常平
而爲入爲出號自量而如取如攜且處常則仁
化於鄉知名畏彥方之里臨變則義形於色毀
家紓睦寇之危此懿行無愧於生前而立祠更
靈於身後粤稽淳熙歲旱書名雨降於黃衣洎
乎寶慶江災禱廟潮回於白馬他如追逃而金
獲市上火滅而幟見雲端耳熟能詳於今尤烈

往歲青黃不接市裹入夢促荆湘待哺之舟雨
水過多圭竇祈晴免溺嘉下田之澇由近及遠
自昔至今緬厥神靈不可殫述伏考廟垂有宋
賜名廣福誼有孚順孚惠孚佑之崇神之生平
樂善一門無忝立德立功立言之義所以聞其
風者懦立頑廉蒙其庥者家給人足固宜屢豐
祈報用創百世之祀於咸涪抑思至治馨香還
冀一字之榮於
聖世茲據該里紳耆孫蘭枝樂鴻山等同事實碑文
具結呈請轉詳請加
勅封前來卑職伏查凡有禦災捍患保衛民生者例
得仰邀
封典茲鹽橋里廟蔣侯靈蹟顯著口碑載道委係
保障民瘼澤及羣黎查稽志載事實信而有徵
復加查詢前項靈蹟實衆所共聞並無虛
揑相應加具印結並同事實詳送察轉到府據
此該杭州府知府廣善核看得仁和縣鹽橋廣

福廟之神生當南宋祖籍西谿作賈成家販糧
爲業同懷兄弟數協函三行義鄉閭名推第一
其時歲歉糶糴法準乎常平厥土民貧施濟功
同乎保障況處宣和之末季正值睦寇之方張
侯乃躬堅義旗力全鄉井奮三刻踰溝之勇矢
一心衛國之忱懿蹟備詳於誌載靈庥疊著於
今茲至於往歲浙西偏災大府漢南告糴民禱
於侯而昭靈貺民感於侯而頌口碑久垂祀典
尊崇更冀
榮封優錫茲據該縣查明事實加結具詳前來覆
查無異理合加結詳請察轉等情到司據此該
本司布政使崇祿核看得仁和縣鹽橋廣福廟
之神長名崇仁次崇義三崇信宋宣和間人肇

自西溪越遷馨德博施濟衆不居施濟之名捍
患禦災偏卻捍禦之績有如羅貴羅賤寓公平
於貿易之中集義興師退暴寇於縱橫之日力
排萬壑豈以名節自矜隱覩遺言惟冀孔懷克
繼兄先弟後里民無荒歉之憂身沒名傳朝亡
錫封侯之典爾乃黃衣入夢甘霖忽沛於書名
靈爽式憑回祿潛消於檝號望江潮之洶湧普
救沈淪蹟奸究之逋逃用彰正直粵稽碑誌信
而有徵採訪羣言美尤非溢往者浙西歲歉田
畯咨嗟水潦頻仍窮氓告急忽覩雲車風馬飛
日舒長白粒貢珠順帆趨運凡茲士庶咸被神

勅封以崇祀典茲據此該臣看得仁和縣鹽橋廣福
來相應轉詳察核該縣府呈送事實加結具詳前
來臣覆查無異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閩
浙總督臣阿林保合詞具
題請
庶幾世懇加
封號俾慰輿情茲據布政使崇祿轉據府縣查明
事實冊結詳請具
題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閩
浙總督臣阿林保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
題請
旨

此生平懿美之可稱且身後英靈之足紀祝融
避路橋前之闔閭無驚羅刹迴瀾江上之蓬茅
如故五百年祈晴禱雨同桴鼓以應聲萬千輩
萬藻羞蘩望廟庭而接踵雖躬桓之懋爵已錫
於前朝而華衮之榮褒猶冀於
聖世懇加
封號俾慰輿情茲據布政使崇祿轉據府縣查明
事實冊結詳請具
題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閩
浙總督臣阿林保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
題請
旨

禮部移照議　封原奏
禮部爲移照事祠祭司案呈本部具
奏爲遵
旨議奏事禮科鈔出浙江巡撫清安泰等
題請仁和縣鹽橋廣福廟神
勅加封號一疏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旨該部議奏欽此臣等議得該撫等
題稱云云臣等謹查定例各省廟祀果有庇佑保
障之功由該督撫查明具
旨給與封號今據浙江巡撫清安泰等疏稱仁和縣

鹽橋舊有宋時廣福廟神蔣氏兄弟三人歷著
靈異嘉慶九年市糧不繼民禱於神禾苗暢茂
市價漸落是年湖田有獲咸被神庥等語臣等
考之浙江通志載蔣崇仁仗義樂施做常平法
以家實糴穀賤糶以資生計其弟崇義崇信亦
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里人立廟祀之咸淳初
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孚順侯崇義孚惠侯崇
信孚佑侯是神好施樂善已膺褒錫於前宋更
盛世應如該撫等所請
勅加封號以答靈佑而順輿情如蒙
俞允俟
命下之日臣部移交內閣於舊有各封號之上撰擬
加封字樣進
呈恭俟
欽定臣部遵奉施行謹
奏請
旨

禮部頒發　封號咨文
禮部爲頒發事祠祭司案呈先經本部議覆浙
江巡撫清
題仁和縣鹽橋廣福廟神請
旨錫加封號一疏於嘉慶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具
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隨經本部抄錄原
奏移咨該撫並移會內閣撰擬
封號去後今准內閣交出
孚順侯奉

硃筆圈出廣濟孚順侯
孚惠侯奉
硃筆圈出利濟孚惠侯
孚佑侯奉
硃筆圈出靈應孚佑侯欽此到部相應移咨該撫欽
正乙眞人府牌
襲封正乙嗣教大眞人府張　札仰浙江杭州
府道紀司俞九思遵照茲因本府遵
旨朝覲案准
禮部咨開爲轉牒事曾於嘉慶十二年閏仁和
縣鹽橋廣福廟該里紳士檢考志乘列陳神蹟
額聞上告具結呈請詳題送部祠祭司案呈本
部具奏請加
徽謚奉
旨敕部議覆欽此隨經本部鈔錄原奏移會內閣撰
擬
封號字樣進
呈恭候
欽定遵奉施行奉
旨依議欽此經准內閣交出封號奉
硃筆圈出加封廣濟利濟靈應孚佑侯欽此須發給與
該撫欽遵辦理去後今奉前因律循轉達應遵
晉牒封典以答靈佑咨會前來本府例應稟核
撰擬謹具拜表轉達上
奏恭請

敕命褒錫優封除遵照外合飭諭仰諭到該道紀司
遵即確查事蹟並原領
部發頒給
誥冊候本府奉
旨回山迅速抵浙呈送稟覆並諭廣福廟衿耆人等
知悉預應謹備
典禮事宜妥辦虔肅伺候恭迎
天章丹詔下頒例應遣委該員恭賫
玉牘金書至殿敬謹宣讀以光大典均各凜遵該司
仍將頒領日期造冊申報毋違須知內單　右
牌准此

正乙眞人承行　敕文
泰元都省
欽奉
玉旨金書
誥曰覆載無私照臨有象凡守土之神生已名垂於
宇內沒則福庇於人開陽既有封陰亦有典爾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馨德坊廣福土穀蔣　兄
弟挺傑協力施賑自宋以來列陳事蹟功德咸
大欽受
今上褒封

龍章寵錫邀
殊恩於
北闕司保障於武林茲授爾爲總領漕務兼轄水利
仍服原諡例晉王衔於戲萬古英靈千秋正氣
神德普施物阜財豐懋德殊勳與吳山而並峙
威聲赫濯臨越水以同長永享蒸嘗呵護黎庶
故敕
廣濟孚順王
利濟孚惠王
靈應孚佑王

嘉慶十四年五月　日
襲封正乙嗣敎五十九代大眞人臣張鈺承詔
奉行

仁和錢塘縣勒石永禁示
特調署杭州府仁和錢塘縣正堂加六級紀錄十二次吳　憲
鈔奉
特調杭州府正堂加六級紀錄十次蘇
牌奉
欽命浙江督理糧儲漕務道加五級紀錄十次
爲勒石永禁事據紳士張鑒孫蘭枝倪彤書王
冕等呈稱仁邑鹽橋廣福廟供奉
欽敕廣濟孚順王蔣神聖像默佑漕儲奠安水利嘉
慶十二年閒奉

前撫憲清　恩請奉
旨欽加徽謚復於嘉慶十四年奉
五十九代大眞人張臨浙採訪奏晉王階嗣於
嘉慶十八年奉
前撫憲李　題請春秋祭祀節奉褒崇理宜虔
潔以昭靈爽今後殿臨暉閣重建聿新誠恐地
保無知每於冬閒引領巡員採作公館未免跟
隨人役經年累月滋擾廟庭更恐無藉棍徒捏
堆物件三五成羣坐臥蹧蹋種種不法均干嚴
禁等情據此除出示禁外合行轉飭爲此仰府

縣官吏迅即一體嚴禁并勒石永行禁止如有
前項玩保引領巡員住宿以及地匪蹧蹋等事
許住持人等立即稟明該地方官詳明究辦其
分段巡員亦宜自愛毋得任聽地保縱役擾累
大干未便等因奉此除曉禁外合行遵飭勒石
爲此示諭四民人等一體遵奉

憲勒石永禁

嘉慶二十二年四月　日給奉

咸淳臨安志

廣福廟在鹽橋神姓蔣世爲杭人生建炎閒樂賑施
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元價歲歉或捐以予
飢者死之日屬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
相與祠其像以報人心所趨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
摩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
封神及其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惠孚佑

成化杭州府志嘉靖仁和縣志文同

廣福廟在惠濟橋神姓蔣名崇仁杭人世居興德坊
喜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原價仍許糴
者自量歲歉或捐以予飢者死之日屬二弟曰爲人
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祠其像以報之人心
所趨靈應如響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
說友請於朝封神及其二弟皆列侯曰孚順曰孚惠
曰孚佑廟屢燬於火而鄉人屢新之焉石塘胡長孺
作傳天台徐一夔撰重建記

萬歷杭州府志康熙杭州府志文同

廣福廟在鹽橋上祀宋蔣崇仁崇仁世居杭之興德
坊喜施賑卒之日里人祠其像以報之咸淳初賜額
六年朝命錫封及二弟皆列侯廟屢燬於火而里人

廣新之兩浙轉運司長山鹽司丞胡長孺有傳

康熙仁和縣志

廣福廟在鹽橋上祀蔣崇仁胡長孺有傳天台徐一夔撰重建記康熙十二年廟災庚申復建林璐爲記

勅修浙江通志

廣福廟在鹽橋上祀蔣崇仁崇仁仗義樂施倣常平法以家資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里人立祠祀之咸淳初京尹潛說友請於朝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孚順侯崇義孚惠侯崇信孚佑侯西湖遊覽志

乾隆杭州府志

廣福廟在鹽橋上祀宋蔣崇仁崇仁世居興德坊喜施賑倣常平法以家資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里人立祠祀之咸淳初京尹潛說友請於朝賜廟額六年封崇仁孚順侯崇義孚惠侯崇信孚佑侯廟屢燬里人屢新之

蔣侯傳

元胡長孺

虎林城北東隅巍然石梁駕大河上爲鹽橋民閒食鹽由江來舟載至是擔去以是得名橋頗北橫柵木其下而立屋其上爲廣福廟七十楹門南向士女祠者爭道出入常擁溢橋東西四十餘丈不得行橋旁民沽酒作餈餌鬻寓馬象泉二三十家他祠蓋莫及按地志孚順侯蔣氏世杭人生宋建炎閒喜賑施穀成熱時糴儲價貴用糴價賤糶予人不熟捐予飢者自幼逮老不變告二弟存仁心力行好事語已卒人相與立祠侯家後一百三十一年當咸淳三年臨安

尹潛說友以武學生蔣文明若干人之請奏錫廟名廣福六年尹爲侯暨二弟請賜爵皆列侯尚書祠部考行庸定號曰孚順侯孚惠侯孚佑侯淳熙閒又爲祠鹽橋東北尹韓彥質過杭命民羣趙聚壞祠卽日侯降尹治憑老兵辯數甚力彥質媿謝爲徙橋上今廟韓所徙也故老相傳不得侯名字獨記其昆弟之次爲七郎當侯羅糴時使人槩各中其意因號侯曰量廟未錫名之歲有劉宗申晉之者暴戾士也以縱橫說游劉荆江淮及爲吳淵潛李曾伯馬光祖客嘗仕邊攝資州守怨曾伯子知衡州事构以构反告密

下枸亡反狀得他罪致死父納官以贖猶除均名劉
借七寶寺館焉買妾嚴盛陳金銀器飲食妾父若
牙儈夸示多藏奴酋榮刺知藏處夜懷刃入劉臥中
殺劉擇取藏物逃去捕急尹矢侯曰三日不獲榮曳
廟毀像榮持錢卜崇德市而獲榮逃常彷彿見遷人
從而後以故不能去其自疑若有躡之者然也相傳
神怪事甚多獨詳著劉事顛末蓋其事可爲世戒

胡先生曰前此四十四年長孺在虎林聞故老誦說
趙忠惠公爲臨安尹會城中見口日食文思院舟米
三千石常籍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賤二千
石貴與日食適相若價固等侯之無不中者爲平糴
倉二十八厥鹽橋北羅湖秀蘇常州米置碓房舂治
精善歲六十萬石視米船入不及日食輒取賤價與
民消折本錢鉅萬竟尹去十三年米價不翔民不食
糲惡駔儈不罹刑辟噫良尹哉長孺之母實忠惠姪
女忠惠薨長孺九歲七歲時見公建康府治眉目清
峻如圖畫中古偉人碩彥今口籍除去米來與故時
亡懸殊若牧守大倣忠惠時規模民亦倣孚順昆弟
飢歲尚使弗知況平歲邪

書杭州蔣相公廟記後 明王賓仲光

鹽橋廣福廟蔣侯傳

蔣侯諱崇仁逸其字杭州人也行第七人呼爲蔣七
郎其先世居西溪村中皆蔣氏故名蔣郎侯祖父俱
有隱德當宋時以力耕致富徙居郭內與德坊今其
巷名七郎堂巷因侯稱也侯生於是坊性醇厚自幼
喜賑施弟八郎曰崇義九郎曰崇信亦能與侯悖孝
友州里稱之宣和二年方臘作亂陷睦徽衢歙等州隨
寇杭侯督家人捍禦并散資財募義士相與力拒於
赭山之陽賊不敢犯境杭人賴以保全寇平有欲上
其功者侯止曰我爲國家效緜力爾敢他望哉羣議

乃寢建炎初高宗南渡都臨安居民闌溢食米易匱
興德坊近鹽橋橋下舟航往來運河如噎其境尤屬
衝繁侯預籌備荒之策乃倣常平倉法於每歲秋成
時廣糴米穀囤貯於七寶寺巷遇歲歉則以初價糶
之秋毫無所羨凡有告糴者計所闕錢償之數任其
自持槩人或過取歸而較之適如其直詫以爲神由
是衆莫敢欺故有蔣自量之稱若歲大歉且爲淖糜
以活飢民遠近獲濟者不可數計平時與鄉鄰處
通緩急致殷勤酬酢讌會率循禮讓於是閭境化之
庶幾仁里云侯將卒語二弟曰爲人須存仁心行好

事以垂隲覘以布悠遠言訖遂終其後崇義崇信皆承侯志踵行平糴之事兄弟相繼爲善者通計六十餘年侯歿之日民閒奔走號泣若失所依侯感夢於鄰曰上帝以我有濟人功行牒城隍司俾爲本坊土地民未盡信次夕得夢者數家言之如出一口里人亦不忘舊德乃創侯故居祠焉私奉神號曰蔣相公洎熙閒更立廟於鹽橋東北其舊祠易名祖廟自爾祈禱新廟者或以香炬或以牲醴擎拳曲跽還至如市京尹韓彥質過而訝之以爲淫祠命壞之卽日侯降尹治馮老卒僵仆復起立而神言願徙廟橋南見

者羣稱蔣相公來彥質悚異立命跨橋爲廟仍其祀頃之值歲旱郡邑遍祈罔功府尹夢黃衣人告曰徒爾必無驗惟以蔣自量名禱之可得雨尹如其言果雨寶慶中江潮嚙岸沿江民禱於侯廟潮勢輒殺獲免漂蕩者什七八嘉熙丁酉臨安大火漸逼鹽橋忽有蔣相公幟號出見雲端衆目驚駭未幾焰熄咸淳初火發橋之西南爲風所煽直抵禍側俄祠上有雲氣隱隱見侯像風回燎止時有豪客劉宗申僦居七晨始往洩事所謂神之在天如水在地無往不至者非與或曰宋嘗贈侯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右丞相魏國公予疑其詞不類姑闕之其諸神怪事傳聞甚夥

寶寺嘗銜其貲其奴薛榮心豔之乃刺劉竊藏以逃捕急尹矢侯曰三日不獲榮將夷廟毀像榮至崇德

亦不具錄徵信也

乾隆五年陽月里人田純撰

按文云或曰宋督贈侯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右丞相魏國公子疑其詞不類此誤會宏治間潘君記文也潘記有詔下封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右丞相魏國公議賜有廟額封爲孚順侯孚惠侯孚佑侯任宰執不得云封疑潘記以道太師以下乃其結銜蓋侯官爵封神也惟賈身字衍誤或句有脫字耳記

重建廣福廟記

明 徐一夔

吾惟穹壤之間跂行喙息之徒苟其方寸之閒一念所存純一無僞仰不愧俯不怍則其發見施諸明而無不孚達諸幽而無不格惟神奮起閭閻所爲不過如古貨殖家以市價爲術非有異於人也但其所存二以濟人利物爲心無有私意存乎其閒故其生也惠被於一方而人德之其歿也福庇於後世而人戴之非僥倖於一時者所可致也若夫單夫細人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而惟恐不足者或過茲廟仰瞻肖像宵不惕然有警於心而知所勸哉神降生之日一方之人會享祠下以祈以報因作享神之詩使歌以祀神詩曰

吳之山兮蒼蒼河之水兮洋洋有廟翼翼兮在河之梁神之來兮不來目睠睠兮延佇或抒然兮以風或黯然兮以雨俎有牲兮其牲既潔尊有酒兮其酒匪酤胖饗潛通兮侯食有所逐畢方兮其去無蹤驅海若兮波濤乃東物不疵癘兮人不暴凶降福穰穰兮我民攸蒙吳之山兮不改其色河之水兮其泓湜湜於千萬年兮惟神之宅下民祈報兮歲歲其無斁

鹽橋廣福廟蔣侯碑記

凡廟祀之廢興視功德之有無祐有功德於時而能保佑其民則人久思慕之其廟雖廢必將重建而復興以盡報功之心其不然者反是此記功食報之典今古廢興之跡歷歷可考也杭之鹽橋有祀蔣侯之廟曰廣福自宋之元歷遭廢毀輒復興建再廢於我朝天順間住持七寶寺僧行慶偕徒宗甯募緣而重建焉宏治戊午歲杭境多災廟廢而神像獨存宗甯復率其徒德誠暨孫如珍經畫重建輪與一新前廟棲神後爲佛閣三層而居宇左輔成厥功實沈鎮倡

義而珍力盡瘁居多予詰其廟之屢廢復興何功德以致之宗甯出蔣侯行述一冊稽侯兄弟三人當宋世居杭城長崇仁次崇義崇信皆敦孝友而好捨施凡遇歲豐米賤必出資儲糴歲歉則以初價平糶毛芥無過取且聽人持緡自量人亦莫能欺之咸嘉其惠稱爲蔣自量遠近饑者獲濟不可勝計嘗值大旱鄉人慼壇祈禱不應惟以蔣自量祈之大雨即降咸謂德感所致宣和間方臘聚寇陷杭蔣兄弟父子率衆拒寇緒山之陽英豪奮志勢挽滔天杭民賴以全治功聞於朝未及封報而天心罔測兄弟俱逝後杭

也有所爲侯雖死猶不死耳是宜後人思慕不忘興建特易而衍廟祀於無窮也予亦有感而書之復爲之詞使登其廟者有所徵信其詞曰

邦家啟運迺爲昌豈特麟鳳降禎祥蔣氏兄弟誠爲良濟時功德何輝煌身雖遐陟白雲鄉德遺身後名愈芳是時疏奏達帝旁紫泥鸞雀來封章兄弟後顯邦家光廟錫廣福號益彰重建峻宇鹽橋梁飛甍畫棟參天長吳山拱兮蒼錢江遶兮洋洋控帶浙越何軒昂邦人膽仰何時忘

嵗宏治辛酉三月吉旦平湖雪窗潘寔撰

重建蔣侯碑記

吾杭跨運河之上有橋曰鹽橋廟曰廣福神曰蔣侯按輿記神生於宋之建炎家世積慶平糶賑民弗過媒利甸記斷錢任其行槩人或多取歸而較之惟得值數衆以爲神異自後莫之敢欺因有自量之名遇歲大饑作飣餖貧獲生者不可勝計方臘之變神督家人捍禦於赭山之陽賊莫敢犯杭人賴以保全有欲上其事者神曰我爲國家效此緜力爾敢望報哉羣議遂寢嘗語二弟曰人須存仁心行好事以垂隲貺以布悠遠其仗義績善類如此歿之日遐邇奔號

如失所依而益懷之迺立祠於神之故居曰七郎堂者卽今之七寶寺是也一境祈禱響應咸淳三年京尹潛說友武學蔣文明奏錫廟名六年再請封謚侯以孚順孚惠孚佑之號咸淳末年徙祠鹽橋東北尹韓彥質又徙橋上卽今廟是也迄茲數百年威靈顯著瞻其像者猶足以勸善而懲惡悔過而滌新則其有功於後世有裨於造化豈云小哉攷之於禮法所當祀是宜廟食百代永奠斯土者也他如甯濤免溢反風息火禱薛榮之魄應甘霖之求仲文而滅其迹置木而償其貲者此特神之餘事安足侈耶宋五世

居此悉荷神庇感激於衷莫或自伸廟舊有碑毀於天順之甲申屢欲僭述樹石以記首末俾居民崇奉者知神之所自因語吾子禮部貢士方曰夫人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冥行詭跡弗克淑世者視侯甯勿泚顙乎方曰然是庸爲記俗傳六月九日爲神誕辰合境內外黔黎咸持楮鏹致奠因爲詞使詞以侑之詞曰

粵昔鴻荒世初分偏者爲物正爲人形生知發理斯淳浩然之氣鮮克存末流浸失不可聞奇術相高悉喪冥三廂豪傑遄自興持危濟困力行仁深恩厚澤

浹斯人潛敷默滲永勿淪於今在天爲列星赫赫聲光耀九霊四方奔走各共誠漿醍泉陌來明秬豆登雜進糞居歆肅然鞭龍下蒼雲我來薦歌達卣尊被以金石從八音廟貌妥祀百千齡與天無極地無垠

皇明嘉靖十四年歲在乙未中秋日癸卯里人石邱陳宋齋沐謹石仁和李木書錢塘陶杲勒

廣福廟三殿靈神記

天下郡邑方隅之里里有社社有廟以一方司土之正神而普護其黎焉夫此一方中神惟憑有土而臨之則不致有天札疵癘以叢其害亦復無陰陽金石以有其殃而且以勸善懲惡或示其幾於吉先或遏其萌於未兆是以彰庸之大權乃陰維於世法刑政之外蓋厥任甚鉅亦猶天官氏之有職方也不侵在禮垣以痾給假歸卜居於平安里適當東西兩橋之中其橋梁如長虹蜿蜒下垂而相對蹲峙於洪流水閘河流夾岸生廛密湊豈非形勢之宜善者乎若夫古鹽橋者又架石橫空跨橋拓基築連雲之層閣奉三殿尊神坐鎮其下凡南北舟航銜尾至必頫伏斂檝而過若於神前崩厥角稽首者然不敢乎尤稱希覯哉不佞初隸籍於神祠之下齋肅拜謁因考覈吾神於南宋駐蹕時世居蔣邨即以神姓名村三殿者金昆玉友也各以仁義信命名立志醇良便非凡流故喁喁然與邨鄰相得甚歡而博賑廣濟以祀於百禩鄉邦胥慶日月同輝故率爾爲是記以垂示於無窮云爾

嘉靖四十年歲在辛酉三月吉旦禮部都給事中平安同里周詩譔

里社三蔣侯之祠於鹽橋也甚自南宋昉也古曰惠濟橋宋時鹽船待榷橋畔亦曰鹽橋去橋不數武爲興德坊相傳侯里居於此侯諱崇仁里人呼爲蔣七郎出家貲糴穀平價以救貧者弟崇義崇信承兄志踵而行之比其卒也里人即其家立廟祀焉洎熙朗京尹韓彥質將徙建他所侯忽憑老兵言願徙橋南遂跨橋立廟今所稱祖廟者侯故祠也別於新廟後人因以名其巷云度宗咸淳三年京尹潛說友請於朝賜額曰廣福詔封崇仁爲孚順侯崇義爲孚惠侯崇信爲孚佑侯嗚呼均是人也歿而爲神封侯廟食意必有瑰意琦行足以驚世駭俗及今跡侯生平止效常平良法以米穀濟鄉里淺見寡聞者必疑其不副廟祀望以余考元胡長孺云宋補忠惠公尹臨安計會城見日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又籍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乃爲平糴倉二十八廒於鹽橋北羅湖秀蘇常州米歲六十萬石悉以賤價糴焉竟尹去十三年民忘凶歲且夫臨安當南渡時宗廟百官之創立仕宦集於斯商賈百工聚於斯禁廂軍校扈蹕移家作奸遊食者萬於斯仰給近州其粟易匱

獨是在官平糴十三年不爲不久一布衣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卽或出入不能如在官之多而被其澤者非其祖父卽其子孫時相告語今且歷年五百而詼語猶樂傳之嗚呼南渡陵園誰憐麥飯而侯之廟食不知閱幾興廢猶至今存也天之報施善人亦遠矣哉或曰秀州有神祠曰昃方往澉事或曰南渡時世居蔣郁人卽以神姓名郁然祖父子孫宋尚書省劄子耆老申呈甚詳先是嘉靖四十年里人周通政詩爲文勒石康熙十二年廟災越七年庚申廣福廟落成里人林璐復爲之記

天以生人爲心人以生人爲德故人能存心利濟誠於中而久於外乃天之所甚貴也生卽未厝顯祿而沒必爲明神鹽橋有三蔣侯祠侯諱崇仁宋南渡時人出家財糴穀平價以售貧者使人持升斗自量里人呼爲蔣自量云弟崇義崇信踵其志而行之比卒里人卽其家立廟以祀度宗咸淳三年賜額曰廣福詔封三蔣兄弟皆爲侯今且歷年五百而里人崇祀弗替人多疑侯生平無瑰意琦行胡獲報如是嗟乎三侯本布衣平糴周鄉里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所

濟活人無算既誠且久可不謂至德乎哉唐時廣陵有李玨者以販糴爲業每斗惟求子錢二貫奉父母凡升斗皆令人自量後百餘歲仙去又宋尚書張詠守成都夢詣紫府有黃兼濟者坐其上明日召而問之對曰愚無他善惟每歲秋收隨意出錢糴米族來年新陳未接時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詠歎曰是宜居我上也此皆生仁民而死爲神無疑也豈獨三侯哉祠毀於火今新之惟景實生於侯之里今居又近祠里人曰記之莫如子宜故記之

列在韋布而力能埒於王公澤及一方而法可通諸天下則蔣侯之平糴是也其殁爲明神廟祀血食以傳於永永也夫誰曰不宜昔人云救荒無奇策是不必救之已荒也古常平社倉義倉諸法言之甚詳此雖職司民牧暨縉紳士大夫鮮有爲閭里計者若素封之家富擬鄭卓比戶之中有無曾不以相卹勸之不爲動愧之不色沮至居奇者積粟盈萬千次亦不下數百石方災祲之是求持籌日計算聞價昂則色喜平則怫然有所不樂於心然不一二傳子若孫不

免爲溝中瘠矣孰若神之廟祀血食於今未有艾者哉甲子冬浙中丞趙公爲浚河之役凡跨橋而廟者咸毀之惟蔣侯廟裒然獨存夫世之所敬奉者二氏之教爲佛爲天帝其靈爽倍於蔣侯萬萬也功德及於民雖不可考而知然敬事之以庶幾其庇佑我者又甚虔且信也然獨蔣侯之廟裒然存者於是知趙公所以愛民之意冀長養而厚其生者蓋於是爲獨至矣夫平糴之法非特一方可行也然職司民牧縉紳士大夫有能行之者乎天下之大自郡邑以鎮堡有能行之者乎使一方之中有一人焉不憚舉

行之推而至天下郡邑之大之遠將饑饉可以無憂
郎古常平社倉義倉之設不是過也今常平社倉義
倉諸法史冊傳之不衰而侯之惠澤俎里社外鮮有
能道之者若并夷其廟焉其何以爲勸廟之建始於
宋度宗咸淳三年賜額褒封迄今幾四百歲燬而更
新者數矣茲浚河之役廟能獨存雖趙公之意亦豈
非侯之靈爽不自泯滅以得無廢祀也歟侯世居西
溪今蔣村以神故名祠有二在巷者曰祖廟以別於

新也曰鹽橋宋時權鹽橋下故也謀伐是石乞某書
其事者里中紳士耆宿某某也侯之封爵姓氏載在
故碑於戲侯之神且與吳泰伯季札伍員爭烈矣時
康熙二十有四年八月十有七日

鹽橋廣福廟記

蔣侯在宋宣和間於赭山捍寇且平糴濟人功著朝
野德被生民鹽橋其產地也歿祀茲土屢傳靈異嘗
考宋牒當嘉熙咸淳中一耀旌於橋上現像於雲端
弭火災而頼息救民命而復甦爲國忘家利人舍己
封侯廟食五百餘年至萬曆己亥年被燬仁和縣主
喬公捐俸助建侯祠而喬公生像猶存至康熙癸丑
秋祝融肆虐而侯像汗流雨頰萬目昭然時縣主佟
公捐俸給示勸募里人亦不忍侯一日失所憑依爰
是鳩工庀材衆力齊舉不數月而告厥成功至大中

丞趙公濬河清橋因侯生建巨功殁佑斯民故獨存
侯祠并題額記豈非其功德有不可泯滅者歟謹爲
之記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冬月里人沈佳撰

重修鹽橋廣福廟記

原夫上天生民莫不欲使人人各得其所而歲運不能有豐而無歉不幸災祲見告在有力之家猶能自給若乃編氓下戶往往家室不保甚至流離轉徙以陷於死亡此亦氣數之無可如何而有仁人出於其閒不憚竭財發粟以濟造物之窮其生也爲德於鄉閭其歿也列祀於廟社揆諸禮經所載捍災禦患之義於以奉明禋而昭美報誰曰不宜會城平安里跨鹽橋之中其上有廣福廟以祀蔣侯兄弟之神神生宋建炎閒伯曰崇仁仲曰崇義季曰崇信世居杭之

興德坊仗義好施嘗以家貲雜穀貴入賤出以濟貧者遇歉歲輒不取其直沒齒不改兩弟仰承兄志行之數十年率以爲常遠邇之蒙其利賴者不可億計卒之日里民立祠祀之歲時祈禱有感必應咸淳初官請於朝賜廟額曰廣福封神以孚順孚惠孚佑侯號淳熙閒臨安尹徙祠橋上今之俯河流而傑然翬翼之觀者固其址也神靈爽昭灼載之紀傳未易悉數歷宋元明迄今數百年藉庇神庥環而趨謁祠下者亙晝夜香火不絕祠屢燬屢建康熙癸丗秋復毀於火里人各捐資以建落成大墅而後殿室宇廊廡之屬日久就圮往時廟門之外列於西者有紙爐以供焚燎植於東者有揭竿以懸神燈近皆仆壞不治於是里中耆彥章炳儒田維垣等慨然念吾儕之徼福於神者至渥而忍令棟桷不完規模不備何以彰胙禋之靈而慰祈報之意因首倡捐貲偕衆信各出貨泉以相厥事鳩工庀材一切復還舊觀仪老士友靡弗欽仰踴躍炳儒等恐無以昭示來者爰謀爲文以記之嗟乎神生宋季與同氣皆布衣耳非有列爵之貴鐘鼎之富也乃能行惠於鄉迄終身而弗倦由是以其溥施濟於生前者炳神功於身後消疵癘之災息風烟之警雨暘以時診戾不作無非體上天生民之意以嘿贊元化宜乎民之敬共明神更千百襲而未有艾也然則廟制之重脩其工曷可已而衆姓之協力以蔵事者其勤又曷可泯哉至於助施諸姓氏及營繕財費若干與夫落成歲月具載如左文不備書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望日里人趙沈墉漁玉沐手謹記

吾杭鹽橋蔣侯廟香炬極盛賽禱最靈爲城中里社冠昌耳食既久比卜居祠西几有誠求洞見至隱如所欲出尤聳然致敬焉因詳考侯生平行事乃知其沒爲明神備彰靈異者實有由來非尋常功德可比今夫忠臣孝子標奇節樹顯名者悉本天地剛大之氣而愚夫婦一時激烈亦有能之至於溥施利物損己益人受者有實際施者無矜心亹亹終身不厭不倦無所爲而爲之非仁心爲質克己功深者詎易臻此如侯之持平糴糴惠濟飢民驗人自量毫無計較

兄弟三人同心濟美歷數十年如一日且捐貲捍寇保障鄉邦冒險不避功成不居處閭閻中日行聖道舉厚實名高之念消融何有上下古今洵所僅見且夫常平社倉諸法本無遺議特奉行未善拘牽文法奸胥豪吏因緣中飽出入之間弊竇叢集賑貸引領往復需時前人惠政徒成故事有心者極歎息焉侯無民社責而日爲里閭籌升斗圖存活法良意美造其門者皆愜心無推解之名有利濟之實布衣積善爲造化補缺陷爲王政補偏弊言有大而非誇者此也使人盡存侯之心行侯之事公平相與許欺不設

仁讓於是興兵刑於是靖舉而措之何施而不可迄今壟斷細民有增減量衡私自便利者法不能禁一語以蔣自量之名則恧然慚阻艱若有泚其化人之深若此崇茲廟貌爲百世人心風俗勸者良非淺鮮又況返風滅火捍海迴潮一切禱求其應如響侯之靈蹟彰於身後更有嘖嘖人口者哉昌藉庇既深景行尤切誦厥實事非敢阿所好也謹記時乾隆五年孟冬月里人邵必昌敬撰

鹽橋廣福廟爰宋蔣侯崇仁崇義崇信之神報祀不
忒其來甚久廟之建自侯故里興德坊始其徙置橋
上則宋淳熙迄今六百餘載歷有傾毀里中耆艾輒
相與振而新之維持於弗墜擔古祭法法施於民以
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誰是不
舉按侯生平慷慨樂施予歲豐出資儲羅歲歉取初
價平糶聽人持槩自量無所較計特鄉里善人好行
厥德非有奇績異烈震耀百世也而廟貌翼然大小
稽首余用是知善不難爲末世人情之易爲德抑有

故焉羅粟者匹庶之事非有國家者之務也其或權
於多寡贏縮之故如常平義倉和糴諸法亦曲爲貧
民補救非征利富國之籍也沿襲既久當事者浸失
古意於是有侵漁之弊有强配之擾有取足於下歸
美於上之誅責其究也官日益增商日益壅而粟愈
貴民力愈耗且不勝其厲若侯所爲亦常平遺法耳
勤勤孑孑豈期務於博濟而侯兄若弟行之數十年
遠近沾溉至於今且樂道其嘉惠不置天下有當事
所難爲匹夫爲之甚易有匹夫願力所被倍益於當
事之措施無算者則卹人之隱有至與不至而一身
之利有熟計有不屑計情事之相懸不可同年論
也世又傳侯宣和間拒方臘於赭山父子以
毀其家弗顧夫有卹人之仁斯有見義之勇志行之
素定不足爲侯難然其事亦足媿疆吏之廢職且長
寇者嗚呼一介之士心存利濟於物必有所裨侯其
可睹已秉當事之權撫待澤之衆卽事有掣肘豈遂
無術以處過侯之宇其亦惻然而動心矣乎歲辛酉
厥月里人緒侯廟既竣請文於余用述侯之德系以
樂神之歌其辭曰

維橋之下河水瀰瀰流神慈兮亦有估舶吳杭越稻

上下於茲兮羅賤販貴估堅之事分則宜兮官倉之
粒積而不涸如坻如京兮謂爲存救圖歉於豐法甚
良兮悲哉窮閭歲豐亦歉奈此官倉兮嗚呼侯兮歲
災儲蓄惠及通腸兮操斛持量匪我則有廉以平兮
飫神之賜陳詩合樂報以不忘兮我牲既效我酒既
載神其樂康兮俾我鄉邑歲覩上乃終有慶兮

廟自宋至今不可謂不舊矣而碑碣無一存焉大
率屢燬於火之故里中好事者嘗集侯行實一冊
止載咸淳年封牒一道明人碑記數篇皆不知名
之人　本朝康熙初林璐爲之記亦未見后刻近

閔王曾祥文集有廣福廟碑記蓋乾隆辛酉重修時作冊竝失載則知宋元以來名迹散佚無考宜也王記距今又六十年廟中香火逾盛橋東西市廛鱗次按日率錢并遠近善信施捨不絕拓廟宇修蔣村神墓獨無碑記以傳永久可乎余故爲補書一通俾董其事者壽之石時嘉慶五年歲在庚申閏四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　翰林院侍講里人梁同書謹識

廟向存碑材二不知所始當是乾隆戊子廟燬後

廣福廟志記　王

里人思刊復舊碑之所遺也越三十餘年庚申夏子書此碑遂徙碑石於刻工所刻未竣而辛酉正月三日之火廟復被焚此碑獨得免於災幸也豈亦有數存乎其間邪抑神之靈實呵護之耶不可以不記因補書其空處時歲在壬戌八月廿又六日同書年政八十

廣福祖廟鹽橋廣福廟社神蔣侯記

謹按神本姓蔣兄弟三人七名崇仁八名崇義九名崇信世居於河渚蔣村以力耕致富粟米平價之時出資儲羅如遇歲歉米貴則以初價平糶分毫無過取且聽人持升斗自量人亦莫能欺之遠近飢者獲濟不可勝計咸稱爲蔣自量云今之興德坊古名七今名祖廟巷　廣福廟者即神故居賑施平糶之所稱之曰廣福祖廟木本水源不忘所自也宋咸淳三年奏錫廟名六年再請封謚侯以孚順孚惠孚佑之號咸淳末年徙祠鹽橋東北葢推神意所依棲吾欲跨橋立

廣福廟志記　王二

廟憑老兵言之甚悉不過假力於人爲以廟食於百世也鹽橋廣福廟并祖廟在興德坊者屢燬於火而里人屢新之七寶鄰寺創於吳越正明七年固侯之積米囷基也所以司香火廟祝乃以七寶寺僧爲之清乾隆五年里中社友買舟河渚直泝蔣村瞻拜神像其村即以家廟爲社神每歲正月初六以後上元以前報賽者無虛日香火頗盛且當面有放生池亦稱廣福廟云詢及蔣氏後裔乃得侯之墳墓蹟然三塚葬於錢塘縣欽賢都垂字號內有人傳禾中巨室某在省終年訐訟不休乃默禱於侯日儻得訟結事

了願在禾中立廟而祀焉及事完而所禱者已志
一日見侯兄弟三人儒冠博帶直入巨室之家侯時
不見頃有舟子登岸索金云是載三人來者於家中
檢得緣簿蓋卽昔年所立之願而侯陰遣於其家者
也於是巨室乃在嘉興永西門立廟虔奉三侯神像
此卽先伯鹿巷先生記中所云秀州有神祠日昃方
往澍事之說也善恐日久湮沒無聞故於各傳記中
槩括其大略若夫三侯兄弟仁心好事縣志載之詳
矣其事蹟靈異著見頗多茲不復贅

鹽橋廣福廟記

從來天之眷顧在德天視自我民視又聞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其德厚者其流光其淵深者其源遠操是
以衡量古今之廟祀神靈大抵錙銖不爽者也若廟
留泰伯祉亦名欒甯不可省乎吾杭鹽橋廣福廟者
里人建以祀蔣侯也侯諱崇仁弟崇義崇信世居橋
西興德坊家頗饒攸好德事有利濟於里民者不惜
捐貲施惠嘗出財貯穀立法平糶不貪名不責報不
屬於官司閭胥意美法良垂之永久侯歿而弟兄遵
守數十年間遇水旱凶荒不一而足杭城煙火萬家

藉侯之平糶穀以生活者奚啻百萬生民則侯之德
莫尚矣嗟乎彼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苟有功於民社
亦臣分之當然天猶榮其身昌其後終美譽於兩間
若侯之在宋世無尺寸之階半通之綰假令視災黎
於膜外亦何責乎爾乃侯獨戚戚焉痌瘝一體布謀
周詳不特一時賴以生而且奕世享其利嘻德洽於
民則受天之祐矣宜於度宗咸淳開詔贈孚順孚惠
孚佑侯寵顯名於身後巍巍革於通都迄今春秋禋
祀歷千載而不磨豈不以侯之德在葦生爲上帝保
赤子乎當咸淳前里人感其德先已卽家立廟今號

爲祖廟者其故里也淸熙閒跨鹽橋建祠其新廟也
橋東西爲杭人士及四方冠裳往來肩摩轂擊輒輟
祠前想侯之德仰侯之風思南宋朝紳無寸善可錄
而汨沒不傳者豈不大相逕庭哉況西山之河渚閒
有蔣村村中人皆蔣姓鱗鱗屋宇子孫千億爾熾而
昌又豈廟食一方而已哉嗚呼撫今思古慷當以慨
乃爲之頌曰奕奕寢廟輪奐堂皇妥侯之靈而安而
康黃童白叟論祀烝嘗緬侯之德流水同長

乾隆六年四月仁和弟子鍾鏞拜撰

廣福廟志記

才與識而利物濟人不留餘力務使世之有藉於吾
者皆得滿其意以去聖人所謂達人之功不外乎是
此其意卽可以享廟食而著神靈至於侯身後祈求
之應驗靈威之昭顯雖復赫然在人耳目要皆後焉
者矣嗚呼天之報施善人未嘗或爽若蔣侯者豈非
其明驗歟丁亥秋里人釀金以新侯廟並鹽橋而亦
重建之旣竣事乃屬余爲文余固喜諸君子之敬共
明神且樂舉侯之善與侯之所以成神者爲當世告
也途不辭譾陋爲之記

誥授資政大夫湖北布政使里人費丙章敬撰並書

恭頌鹽橋社神蔣侯歌詩

炎宋末造世雲擾兮吳山駐蹕屯億兆兮紅塵回市
翳昏曉兮天降英傑濟萬靈兮翩翩三鳳骨皆青兮
孝友任卹垂典型兮既捍江城走羣醜兮復賑飢氓
施所有兮平價而糴行永久兮明魄上陟侍帝旁兮
精氣昭鑠眷故鄉兮靈胥讋伏回祿藏兮呵禁女媧
無驕陽兮鸞書蝸版崇廟食兮賜爵列侯配社稷兮
此邦之人惟侯殖兮芯芬祀事酬遺德兮有肴盈俎
酒盈瓢兮迎侯之來蜺旌飄兮送侯之去吹洞簫兮
工歌巫舞擁市橋兮神宮肅穆永不祧兮

廣福廟志歌詩 三老

昆友聯翩絳闕朝凜然猶復想英標青溪膽落游氛
散紅粟膏流道殣消風颺靈旗回巷陌雲騰寓馬出
河橋祝融旱魃都降卻燈火祠宮奏玉簫
乾隆五年桂月里人厲玥拜撰

重修蔣侯墓記

蔣侯崇仁墓在錢塘縣欽賢八都垂字號內侯與弟
崇義崇信同葬處也按志傳侯宋宣和閒人先世居
西谿以村中皆蔣氏名蔣村其後徙城內之興德坊
侯生焉值方臘亂陷睦衢歙等州將寇杭侯散貲財
募義士力拒於赭山之陽賊不敢犯賊平有欲上其
功者侯堅謝乃寢高宗都臨安居民填溢食米不繼
侯預籌備荒之策乃倣常平倉法廣糴米穀囤貯之
歲歉則如所糴之數糶於市秋毫無所羨其他施賑
之事甚多侯沒崇義崇信胥踵行之里人感其德即

廣福廟志墓記 三五

侯故居祁侯溇熙中更立廟於興德坊之鹽橋即今
所稱鹽橋蔣侯廟是也而墓遠在鄉僻凋零久不治
比者甚將去其封樹而售他姓掘之深三尺許下皆
青石鱗次斯之以斧煙塗出眯衆目遂止城中父老
聞之僉曰侯有功德於吾杭墓曷可廢爰醵金鳩工
而加保護焉先是邑人梁侍講同書既書王會祥所
爲鹽橋廟記磐石立碑於廟復以墓之重修也屬余
記其事嗚呼方侯之既沒也會江潮嚙岸勢洶湧沿
江民禱於侯廟潮漸殺既而臨安大火逼鹽橋忽雲
中見蔣相公幟號火亦熄相公者民之所以稱侯者

也侯之靈異不勝舉宜啟其墓而侯益著其靈蛻夫
怪與神皆无所不語然神依人而行先王緣之以
設敎往往默示感應用譬夫蚩蚩之氓而崇德報功
國家著爲令典杭人於侯隆其廟祀而又懃懃於侯
之墓亦以見杭人之義焉是皆可書時嘉慶五年七
月十八日
誥授通議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總
理通省驛傳事務無錫秦瀛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
翰林院侍講里人梁同書書

古之有功德於民者不必以文重未始不以文傳傳
其文斯傳其人而功德遂炳于秋而不泯吾杭蔣侯
之祀於興德坊也自宋而元而明於今幾六百年矣
上自薦紳先生下逮販夫賈豎莫不奔走禱祀崇奉
敬信非功德在生民曷克有此而閭左之人僅傳其
自量一事或且託於鬼物以神異其說竊嘗疑焉及
考志乘得侯顯末蓋所謂自量者初非如沽釣名譽
者流捐已財以矜耀於一時直以利濟爲懷渾忘物
我如古仁聖賢人之用心而且捍大患禦大災其存

其歿皆有惠澤及人殆歐陽子所云生而爲英死而
爲靈者歟侯之獲祀茲土也豈偶然哉而吾因之有
感矣方宋都臨安與侯同時之輩富貴赫奕者不知
凡幾至利人濟物曾不聞有人焉爲涓埃之捨而布
惠行仁歷終身而不倦者乃在三布衣迄於今彼富
貴赫奕者直爲電掣煙銷閭巷之人莫能舉其姓氏
而侯之廟貌常新巍然於河梁之上四時祭告無虛
日則善何不可爲而爲善亦何不樂哉乃世之算錙
銖者方且鑽心刺骨刻剝以肥利其子孫而不顧是
曷不以侯之事告之侯之行略載在宋牒者甚詳元

明來亦代有碑記特是兵燹焚毀風雨剝蝕無復存者人罕能舉其槩里中同志懼其久而漫滅且侯之事可爲世風惜不家喻而戶曉之爰取前賢藝文裒集成帙付諸剞劂氏俾人人知侯之所以獲祀茲土者非偶且見善之可爲而營營於利之徒勞也不然侯之功德在生民不必以文重又奚事區區者爲

乾隆六年二月朔日仁和張琪肅拜謹書

鹽橋廣福廟社神蔣侯傳記誌言

予諷誦蔣侯牒傳碑記慨然於古仁人之事業足垂不朽而知直道猶存人心不泯也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生有功德於民者歿不忘於人心祀所以報也侯之賑施拒寇非禦災捍患歟其祀也固宜特是人知侯之德不可忘而不知繼其志述其事爲眞能不忘也使徒博而獲牲豐而薦篕祝修吉化樂奏雲璈其於祀禮則善矣而嘉言懿行弗克遵守侯其許我乎果能是則是倣勿替引之縱所行不符一轍而功德足及生民即可嗣音媲美斯眞爲不忘於心雖禘祭神享矣且侯布衣也懋遷化居不自菲薄而爲國愛民兄弟競爽業建於當時聲施於後世非規規有所師法者而功成名立如此豈後之人奉其繩尺反艱於措置邪即時勢或殊未容踵武苟見善即爲無分小大饒者不惜實力窶者協贊空言不皆爲賑施拒寇之事而罔非賑施拒寇之心其於濟人利物豈有異哉嗟乎侯之後繼起者鮮聞而予顧佔佔屬望如此誠以牒傳碑記更相傳述而不倦者皆直道猶存人心不泯之一證也想侯當日惟知存仁心行好事故功業足垂不朽今人慨慕

古人更能傾心師法所謂祖作而孫述者繇延不絕矣福之廣甯獨在侯之里居事蹟封號靈爽前人之述備矣茲不辭費感而書此行以自勉且云勸也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仲春月望日里人葉維新天敷謹誌

鹽橋廣福社蔣侯碑記書後

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其生必胙之以土田死而廟祀千載蓋大較矣顧豐功駿烈類皆出於王侯將相暨夫賢聖仙佛而閭巷之士側身修行積功累仁者不與焉何也事極而願平無驚世駭俗之舉照耀遠近祇務期盡乎所當爲與得爲而後已若廣福廟蔣侯固其一也侯姓蔣諱崇仁昆季三人居杭城鹽橋宋之右三廂界即今之義和里也富而嗜義建仝以貯粟平糶以濟貧自赭山捍寇外前誌有自量可怪之語識者勿取唯是就其一節概其生平無非以立達之心廣施濟之術者夫俗之諭也忠厚長者之行相戒勿事壺飧德色推解拂容鄉鄰升斗之需猶且難言而況惠及邦國之大且義社倉法唯帝王積貯始克有之然行之未必盡善即善矣未必永久侯當青苗斷創之後花石騷擾之餘哀鴻徧野幾靡孑遺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是以一手一足經理其閒幾及百載東南之民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抑何久且大也世之人竭蹙畢生但計目前不規久遠猝遇閭閻水旱凶災貧者轉徙流離富者袖手旁觀若秦人視越人肥瘠勸勉者競以無力爲辭暴

棄毋乃實甚若侯昆季三人行人不肯爲亦行人不必爲仁心善術表表千古殆與呂祖之念五百載後人大士之渡盡衆生方始成佛者殊途而同歸與予先世居祖廟巷依庇神祠者迄明季而盡弱冠後出入會城瞻拜殿廡徘徊愾慕每欲竭其所見聞發侯之大節而涓滴不能益滄海之深坏土不能增泰岱之崇慚赧輒止適里中同志彙刻侯廟碑文不揣荒蕪頌揚數語綴諸卷末亦以見古今來豐功駿烈大抵從質實地起而有志事成卽王侯將相賢聖仙佛皆可例觀也俎豆勿替夫復奚疑

奎

廣福廟志書後

乾隆六年三月朔日杭郡弟子高烈薰沐拜手

讀鹽橋廣福廟蔣侯碑記書後

濟人利物惠澤歷久彌深捍患禦災祀典於今勿替理本可信事更足徵初非侈金碧之美觀實以薦馨香於明德也嘗稽邑志載讀廟碑棚橋而下巷號七郎之堂鹽橋之上祠肖三公之像門開蔣徑庭植田荆克副嘉名率先居乎五德徧詒多福遂廣逮乎羣黎禱同枹鼓之應聲封莊土茅之列爵迄今追思往蹟敬仰豐功過興德之舊坊入乎安之仁里見夫一水波澄雙虹彩落其開肩摩轂擊者放愚當年告雜之人飛翠流丹者密邇昔日自量之所於是比閭安

奕

廣福廟志書後

堵不聞烽火之驚鼓棹中流無復鹽潮之患揭竿高蠭恍來風雨旌旗甘澍頻施奚假犧牲圭璧宜乎香花寶蓋夾道而馳簫笙歌無時或斁也林近依祠宇備沐神庥辱給諫之後賢示里人之新刻誦經三復綴以一辭昔子山之銘張寺僅繫意於虛無卽樊南之賽北源尤乞靈於渺小孰若德被兆民益可攴垂千古歿而祭社揚少尹不愧斯人神常在天韓文公猶生此日

乾隆六年歲在辛酉二月朔日里人徐林薰沐敬書

鹽橋廣福廟蔣侯碑記書後

傳稱不朽有三而立德與立功爲之先顧德與功之立大都藉有爲之勢居得爲之位而後可以澤被民社聲施無窮乃若有宋賜額加封蔣氏三侯者身列閫閾之中心邁廊廟之上遇國難則以家財佐軍捍禦巨寇遇歲歉則以私儲平糶存活贏民是豈有尺寸之權土地之寄者惟以不忍之心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當時賴之後世思之以視食君祿而苟且貪生膺民社而膜不知恤者其相去何如哉余先世世居仁和之興忠里與侯廟祀相距無幾恆慕侯功德將舉前代之碑文傳記付諸剞劂嗚呼諸君之心遠矣而侯之功德愈長矣夫世不乏向善之子特以阻於位格於勢畏縮而止耳使知侯之所以廟食至今者出自編氓不藉權勢盡人可爲亦盡人能爲惟存心於愛物而不惜其財卽富貴不及於身而顯揚自昭於後誰弗願聞侯之風而興起者乎嗟乎自宋迄今世代屢更矣而侯之廟祀至今如昨且能使數百載以下之人感其德者如同身被是非有

禾朽之精神貫注於其前又烏能使不朽之人心奔走於勿替哉余向慕夫三侯之賢而更有感於諸君子之風因綴數言以垂厥後

乾隆六年三月仁和高瀛洲敬跋

廣福廟祀蔣侯垂七百年靈蹟響應志乘炳然奚事贅紀惟神功之昭著
聖恩之優崇以及憲司祈福士庶禱祠歷久彌新於今益烈恆九耳熟舊聞力襄盛舉不揣陋劣用陳其槩先是乾隆癸丑開張希賢林永順金士三捐修鹽橋築福清巷戲臺歲時伶辰有所酬祝而吳聚榮梁紳書暨恆九復葺神墓建坊表碣加崇宏焉嘉慶辛酉鄰火不愼廟忽延燎里社各輸帑川蔡廷蘭等醵金繼之庀材鳩工重新廟貌增建木場巷之

樂羣堂上翼臨暉閣崇奉神之先德甲子歲比不登四民詣祠環禱浹旬海陵之粟至逾萬斛市值頓落咸感神佑撫部阮公獻額曰常平民食乙丑奉旨清查各省祀典禮部咨浙紳士孫芝蘭樂熙等合詞牒縣申詳府藩轉詳撫院清具題蒙
恩准加封號曰廣濟靈應丙寅四月四日肅儀郊迎
綸音以紀曠典己巳正月初九日乙刷敕五十九代大眞人張
莅浙採訪神蹟五月二十六日恭詣
玉闕奏晉王階敕授總督全漕統轄四瀆之職壬申

有力焉昔乾隆辛酉修廟之役僉以神之行實載在牒傳碑記嘗彙刻以風世今去辛酉又將百載樂熙呂聲大暨極九謹將　加封疏咨祠墓新記則唐丈集同志續刊在道文先後付刊以續舊刻茲於卷末率連紀事用昭神貺其所闕略俟後賢補正云爾

道光丙午季春望日里人唐桓九謹誌

右廣福廟志一卷今就乾隆道光初續兩刻粗加增吾本也中世居　神里昔讀廟碑梁學士書後云有宋牒明碑載　侯行實冊中心竊識之顧求之十年弗得也會城庚辛粵逆之變焚殺黯黷近古未有及甲子事定　侯廟翦然一日見魏子佳表丈手一冊將錄副視之爲乾隆辛酉里人修廟時所刻牒傳碑記其後

加封疏咨祠墓新記則唐丈　恆九集同志續刊在道光丙午歲審知乾隆初刻即舊所稱行實冊也子佳云某夜守廟者夢字籠中霞彩騰起焰耀殿隅詰旦檢視得是冊洵　神之靈爽昭示歟卷末唐丈紀事篇頗覈敘廟中故事今謹增入咸淳以下志乘數則胡徐馮傳記三首冠以

欽定大清會典都鈔一帙授之梓人題曰廟志志者識也庶幾省遺忘免散佚爾如春秋官祭緒修歲輸及廟基墓域舉舉大者尚當詳稽官廨類纂舊聞俾就條理以垂久遠茲固非定本也

光緒三年丁丑夏六月里人丁申謹識

福州吳玉田鐫

金祠龍四大錄四王卷

光緒丙申季夏

高棄書眉

八千卷樓開雕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目錄
卷首　封號　宸章
卷一　傳志
卷二　祠墓
卷三　雜錄
卷四　外錄
卷末　附錄

錢塘仲學輅鼎庭編

金龍祠墓錄目錄　一

金龍四大王象

金龍四大王象

明太祖御製像讚

天目山崩苕溪水漲此水伊何雷轟電亮憤抱屈原汨羅潛葬怒挾子胥錢塘風浪倒注天潢穢氣掃蕩殺賊張巡厲鬼無詘日月爭光千秋胖蠁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首
封號
順治二年河道總督楊方興奏請
勅封顯佑通濟四字
康熙四十年河道總督張鵬翮奏請
加封昭靈效順四字
乾隆二十二年
加封廣利安民四字
嘉慶二十五年
加封惠孚二字

咸豐二年漕河總督楊殿邦奏請
加封普運二字
咸豐四年山東巡撫崇恩奏請
加封護國二字
咸豐七年幫辦河南勦匪大臣勝保奏請
加封孚澤綏疆四字
同治二年署河道總督譚廷襄奏請
加封敷仁二字
同治四年漕河總督張之萬奏請
加封保康二字
同治五年山東巡撫閻敬銘奏請
加封贊翊二字
同治六年河道總督蘇廷魁奏請
加封宣誠二字
同治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奏請
加封靈感二字
同治七年湖廣總督李鴻章奏請
加封輔化二字
同治七年安徽巡撫英翰奏請
加封襄猷二字

同治八年河道總督蘇廷魁奏請
加封溥靖二字
同治八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奏請
加封德庇二字
光緒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奏請
加封錫祐二字
光緒五年漕河總督文彬奏請
加封溥佑二字
宸章
順治三年

遣漕河總督致祭文

維神上通風雨下掌江河垂佑昭靈歷有年載茲當
啓運爰協河宗十里澄清雨隄克奠免一方之魚鼈
倡四續而安瀾朕用休嘉爰隆新命特封爲顯佑通
濟金龍四大王之神神其益廣靈庇利濟蒸民助我
國家永綏多祉

順治十一年

遣官致祭文

維神源濬崑崙流承九派利民濟物功德靈長謹遣
專官代陳殷薦惟神鑒享蚤奠安瀾

康熙二十三年

遣孫在豐致祭文

惟神忠心貫日正氣淩霄窴冀蔀屋之甯居功襄平土
挽銀河之激浪力奏安瀾三月春流無恙桃花之水
千官扈蹕莫愁瓠子之宮朕念蒼赤之艱難歷黃淮
而巡省萬艘飛輓咸有藉於神庥九曲澄波實遠資
夫明德凡此平成之效盡邀默運之靈特遣從官吉
蠲用享惟神來格尚其鑒歆

乾隆十六年

遣刑部侍郎錢陳羣致祭文

惟神靈昭扞衛績贊清宵忠義垂光秉乾坤之正氣
冀安表烈司水土之宏功三春浪靜桃花金堤永固
千里歌成瓠子竹楗常閒江介宣威濟舟航於楚服
蒼黎戴澤享樂利於河壖朕時邁南邦首臨淮甸欣
鴻庥之默佑美報宜隆瞻紺宇之維新精禋祇薦爰
陳牲醴載遣專官神其式臨歆茲芬苾

乾隆二十二年

遣戶部尚書蔣溥致祭文

惟神職主洪河秩尊水伯揚靈利涉徵故老之舊聞
捍患禦災合先王之祀典惟正氣本侔於河嶽殺爲

明神而餘威永茇於江淮祭咸受福朕省方南土清
蹕河壖望玉舳之連檣胥憑靈佑撫金堤之下 硃式
賴豐功用遣專官載陳牲醴神其來格尚克歆承

龍四大王祠墓錄卷一

傳志

雍正浙江通志

謝緒錢塘縣人理宗皇后謝氏之族也世居邑之安溪孝女北溪德祐二年帝北狩謝太皇太后以病請留元兵突入宮舁之而去緒大慟作詩二章與其徒訣曰生不能報國恩死當訴之上帝異日黃河水北流是吾效靈之證遂赴水死時茗水陡漲高丈餘緒尸立而逆流舉葬於金龍山之側

康熙錢塘縣志

謝緒理宗皇后謝氏之族也世居邑之安溪孝女北鄉兒時浴于溪探水底得光明珠忽雲霧瀰起有物蜿蜒作攫狀緒不動色及長善讀書爲會稽諸生彬彬儒者性剛決持論慷慨樂善好施與鄉人咸敬之以椒戚故不復求仕進祖墓在金龍山遂築望雲亭而隱焉于時天目山崩緒泫然曰天目爲臨安主山今崩矣國其危乎德祐二年宋帝北狩時謝太皇太后以病請留元兵突入宮舁之而去緒大慟題詩二章與其徒訣曰生不能報國恩死當訴之上帝異日黃河水北流是吾效靈之證也遂赴水死時茗水陡湧高丈餘緒尸立而逆流山川變色禽鳥異聲舉葬于金龍山祖墓之側立祠其旁後明太祖戰于呂梁敵兵乘流而下垂敗忽河水逆行空中聞人馬聲旌旗隱隱兒金龍守遂得捷是夜太祖兒夢儒巾深衣歷歷述前生事且曰兄弟四人緒居其季遂下詔封緒金龍四大王御筆親爲製贊天啟丙寅總督漕運蘇茂相疏請加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凡舟行黃河者神應如響宿遷呂梁以及凡有漕運之地並立廟而故里祠墓亦屢加修葺焉

國朝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

特詔有司歲時致祭緒之先爲康樂之苗裔世居上虞東山祖達徽宗朝爲淮浙提舉以蔡京柄國棄官徙家安溪及卒祠于鄉咸淳中封廣應侯伯孟英宋封五道十一相公父仲武登進士仕至司徒宋封司徒十三相公叔季著宋封橫充五相公妻吳並受神封贊曰神明之末世著靈異而緒以孤身殉國嚴嚴嶽嶽其有得于天地之正氣而由明迄今東南輸輓實神之庥其所以福國而庇黎者功不其偉歟昔者神禹治水委宛之神奏玉匱書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水府之靈爽昭然矣而幽明理隔千古猶或疑

之如緒者其生也直其死也榮靈爽不昧殆與日星河嶽常留天地間矣緒真神人矣哉

乾隆杭州府志

謝緒理宗皇后謝氏之族也世居邑之安溪孝女北鄉兒時浴於溪探水底得光明珠忽雲霧溟起有物蜿蜒作攫拏狀緒不爲動色長善讀書爲會稽諸生彬彬稱儒者性剛決持論慷慨以椒戚故不復求仕進祖墓在金龍山遂築望雲亭而隱焉德祐二年帝北狩謝太皇太后以病請留元兵突入宮舁之而去緒大慟題詩二章與其徒訣曰生不能報國恩死當

訴之上帝異日黃河水北流是吾效靈之證遂赴水死時苕水陡漲高丈餘緒尸立而逆流舉葬於金龍山祖墓之側明太祖戰於呂梁敵兵乘流而下垂敗忽河水逆行空中聞人馬聲旌旗隱隱見金龍字遂得捷是夜太祖夢儒巾深衣歷述生前事且曰兄弟四人緒居其季遂下詔封緒金龍四大王御筆親爲製贊天啟丙寅總督蘇茂相疏請加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凡舟行黃河者神應如響宿遷呂梁以及凡有漕運之地並立廟

國朝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

河防志

河神姓謝名緒會稽人舉文學晉太傅安之裔也祖達徙居錢塘再世生神神素有壯志以太后椒房親扼腕時事不樂仕進隱金龍山築望雲亭以自娛題曰東山渺渺白雲低又曰蒼生猶自望雲霓其自期許不在太傅下也咸淳中浙大饑捐家貲以飯餓人所活甚眾甲戌秋大雨天目山崩居民徬徨神會眾泣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今崩宋其危乎已而元兵入臨安以太后少主北去神日夜涕泣一日題詩有曰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未休湘水不沈忠

義氣淮淝自媿破秦謀云云遂與其徒永訣曰異日黃河水北流是予報讐日也慨然赴江死但見洪濤鼓怒高湧丈餘若虯龍相搏狀人咸異之屍僵不流即共舉葬於金龍山之麓先是神之祖達之沒也顯靈於鄉建炎初救民蘊隆賜祠表額曰靈惠至是即立神祠於其側以世其祀比元季鄉人夢神語曰元運將訖眞人巳興明歲有呂梁之戰吾當助順復讐矣明兵起下徐州命將軍傅友德守之元左丞李二入寇傅將步騎沂流呂梁接戰元兵順流直衝傅軍大潰太祖忽見空中有三將披甲執鞭擁黃河而北

流元兵大敗太祖因禱天將乞示姓名以便封酬是夕夢一生儒冠青衿披帷入告曰吾宋時會稽學生員謝緒也祖名達父叔三人子兄弟四人紀綱統緒子次第四元滅宋憤力不能討赴茗溪死葬金龍山麓衛恨百餘年幸聖主出特爲擁河北流以伸平生志也太祖曰旁二將爲誰對曰此緒願報主讐而幽冥相結義兄弟楠木二神是也言已太祖驚寤卽傳諭封爲金龍四大王於是神之靈烜赫洪上矣迨永樂間罷海運鑿會通渠凡河流壅梗漕艘覆敗叩神神無不響應黃河上下數百里多有神廟渡者目千

百計而風之順逆舟之安危人各異狀共稱神河明江纘石司馬張君一太史以計偕溺於河聞神人稱其官挾之而上福清葉臺山應熹宗召泥淤清日舟不能進禱於神明晨水輒暴長鷁首飛行無礙華亭董文敏特書其事又其自叙乙丑之夏掛席乘風忽然不動舟師驚怖其昌磨墨寫一二禪偈投之卽得利涉引宋人過河投黃山谷書故例傳爲佳話其他靈應固不可更僕數也善乎郭青螺之言曰宋室末造韓賈怙戚畹龍屋人宗社而神悼時肥遯蕭然物表則宋之攸緒也統隱金龍理亂無關而赴義犯濤甘死如飴則趙之夷齊也脫其時令握伍符除凶雪耻當無忝厥祖而不幸齎志沈淪羅剎賦詩從容就義則文山疊山之流也過汨羅者弔靈均入吳門者泣子胥百世祀之亶其宜已況利數百萬之生靈以免昏墊衛數百萬之芻輓以實京廋赫赫神功莫可與京者乎故摭昔人所紀備錄於右以俟後之君子知所攷焉

徐大焯燼餘錄

謝緒會稽人秉性剛毅以天下自任咸淳辛未兩浙大饑盡散家財振給之知宋祚將移搆望雲亭於金

龍山祖隴隱居不仕作望雲亭詩云東山渺渺白雲低丹鳳何時下紫泥翹首夕陽連舊苑漫看黃菊滿新蹊鶴閑庭砌人稀迹苔護松筠山徑迷野老更疑天路近蒼生猶自望雲霓末幾國亡緒北向涕泣再拜曰生不報效朝廷安忍苟活卽草一詩云立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未休湘水不沈忠義氣淮泗自愧破秦謀茗溪北去通流塞留此丹心滅寇仇吟畢赴水死

朱國楨湧幢小品

金龍四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之後元兵方熾神

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以自娛咸
淳中浙大飢捐家貲飯人所全活甚眾元兵入臨
安擁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赴江死屍僵不壞鄉人義
之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
李二戰徐州呂梁洪上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
戰元兵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
禱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歷慶閒大司空潘季馴督
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
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坐廟內
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

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
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吏訴不得受扑去以告司
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祗事神益虔

陳繼儒寶顏堂集

金龍四大王之神姓謝諱緒晉太傅文靖公安之三
十一世孫也安與右軍王羲之好遊上虞之東山其
從姪康樂公玄分居上虞宋時諱達字明達者徽宗
時提舉淮浙見蔡京柄國遂徙安溪之下墟灣下墟
灣之有謝氏蓋自此始今屬錢塘縣治之孝女北鄉
元末鄉落皆夢緒爲神曰中華有主矣黃河北流此
其驗也明年當有呂梁之戰吾且提甲騎助之丙午

春黃河果徙而北大祖取臨安二月元擴摹帖木兒遣驍將左丞相李二來寇時傅有德守徐州將步騎二千餘泝舟呂梁舍舟陸戰戰陣中見金甲神行空橫槊刺副將韓一於馬此神預夢助戰之驗也其後往來擁護漕河猝呼應往往憑巫傳語如呂梁朱旺直沽口處祭賽無休時或舟膠拔之淤泥擁塞之下或舟覆脫之風濤巇險之中輒卒販商南北往來於祠門者惟神是恃合手稱金龍四大王焉天啟辛酉葉相公向高抵淮陰遇積雨河漲二十里淺不容舟因操文以祭突一人躍起降爲神言此河屬張將軍有儀可像以蒭厭靈此皆董力開導助公行河之部

吾將問之若護送外河者我也已又有一人爲張將軍言更數日乃可濟神曰此太遲不可張將軍曰詰朝水至可通矣晨起水暴添數尺舟人歡呼牽挽而去葉公既出又禱於神曰更能以便風送我乎乃一旦而抵桃源次日而抵宿遷頃刻走百二十里焉四年丙寅蘇公茂相督漕舟鱗比淵不能前當事者皇皇束手無策神降言如爲我請封號則剋期以水報蘇公諾疏出之日洪波湯湯檣飛渡尋得旨加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咸曰神亦歆于封號乎予曰昔晉楚治兵子玉夢河神求瓊弁玉纓子玉弗與晉果敗楚師楚人歸咎于子玉且神禹治水委宛之道驍將左丞相李二來寇時傅有德守徐州將步騎二千餘泝舟呂梁舍舟陸戰戰陣中見金甲神行空橫槊刺副將韓一於馬此神預夢助戰之驗也其後往來擁護漕河猝呼應往往憑巫傳語如呂梁朱旺直沽口處祭賽無休時或舟膠拔之淤泥擁塞之下或舟覆脫之風濤巇險之中輒卒販商南北往來於祠門者惟神是恃合手稱金龍四大王焉天啟辛酉葉相公向高抵淮陰遇積雨河漲二十里淺不容舟因操文以祭突一人躍起降爲神言此河屬張將軍有儀可像以蒭厭靈此皆董力開導助公行河之部署用督護閻人爽謀堰呂梁水立七埭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者非康樂公謝元乎建炎中金犯京師有旌旗鐘鼓見衆空中金驚遁去庚子元夕夢于鄉民巫開四井泉以蘇大旱果如夢中言咸淳勅廟號曰靈惠封其神曰廣應侯者非謝公達乎閭太后北轅投水僵立葬金龍山稱金龍四大王者非謝公緒乎其後殉節曰謝枋得痛哭于釣臺曰謝翱以至文正

遷而下如謝君君錫好行其德於鄉掃先墓修家廟圖像諸記有事必祝有祝必答有答必如響即神之十四世孫也非眞正神明之冑何以得此哉

徐尤詡孟淩文集

王諱緒行四號金龍金龍里中山名也世爲錢塘孝女北里人系出東山即廣應侯孫王生質英邁眉宇軒舉神清膚澤望而可畏當聞髫齔時與里中小兒澡于溪獲大珠光射可鑑好事者請觀或暇時把玩輒溪雲晦冥有龍矯矯將攫其珠匿以穢物則復澄霽欲玩龍輒揚珠匿珠龍逝率以爲常王視猶蠉蜓

爾長折節就學修儒者風里有抑鬱慨然持論彊有力者摧之縮朒不任者扶之賦性剛方而善用其剛直宋季凶氛殆武林痛謝太后北轅賦詩見志曰生不能滅元死當爲厲以扶社稷遁自沈於河里人求屍屍逆流而上詫爲神立祠祀之常託巫祝傳意弭災捍患如覩面語迄今靈爽彌著子河朱旺直沽口諸處欽崇廟貌祭賽無休稍不虔輒得風濤險矣願布忱復獲安濟土著之民商賈之子以至搢紳大夫嘖嘖口碑不置隆慶間河道屢易漕舟苦之襄事者入告宸旒降璽書新棟宇隆奠祝遂獲馴擾國儲藉

無梗天啟間蘇公茂相督漕水涸船不能進時軍需孔亟大起民夫疏瀹朝開夕塞當事者束手無策王乃降言此已職也人力可施如爲請封則刻期水至蘇公悚然約日疏其事以聞疏出之日洪波溢發舟獲安流因進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綸音褒秩使節相望於道碑碣櫛比禋祀不絕借言念曰我王河渠福神也抑知王之遠繩祖烈乎昔康樂公肥水之役破走苻堅進兵渦潁經畧舊都平兗州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阻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立七埭擁二岸流利漕運公私便焉王今所謂踵事增華也夫

他如柳將軍九龍將軍等皆部校顯赫於河行王令而擁衛民社者其封勅碑文搜錄成帙世守者能誦之茲不贅云讚曰宋季鍾奇英靈綿結誕育異人霜筠挺節醜口口臣義憤激烈馭龍游翔鯨波飲血生氣勃如貫虹罔滅廟祀河渠雷鞭電轍明命褒崇匪襄就列弗替德馨延爾瓜瓞

東山家譜

粵稽謝氏之祖在宋時有緯緒者乃達之孫司徒仲武之四子也係太傅文靖公三十一世孫生於錢塘之下塘灣值宋理宗時因兵擾於外奸蠹於內業儒

不仕築室於金龍山之頂題曰望雲亭蓋望雲於東山之意也鄉人因呼其頂曰白雲顚亭之基址牆角道路猶有存者宋咸淳七年春兩浙大飢民病甚公悉散家財救濟人民茗溪一帶賴以無恙常於白雲亭望東山而謂鄉人曰吾不能學祖之捷勝淮淝力扶脊室聊以學隱東山陶情詩酒愧無以慰蒼生之望奈何蓋公之意雖避亂而流寓於此實欲歸宗始甯以圖恢復也因題於亭曰東山渺渺白雲低丹鳳何時下紫泥遙望夕陽連舊苑慢看黃菊滿新蹊鶴閒庭砌人稀跡苔護松筠山徑迷野老更疑天路近

蒼生猶自望雲霓其隱而心乎朝廷也類如此是年秋七月帝崩謝太后公之曾祖姑也公見后后以國祚艱難詔宗室散處民間公心愈戚戚焉而竟忘歸矣八月龍見大雨天目山崩洪水暴漲臨安餘杭諸縣溺死者甚眾茗溪居民傍徨無措公泣諭眾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今崩宋其危矣太后受制於權奸此其兆也頃之復曰事已去矣大丈夫死則死耳生不能報效朝廷有慚於祖死願爲厲鬼以滅醜虜即援筆疾書云立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未休湘水不

聞有聲云滅胡滅胡如是者數年至元順帝丙午正月朔夜空中有聲如甲兵鄉人驚聽之其聲隱隱悤悤若眞若夢起而視之一人跳躍而謂人曰予宋謝太后以國祚艱難詔宗室散處民間公心愈戚戚焉而竟忘歸矣八月龍見大雨天目山崩洪水暴漲臨安餘杭諸縣溺死者甚眾茗溪居民傍徨無措公泣諭眾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今崩宋其危矣太后受制於權奸此其兆也頃之復曰事已去矣大丈夫死則死耳生不能報效朝廷有慚於祖死願爲厲鬼以滅醜虜即援筆疾書云立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未休湘水不

便封酌夜遂夢一儒生入告曰吾宋時會稽諸生姓謝名緒是也祖名達宋勅封廣應侯伯名孟英勅封五道十一相公父名仲武勅封司徒十三相公叔名季晷勅封橫充五相公余弟兄四人長名綱善駕雲致雨次名紀善制水往來次名統善興風揚沙余居第四惡金元亂中原力不能勦赴若水死尸葬金龍山麓飲恨九泉百餘年幸聖主出時爲擁河北流以伸平生之志也言畢而出太祖驚醒遂傳旨勅封綱爲雲仙一相公紀爲水仙二相公統爲興風三相公以緒爲建功之首查號金龍因勅封金龍四大王祖

父伯叔又加追封焉是歲九月明太祖取杭州明年正月稱吳元年二月元擴廓鐵木兒驍將李二同韓一來寇我境兵駐子陵村太祖命將率步騎三千與元大戰陣前忽見金甲神人騰空躍馬縱橫戟槊大擊元兵韓一墜馬而死李二受擒元眾大潰溺死者無算明兵之捷咸感斯神之助太祖於是又加封護國濟運黃河福主金龍四大王永鎮呂梁洪上其惡金滅元之心歷百年而不泯尊主報國之心舉千萬世如一日鬼神之德其可畏哉且其顯神通於黃河也尤加顯著河流壅塞者能開瀉千里舟船傾覆者能拯溺扶危河清海晏永慶安瀾軍民建廟塑像祀之凡官民北上無不敬仰其靈而酬祭於廟焉嗚呼盛矣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河不能治爲文致責而沙塞如故會司空有役吏暮過河者王揮功曹擒入廟中詰之曰河流之塞天也豈余爲此厲哉司空咎余亦不知數之甚也吾已請於玉帝帝賜某日開若掌書不敬當罰吏惶悚叩頭而去而河果於某日開矣其神靈之赫奕豈不千古爲昭哉爲後嗣者烏可不感其靈而爲之傳乎蓋其爲人也惠而剛忠而勇貞而文英勃之氣雖死猶生上與日月爭光下與

山河同紀可以厲忠臣節義之士可以愧貪鄙汚濁之徒君子仰其德小人感其惠又豈但鬼神之說而已哉九月十七日乃其生誕至今祝祭於廟祀事孔明宜其食報於無窮也且也金龍者山名也以其隱於斯山故號之四者行第也大王者尊其功也因崇其封曰金龍四大王云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一終

祠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金龍山在鳳泉之西二里高二百二十丈其巔名白雲昔有望雲亭乃謝公築之以隱居者今廢址存金龍嶺在金龍山西高二百丈長三里皆石磴北達武康

欽定大清一統志

謝緒錢塘人理宗皇后謝氏之族世居邑之安溪德祐二年帝北狩謝太后以病請留元兵突入宮昇之

而去緒大慟與其徒訣遂赴水死時苕水陡湧高丈餘緒尸立而逆流舉葬於金龍山之側

萬歷錢塘縣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筲下墟祀宋謝緒緒達之孫也時金虜外豬謝太后中制於權奸緒以戚畹故抱恚尤切建望雲亭於金龍山巔讀書其中甲戌秋霖雨天目山崩水溢臨安溺死者無算緒乃散家資溥濟之會眾泣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宋其亡矣亡何太后北轅歎曰生不能圖報朝廷死當奮勇以滅胥臨終作詩自悼立志平夷尚未酬書訖赴水死水勢洶湧高丈許若龍鬬狀尸爲之不流顏色如生人咸異之

元末預夢于鄉人曰胡虜亂華吾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越數日黃河北徙其驗也汝輩當歸新君

明年春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春黃河果北徙九月太祖高皇帝取杭州丁未二月傅友德與賊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橫槊擒虜眾大潰文皇議海運不便復修漕運凡河流淤塞力能開之舟將覆溺力能拯之神之顯著於黃河特甚嘉靖中奉敕建廟魚臺縣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

又

謝公墓在金龍山陽宋封廣應侯謝達及孫金龍四大王緒俱葬處

康熙杭州府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筲下墟祀宋謝緒緒達之孫也元末預夢于鄉人曰胡虜亂華吾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越數日黃河北徙其驗也汝輩當歸新君

明年春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春黃河果北徙九月太祖高皇帝取杭州丁未二月傅友德與賊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橫槊擒虜眾大潰文皇議海運不便復修漕運凡河流淤塞力能開之舟將覆溺力能拯之神之顯著於黃河特甚嘉靖中奉敕建廟魚臺縣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緒俱葬處

康熙杭州府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筲下墟祀宋謝緒緒達之孫也元末預夢于鄉人曰胡虜亂華吾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越數日黃河北徙其驗也汝輩當歸新君

望雲亭於金龍山巔讀書其中甲戌秋霖雨天目山崩水溢臨安溺死者無算緒乃散家資溥濟之會眾泣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宋其亡矣亡何太后北轅歎曰生不能圖報朝廷死當奮勇以滅賊作詩自悼

書訖赴水死水勢洶湧高丈許若龍鬬狀尸爲不流顏色如生人咸異之元末預夢於鄉人曰吾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越數日黃河北徙其驗也汝輩當歸新主明年春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春黃河北徙九月明太祖取杭州丁未二月傅有德與賊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橫槊擒賊衆大潰成祖議海道不便復修漕運神之顯著於黃河特甚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

龍四大王

金龍祠墓錄卷二　三

又

封廣應侯謝達及孫謝緒墓俱在金龍山陽緒卽金龍四大王

康熙錢塘縣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管下墟祀宋謝緒緒達之孫也元人外嗤謝太后中制於權奸緒以戚畹故恚尤切建望雲亭於金龍山巔讀書其中亡何太后北轅歎曰生不能圖報朝廷死當奮勇以滅賊赴水死水勢洶湧高丈許尸爲不流人咸異之元末預夢於鄉人曰吾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明年春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九月明太祖取杭州丁未二月傅有德與賊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橫槊擒賊衆大潰成祖議海道不便復修漕運神之顯著於黃河特甚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至今明威赫然歷著靈異

國朝祀典秩加墓在金龍山陽總河尚書張鵬翮請加封號

雍正浙江通志

金龍四大王廟在孝女北管下墟祀宋謝緒

國朝順治二年

金龍墓祠墓卷二　四

勅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

乾隆杭州府志

文同雍正浙江通志

兩浙防護錄

忠烈謝緒祠墓緒會稽人謝太后之姪三宮北行投水死明呂梁之捷見神於畫封金龍四大王立祠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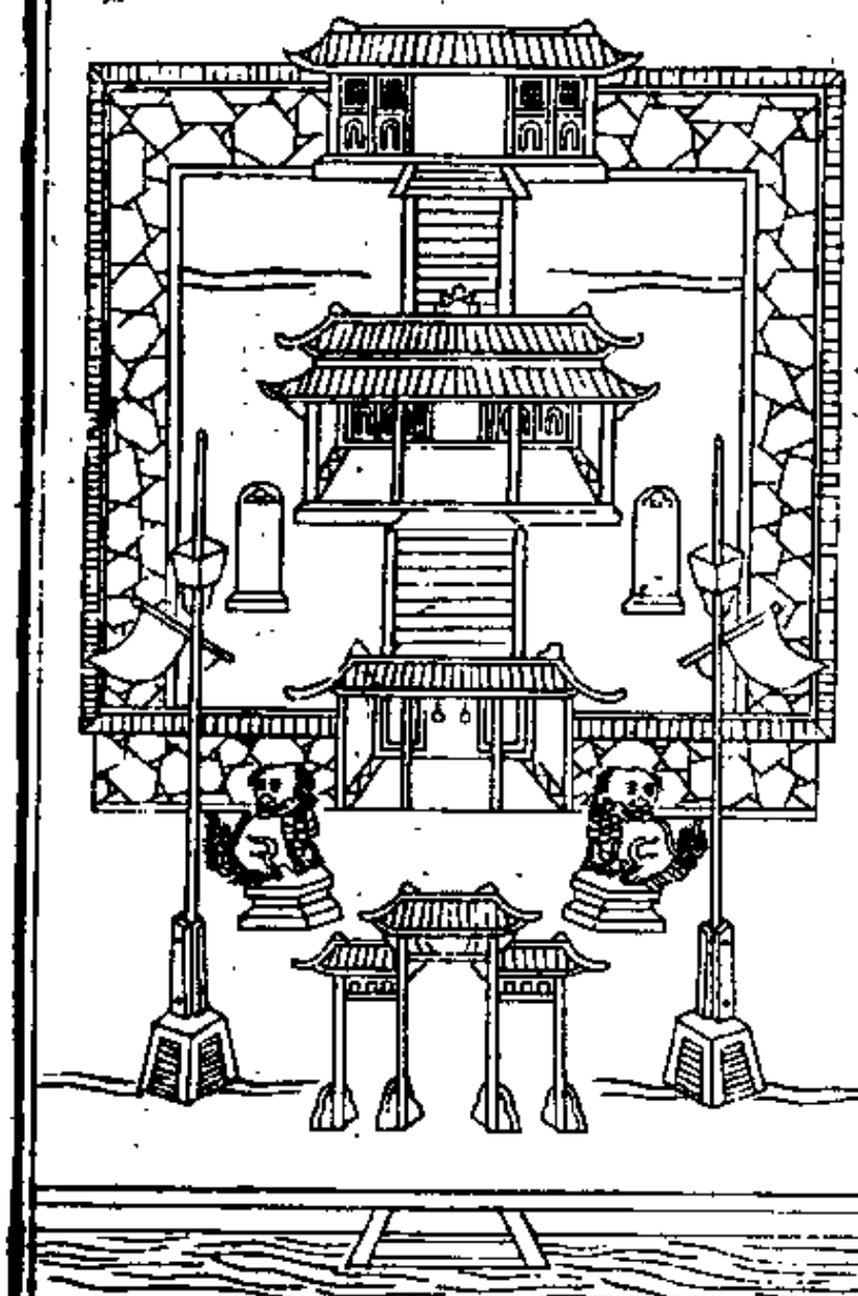
國朝加封顯佑通濟昭靈效順大王祠在北管下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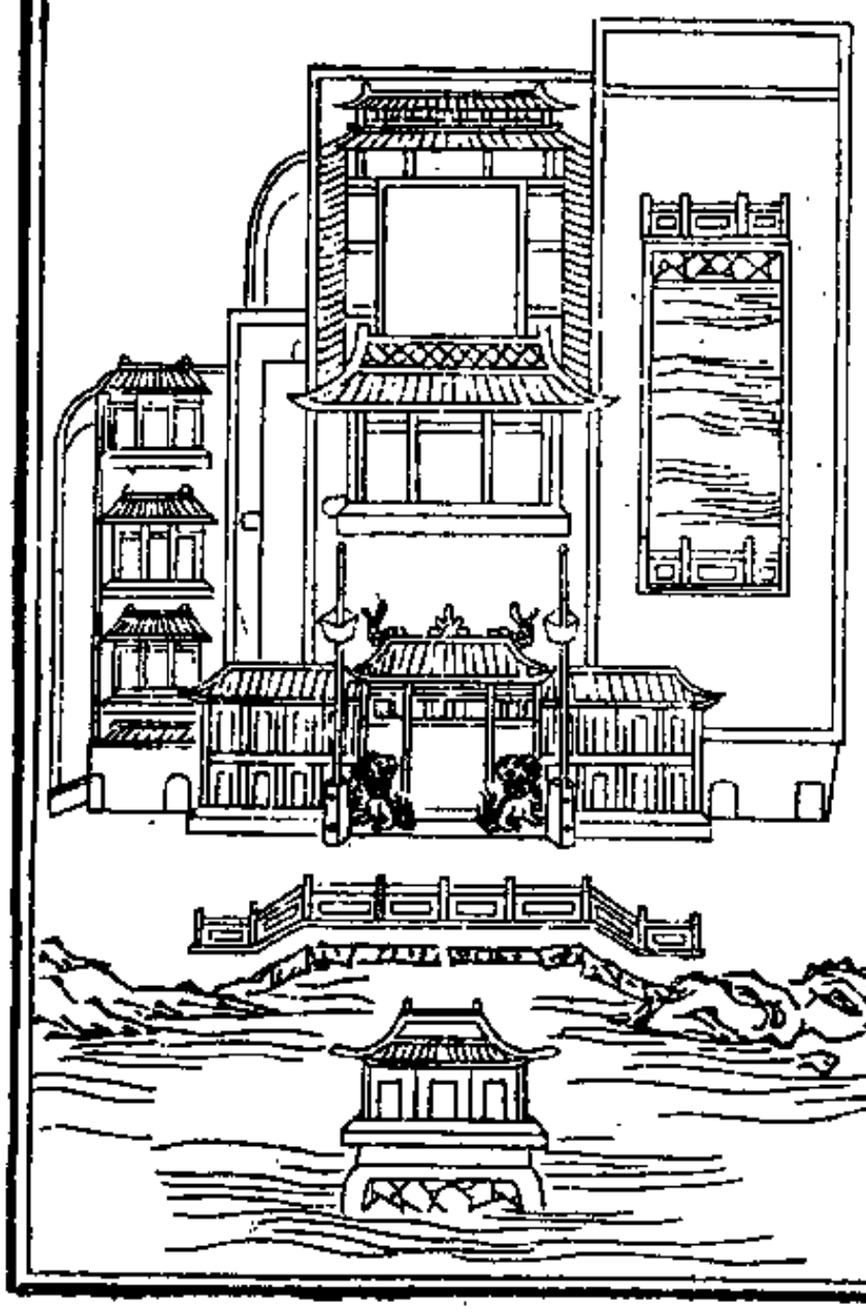
安溪墓在金龍山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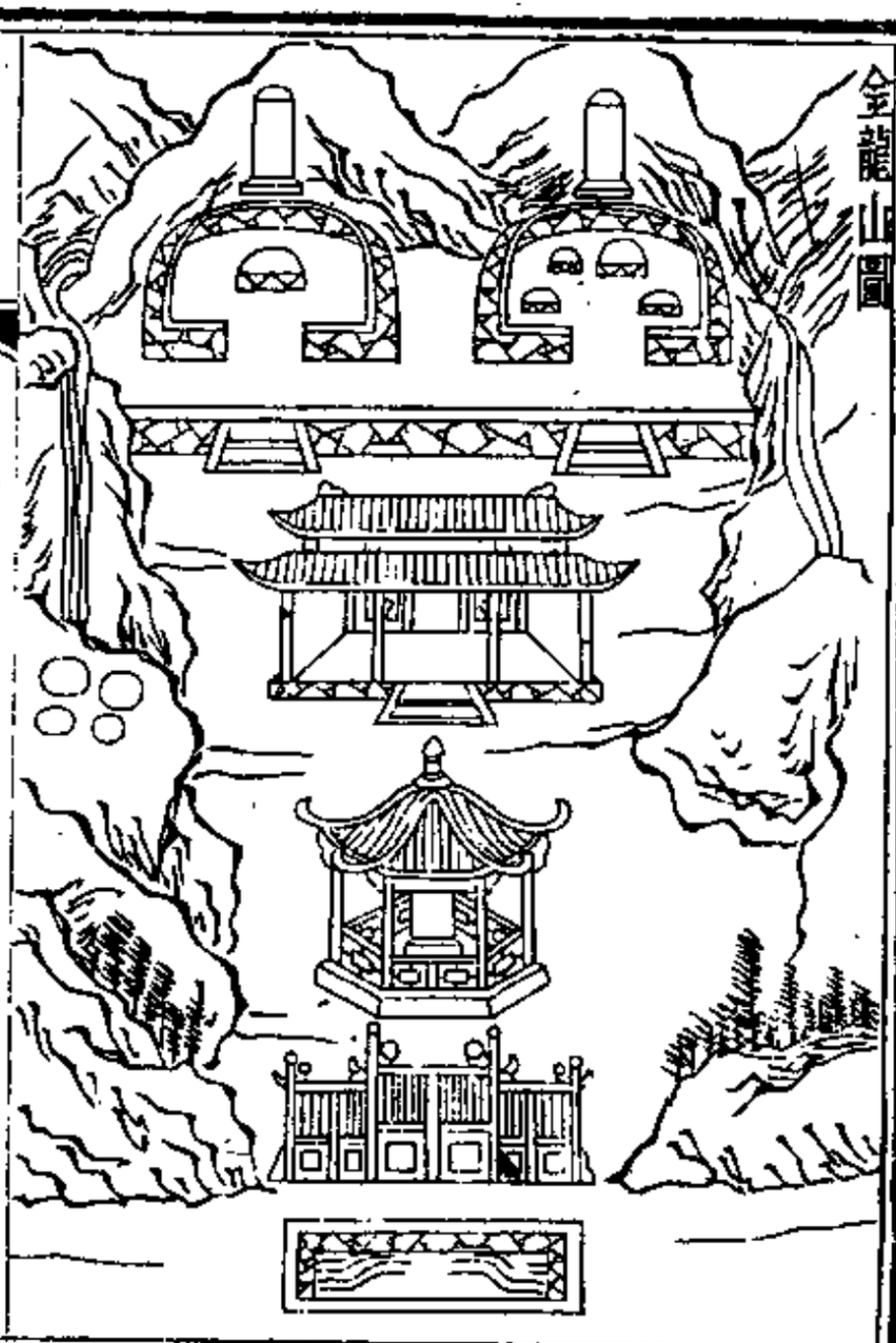
光緒杭州府志

金龍四大王廟在錢塘孝女北管下墟祀宋謝緒神爲淮浙提舉謝達之孫達祀靈惠廟神行四生時嘗讀書金龍山宋亡死節爲河神封金龍四大王

國朝順治三年封顯佑通濟康熙三十九年加封昭靈效順乾隆二十二年加封廣利安民自嘉慶迄於光緒五年疊加惠孚普運護國孚澤綏疆敷仁保康贊翊宣誠靈感輔化襄猷溥靖德庇錫祐溥佑璇正三年按察司副使王鈞捐資重修五年河督齊勤恪蘇勒奏請發帑重新祠墓淮徐道康□□捐置祭田咸豐末經粵匪亂廟就傾圮光緒閒里人呈請重修







募建金龍四大王祠墓疏　何源漣

錢塘古名勝地人物甲天下稱命世才者有三人唐則僕射褚公明則少保于公而踵褚公之後開于公之先者則金龍四大王謝神是也然二公功德著于生前姓氏馨人耳目獨神之英靈顯千歿後是以里居氏族罕有知者余家淮海得之往來傳聞其聰明正直扶危濟險感應最神自奉命涖浙以來歲千百漕艘悉邀神庇考之錢塘縣志始知神爲太傅後愧宋室之亡殺身成仁顯靈護國與僕射叩頭流血少保蒙難捐軀事異而心同世殊而功等△　僕射春秋之祀時舉于會城少保邱壟之封事新於湖曲所以昭功報德也神之功德不在二公下雖廟祀徧于瀕河而生葬所在廟傾像毀墳墓荒蕪較之褚于二公不禁有盛衰之感此漕河兩憲所欲亟議更新者也況

世祖有加封之典

皇上有遣祭之文今奉

恩綸凡嶽瀆神祇察例致祭設法修廟則神之祠墓正百執事所宜共襄厥成者也但工用浩繁鳩庀爲艱行宮祀產神儀器具皆不可闕凡職任漕運以及仕商往來身歷險阻默受其福者可不思所以報功崇德之舉哉爰述其因以冀同志鞏爲鼓舞庶神之祠墓行宮與褚祠于墓鼎峙于秋矣

修建金龍四大王祠墓募疏　敖福合

寰宇之神莫重於嶽鎮海瀆而嶽鎮海瀆之神莫顯於黃河蓋自江浙

上供服御羞珍器用以及七省數百萬糧儲悉由此以貢

帝都浩瀁溯洄衝決不時總非人力所可禦自

興朝定鼎燕冀千里澄清兩隄奠定業已早獻其祥

皇上御極以來百靈呵護而澡火增華共球悉達稱

盛治矣然要其涸而能通危而能安者雖

聖天子之聲靈亦金龍四大王之神佑所以

朝廷錫爵建廟

御製祭文而士民亦崇祠徧河濱也顧南北往來莫不受神之庇獨使其梓里祠墓傾圮剝落殊爲闕典今河漕兩制府允惟徐大參之請移文浙省方伯大參屬太守郡丞共商修建誠盛舉也第祠墓屬在錢邑下塘西接天目兩山之飛舞而若溪縈帶其南東連太湖萬頃之汪洋而前溪風渚諸山屏繞其北亦

武林一大奇觀也無如僻處山陬瞻禮非易空谷足音罕有至者廟傾像毀伊誰是咎今諸紳士同其後裔更擇於北關水口創建行宮則煙火萬家舳艫千里漕艘行商咸得以時申虔禱皆知神靈所棲而加禮焉幾久而能光垂之千萬禩而不廢某等身沐禮應捐任但締造伊始集事維艱用茲士仰沐鴻庥宜應捐任但締造伊始集事維艱用呼將伯是所望于四方同志者康熙丙子正月

募建金龍四大王祠墓行殿疏　邵遠平

蓋聞山川望秩虞廷首隆嗣德之儀河嶽懷柔周室備著享神之典是以兩隄奠定聿來賜號崇封九曲澄清用被褒文寵祀曰酬功烈克顯家邦伏惟尊神化妙陰陽德建正直遠稽世系則文靖之後裔近攷里居爲錢塘之右族維宋稽遠實誕偉人表神異于磬時已徵器識取驪珠於頷下不憚雷霆逮夫在瀾瘖歌詎忘蒼生繫念其奈夕陽翹首豈因外戚孕身痛與國以同休等殉軀於食祿名垂箕尾幽光久炳於日星節砥汪流福應大彰於天壤走波濤於俄頃一葉舟航出陷溺于阽危千帆客賈運儲百萬潛申護佑之誠底績億年並駕平成之奏斯誠賈生良策不煩疎鑿勤劬抑且蕭相宏勛德遜鴻濛功用合諸

祭統有多方展効之英奇抒我丹衷宜到處置祠而輸奐爰際

熙朝啟運俞禮臣之請而加稱載值

聖主巡方頒太府之藏而禋祀煌煌典冊既已妥侑幽冥濯濯聲靈亦復昭宣宇宙乃河干報賽多閱春秋而故里墳塋獨嗟蕪穢風摧雨剝誰過諸葛之堂路辟山空疇問比干之墓所幸神明有胄殫志于塗墅梓材更逢牧伯多賢共懷夫起衰補闕再圖行幄近接水涯庶青雀黃龍駐竿檣而拜禱玉鞭金勒覲棫柄以瞻依永爲紀乘光榮鼎分于岳長與輓輸擁

衙歡洽神人則尚德褒功仰副綍綸之絢赫濶蠁溪藻彌芳俎豆於綿延慶觀厥成謹爲之序康熙三十五年仲春吉旦

修建金龍四大王祠墓行殿啟　嚴曾榘

竊聞河嶽懷柔聿著饗神之典山川望秩爰隆幽贊之文振古如茲于今爲烈是以兩隄奠定鋂功錫爵於

興朝九曲澄清立廟祼將以今日伏維金龍四大王之神遠稽世系文靖後昆近考家居錢塘望族以椒塗之貴戚爲槃涸之幽人痛朱室於六更投身苕水

佐明皇以一統効績其激烈頌褒功之數語
救命屢表其幽光節莫重於捐生而立朝者且勿顧
又何有于高尙之儒功莫隆於經國而當事者尙未
能更何問乎身後之業齎志百年始効褒封奕禩彌
芳哲邁貢生詎煩疏導之三策功高蕭相何難輸輓
於千年乃廟祀久奉河干而祠墓尙湮故里晦茲雨
沐風摧諸葛之祠孰問嗟哉猿嘯虎嘯比干之墓誰
封由其僻在山隅致令傷于白楊衰草誠爲再圖行
幄自目送夫飛埠騰驤則風嶺于家時竭忠誠以拜

禱西泠萬艇恆隨潮汐以瞻依祠墓聿新行宮遞及
固闕一不可者也幸當道之宏慈共期修建而瀕河
之紳士羣樂捐輸築雖匏繫燕京竊恃居同梓里儀
型有素受庇良多用寄同心其襄盛舉雖涓滴何妨
滋溉卽坏土亦足增高將甫柏徠松快詠斯干之什
高山流水常申來格之思時康熙乙亥嘉平旣望

募建金龍四大王行殿引 許延邵

夫古今之大害莫過于河而國家之大利莫過於漕
歲輸金錢數百萬而兩河始獲底績舒
朝廷宵旰之勤運東南漕艘千里安瀾以達

天庾雖嘗
國運昌隆河嶽懷柔之所致抑亦河神效靈默相呵
護之力居多此金龍四大王之祠墓允宜亟新也今
奉
恩綸詔天下嶽鎭海瀆祭祀祭例舉行廟宇設法修
理以表誠敬至意大哉
王言眞崇德報功之
盛典也由是錢塘謝生名棨高者獲請於當事祠墓
併建更募建行宮于北新關次而吾邑故友行之之
令姪謝生名天倚令孫謝生名廷恩合志以光祖烈
簡命由民部出守福建之泉州謝生慮工費浩繁而
力或不給也乞余一言以爲引余惟邀

集其宗人奔走從事後先不怠時余適膺
朝廷之寵靈神庥之顯佑當事諸公之襄贊而且重
以織造敖公少司徒嚴公矱菴學士邵公戒三鴻文
碩畫將見兩地祠廟不日落成余以王程敦迫不克
共襄其盛瀕行據舷率題數語以告當世之資河利
而忘河患禦河患而兼收河利者康熙三十五年秋
日題于錢塘舟次

金龍四大王碑記

自泛舟之役興而城邗溝通江淮迄秦漢氷輓漕國都歲計仰給當時若鄧若桑若裴鎬咸議開河渠通漕漢漕繇山東唐漕繇江淮宋則運道凡四路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淸輸運率役民丁至我國家長運特仰給於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風湍歲以爲患四百萬軍儲觸艫銜尾而進歷數千里始達京師緣是漕儲爲命脈河渠爲咽喉兵夫役卒呼河神爲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壬戌冬余奉命督漕儲職隸度支實與水曹相表裏偶詢土俗知河神謝公爲錢塘孝女里人出東山之派生宋季幼靈穎

丰儀韶秀遇事變不阿英挺卓立恥事元代自沈於河居然懷沙湘纍之概忠憤未舒尸逆流而上遂爲河神而著靈於河河之濟朱旺直沽在在廟祀焉世宗穆宗朝金書玉字煌赫山川慰諭欽格神之聽之有自來矣乃錢塘爲神桑梓鄉神棲既奠而貞珉闕焉是神之福國惠民代有褒秩而无一言以志不朽謂崇祀何余尤念厥祖安石公於新城築塿後追思名爲召伯塿豈召伯之仁猶及土壤而神之庇河更不逮文靖耶謝生君錫神十四代孫也世籍里中祠墓无恙撫茲松楸有餘慕焉請余爲記因爲紀其槩

神諱緒行四金龍其封號也里有金龍山爲神得珠玩龍處抑亦傳聞故老云爰系之銘銘曰龍山蒼蒼維神之梓茗水湯湯靈祈風雨馮夷輯怒黑帝弭耳漕道孔殷國儲咸理神其還蔭永窒祀宇

安溪重修金龍四大王廟碑　廖壽豐

金龍四大王廟徧祀於黃河之濱大抵爲護祐糧漕朝廷降御香崇封號加禮弗替重以來江浙之漕半由海運而漕制如舊也壽豐前督浙江糧儲因念漕之自出必賴歲稔杭嘉湖三府田踰億萬欲免偏災當求水利天目之山苕水出焉水挾沙礫或滂或

乾歲均無以稔也光緒十年甲申春請於前撫軍劉公撥所部疏治苕溪冀收蓄洩之效以爲水旱之備嘗臨視苕上有所謂安溪者實王之故里祠墓在焉里人仲敎諭學軺丁大令丙佐理濬溪之暇言及王之祠墓雍正朝奉

賜帑營建再遭兵火祠圮墓荒方規興復會錢塘張朗齋中丞以巡撫治河山東感王之靈河流順軌捐俸入

告願葺王之里祠時苕水疏瀹已竣中丞書抵兩君相與鳩工庀材經之營之既復廟貌更封神冢祠旁

祀王之先世號靈惠廟亦併新之工費不足則丁君任之仲君且纂祠志以永其傳二十年甲午春壽豐恭承

恩命來撫是邦兩君以肇修是祠實起於壽豐之疏治茗溪因請爲記余維禦災捍患於禮得祀王始以懿戚殉國忠烈炳著並峙張陸其後恆顯靈異護漕佑民自明以來迭加褒崇至膺王爵之尊迨及

聖朝尤爲崇奉

列聖錫封前後至四十四字之多宇內神祇未有能並之者胙蠟昭明超軼前代自非威靈丕著曷克臻此安溪爲王生長之鄉體魄實所憑依自雍正迄今百六十餘年人和歲豐重新墳廟瞻榱桷之嚴翼蔭松柏之鬱茂頹廢政觀煥如赫如吾知王在天之靈必更能保佑吾民雨暘無愆伏之災帆檣獲順流之助奉事之嚴臣宜較淮河諸廟爲加崇壽豐重蒞茲土仰王之忠烈感王之威靈幸二君不憚勤勞修復舊蹟神妥其靈民邀其福壽豐疇昔之志亦於是得慰矣是爲記

杭州北新關水口金龍四大王廟碑

俞樾

神姓謝諱緒錢唐安溪一墟里人宋理宗謝太后族姪也憫宋之亡自投於水厥後明太祖與元兵戰於呂梁洪敵據上流空中有神挽河逆行遂大破元兵蓋即神所爲也其旗幟隱約有金龍字是夜見夢於明祖乃封神爲金龍四大王蓋神有三兄曰紀曰綱曰統神居第四故以四稱神之殁也葬其祖塋金龍山之麓故稱金龍

國朝施閏章矩齋雜記曰神少時曾讀書金龍山意者即祖墓所在築室而讀書歟生也廬乎是殁也墓乎是宜乎以金龍自表其旗而明祖即因是以封之

也自明代以至我

朝屢著靈異疊加封號其敕命頒於祠部其事蹟詳於志乘其廟貌徧於江海盛矣哉金龍四大王之神乎下墟里故有神廟而杭之人以其僻遠瞻禮非便康熙中建行殿於北新關水口其地闤闠駢坒舳艫輻湊居民行旅羅拜其庭若節春秋敬承祀事楹桷有赫俎豆維虔神歆其祀民蒙其福庚申辛酉間燬於兵燹碧殿頹廊蕩爲瓦礫祠傾像毀過者盡然永康應敏齋方伯時寓武林謀於城中指紳先生及里父老卽舊址而重

建焉衆議允諧羣力咸集地故米市按斛集貲積微成鉅鳩工庀材不日而成材美工巧有加於昔落成之後靈瑞咸臻郵籤津鼓逖被休嘉船車楫馬靡不利賴麗牲之碑例宜有銘五六年來缺焉末備余蘇杭往來無歲不經由祠下敬念朝廷祀典之隆與里人崇德報功之意爰述都較悉告來茲銘曰

忠義之氣彌綸天地神之爲神惟忠惟義冥以水死黑帝是臣矧茲穀魄宜爲明神明祖龍興神力來助撓河逆流偉哉一怒方今戰守江海兼籌樓船雲集

礮火星流馮藉威棱掃除須洞前導馮夷後隨胥種新廟翼翼永鎮河隩靈承勿替於萬斯年

置祭田記

秦 炌

雍正紀元之四年河清萬里

皇帝敬隆秩祀以答神庥詔發帑銀建金龍四大王廟於江南之阜河而浙江錢塘縣金龍山之陽神之祠墓在焉奉旨整而修之殿堂門廡金碧騰光荆棘攸除鳥鼠攸去工程既竣而淮徐道康公藉神之佑朱家海大工告成願捐貲三千兩以一千五百兩置祭田於江南以一千五百兩置祭田於江南餘爲歲脩之費炌攝篆錢邑六年三月初六日奉河院齊公憲牌飭炌董其事謹按神盡節於宋末効力於明初自永樂時議海道不便復脩漕運凡東南飛輓悉資河道惟爾神默相於冥冥者三百有餘年是以璧馬不沈宣房不築神之禦災捍患於河者爲最著我

國家克修水政懷柔百神吉乃大來德水休徽震耀今古炌聞之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聖天子崇祀四瀆犧牲圭璧視古有加而康公宣上意酬神既不費度支而春秋克舉豈惟嘉靖魚臺之建不能加隆慶之祀不能及而效後是於三王稽先事於晉國天人佑助典禮宣昭未有盛於我朝者也炌材力弗逮謹承憲意買本縣調露十五圖陳黃氏徽田二百二十畝一釐八毫三絲五忽委本縣儒學曹廷獻履畝以稽於是正其廣輪總其歲入守之於官凡犧幣之數歲修之費書之於籍使千百年嗣守茲土者永有法則嗚呼休哉來假來饗允猶翕河此豈獨康公之志乃

聖天子所以隆望祀也恪守成規以爰以侑是在後

人雍正六年嘉平月吉旦

祭田收支規則碑

杭州府錢塘縣儒學爲知會事雍正八年十月十六日奉杭州府正堂加二級在任守制喬憲牌雍正八年十月初七日奉總督部院兼管巡撫事李批本府議詳金龍四大王祠田年額徵收支給各項規則緣由奉批如詳飭令勒石永遵其經收官吏胥役人等如有額外需索從中侵蝕情故該府縣立卽詳明察究毋任滋弊繳册存查等因批府下學奉此遵將憲定規條勒石永遵施行須至碑者

今開

一議得置買陳黃氏徵田丈實共得二百二十畝三分五釐二絲五忽每年應徵額租計米二百二十石三斗五合二勺五抄永爲本祠祀產印契著令該縣出具收管放存入册交代仍立碑永禁質典侵盜情弊違者賣買各治以罪

一議得佃戶務選誠實農民佃種租息按時完納俱令當堂具認查驗明確批准蓋印始予承種如有奸佃揑名私租私頂滋負欠拖延若立時詳革究追治罪以清積弊

一議得祀田旣近鄉都每年收租需添船隻雙袋口人工飯食搬運諸費今議本田係膏腴之產應自雍正八年爲始將所完租息酌量折中每畝一石定折徵銀九錢九八平色令佃戶及期齎赴管收衙門收納出給印串收據如無印串卽係私混仍著追完不得額外加耗亦不許以歉歲再行請減久遠著爲定規

一議得租田原以置供祀產該縣原詳每祭動用二十兩春秋二次共銀四十兩買備祭品及俎豆牲醴楮帛果菜香燭等項庶爲適中臨期本府委員

往祭聽子孫自行散胙以沾寧慰恩

一議得神祠朔望晨昏香燭燈油該縣原議每歲給銀七兩二錢遇閏月加銀六錢查香燭等項原以昭誠敬而肅瞻仰應如所議按給但寺僧不得扣減侵漁致滋褻瀆察出究追

一議得奉祀嫡裔謝逢時每歲給米拾石稍資膳讀俾得世守蒸嘗又經管後裔謝正朝納糧辦祭監修祠宇稽查出入不無勞費應照奉祀例亦給米十石使之並沾祖澤

一議得守祠僧智遠專司看守祠墓啟閉洒掃一人

不足管理許其收徒一名協同承應每年每名給米六石兩名共給米一十二石遇閏各加五斗以資日食口糧

一議得租米既已折徵其應給各項亦照折價例每石折銀九錢不得以米價貴賤紛更定議

一議得祠宇地處水濱易於傷損除上年雷雨損壞之處現飭該縣估價俟收租後修整外嗣後遇有坍缺該奉祀禀報該管官隨時勘報請修毋致積久日損多費

一議得田租折價徵收奉憲飭行委員專理第省會雜職等官不時有差委及分巡之責今本府查得錢塘縣致諭堪委董理斯任候批示日飭令徵租完納給串仍將所收租銀解貯錢邑縣庫遇有支用移明給發除每年額定應用之項外多者存爲修葺祠宇各費統於年終該教諭造具出入數目移縣報銷

雍正十年十一月

祭金龍四大王祝文

李衛

維雍正五年十二月朔越十有三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糧餉

金龍四大王靈感記

丁丙

嗚呼粵賊之禍烈矣而神靈之默佑益不可思議矣當咸豐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城再陷賊之焚殺擄掠瞬息間若天崩地塌幾不成人閒世余與先兄被脅惘惘出門是夜尙同宿梅東巷賊館次早賊揮余出但與兄目視而已回顧閒閒館賊又脅余他去織行十數里所見無非逆賊無一親知至晚宿三聖橋賊館是月小建翌晨卽臘月之朔起見箱篋上編號舊紙書清字因私測曰其在十二月三日由水道出險乎午後賊又驅余出出而爲宗陽宮左角賊館所留賊弱且貧僅啜菜粥一盂席地而臥輾轉不成

瘏但於嘈雜聲中聞滿營已破初猶癡望如去春之六日而復也至是知事不可爲矣及曉賊以檯少散掳眾余遂得脫逕趨寒舍冀探消息道經萬安橋橫街一片焦土焚屍縱橫方寸昏昏不知哀痛甫及田家園突爲一賊迫入其館余懼爲人物色避匿竈下夜將半羣賊以巨盌盛散錢聚賭呼喝聲坌起其傍撤屋材燃之圍坐燠火余適坐賊之上賊怒揮余出時已三更凡賊巢之大者輒當戶置更鼓燔火堆余潛蹤暗行至大王廟園無燈火微聞人語入廟觸土塊幾蹶俯按之乃賊所毀之神像也再進廡屋則僕

婦謝媼領姪立誠在焉第言雜難民中不食者已兩日詢廟側楊枌園師家何狀但稱皆賊窟矣竊幸入廟得遇姪若待天曉仍不免爲賊脅進退無計寸心如割默念神像雖毀靈明仍在暗中跪禱知橫豚閒者乃賊毀之廟匾猛思匾字可占而昏不見字乃摸索地閒棄物置匾上待天微明視置物處乃海晏河清之清字也是日適屆初三不待三思遂率謝媼攜姪立誠出慶春門時賊大睡起者寥寥一路問遭拽觥觥謝戚畹世隱安溪東生而異靈異寶珠騰空中索尚不爲害至沙河之濱又遇兄婭徐氏携從弟頤生云先晚出城也因隨難民走沙塗不得過江次日

始獲渡至蕭山龍王塘棲於孔神殿廡下轉避史村曹氏次歲爲同治元年始得遇兄於西溪之祖塋悲喜交集既而兄營葬事余白甬達上海同治三年大軍克復杭州余還舊居大王廟已摧毀殆盡權塑神像於城北天后宮蓋天后衛海大王護河靈績相類也又北關舊有大王行殿僅存基址復與應廉訪寶時陳藤尹寶滌會米商集捐新之光緒十年糧儲廖公命同仲廣文學輅濬若溪修險塘始得從安溪下墟灣故謁大王之墓石表雖殘雙松矯然蒼翠拏雲瞻仰久之墓前祠宇亦爲賊燬祇留石坊巍然溪潛

因動興復之思踰年乃籌募集資鳩工庀材而棲神之殿獻奠之楹以次落成非敢云報答神庥也惟是昔遭亂離復得完聚其相值也閒不容髮非藉神之靈佑而能若是乎爰覩縷顛末以述神異至田家園大王廟並燬於賊地窄戶雜尚待更拓云

拜金龍四大王墓

張應楨

剝極有時復窮極有時通亙古所不朽臣節表孤忠觥觥謝戚畹世隱安溪東生而異靈異寶珠騰空中振飢災未澹天日崩高峯江潮斷三日嗚呼宋祚終不忍作降僕願追屈子蹤逝者如斯水心跡同溶溶

白雲題壁詩字字燭長虹生而爲人傑死而爲鬼雄
眞人起淮泗戰士風雲從旌旗見雲際奏捷呂梁洪
功成大褒贈首膺王爵崇雲仙與水仙與風三相公
王也齒居四上追三代封黃河挽北流濟運神倉充
扶危更拯溺去壅而反風報賽遍河上咸頌王之功
某也幸同里茗水泛烏篷蕭衣拜王墓雙闕表幽宮
宰木百年樹枝幹高蔥蘢龍長松數十里蜿蜒如臥龍
樵蘇例有禁告祭牲牢豐王祀永無斁王澤流無窮

謁金龍四大王廟

張丹

謁安溪金龍四大王廟

百世忠貞氣吾鄉有至神生時傷板蕩殁後展經綸
報國心無已投淵志必伸吐辭何慷慨殉節更酸辛
天意乾坤旦民懷草木春大江盤楚蜀四塞達齊秦
逆浪衝星孛陰雲佐水濱明威膺玉簡章物表龍鱗
廟貌冠裳古爐煙俎豆新靈夔那敢怒駿馬頓能馴
萬檣揚沙疾千檣溜水頻秋波涵柳堰夏雨潤桃津
德被歸眞宰功驅邁帝臣冰聲吹裂竹日色蕩行輪
屢過瞻帷座堪憐老釣綸對公生感激拭淚在衣巾

望雲亭宋謝緒讀書處

吳農祥

天插萬峯青金龍蓋草亭山川傳壯氣海岱見精靈
白日來雲下黃河觸浪腥百神歸未得獨立正冥冥

謁金龍四大王祠

吳焯

千古靈胥氣未銷青霓曳曳下雲翹巫師但擊靈鼉鼓
更有何人賦大招金龍山聖蹟記謝公繙會稽詩生居錢塘安溪謝太后姪也三
宮北行公投安溪死門人葬於鄉之金龍山明太祖
呂梁之捷神顯靈遂勑封金龍四大王立廟於黃河
之上余修錢塘邑志補入忠節傳

金龍四大王廟

張之杲

正氣凜凜垂千古祀典煌煌顯河滸生爲處士沒爲
神崇德報功肇明祖憶昔皐亭山下雁來臨安夜
半城門開老姑舁牀竟北去處士爲謝太后之姪鳳凰宮闕生
蒿萊厓門孤注那可恃人事天心已如此漏鼓勿勿

轉六更杜宇枝頭嘵不止此時處士意良苦要結義
旗師一旅終愁力竭勢不能彳亍空山淚如雨淒涼
自賦七字詩臣死心事無人知人雖不知天知之黃
河之水竹箭馳險順消長當有神明司玉符勑爾爲
河伯慰爾忠魂長廟食忠魂縱慰雠未忘耿耿欲訴
排天閶春鵾秋蜱八十載又見河山作戰場眞人應
運起濠泗五采雲成天子氣吞吳滅漢勢莫當一戰
呂梁偏失利是處黃河駛脫笘無留停艤艫欲上不
得上戰鼓聲雜波濤聲濤聲正急陣雲裂倏見雲中
有神立手挽河流不許東十萬魚龍倒行疾元兵目

駭棄甲奔眞人提劍揮三軍心喜得神助殺敵
齊呼渡河去人頭落河河水紅湯湯直上百步洪國
警旣復臣志畢漸見神旗天半沒夜深入夢謁君王
留得人間姓氏香來往靈風九曲長宮歲歲拜祠
堂吁嗟乎神兮神兮不必偕文丞相赴柴市亦不必
同張都督墮海水惟持一片忠義忱歷劫幽明長不
死西臺睎髮叟橋亭賣卜翁丹心當日將毋同惟神
赫赫彰靈蹤彰靈蹤識天意君不見陰移元祚早有
人趙家遺體庚申帝

謁金龍四大王廟

滑息莊

金龍祠墓錄卷二 少 毛

白雁忽飛集鳳凰山闕空憤深投一水魂尙戀三宮
靈爽明時顯馨香海內崇若溪流不竭估舶祝年豐
珠兒潭米市商船奉賽廟下

謁金龍四大王廟

黃晉良

享殿巍巍四瀆尊精忠茂烈且須論百年氣運龍髯
奮萬頃波濤馬頰翻雲旆乍驚天可汗逆流長洗漢
中原古來更有河淸頌暫向秋風聽夜猿

龔士薦

激蕩中原氣靈光萬古留位非同相國志已在春秋
風怒吞沙尾雲橫落遠洲丹靑英爽近極目大河流

安溪弔謝緒

竟以安溪作汨羅三宮行矣事如何陸張有志終沈
海韓岳無人孰渡河終古金龍垂祀典也同白馬溯
江波孤山正節還祠廟從古書生報國多

謁金龍四大王墓

郭文塏

千秋浩氣鎭乾坤誓掃匈奴志欲吞四面靑山圍拱
壁一抔碧血瘞忠魂勛高黃水九河奠怒激溪流萬
馬奔當日英雄誰是伴幽靈應並鄂王尊

謝公墓

徐林鴻

安溪淸淺見龍起蛟飛洪濤千頃玉樹多才蘭畹盛

金龍祠墓錄卷二 三 戈

雅與淮淝爭競宮漏南遷鷺與北去鴻雁沙頭冷河
山萬里立盡梧桐淸影　公是懷慨書生橫戈躍馬
一戰思平定讖入庚申誰許爾天已潛移神鼎臣彝
書名道淸押字不肯安時命馮夷風雨雲旗獵獵輝
映百字令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二終

雜錄

謝崧高請修祠墓呈文

具呈錢塘學生員河神十七世嫡孫謝崧高爲神功不著默護河漕懇恩重修祠墓以崇祀典事先神金龍四大王姓謝諱緒晉太傅文靖公諱安之三十一世孫也宋末生於錢塘孝女北鄉痛宋室傾覆賦詩二章投若水而歿附葬金龍山祖塋附祀宋敕建靈惠祠郡邑志乘昭然可攷前明累膺封號

國朝順治二年河清獻瑞兩隄危而復安

世祖章皇帝准禮部陳公之遴奏議加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康熙二十三年

聖駕巡省河淮製文遣官孫公在豐立廟致祭

寵錫頻加衙恩無既第廟祀俱在呂梁宿遷河口而先神生葬所在僻處鄉隅廟傾像毀墳墓荒蕪嵩高等子孫中落力難修理竊念先神忠等屈原功追神禹司河源之通塞祠民祉以無虞扶危定傾猝然立應是以四百萬國儲七省漕艘悉倚先神爲係命凡舟航南北者望空且爲祭賽況先神生身葬骨之鄉耶如岳武穆于忠肅諸公凡有功前代者無不立廟

后之姪也錢塘縣孝女北鄉人不樂仕進高隱金龍山陽迨宋室黍離謝后北去神感憤悲歌作詩二章赴若水以殉附葬金龍山祖塋載在邑志明洪武初於徐州顯靈助戰守將傅友德與元師戰於呂梁戰陣之中見神行空刺元將於馬上奏聞遂膺封號游著神異世宗穆宗兩朝屢詔諭祭天啟四年蘇公茂相督漕時疏請加封護國濟運之號迨順治初

世祖章皇帝採禮臣之議載膺顯祐通濟之封康熙

奎章睿藻寵錫有加瀕河地方所在崇其廟祀而神之故里祠宇傾頹遺像剝落邱墓荒穢荆榛塞途殊非所以彰

帝寵而報神功也謹按古者澤被民物則祀之禦災捍患則祀之清風勁節足以激發後人則祀之今河神生而忠烈節比懷沙歿後效靈於河漕匡佐邦國揆之祀典實所允宜況

朝廷於河上大工不惜沈圭投璧以祈神貺顧桑梓之鄉體魄棲託之地反漠然而置之誠闕典也本道職專河務志切安瀾茲據其後裔生員謝嵓高具呈

前來理合據情詳請伏乞憲臺俯賜移咨浙江撫憲轉行司道府縣遴委能員親詣神里修葺祠宇務須不華不陋堅固可久封其邱壟禁止樵蘇再查嫡派後裔蠲除徭役著令守祠并量置祀田以供春秋祭祀所用遂項工料價銀造冊轉報酌於河漕各官捐輸則河流同景運咸長憲德與神功並永矣

署理漕務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爲正一品于　批仰浙江糧道會同藩司轉行該地方官查修確議仍候總漕部院批示繳册併發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安溪奉口稅課司大使李廷貴稟

爲神功丕著重修祠墓事本月初七日奉本府清單總捕廳兼攝錢塘縣事汪信牌奉督糧道何憲牌前事本年八月二十日奉署總漕部院河部院于准淮徐道蘇詳稱等因奉此卑職遵即往看神祠大門有石牌坊一座橫梁石斷前殿片瓦寸木無存惟有前

存平屋三間破毀不堪若奉估修僅存此平屋而前殿既無事非估修但重建與修築兩相迥別卑職未敢擅便神墓惟有華表墓碑今蒙牌行查勘估修理合備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稟

又稟

爲神功丕著重修祠墓等因本月初二日奉本府清軍總捕廳兼攝錢塘事汪信牌差人趙舜即著泥木石匠立刻傳齊於本月初三日黎明協同工房潘惟信前赴安溪務帶同星赴孝女北鄉確估應修建造

金龍四大王祠宇神墓逐一確估明白各造細數價
值册送核立等詳奪原呈生員謝崧高面同酌估毋
得刻遲等因奉此卑職遵即協同工房查訪舊式并
各匠作及原呈生員謝崧高公同確估隨據各匠開
爲此備由具申伏乞施行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稟

杭州府李詳看

看得金龍四大王灌靈河濱保護漕輸載之祀典濒
河地方無不尊崇廟貌故里祠墓祇以年久失修致
謝崧高等具呈河漕二院批送憲臺行府查議估計
祠墓作何捐修崇祀祭田作何捐置茲據錢塘縣詳
稱隨委安溪務大使李廷貴就近勘覆前殿盡付荆
榛並無寸椽片瓦祠前存平屋三間亦已破壞神墓
僅遺華表墓碑該大使隨同各匠原呈生員等親赴
臺俯賜察核批示以便轉行杭嘉湖三府屬捐修委
估開數目該令核實銀四千二百四十八兩另併請
在於有漕州縣捐輸修葺前來查修建祠墓誠爲報
功盛典但無額款可動應否照縣議通行各省凡有
漕河縣分其爲捐輸修葺仍儘餘資置買田產以奉

祭祀如不足置田應令錢塘縣每年捐資致祭二
次歲以爲常茲據原呈生員謝崧高呈報擇於十二
月二十六日山向吉利破土興工擬合呈詳伏祈憲
台令核減實價董理其事庶工程得有專責矣除呈總
河部院外爲此備由呈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今開
原發册一本　工料册一本　圖式一本

右詳
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兼理糧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桑
河神十九世裔採謝枚謝洪稟
爲恭謝
天恩藉伸下悃事先神金龍四大王自宋迄明累膺
封號至我
朝定鼎集萬國之車書通八荒之貢道寵錫功勳修
舉廢墜
湛恩汪濊亙古未有比者

聖人興黃河清各官進秩有加實宇臣民皆曰
皇上之福
天子則曰是惟神默佑之功爰
命重臣大修祠墓蒙
憲飭設祭田以供春秋置書院
以培子孫稽古報功酬勳之典葢以加茲追念木本
水源之誼敢忘所自代先神而伸謝藉
憲節以陳詞
伏願安瀾澤遍九州利賴功垂萬世
皇恩與河山並峙
憲德偕松柏長春豈惟乾坤之靈
爽式憑抑亦後代之衣冠不替爲此恭謝
憲恩并懇
據情題達草茅媚茲之典藉以少伸先神捍衛之功
垂之不朽枚等臨稟曷勝感激翹仰之至須至稟者
雍正五年十二月日具稟
山東巡撫張咨文
山東巡撫張爲移咨事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准禮部咨祠祭司案呈本部具奏議駁山東巡撫奏
請金龍四大王祠墓列入祀典一摺於光緒十四年
二月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相應抄錄原奏移咨該撫欽遵可也等
因到本部院准此除行司欽遵查照外擬合移咨爲
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欽遵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計鈔單一紙
右咨
浙江巡撫部院
禮部議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鈔出山東巡撫張曜奏請
飭修河神原籍祠墓列入祀典一摺光緒十三年十
二月初六日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例開江南及河東
等處工次建立黃河神廟並江南清交滙地方
所建淮河神廟俱春秋讀文致祭等語復查各
直省祀典所載歷代帝王陵廟以及古昔聖賢
祠墓所在得以專祀此外不得僭及茲據原奏
內稱金龍四大王係宋臣謝緒生隱居
錢塘縣屬安溪之金龍山德祐年間殉宋室

洪武朝詔封金龍四大王廟祀黃運兩河
國朝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等奏請
敕封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懋任漕河督
臣地固已報賽無虛而隴墓之閱亦當採樵有禁
祖籍浙江接故鄉紳士函稱金龍四大王祠
在省城武林門外一在北鄉之安溪金
龍山之陽嘉慶六年前浙江巡撫
臣阮元遵奉
上諭轉飭地方官列入祀典由
臣將金龍四大王祠墓委員興修責
令該縣確查
臣部例載古聖先賢入祀
典由
臣部咨明浙江巡撫飭

所董事暨管廟司事鳴保稟縣以憑究辦決不姑寬
毋違特示
光緒拾柒年肆月日
匾聯
砥柱黃流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等
處各地方軍務糧餉管理巡撫鹽政南北二海關
節制江南蘇松常鎮淮揚七府太倉海邳通徐五
州督捕事務加六級紀錄二次又軍功紀錄一次
李鴻立

驟贊朝宗疏瀹靜靈蟠千古宣房安瓠子
障川效順輓輸飛畫鷁萬箱天庾達糧精
雍正七年歲次己酉季春上浣彭城李鴻題
名鎮淮瀾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補授漕運總督署浙江總督
事務加三級性材桂立
水自天來滙歟派以朝宗功旌蒿禮
龍從山著顯孤忠而底績志表千秋
己酉孟夏性材拜題
德贊禹功
署浙江巡撫事務浙江等處觀風整俗使都察院
僉都御史紀錄六次蔡仕舢立
歷代著神功況當河潤淮清時效順更昭靈爽
普天崇廟貌惟茲鵲哽鶴化地薦馨長慶居歆
己酉孟夏溫陸蔡仕舢拜書
河流德水
護理兩浙鹽政印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
政使加一級高斌立
徧著靈威共仰金龍行水國
旋通呼吸但看雲馭定風波

高斌拜書
慶永安流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一級方觀承
金甲壯迴瀾自有聲靈垂赫濯
風檣欣奠石甯忘焚頂報馨香
方觀拜書
功挽河流
特授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副使督糧儲糈務
道加二級紀錄一次朱倫瀚立
宋室著孤忠與汪陸張文並烈

清時通四瀆快江淮河漢同安

督糧道朱倫瀚敬書

萬里安流

總理兩浙江南等處都轉鹽運使司兼管浙江清

軍驛傳水利事務鹽驛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三級

又加五級紀錄十一次王釣立

瓠子秋濤應使鯨鯢遁跡

桃花春漲遙看艫舳如雲

王釣拜題

赫濯炳靈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杭州府事加二級前吏部

驗封清吏司掌印郎中翰林院檢討明史館纂修

官翰林院庶吉士喬世臣立

疏通排決實有地以皆流百世勳垂青史

江淮河漢光無微之不燭千秋功贊元圭

任城喬世臣拜書

河流保障

中憲大夫知浙江溫州府事前杭州府總捕同知

帶管錢塘縣事轉升杭州府知府加二級秦炌立

萬里奏河清永慶安瀾馴竹箭

千秋瞻廟貌遐思明德薦椒馨

鐵嶺秦炌拜書

百川神應

鐵嶺秦炌立

忠義不磨寸心懸碧漢

威靈有赫四海仰金龍

鐵嶺秦炌拜書

忠靈

鐵嶺秦炌立

默佑清晏

新升浙江金華府知府兼管杭州府海防同知加

一級馬日炳立

川瀆穩流殊勳由浙水

馨香振績先澤自安瀾

襄平馬日炳拜書

天目初崩誓死百年伸大義

黃河可倒稱兵一夕顯孤忠

錢塘同里後學俞星留敬題

手挽天河

乾隆五十五年餘杭李棫敬立

功高徵禹

賞戴雙眼花翎　賞穿黃馬褂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東巡撫提督軍務兼理鹽政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霍欽巴圖魯張曜敬題

節同張陸

永康應寶時敬書

貴戚生能作隱士

忠臣歿卽爲神明

光緒戊子秋仲永康應寶時敬上

赤手挽黃流卅四字鸞綸垂沛

青山埋白骨五百年馬鬣猶新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長至節里人仲學輅敬立

蒼生慰望

秀水金福曾敬立平湖徐惟現謹書

河清海晏

錢塘丁丙敬立仁和陳霖謹書

天目仰高山梓里蔭功封土至今崇廟貌

臣心盟止水苕溪赴義挽瀾終古順河流

光緒十六年秋日錢塘丁丙敬立

珠見光明

仁和王同敬書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三終

王姓謝名緒宋會稽諸生晉大傅安之裔祖達父某有兄三人曰紀曰綱曰統王最少行第四居錢塘之安溪後隱金龍山白雲亭素有壯志知宋鼎將移每慷慨憤激甲戌秋八月大雨天目山頹王會眾泣曰天目乃臨安之鎮茗水長流昔人稱爲龍飛鳳舞今頹宋其危乎未幾宋鼎移王晝夜泣語其徒曰吾將以死報國其徒泣曰先生之志果難挽矣殁而不泯

得伸素志將何以爲驗曰異日黃河北流是予遂志之日也遂赴水死時水勢高丈餘洶洶若怒人咸異之尋得其尸葬金龍山之麓立祠於旁元末我太祖與元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元師順流而下我師將潰太祖忽見空中有神披甲執鞭驅濤湧浪河忽北流遏截敵舟震動頗撼旌旗閃爍陰相協助元師大敗太祖異之是夜夢一儒生披幃語曰余有宋會稽謝緒也宋亡赴水死行閒相助用紓宿憤太祖嘉其忠義詔封爲金龍四大王金龍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從其生時行列也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漢四瀆之間屢著靈異商舶糧艘舳艫千里風高浪惡往來無恙僉曰王賜敬奉弗懈各於河濱建廟以祀報賽無虛日九月十七日爲其誕辰祭賽尤盛非王忠義之氣昭昭耿耿光融顯赫而能然乎嗟夫宋社既屋於今已數百年矣銅駝荊棘故宮茂草而王之神靈獨磊磊落落常在天地間生而忠義殁爲神明與文山盩山諸公並垂不朽可也宋末謝皋羽翱爲文丞相客丞相殉國皋羽每哭之慟竟死其忠義至今猶傳誦之王之忠義不減皋羽而姓氏湮沒行事尤不概見其敬畏而奉祀之者徒以其爲江河之神於

風濤洶湧中死生呼吸仰其庇佑而然耳夫豈知忠義而崇奉之歟余故表而出之俾奉祀者得有所考云

魚臺縣新建金龍四大王廟記　朱衡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八月十七日工部以黃河水決沛縣橫截運道瀰漫數百里題請先帝憂之命舉才望大臣往治時臣衡以吏部左侍郎擢南京刑部尚書將行會推河道工部尚書俞命抵濟察議開新河越丙寅九月九日河通漕舟悉達京師行次德州先帝下論問奉敕命建廟魚臺縣新河隄上以答神庥

不數月而工成因識其緣起於石隆慶二年十一月
吉日

金龍四大王廟記　蔡同春

黃河當七省之漕渠赤子轉四方之芻粟材官介士護衛神京者咸仰給焉結爲不有神助則司其職者何能奠平成之績而收輸輓之勞也洪惟我國家定鼎北平罷海運而專事內漕軍儲四百萬糧艘九千有奇鱗吳越以達淮泗橫流而下宛若三峽之建瓴巨艦中飛儼似千鈞之一綫直河一口乃襟喉之要區官旌至此必割羊酹酒擊鼓揚旌惴惴焉乞靈於神拔

顯危於呼吸之間置平康於衽席之上殆泰山而四維者實神司之舊有金龍四大王祠往爲洪濤所齧滄桑屢變遷徙不常神無依焉同春承祖爵歲乙卯部浙杭右衛之運歷覩險危即密禱而默祈丙辰謬轉上江有夏鎮之役信宿而過未遑展敬丁巳適奉漕臺唐公簡委直河催督駐劄其地六月既望覓祠處告里人毛氏偕道流已新其地於故祠之左鳩材經始神之廟像尚虛法身未就遂捐俸值若干金命工裝像刻期落成以酬夙績蓋是役也實神有以啟之且祠聯下邳界接睢寧據淮陰之上游羅鍾吾之勝槩挹相山之佳氣攬泗水之芳瀾大隄雲連屹如喬嶽超越百代之規模鞏固全漕之血脈先儒有言地之於車仁莫仁於太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仁莫仁於瞿塘莫不仁於溪澗蓋遇險必戒遇平必敗凡糧艘之入直口者齋戒以告神嚴愼以操檝恐懼怵惕則馮夷效順海若歸靈將神功默助易危爲安化災爲福自无意外之虞永享安瀾之慶矣神謝

姓諱緒四其行金龍其號晉太傅謝安右之後恥事元代自沈於河遺體逆流而上顏面如生經月香襲不變於黃河上下有禱必應屢著靈顯得賜封爵其居址墳墓在吾杭錢塘孝女里守祠典祀者其裔孫謝君錫也是爲記欽差上江運糧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杭州右衛指揮使蔡同春薰沐頓首拜立萬歷四十五年仲秋朔日

金龍四大王感應碑記　葉向高

天啟元年辛酉余蒙起召北上行至淮陰屬前數日風雨大作黃流乍漲淤泥乘之而下淸口擁塞且二十里余與大行呂君奇策各令人往測之其淺處不盈尺即輕舟亦不得渡管河郡丞趙君廷珓欲用力挑濬而其勢不能余不得已謀陸行復以病不能輿之且祠聯下邳界接睢寧據淮陰之上游羅鍾吾之

進退維谷僉謂金龍四大王可禱也余迂其說然試爲文告於神長年輩亦釀錢血牲屬吕君肅拜以請忽一人爲神言此河觸張將軍吾當問之若外河我當護送已又一人爲將軍言更數日乃可濟金龍言此太遲不可至一二日亦不可乃日詰朝卽有水可通舟矣余殊不信而視河水浸長晨起則增至數尺淤泥盡去舟人歡呼牽挽而沛然無礙既出口復苦風逆余復禱於神遂得便風過清口見黃水澎湃奔湍汎急挽舟者寸進退尺甚有戒心幸藉風力一日至桃源次日風大利遂至宿遷蓋頃刻閒百二十里

矣是日有蛇附舟之柁後蜿蜒蟠伏以一紙蓋其上不知其所繇來舟人驚駭曰此龍也勿動薄暮升柁棲倏忽不見外河護送之言此其驗歟余之庸劣何以致神惠然河塞而通水消而長蛇而登舟登舟而得風事皆甚奇豈聖天子之召命靈實式臨之故得此歟昔夫子不語怪乃吾鄉天妃之著靈於海與茲神之著靈於河隨感隨應捷於桴鼓耳目所及不可一端盡要於國家數百萬軍儲之轉輸南北數千里舳艫之往來皆於此寄故有神以司之而非渺茫迂遠之談耳余既記此碑趙君勒石於廟更三歲謝事歸重拜廟下讀記閒有未詳倘與河使者藩參宋君國盛曾河郡丞張君元弼山陽令孫君肇興談而異之因增一二語翦舊石重刻往來者得悉其事亦爲神添一段佳話焉賜進士出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福清葉向高撰欽差提督南河工部都水清吏司加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職銜郎中朱國盛直隸淮安府分管清河務同知張元弼總淮安衛經歷季文宣天啟四年秋九月朔日

金龍四大王碑記

虞淳熙

茶城之役熙與竹箭並水浮而入京師於時崑崙冰解循河下放維杙躍出舟扈亂波閒貢道絕先是河伯使者乘羊拍浮而來曰秋水時至可蔽馬牛則驚起跨徧走曰蔽馬牛者何有吾衛吾衛若使者羊可耳是夕宿他舟明日視亂扈皆鶴退飛矣且進且謂使者語妄而菰蘆中一夫大呼急欲上舟曰王使我上舟問王誰曰豈不聞金龍氏問金龍誰於是柁師巫舞而前龐撫而登手大桁榜呼者王曰豈不聞金龍氏我耶此爲若來而疾呼无禮吾若榜之若安流无恐語卒呼者上稱水部張將軍云張將軍親操舟

若神抵潞數百里而遙果致安流則將軍去且致王命熙語將軍吾不能封牲享王於王所麗牲者願有言然已而歸吾見王孫王謝氏也諱緒出安石安石之幻荼木入公无兵而有兵何渠藟王之幻荼師乎是故有沈璧也者有獻璧者无獻璧也者无沈璧者埃血卦也神凝焉則疑於人疑於神人神焉必有獻故天子以爲王而冥職貢是沈桓圭千艭萬艘安流而詣大司農者豈惟穗秸卽會稽之貢登焉尙曰竹箭我哉假令一適而枉楛矢先我天地四方无所事事胡以重辱王王我收責矣昔安石與孫綽汎海風

起浪湧諸人並愬安石陰嘯自若衆服雅量海神之蕩安石一何无量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王之通貢道爲蒼生者也

陳之遴

金龍四大王碑銘

歲在己卯之遴道宿遷出大王祠下獻文及銘勒諸貞珉以揚宏功表金龍山靈迹迨

熙朝定鼎之遴奉召北上復至祠下肅謁大王而行累遷春官簡閱故牘順治二年楊方興奏曰六月十有七日秋水大至隄防阽危亥時河忽澄清十餘里洪濤南注新築大小二隄并保無恙河神效順請議

封號及祭告禮章下禮臣禮臣議曰國家開創鼎柔百神載在典秩秋漲澎湃變爲安瀾國計生民利賴匪淺宜如所請

制曰河伯效靈神庥宜答黃河神

特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移文該督虔潔致祭三年春總漕督臣敬奉

御製文祭告如禮其詞曰

皇帝遣官致祭於金龍四大王之神唯神上通風雨下掌江河垂佑昭靈歷有年載茲嘗啟運爰協河宗十里澄清兩隄克奠免一方之魚鼈倡四瀆而安瀾朕用休嘉爰隆新命特封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神其益廣靈庇利濟蒸民助我國家永綏多祉猗歟盛哉自漢以來千有餘載河屢決屢徙亦屢治雖竭人力要有大神佑之明末河防諸有司怠弛歲久兼羣盜雲擾濱河郡若邑蹂躪蟠踞奮鋤不得施功是以隄之堅者瑕瑕者圮順治初年泛濫不可禦矣顧以大王之靈兩隄危而復安年來雖決塞不常而淮宿之閒黃河不全畸勝舳艫數千安流而登天庾歲歲如故豈非大王福國利民之明效歟夫

英辟受命於

天以奠海宇大神受職於天以相帝皇天之所佑神
亦佑之今
聖德格蒼冥被黃輿又致敬於大神如此知大王益
著靈爽必使懋流順決渠塞司河者旦晚奏績
天子舉報功之典玉書金簡必更有以揚大王之休
而晉錫之者日可俟已之遴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皇矣上天肇我丕基帝德孔博川嶽是宜河朔弗甯
積懷莫治昭昭神貺濁者澄之金隄既固巨浸既安
迺命秩宗隆號斯薦顯佑通濟唯大神擅析羊沈玉
上儀赫絢於贊天鑒靡感不通沸彼狂瀾人力所窮
爰過爰疏速成厥功鴻休美報于祀彌隆順治十年
歲次癸巳正月吉旦進士及第太子太保內翰林弘
文院大學士前禮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祕
書院侍讀學士實錄總裁海甯陳之遴謹撰順治甲
午孟夏穀旦本部江南清吏司郎中袁懋德四川清
吏司主事蘇祖蔭監勒
金龍四大王靈應記
余繼登
萬歷戊子予承乏祇役周藩四月二十六日偕大行
林公寅賓陛辭南發五月二十一日抵大梁行册封
禮二十三日北旋先是過封邱封邱疫甚至市空無

人子不忍再經其地乃取道陳橋以歸是日日晡見
有孤舟維於野岸輿人指曰此疫處也予登舟促之
解纜舟人漫應曰暮矣請自明日再促之寂無應者
僕人告予河濱故多盜此野渡非停泊處予曰可覓
一民居予將寓宿焉既而日漸暮咫尺不辨東西數
里內無居人左右益惴惴予解之曰盜者不過利人
財耳予一介行李原非宦游在汴纔兩日又餽遺無
所受彼中役人當自知之奚虞盜爲遂假寐舟中詰
旦舟既發閘波濤撼舟舟與水敵淸然有聲聲漸猛

如鐵騎千羣銜枚而疾趨也如萬壑之松怒颸吼而
爲濤也又如雷霆震發而巖崖摧裂也予異之以問
僕人風乎曰恬無風也逆流乎曰順流而下也予益
異之問濟乎曰未也數問對如前時已向危予訝問
故僕人含淚而前曰事不濟矣子曰何故曰舟已朦
柁已折如斬諸維舟具俱沈波中矣子念舟之所恃
以行者柁也急流中而柁折奚恃以濟僕人將言而
囁嚅者三予詰之曰舟人祈子禱於神而未敢言也
子笑曰孔子不云乎某之禱久矣子生平有媿於神
正宜投之濁流不然神與予何讐與魚鼈何親哉左
右皆泣泣下沾襟予復笑曰若勿恐子爲若禱乃具

衣冠將望禱焉舟人曰此自有神無庸望禱也導予至神所神可尺許爲武夫狀而容甚雅予再拜祝曰予小子以使旣竣道於河以歸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罪也然以予小子之故而震驚龍節豈惟予小子之罰亦惟神之罰惟神其利圖之禱畢坐舟中憶杜子美曾有詩云蒼茫不曉神明意若爲予今日設者因自檢此心所繇以獲譴於神者不可得獨望泮中曾戲爲二絕云驅車過東門懷古三歎息可憐虛左賓獨有竊符策又云朱亥誠勇士俠氣薄秋雲何事袖中椎不椎秦將軍豈以口語遭二俠怒耶審若是神不能爲之辭矣復憶神者聰明正直而依人者也故非人不因遂召舟人謀之一舟人至年七十餘與之語瞶甚不能辨予曰再召一人來曰尙有一人在河中拽舟矣予大訝之問他篙師何在曰舟人十二祥符令攝去其四五人疫一人病一人老其壯有力者一人卽拽舟者也予令之上謂之曰汝暴盪舟乎在河中何爲其人叩頭太息曰知無能爲然不敢坐而待溺予問曰此中有它小舟可取以濟乎曰有然甚遠恐不能待予曰予不能待能飛渡乎第往取之其人浮水登岸而去時按中州者同年王公世揚所遣送役亦在舟中恐甚向予泣甚哀予慰之曰命也泣可濟乎將泣泣不可濟卽泣矣爲其人拭淚而去予兀坐有頃舟忽震動座幾傾予意此舟破矣恐怖左右姑問曰誰運舟者乎曰行矣子起視之舟果望陳橋行如有挽之者前之水聲不復聞矣舟中老人跪語予適禱於大王大王有靈舟今果不操而發乎問大王何神曰金龍四大王也子地舊有此祠然不知其靈應若是此時操舟無人舟祗自運雖發而甚遲去岸不半里而中隔一洲洲長可八九里日將午前所遣舟人以小舟至予登小舟波浪頓息水平如掌鼓枻中流亦一奇觀也須臾抵岸側維巨艦旁繫小舟一乃憲副趙公燿所夙戒者其遣役言久已泊舟於此候渡矣爲自上流發也旣而詰其故乃祥符與人令艤舟於彼以省陸行之勞而舟人不敢違也予旣望陳橋進發因憶未出都門時每心念黃河之險比登途一二相知者言河當夏秋之交誠險而難渡今無難也旣至河果不踰時而渡心頗易之及歸遂爲數輿人所誤幾葬河魚腹中天下事險不在難危不在大類如此慢然自失者久之旣過里中乃伐石於山勒其事於祠下以紀神麻且以驗夫

後之人使知易不可忽而小不可略也

金龍四大王贊　陳繼儒

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忠義之歿必爲神明排河淮駕風霆歲護漕入王京覩無形聽無聲胖蠁閒顯英靈功高蕭相烈過張巡兩賜金敕永衞百千萬年之太平

俞星留

抱道而隱既明且哲聞難而殉大節如日赴若水之清流挽黃河而倒瀉佐眞主於呂梁護輓輸於都下生而粉誦歿爲神明表嶽瀆之靈濯奏平成於幽冥

拯弱扶危弭災捍患風行電掣虎嘯龍吟匯百川距大海江山奠定宇宙清甯作邦國之喉舌享明禋以日馨非忠義之氣塞乎兩閒其何以震古今悠悠之耳目而常新

徐允翹

凡睹河洛禹功不湮惟神翕張厥功迺陳轉漕裕國泛艦庇民爰靖川后爰敕波臣兩隄帖然擊楫水濱澄清可鑑夙兆治因忽焉顯瑞久而彌新靈珠在握金龍斯馴乘以御天百世明禋不騫不崩永作黃河之福神

陳梁

面如鐵硬心共葵開恥爲　吏投河散財陰威翼我天語褒嘉移民移粟於至孔懷

嗚冤而胃穀而剛者其王也耶神京之漕維河爲津梁黃河之險維王爲金湯薦紳氓庶而其敢忽荒請視褒錫之典禋祀之章

金龍四大王神佑詞　并序

李啟

吁江李啟哀戚中有僕北歸述金龍四大王遣將護舟之異啟拜手言曰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然乎帝統夫神神稟乎帝顯象章感赫靈宏奕故彌宇宙通古今無微不彰無幽不照

即野馬細緼皆神氣鼓動天帝之靈專漕帝命不爽其訣測之嘉靖壬子邵徐閒河塞二百里世宗遣大臣祀不期年而山通至甲子決胡陵於沛縣復命大司空鎮之朱公治之王默贊厥成動在國朝歸養家祀在令甲薄海內外咸崇王祠啟在朝歸以紙稅北行爲事肯計已巳季夏逾淮入河忽暴漲舟幾危復大風檣比桅折僕震懼忽有稱九龍將軍又曰柳將軍者安在無乃棄也李姓者安速登舟無命同楊將軍護汝其速登舟於王歸語曰吾風甚將軍復請於王不半風息昏黑中若有維舟於岸得寢恐至今日見否是楊將軍也夜半風舟行果如神令將軍問至吾奉大王此舟登岸暴漲沒流泝舟至呂梁風逆浪迅指畫上下舟人資糧無詰所自冥茫財安在哉傍觀如堵咸驚嗟焉至祠僕具酌服行若安流泝問至祠僕曰大王之靈也王秉徐邳王子靖王不期年而山東復命大司空鎮山東而其敢忽荒請王謝王格時風氣尤異塵俗呼我至僕曰大王之靈也王秉徐邳王子靖王不期年而山東復命大司空鎮山東而其敢忽荒請王至石佛趙村須臾之第呼我至僕曰大王之靈也王秉徐邳王子靖王不期年而山東復命大司空鎮山東而其敢忽荒請王憂至二閘即拜呼我至僕曰大王之靈也王秉徐邳王子靖王不期年而山東復命大司空鎮山東而其敢忽荒請王而貧無留僕具酌服行若安流泝問至祠僕曰大王之靈也王秉徐邳王子靖王不期年而山東復命大司空鎮山東而其敢忽荒請王滿付楮於儉自冥茫財安在哉傍觀如堵咸驚嗟焉至祠僕曰大王之靈也王秉徐邳王子靖王不期年而山東復命大司空鎮山東而其敢忽荒請王悉發去明日大熱儉舟果息岸得寢恐至今日見否是楊將軍也夜半風息昏黑中若有維舟於

之靈其天之神平水火之災雨俱無毀頌敬
何人獲此靈貺以宣靈耳故郎神之行令可以見幽
特假此以修德之善之名哉神
明感應之妙南北異地主僕異人而付市於
楮可以徵天道之不遠信哉德之盛矣牛渚
之儲兆人之命咸王司之倚歟休哉其孰似
後人應答之徵而灌以詞詞曰

靈濤飛空下析木榱椽星宿環崑崙氣蒸水激見烏
兔閃爍耀炯光騰奔西人未識寰中氣卻呼此水名
火敦火敦西來一萬里伏見九曲還吐吞濁浪黃飛
天色冥中原漠漠暝烟昏自從神禹闢岳瀆整恢地

魄旋天魂盤庚五遷憂蕩析南河之南無足論金隄
弧子紛紛徙民生罹此何多屯明神奉帝顯靈命自
陝以東坤軸定翕忽變幻凜天機金光上下垂徵應
朝鳴風兮暮泣雨瀑泼瀆激殷如鼓銀山排空恣淼
茫神威赫兮民安堵帆檣沈湍忽顛越檝師震栗心
膽脫長號徹天似有聞脬翼翼徵徵默相豁詮詞立石
答神庥薦香十里絲茲達

金龍四大王廟　馬世奇

四壁金湯肉食謀書生那有賦同仇一般熱血千秋
憤樹發南枝水北流

行人舟至黃河濱無不祭賽黃河神但知金龍四大
王不知大王何如人我來淮右天妃閘廟中歌舞尤
雜遝巡觀壁間有石刻蔣生作傳董公跋上言金龍
乃山名處士謝緒心忠貞心傷蒙古移宋祚慷慨憤
激遂捐生身雖沈淵志不改石上題詩英爽在上帝
命爲河瀆神西至崑崙東至海後逢眞主起中原與
敵大戰於彭門鞭驅風雷暗相助河水逆流敵敗奔
是夕見夢於帝所自言姓名及肺腑因而敕封大王
號沿河立廟爲河主後人舟行大河邊生死仗神神

赫然舟子往往見靈異史不勝書名爭傳吁嗟草莽
一逢掖精誠乃能貫金石太平血食二百年忍見滄
桑又如昔我亦盦山老布衣異代且隔千里居翘香
酌酒拜祠下猶令處士生光輝

金龍四大王廟迎送神辭　徐尤翹

古者妥靈侑尸率有迎送神辭王之廟碑碣
巍峩辭實有闕焉爰作三章俾協諸管絃聊
答神庥薦香十里絲茲達

附河巫之末云爾辭曰

天門兮顯闢雲吐兮飛赫紛雷車兮電旗馮夷舞兮
陽侯馳靈衋衋兮下上羌若來兮倏而往倏往兮奈

何駭槩楫兮瀰河返故墟兮旋望轍驚颸兮怒波迎神
巍顥兮廣目顴頰兮眉蠁蠁晃金甲兮龍爲馬風颯
颯兮來下纓鈴響兮震屋瓦前有神兮禰祖列一堂
兮瑤几蘭肴兮椒醑紲紘兮會舞巫紛若兮申辭曰
賜安流兮翊皇都仰褒秩兮崇碑俾子孫娛樂兮萬
福來降
神
睇靄靄兮烟渚吹參差兮愁予驂冉冉兮玄螭雲曖
曖兮暮雨悵佳期兮不我留不我留兮山之幽陟堂
址兮臨修路飄蕙帶兮廻顧夕宴兮來遊送
神

金龍四大王廟歌有序　王修玉

金龍祠墓錄卷四　七

修玉初讀侍御顧西巖先生禱文又見蔣塋
記因作是歌乙亥十月從少司空徐浩軒夫
子南歸値王介庵爲淮郡司馬久治河有功
祀王最謹夫子因屬其鐫石揭置廟垣俾人
知王以忠義成神與文文山陸君實二丞相
節烈相同故能護國捍禦靈蹟顯赫宜其金
至今廟貌中赫然有餘忿
綽楔丹青壯崩濤迫枯柳羣巫奮跳擲威福在其口
烈火引自吞利刃引自剖喜怒見神慈俯順風俗醜
視河眞若帶游戲隨雙手昨朝白浪深今夕黃沙厚
玉馬歲浮沈竹鞋日舛走我來空一拜知不貲樽酒

金龍祠墓錄卷四　周容　六

投淵憤抱三閭節浩氣如雲波上結黃河北流吾志
酬臨沒親爲父老說淮右眞人應運興呂梁接戰前
軍奔河流逆行忽北注神人躍馬天書皆雲頭驅敵
大旗動隱隱甲士橫戈殭夢中謁帝道名姓賜封立
廟加褒尊三百年來作河伯捍患禦災功赫赫風濤
變化無定形呼吸之間著靈迹聖朝有道波不揚陽
侯效順天吳藏璧馬不沈衝潰息默襄帝治慶無疆
行人過此盡禱祭考鐘伐鼓牲醴芳廟中巫覡霑醉
飽四時歌舞紛翱翔此游汗漫適燕北媿無獻享酬
王德但將遺事記短歌萬禩千秋頌無極

隔岸馬塵腥臨風仁立久

金龍四大王廟神絃曲　周容

羊角風旋馬蹏疾鐵鞭打雲聲似裂隻手拗卻黃河折甫工倒咽天門雪臂鎖金環獸面齧胷吞火珠龍爪掣綵旂陸離盤屈蜿蜒部校舁鼗立朱髮左手扼蛟蛟吐舌右擊吳刀棱帶血殿前敕字金書碣封羊擘豕肴蒸列桂酒椒漿瓊精潔管調北里斂再闋楮帛焚灰上斗柄昨夜神遊馬似鐵來往崑崙爭電滅新隄又慮千尋決

謁金龍四大王廟　張世進

金龍祠墓錄卷四　九

河干遺廟柳蕭蕭旗腳霾風盡日飄義激甘投汨羅水心安不起浙江潮白衣殉國孤忠泯青骨爲神萬古昭正值陽侯肆威虐欲憑陰力奠漂搖時河決召伯鎮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四終

附錄

成化杭州府志

靈惠廟在縣西北孝女北管下墟神姓謝諱達達業儒屢遊場屋不利退隱林壑閒放而顯靈宋建炎初金虜犯境鄉民徬徨忽聞空中金鼓聲現旗旌振耀顯露謝公神號金虜退遁鄉民賴焉隣境屢有虎豹不入其境咸淳庚子元夕鄉民夢神云今歲當大旱宜先開井濬源夏秋果旱賴井灌田成熟自後旱潦祈禱輒應鄉耆狀於兩浙運司以聞賜額至今子孫奉祠靈響不衰

萬歷杭州府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管下墟宋謝逵業儒屢試不偶歿而顯靈建炎初金虜犯境聞空中鼓角聲現旗幟皆書謝號虜遂遁鄉民賴以安又鄰境有虎獨不入其境咸淳六年元夕鄉民夢謝云今歲當大旱宜預開井灌田有收自後旱潦祈禱輒應人狀其事於浙監司以聞賜額建廟

萬歷錢塘縣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管下墟祀宋謝逵謝緒達謝明遠晉太傅安次子琰之裔也徽宗時提舉淮浙避蔡京隱於石門嶺嘗歌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乃終身焉歿後忠靈不泯建炎初金虜犯京都民徬徨一旦聞空中有金鼓聲見龍舟自上而下旌旗振耀內一旗顯署謝公之神鄉民賴以無恙因共立廟祀之庚子歲神預夢於民曰歲當大旱宜先爲備四方開井夏秋旱魃肆虐赤地千里本鄉得井灌田民無飢色自後祈禱輒應時兩浙路轉運司請於朝咸淳中敕封廣應侯建廟本里賜額靈惠歲以三月三日社會

康熙浙江通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管下墟宋謝明遠歿而顯靈金人犯境聞空中鼓角現旗幟遂遁旱禱輒應

康熙杭州府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管下墟祀宋謝達謝緒達謝明遠晉太傅安次子琰之裔也徽宗時提舉淮浙避蔡京隱於石門嶺嘗歌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乃終身焉歿後忠靈不泯建炎中金人犯京鄉人徬徨聞空中有金鼓聲見龍舟上下旌旗振耀內一旗顯署謝公之神鄉民賴以無恙因共立廟祀之庚子

歲神預夢於民曰歲當大旱宜先爲備四方開井夏秋旱魃肆虐赤地千里本鄉得井灌田民無飢色自後祈禱輒應咸淳中敕封廣德侯建廟本里賜額靈惠以三月三日社會

乾隆杭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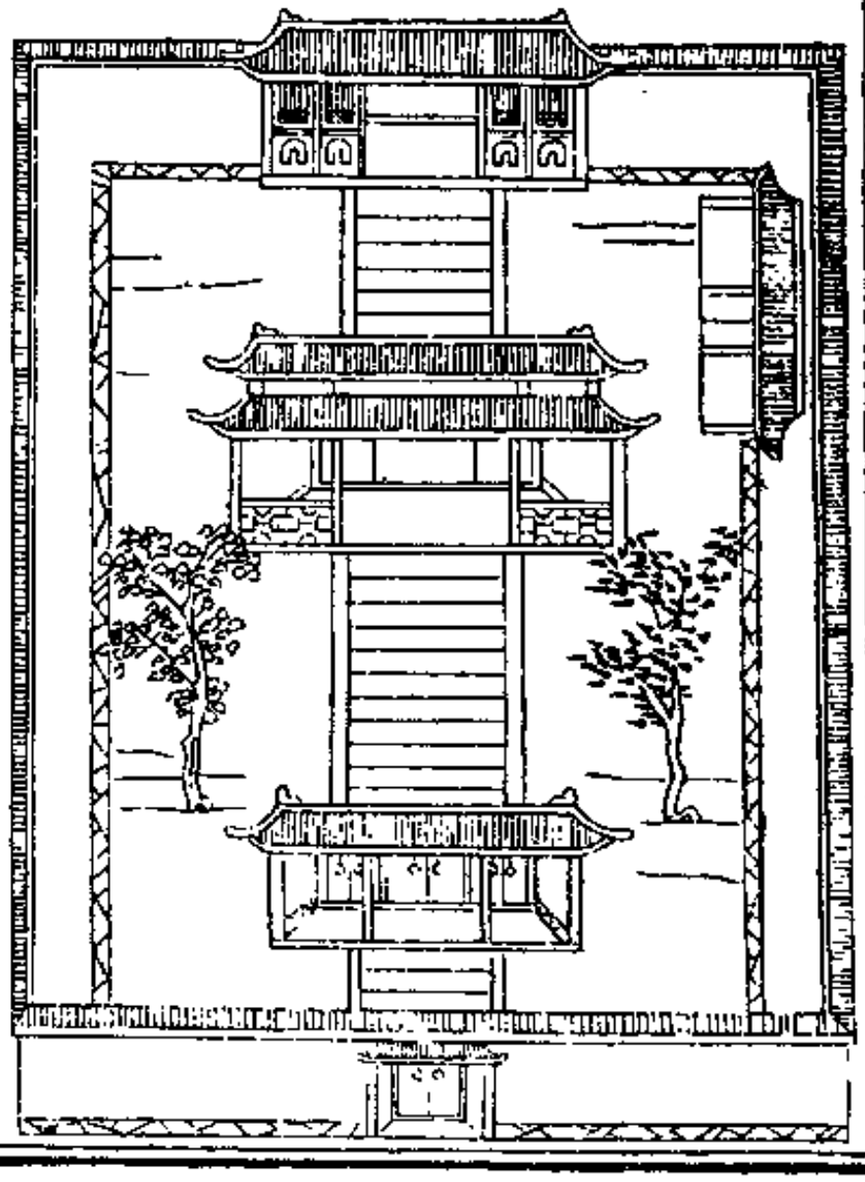
靈惠廟在錢塘孝女北管下墟神姓謝諱達字明遠宋徽宗時提舉淮浙避蔡京隱於石門嶺歿後忠誠不泯建炎中金人至境忽聞空中金鼓聲旌旗震耀顯露謝公神號鄉民賴焉鄰境屢有虎豹不入其境咸淳庚子元夕鄉人夢神云今歲當大旱宜先開井

滯源夏秋果旱得井灌田成熟自後旱潦祈禱輒應事聞賜額成化志

光緒杭州府志

靈惠廟在孝女北管下墟金龍四大王廟之左祀王之祖謝達達字明遠宋徽宗時提舉淮浙避蔡京隱於石門建炎中金人至境忽聞空中金鼓聲現旗幟皆書神號金人遂遁民賴以安咸淳庚子神預夢於民曰今歲當大旱宜先開井夏秋果旱得井灌田歲遂熟事聞賜今額咸豐粵寇之亂燬於兵光緒初年里人重建

靈惠廟圖



敕臨安府錢塘縣靈惠廟神京邑翼翼雨露之澤自近始以德詔爵神其舍諸維康樂之裔爲奕顯融爾神載英柄靈弭戎兵於建炎窗風旱於嘉熙保惠我民禮祈響畜通侯顯號維以報功可特封廣應侯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咸淳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廣應侯事略

宋謝諱達者字明遠行享十五夫人嚴氏原籍會稽之始甯卽今上虞縣也系晉太傅文靖公三十九世嫡孫安石公次子玫之裔也慶遷提舉因權柄當朝

不就至宋徽宗時擢提舉淮浙人船所謂爲蔡京用事固辭不仕遂遊錢塘安溪之下溪灣築室石門嶺之右爲刖院以詩書自娛輕財好施憫困窮恤災患以隱爲高脫迹塵埃嘗歌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因始甯有石門山乃靈運所居故地卽名已居之嶺曰石門嶺蓋不忘其祖也一日偶遇京回者聞朝廷事乃嘆不自安歎曰權惡恣橫何不復爲遂閉戶數月不出鬱鬱不起以致殞滅而英靈至今不泯卽葬石門嶺之右錢塘孝女北鄉下墟灣之金龍山迨至建炎初金虜犯京鄉民徬徨不安其居

一旦忽聞空中有金鼓聲見龍舟自上而下旌旗振耀其中一旗顯著謝公之神鄉民賴公之佑得免鋒鏑之慘後虎狼盛行於一方巢穴山嶺傷人甚眾公之三子諱季略者時方二十餘歲卽擒而誅殺之殆而爲神本鄉立廟祀之惟此一方賴公之靈得以太平因名其嶺曰太平嶺弭兵之後復免噬齧之虞靈哉其神矣乎惠徧其民矣又庚子歲其神先於元夕夜預夢於鄉人云今歲當大旱宜先爲備可以祠旁按四方開井四口尋源灌田果夏秋間亦地千里各鄉饑死者不計其數惟本鄉賴公之靈被公之惠時有甘澤得井活人泉脈灌田秋禾熟而倍收是以一鄉之民略無飢色增加讚敬自後每祈晴禱雨卽有感通是時下墟耆宿沈彬等遵明堂敕文內一項呈明兩浙路轉運司及委臨安郡等府及錢塘縣并下塘巡檢司等官查勘實蹟不誣又果劉宋康樂公之後裔謹具前情於朝咸淳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下敕封廣應侯之神建廟於孝女北一圖下墟灣苕溪之上賜旌額曰靈惠廟特遵宋度宗皇帝旨也臨安誌圖經載甚明并宋時敕文呈狀查勘文蹟今之東山誌歷歷可攷者也

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末終

光緒乙未年十月

孫夫人墓誌銘

固始趙秉彝署韓撰

嘉惠堂丁氏刊

孫花翁墓徵圖一

光緒乙未四月

孫花翁墓徵圖

張爾嘉繪

甲午春日余在西湖寓樓泛舟裏湖見湖壖有古墓以鐵鋼之賦一詩曰古墓竟誰氏墳前石几留何年鑄頑鐵鋼此土饅頭後丁君松生見此詩乃告余曰此宋人孫花翁墓也以抱山堂詞爲證余因作孫花翁墓記一篇松生爲刻之墓前而春岫張君又廣搜事實著孫花翁墓徵一卷嗟乎孫墓之晦而復顯殆亦非偶然乎余詩二十字實其緣起也因書其事於簡端乙未暮春曲園俞樾

孫花翁墓徵俞序

一

士饅頭一箇紛眾說以滋疑鑄如意幾揮因舊聞而證誤溯廣賢於南宋尋遺家於西治則有大梁散人樂安俊彥澤承祖蔭明耀將材鳳卜星期諧同心於婺郡雕盤雪鰓識眞面於廬山口中惟有雅談身外別無長物功名敝屣意態幅巾友聚綠萍僧依青豆撫銅劍兮三尺橫玉篴兮一枝密織錦機早追雄於太白清歌珠串待低唱於小紅況乎高義如山絮酒酹淒風之奠深情似水麻衣弔孤露之寒慨白髮之蕭然嗟紫髯而已矣大京兆本爲宗室賻贈而雅有古風佳公子生自瑣鄉經紀而不忘舊雨寺分石佛劖破蒼苔祠傍水仙薦饒秋菊斯時也杜老襄其封樹劉郎撰爲志銘武林既噴噴交稱文苑亦垂垂不朽矣夫久而必壞者世運之周也隱而復彰者人事之轉也仇山村留題元代蝸牛已篆殘碑郎完白憑弔勝朝蝴蝶不飛灰紙夕陽芳草頻過寒食年年夜月梅花遠讓孤山樹樹雖壇遊葛嶺偶降仙覘而墳等鮑家不聞鬼唱碣對斷橋而早斷說偕頑鐵以俱頑冥漠君歟夫已氏歟訛同豕渡吉巽牛眠悲哉嘅已猶幸青湖詞卷遺蹟堪追遂教黃土文章埋名還顯俞太史重爲題記丁徵君更勒貞珉而春岫張丈事樂觀成衷虞再墮徧稽古籍彙寫新編集類碎金案同鑄鐵從此四隅蟻結羨詞客之有靈千載鶴歸定湖山之無恙康侯孫峻謹序於壽松堂

墓志

咸淳臨安志　孫花翁季蕃墓在水仙王廟側翁名惟信始居婺棄官隱湖山間號花翁工爲長短句趙安撫與懲葬之後村劉克莊誌其墓

夢粱錄　花翁孫季蕃墓在水仙王廟側

武林舊事　孫花翁墓在寶稷山惟信字季蕃隱居湖山間棄官自放能詩詞尤工趙節齋葬之劉後村爲誌杜清獻爲文以祭之

成化杭州府志　花翁孫季蕃墓在錢塘縣舊水仙王廟側名惟信字季蕃隱居湖山間棄官自放能詩詞尤工趙節齋葬之劉後村銘其墓王廟側名惟信始居婺棄官隱湖山間號花翁趙安撫與懲葬之

雍正浙江通志　孫花翁墓在錢塘縣舊水仙王廟側

乾隆杭州府志　文引咸淳志

光緒杭州府志　孫花翁墓在錢塘縣舊水仙王廟側翁名惟信字季蕃工詩善談謔嘉定初棄官不仕寓杭湖山間歿趙與懲葬之西湖旁

西湖游覽志　大佛禪寺西舊有孫花翁墓今圮翁名惟信字季蕃好藝花卉自號花翁家徒壁立無旦夕之儲彈琴讀書晏如也既卒安撫趙與懲葬之

萬歷杭州府志　孫惟信字季蕃工詩喜談謔嘉定初嘗於大雪中登廬阜絕頂作紀遊一　卷棄官不仕寓杭湖山間病歿安撫趙與懲葬之湖上

側趙安撫與懲葬之

乾隆杭州府志　文引咸淳志

光緒杭州府志　孫花翁墓在錢塘縣舊水仙王廟側翁名惟信字季蕃光宗時棄官隱居湖山工爲長短句好藝花趙安撫與懲葬之後劉後村銘其墓

宋劉克莊墓誌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趙公與江湖士友葬之於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欽至葬皆出姚君垣干姚虛齋趙公墳也錄季蕃遺言介婦翁徵銘於余烏虖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衰落辭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

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頫皆武爵季蕃少受祖
澤調監嘗不樂棄去始婚於婺後去婺游江右而留
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爲繫縲一身之外無宅求以口
爲贅疣一榻之外無長物寄天竺廨院躬爨而食書
無乞米之帖文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
名重江浙公卿間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
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縕袍意度疎曠見者疑爲俠客
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篴野王之逸奮
袖舞起越石之壯也尤重氣義嘗客孟良甫方孚若
家孟死猶拳拳其子孫孚若葬徒步赴之卒於滄祐

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口葬以其年臘月乙卯杜公
輔臣趙公大京兆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
二公以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賢之季蕃長於
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
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
甫惜柳者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濫得無似
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没
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没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
蕃與趙紫芝仲臼孚若曾景建翁應叟諸人善而余
亦忝交游追念疇昔挽紫芝季蕃同吟銘仲臼季蕃
書丹誄孚若季蕃會哭已而景建應叟俱死今又銘
季蕃焉穆下之談幾絕鄴中之舊略盡惟余歸老後
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宅日銘余而誄余者誰
也豈不悲哉銘曰

昔眉山公欲以和靖配水仙王廟論已定余評季蕃
和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鶾要離異世同調
盍不儕君偕侑新廟見劉後村集

國朝俞樾重修墓記　西湖寶石山之陽有古墓焉
錮之以鐵傳聞異辭錢唐丁君松生博雅士也告余
曰此宋人孫花翁墓也以朱青湖抱山堂集沈圖春

詞爲證余按花翁名惟信字季蕃花翁其自號也開
封人祖父皆武官花翁少席門蔭不樂棄去居杭最
久工詩詞重氣義以滄祐三年卒葬之者杜公立齋
趙公節齋劉克莊志其墓稱在舊水仙王廟側考水
仙王廟舊在孤山故東坡欲以和靖配食紹興間移
建寶石山寶慶中安撫袁韶又移建蘇公堤滄祐中
安撫趙與懃仍就舊地重葺趙卽節齋也花翁之葬
節齋主之則在寶石無疑劉克莊銘末云偕侑新廟
正指趙公新葬者而言耳朱青湖詞云薦菊泉枯水
仙廟圮那問詞人舊北邙今何幸尚高封馬鬣后土

祠旁是其墓之側古爲水仙王廟今爲后土祠而余
所見則其旁乃郡王廟也郡王廟本在吳山祀唐桑
憲保憲保行九人稱桑九郡王而此廟中題曰三九
郡王傳訛可笑意其廟本在吳山後人移建於此卽
以古水仙王廟址爲之乎青湖疑土地廟故有后土
祠旁之句而其詞所云石几橫陳八尺長則至今尚
在惟錮之以鐵爲不可曉余嘗考葬法壁周石周古
制不一銅槨石槨厥制更詭今紹興人以石周其棺
卽古石槨也然則以鐵周其棺安知非吳闔閭銅槨
之遺意乎其外必更封之以土朱青湖時土尙未圮

鐵固不見故但云高封馬鬣而已今馬鬣無存而石
几無恙是一塙證朱詞又有把斷碑扶起之句是其
時尙留斷碑而今失之矣因書數語寄松生儻刻之
墓前以存古蹟而掃俗說亦一快事也見春在堂隨筆文五編

爾嘉按以鐵錮墓自古有之東坡志林曰余舊過
陳州留七十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
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往嚙其
趾見有鐵錮之後元王逢吉詩云借問胡公幾千
祀尙留鐵墓蔡河濱是亦足爲鐵墓之證也

遺箸

玲瓏山詩

晉漢高人跡已陳同君仙屐叩山靈澗懸白練流雲
液路夾蒼虬聳石屏鳥下老藤搖翠木僧歸寒屋鎖
秋扃蕭蕭落日聞笙鶴滿耳天風聒醉醒見玲瓏山志
禪寂之所有賣花聲出廊無間清婉動耳
曲巷深房憶帝州賣花庭宇最風流窗紗破曉斜開
扇簾繡籠陰半上鈎少日喜拈春在手暮年羞戴雪
盈頭泉南寺裏蕭蕭雨婉婉一聲無限愁見詩家鼎臠

疊郤霞綃上醮衣女童髽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
淺再試弓鞵舉步遲紫府烟花鶯喚醒丹房雲雨鶴
通知簾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見詩人玉屑

垂絲海棠

嫋嫋垂絲不自持更禁日炙與風吹仙家見慣渾閑
事乞與人間看一枝見後村千家詩

醉太平一作醜凡

吹簫跨鸞香銷夜闌杏花樓上春殘續羅衾半間
襟寬帶寬千山萬山斷腸十二闌干更斜陽暮寒見花草粹編

南鄉子竹居

壁月小紅樓聽得吹簫憶舊遊霜冷闌干天似水揚州薄倖聲名總是愁

柔一夢覺來三十載風流空對梅花白了頭

燭影搖紅　牡丹

一朵鞓紅寶釵壓鬢東風溜年時也是牡丹時相見　塵暗鸞鸞裁翦曾勞玉指

花邊酒初試夾紗半袖與花枝盈盈鬪秀對花臨景　題葉無憑曲溝流水空回首

爲景牽情因花感舊　兩番歡難偶別後知他安否軟紅

夢雲不到小山屏眞箇銷魂瘦

街清明還又絮飛春盡天遠書沈日長人瘦

夜合花

風葉敲窗露螢吟聲謝娘庭院秋宵鳳屏半掩釵花映燭紅搖潤玉暖膩雲嬌染芳情香透鮫綃斷魂留夢煙迷楚驛月冷藍橋　誰念賣藥文簫望仙城路杳鶯燕迢迢羅衫暗摺蘭痕粉跡都銷流水遠亂花飄苔相思寬盡香腰幾時重凭玉驄過處小袖輕招

以上見絕妙好詞

風流子　憶別

三疊古陽關輕寒噤清月滿征鞍記玉笋攬衣翠囊親贈繡巾拭淚金柳初攀自回首燕臺雲掩冉鳳閣上維揚溫柔和醉鄉以上見陽春白雪

軼事

直齋書錄解題　花翁集一卷開封孫惟信季蕃撰

在江湖中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多聞舊事善雅談長短句尤工嘗有官棄去不仕

直齋書錄解題　廬阜紀遊一卷開封孫惟信季蕃撰嘗大雪登山至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嘉定初年也惟信能爲詩詞善談謔盡嘗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游江湖間人多愛之

樂府指迷　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可惜

瀛奎律髓　高九萬詩俗甚爲老妓詩二首尤俗於後村孫季蕃老於花酒以詩禁僅爲詞皆太平時節

閒人也

西湖游覽志　孫花翁送女冠還俗詩與段吉甫天佑送妓入道詩事相反而語皆工吉甫元時浙江儒學提舉也詩曰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嶽夫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窗花老鏡鸞收郤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兩浙名賢錄　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慶人隱居武林湖山間自號花翁病歿葬之湖上

西湖覽勝志　宋孫花翁墓歿宋志光宋時孫惟信字季蕃盛以詞鳴沈伯時樂府指迷亦爲矜譽今求其集不可復覩

玉几山房聽雨錄　孫花翁墓志載在多寶寺西近水仙王廟予閒與亡友沈欒城及亦諳緒公徧歷求之終不可得著有廬阜紀遊及南渡小史今皆失傳

康熙初前輩沈澗房集同人讀書葛嶺蕉浪軒召乩忽大書云予呼天先生孫季蕃也其詩云雖名曰呼天而未嘗一呼試向山空無人一呼者遠近響答何其多如此類數十首

南宋古蹟攷　孫花翁隱居翁名惟信字季蕃號花翁開封人居婺光宗時棄官隱西湖詳見後村所作墓誌據宋伯仁詩其居當近蘇堤

西湖志　孫花翁墓誌碑舊在寶稷山劉克莊撰

兩浙金石志　宋孫惟信玲瓏山詩在臨安縣玲瓏

山九折巖摩崖正書九行字徑一寸按惟信字季蕃號花翁開封人居婺州光宗時棄官隱居西湖有花翁集

附錄

題季蕃詩後　宋　葉適水心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胷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吹寒烟見葉水心集

贈季蕃　宋　翁卷靈舒

立談飛絮中相遇在吳宮以我爲生拙憐君失計同酔酣花落月吟苦竹搖風自作廬山計幽奇欲徧窮見葦碧軒集

孫花翁墓徵　十一

尋孫花翁　宋　宋伯仁器之

東風吹雨濕西湖未許蘇堤酒賸酤試向花翁問花訊不知花似去年無見宋器之集

閱四家詩卷翁際可薛沂孫季蕃高九萬　宋　戴復古石屏

閱盡四家詩卷子自然優劣在其中石龜野鶴心相合菊磵花翁道不同鳴鳳翱翔上霄漢亂蟬蕭瑟度秋風一篇論盡諸家體憶着當年睡翁見石屏詩集

花翁將歸婺女因爲江西遊有長篇留別社中

次韻送之　宋　杜範成已

曠士隘宇宙孰爲君家山逸興渺湖海孰遣君意還胡然動行色便欲生慘顏新篇寫襟素和章就詞班亦念塵埃客肯照窗几間懷舊徒感愴搜語愧冥頑兩年重憂患悲涕不勝潸一身纏疢疾形骸頓已孱顧天凡幾疏無路扣九關望絕鐘鼎貴分甘茅衡跧恭然一疲駑不願十二閑送君爲心折把酒慙量慳行行逮京洛去去難追攀莫上八詠樓且宿雙溪灘爲問赤松子世道何其艱

□□□□□□□資深我嘗評京華眞是穢濁林

孫花翁墓徵　十二

繩約稍自寬一蹤不可尋蚤夜念倚門□異如有臨亟歸慰慈抱毋浪落邊吟

三用誦芙蓉與菊花韻謝孫花翁趙寬堂趙貴方見和　宋　杜範立齋

金飈蕩天末清冷聚茲花凜然傲且拒霜天肩正差好事共一觀目眩五色霞但此慰寂寞那復矜榮華誰無蘭蕙姿誰無桃杏葩秋邊竟誰語短瓶揷交加但知愛風味何必加齒牙未能輸一醉有興浩無涯夜讀花翁詩什有感成鄙句拜呈藉以求教擬目駭見異寶揣摩贊歎徒犯古人衒噬之戒

士有當世志誰肯專詩名自古巧文字與道關廢興
傾座聽君語雄辨窮粗精月中無全牛肯綮技未經
胡爲趁風月候蟲相與鳴靜夜誦佳什洽然如夢醒
瘦語自腰澤險句自穩平譬彼有源水隨流作幽清
奇抱歎皓首敗屋挑寒燈天運豈其能人力非所能
我讀淵明詩悠悠千古情銜觴豈好飲采菊非餐英
何時共臬益賡歌在虞廷

和花翁盆梅　杜　範

絕澗移來近市園又遷移入賣花盆體蟠一簇皆心
匠膚裂千梢尚手痕試問低回隨俗態何如峭直抱
孤根歲寒風節應無恙魯兀須知自有尊

孫花翁墓徵　十三

和花翁自詠　杜　範

愚拙天眞未易全如翁自許豈其然剩將詩句酬花
債只把春衣辦酒錢僅六尺牀皆樂地方千里皐自
豐年瞿曇老子都曾學曾點爲儒也學仙

次韻花翁冬日三首

料理新陽在此朝休文但覺帶寬要攬將漫刺巡門
到病怕時人舉酒邀強裹青衫空自累滿簪白髮不
相饒冥心久矣隨天付九轉還丹不用燒

人心天理兩相關無奈花翁盡日閒麗服靚粧紛拜
節倣衣短策自怡顏已聞曾爾尋幽去又有陶然向
市還口世世塵塵不染梅花好處卽孤山
蕭然僧舍一柴扉淡泊如君眼底稀山澤肯爲仙骨
瘦襟懷自得遯身肥有詩盈帙遮空案無酒留賓辦
典衣一棹稽山風雪裏便因興盡雪中歸（閩欲往越上故云）

次韻花翁喜雪快晴韻　杜　範

何人急急走靈符扶醒擬擬十萬夫隘巷未收穿履
迹短簷已倚晒書儒日開雪色如翻手景屬詩家費
撚鬚起望四山新入畫翠屏半是粉成圖

孫花翁墓徵　十四

次韻花翁第二雪　杜　範

創見飛瓊粲晚華已聞得句壓劉义亂隨風勢斜穿
戶誰見雲端巧雨花惱殺饑烏尋屋角寒驚宿雁失
汀沙此時清絕難酬賞羔酒誰言勝鳳茶

次韻花翁第三雪　杜　範

擁衾無事可相干忽報飛瓊急起看推戶已成千頃
白倚欄未覺十分寒三逢瑞景開心目幾費詩翁琢
腎肝妙句鼎來方對客其吟驚喜欲忘餐

次韻花翁自笑韻　杜　範

卽翁活計謝田莊肯與時人較短長餘事詩篇陵鮑

謝太平胸次到黃唐以通爲隱渾無礙有樂貧以
畧當自笑此生成鶻突誰知鶻突正難量以上見壯
戲花翁 清廬集後村 宋劉克莊
少日逢春一味痴輕鞭小袖赴芳時常過茶郎租舫
出或在禪林借枕欹名妓難呼多占定好花易落況
開遲身今憔悴投空谷悔不當年秉燭嬉
送孫季蕃 劉克莊
家在吳中處處移的于何處結茅茨囊空不肯投牋
乞程遠多應稅馬騎短劍易錢平近債長瓶傾酒話
餘悲衡山老視淒涼甚明日無人共講詩

孫花翁墓徵 去

月下聽孫季蕃吹笛 劉克莊
孫郎痛飲橫長笛玉雪胸襟鐵石顏解噴清霜飛座
上能呼涼月出雲間病創凍馬嘶荒塞失侶窮猿叫
亂山可惜調高無聽者紫髯白盡鬢毛斑
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 劉克莊
諸人凋落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
紫髯長拂地白眼冷青天古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旃
菊磵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天公
世事年年換詩人個個窮築臺并下榻今豈乏英雄
哭孫季蕃二首 劉克莊

歲晚湖山寄幅巾浩然不見兩眉顰看花李益無同
伴顧曲周郎有後身厚祿殷勤營葬地隱君歡喜得
吟鄰唐人題李白墳云誰移耒陽冢來此作吟鄰看來造物於君厚判斷
風光七十春
每歲鶯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關情相君未識陳三
面兒女多知柳七名自有菊泉供祭享不消麥飯作
清明老身獨殿諸人後吟罷無歸雪滿橫以上見劉後村集

孫花翁墓徵 去

同孫季蕃遊淨居諸庵 劉克莊
滿院靜沈沈微聞有梵音不來陪客語應恐壞禪心
母處歸全少師邊悟已深戒衣當自衲困講始停針
見瀛奎律髓
挽孫花翁 宋徐集孫義夫
清氣散乾坤人亡名尚存玉寒埋葛嶺墨淡慘秦村
井菊風號冢山花月返魂子孫無處覓吟客酹芳尊
見竹所吟稿
過季蕃故居 宋周弼端平詩雋
笑語失詼諧人誰不愴懷夢殘秋雨寺魂散夕陽街
缺甑黏前藥乾蘆積煬柴風流何必葬便擬菊花埋

孫花翁墓 宋王鎡介翁

詞入秦樓咽至今夜魂應共水仙吟墳前幾樹桃花月照得風流不死心見月洞吟

元　仇　遠仁近

孫花翁墓

水仙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薦菊有亭今作圃掃松無子謾留墳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隴雲欲把管絃歌楚些却憐度曲不如君見山村遺集

明　郎兆玉完白

湖上吊孫花翁墓

風義雲情安撫賢水仙宮畔痺詞仙荷花桂子常消受蝴蝶何須化紙錢見無類生詩選

國朝　姚　靖

花翁墓

孫花翁墓徵　七

荒山一片占浮屠舊日花陰置有無謾說水仙分地葬不留亭伴鴞烏見姚氏西湖志

國朝　朱　彭青湖

寒食前偕光甫學初彥常仲遵雋夫步唐樹之允升棠初溍甫諸子湖上看桃花兼訪孫花翁墓

國朝　徐　釚電淵

東風披拂酒懷新白髮同尋窈窕春幾處垂楊迎畫舫一隄香草拜詞人罷官閒結湖山伴埋骨長爲水月鄰最愛碧桃開塚上此翁未了種花因見竹光樓集

同人陪青湖夫子湖上看桃花兼訪孫花翁墓

國朝　黃孫瀛步唐

藏鴉門外水如天徐盪蘭橈破曉煙春事十分都入畫詞人一去不知年憑誰寒食攜尊酒賴有桃花作墓田薦菊名泉猶咫尺應教配食得逋仙見古樂山房集

寶石山弔孫花翁

國朝　陳文述頤道

曉風殘月柳青卿何處鷗盟更覺盟薦菊泉寒鄰女　大

孫花翁墓徵

汲種花地僻野僧耕雨昏山徑哀湍急烟暝湖干落葉輕賴有東坡老居士水仙祠畔與題名見西泠懷古集

國朝　陳若蓮問渠

屯田格調少游風氣誼尤堪結巨公薦菊亭荒遺冢在寒泉一盞酹花翁見西湖雜詠

西湖葛嶺之陽有古墓鋤以鐵余前詩所謂古墓竟誰氏者也松生謂是孫花翁墓以朱青湖詞證之良確余爲文記之又賦此詩

國朝　俞　樾蔭甫

水仙廟毀舊基空桑九祠存宿莽豐墓本在水仙王廟側今乃在桑

九郡王廟側疑即水仙王廟故址　過客但知尋鐵墓東坡詩太吳嗣東鐵墓西借用其語詞人誰更弔花翁但看石几今猶在欲薦寒泉尚可供定我小文丁敬禮不辭殘碣再磨瓏閒松生擬以吾文刻石墓前

孫花翁墓上覆以圓鐵眾說滋疑俞曲園據青湖詞撰爲墓記並賦詩篇鋟置墓門可爲湖上故事矣奉報一律　國朝丁丙松生

花翁墓對斷橋灣祠改碑殘跡孰攀徵信幸憑金管記傳疑得破鐵圓山香蘋好侑寒泉碧宰木添留夕照殷何止百年朱老慰劉同趙杜定開顏

孫花翁墓徵

修復孫花翁墓紀事　國朝丁立誠修甫　九

殘秋一片棘荒寶所山餘幾夕陽南國玉埋近蘇小西京鐵灌記哀王墓以鐵鎚其頂湖波幸免三弓盜石几還留八尺長儻附四賢和靖例寒泉分勺薦祠堂

武慚門蔭學滋荒回首家鄉在洛陽樂府特工金縷曲叢祠曾傍水仙王劉郎筆擅碑銘古郭璞經傳地脈長高冢未崩圓石朴青湖詞證抱山堂

高春在堂

齊天樂　舟中和花翁韻答自村同年　宋趙必瑑玉淵

東南半壁乾坤窄渺人物消磨盡官爵網羅功名釣餌眼底紛紛蛙井杆格了多少英雄豪俊身事悠悠儒冠誤矣文章病　休休蕉鹿夢省早牛衣無恙鷗盟未冷相越平吳終成底用不似五湖舟穩浩歌狂飲休說我命通待他心肯浮世南柯夢邯鄲一枕見覆瓿詞

孫花翁墓徵

沁園春　送孫季蕃吊方澤西歸　劉克莊

歲暮天寒一劍飄然幅巾布裘儘緣雲鳥道躋攀絕頂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　南來萬里何求因感慨橋公成遠遊歎名姬俊馬都成昨夢隻雞斗酒誰弔新邱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麽休平生客獨羊曇一箇灑淚西州見劉後村集

念奴嬌　寒食次盧野渉韻懷孫季蕃　宋趙以夫虛齋

重門鑿鎖笑侯鯖斷絕又逢寒食社甕初開春浩蕩薺蕨漫山誰摘榆火傳新柳綿吹老愁緒空千億百花過了遊蜂將次成蜜　追思共醉西湖詩朋餘幾俯仰成悲惻月射波心光萬丈猶想當時顏色黃鵠

翩翩白駒皎皎莫待山靈勒金貂著笠問渠還肯相易

玉燭新 和方時父并懷孫季蕃 趙以夫

寒空一雁落正萬里相思被渠驚覺春風字字吹香雪喚起西湖盟約當時醉處彷彿記青樓珠箔又不是南國花遲徘徊酒邊慵酌 家山月色依然想竹外橫枝玉明冰薄而今話昨空對景悵望美人天角清尊淡薄便翠羽殷勤休品入三疊琴心教人瘦卻

賀新郎 乙酉春日次孫花翁韻 趙以夫

春事渾如客趁新晴花驄驕騎俊紅衫輕窄臘甕初傾光欲動笑把黃甘旋擘更喜得酒朋詩敵陶寫襟懷鷓鴣詠裏似風流王謝當年集忘爾汝任爭席 疏簾畫舫梅妝白看斜陽波心鏡面照伊顏色縹渺笙歌天上譜一刻千金莫惜誰信道高樓占得柳外暝烟人去也但月鉤冷浸闌干溼知過了幾寒食 以上見虛齋樂府

沁園春 訪孫花翁墓 朱彭

昔有花翁浪老湖濱三徑未荒自礪戶空來杜鵑淒咽桐棺瘞後葛嶺淒涼薦菊泉枯水仙廟圮那問詞人舊北邙今何幸尚高封馬鬣后土祠旁 昔在水仙王廟側今

我來草長橫塘見石几橫陳八尺長 墓前石几

巍然獨存好淨洗湖蓴奠他白釀間吟湘竹傳出清商每歲鶯花一生風月哀挽詩篇誄克莊還相勸把斷碑扶起穩對斜陽 見抱山堂集

甲午春日張春岫丈因葺智果寺右陳忠肅墓往來湖墻一日語家君曰郡王廟旁古墓傳有鐵以周之衆說紛紜迄未得實考其迹當爲孫花翁葬處家君檢抱山堂詞證之良確惜斷碑又失扶立莫從石几幸存益堪佐證俞曲園先生更據劉後村集重撰墓記鍥立墓前修復湖上故事春岫丈恐古蹟之顯而復湮也摹繪一圖搜採羣籍編成卷帙猶恐有遺屬加補綴中取開封府志廬山志廬山紀事翰墨全書梅苑樂府雅詞花庵詞選草堂詩餘諸書尋閱無隻字可得補助始服其學之博而心之虛也亟請授梓俾垂久遠光緒乙未春日丁立中謹跋

孫花翁墓徵跋 一

校士公祠紀事

光緒二十五年秋

慈谿馮選鴻墀題

君米

泉唐丁氏嘉惠堂刊

序

樊公殉節後二月杭人卽祠公於天水院楊維楨記言之詳矣祠不知廢於何時康熙郡縣志均失載似國初已湮沒不可考惟吳允嘉錢塘縣志補曾述其事松生丁君求其遺址不可得姑就打芝巷通衢葺一楹崇祀之取其近天水橋也時在光緒丙子七月適禮采訪杭郡志事實有年因屬禮輯公祠錄禮見聞淺陋所得寥寥數則未能成帙今忽忽二十餘年矣將有慈溯之役檢點行篋初稿尚存深懼散失亟爲排比凡敘述樊公死事者爲上卷平時與樊公往

還詩文爲下卷仍請丁君審定付刋並識數語弁諸簡端以待博雅君子修飾之是亦抱殘守缺之微意也夫

光緒二十四年秋七月餘杭孫樹禮自序

樊公祠錄卷上

餘杭孫樹禮和叔編

元史本傳

樊執敬字時中濟甯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諫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慼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特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督海運於平江十日將發官大宴犒於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券

信令入而不虞其爲海寇也既入港卽縱火鼓噪時變起倉卒軍民擾亂賊竟焚舟劫糧以去執敬既走入崑山自咎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省而昱嶺關有警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引軍拒之賊不得進伊嚕特穆爾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鼎鼎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奈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眾而出中途與賊遇乃

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塡
咽街巷且縱火眾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
敬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
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墜從僕田額森
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柱國追封魯國公謚
按謚下元史本缺他處亦無可考
山東通志列傳
樊執敬字時中鄆城人由國子生授經郎見帝師不
拜曰吾誦法孔子何拜異教爲累遷浙江行省參知

政事海寇猝犯餘杭執敬率眾出戰眾潰呼執敬降
執敬怒叱之奮刀斫賊中槍墜馬死僕田也先馳救
亦中槍死
國朝吳允嘉錢塘縣志補
自徽犯浙西浙江參知政事樊公執敬逆賊於天水
橋巷戰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死二月姚園寺僧率
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祀焉
元楊維楨樊公祠廟食記　至正十有二年寇自
徽犯江浙政府參知政事樊公宿衛於省省吏皆
次第引去獨公披甲上馬率宿衛兵不滿伯什急
出省攻賊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
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省坊口遇他遁將以兵孤
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砍其人曰城不守
何適遂躍馬逆寇於天水橋巷戰以死公在江浙
政府凡二年贊其首相興利去弊不爲猜阨吏中
格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職雖參實與提衡故
政府有便利東南人者肖公之出吁仁矣哉伯夷
稱仁以將軍葬首陽天下傷之不得全尸故云將軍葬事見韓非子
樊公稱仁以將軍葬天水橋東南人傷之吁又豈
知其自決於義之畏愛有甚於生死者乎義既決

雖碎首塗地無悔焉死不自安於有
激出於不獲已皆非死義而義利之枢去其閒不
能以寸凡遭禍亂有首鼠義利以干法冦者不死
司冦幸而死疑似吁何可以亡辨哉故伯夷死天
下謂之義樊公死天下謂之忠忠與義不可以聲
音笑貌掩而得之必決於衷安於素有天下至尤
之物而不能易也自昔死鳴甲雍門死徇劍囊死
衛髦漢溫公死嚙齒唐張巡死嘔血陳狄鄆州黃龍死
潭李芾類皆若是吁若是者始可與言封疆之臣社
稷之鎮矣歲者謂全節未必成功吁節無增損功

有成敗無增損者內有成敗者外耳春秋錄死節亦計其內而外有不計焉歟功與節以律天下之忠非春秋義已公之死其僕曰田丁者亦徇主人比春秋那酬贖之僕云去公之死兩期月娩園寺俯雪率杭之人爲公立祠於天水院肖公之像歲時祀之樹石於門徵余文以書於是論次其死烈如此公名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自號也世爲鄞人其世出仕歷見別傳云

光緒杭州府志　元樊公祠舊在天水橋天水院祀參知政事樊執敬歲久湮廢舊址亦不可考光緒丙子郡紳丁丙就打芝巷通衢普濟堂舊屋葺一楹奉栗主並附祀田僕於後翼每歲七月十日詣祭由普濟堂權奉香火

國朝鄭泰徵重建樊公祠記　古今忠義之氣無日不流行於宇宙蘊蓄於人心特其奮發之機則必有所感而後動且必平日有所觀感而後能激發於臨時我杭人仰太息低徊不能置故辛酉冬赴義若渴相與固守圍城無一去而降者丁君近復刊庚辛泣杭錄取兩浙昭忠祠事詳載於篇其所以興起人生忠義之心者意深且遠且不獨兢兢於今之忠臣義士也於明亦有之杭城闕板橋東向有同仁祠祀王文成胡端敏孫忠烈三公歿後榛蕪瓦礫地亦浸爲鄰圃佔矣丁君嘗築而新之每於六月十四日致祭維謹且不獨兢兢於前明也於元亦有之元至正十二年徽寇竊發參知政事樊公執敬迎擊於天水橋西矢連發殪賊七眾潰猶奮力斫賊以中槍墜馬其僕田某馳救同時死里人建祠於天水院歷久浸廢丁君每詣普濟堂必過天水橋訪求遺址歷數年不可得適就堂之東舊屋三楹葺其西偏一楹爲之祠田某亦附祀於後夫人生數百年後亦何取於數百年前之人而誠事之毋亦忠義慷慨之性遙遙相感令人激昂奮發而不能已歟然則茲祠雖小有興莫廢何待泰徵贅言特祠爲堂產吾師瀕行屬泰徵謹識之以告後

之主斯堂者俾知堂之祀樊公有所由來且以冀
百世下聞風興起云爾
元楊瑀山居新語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
徽賊入寇杭城時樊時中　敖　教爲浙省參政亟出禦
賊北行至崴寒橋遇害
元嗇至　道輗時中參政詩　主將無謀拂眾情賢
參有志惜言輕狐羣衝突成妖孽黔首驚惶望太
平奮志從征全節義殺身殉國顯忠誠崴寒橋下
清泠水夜夜空聞嗄咽聲
王逢題崴寒橋詩　大參身死崴寒橋忠血長流

憤未消一片王孫煙草色岳墳松柏共蕭蕭
明陶宗儀輟耕錄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
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
守宿衛於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
獨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救關從者止之公
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
河坊口遇他走將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
佩刀砍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猶
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
宋濂撰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銘　靳州

紅巾搆亂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遁參政樊公
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
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
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
耶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
死
鎦績霏雪錄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
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
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
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應弦而斃者
甚眾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郎仁寶七修類稿　樊執敬樊公執敬字時中獨杭
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參知政事十二年徐
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
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之公曰
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遁將以孤兵且散
控馬首返公怒以刀砍其人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於天水橋
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
雪牟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楊鐵崖時爲文
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錄中詩雖未工而公

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已錄之但不如此之悉

明王謙題樊公祠　文武全才乃見公英魂浩氣與天通丹心北闕日星上白骨西冷煙雨中無劍可能誅逆賊有碑應爲表孤忠歲寒橋畔新祠貌滿地愁陰泣晚風

許文泰樊公祠詩　雪公高義雲天薄下里羣新香火祠抱恨荒茭臣罪重成仁松柏歲寒時獨能空手搏巢賊安肯低頭拜帝師更上浙江亭子望浩然留得看潮詩

張起芬題歲寒橋樊公祠　橋址歲寒尋嘉名寓意深青松烈士節白水老臣心粉壁刀光閃苔階矢鏃沈風雲天慘澹碧血尚陰陰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　樊公廟食記卽楊鐵崖文不備載

丁丙北隅緒錄　按元史樊公有傳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又載順帝十二年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申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勢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城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旣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劒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王逢梧溪集徵寇犯杭樊時中禦於歲寒橋遂死之天水橋蓋一名歲

寒橋廟基似在今之三義廟今卽別擇地於義倉之右以存古蹟云

陳衍元詩紀事　樊執敬字時中鄆城人至正間官至浙江行省參知政事賊犯餘杭戰死追封魯國公丁立中武林聯話　樊公祠在天水橋天水院祀元浙江參知政事樊公執敬至正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逆戰於天水橋巷戰以死杭人立祠祀焉祠不知廢於何時今按其地當在三義廟之側亦不可攷光緒丙子七月家大人改建於義倉之南并題聯云訪古到武林城北遺迹已湮就此小築一椽喜

重見百年俎豆迎神於天水橋西明禋用享惟願永
清四海無復駐上將旌旗又錢塘張寅伯丈景雲題
神龍匾云忠勇果毅聯云由國子授執經郎欲正綱
常不拜帝師彰耿節歷行省參知政事驟膺軍旅獨
攜義僕效孤忠蒼古渾樸兼而有之
國朝許仁沐道出省垣喜樊公祠重建　躍馬過
城北思將小醜擒聲名寒賊膽道義繫人心事莫
論成敗忠尤無古今一椽重卜築異代有知音
孫樹義丁君松生新葺元浙江參知政事樊公祠
落成適偕三弟和叔返里出北郭敬謁祠下作
胄監夙尊宣聖教巖巖大義懍千秋師前不拜眞
強項賊至羞降瞽斷頭主僕同仇彰勁節妻孥偕
死亦清流崴寒橋畔閒憑弔窺喜重看廟貌留
孫樹禮新秋與仲兄謁樊公祠出見城上似靈旗
勿勿未之異也既而臨安林朝國謀逆劉軍門吉
園統兵立卽誅滅殆神有先見而隱爲民衛與謹
爲長歌紀之　丙子七月鶉火流木葉未脫聲已
秋言歸故里情夷猶步出北郭道阻脩偶憩神祠
近城陬問神爲誰曰樊侯神之桑梓濟甯州前五
百年此停驂參知政事敷優優樂民之樂憂民憂
一旦邊疆苦虔劉寇踰昱嶺險且幽羽書絡繹來
庚郵肉食者鄙無能謀省吏四散餘生偷維神顧
贈罕匹儔躍馬獨出揚公矛黃金鎖甲綏猊甲俊猊
爲吾民殲敵讐大黃懸腰矢納箙敢應弦立斃人爲
庚平明出戰午未休賊氛前卻後益遒眾寡不敵
憂心如醻顏苟活神所羞北向再拜君思酬一死
得所臣何求英風灝氣沖斗牛我閱太息拜偃僂
出門浩歎其誰尤行行漸近城譙樓夕陽初下燈
影浮陰雲慘淡迷雙眸彷彿有神過城頭金戈鐵
甲風颼颼前駕蒼螭後文虵素錦韜杠旗九旒健
僕韄弭從之遊我思往事殊悠悠至正迄今甲九
周神應歸去正首邱何不言旋尊與鄉豈眞一半
湖句留抑戀桐鄉朱邑侔夜航共話相諮諏羨被
一宿觴咂嘬餓至半潭龍珠湫自郡至餘出郭有家半潭舊
名勝星潭相傳潭有明珠寢門至止色思柔抑戒匪言與匪田
隱怪勿加搜神搜時有訛言三足獅蹲城內外鳴鉦不絕未幾臨
安眾讙冰有寇竊發狐鳴籌欲誅董昌無錢鏐流
民出走如遘四陸行提挈與竹兜水行溪河無盧
舟餘城徹夜聞鼓枹隱癰四潰誰爲收我邑嚴公
名耆善運籌兼燭達旦軍書修上請援師如貔貅

卯金元老克壯猷犁庭塔穴競且絑星馳霆擊無
逗遛民復邦族安田畴邦基孔固適金甌銘功須
德羣歌誰知是實神之庥禦災捍患先綢繆神
其以爲然乎不
王樹森過樊公祠作　陶塑人心正安知帝者師
觝邪冠獬豸滅寇帥熊羆所情同寮遁難教獨木
支乾坤留正氣千古此神祠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余闕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爲民而賦稅爲之後往年使者昧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爲姦治之其心以官爲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咻然相譁以爲厲已會天子問民所苦遂以爲民實水非姦遂劾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底遞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爲之使而

吾樊君時中以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而選是職自君之來官僚協和吏畏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友余闕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竭之竭矣況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賢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爲酒食予人人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蒞之修其溝澮相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哀矜而爲之所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夫木之實繁者其枝披其本疏者其幹拔況於國與民乎故善樹木者簡

其實而厚其本善爲國者疏其賦而厚其民理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臨大事果毅不擇利害而爲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式發鄂城卉木繁盛賓僚俱在各爲詩以稱美之子故首序焉

上樊參政書　楊維楨

某謹再拜奉書於大參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士有鼓琴於汾亭而釣者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夫聲被於琴一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士之意發而成聲聲發而成文者乎萬

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存者宜有過於鈞者之聽琴也己伏惟閣下以中州閎氣出爲當代之英不事舉子業而爲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於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子姚子子元子姚子之後而有子樊子己耳士不志於見大人君子則已如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某幸早識門下於任公敬叔之門閣下佐書於中書時敬叔嘗遣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閣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閣下在行垣去某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僕趨下風而又以閣禁之嚴艱於見也則某惟有退處於野與

田叟野老爲伍耳然力不任負耒而又竊食於吳教
授市中兒以爲妻子之養同年之士有舉某於錢塘
典市之官使苟食於市猶勝於挾筴小兒去家僅一
水隔猶勝於調邊數千里其相知無踰於同年而所
舉如此則某之不受知於當世而切切於知己者之
求蓋可知矣傳曰陽雷自天而昆蟲以聽陰雨在漢
而艸木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某之於閣下
懸若相絕而心動於閣下見於先覺則恆目睫之近
故敢不以再進爲瀆而懷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
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於閣下蓋將託知己於
閣下也閣下儻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白
焉其不愈於知音汾亭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送樊都事

南府翔鳥重上賓中臺裘豸動羣臣授經光啟重瞳
早布澤嬴生萬物春工部崇班依日近少陵佳句及
時親老夫釋褐西園灌夜夜周星繞北辰
近仁臺郎見示樊左司在南臺時憶昨五首柯
博士蘇徵君皆爲和之天台丁復僑居金陵
草莽之臣也不能悉奎章故事親覩皇潛飛
之盛猶能記之僭用元韻以寫鼎湖之思云

閣

猶記飛龍北上時從臣鞍馬雁參差鳳凰自是巢高
閣螻蟻何因集下墀翠輦看花臨御苑綵毫摛藻綴
文猗太平不願論封禪自擬元和聖德詩
猶記金陵觀稼游翠霄深處想瓊樓縱橫未草三千
字縹緲如瞻十二旒祇爾丹心馳魏闕依然白髮老
滄洲翠華不復南巡幸歲歲空來鴻雁秋
猶記御牀金織帷初成寶刹彷丹墀人間謾道風雲
會天上俄聞日月遲北闕祇今無遺賜南臺憶舊有
題詩舊臣總抱烏號泣豐石還如峴首碑

猶記奎章擁紫薇五雲流彩日陽輝已頒玉果開春
宴亦賜金蓮送夜歸俊逸詩篇淩鮑照風流人物動
崔徽還憐杜牧秋娘賦色綫裔堪補舜衣
猶記華亭駕綠葉市人還許與驩虞後來盡備公車
選前識皆知帝者圖相府帶圍愁病沈酒家祠部屬
狂俞鄰僧有髮惟須醉夜立霜畦望北樞

別樊時中

桃花灼灼柳絲柔立馬看君發鄂州懊恨人生足離
別不如江漢共東流

別樊時中廉使

余闕

光祿橋西惜解攜春星欲傍露盤低自來宮柳多離
思更著城烏在上嘐

上京大宴和樊時中侍御　貢師泰

一元開大統四野會時髦畿甸包幽薊天門啟應皋
羣黎皆屬望百辟盡勤勞蕃國來琛獻邊陲絕繹騷
劒韜龍尾匣弓屬虎皮橐列聖尊皇極元臣異節旄
宗盟存帶礪世胄出英豪嚴駕嚴先蹕居人望左纛
平沙班詐馬別殿燕樓毛鳳簇珍珠幅龍盤錦繡袍
扇分雲母薄屏晃水晶高馬渾浮犀枕駝拳落寶刀
暖茵攢芍藥涼甕酌蒲萄舞轉星河影歌騰陸海濤

齊聲纔起和頓足復分曹急管催瑤席繁絃壓紫槽
明良冥曠遇熙洽喜重遭化類工成治聲同士赴韶
隆恩雖款洽醉舞敢呼號拜命崇三錫論功恥二桃
重華躋舜禹盛業繼夔皐燕饗存寅畏游畋戒逸遨
乾坤春拍拍宇宙樂陶陶爭獻公車頌光榮勝袞褒

憂傷四首上樊時中參政蘇伯修運使存一　王逢

竹笠黃時海寇蘇竹笠以拒官軍黃金兜鍪勢相當兜鍪本居大
將壇左劒右印增威光邊隅將校望塵拜州縣曹佐
聞風僵況從元首授元柄稍忤言意違軍令不因災

跋

天下惟不趨榮利者乃能不避危難當樊公不拜帝師時亦似稍迂闊矣然勁氣介節已基於此及官浙省徵寇猝至卒能見危授命大節不奪其自命爲孔氏之徒何媿焉向令尊孔氏者皆如樊公其人亦何懼異教爲余既喜祠之得所主持且喜孫君之掇拾蒐討歷二十年而萃爲一編也亟付手民鋟之并識數語於後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丁丙

揚清

田園雜著之一

祠志

野齋題眉

光緒辛巳秋
錢唐丁氏鐫

楊清祠在忠清里祀前明王項二公者也二公清節彪炳志乘毋庸贅言庚辛兩變祠就傾圮地爲居民侵佔丁君申與里中紳耆呈請邑侯姚公轉申大府鳩工興復于是廢者舉之闕者補之圮者修之不數月而祠成重簷翼宇煥然一新而後之君子有以景流風追餘韻用維世道於不敝其有裨於吾郡者豈淺鮮哉每歲春秋兩祀皆東城講舍主之余與鄒君在寅同監院事隨諸鄉先生後奔走從事故祠事始末頗能言其大畧爲丁君弟午時從子遊欣逢是舉遂潛心典籍纂錄成書凡郡簿縣牒以及蟫編蠹簡中有關祠事者罔不搜羅殆偏余見其摭擇精覈條理燦然心竊喜之因命錄副留覽庚辰秋生以疾卒而丁君適有杭郡掌故叢書之刻余遂慫恿付梓修志乘者或亦有取於斯矣嗟乎桂窟不芳蘭臺頓燼人生若夢天道難知用書數語於簡端以誌懷舊之感云爾光緒辛巳年秋七月錢塘張景雲序

辭不受竟以餓死復有同里項公郎中麒亦以冰蘗終身不受非義致仕後二十七年僅以館粥餬口雖至屢空不改顏樂嘉靖二十年知府陳公一貫因前守陳公仕賢嘗建一祠以祀二公扁曰揚清庶不併祀二公於褚僕射之旁奈規制隘陋不稱祀事爲是舉之師生白其事於督學孔公得請擬眞菴爲之其詳具見於陳公一貫所撰碑二十四年知府嚴公覽同知邱公道明通判劉公希召推官劉公幾章同立石焉

萬厤陳善杭州府志

正德十五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唐鳳儀建忠清里坊胡世寧初起徒中拜湖廣按察之命未上鳳儀重坊其人欲爲建坊世寧謝曰賴主上覆仁得免罪戾幸矣何以坊爲唐有僕射豬遂艮者里人也當時諫易后忠莫大焉我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兵部郎中項轂皆與同里清望重一時世寧所願爲之執鞭者也若移樹坊之工爲三公表世敎民風所益艮厚世寧雖沒齒無聞受惠多矣鳳儀感其誼遂爲樹忠清里坊于豬家堂南巷口云善曰按忠清里坊之建胡公捨貲唐公從善皆足爲世儀表今過者徘徊其下仰止三君子而亦有懷二公咸所謂典刑不忘者也

忠清里本名昇平巷北爲豬家堂正德十六年里人胡世寧爲都御史唐士儀按浙欲爲世寧建坊於門閭世寧辭之曰僕計偕時已得坊費後遭宸濠之難被逮京師當道義助補前之缺家人先後妄費非有司不曾加惠也豈敢瞞昧再叨厚貺竊今僕居近豬堂以遂艮故里得名近世同里有王公琦者歷官敎職御史僉事皆有政績而清介絕俗晚年休歸梘腹以殁諸孫見爲備工項公麒者歷官司務員外郎中文學孝廉冠絕一時而病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貧贅依人蓋以俗尚通達而賤方介以致

士儀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布政使李默併勒世寧名於上

揚清祠在豬家塘以祀皇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南京刑部郎中項麒者琦字文璉錢唐人永樂間舉於鄉除汝州學正尋授監察御史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以母憂去起復四川整飭兵備非其好也乞歸歷官清白家無石儲衣敝以紙補隙嘗歲莫大雪僵臥數日人有憐而餽食者致菜則受稍怠即辭卻之曰吾不忍啖嗟來也郡守胡濬聞而餽之百金不受乃述其清行聞于朝以上命賜之琦復辭曰祿以養士未聞養民也無功而食將無愧於心乎士流莫不歎服竟以飢寒發病卒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間以貢士授南京吏部司務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陞江化初以母病乞改南京授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成西司郎中以病告歸雅操尚潔不入公府嘗不給于養蚤而吟詩鼓琴晏如也巡臺藩臬若郡縣之長欣覩高標而麒終不肯屈節往見正德二年平湖令甯某被逮于臬司憲長邵公諭之曰何不學項正郎清白正人在邇而不往親炙自忍點染何也甯頓首出齎百金入贄于麒麒厲聲曰君事果枉法司自能直

之苟不枉則受罪乃其所也既剏民以自鐍復以鐍已者鐍人是誠何心哉甯赧汗而退明日麒無疾而卒年八十有二正德十六年御史唐鳳儀廉二公清節以其與褚僕射同里也表其閒曰忠清里嘉靖十一年錢唐令王錢立二公神位于褚祠併祀之二十三年提學副使孔天胤郡守陳一貫以疑眞道院奉二公題曰揚清祠

國朝康熙馬如龍杭州府志　康熙趙世安仁和縣志同

揚清祠在忠清里改疑眞觀爲之祀國朝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刑部郎中項麒二公里人也正德十六年巡按御史唐儀鳳始附祀於褚僕射祠改祠曰忠清嘉靖二十年知府陳仕賢別建一祠隘陋不稱二十三年提學副使孔天胤知府陳一貫改祀今祠春秋致祭一貫爲記二十七年燬二十九年知府孫孟重建

國朝阮元兩浙防護陵寢祠墓錄

按察使僉事王琦刑部郎中項麒合祠琦字文璡仁和人永樂甲午舉于鄉授汝州學正尋擢監察御史治獄平反死囚七十餘人出爲山西提學僉事改四川兵備僉事致仕家居衣食不給郡守上其事於朝詔賜百金琦以無功受賜固辭竟寒餓死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吏部司務陞郎中憲宗登極應詔陳言上五事語甚切直以病致仕卒嘉靖間建祠額曰揚清祠在平安一扇忠清里

傳紀

嘉靖仁和縣志

王琦字文璡錢塘人世居仁和平安坊領永樂甲午鄉薦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正氣服人士風丕變改四川道與時違不能徇人俯仰疏請休致時年

五十人皆歎息素以清介自持嚴於辭受在官門無私謁居家不治生產陶如也值歲大饑適無以資朝夕冬暮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有餽非故舊堅拒不受即故舊餽數亦卻之鄰有唁之曰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舉何乃自苦若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後窘甚裹衣以絮爲之杭太守胡公聞其貧而餽之不受奏聞於朝欽賜白金辭曰在官叨祿周貧宜粟今何重惠無功豈敢領受竟以饑寒卒胡公哀弔以禮白之當道迎祀鄉賢祠

項麒字文祥號愛日幼有異質甫八歲督學試而奇之遣入邑庠領正統丁卯鄉薦景泰七年授南京吏部司務後改禮部宗伯考曰貧而能廉敏而好學遷工部員外郎請便迎養改南京刑部後因憲廟登極詔求直言麒以五事奏陳欽賜嘉納成化十七年以郎中稱疾乞閑垂三十年足跡不及公府居家窘迫廚無兼日之積雖至屢空未嘗干謁藩臬郡邑每加禮重弘治十年巡浙吳公知麒高行苦節舉優禮廉貧之典後無疾而終壽八十二正德十六年巡浙唐公知麒與僉事王琦同心清苦居近

褚公祠命立牌坊題曰忠清里嘉靖二十三年督學副使孔公淮知府陳公仕賢請命立揚清祠以祀王項仍給田一十二畝以資二氏子孫時祀牲品所著有愛日齋纂藏於家

僉事王公琦字文璉仁和人由鄉貢試禮部居一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倡雅陲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一時士風丕變清議歸重改四川不樂川兵備德威所被盜息民安尋乞致仕歷官三十餘年清介絕俗晚年家居枵腹以歿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正統十二年舉人除南京吏部司務陞工部員外郎仍乞改南京刑部尋陞郎中成寒死

郎中項公麒字文祥幼穎敏積學善文領正統丁卯鄉薦景泰七年授吏部司務既而遷工部郎中平生廉敏公平忠勤明決成化改元詔求直言公以五事上陳曰務正學納諫諍崇節義屏近習弭天變悉蒙嘉納成化十七年因病乞休准致仕從此杜門不謁公府居家窘迫廚無兼日公處之怡然吟咏自若弘治間巡按吳公知公高行特加優典少甦清苦正德間巡按唐公訪知清標苦節忠孝克全命有司爲立碑坊題曰清忠里與同里王僉憲琦配祀唐僕射褚

公祠嘉靖初憲副何公送二公從祀鄉賢祠

嘉靖浙江通志

王琦字文璉仁和人舉人永樂十三年除河南汝州學正召爲御史都察院獄久淹不決者悉委鞫審一時冤抑催重刑者七十餘人咸得辨明尋陞山西按察僉事提學先行後文士類丕變母憂服闋改任四川兵備德威所被盜息民安尋乞致仕歷官三十餘年清介絕俗晚年家居枵腹以歿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正統十二年舉人除南京吏部司務陞工部員外郎仍乞改南京刑部尋陞郎中成

化初詔求言麒上務正學納諫諍崇節義遠近習弭
天變五事上嘉納之未幾以疾乞歸文學廉孝卓冠
時俗家居三十餘年閉戶以終
萬厤杭州府志

天順四年四川按察司僉事致仕錢塘王琦被命賜
金辭不受琦歷官三十年家無石儲衣敝以緼補隙
恭則受稍怠卽卻之百金堅卻不受具狀聞上詔賜百金琦北
閭而饋之曰吾不忍啖嗟來也郡守胡濬周貧宜粟而
面拜謝辭曰在官叨祿百金重惠無功
豈敢受未幾竟以寒錢卒殮具皆藩臬長泰敬曾蒙
之簡卹

成化十七年南京刑部郎中仁和項麒謝病歸麒歸

年足跡未嘗一踐公門藩臬郡邑無不敬服居家窘甚廚無兼日之積而自視坦然吟咏不廢平湖甯尹以賄敗臬司邵廉憲舉麒清節諭之曰汝緣事臬司邵廉憲諭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蓋姚之也尹意邵雅重麒卽暮持金求爲營解麒厲聲卻之尹慚愧而退未幾以無
王琦字文璉錢塘人永樂甲午舉于鄉試禮部乙榜
授汝州學正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廉明勤愼風裁凜
表其里爲忠清里奉王項之主配于褚廟學使孔天
然斷獄不爲刻削虛心聽慮務盡其情所平反死者
肖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二公云按實尹一作甯尹
幾七十人陟山西提學僉事精考校敦行實不徒以
國朝康熙杭州府志
文藝取士士習蒸蒸改觀憂去服闋改四川兵備僉
王琦字文璉仁和人永樂甲午舉於鄉試禮部乙榜
事川故多盜琦威行令明盜賊聞風聲皆斂跡去尋
授汝州學正潔身先士凡所指示皆卓有師模擢河
乞致仕歸琦歷官三十年清苦潔白守嚴一介家居
南道監察御史廉明勤愼風裁凜然顧斷獄不爲刻

削虛心聽理務盡其情所平反死者七十人爲山西提學精考校敦實行不徒以文藝取士未幾以憂去服闋改四川兵備僉事川故多盜琦威行令明盜賊聞風斂跡尋致仕歸琦歷官三十年清苦潔白守嚴一介家居貧甚衣不給郡太守胡濬欲餽餉意懼其不受列狀於朝有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寒餓死飯含不具藩臬倡義卹之始斂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南京刑部郎中當憲宗登極初詔求直言麒應詔陳五事一曰納諫諍三曰崇節義四曰遠近習五曰弭天變其崇節義指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以圖苟免不知節義廉恥爲何物宜顯正典刑以訓在位其遠近習指王振曹吉祥事以爲戒近宜收攬威福不使任事復掃除之語甚切實以病乞致仕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甘貧屢空寄居於人巡按吳某高其節爲授屋一椽有平湖尹以賄敗憲使邵某舉麒清節以諭蓋慨之也尹意邵雅重麒暮持百金求營解麒嚴拒不受未幾以無疾終後巡按御史唐鳳儀以麒與王公琦褚公遂良同里表其里曰忠清附二公主祀褚廟

學使孔天胤等別建揚清祠專祀琦麒

國朝雍正稽曾筠奉

敕修浙江通志

王琦禪寄筆談仁和人中永樂鄉試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晉山西提學僉事端軌敦行士悉悉改觀以憂去服闋補四川僉事尋致仕歷官二十年清貧如一日居家衣食不給郡守胡公濬上其事於朝詔賜百金琦以無功受賜固辭竟饑寒死一時藩臬倡義爲助殮弟珉承樂甲辰進士歷陞雲南鶴慶知府時郡多劇盜設計勦撫郡賴以寧歷九載以清廉著

聲有麥秀三岐之異卒於官

項麒禪寄筆談仁和人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陞刑部郎中憲皇登極應詔陳言上五事內指宰輔阿媚甘心屈膝及中官擅權語甚剴直閹者咋舌無何以病乞致仕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家貧屢空僦屋以居巡撫吳公高其節授屋一椽固請始受而處焉兩浙名賢錄麒字文祥致仕家居廚無兼日之積而自處坦然吟咏不輟平湖賈尹以賄敗

臬司邵某舉麒清節論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蓋

魄之也尹意邵雅重麒暮持百金求爲營解麒厲

聲卻之尹慚而退

國朝康熙仁和縣志 乾隆鄭澐杭州府志同

王琦字文璉永樂甲午舉於鄉試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攝河南道監察御史廉明勤慎風裁凜然斷獄不爲刻削虛心聽理務盡其情所平反當死者七十人遷山西提學僉事精考校敦行實不徒以文藝取士士習改觀以憂去服闋改四川兵備川故多盜琦威行令明盜賊聞風遁去壽致仕歸琦歷官三十年家居貧甚衣食常不給郡守胡濬欲餉之懼其不受列狀於朝有詔賜百金琦固辭竟寒餓以死含殮不具一時藩臬長倡義卹之始克斂

項麒字文祥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陞南京刑部郎中憲皇初詔求直言麒指陳五事一曰務正學二曰網諫諍三曰崇節義四曰遠近習五曰弭天變語甚切直皆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病乞致仕居家三十年甘貧屢空寄居於人巡按吳某高其節槩授室一椽廚無兼日之積而自視泊如吟咏不輟平湖竇尹以賄敗臬司邵廉憲舉麒清節諭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蓋媿之也尹意邵雅重麒即葬之日忠清以配李疾終後巡按御史唐風儀以麒與王琦褚遂良同里表其里爲忠清里奉王項之主配於褚廟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二公云

公牘

崇禎仁和縣碑示石刻

杭州府仁和縣爲懇恩給示勒碑以徽前政以杜竊據事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奉欽差兵巡杭嚴帶管提督學政副使黃批發本縣申詳揚清祠後裔生員王元宰呈請勒碑禁約緣繇奉批如詳勒石垂禁繳奉此先爲前事本年八月十七日奉本道批發本

縣儒學生員王元宰呈詞呈稱竊祖王琦永樂朝四川按察司僉事起家廣文洊歷臺署嗣晉督學尋備蜀兵威望所馳盜皆斂跡事平請告歸里歷仕三十餘年懸車十有五載特立獨行宦成不替孤清苦節齒暮益堅富塗無半札之投門生餽再受之餽衣緝以紙環擲於河領公祖之新書一冊敘百金凍臥洌旬饘虛累日遂以飢寒卽世生前郡守胡公列狀以聞死後藩臬秦公曾公經紀其殯節蒙歷任上臺俯收輿論據實表揚迨景泰年間同里僉議郎中項公麒優劣無分於是署里曰忠清以配李

唐之僕射耐木主于旌德以顓陶唐之許繇猶以幽
芳雖闕誠敬未耑爰建特祠攸彰古處始仍小廟之
基既就擬眞之址顏額揚清與昭忠並峙向以丁田
銀備祭未盡復蒙府主捐俸買田湊祀壇墠三易牢
醴再加宰祖先與褚公配享見今人不愧于古併以
項公同列見我明遠過於唐杭州府誌浙江通誌仁
和縣誌西湖誌旌德錄名賢載筆可攷傳贊貞珉具
存洎天啟元年鬱攸爲崇復蒙院司道府動支官銀
重建此誠歷任上臺之隆恩也迄今二百餘年後裔
滋繁賢愚不等向來止著祠外疑眞庵道士看守不

許二姓子孫酒人佔住法甚善也歲久法弛倘復倚
三寸覬覦一椽始以守祠爲名因而據爲私室必至
穢污傾頹夫表揚清德之所豈藏納垢污之區不惟
褻瀆先靈抑且深辜盛典見蒙仁和縣給示禁約第
未奉憲示恩批勒石似難垂久爲此懇乞嚴禁申飭
止令道士看守不許二姓子孫竄入答宰指貲勒碑
以杜後患再查祠之始稽核甚嚴卽名位已隆而輿
情未愜槩不得叨廊廡片席俎豆一臠夫與人爲善
雖不失身後之虛美若濫觴日甚殊失其崇祀之初
心苟非輿曩詰以齊芳未免登斯堂而顏厚此天臺

激揚之大權宰等遵守之至願也伏乞併賜嚴禁庶
玉石無淆百世良規萬代瞻仰等情奉批仰仁和縣
查報奉此行查間隨據本生投詞并本縣平安坊一
扇見年里遞張爾翼魏尙旹沈黃趙等呈詞同稱查
得本坊原係唐僕射褚公遂良故里迨永樂年間有
四川按察司僉事王公琦景泰年間有刑部郎中項
公麒清修苦節耿介孤貞宦蹟鄉評人倫冠冕載在
書誌傳在口碑立懦廉頑跨唐軼漢正德十六年按
院唐採訪鄉賢牌行本府署里曰忠清里書三公姓
名于其上祠曰忠清祠奉祀褚公王項二公以合列

名題額之意動支本院俸銀三十兩充用撰文勒石
嘉靖三年杭州府主查以附祭褚祠不專誠敬申詳
按院動支本縣丁田銀七錢二分春秋特羊致祭嘉
靖二十年府主陳將私衙小廟改祠二公嘉靖二十
一年府主陳臨祭以陋窄不稱議更陞任未果又以
特羊祭薄捐俸二十金買田春秋添備祭猪復蒙新
任府主陳學道孔申文達部將本里疑眞菴改爲揚
清祠遷迎二公神位撰文勒石褚祠爲昭忠祠忠清
並列三賢鼎峙誠盛舉也二十七年煅二十九年府
主孫重建勒石天啟元年燬院司道府縣重建本年

蒙給示禁約潛鎔覬覦之私永錫先賢之美本生以
勒石叩署學道黃批送在案竊查二氏子孫賢愚不
等是以先年止著祠旁疑眞蕃道士看守不容二氏
子孫潛入佔住法甚善也至于本里先賢自唐貞觀
以來僅有三公若夫功名事業表表一時應列祀典
者或特祠或合祠以類相從務求不失命名之意則
清之一字匪易承當倘濫觴不禁必來碔砆魚目之
誚不無損于人心風俗之微卽如王僉憲弟珉以進
士起家歷官鶴慶太守紀傳所載皆以廉稱忠肅于
公榜其德事有日麥秀三歧竹生二本則鶴慶久爲

名賢仰重如此而揚清之祠不聞配享豈非當日愼
重之意合無一併勒碑嚴禁等情前來據此隨該本
縣知縣吳查勘得永樂間僉憲王公琦名振西臺威
馳南劍乘强仕而恬淡乞休積雪閉門偃臥甯忍饑
而清白易簀賜金北面堅辭高節稜稜清風穆穆景
泰間郎中麒直言補袞敢諫有聲卻賄安貧貞操自
矢俱特立獨行矍然不滓者也與唐之僕射褚公生
同里閈後先輝映猗歟休哉前院道俯採輿論據實
表揚特建王項二公之祠顏其額曰揚清與僕射之
昭忠鼎峙署其里曰忠清李唐昭代媲美比隆匪徒
國朝同治重修公牘

具呈紳士張應昌濮詒孫吳煦楊文杰黃世言高學治林一枝姚士隆丁申鄒在寅呈爲里祠湮廢環請表章先德事竊治下有揚清祠在王馬巷地方祀前明四川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二公皆爲里人致仕歸里清操拔俗當時閭巷羣奉典型正德十六年巡按唐公儀鳳始附祀於褚僕射祠嘉靖二十三年知府陳公一貫割凝眞觀地爲祠榜曰揚清與褚僕射昭忠祠宇相望後人即嘉稱其地爲忠清里

國朝因之乾隆元年奉

敕修浙江通志暨知府鄭公澐修杭州府志知縣趙公世安修仁和縣志悉經紀載並奉

題准春秋致祭嘉慶五年前撫憲阮查輯祠名編入防護錄報部有案查是祠貼近凝眞觀前爲祠門三楹中爲饗堂後爲寢殿兵燹以後堂龕傾廢前門爲人雜處蕪穢不堪每屆春秋循祭奉俎豆於雞欄豚柵之間既非所以馨神德且不足以勵風教紳等居同里巷追慕清芬上攷志乘更證祠碑爲此環呈伏乞　公祖大人俯念祀典攸關風俗所繫賜以查清祠界並請於歸公閒款物料撥給一二作爲首基之

創餘則由紳等公同輸集俾得落成實爲公便上呈具呈紳士張應昌濮詒孫吳煦楊文杰黃世言高學治林一枝姚士隆丁申鄒在寅呈爲里祠湮廢環請表章先德事竊治下有揚清祠在王馬巷地方祀前明四川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二公皆爲里人致仕歸里清操拔俗當時閭巷羣奉典型正德十六年巡按唐公儀鳳始附祀於褚僕射祠嘉靖二十三年知府陳公一貫割凝眞觀地爲祠榜曰揚清與褚僕射昭忠祠宇相望後人即嘉稱其地爲忠清里

國朝因之乾隆元年奉

敕修浙江通志暨知府鄭公澐修杭州府志知縣趙公世安修仁和縣志悉經紀載並奉

題准春秋致祭嘉慶五年前撫憲阮查輯祠名編入防護錄報部有案查是祠貼近凝眞觀前爲祠門三楹中爲饗堂後爲寢殿兵燹以後堂龕傾廢前門爲人雜處蕪穢不堪每屆春秋循祭奉俎豆於雞欄豚柵之間既非所以馨神德且不足以勵風教紳等居同里巷追慕清芬上攷志乘更證祠碑爲此環呈伏乞　公祖大人俯念祀典攸關風俗所繫賜以查清祠界並請於歸公閒款物料撥給一二作爲首基之

延林訓導一枝監理其祠門本已朽蠹全行折去四面築設圍牆內蓋三楹翼以兩廊中建饗堂較昔宏廠後設庖湢備作退居兼立神龕香案及動用物件一律辦竣共用工料錢一千二百八十八千文除蒙捐廉錢一百千文又撥給磚瓦約值錢三十千文又紳　捐木石料作約值錢五十　文外餘均由紳　巾

捐備查核碑禁該祠向有祀田十二畝歸凝眞菴道士管理二公後裔不得託名守祠居住別姓者善不得議配設位所以杜爭端而專崇奉者至周且密兵燹之後田畝無稽疑眞菴止一道士頹放異常未能

兼顧以致祠宇坍廢被佔今已建復必得另議經管
因思該祠與東城講舍相近鄉賢所在士民矜式並
查祠旁為觀成堂綢業公所眾情亦當景仰擬令東
城講舍紳董並綢業公所司事互相照管所有香燈
歲修之費極為樽節每年須錢二十千文即請在東
城講舍支銷無虞支絀除春秋祀典循舊舉辦外為
此環呈仰乞　公祖大人俯賜詳請立案俾昭遵守
而綿祀典實為公便上呈

署仁和縣知縣姚光宇

為據情具詳事案據紳士張應昌濮貽孫吳煦楊文

杰黃世言高學治林一枝姚士隆丁申鄒在寅呈稱
平安一區王馬巷地方向有揚清祠祀前明四川按
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二公皆係邑人致
仕歸里清操拔俗閭巷奉為典型乾隆元年奉修浙
江通志暨府縣志書均經紀載並奉
題准春秋致祭嘉慶五年又奉
前撫憲阮查輯祠名編入防護錄報部有案該祠貼
近疑眞菴前為祠門中為饗堂後為寢殿兵燹後殿
宇傾廢前門為民人佔住燕毀不堪每遇祭祀奉俎
豆于鷄欄豚柵之間既非所以馨神德且不足以顯

風教請飭查清祠界照址建復並請撥給物料作為
首基之創餘由紳等公同輸集俾得落成等情據此
卑職　當經親詣查勘該祠坍圮屬實所剩門房三間
被人雜處隨即諭令搬讓一面由卑職倡捐廉錢一
百千文又撥給小營巷匪遺圍牆折剩磚瓦濟用茲
據該紳士等續稟以民人佔住祠屋內左邊一間係
顧佑生之父向薛龍章典住計價六十千文有契串
為憑的還典價錢三十六千文當中一間係俞馮氏
借住幫給搬費錢六千文右邊一間係汪正源冒典
與張富榮計典價錢四十千文現亦理明酌還錢十

二千文俱已遷讓業經購料興工竝延林訓導一枝
監理其祠門本已朽壞全行折去四面築設圍牆內
蓋三楹翼以兩廊中建享堂較昔宏敞後設庖湢備
作退居兼立神龕香案及動用物件一律辦竣共用
工料錢一千二百八十八千文除蒙捐廉錢一百千
文又撥給磚瓦約值錢三十千文又吳紳煦捐木石
料作約值錢五十千文餘均由丁紳捐備查核碑禁
該祠向有祀田十二畝歸疑眞菴道士管理二公後
裔不得託名守祠居住別姓者善不得議配設位所
以杜爭端而專崇奉者至周且密兵燹之後田畝無

稽疑眞卷止一道士頑放異常未能兼顧以致祠宇坍廢被佔今已建復必得另議經管因思該祠與東城講舍相近鄉賢所在士民矜式並查祠旁爲綢業公所眾情亦當景仰擬令東城講舍紳董竝綢業公所司事互相照管所有香燈歲修之費極爲樽節每年須錢二十千文即請在講舍經費內支銷無虞支絀除春秋祀典循舊舉辦外請賜轉詳立案等情卑職復查該紳士等捐資修祠洵屬好義可嘉所請各層亦皆妥洽理合據情具詳仰祈

憲台俯賜察核立案批示祇遵除詳

揚清祠志 三十三

撫憲暨藩臬巡憲外爲此備由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

一詳

撫藩臬巡憲

署杭州府仁和縣爲照會事本年七月十三日奉

本府憲陳批本縣詳建復揚清祠竝議看管章程請

批示立案由奉批如詳立案仍候

各憲批示錄報繳又於八月二十七日奉

本府憲陳札開本年七月初九日奉

巡道憲何批該縣詳請建復揚清祠工程並議看管

請立案由奉批據詳已悉仰杭州府飭

撫憲暨藩臬司批示繳又於十一日奉

前臬憲與批同前由奉批如詳立案仰

知照仍候

藩憲盧批同前由奉批仰杭州府核明飭遵仍候

撫憲暨藩臬司巡道批示繳又於八月初五日奉

藩憲札開本年七月初九日奉

撫憲楊批仁和縣詳請建復揚清祠工程並議看管

因奉此查此案前據該縣詳司即經批示在案茲奉

前因合行札飭札府即便轉飭知照繳等

此查據詳各層均稱妥洽奉批前因合行札飭札縣

即便轉飭該紳等遵照毋違等因奉此合行照會

此照會 貫紳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同治十年九月 日

遺著

雜興

熊羆不居水魚鼈不登木物性安其常人情何反覆

嗟余無所營東里有茅屋側聞商山儔高唱紫芝曲

入蜀

遙指崎嶇劍閣橫長歌蜀道客心驚巴山壁立三千仞漢水雲連八百程伏莽潛蹤迷鳥道小民哀思雜猿聲可知籌筆功猶昔廟貌森森柏蔭清

九里松道中

南北兩峯峙英英生白雲四野正待澤上告雲中君

以上王公詩

昭忠祠褚公神絃詞

翳僕射之精忠兮貫通幽玄皎如日星兮金石與堅邦人崇祀兮伊誰使然以心感心兮何古何今光承

綸命兮大沛湛恩牲醪純潔兮炯其鑒臨乘蒼麟兮御祥氛翩其來兮倏以反叶贊元化兮杳冥冥假夢感兮闡明靈厲琅琅兮蒙帝命叶握飆霆兮雷之神誅淫凶兮若蜩蠅磔儉壬兮猶梟獍叶庶柔良兮風化溥保藩邦兮維華昆留斯須兮念皇仁粲昭昭兮輸微忱肅以敬兮心怦怦亂以誅兮垂千春

蘭山在宜興

蘭谷何逶迤暄風藹然至清芬遠飛揚芳心靜無倚不採非所傷幽獨良自媚彼美巖阿人時來慰芳意冰紘一再揮餘音澹盈耳白雲凝不流春空曠如許

安得同心人清言究眞趣

輓盛節婦

夫子幽明隔嫋居歲月長寸心懸皎日一節貫秋霜

令德垂千古傳家有二郎遙知九原下還訴伯舟章

贈白沙先生

秋水青瞳靜青天白幅高吾儒有矜式斯世孰甄陶

跡泥山林槁心親湖海豪乾坤好風月吟弄樂陶陶

大潮山

願上大潮山靜倚大潮松聊舒萬里眼淨洗百年胸

重陽菴八景詞 調寄卜算子

一氣判洪濛福地歸吳會映帶江湖鎮大邦夐與他山異 仙境說茲菴高爽還深邃絕似華陽小洞天

笙鶴來游戲 吳山福地

童子著青衣弭節丹厓頂鶴馭凌風不再來縹緲仙霞影 幻化欲何爲至妙須心領一笑憑虛翫碧雲

握手三玄境 青衣洞天

雲水缽堂存雲水人何在流水行雲運化機達者須神會 默坐澈元和上有雲爲蓋倏忽雷轟坎電飛

雲水都摧壞 雲水缽堂

白虎與蒼龍俛首歸眞土浩蕩風雲際會時滿意相

吞吐　一顆大玄珠落在黃金釜大塊掀翻上沆瀣
何處尋龍虎　龍虎丹室
松老剡龍鱗白鶴巢松杪五色香雲覆石壇錯落生
瑤草　喚取偓佺翁坐看扶桑曉一局殘碁著未終
幾度滄桑了　松巢白鶴
福地產靈芝燦爛如雲綺擣煉爲糜療我飢火食空
如洗　悵望採芝翁嘯咏商山裏便欲搴裳躡後塵
共閱人間世　地產靈芝
蕭灑翠琅玕搖曳青鸞尾歷盡乾坤幾歲寒高插煙
霞裏　恐有葛陂龍降謫來塵世伫看驚雷起蟄時

躍入虛無底　揚清祠志
萬竿翠竹

石竇湧甘泉大旱無枯竭本體虛明映碧空性地俱
澄徹　不獨起沈痾自可消紛熱願注天瓢灑大荒
枯槁俱蘇活　一泓湧泉
銘

明故盛節婦丁氏墓誌銘

節婦姓丁氏世居餘杭資性淳厚長益孝謹精勤女
紅其父口菴處士與其母陸氏最鍾愛之爲擇厥配
歸于同邑盛治宇伯理者雖生富貴家素號精潔讀
書識禮義雅好佳山水春秋閒暇往往遊遊其間吟
嘯自樂會心之處彌日忘歸聲利不以汨其心充如
也一日若溪課農歸卒遇暴風雨涘濤怒漲舟覆溺
死節婦痛貫心骨屢欲自盡尋念養老撫孤之責無
所屬于是黽勉圖存禮葬伯理持服終喪忠養舅姑
如事父母訓飭遺孤咸有成立家益饒裕閨門雍肅
冰雪自守節行完粹歷四十餘年猶一日也里有鬼
妻意將再適節婦語之曰夫猶天也天一而已可以
移乎移天是無天也無天匪人矣人其謂之何其人
慚而止邑之寡婦聞節婦之風者莫不感發慕效而
卓然有立志其于風化裨益多矣成化庚寅春有司
疏其事于朝部使者覆實以聞上命旌表其閭以勵

民俗龍光赫奐照耀遐邇流播無極君子榮之成化
甲午十一月七日節婦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生于
永樂甲午四月十六日生子男二人長曰暐娶柴氏
次曰昭贅李氏孫男五人長曰棠習舉子業次桂相
榮桓孫女五人以明年乙未十二月九日葬于黃山
趙塢之原以附伯理之穴暐等先期奉吾友陸君廷
玉所爲行狀來請予銘其壙中之石予以不文辭謝
至再已而廷玉重爲速銘以必得爲期乃序而銘之
銘曰節婦之心金石其堅何物鬼妻意欲移天爲陳
大義白日皎然天子有命特旌其門樹之風聲孰云

小補詎華一時垂耀千古黃山之原松柏臕臕過者式之節婦之墓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修政庶尹南京刑部郎中同郡項麒撰

跋沈履德所藏聶東軒先生手書

先師東軒先生書初學歐陽率更晚師趙文敏公故其骨肉相稱華實適均正如有道之士氣清而神自腴也豈區區豪猛軟熟如幽并健兒陽阿豔妹者所能髣髴其萬一耶反覆熟玩不忍去手謹識其後仍歸之履德云門人仁和項麒拜手書

以上項公詩文

揚清祠志

藝文

明陳一貫揚清祠記

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然則有能甘恬淡砥苦節曠然不滓黷賴罪命而勿顧者於此風世豈微也哉蓋予聞王項二公遺事有感焉二公俱杭人王諱琦永樂中由鄉進士爲汝州儒學正擢監察御史出爲按察僉事致仕貧甚并日而食衣緝紙爲之有司歲時候饋琦堅臥謝弗受歲暮大雨雪一夕寒餓卒項諱麒亦鄉進士天順初授尚書吏部司務轉工部營繕員外郎母老陳情就養改南京刑部尋陞郎中乞歸養病家居二十七年饘糜僅糊口然空者屢矣日閽戶抱膝歌吟若充然有得者嗚呼古有貧士蓋細氓羈旅崎嶇困頓上下無交予所謂恬淡苦節之士非耶當之世豈可少斯人哉也若茲二公遇時有祿竟枯槁牖下未之聞矣茲豈初唐忠臣褚太傅遂良者杭人也故杭郎太傅里爲祠春秋祀之二公實繼產太傅里正德嘉靖之交巡按侍御唐公表其里曰忠清無何董學事何公并祀二公於太傅之旁嘉靖二十年予從弟仕賢爲杭守謂其弗專也別建一祠因里名曰忠清然制頗隘陋不稱去年冬學官弟子羣請於今董學者憲臺孔公事下府時予適繼守府得其近坊疑眞菴者乃議毀其中堂所爲像迎神祀於中改題曰揚清用別褚太傅也又與田一十二畝俾二氏歲收其租爲守祠費

揚清祠志

今年春始祀新祠因記於石

國朝林璐揚清祠記

揚清祠者何祀鄉先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而建也肅皇帝時御史唐公鳳儀採少保胡端敏公言忠莫如唐褚公清莫如明王公項公異代同里乃樹坊於里門曰忠清置二公木主附褚廟以祭學

使孔公天肖曰二公生同里接武同朝宜專祠與褚公同表曰揚清與褚公異在昔輶軒使者激揚風教其勤且愼不苟同如此嗚呼古稱鄭公鄉高陽里胥是意也歷今百餘歲雖國家代興未嘗不崇忠孝尚廉節鄉先生歿而得祀於其鄉居斯里者想見吾祖吾宗未必不望衡聯宇勁節高風於今爲烈前賢之失傳後人之羞也幸也里中父老猶能舉其名也按王公始以孝廉事文皇帝自學正擢御史再陟外臺領山西學政備兵川東西視項公位不爲不顯服官三十年不爲不久卒以寒餓死余嘗咨嗟歎息當太平盛世跡比首陽意必窮刻自處好名爲甚顧令里中人悲縉紳以餓死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哉及考其行事寬仁平恕活囚至七十餘人誘掖多士無峻容倨色行部蜀中盜賊解散類如此然後知公之守已爲極嚴耳嚴則辨義利矜細行無論卻餽遺辭廷賜甚至黃麻一冊義無重受相傳公絕糧久夫人出耳環易粟詰其由來若將免已者亟起墮諸河紿夫人曰是贗物也以故遂不得食而卒藩臬賻金殮焉明興以來未之有也項公生平不少概見端敏去古未遠其言不妄王公苦餓項公亦苦餓王公

有室廬項公無室廬晚年御史某爲闢地誅茅居焉嗚呼惟王公能卻天子百金惟項公能受御史一塵貧寠家居三十年項公不效王公而清與王公同冷曹郎署當景泰天順間時勢紛更較之文皇時臣節稍媚矣吾讀其應詔陳言一疏未嘗不凜凜也其略云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以圖苟免不知節義廉恥爲何物宜正刑章以訓有位夫李賢王翱賢者也公親與同朝必有以洞悉其本原而侃侃形諸章奏公之立身益可知矣以視褚公爲忠爲清皆臣極也父老生其里者亦與有榮

施哉是爲記

姚光宇重修揚清祠記

同治九年十月九日光宇試東城講舍與邑人士談藝之餘尚論鄉賢僉謂講舍近忠清里里以昭忠揚清二祠得名揚清湮廢已久地且爲居民佔光宇亟詣勘清故基捐廉倡復里紳丁君申林君一枝鳩資集材踴躍爲助五閱月而工竣糜錢一千緡有奇復請提講舍羨餘錢二十千爲香燈費由講舍紳董暨觀成堂綢業董事互相守理丁君請記顯末光宇按祠中舊碣惟存崇禎間禁約一石嘉靖間杭郡

太守陳公一貫祠記石刻雖亡邑志可考康熙朝林鹿菴先生有記著錄歲寒堂稿光宇自慚不文懼林記之久而失傳也爰補鐫於石而附識重建之繇以冀後之守是土與居是鄉者共維持於無斁云十年十月朔記

王詒壽重建揚清祠碑

揚清祠者明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之合祠也夫棧駕同戀者難與言蛟亮之風食鯖無忤者不足論介潔之守若乃皇衢薾績播揀于寶行考槃寤歌矢貞于潛曜甘冰糵而無悶與義璘以爭光

如二公者其無媿枌閭之表荃壇之奉乎二公皆浙之杭州人王公以永樂末年由學正擢居諫垣繡衣執法鮑宣驅御史之驄鐵冠立朝安世是殿上之虎旋歷外臺備兵政拜章薦士風動金馬之門秉憲亭疑春生青豸之戶散南山之羣盜人盼朱旂明一路之福星惠流蒼庶歷中外二十餘年良吏諍臣兩無所忤項公出稍晚素魄含彩本是少微之星白雲悉屬外篇昔者令公致韭槃之謝太常甘柏谷之餒謝方明窮塗待槁無改履貞弟五頡旬日斷炊終辭禮餉良以浮奢之俗罔知珪璧之修懍一介以飭躬秉鈞王翰以矯情沽譽結主恩于魚水冠天寵于棘槐黃閣位尊烏臺聲嚴炙手可熱噓氣爲雲而公獨能效李善孤鳳之鳴爲朱雲斬馬之請直節震百僚義問動四海卓然獨立負乎莫儔矣且夫能行志者願不存于溫飽有勁操者行必矢乎潔廉故二公之仕也矽石同持不受寸珍之餽冰壺冷抱兼辭升酒之遺及乎脫屣纓絏歸臥故山下饌無田衡門有水並能濯荊璧之縞質絕秋塵之纖污采藥山頭并謝朝廷之賜牽船岸上都無風雨之慮搜從蠆篋雙環亦付清流庇以茅茨一廛尚資故友采薇吟而山鬼答脫粟簞而孺子嘅餓麟不啖詎仰乎落毛涸鱗待

枯蔭泣于窮轍乃至沒身而不渝枕藉而無悔嗚乎可謂清矣論者謂明自天順戍化以來藍猺狂寇險嶠漸平青鵲奇珍重譯方謹海氛未起浙水無波生非金革之朝何取夷齊之節又謂簡魯公嚴操尚修乞米之書陶令高風亦作叩門之請二公苟小夷厓岸通好里閭不絕魚饋之歡勉分雁稻之惠聊資晚歲何損貞修終殉蠅飲之身未免鴻毛之感凡斯枝說悉屬外篇昔者令公致韭槃之謝太常甘柏谷之餒謝方明窮塗待槁無改履貞弟五頡旬日斷炊終辭禮餉良以浮奢之俗罔知珪璧之修懍一介以飭躬

冀羣顑之知感以彼方此異代同情且意其時士大夫必有積珍賂競錯刀鴻都通值婆娑趨府之風禽獻望塵刺促拜勢之習鶴性本潔詎烏合之可羣鸞飢雖啄非梧實而安食先哲有言渴不飲盜泉其斯之謂乎二公所居同在會城昇平巷唐僕射褚公遂良之故里也明正德時御史唐公鳳儀按浙建坊表之曰忠清遂附栗主于僕射祠至嘉靖時學使者孔公天胤奏立專祠始拓疑眞之舊觀題揚清之嘉名聖清統序軫念先賢丹臒重新禋祀勿替寒泉菊蓋非配食于水仙古屋椒堂用棲神于秋社葢自康熙初年重修以來迄今又二百餘年矣粵寇扇虐吳越淪胥戎燹之餘輪奐俱燼夫閒風而起者百代所同有廢必舉者有司之責幸縻氛之早滌宜靈宇之重興仁和令姚君光宇于是諮于大府卽其故址庀淩雲之木鳩修月之工經始于同治某年某月蔵事於某年某月梅花山閣有殊處士之祠松柏虛堂仍近河南之廟庶幾颯桂旂而來下長聆竽瑟于神絃騫蘭棟以騰輝永挹湖山之秀色既落成遂爲之記于麗牲之石而系以辭曰

空山荒荒秋冥冥公昔作歌金石聲渴掬澗水飢黎羹後先相踵朝太清星官羽衣來相迎祠堂禿樹劫火青芝楣重締飛甍靈巫擲筊吉日貞笙竽嘈嘈陳尸牲靈之來兮雲英英千歲萬歲享此馨

丁正重建揚清祠記

杭州東城忠清里舊名昇平巷唐僕射褚公以忠蹟清名者始於明正德時里間有唐僕射褚公遂良之故里也明正德時里間有唐僕射褚公以忠蹟著里人重之爲建昭忠祠至明又有御史僉事王公琦司務員外郎項公麒清操拔俗湮沒未彰胡端敏公世寧亦里人悉其清之實爲請於官立坊並僕射以勒石更名忠清里其時王項二公但附祀褚祠也

嘉靖二十年知府陳士賢爲別建二公祠二十三年仕賢兄一貫守杭又拓凝眞觀地改祀今祠額題揚清祠並爲作記以式官方以風俗尙此固不徒閭里光也然而世道衰人心脊趨炎附勢之輩廉恥蕩亡一旦割據要津前建旌旗後擁僕從通賄賂而飽囊橐者比比皆是否則鄉隅寒素縄樞甕牖守拙以終其身又豈清之謂哉若王項二公既位置通顯矣卽至解組歸田猶赫赫然鄉大夫也果能隨波逐流藉聲光以請託當道千金不難立致卽不然而假貸友朋朝夕之需亦足溫飽何至窮餓自甘與寒素者等

二公獨於舉世貪污之會屬介節以愧末流其清如此洵不多覯矣及觀沈朝宣辟應旂田汝成諸志所載暨陳一貫林璐所作諸記二公生平行事予亦無庸贅言惟是祠創始於嘉靖重修於天啟歷年幾二百餘載庚申辛酉兩遭兵燹祠址雖存其地爲居民所侵佔里中紳耆懼舊德之無傳聞也爰鳩資集材請於大府重建厥祠與昭忠並斯誠表微之盛舉乎同治十年十月祠落成日謹記

辛巳春校刊吾叔所輯揚清祠志有山陰王君一記因思吾叔亦擬此作爰檢遺稿附後姪立誠識

揚清祠志

吳

王錫題揚清祠

清風眞可激頹波顯晦同歸淡泊多服政座間魚早掛歸田門外崔堪羅衣冠死不逢優孟升斗生慚貸監河共惜二公廉介逝傷心豈獨采薇歌

趙嘉淦喜菊齋宗兄新揚清祠工竟有作

風骨棱棱表兩賢我來菊蕊寒泉堂前陸羽傾茶椀身後袁韶趁酒錢久仰清廉生並世空勞防護著新編見阮中丞吾宗獨具扶衰手栗主重題紀歲年

趙之琛同作

坊表巍巍石已傾祠堂仿佛紀前明節非孤竹清之聖里以瓊花舊書名博士提壺茶解渴道人煉汞藥長生（謂凝眞觀道士買藥雞豚人賽昭忠社獨立蒼茫無限情

戴悖禧同作

明賢祠宇訪東城潔奠蘋繁闢棘荊百鎰峻辭欽節介　椽聊受仰風清讓賢表里胡端敏附祀褒忠夏克誠（魏塘錢塘縣志明監察御史夏誠隱駕北狩之難舊有像附揚清祠有司以揚清非公爰神之所裔孫夏時登改建猶幸牆陰留片石摩挲瑪瑙寺之左額曰褒忠祠僅存崇禎閒仁和

重讀證題名縣立案碑一石

汪行恭溧水姚公重修揚清祠詩以記事

湖山清氣溢里門篤生賢哲冰爲魂慨階合署斷炊火官廚冷落俎豆溫二公一清產一里僕射專祠近尺咫附祀昭忠典未隆爰請別建輝金紫藻潔蘋香三百年顧瞻廟貌思前賢浙水偶然感殘劫崇祠滅沒迷荒煙明公清舉播全越玉壺一片寒徹骨思構新祠署舊顏春秋祀事恭趨謁履潔懷清易近名二公高節同一清照見霜情守茲土禮嚴舉廢已千古

墳墓

嘉靖仁和縣志

四川按察司僉事王公琦墓在飲馬橋（郎中鄭厚讀墓表）

南京刑部郎中項公麒墓在艮山門外永福橋

康熙仁和縣志
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墓在仙芝嶺郎中鄭厚撰墓表
南京刑部郎中項麒墓在艮山門外永福寺據府志作馬婆嶺下
欽定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墓在錢塘仙芝嶺郎中鄭厚撰墓表
刑部郎中項麒墓在錢塘積慶鄉馬婆嶺下按古蹟考又列南京刑部郎中項麟墓在艮山門外永福寺側蓋縣志誤麟墓爲麒墓
成化杭州府志

揚清祠志

明南京刑部郎中致仕鄭厚譔按察僉事王公墓表
四川按察司僉事錢塘王公諱琦字文璉以疾家居者十有一年景泰丙子正月辛巳卒享年七十有三其月辛卯葬仙芝嶺原先兆之次孤沂具事狀請表墓公之先浙東紹興人祖天祥徙錢塘父仲德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母柴氏贈孺人公生五年母亡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永樂甲午領鄉薦明年春會試中乙榜授汝州儒學正九載所造就士倍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時海虞吳公訥爲都御史嚴於馭下公以廉明勤慎受知於吳獄不能決者決之於公不橫罹於重辟者七十人正統戊午拜山西按察司僉事錢塘積慶鄉馬婆嶺下考又列提學公卽有聞於時而濟以寬厚晉陽士風爲之丕變越二年繼母太孺人毛氏喪去官改四川聲譽有加尋致仕丙寅十二月也公清介自持暮夜之金無敢至其門者初爲御史產二竹於庭人以瑞公公曰偶然耳其在四川二郡重慶順慶旱公按臨而雨隨之點江積雨公禱而止人以頌公公亦曰偶然耳逮其晚年閉門卻掃自號百拙居士不營治產不饑寒而改其樂不取於客不惑於妻孥之以貽告歲大侵無以爲朝夕竟以是卒竟無以爲葬哭弔者自藩臬

二府而下闔郡士大夫咸痛惜之竟爲之葬而禮焉公取張氏先卒贈孺人繼朱氏封孺人子男五長卽沂次璋淮沔潮璋沔天孫男八曰椿曰相曰木曰林曰模曰楷曰樸曰材始子舉進士與公之弟今知鶴慶府如玉同年故知公爲悉及官南京聞士大夫談公莅官律已皆可師法心益敬服暨還鄉里日造公議論尤歎服恨歸之晚詎意公之不可作耶嗚呼公固不可作矣而其操守清白令聞令譽雖亡而猶存也彼其豐於貲而儉於德溘焉泯泯無聞者何如也湖山之原巋然新阡豐碑是鐫過者式焉

少保于公哀詩

谷之蘭兮曷藝于逵藹其芬芳菀何蔵蕤春暘于邁霜露淒淒而既沈其馨亦殞其輝孰坎而止靡全其歸軌弛而張弗罹于危吁嗟蘭兮曷昧其微我思蘭兮愴矣其悲 其一

行行就歸途四顧心愴然結髮事君子俛仰三十年恪勤濟家難節操光所天願言永歡好安知中棄捐君心如皎日妾心如寒淵明明不見燭鬱鬱當誰憐悲我谷風詩淚下如流泉古人已如此賤妾復何言

其二

杳杳白石暮淒淒天氣涼念彼遠行客萬里遥相望夢想見顏色憂思結中腸今夕復何夕明月揚其光眾星粲成列渥露凝爲霜及時當來歸歡會不可常茹爲久淹留而不思故鄉豈徒困羈旅正爾悲存亾一心苟無愧萬古終流芳 其三

寒暑互代謝日月遞浮沈中心懷寸晷俛仰悲暮深

萋萋淵中草上有桃樹林榮華互妍好零落終相尋亭亭南山柏永懷金石心 其四

生死猶晝夜哲人其知之如何念存歿悲思日以滋憶昔臨當分握手悵徘徊坐恐歲華晚霜露霑裳衣願君秉忠節百世揚光輝謂予多疾疚無爲蕩心思日月不恆居樹德在及時俛仰時運遷嘉會難再諧感慨獨傷心淚下不可揮 其五

我來宿禪宮百感攢中懷月落山正黑風喧雨俱來寒蛩號四壁伯勞鳴何悲淒涼不能寐愁思浩無涯念彼英豪人卓絕眞奇才十年侍帷幄挺然寄安危天威震夷夏皇極尊巍巍黃金鑠眾口白璧埋塵埃是非竟莫辨予奪誰當裁父老四五人臨穴吁以唉賓從昔如雨而今安在哉念彼雍門歎增我山陽哀

丈夫即許國豁達無嫌猜一心秉忠義萬死不可回安能避斧鉞臨難獨遲疑天極一以定英名終不虧 其六

右項公詩六章見于忠肅集附錄

爲希文契丈題邊鸞梨花斑鳩圖

東王播深仁和氣薰宇宙梨花淨口口雪斑鳩錯於繡化機默以彰至妙不可究良口懷苦心形色口口手相對澹忘言欣然口之久恍若遊東口雙棲映花柳欲起觀口口高歌薦玄酒

右項公詩一章見眞蹟

項麒詠吳原博醫俗亭卷

寓形宇宙間前後憶萬年一氣貫終始今古何後先
吾心昞白日身在太古前同時有同道情好金石堅
一或異所趨縣絕眞霄淵此君抱眞德與我同一天
玉立環吾亭一笑心灑然物我渾無閒通塞非所論
鄙夫淫俗慮盧扁不可鐫要來酌玄酒坐我清風閒
清風洗毛骨心賞妙難言逍遙以終日此樂浩無邊

右項公詩見吳原博醫俗亭詩卷尚有莊昶李傑
沈鍾陸釴張泰沈粲李東陽謝鐸黎擴陳震程敏
政十一家詩史鑑爲之銘張溟跋後此卷今未知

藏何家又知項公有愛日齋詩集他日修杭州府
藝文志當補之丙記

項麒題春雨堂卷

谷風霑而至零雨忽已濡有生各自適色澤添華腴
哀哀林居子感恰獨欷歔伊昔蔭桑梓菽水歡相娛
色養有餘力委懷琴與書傷哉遽孤露集蓼仍如荼
永懷罔極恩涕淚空潛如蒼天莽悠悠日月遞居諸
秉茲追遠心垂老終不渝豈徒慰冥思足爲來者模
小子慕孝德申章亮非諛因之愧惡薄拊膺重嗟吁

右項公詩一章見翟氏灝良山雜志按春雨堂卷
乃橫塘鍾氏翻著與其兄項舊雨軒集弟頎友蘭
齋集爲聯牀詩刻項公復取項父愼聽雨軒集及

德祥僧桐嶼庵集合刻之號五良詩愼乃項之婦
翁也項公父名僑願生弟輯祠志時未之採因補
其遺丙注

重修公牘

杭州府仁和縣爲照會事據貴州興義縣知縣李紳學源等呈稱忠清里王馬巷口有揚清祠祀前明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歷載志乘同治十年紳士張應昌等捐貲重建並議由東城講舍紳董暨觀成堂綢業會館就近照料歲修經費錢二十千文卽在講舍支銷呈由前署縣姚轉詳

各憲在案逮光緒二十二年東城講舍改爲藏書樓祠宇歲修從此無著三月二十六日饗堂突然傾圮事關祀典未忍安於緘默呈請設法修建等由到縣

准此查該祠與觀成堂綢業會館毘連會館紳董仗義急公本縣素所深悉據稟前情除批示外擬合照會貴紳董查照希卽籌欵修建以光祀典工竣具報

光祀典工竣具報俾便轉詳望速施行須至照會者

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一日

杭州府仁和縣爲照復事五月二十四日准　貴紳

呈稱本年四月初一日奉照會內開據貴州興義縣知縣李紳學源等呈稱忠清里有揚清祠祀前明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歷載志乘同治十年紳士張應昌等捐貲重建並議由東城講舍紳董暨觀成堂綢業會館就近照料歲修經費錢二十千文卽在講舍支銷呈由前署縣姚轉詳

各憲在案逮光緒二十二年東城講舍改爲藏書樓祠宇歲修從此無著三月二十六日饗堂突然傾圮事關祀典未忍安於緘默呈請設法修建等由到縣

准此查該祠與觀成堂綢業會館毘連會館紳董仗義急公本縣素所深悉據稟前情除批示外擬合照會貴紳董查照希卽籌欵修建以光祀典工竣具報

俾便轉詳等因董等遵卽勸集同業釀欵估工興修

已於五月初十日一律竣工復經董等詳細驗勘工料尙屬堅固共用工料錢四百八十三千文有奇當經一律算給清訖此項工程均係民捐民辦未動公欵應請免其造報再查亂後揚清祠與復之始倣堂曾奉

前邑尊姚照會與東城講舍監院互相照管嗣講舍改爲藏書樓卽由書樓紳董派人住祠管理倣堂亦無從過問今斯祠叨賴

維持重光祀典應否由倣堂仍派司事照料之處呈乞批示俾有遵循等因准此查該祠本與觀成堂毘

連此次饗堂傾圮又經　貴紳捐貲修復嗣後自應由堂董就近照料以免廢弛除轉詳各憲立案外擬合照會爲此照會　貴紳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光緒三十年六月初三日

祭文

維大清光緒三十年五月己卯朔越十三日辛卯仁和縣知縣蕭治輝謹致祭於明按察使事王公刑部郎中項公之靈曰惟我二公清標並顯仕宦楷模展謁之餘見而有感屬其事於丁君之姪和甫乃與王君達甫敦勸綱商集資重建兩閱月而工竣糜錢衣冠弁冕一介必嚴千金不眄荼苦雖終棠甘無剪

揚清祠志　罢

飢寒其儔俎豆於今梓桑恭敬山水高深既裨風教亦勵官箴馨香匆替精爽猶臨勝代構基熙朝防護地接昭忠人增仰慕卅載重修雙旌安駐輪奐維新典儀如故夙欽冰抱忝宰坰鄉祠堂矜式志乘輝煌敬偕耆彥踵獻壺觴清風宛在詔我周行尚饗

重修揚清祠記

禮曰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世有轉移欲求其舉而不廢賴任事之有人蓋余於忠清里之揚清祠深有感焉揚清祠者創建於明嘉靖二十年祀鄉先哲按察僉事王公琦南京刑部郎中項公一貫爲文記事天啟崇禎間重修葺至國朝康熙間又增修之嘉慶間阮文達公列入防護又再修其祠宇咸豐庚辛之劫舊址尚存然已民居侵佔里人丁君竹舟請於邑尊姚季眉刺史清釐祠基撥款建復然時當兵燹之後募工既限於役庀材又細於費未盡善也三十年來風雨飄搖典守再易五百緡有奇落成之日楹桷有屬丹臒載煥里中父老扶杖來觀羣切景行高山之仰炳奎從父老後瞻拜祠下咸謂是祠爰後重建垂四十年漸即荒圮曏日過之莫不嗟歎今則規模宏敞制度崇隆固由達甫勸募之殷和甫繼述之勇然非蕭公施措之宜曷克臻此若王項兩公之清標亮節見於志乘載諸碑銘何待贅言惟是世道既衰人心趨於浮薄見利忘義士大夫亦在所不免而依附者流更藉講學之名以博取富貴廉恥道衰是眞市儈之不若矣昔臬司邵公舉項公行誼以媲竇尹吾於以知蕭公亟亟於

重修者其體邵公之遺意歟夫清貞所以勵俗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化貪鄙爲廉明者里後學之責也因更請於蕭公自今以往命典守觀成堂者兼綜理祠事扁鍥既嚴馨香無替蓋堂爲綱商釀資所建有舉而無廢且地與祠鄰吾知是舉也祠並堂而永以不廢不僅見前賢守護之盛心亦足以起士民觀感也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夏五月里後學孫炳奎謹記

光緒辛巳校刊揚清祠志而吾叔已不及見越二十四年而祠又傾圮邑侯蕭公屬董觀成堂者募款鳩工重加修葺兩月工竣仁甫孫丈撰

揚清祠志

冥

文紀事因錄其公牘碑版續刻於後以誌邑侯復古勵俗之盛意云甲辰且月錢塘丁立誠記

胡龍公井墓顯應錄

上丁錢

板氏塘

祠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杭州府知府胡則墓在錢塘縣龍井廣福院之麓范仲淹作銘

咸淳臨安志

顯應廟在風篁嶺龍井衍慶寺側神姓胡名則婺之永康人天聖丙寅明道癸酉嘗再守杭有惠政在郡時獨無潮患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錢塘龍井中建

炎間方寇猖獗聚永康方巖山賊夜夢紫袍金帶神人現赤幟於空中隨就剿滅朝廷褒嘉爲建廟封顯應侯自後累加封其龍井墳賜顯應墓神之赫靈著於方巖此不悉載又云知杭州胡侍郎則墓在西湖龍井廣福院之麓范文正公作墓誌銘

萬厤杭州府志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天聖明道間再守杭有惠政在郡獨無潮患以兵部侍郎致仕卒葬錢塘龍井山

大清一統志

胡則墓臨安志在錢塘縣風篁嶺之麓范仲淹作墓誌則永康人仁宗時再守杭有惠政移葬於此建炎間以滅方巖賊有神應敕建廟封爲顯應侯

錢塘縣志

知杭州胡則墓在龍井廣福院之麓則在眞宗仁宗兩朝牧杭有惠政卒葬於杭范仲淹有銘

永康縣志

則父吏部郎中胡師承墓在縣治北鎭殿後碣曰達人之墓兵部侍郎忠佑公胡則墓在錢塘履泰鄉龍井源范文正公作銘

范仲淹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葬於餘杭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子杭州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附葬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於友人范仲淹禮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望族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澈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

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曾祖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曾祖

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辱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

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潭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翼朝得死虎於廟中其誠之效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幾萬觔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爲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眞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於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而加奬勞遂進秩登於計相之試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風於遠海食匱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於公公命瓊州出公

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可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貲朝廷覽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佔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宜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覽於財利不以刻下爲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爲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戚士人而宋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所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歲時之間浩如也人不謂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七年

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黎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潁川之誌某非特爲重齊衰之情嘗俾宛邱郡會公爲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范仲淹朱贈潁川郡君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

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於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遊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進食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就公官所此夫人之大節無愧天下之爲人婦者有聲詩之美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弇服之餘皆均於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實元元年秋九月寢疾

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七朝廷制贈穎川郡君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桂淮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中饋職充內閫儀美作爲女師封誥華侈伊夫人兮斯爲至矣

范仲淹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具位某謹致祭於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於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靡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享

陳宗仁龍井原墓祭文

嗚呼二浙儒風墜於晚唐逮我聖宋統一萬方公獨以儒倡率東陽出藩人從吾道寢昌仕更三朝既壽而臧爰以舊牧歸老錢塘西湖之濱幅巾相羊仆城獻兆愛存甘棠後百餘年神遊故鄉廟貌血食朱芾斯皇洊錫顯號日引月長凡民有禱災厲雨暘隨感而應流福降康浙河之東祠宇相望於何此邦衣冠

所藏祀典廢闕鬱而弗揚維今之杭匪昔之杭宮闕巖巖丹雘煌煌東望吾州比屋簪棠彈冠結綬佩玉鏘鏘耆儒碩望端處廟堂凡百職事森布班行宗仁生晚敬恭梓桑頃以漕寄植節此邦概想英魂心胡敢忘虔諮爰度龍井之陽孤墳矗立閭寥四旁人迹罕到狐兔跳梁乃命啟闢起仆偃僵伐石砌道達於墓隍既創茲宇以奉烝嘗復卽墓次顯設宮墻謹擇童行捐畝繼糧傳司晨夕毋敢怠荒佛寺居前貝音琅琅來者起敬永以爲常神其來遊歆茲薄鬯

黃潛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爲高
顧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人經汲書曾簡武戒湯銘
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序
弗猥弗幷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邕達滿盈
藏英歛華根柢一貞以歸於極以集於成金春玉撞
發其和平遠彼瞶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於天庭
胡不廟郊薦之韶韺乃弦乃歌乃佐武城八趨易良
俗失悍獷稚耋熙熙怙爲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
乃謝軍鞿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聲紘所及
驅騶走鼚學徒嚮方俊良用登豸此陋微亦累品評

贊邑海壖還則是徵擇士藝閣緒言是承庶終惠我
勉夫兢兢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爲幽爲明
有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煙慘雲冥瞻言遠而
泣涕雨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又謁胡侍郎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
姓某等敢昭告於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
爲名臣没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巖焉茲邱高
山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
引弗替神其鑒之

王禕祭胡侍郎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三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
己未里中子王藻傅時中王禕陳友賢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宋故兵部侍郎致仕胡公之墓曰
公當宋初顯擢科第婺有進士實公始之十握州符
六持使節選曹計省無弗踐歷晚以從官全身而退
有功有德大芘斯人殁爲明神光靈烜赫兩浙之境
廟貌相望家祝戶祠罔閒遐邇矧維錢塘公昔所守
是宅是安體魄攸歸兆域歸然孰不愛護婺人拜掃
歲有舜典屬茲寒食集于墓下薄陳一奠式表慕思

惟公有靈益茫鄉梓歷年綿代來瞻來崇尚饗

吳遂重修龍井祠堂記

淳祐四年秋兩浙轉運判官章公大醇新侍郎胡公
之祠於錢塘龍井之源衍舊典也公生婺之永康再
牧錢塘因退老而終焉康定改元勅旨葬於龍井賜
墓田五十一畝歲久荒蕪紹定初婺州有雲溪呂公
皓訪公墓荒蕪中得斷碑泰政葛公洪尚書喬公行
簡侍郎林公楷安撫趙公立夫計使陳公宗仁籍田
致奠具有程式已復迷漫弗省寺僧並緣爲利籍毀
碑仆會公之宗人新差知韶州佚俾其從子居敬甥

禮部貢士章斌龍聚鄉人之在朝者鳴于省于部及轉運使章公矍然驚曰有是哉乃屬幕客庸文呂遹龍閱厥貢正厥疆畝位向爲精舍爲大塗爲石梁爲隨門皆復其賦擇僧以職祀羣山勢蒼大江滙洴地靈波豁若赴若捐眙嚮震濕如公復生於戲公之神於婺也舊矣由婺而東浙兒童士女尸而祝之至與社稷等錢君遺愛宛其未遠焉馬鼈之封鞠爲畜翳其更壞迭起往往獲助於大夫士爲多豈有數存乎其間耶然公之功在國澤在民踐履具見於文正范公所爲墓誌詆以顯晦爲輕重哉謹按祭法山

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初公發祥方巖陰涸妖寇勅賜廟額赫靈封祐順侯尋以雨暘應禱累進封嘉應福澤靈顯日者甸內久不雨章公既率其僚乞靈天目矣復心禱於公不移時刻大霆豈公之神特因雖以見易抑章公之心與神交不厭地而應歟神能獨顯於婺而已君子爲章公是舉也有軌俗之道三焉表先賢之墓植之風聲仁也嚴水旱之際革其機淫禮也封長吏之遺愛使民不偷義也豈直敬恭桑梓云乎哉祠既成吾黨之士相與言宜特書深刻以遺來者遂公邑生也不敢辭是爲記

其年十月既望承值郎添差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行府準備差遣事吳遂記

趙立夫龍井原新祠祝文

惟公生長寶婺毓稟英奇奮身疎逖自結主知眞宗仁宗比德堯舜公事兩朝逢時簡儉入爲法從出典方州兩牧於杭杭人挽留從而家焉西湖之上因築佳城委蛻而葬非獨杭人拳拳去思婺有七邑在在建祠咸曰我公能福我里水旱無虞寇災必弭越二百載愈赫爲靈崇牙太旆笙鼓歡迎廟號薦加隆於

祀典塋域在杭莫知推本龍井之陽蜿蜒其岡一遷深窈翁仲在旁勿職樵蘇歲久無圮爰翦荆棘載加葺理就彼梵宇重建祠堂繪飾像肖夜燈曉香庶幾盛德必百世祀神遊婺杭無間彼此惟昔錢氏賴清獻公整其墟墓碑銘表忠立夫無似易企前哲敢禮此意用加昭揭新祠告成肴潔酒馨躬謁以酹神其

鑒誠

傳紀

宋史列傳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

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尙恐不支奈何爲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可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爲則所料湘爲河北轉運使奏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州徙知溫州歲餘提舉江南

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尙書戶部員外郎眞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嘗顯故則緊進用至是謂寵政事出則爲京西轉運使還禮部郎中部內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船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奏宜州重

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爲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爲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摘發之案驗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旬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

禮部侍郎致仕卒

發書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登端拱進士宋發士登科者自則始釋褐補許田尉改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尙恐不支奈何爲一月邪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知其詐曰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委罪於我耳姑以有餘答之繼隆計絀湘大奇之因遣入奏太宗召問以邊事則奏對明

審因顧左右曰州郡迺有如此人命中書記姓名未幾調著作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行河道省去尤役之在籍者十餘萬人民用休息進著作丞太常博士知海州睦州永嘉郡遷員外郎爲江淮發運賜金紫累遷兩浙廣西南路發運使乾興初坐累知信州天聖徙福州有官田數千頃計臣奏斁之責估二十萬民不勝敝則以爲官田多瘠少肥且地臨巨海潮漂蕩奏乞鬻以予民但輸二課不督租米章凡三上卒得請而止累遷知永興軍河北都轉運使判三司其理財務爲寬大不以刻下爲功又設笑通京東西陝

西鹽法民便之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出陳州移知杭州加兵部侍郎致仕卒葬錢塘龍井源則爲人尚風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郡人講易資以官錢十萬絳既坐事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待以賓禮出俸錢代償之在陳州適范文正仲淹爲倅則遇之甚厚其卒也文正銘其墓蓋有國士之感云累知州郡皆以惠理稱又嘗奏減衢婺二州丁身錢鄉人懷其德立祠祀之其在方巖者故其讀書地也胙蠻甚盛宣和中巨盜方臘寇永康民避地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欲度忽有赤蛇嚙藤中斷賊皆

墮死又有千人坑者兩石竝起百仞相去不盈尺絕頂有泉可汲賊緣問道據之其魁夢神人策白馬飲泉次日泉遂涸大懼遂降守臣以聞於朝賜祠額曰赫靈至本朝遂遍於郡境不啻千百區焉按宋史作禮部侍郎

山西通志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太宗時第進士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爲一月耶湘懼無以給遣則入奏太宗因問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後李繼隆師久不解湘語則

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使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後果爲則所料仁宗初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便之後遷兵部侍郎致仕卒

福建通志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端拱二年進士天聖三年自知信州移任福州時計臣張希顏奏請福州官莊田納二稅外仍輸租米則奏官田多瘠且濱海常有風潮之患不宜增稅詔從之又官田數百頃已佃爲民業計臣上言鬻之可責其佔三十萬緡民不勝累則章

三上竟得報滅其直之半

廣西通志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廣西路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

温州府志

胡則知温州寬賦除苛提舉銀銅場鑄場監得匿銅數萬勑吏懼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人命籍爲羨餘不之罪郡人記之

金華賢達傳

觀黃潛所撰祠廟碑陰記有云宋初婺之第進士自

則始又云則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又按郡志則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爲之立廟此皆史傳所不載由是觀之其功德被於吾郡者多矣至今祠廟布滿郡境不啻千數百區民之報祀不懈益虔豈不宜哉

金華徵獻略

論曰公起家詩書奮身科第逮事三廟十握州符六持使節計省選曹歷踐華要皆以寬仁平恕爲理生有惠政没祭於社宜哉然亦有冥數焉不然刑生薦大將李繼隆出寨十旬弗返移文轉運使云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謂湘曰兵老矣矯問我糧爲班師之

附黃潛胡侍郎廟碑陰記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没而爲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靈佑順之號累加嘉應褒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進爵爲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勑命在焉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新其報之所故公別廟

布滿郡境不啻數十百區郡志言公嘗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爲之立廟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雅君子而考質焉

永康縣志

胡則字子正少倜儻負氣格方五代吳越以戈鋌立國獨奮志劬學於方巖蘭若登端拱己丑進士宋婺士登進士者自公始釋褐調許田尉以幹辨聞轉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川兵轉運使索湘遣入奏兵備召對稱旨太宗顧左右曰州郡有如此人命記姓名大將李繼隆出寨十旬弗返移文轉運使云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謂湘曰兵老矣矯問我糧爲班師之

名耳請以有備報之未幾繼隆師遂還還著作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會遣使省冗役撤公行河北道所省凡十餘萬民用休息陞著作丞知滑州時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日得虎死廟中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墓終喪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河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咸懼且死公曰吾豈重貨而輕殺數人之命乎籍爲羨餘不之罪擢江浙制置發運使會眞宗奉祀景亳公主供億至於禮成無纖毫缺帝才之而加奬勞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

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兩浙轉運使移廣南西路有番舶遭風不能去且告貧乏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貸之吏曰夷無信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天朝綏懷意耶已而竟償錢如期視所貸且三倍朝廷覽奏嘉焉按宜州大獄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改戶部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遷太常少卿尋坐丁謂累責知信州又徙福州有官田數百頃已佃爲民業久矣計臣上言請鬻之責其佔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言而勿從刺史可廢矣竟得減其直之半而民賴以安遷

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坐舉官累責授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進給事中入權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尅下爲功時朝廷方以兩京陝西推鹽病民議改通商有司憚於改作公首請如詔事遂行民皆便之進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出知陳州遷刑部侍郎移知杭州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卒公嘗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錢民懷其德立像祀之在方嚴者賜額曰赫靈祠其後陰助王師殄殲巨寇累著靈異宣和及紹興追崇寶祐中屢勅加賜爵號更祠號曰顯應云

永康人物徵

文獻通考載身丁錢肇自馬楚初本計口授鹽而錢是納後遂不給鹽徵錢錢繆效尤幷行此策其苛斂並及於婦人女子逃丁死丁貲舍寄住無不征之其爲民病實甚公奏免蠲除宜民思之不忘也第府志詳其事而傳與墓誌皆不登載黃文獻以爲疑今考胡廷直赫靈祠記始公被天子知遇申命進秩乃奏免衢婺民身丁錢到今愛其賜自公之甥謀報無從即綽誦之所廟而祀之據此則府志固有所本矣夫廷直爲公四世從孫目擊耳聞詎至自誣其祖至傳

與誌不載者傳誌言公之績在天下故畧之志乘言公之惠在鄉國故詳之立言各有體也

附胡廷直方巖山脉環廟記廷直四世祖尚書惠之其生也利有以庇之歿之州郡爲之人廟公於方巖歲時祭甚謹鄉境別祠又甚多而秩文未克耀紹廷直爲建安縣丞有請於上朝廷下廷直跪拜伏讀額曰赫靈明年二月命下廷直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以幷公之後于今受之

胡公墓錄

王

世子孫明其善之典也論撰其先保定公由儒業登顯出仕入禁閫爲名從臣良二十七按錢穀爲能刺史被召入大災祖之美而著之後世知其賜自申命之進秩乃開國建功生有榮身之丁所到面食

發有溪保險於嚴之平兵之月師中夢夜平由池駭亂池盜實怙能下首惡朝夕平生蹈志可謂盡矣宣和中盜起

靈方巖之秀池是大盜一臨即以濟朝夕湯平有神人飲馬於巖徒駭目赫靈有由明往視已迺矣其加於他日若水若旱若疫若痛人耳先是晦冥

是求邦人事公有大禱無不應有求於義爲大公蒙不報祀之典可謂至矣慎此用方旗祝司請

無邦人事公有大禱無不應有求於義爲大公蒙不報祀之典可謂至矣慎此用方旗祝司請

幡巖皆實公佑順侯從氏衛封皆而通其名氏從之間人凡號祀事迪之默於面閻是詳述始末力不

巖神奏訪使王導以公聞侯倉在不慎此用方旗祝司請

平巖訪使王導以公聞侯倉在不慎此用方旗祝司請

既之邵不萬一敢自天發號檄公爲孫也詛撰亦始直名自於任論呼公撰亦始直名自於任論呼公撰亦始直名自於任論呼公

折酒衆生登迴向地誘掖羣品輒歸依門大千世界
實繁於茲婺州東陽縣峴峯勅賜法輪寺即其一也
始建之日峴峯禪院其峯峭怪逾數千尋其上砥平
廣十餘里佳氣蓊蔚迭爲形勝飛泉激越散作清涼
爰有神僧環草而處猛獸馴擾常護左右居人瞻仰
罔知名號檀越章鋒親訪靈跡深加誥信遂崇法宇
以廣金田唐乾符三載丙申歲締建既圓誠請予上
果以峯名爲額矣霜星易換緇流屢更梵刹戕戕千
古如一太宗太平興國八載本院傳法僧久修檀越
章從紹同士庶之心操邑宰之命恭召金華山智者

寺重禮上人主領之上人餘杭人也潔白僧行通明
佛果學者參尋若闇投燭檀信親附如渴就飲於是
堂集毳侶厨豐天供上人以悲心憫羣心以智力勸
衆力與門弟子文懿文鼎文湛文寵嗣聰重建僧堂
法堂尊三寶也次崇厨院庫院濟二時也高大其門
專啟閉也嚴潔其室備澡浣也以至道元年乙未歲
始始就復有本邑信人刮細厲號俱捐巨賂同誓淨
緣營立釋迦尊殿一門兩廡咸平五年壬寅歲告畢
輪奐相宣金碧交映童童往來目不暫舍而又梵貝
時作香花開設怠慢者生精進心調伏者證菩提果

得非神僧肇開於前上人嗣興於後聖賢居上靈効
昭然大中祥符元年詔改峴峯禪院爲法輪院善矣
哉郡邑改觀道俗增信植福之地也垂于無窮則以
永樂縣君哀制居苫凶問靈泉院繼初上人鄉關頓
德布素舊交三訪倚廬請述記誠且云重禮上人集
本院僧誦大乘金剛般若經五千八十四卷爲永樂
縣君之冥薦而啟予述作之誠心荼苦之際嘉彼精
意禫除之日愧此鄙辭聊記堅珉用貽來者大中祥
符三年六月一日朝奉郎行太常博士知温州軍事
兼管內勸農事護軍借紫胡則記

別方巖

胡公墓錄　詩

端拱元年春予與湖湘陳生東書居方巖僧舍暨
命駕求岳牧薦應天子舉將與僧別率爲五言十
二韻書於屋壁下卜商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予罔敢知而復爲或言之者無罪庶幾懷矣知

我無所隱焉仲秋月朔

寓居峯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爲約林僧每出禪
虛懷思往事宴坐息諸緣照像龍燈暗通宵磬韻傳
冥心資寂寞琢句極幽玄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竹前
遠陰臨岳樹清響落巖泉僻徑無來客深秋足亂蟬

松風生井浪溪雨長苔錢自省隨浮世難終住永年
偏遊成宛轉欲別重留連明日東西路依依獨黯然

及第

金榜名傳四海知太平時合稱男兒五言似劒裁麟
角七字如刀折桂枝御苑得題朝舜日家鄉佩印拜
親時小橋花畔人人慶一帶清風雨露隨

和慈雲大師桂子

孤峯聳高桂千載同一日秋氣正飛霜天風落丹實
紛紛寶砌旁顆顆露珠密始自月中來又從驪領出
香浮古佛刹光照高僧室吳越饒珍異金玉非儔匹

胡公墓錄

嘗詠賢人詩未載史臣筆至矣天竺山山靈誕奇物

壬

又和種桂

纍纍丹桂子秋落古禪關乍到圖巖窟潛依靈鷲山
始知塵外有會向月中攀千載孤峯上清陰與客閒

紫霄觀

綺霞重疊武陵溪桃嶺相逢路不迷白石洞天人罕
到碧桃花下馬頻嘶深傾玉液琴聲細旋煮胡麻月
色低猶恨此身閒未得好同劉阮灌芝畦

水村 按詩林萬選作俞秀老客荐上作

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賒翡翠開居眠藕
葉驚鷗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漁舟遠酒家一幅江南畫水墨無人寫得來

袁免齋 按丁錢

六十年來見弊由仰蒙龍勅降南州丁錢永免無拘
束苗米常宜有限收青嶂瀑泉呼萬歲碧天星月照
千秋臣今未恨生身晚長喜王民紹見休

題嚴子陵祠堂

占斷煙波七里灘漁簑輕拂漢衣冠高踪磨出雲涯
碧清節照開秋水寒澤國幾家供廟食客星千載落
雲墩我來亦有沙洲興願借先生舊釣竿

胡公墓錄

藝文

范仲淹答胡侍郎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片靈襟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
樂天衢何敢闕先鞭

又贈胡侍郎致仕

官秩文章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里二疏高
涯榮盡圖畫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絕今日盛遊遨
美好夢多親咫尺顏坐嘯樓頭看皎月行聽鼓吹入

青山太平天子尊耆舊八十王祥未賜閒

又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敎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敎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縣昌至於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彻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共趨拳拳以勸伏見餘杭郡素爲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面勢顯厥允爲儒宮足容絃

誦之流迺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會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隳方俗可辱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問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又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月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祗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以窶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爲晝繡之行再領脩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卽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奬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參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於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敭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敍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爲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

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臣無任下情激切俟命之至

又賀胡侍郎致仕啟

伏審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老尊隆眷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某官識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之寵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遠人之見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只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流涘汙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大夫之敎

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國朝倍保崇重舜好
清問方禮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尙彌縫於顯道仲淹
久荷釣陶畢情無任榮覩景仰之至

黃潛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舟
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酹胡侯墳兩槳趁鷗背城
闉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爲吳語如季眞湖窮岸出水
陸分舍舟登塗指麟峋少年健步黃猶弈或乃喝道
驚春雲老翁蔭足仍後塵解衣徑眠草爲茵前瞻一
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微辛嚴祠高居絕四鄰旁爲

胡公墓錄

一邱標石麟升階鞠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
或稽首稱諸孫歸途探幽抉荒榛下睨塵土多扈蠶
放舟催發無逡巡勝賞莫許窮涯垠開篷列坐羅葷
葷託名鄉飲無主賓誰歟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爲
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口吐秀句天葩芬雁行拱立
何紛紛爭言我公詩絕倫龐眉被褐兩山民閉目宴
坐方申申巖舟黑亭鴉噪昏晴吹楊花灑衣巾裁詩
紀實聊云愼勿浪傳來怒嗔

又黃潛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于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

侍郎胡金華高括侍中冠眉開可容掌手版出中堂
頹濱與淮海秋色亞層巒參寥獨緇衣領髭苗茅萱
最後辯才師文茵高座安空山一室內舉目皆龍鸞
再拜傾挈壺喜極重悲酸去之三百載歸路何漫漫
斯人爲列星下視蟲沙繁寧不念學子道術救凋殘
抵舍亟摹貌微哉難控搏夢中儻未遇展詩時一觀

張翥蘆石道中

重岡直上兩崖拆中有白道來蜿蜒深溝水下石先
走老樹土崩根倒纏黑變虎文瓜臥圃黃偷鵲眼稻
垂田永康遺廟無人祭日暮啼烏愁野煙

胡公墓錄

壬

龍井顯應胡公墓錄附刻

龍井訪胡侍郎墓記

按胡侍郎墓范文正誌銘云葬龍井原潛說友臨安
志云在龍井廣福寺之麓顯應廟潛志云在風篁嶺
龍井衍慶寺側近翟灝湖山便覽云建廟墓前者是
也惟今之顯應廟明時移建已非宋時之舊廣福衍
慶名隨寺沒致侍郎墓亦在若有若無之間矣杭志
以潛誤爲古墓既在廣福寺麓廟又在衍慶寺側二
寺皆壽聖後改之名則墓當以近壽聖寺爲斷沈氏
兩湖塵談云壽聖院地勢幽僻峯巒迴合予童時猶
落塢其地徑僻峯迴與塵談合上爲郎當嶺與宋周
文璞弔辨才云郎當嶺下生雲處山鳥山花憶老師
之景合下爲紫雲茅篷已廢當即塵談所謂小庵之
址而其旁有土冢面獅子峯向亥巳兼巽乾荒頹低
陷四隅盡爲茶坡幾不可迹山人尙構爲老主墳以
抗人府主縣主之稱度之侍郎子楷亦通守杭郡則
老主墳定屬侍郎矣今方嚴祠廟香火祈報不下于
億萬身而一坯寂寞有司失防護士夫絕罕拜讀黃
文獻拜墓詩不禁流連久之先是張漱珊太姻丈老

丁丙

健愛尋山水一日告余曰近于龍井手田叔禾游覽志與胡君楠生訪古緣彷彿得胡侍郎墓址所在余因轉告侍郎鄉人應敏齋方伯方伯遠祖實侍郎之母家聞之欣然願往適其族人茂枝自永康至因折簡命導並約張丈偕跡之天忽陰雪意不果矣而朝來開霽暖而無風乃得相與越嶺涉澗率蘿捫葛仰俯高深規察左右印證羣籍旁咨故老愈信張丈所訪之址爲不誣且喜天時人事默有合者方伯將屬茂枝歸告侍郎之裔謀封築焉他日題碣表墓扶磴安坡歲羞蘋藻以復故事余其從四十四人之後而伸景仰乎

胡公墓錄

又記

丁丑清明昌雨復偕應君監葺侍郎墓工叢篠開得斷碣諦審之爲指雲寺記錢塘上扇三圖有指雲寺上人久廢爲王氏茶園後之覽者感慨係之矣上人自今落伽來結茅而住里人王永源聖祥炳麟炳峻紹曾文玉文正文海紹坤紹松紹連紹文紹武紹震紹乾紹福紹綸紹全榮憲等合族喜捐慷慨好施捨地爲寺洵不辭幸告裔石運木拼脈擔負草創粗成方丈航海東來跡其世藏焚修三指世佛精操梵行頂上人辭佛頂定因思上人所建也青蘇舉上佛即禪師結蓮社於此迄今日寺額明於龍井之方圓庵頂雲寺之圖有指雲寺

冬日又作四絕以誌

懷墓

胡侯恩惠入人深秋賽春祠處處欽何事墓門煙寂寂
莫石麟荆棘莫追尋朱胡侍郎廟立重重面墓獨
考墓

考訂渾如攤祭魚神龍移窟事何如山靈不與滄桑
變人傑居然地不虛詳考臨安志游覽志湖山便覽
井睡落等書始知侍郎墓址定在老龍
塢矣

尋墓

不憚崎嶇策杖行牽蘿捫葛扣柴荆峰環澗繞埋靈
蓋

胡公墓錄

蜕千載猶傳老主名證諸羣籍詢諸士人往返數次
然一坏低陷土人惟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得見墓
羣呼爲老主墳而已

信墓

果然顯應著神通共仰當年馬鬣封準擬石泉槐火
薦重追四十四人風十一月二十九日同應敏齋應
威氏雨山人至晡落塢展枝丁松生胡補生幷偕王氏
墓得以徵信且瞻且敬不勝欣慰

丁丑清明冒雨同應敏齋監修胡侍郎墓工用

黃文獻大德八年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

侍郎墓作韻

踏青初過百六辰杖藜重訪胡公墳胡公鄉閭隔郊

丙

閭億萬靈感方歲人券臺何轉遷歸冥想因新舊龍
泓分怒蛟起蟄掀巉巖峋巍錢塘志龍井寺明
照關沙崩奔畫像過眼飛煙雲顯應故廟揚徽塵之今
顯應廟已非朱故址侍中冠不輝文茵州里會散荒祠門元時
宦學于杭者歲會祭公墓春酒孰與陳椒辛空餘茶戶相爲隣誰
知氣類鍾鳳麟一時感若風約蘋貞居逸叟搜舊文
張淑珊丈攷田氏游覽志證健步更有公雲孫胡補生與
以里老之言得公墓所在千秋尚
張丈同訪墓址尋源討委披荆榛驪珠獨得辟聚蠹應君歸
自三吳巡進功退壽齊崖垠味道嗜義逾餐菫南山
續會招間簣躬趨目驗衆口論定客臘已先往審定墓穴

胡公墓錄

友三達尊急謀封樹如揮軍巨碑重灑墨藻芬更思
實坊營續紛諸賢老衲龕同倫應君既爲封墓表碑
重奉五賢二賤子幸爲公州民遺愛頗思甘棠申春
開士之像尚擬復方廬庵請勝
湖澹澹水墨昏不辭杏雨沾衫巾錄增防護何敢云
好事恐被豪胥嗔應君擬請有司立案

丁丑重陽前一日應敏齋寶時約張漱珊徐鼎
丁松生丙及余赴老龍井祭高伯祖佑順侯墓

胡鳳丹

我自漢江歸先謁龍井墓龍井佑順侯雲孫我忝附
歷今近千載孫枝紛無數籟愧公後人古墓不知處

適遇應仲遠興修金錢布更有丁文孝兄弟解囊助
若非張茂先迷津誰問渡探幽得眞蹟揮毫留妙句
考核何精詳吾閩庶以固公昔官杭州閭閻霑雨露
惠政留甘棠百世有餘慕建廟曰顯應十方受蔭祚
士民感公德神像重繪塑辛酉廟燬今重建香火更盛　公廟在墓
前宋時本無誤逮明宏治後廟址乃移駐文正有銘
誌夫人陳氏附如何陳誤耶土人鮮證據按公墓誌
合葬於龍井今顯應廟內有牌位二一爲佑順侯一爲耶夫人豈以耶誤陳歟　公墓在武林
公孫居寶婺公之子係世居永康庫川祭埽久無人雲靄向誰訴
何幸遇戚敬謂戚山人扶笻導緩步山徑窈而深得見暉

落塢當年馬鬣封皆公威靈護明日是重陽登高今
先赴醉飲茱萸酒共賞山中趣

戊寅正月二十七日同從兄繼三　禮繩亮軒夢
庚恆山鎮朔覲宸逢年鳴和鳳鏞懷芬蘭馨月
垣頍星暈謁龍井佑順侯墓　胡鳳丹

往歲宗祠祀事修去冬歸里始與新年追報又杭州
虎林敢繼石塘寓祭龍山總祠遠禮石塘公元時廟居虎林山今
之禮山寺前也與丹新寓不甚遠
龍井非關山水游時越百年疎麥飯容先三載訪松
楸張漱珊丈偕家楠屯於西子秋先訪得墓地所在
何期合不謀從來興廢皆天意千里

方圓庵胡公祠記

吾邑宋兵部侍郎胡公之廟布滿郡境卽台溫諸府亦不下千數百區近則杭紹間多有立像以祀者而公墓在錢塘履泰鄉之龍井原范文正公爲之誌其後達人之宦於杭者葛參政洪喬尙書行簡修之於前章轉運使大酺新之於後元明時如黃文獻潛王文節禕崴時佳日每會同人祭於祠墓自明中葉至今無聞焉殆廢於弘治間之洪水耶光緒丙子張君徐鼎胡君楠生訪得公墓丁丑丁君丙又訪得方圓

庵故址公祠之基於是乎髣髴可指矣方巖僧衣食於公者數百年雄於貲余請諸有司飭建復公祠於舊址之前數十武地在方圓庵下乃並庵而復之蓋懼公墓之久而復失也營工於壬午十一月落成於癸未八月兩山環抱一水潺湲蘋藻可羞明禋依舊今而後浙西之兒童士女其攜簞襆負刑牲擊鼓于于而來致祈禱者皆可無遠涉之費履險之虞且以瞻拜塋域光靈所炤錫福攸隆其間名公鉅卿與夫騷人詞客又得睹馬鬣之崇封仰名賢之遺蹟相與婆娑謌詠奉揚神惠豈不懿歟世傳公以陰兵珍寇勑賜廟額嗣有旱潦疫癘求無不應在宋累加封號我

朝咸同間粵賊之亂吾邑吾郡以至溫台郡城之克復道路相傳靡不謂賊夜見城上燈悉署公姓遂驚駭潛遁公之靈固甚昭昭矣余獨謂公之宦於杭者葛參政洪喬尙書行簡修之於前章轉運使大酺新之於後元明時如黃文獻潛王文節禕崴時佳日每會同人祭於祠墓自明中葉至今無聞焉殆廢於弘治間之洪水耶光緒丙子張君徐鼎胡君楠生訪得公墓丁丑丁君丙又訪得方圓庵故址公祠之基於是乎髣髴可指矣方巖僧衣食於公者數百年雄於貲余請諸有司飭建復公祠於舊址之前數十武地在方圓庵下乃並庵而復之蓋懼公墓之久而復失也營工於壬午十一月落成於癸未八月兩山環抱一水潺湲蘋藻可羞明禋依舊今而後浙西之兒童士女其攜簞襆負刑牲擊鼓于于而來致祈禱者皆可無遠涉之費履險之虞且以瞻拜塋域光靈所炤錫福攸隆其間名公鉅卿與夫騷人詞客又得睹馬鬣之崇封仰名賢之遺蹟相與婆娑謌詠奉揚神惠豈不懿歟世傳公以陰兵珍寇勑賜廟額嗣有旱潦疫癘求無不應在宋累加封號我

朝咸同間粵賊之亂吾邑吾郡以至溫台郡城之克復道路相傳靡不謂賊夜見城上燈悉署公姓遂驚駭潛遁公之靈固甚昭昭矣余獨謂公之宦於杭者葛參政洪喬尙書行簡修之於前章轉運使大酺新之於後元明時如黃文獻潛王文節禕崴時佳日每會同人祭於祠墓自明中葉至今無聞焉殆廢於弘治間之洪水耶光緒丙子張君徐鼎胡君楠生訪得公墓丁丑丁君丙又訪得方圓庵故址公祠之基於是乎髣髴可指矣方巖僧衣食於公者數百年雄於貲余請諸有司飭建復公祠於舊址之前數十武地在方圓庵下乃並庵而復之蓋懼公墓之久而復失也營工於壬午十一月落成於癸未八月兩山環抱一水潺湲蘋藻可羞明禋依舊今而後浙西之兒童士女其攜簞襆負刑牲擊鼓于于而來致祈禱者皆可無遠涉之費履險之虞且以瞻拜塋域光靈所炤錫福攸隆其間名公鉅卿與夫騷人詞客又得睹馬鬣之崇封仰名賢之遺蹟相與婆娑謌詠奉揚神惠豈不懿歟世傳公以陰兵珍寇勑賜廟額有旱潦疫癘求無不應在宋累加封號我

朝咸同間粵賊之亂吾邑吾郡以至溫台郡城之克復道路相傳靡不謂賊夜見城上燈悉署公姓遂驚駭潛遁公之靈固甚昭昭矣余獨謂公之宦於杭者葛參政洪喬尙書行簡修之於前章轉運使大酺新之於後元明時如黃文獻潛王文節禕崴時佳日每會同人祭於祠墓自明中葉至今無聞焉殆廢於弘治間之洪水耶光緒丙子張君徐鼎胡君楠生訪得公墓丁丑丁君丙又訪得方圓庵故址公祠之基於是乎髣髴可指矣方巖僧衣食於公者數百年雄於貲余請諸有司飭建復公祠於舊址之前數十武地在方圓庵下乃並庵而復之蓋懼公墓之久而復失也營工於壬午十一月落成於癸未八月兩山環抱一水潺湲蘋藻可羞明禋依舊今而後浙西之兒童士女其攜簞襆負刑牲擊鼓于于而來致祈禱者皆可無遠涉之費履險之虞且以瞻拜塋域光靈所炤錫福攸隆其間名公鉅卿與夫騷人詞客又得睹馬鬣之崇封仰名賢之遺蹟相與婆娑謌詠奉揚神惠豈不懿歟世傳公以陰兵珍寇

足力者累旬乃獲勞鼐公墓爲之披荆斬棘一杯僅存而碑碣已杳不可得矣適余與丁君松生以事至龍井遂得瞻拜爲樹一碣丁君以爲有墓無廟公之子姓遠在數百里不久恐仍湮沒相與循山而下訪宋廣福廟院故趾卽東坡淮海與參寥辨才游息處我

朝嘉慶僧頂明結茅其間創爲指雲寺尋亦廢其徒慧通雲游年老歸就昭慶寺前僧寮小憩談次知僧固曾納指雲寺糧者界址瞭然土人無可爭始得以價售丁君捐貲爲倡余附之俾里之人戚大成董其役伐石運木肇工於光緒八年十一月至次年十月而成前堂三楹供公像後五楹從里人之請供佛後奉宋四賢二開士粟主作碧幮障之其前翼以兩廂左右各三楹蓋卽淮海集中所載方圓庵故趾也左側小屋爲庖湢所共糜錢五千五百五十千有奇最後隙地度可建樓五楹去墓不過數十武招吾邑方岩寺僧元球供香火其寺之師悟蘭悟品元樟分歲助錢三千四百二十千有奇又攜匠來加丹漆勦塑繡翼儼然琳宮紺宇矣余不知較宋時公廟爲何如以視風篁嶺腹之廟似足肅觀瞻而申景仰廟成不

數月遠近鄉民爭助冠袍幢節爐鼎鐘鼓之屬幾無虛日於以知公之靈至今猶赫濯如守土時也余郡暨紹台溫處諸郡公廟以千百計風篁嶺距茲地不滿二里何必再建一廟第廟在則墓可守無廟則恐異時併墓而無之余移修墓之貲以建廟亦有鑒於前之失非好興土木崇飾非族之祀且求福田利益也稿謂公之生平載在史冊余不敢有所辨論惟浙東千里幾無一邑一鄉無公廟則公之能使桑梓遠菑害蒙芘覆亦彰彰可信矣悠謬之口豈能掩公靈爽哉丁君乃共成斯舉者謂宜敘其緣起今年春適過公龍山故里乃自忘其不文而謹爲之記

書胡公廟碑陰　張濬萬

獻而過之者今則封樹焉丹艧焉規模大備矣方其
披荆棘窮諸訪慮成時之久極勞費之煩亦艱矣哉
世道衰微不獨小人敢於毀古賢之蹟攘以爲利如
吳窓記中所云燬籍扑碑者所在多有而一二世所
號爲通人者亦恣其胸臆凡舉廢闡幽之事曲立一
說以相挫撓泰然以自夸誚識解之加人一等二十
年來足跡萬餘里所見所聞類此者比比然也然則
封公之墓新公之祠其用心亦足以風天下已抑公
之功在社稷德在生民精爽在天地豈必以一祠一
墓相增重哉然而聞之者同聲而感歎過之者不戒
而肅恭儻亦人心所不能自已與中庸言鬼神之德
極之誠不可掩誠則久也久則徵也明斯義則知公
之精英洋洋如在而祠與墓之終無可湮佚者理之
常也夫理之常也夫

重脩龍井胡公祠墓記　歐陽

龍井之原廣福院之麓宋侍郎以前先在祀典有明移建
重脩龍井祠堂記是溫祁以
他所已非宋時之舊宏治中洪水汎溢龍井寺廢意
神道亦湮於此時今其遺址遍地樹棻不獨廟貌無
存蓋殯宮之不可復識久矣張君漱珊嘗以治先塋
至其處欲得公墓搜剔累旬乃於榛莽中髣髴遇之
以告丁君松生丁以告應君敏齋應之遠祖爲公外
家聞其言偕法跡之詢之土人參以新舊志乘確然
審爲宅兆無疑乃重値售其地袤廣凡十丈封築樹
碑碣又慮歲久仍就湮也議重立祠宇其前丁君損
資爲之倡而諸君贊成之凡費緡若干爲前堂三楹
供公像後五楹供佛招方巖僧元球爲住持侍香火
又後奉宋四賢二開士栗主卽淮海集中所載方圓
菴故蹟也攷舊志方臘之亂王師討賊有神應救封
爲顯應侯祀之方巖而別錄記公生時母夢吳越王
錢鏐飛一騎敀門鏐嘗射退潮而公再守杭亦無潮
患世因謂鏐之後身其四世從孫廷直赫靈廟記又
言公奏免衢婺民身丁錢人懷其德故爲立廟之二
者史傳及范文正公所撰墓銘皆無之當五代亂世
身丁錢肇自馬楚其額溢及於婦人女子賃舍逃丁
錢鏐尤而效之橫征苛斂虐用其民甚矣流及既衰
雖雞魚卵穀之屬必家至而日取以歐陽史記觀之
知鏐之病民尤信而自趙宋以迄於今武肅王之血
食未嘗斬焉以其所以病民者小而衛民者大則後
世猶咸饗之矧夫利賴及天下而復爲閭里除害哉

哉自公之英靈赫奕浙東千里閒祠廟以數百所計歷來海內名宦皆止崇祀於立功遺愛之地未有尸祝若斯之盛也由前之說潮不爲害獨杭人德之由後之說赤蛇嚙藤白馬飲泉以珍山賊亦惟永康左近多受其賜而事皆荒誕無稽拘於其墟無以發後人之思永以此見奏免蠲除之惠所行者實而所及者遠也始諸君訪墓時土人懼有侵占呼爲老主墳辨駁不已有指雲慶寺長老從旁指謬鑿鑿既立表而此僧化去或疑靈爽所憑以自揭其遺蛻於數百年後荒烟蔓草之餘者與廣福院在宋時爲東坡淮

海與參寥辨才游憩處當日汲泉鑽火烹黃檗茶賦詩紀夢使精魂未泯其臭味豈有差池者淮海又記龍井興雲出雨事甚詳異在此二里許風望嶺舊有公廟居民禱水旱以爲祈報之神由是推之則知禦灾捍患固不獨一時人受其賜雖以龍湫之靈應不其可慶乎哉祠成因記其顛末如此

書訪胡公墓記後　應寶時

蘭陽諸生馮應鼇仲景太守復墓跡至祝鞏丞龔選葉縣校乃親至其地已自祝而包而楊三易主矣乃出金市楊地重甃甃另建墓祠赤城楊提舉募宋徐貞定溫節兩先生之學作訓示子孫備言二徐墓在白巖海會寺側冀其子孫世世保衛之後人君雅因家錄之著證以邑志而合卒顯之以成先志初主者聞君雅市地爲復墓計頗難之會大水衝見墓之前和始昭然共信此兩事皆見於台州戚鶴泉書漢太守仲景碑陰及書楊君雅復宋二徐先生墓冊後與龍井訪墓復廟情節極相似指雲寺僧證地後卽化去爲之塔於此山豈亦胡公之靈所默使耶悵

舟松生諸君光緒丁亥三月巖陵舟次記

松生兄約同人至獅子峰落廣福院之成展胡佑順侯墓歸憩龍井用薛慰農九日集旃檀林即事原韻　應寶時

井於何年名以龍因事祈禱酬其庸　翠華不臨近交從寵元豐諸賢政多暇喜與方外相過從深入叢薄二三里攜袂並不憎蒿蓬月夜潮音合幽契千載猶慕塵襟空吾鄉順佑守此郡蒐裘遂卜師予峰廟

在墓前求不得落暉慘澹銜山紅茶香桂馥碧無鋪縱有榱桷如何容年時展拜偕數子張漱珊胡月樵暨松生諸君牲醴草草慙無豐今來忽然覩巍煥陳設已具鼓磬鐘方圓庵地亦重闢誰與淮海爭詞鋒琴鶴高風更宛仰惟有山光今古同我思昔賢發長慨藐爾徒留七尺躬幸得主人盛餉客酒懷乍與詩情融叮嚀分手覓佳句歸來燈火熒城東

龍井胡公墓爲張漱珊丈訪得之應敏齋兄成就之其裔孫月樵觀察議歲祭之章丙則追隨其役時在丁丑春今越十有三年庚寅秋九月漱翁敏

胡公墓錄

翁月翁同時歸道山感悼不已因檢祠墓錄記命工續刊頤生亡弟舊輯墓錄之後紀前事兼以寫新悲也光緒十六年小春晦日丁丙識

錄公子

忠祠

肅墓

仁和王同謹署

光緒庚子
季春之月
泉唐丁氏
刊於閩東

鎮塘丁松生先生既校刊于忠肅公奏議復輯祠墓
錄十卷旁徵博考自傳紀詩文以及舊說之散見於
別集者彙而聚之始於同治己巳成於光緒戊戌自
爲之序其明年先生歸道山又明年令于和甫孝廉
將鐫之版以示余余惟夫先生篤行體道不耽世榮
而名滿天下鄉國賴之　朝廷褒之蓋其生平凡義
之盡乎已善之及乎人者雖勞不辭雖艱必舉設施
具在眾言有徵矣其於名臣大儒之故實忠孝廉節
之流傳蒐討尤勤甄采之惟恐不盡崇顯之惟恐不
及殫精窮年曾不少休止是編其一端耳夫紀述前

言往行旌揚遺蹟以示後來使人知所感動效法仁
者之用心也忠肅當天崩地坼之日不動聲色措天
下磐石之安返故主蒙塵之轍豈惟才識大過乎人
抑學術純正志趣堅確直躋古昔聖賢之徒孟子曰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忠肅有
焉先生之輯是編也如徒曰以浙人尊浙人則淺之
乎視此矣觀其自序感懷時局益思忠肅之爲人嗚
呼豈不遠哉光緒庚子夏六月長沙張濬萬

余幼從仁和楊枌園師游尚論杭之先哲師以于忠
肅公爲巨擘相與登三台山瞻拜祠墓景仰久之竊
以爲
國家祀典之最崇者莫如從祀　文廟由唐宋以迄
元明從祀者皆生前著述宏富有功聖教至我
朝始以漢諸葛亮唐陸贄宋范仲淹韓琦李綱文天
祥諸先儒從祀誠以孔子之道內聖外王一以貫之
歷代名臣淑修於身以聖人之心爲心則徵諸實事
以聖人之政爲政即不愧爲聖人之徒若忠肅公於
前明有再造之功以視兩廡諸賢儒洵無愧色矣長

遭寇亂粵賊捻匪蹂躪幾遍天下外洋搆釁　輦轂
震驚木蘭
秋獮感懷時局益念忠肅之肝膽才識令人思慕不
已同治甲子運際中興左文襄湯平兩浙余謁見之
餘即請文襄入告以忠肅從祀　文廟文襄以兩浙
名儒見詢余又以張楊園先生對文襄謂宜并請命
余先修楊園祠墓工未畢而文襄移節八閩未踐前
諾已已春余與吳君曉帆濮君少霞呈請撥款重修
忠肅祠墓監工之暇博采志傳及祠墓記文詩章彙
爲一編俾免遺佚亟重刊奏議十卷以廣其傳嗣又

得公全集乞廖穀似中丞發局重刊還延未果而楊
園先生已於同治壬戌之春經徐壽衡侍郎允章君
采南高君伯平之請奏請從祀奉
旨俞允而忠肅從祀之奏迄今未舉數十年來耿耿
於心而不能置者豈時有未至耶不揣鄙陋檢取舊
稿重加編輯附刊忠肅文集之後意他日從祀之請
必有取於此編也夫光緒戊戌春日錢塘丁丙識

乾隆御筆之寶

丹心抗節

江蘇特用知縣臣丁丙恭摹

欽定明史列傳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顧佐爲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辭辭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爲直省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

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乃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拔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爲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謙謙所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己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

年富安集其眾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眾莫知所爲鄺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郎遷本部尚書鄺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眾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眾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上下皆倚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

皇太后立鄺王王驚謝至再謙厲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荊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斂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甯悉閉諸城門身自轉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御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

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也先深入覩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闕喜寧嗾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守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卻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興被流矢死寇遂至

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甎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乃卻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謂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乃益兵守眞保涿易諸府州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謙請卽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指揮李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甯爲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甯戮之又討授王偉誘誅閹者小田兒且因諜用閒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

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入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甯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上皇既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饜

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銳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眾也先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入城悉以委寇謙

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未平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謙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會也先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閒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眾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田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倚辦具章奏悉合機宜僚更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東宮既易命兼宮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眞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謙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詢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

功簿不實御史顧曜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之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指摭不已諸御史以深文殫劾者屢矣賴景帝破眾議用之得以盡所設施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虜選與大臣動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眾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徐珵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嫗乃疏薦謙于

冤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
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
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
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軌以征苗失
律爲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
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
臣畢卽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竑搆
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
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賊言官上之都御史蕭維
禎定謙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

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尙猶豫曰于謙實有功
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
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
言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
之而止于戶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
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謙自傎也先之變誓不與
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
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
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
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卽彼去
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鍋
鍊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劒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
天下冤之指揮朱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
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
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遠六合
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
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謙旣死而亨黨陳汝
言代爲兵部尙書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
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
也亨俯首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

瑾侍進曰使子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
有貞爲亨所中戍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
反族誅謙事白成化初冤赦歸上疏訟冤復得官賜
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
持爲權姦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
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孺言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
司歲時致祭萬歷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
奉祀不絕冤字景瞻蔭授副千戶坐戍龍門謙冤旣
雪并復冤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

幹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爲
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奉祠吳甯字永清歙人甯方
介有識鑑嘗爲謙擇婿得千戶朱驥　贊曰子謙爲
巡撫時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及時遘艱虞繕
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
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徐石之徒
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
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
復官賜卹鄒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御批通鑑輯覽　徐珵果精於占候當象緯告警即
應剴切密奏以抒忠愛乃惟急急遣孥歸里止知保
其身家而不復關心國是已乖臣分及敗報既聞人
言洶洶珵輒敢妄言天命已去倡議南遷使從其議
則燕京必如宋汴京之淪陷而英宗幾成蕞康乘輿
不返誤國之罪更不容誅使非于謙急召外藩勤王
死守則根本一搖動大事不可必又安望他日之復
辟乎是宗澤李綱所未能行之於宋時者謙獨能行
之於明室英宗之得歸故國謙實不爲無功乃奪門
以後理荷殊榮謙遭慘禍刑賞倒置豈天下爲公之
道哉　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
於宗社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
易儲有貪心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
實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
於于謙社稷爲重之言蓋出於呂餘甥喪君有君及
公孫申爲將改立晉必歸君之意後世諸儒無不以
是爲趫夫君猶親也親爲人執爲子者不被髮纓冠
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欲之獄有由來或
猶以爲非英宗意眞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
宜從和議乎曰不其之雖安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
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王直

與羣臣交章其請奉迎實爲正言讜論而景泰竟爾
不懌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
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窺其隱微知不可以
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
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謙此舉可謂善於匡救而返
正之後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景泰得位跡
同竊取而自英宗還國以後於尊奉敬恭之道一切
蕩然久已忍心虧棄其君而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
於廢立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并蔑視其母矣若
黃竑不過蠻陬夷目安知中國情事而其疏中揣摩

迎合之言又豈荒服倏儵者所能辦此必陳循輩預
受分金之餌希旨邀榮借茲以發其端耳至于謙不
諫易儲一事論者紛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
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
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泰稔其意不可
奪故不復相屬耶且謙前諫奉迎賴譎辭以成事而
此則無可詭託又不可祇沽一已之名而於事仍無
濟故不復犯顏强諍耳不然謙素爲景泰所倚任苟
非有深拂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時聞鐘聲而遽
有疑是于謙之問耶

欽定南巡盛典 諭祭文 維乾隆十六年歲次辛
未三月戊戌朔 皇帝遣副都統多爾濟致祭於明
臣于謙之靈曰惟爾才優經濟志篤忠貞著績烏臺
已樹偉人之望宣猷憲府足徵命世之才運會遘於
艱難心存宗社時事當夫搶攘身繫安危東市朝衣
完全歸之浩氣西林片碣垂不朽之鴻名朕清蹕武
林緬懷餘烈丹心炳烺偕日月以爭光遺廟巍峩與
湖山而並峙爰修秩祀用薦蘋蘩靈如有知尚其歆
格 維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癸亥朔越二
十九日辛卯 皇帝遣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劉綸

致祭於明臣于謙之靈曰惟爾南邦潔士勝國名臣
出建旗徽已見經文而緯武入參帷幄彌彰憂國而
忘家當時事之艱危藉長才爲保障陳師鞠旅從容
定敵愾之謀草檄飛符慷慨著守陴之烈雖奇功暫
屈於當日而定論終炳於千秋朕載舉省方緬懷遺
躅丹心青史忠魂猶傍夫靈濤碧瓦朱旗祠屋長留
於勝地載陳牲醴爰布几筵禮有攸隆靈其用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于忠肅集十三卷明于
謙撰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官
兵部尚書英宗復辟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棄市成
化初追復原官弘治初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萬歷中改謚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倪岳作
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庵詩文稟奏
議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後
遺稾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後人掇拾而成故
其本往往互有同異明史藝文志載謙奏議十卷文
集二十卷又嘉靖中河南刊本詩文共八卷而無疏
議此本前爲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與藝
文志合後次以詩一卷雜文一卷附錄一卷與藝文
志迥異與嘉靖刊本亦迥異蓋又重經編次非其舊

本也謙遭逢厄運獨抱孤忠憂國忘家計安宗社其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集所載奏疏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較史傳首尾完整尤足覘其經世之略至其詩風格遒上與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詠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上亦足見其才之無施不可矣又案王世貞名卿績記及李之藻序謙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令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稟世貞等專屬之謙殆亦考之未審歟

祠墓

旌功祠

欽定圖書集成　旌功祠在府城三台山祀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弘治三年訓導儲衍禮科給事中孫孺謙子府尹冕先後陳請命下建祠墓所賜額汀州知府海甯張寧爲記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知縣李念新之嗣是而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鄉王紳巡鹽御史高封相繼協修提學副使南昌張鰲爲記

欽定西湖志纂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西湖游覽志謙字廷益錢塘人正統十二年乘輿北狩郕王即位謙以兵部尚書外攘內撫有社稷功英廟復辟石亨徐有貞等誣謙不軌竟以冤死子冕奉葬於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暾諭祭賜謚肅愍建祠曰旌功錢塘縣志萬歷三十年改謚忠肅諭祭葺祠　國朝順治開修仍令春秋致祭乾隆十二年復修十六年春

御題匾額曰丹心抗節

欽定大清一統志　忠肅祠即旌功祠在府城三台山祀明少保于謙　本朝乾隆十六年

敕賜丹心抗節匾額

明一統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本朝于肅愍公引治閒賜謚建祠歲春秋祭

嘉靖浙江省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本朝于肅愍公成化二年遣行人論祭弘治七年賜謚建祠歲春秋祭

萬歷杭州府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國朝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弘治二年訓導儲衍禮科給事中孫孺謙子府尹冕先後陳請命下建祠墓所賜額汀州知府海甯張寧爲記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縣知縣李念新之嗣是而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鄉王紳巡鹽御史高封相繼協修提學副使南昌張鰲爲記

康熙錢塘縣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兵部尚書忠肅公于謙

康熙浙江省志　忠肅公祠在三台山之陽祀少保于公謙

康熙杭州府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忠肅于公謙弘治二年訓導儲衍禮科給事中孫孺謙子府尹冕先後陳請命下建祠墓所賜額張甯爲記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縣知縣李念新之自是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鄰王紳巡鹽御史高荐相繼協修萬歷三十年改謚忠肅諭祭葺治　國朝順治間興修仍令春秋致祭康熙三十一年知府李鐸重建自爲記

梁允植錢塘縣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明兵部尚書忠肅于公謙

魏嶼錢塘縣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子公謙弘治二年訓導儲衍禮科給事中孫孺子府尹冕先後陳請命下建祠墓所賜額張甯爲記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縣知縣李念新之自是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鄰王紳巡鹽御史高荐相繼協修萬歷三十年改謚忠肅諭祭葺祠　國朝順治間興修仍令春秋致祭康熙三十一年知府李鐸重建自爲記

雍正浙江省志　旌功祠萬歷杭州府志在三台山祀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西湖游覽志弘治中賜謚肅愍表祠曰旌功有司春秋致祭萬歷十八年改謚忠肅

李衛西湖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子公謙

乾隆杭州府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公謙弘治三年訓導儲衍禮科給事中孫孺子府尹冕先後陳請命下建祠墓所賜額張甯爲記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縣知縣李念新之自是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鄰王紳巡鹽御史高荐相繼協修萬歷三十年改謚忠肅諭祭葺治　國朝順治間興修仍令春秋致祭康熙三十一年知府李鐸重建自爲記

諭祭葺祠　國朝順治間興修仍令春秋致祭康熙三十一年知府李鐸重建自爲記嘉靖二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縣知縣李念新之自是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鄰王紳巡鹽御史高荐相繼協修萬歷三十年改謚忠肅諭祭葺祠　國朝順治間興修仍令春秋致祭康熙三十一年知府李鐸重建自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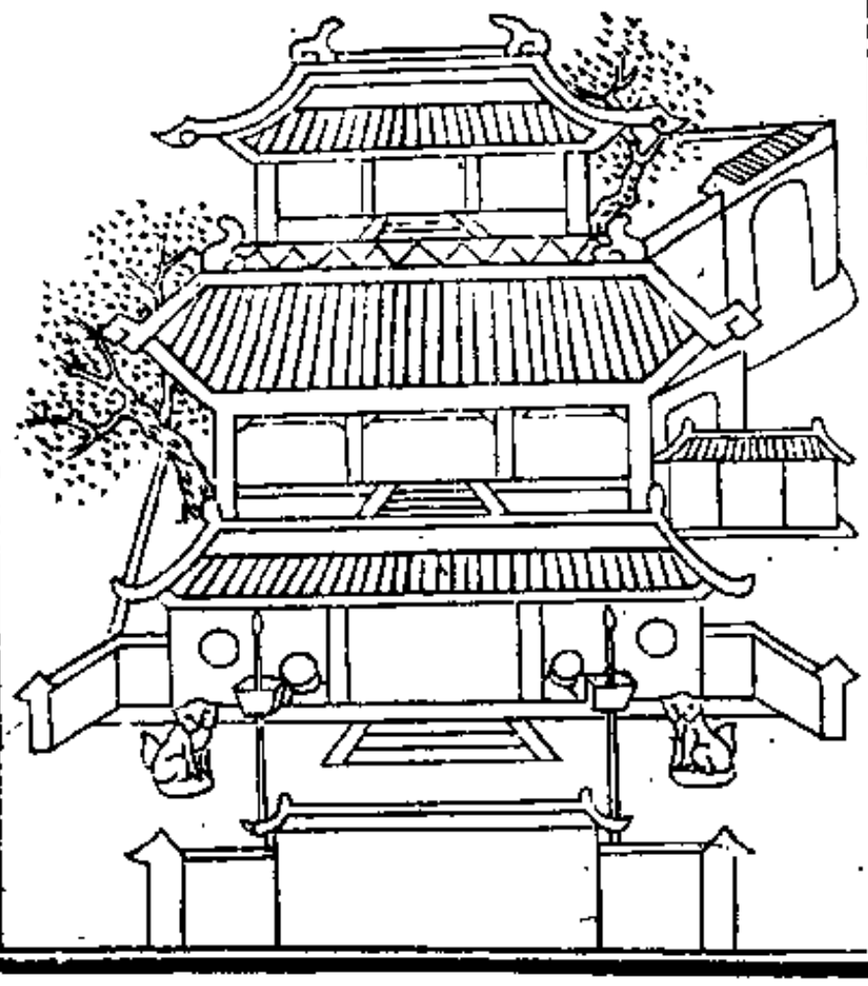
崔灝湖山便覽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明少保于公謙公遭誣死其子冕奉喪歸葬成化二年廷議白詔復原官遣行人諭祭弘治二年奉敕建祠額曰旌功光緒杭州府志　旌功祠在三台山祀明少保贈忠肅于謙　國朝康熙三十一年知府李鐸重建雍正七年總督李衛重修乾隆十一年重修嘉慶二十五年杭嘉湖道林則徐重修咸豐二年郡人周澍等重葺饗堂十一年燬於寇同治八年郡人吳煦濮詒孫

等請欵重建

旌功坊 附

旌功坊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夏五月吉日立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珪右布政使雍泰左參政周季麟右參政陸容林同左參議方銓右參議黃璉韓鎬　按察司按察使于大節楊峻副使高銓吳伯遵曹時中僉事林玭雷士旗伍性林濬川曹英余琦王華　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崔允張灝黃華張洪吳昇　杭州府知府張縉同知邵福順仁和縣知縣陳榮錢塘縣知縣余本釗管工官陰陽學正術顧洪

旌功祠圖



憐忠祠

欽定圖書集成　憐忠祠在府城太平坊南新街田汝成西湖游覽志　憐忠祠在清河坊內祀皇明贈太傅于肅愍公謙正統十三年英廟北狩謙以兵部尚書當國有功竟以誣戮敕建憐忠祠於其故第萬歷杭州府志　憐忠祠在太平坊南新街爲太傅于謙故居里故建祠以祀大理卿仁和夏時正爲記康熙浙江省志　旌功祠在太平里南新街爲太傅忠肅公于謙故居

康熙杭州府志　憐忠祠在太平坊南新街乃少保兵部尚書錢塘于公之鄉人建以祠公者也公歿之十年爲成化二年憲宗遣行人馬璇諭祭於時鄉人莫不感奮興嗟仰惟天語眷勤渥恩汪濊惟妥靈無所乃言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高唐劉魁卽公故第爲祠而奉制辭憐忠之語名之

康熙錢塘縣志　憐忠祠在太平坊南新街亦祀太傅于謙大理寺卿夏時正有記又南新街內有憐忠祠以祀忠肅于公祠後有奉眞軒搨紳醵金創建庶

常胡嘉有記

姚靖西湖志　南新街內有憐忠祠卽于忠肅公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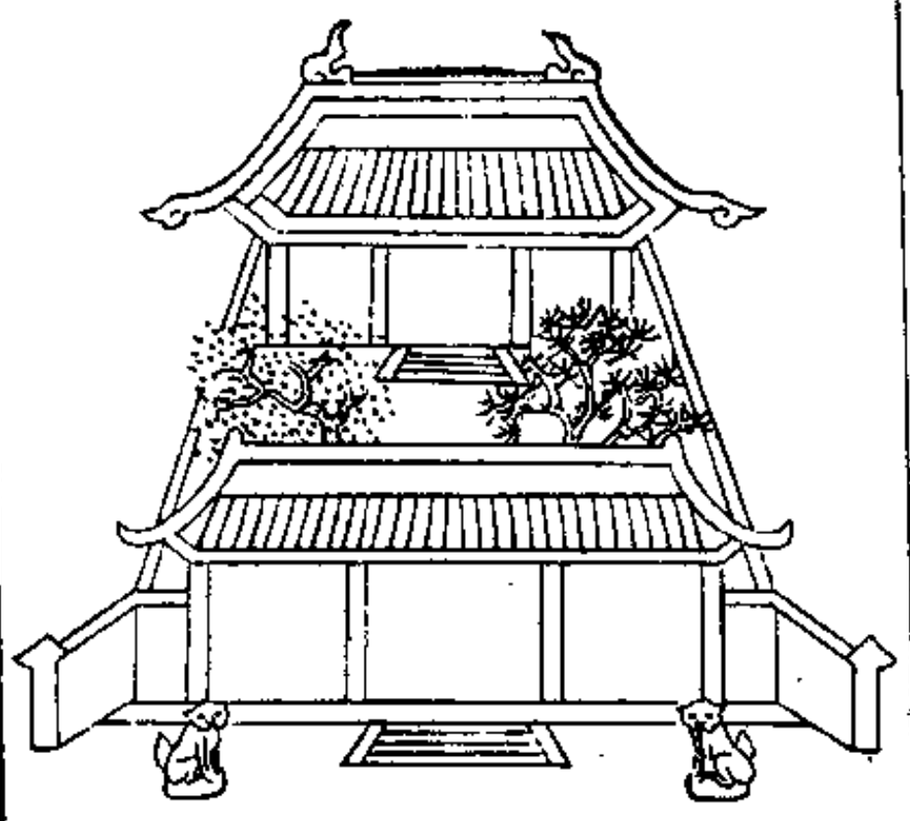
第也弘治初敕建里人多往祈夢今名旌功

乾隆杭州府志　憐忠祠在太平坊南新街爲于忠肅公居里故建祠以祀公以讒死天下冤之杭人即公南新街故宅爲位而哭歲時拜謁焉既而詔復官遣祀而誄以文曰謙之忠予憐之於是杭人呼故宅曰憐忠祠

故宅　附

魏嶼錢塘縣志　忠孝坊內有于忠肅宅堂廡甚狹前有雙柏蒼翠撲人康熙火災此堂獨巋然存今呼後忠孝巷

憐忠祠圖



墓

欽定圖書集成　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墓在錢塘三台山麓成化二年諭祭

欽定大清一統志　于謙墓在錢塘縣西十二里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建祠曰旌功

明一統志　于肅愍公墓在三台山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　赤山之北爲三台山有于忠肅公墓于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英廟北狩時公以兵部尚書任國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英廟復辟姦臣石亨徐有貞等忌譖之誣公不軌竟以冤死其子冕奉葬於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暹諭祭之弘治七年賜謚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萬歷十八年改謚曰忠肅

萬歷杭州府志　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墓在錢塘縣南山尉司上扇成化二年被旨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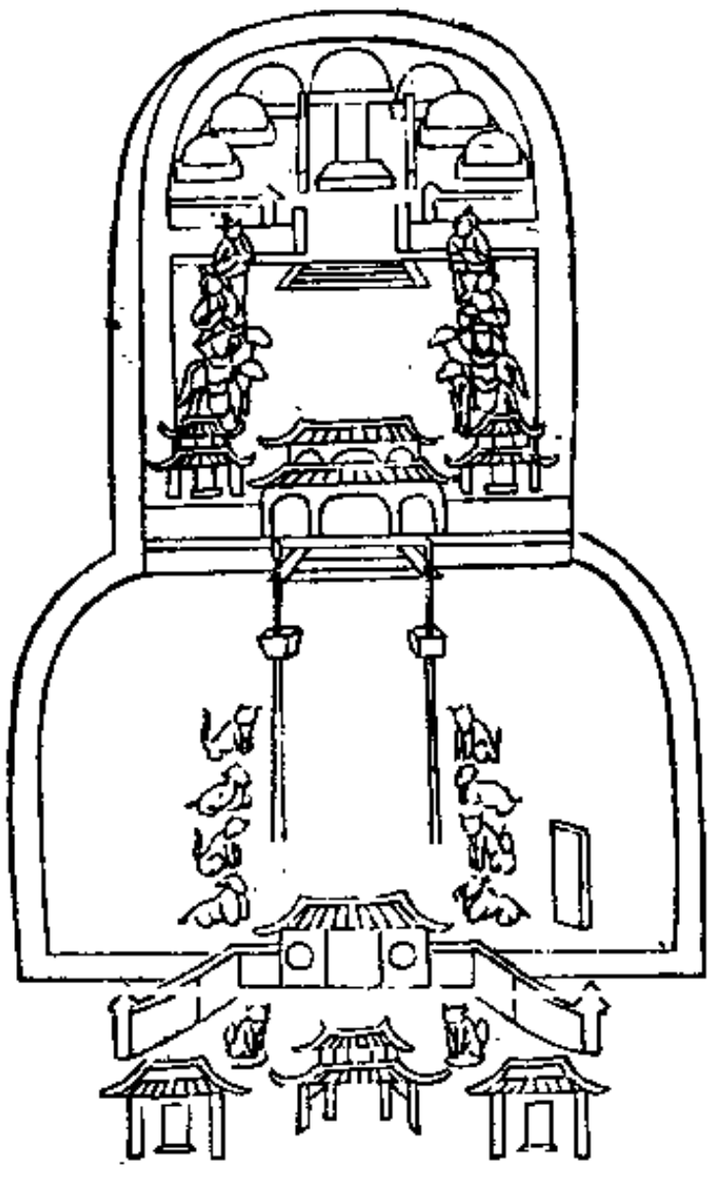
萬歷錢塘縣志　太傅忠肅于謙墓在三台山麓

康熙浙江省志　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墓在錢塘縣南山尉司上扇成化二年被旨營墓

康熙杭州府志　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墓在錢塘三台山麓成化二年諭祭

梁允植錢塘縣志　太傅忠肅于謙墓在三台山麓
成化二年丙戌十二月諭祭
康熙錢塘縣志　兵部尚書贈太傅謚于謙墓在三
台山麓成化二年諭祭公墓在祠內卽於墓前建祠
康熙三十一年杭州知府李鐸修葺移祠於墓之西
雍正浙江省志　明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
墓錢塘縣志在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諭祭　國朝
康熙三十一年杭州知府李鐸修葺雍正七年總督
李衞飭屬員重修祠墓
姚靖西湖志　于忠肅公祠墓忠肅名謙英廟北狩公
以兵部尚書任國事有社稷功及天順復辟爲姦臣
譖誣論死其子冤奉葬於此弘治七年建祠曰旌功
康熙二十六年重修
李衞西湖志　明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墓
在三台山成化二年遣行人馬璇諭祭
乾隆杭州府志　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墓
在縣西十二里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建祠每秋月
杭人蠲潔于祠中祈夢最驗　國朝康熙三十一年
杭州知府李鐸修葺雍正七年總督李衞飭屬員重
修祠墓

墓圖



祀典

康熙杭州府志　祀旌功祠禮明于肅愍公謙成化
二年遣行人諭祭仍賜歲一祀弘治二年贈官賜謚
建祠墓所加爲春秋祀以二仲月擇日致祭用剛鬣
柔毛以長官主之
明憲宗諭祭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十二月戊
戌朔越十一日戊申皇帝遣行人司行人馬璇諭祭
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
才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

而朕心實憐其忠故復卿子官遣行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厎於前而伸於後尤愜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靈爽如在尚其鑒之

明孝宗賜官諭祭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功大者褒典宜隆行偉者揚名必遠惟顯忠於既往斯勵節於方來古今攸同豈容緩也故少保兵部尚書兼資文武茂著聲猷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選將練兵摧鋒破敵中外賴以寧謐人心爲之晏然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姦所搆乃隕其身輿論咸冤卹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立祠致祭用昭欽崇之義嗚呼執羈靮守社稷勞盡均焉表忠直愧回邪理則明矣誕敷嘉命永賁幽扃靈爽如存尚其歆服弘治三年三月十四日

明神宗賜謚忠肅諭祭文　維萬歷十八年歲次庚寅二月癸酉朔越十六日戊子皇帝遣都御史傅孟春諭祭太傅兵部尚書于謙謚忠肅曰惟卿鍾靈間氣社稷孤忠當已巳之虜氛屬家邦之多難矢精誠而徇國竭心力以回天持危定傾皇輿再造排遷主戰神鼎不搖惜大功之未酬憾羣姦之肆害沈冤雖白特典當稽魂游武穆之西湖血灑文山之燕市卹恩寵被旌未泯之忠勳敕祀專崇勵將來之風教爰頒諭祭庶慰英靈

明人祠祭文　維弘治某年歲次某甲子二月某甲子朔越某日某甲于浙江杭州府某官某等謹以牲醴庶品昭告於少保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曰惟公志秉公忠才兼經濟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報祀之典恩命用彰時維仲春秋竭誠將事公靈有知聿來鑒只尚

饗　祭品豬一口羊一腔饅首五分粉湯五分果子
五色每色重五觔　按酒五盤鳳雞一隻蝶骨一塊蝶魚一
尾雞湯一分魚湯一分酥餅酥餻各四盤降香一炷
燭一對焚祝紙一百張酒二瓶

吳原歐陽信祭于公文　欽差巡視兩浙地方戶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原員外郎歐信謹
以清酌庶品之奠致祭於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之神曰嗚呼木高
必摧行高必毀從古則然奚特今爾吁嗟乎公智足
以闡大猷才足以當大寄憶在震業之秋克勵修崇

之志奠宗社於再安屹長城於旣圮聲名遍滿乎華
夷勳業掀揭於天地奈何人之望公者方隆而時之
忌公者亦至遂使黃金爍於眾口白璧點於蠅矢故
蹇蹇孤忠雖暫戹於一時而堂堂大節終暴白於萬
世憐忠之詔斯頒旌功之典特被秩加保傅之尊名
易肅愍之懿儀廟貌之巍峩與岳祠而並峙蓋公之
心與武穆之心實異世而同符公之功視武穆之功
蓋有加而無替嗚呼西湖之山秀且奇西湖之水清
且瀾偉乎二公之清名峻節實照曜乎山水而無愧
原等肅拜儀刑戴瞻扁額手此瓣香精誠攸萃公乎

英靈式克歆止尚饗

馮玘等祭子公文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馮玘戶部
郎中王定安主事方良節工部主事張瑋謹以牲醴
庶品敢昭告於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之神曰嗚呼公乎實天生
弭亂之英聖作出羣之傑非偶然也有因心之忠誼
有幹事之才請始官臺察克振風猷由是受知官長
簡在帝心超擢卿貳委以撫循中原之計十有八年
於外其活人之智及物之仁蓋已有足以永世辭而
壽國脉者矣及遷國家已已之變醜虜陸梁皇輿北

狩天步艱難人心駭怨社稷幾搖矣而獨以一身繫
天下安危掖留監國請誅有罪以靖朝行繼折將謀
出陣閉門以堅士志卒屈虜兵燒散糧芻不遺敵資
堅絕和議不墮虜計沮遷都之謀決迎鑾之議不拨
虛報料敵也審計徙寓虜防變也豫遂使强胡悔服
民社奠安公之功在天下大矣不幸殞於姦誣非其
智不足以周身也蓋許國忘家成仁取義公之致命
素志已定至是始遂焉耳宜其身無愧於古人而冤
迄雪于清世也玘等感慨於斯懷仰劻烈積日滋久
每思一酹祠下以寫衷曲而道遠無由茲者俱奉命

於朝有事於浙惟杭實公故里西湖之濱南峯之麓山長水闊英靈所歸體魄攸託心甚依焉今無事且還敢相與瞻拜幽堂以償夙願謹以酒肴用將誠敬惟公有神其飲食之謹告

徐珪等祭于公文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珪等提刑按察使于大節等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王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之神嗚呼惟公德在生民功在社稷信史穹碑特書屢書蓋有不能盡言者不幸厄於權姦歿於非辜仁人義士痛心流涕復有不忍盡言者雖然橫禍猝發於一朝非人力所能免也而公論隨定於當世有不待百年而後伸此則天理在人心有不可泯者而聖君英主所以鑒昭忠義雪灑冤憤者猶有足以慰忠魂義魄於九泉而快孝子誠臣之心於萬世也珪等晚生仰止大忠感激高義久矣遭者分司浙越實公鄉邦竊幸得因閒暇修理立廬以伸平素之私茲乃幸逢新天子明聖軫念功臣俯從遺孤之請兼隆贈謚之恩特進階極品陟位三公又以功宗在禮合有專祀下命方岳立祠墓所以時享之蓋將俾與岳武穆王

同食報於無窮也嗚呼公與武穆異世而同跡異事而同心者武穆功垂成而被沮終有遺恨矣公功已顯而見忌殁何愧焉況賊槍死誰祀而武穆廟祀至於今益隆安知後之祀公不如今之祀武穆邪珪等既祇奉明命督有司從事于新祠爰偕同列謹以菲儀躬詣神宅前爰陳肅將誠敬惟公其鑒臨之

吳一貫等祭于公文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一貫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之神嗚呼惟公德在生民功在社稷信史穹碑特書屢書蓋有不能盡言者不幸厄於權姦歿於非辜仁人義士黃世經工部主事姚文灝高濟南京戶部主事劉景寅謹以牲醴庶品致祭於太傅于肅愍公之神曰天眷我太祖太宗有用夏變夷之治偃武修文之功故純佑於聖子神孫每生賢以傾其否而蓄才以濟其屯當英皇之北狩實國步之一艱不有夫于之宏達夫孰拯救乎其開功則多有忠或兒疑遭權姦之搆嗣幸天日之無私而晦於前者竟白於後厄於身者自昌於時一貫等引領高風並命兩浙方奔趨以竭誠胡徘徊而增咽無乃中心憤切北虜跳梁使夫于而尚在則何憂乎犬羊吾鬥英雄雖死而不朽不昧鬼神雖幽而至靈至虛今當何以備虜庶或有以啟

李默等祭于公文　維嘉靖二十六年十月戊申朔

越三十日丁丑晚生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李默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僉事謝體升謹以潔牲醴
齊致祭於故太傅肅愍于公之墓曰嗚呼死社稷易
安社稷難公以赤手障瀰天之虜而廟謨獨運以危
言折南遷之議而姦膽俱寒使中國失君而有君皇
輿幾缺而復完雖茹冤於亨珵之手賴英皇蒐以察
其忠丹獨易儲之際就啟禍端豈力制於中斷抑事
奪於禮官矧景皇大漸其發公嘗抗疏反正而眾
謹吁嗟乎公之情事揭日月而可觀彼晉移江左宋
竄臨安何謀國之大舛竟齋憤於回鑾哀古人之著

節橫斧鑕而靡肝或心蹟未白而輒得奇禍或身先
隕越而志業未殫揆公樹立孰與巖岳苟功收於定
國綏齋醵其奚歎旂常炳朗百代欣看默等感公氣
偉奉國憂攬慨邊防寖其極壞安得起英爽之桓桓
松楸瞻敬魂珮珊珊牲牷玄沘寫恨幽壇尚饗

張遂祭于公文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致仕運使門
生張遂謹以牲醴庶品敢昭告於少保兵部尚書贈
太傅于肅愍先生之神曰惟天純佑家邦篤生賢良
非偶然也當正統己巳之變醜虜憑陵鑾輿北狩時
事倉皇實賴天挺人豪爲國棟梁扶顛持危內修外
攘如盧扁之愈疾神妙其方卒致强胡敗走兵威振
揚宮車遠復國步寧昌神人安慰物阜時康社稷之
功可以銘彝鼎而書太常夫何功高見忌羣謀不臧
姦誣莫辨烏盡弓藏罹此奇禍乾坤爲之改容人心
舉皆痛傷然可誌者先生之一身難泯者先生之忠
赤是以不百年而公道昭彰知枉之明擊於英廟憐
忠之祭仰荷寤皇當今聖天子用廣先朝之德意卹
恩汪洋贈秩易名睿秋專祀西湖之曲南山之陽新
祠舊冢廟貌輝煌遂投老家居無由躬拜祠下夙承
教育之恩造就之德沒齒難忘緘辭千里遙奠一觴

南望嗚咽有淚盈眶英靈不昧鑒我衷腸嗚呼遂聞
自古忠臣烈士凡血食於民者爲民降祥方今三邊
多事九重宵旰先生其默相之俾星垣弧矢射滅天
狼入荒蠻謐天祚靈長而旌功祀典萬世有光尚饗

劉祥祭于公文　工部觀政進士安成忠愍公從曾
孫晚生劉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太傅子肅愍先
生曰嗚呼先生抱經濟之雄才竭忠貞之大節初持
綸斧中外斂慝尋升卿貳西南撫戢儲國步之多艱
正人心之靡頹進大司馬以當勁敵陽然萬里之長
城偉矣一朝之柱石運籌帷幄以安邊迎復乘輿而

定策功足以銘彝鼎而垂竹帛奈羣凶作孽讒言橫及子胥墮宰嚭之謀鵬舉爲姦檜所嫉英皇實察其冤誣列聖追賜以褒卹保傅崇階堂堂廟食顧余小子心常惻惻慨念先生與先忠愍同朝同心同德先忠愍在朝廷有先見之明先生於社稷有再造之力義膽忠肝豐功偉績質諸鬼神而無疑驗諸人心而不忒先忠愍被害於事未萌之先先生受誣於功已成之日嘗讀先生贊忠愍畫像有曰獲乎天不獲乎人全其道不全其身蓋亦氣志所在忠憤所激仰荷朝廷清明忠義顯白昔之嫉賢蠹國者今皆身伏誅夷而名汙簡册先生有賢嗣京兆君大厥顯揚聲光籍籍愧余涼薄負荷弗克拜瞻之際感今悼昔東芻絮酒聊寫胷臆洋洋如在神其鑒格尚饗

邵琮祭于公文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姻生

邵琮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少保肅愍于公之神曰惟公江浙英豪天朝柱石名著鼎彝力扶祖稷恩崇鄔典廟賜旌功春秋享祀血食無窮琮鄉邑後生忝居姻婭敬仰光儀再拜阙下尚饗

楊英祭于公文　嗚呼天生豪傑輔我王室節比南山心懸白日憶當多難公保無斁貝錦害忠當亡悲戚表死如生光前無極英侗焉首深蒙教益外父總戎復茲惠及今遷錢塘華表巍立外父遺言過墳當式敬潔一觴以罄胷臆山風吹雨代我悲泣尚饗

孫暐祭于公文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

致仕晚生孫暐誕以柔毛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少保肅愍于公之神曰惟神扶輿閒氣光岳精靈及時舊跡虎變蛟騰蘭臺棘寺進列孤卿曰大司馬秉軸持衡夾輔王室濟顯扶傾發號施令電埽雷轟六軍一呼萬虜震驚沮南遷之議斥北和之盟吏民按堵宗社以寧中流砥柱湯池金城乾坤再造伊神之

能胡權姦之嫉妒致誣謗之莫爭朝野爲之失色天文爲之失經士論惜之曷已童謠歌之不平幸重瞳之洞鑒喜公道之復明旌功有祠賜葬有賢嗣京兆君大厥顯揚貌邦之典刑望之者儼然丹山之瑞鳳睹之者粲乎碧漢之景星西湖高冢岳于並稱千秋百世爭光汗青暐暐光範仰慕德馨九泉不作恥然於清謁廟庭兮如神之在傷往事兮若夢之醒來蜺旌兮髣髴鼓兮砰訇濮英風兮滿室奠余觴兮陳蕪辭以脩瑤席薦蘋藻兮酌醽醁固知不足以慰神之素志聊以表吾之寸誠惟神顧歆尚饗

董序等祭子公文　江西贛州府同知姻姪董序偕
兄董庠弟董雍等謹以牲醴庶品敢昭告於故少保
兼兵部尚書謚肅愍姑丈子公之神嗚呼人莫難於
得君也公則際遇乎累朝人莫難於立功也公則匡
濟乎當世人莫難於全節也公則勤死乎國事人莫
難於報祀也公則永享乎廟食人之所難公之所易
銘書鼎彝有足徵者序等謬忝姻姪蒙愛猶子惟茲
令辰敬陳薄奠用伸哀慕之私庶乎其昭格之
儲衍祭于公文　直隸鳳陽府儒學訓導鄉末學生
儲衍謹以牲醴庶品敢昭告於少保肅愍于公曰嗚

呼先生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傳在國史公論在人心
歷萬世而不能泯者衍鄉里後生景仰山斗之心久
矣曩者嘗以先生之忠義懇疏於上荷蒙天聽命有
司歲一致祭尋以遺孤之請諭祭賜秩易名立祠專
祀鄉典具備公道昭明先生之死猶不死也俾我後
生小子平日景仰之心於此幸亦伸矣敬陳薄奠用
白我心英靈不昧鑒此微忱尚饗
徐矩祭于公文　義官姻生徐矩謹以牲醴庶羞敢
昭告於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謚肅愍于公之神曰惟公天朝柱石間氣所生出
將入相遭際聖明初受知於宣廟由臺察而進位列
卿時方多事掌握重兵補天浴日光輔中興屹中流
之砥柱爲萬里之長城殫胡遠遁邊塵不驚鑾輿遠
復宗祉以寧其忠勳之績可方唐郭子儀宋李綱而
有古今之史傳可徵奈何功高見忌羣邪誘行墮賊
檜之姦計致白璧之點蠅人心爲公痛憤朝野爲公
不平嗚呼日久論定忠枉自明荷列聖之知憐復官
諭祭贈秩易名用享專祀巍巍廟庭春秋之典斯具
社稷之功已旌百千萬世足以慰公在天之靈矩也
兼葭倚玉久仰德馨拜奠祠下惟神是歆尚饗

程敏政代于明祭于公文　嗚呼禮莫大於報功義
莫先於繼絕況天定之勝人宜恩典之昭晰猗我伯
父一代人傑歷官孤卿上輔睿哲有巍巍定難之功
有侃侃立朝之節有孜孜及民之惠有皦皦律貪之
潔惟許國以忘身致權姦之汙衊中以深文濟之讒
舌白日晝冥愁雲暮結慨重瞳之屢回驚天柱之摧
折雖丹書之橫羅曾白玉之可涅列聖嗣統當食而
輟追悼勳庸特加昭雪旌功有祠述行有碣嘉繼世
之象賢慨主祀而猶缺以我小子同源一轍擇男允
忠系於孫列迺具疏請宸聰上徽偉公議之翕然其

天顏之開悅錫世祿以奉祠士聞風而氣洩顧藐
之權姦已伏辜而煙滅仰忠勳之流芳炳日星之長
揭某涓以歲首自嶽到浙俯伏祠庭一筵敬設感殊
寵之下臨與有榮于衰拙冀衍慶於舊玄誓孝思之
殫竭鳳山隆寇湖水幽咽尊靈如生鑒此悱切
于明告墓文　直隸新安衛致仕于戶宗姪于明謹
以剛鬣柔毛之儀敢昭告於伯考少保兼兵部尚書
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府君曰惟我祖
宗河南同系因世變遷嶽杭與異地今我兄冤艱於于

嗣國制欽遵擇于恕繼敬潔牲儀用伸悃意仰惟神
靈垂裕後裔而熾而昌縣延百世尚饗
高傑祭于公文　親末高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於少保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
肅愍于公之神曰惟公經綸之才弘毅之德功在社
稷名光史冊有嚴朝典時祀不忘一旦之誣百代之
長敢羞澗毛祇謁邱墓碧草黃鸝永深悲慕尚饗
李鐸祭于公文　惟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八月
初九日光祿大夫知杭州府事加五級李鐸謹致祭
於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臨安伯謚忠肅于公之
神前曰惟天地之偉人鍾天地之閒氣故生則爲碩
輔爲忠貞沒則爲明神享廟食是以能定大計而不
疑臨大難而不變其人之忠貞固已格天地而泣鬼
神感風雷而薄雲霧曠百世而相感流千載而不泯
也杭郡名山大川甲於天下秀靈之氣鬱爲偉人古
今以來忠臣孝子代不絕書而最著者莫如忠肅于
公憶公之至性過人爲諸生時即慨然有天下大志
識者已知爲救時宰相矣是以居臺垣則正言直諫
而權貴有所不避按江右則肅法紀而冤濫爲之一
清撫晉魏則安流亡而軍旅無不繕備當國政則安

宗社而身家有所不知以濟世之才建安邦之烈而
卒死於石亨等之所誣洵所謂豪傑其才而聖賢其
行者也故生則鍾山川之靈沒則涸西湖之水其神
靈則上格帝天下悟人主成仁取義定難扶危非古
之所稱社稷臣者哉宜其俎豆登之廊廟姓氏垂之
琬琰與河嶽比其靈與日星比其耀也迄今數百年
來閭我公之名者莫不流涕嗚咽以想見其爲人非
忠烈足以感人而能如是乎頃夫廉孺夫有立志舍
我公其誰與歸哉嗚呼雲山鄣渺古今悠悠千載而
下誰爲匹儔

像贊

于忠肅公象
陸光祖敬繪

王世貞于公像贊　己巳之歲治極而疵孽牙其閒逆胡麾至猶盜蜩起當六飛北狩之初倡羣小南遷之議泥馬殆於汗踵銅駝亦垂蒙棘物情競變大事欲非時則有若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錢塘于肅愍公謙宇廷益入贊樞庭受知黼扆出片言而折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鼎屹乎如山萬姓因之奠枕乃若受脤若鉞擐甲郊畿溫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溫禺日逐之羣既豨突而爭進忽狼戾而反奔然後勵精臥薪開誠推轂軍事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算以故羅施鬼方之域祥泂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蕩平相屬戰龍甫戢玄黃之血未乾飛羽向盥赤白之囊目鮮身危震主禍發殺機長謳告逝毋忝厥猷綸繼襄獲返關西之葬所云功首豈亦有舉耶余小子明列旬宣薄游吳會循覽往哲有慨於中因爲之贊以昭其盛其辭曰

蹇蹇靡愍蠲瘁旬宣綏晉及周十有八年晚贊中樞力折羣姦屹如砥柱以莫播遷折箠俯奴飛檄黎蜑黃屋長尊紫蓋不恕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噂沓背憎匪降自天百身曷贖九有稱冤勝錄天定功以久明小子吏浙敬聆德聲詮管作頌敢告司盟

夏時正于公像贊　抱全所畀養有剛明之氣急先所務規恢天下爲慮壹以忠誠上結明主之知不以身家致爲行已之累此功業之所自基而允乎公輔之具也保釐窮鰥衣衣食食振整墮隳廢寢忘味四方漸以削平屬國咸知姓氏此公功業之萬特挂其一二也屬茲陽九運厄鑾輿出狩北逝眾議南遷公則痛懲宋人之失計寇逼圜城公則赴敵捐生以自誓用全京師百萬生靈保安宗社無疆斯世此公功業之大人不得窺其涯涘也功當裂土封侯河山帶礪事須報讎雪恥口曳未濟不自有而曾

若無有無可貴而寧不自貴不知已之孤立不顧人之疾忌大臣當事君以忠惟君能使臣以禮明明日麗層霄湛湛淵澤九地諭祭則照有憐忠之文節惠則炳乎肅愍之謚輝煌紫誥丹書信史公孤保傅春秋歲祀天子萬年世祀勿替

張錫于公贊　仰之彌高卽之可欽淵源問學豁達胷襟皎皎忠心允矣中天之紅日堂堂大節儼乎百鍊之黃金中流砥柱而使積波之復振萬里長城而俾胡塵之莫侵何青蠅之點璧俄東市而援琴身雖歸盡名不銷沈報功既官乎賢于封墟復煥乎綸音嗚呼然則公當日之被害者豈英宗皇帝之本心也邪

劉鳳誥題于忠肅公畫像　阮中丞述孫御史言如上考明史紀傳證以倪文毅爲公神道碑益信其是夫沂王當復大義也豈公願忘之然而章鍾廖諸君子既因是先後獲譴公復以重臣彊諍如國體何至於景帝彌留公乃坦然行其志矣明史書景泰八年正月丁丑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己卯羣臣請建太子不聽碑曰正月丁丑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公上疏復儲月日不出乎此它時憲宗在位獨不許論廢立事謂黎淳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當言蓋先年已簡及公疏降制追卹復公子官可以明其志也羣言安足論哉嘉慶十三年十月朔拜公祠墓月望題公畫像於浙學使院胡敬于忠肅公像贊　道光丁亥冬十一月忠肅公十三世孫銜奉公神儀屬敬題贊敬惶悚避席醮沐展觀按公像闊面微髭神采炳若圖領窄袖蟒玉燦然佩有牙牌文曰少保攷明制窄袖爲武臣之服佩牌乃常參之儀公以總戎兼督京旅戎容暨暨特異製於朝班象闕巍巍藉通名於門籍觀公像而當日

九門捍禦之策十營團練之勤廟堂倚任之專宵小猜嫌之隙胥恍然於心目間遇之夫明堂繪像昉自周公亘金鑄形聞諸句踐公於恐懼危疑之日倡大義以定眾志正其善輔成王也旃戎馬鋒鏑之交斥邪說以奠神京豈其功輸少伯也此在西漢當署名麟閣東都應首列雲臺矣且以唐之馬燧渾瑊尚圖形淺煙閣上宋之趙鼎張浚亦寫貌景靈宮中信乎生有大勳沒宜崇祀英廟之配殿與饗祫禘肖形丹青者非公誰屬哉奈何南內車駕東市朝衣徒借目以明冤竟碎身以成讖一腔熱血斑斑痕漬於緋袍

千載孤忠凜凜光留於素壁贊曰赤山表墓清河建
坊公塋公宅公靈斯藏恒代之原瀍澗之曲公澤長
留公尸公祝大弟丙立上皇外歸公忠公勇公身以
危收京如郭汾陽兮而天不祐殲寇如岳家軍兮而
功竟就班聯特進兮牌奬殊勳爲錢越王之賜券耶
抑平原之告身靈爽式憑兮像還後族其狄梁公之
遺容耶是丁蘭之刻木衛藏公像有年爲族子借摹
得公及夫人遺像二幀送貯嶽於火會宋孝廉葉雲賡
奉歸公靈所憑亦衛孝思追水星閣之佛龕衛閭而
遠所格也故贊末及之徐琪于忠肅公像贊　公裔
士因豫生得瞻家藏眞像惟卷軸過大且與公配董

夫人合繪未便出徵題詠因以白描縮摹此卷神采
宛然不爽毫髮殆公之精氣有以感通也圖成贊此
于氏子孫其世寶之觥觥少保篤志忠貞定傾扶危
旋乾轉坤豈無遠慮嗟哉奪門丹心浩氣千古長存

于公祠墓錄卷一終

錢塘丁丙輯

志傳

欽定大清一統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進士宣德初授御史以才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在任十九年大著聲績正統末召爲兵部左侍郎額森入寇英宗北狩郕王監國遷兵部尚書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厲聲折之守議遂定時中外洶洶獨倚重謙景帝遂敕謙提督各營軍馬額森逼京師謙身督諸軍力戰卻之論功加少保額森見中國無釁因遣使議和卒還上皇謙力也謙秉性忠孝忘身憂國不避嫌怨徐珵後改名有貞及石亨輩忌嫉之英宗復位亨等誣謙謀迎立襄世子遂棄市籍沒家無餘貲成化初復官宏治初加贈太傅謚忠肅子冕字景初屢上書訟父冤官至應天府尹額森舊作也先今改正

明一統志　于謙錢塘人永樂末登進士授御史累歷兵部右侍郎景泰初進本部尚書力拒南遷妄議京師賴之以安英皇復位石亨等誣以迎立外藩賜死成化初贈少保謚肅愍

薛應旂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庵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夔夔起家率書累贈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夔生九思爲湖南道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之錢塘公曾祖也祖諱文大仕國朝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改謚忠肅子冕字景初屢上書訟父冤官至應天府尹額森舊作也先今改正

明一統志　于謙錢塘人永樂末登進士授御史累歷兵部右侍郎景泰初進本部尚書力拒南遷妄議京師賴之以安英皇復位石亨等誣以迎立外藩賜死成化初贈少保謚肅愍

薛應旂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庵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夔夔起家率書累贈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夔生九思爲湖南道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之錢塘公曾祖也祖諱文大仕國朝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改謚忠肅子冕字景初屢上書訟父冤官至應天府尹額森舊作也先今改正

明一統志　于謙錢塘人永樂末登進士授御史累歷兵部右侍郎景泰初進本部尚書力拒南遷妄議京師賴之以安英皇復位石亨等誣以迎立外藩賜死成化初贈少保謚肅愍

薛應旂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庵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夔夔起家率書累贈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夔生九思爲湖南道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之錢塘公曾祖也祖諱文大仕國朝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改謚忠肅子冕字景初屢上書訟父冤官至應天府尹額森舊作也先今改正

明一統志　于謙錢塘人永樂末登進士授御史累歷兵部右侍郎景泰初進本部尚書力拒南遷妄議京師賴之以安英皇復位石亨等誣以迎立外藩賜死成化初贈少保謚肅愍

重練達徧歷經畫問民所利害而興革之民大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恆以盈滿爲懼嘗欲乞歸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値中官王振用事公多與忤遂嗾言者劾公擅自舉代左遷大理少卿二省士民赴闕乞留乃復命公巡撫正統丁卯復兵部右侍郎進理部事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猖獗上詔親征公與尙書鄺埜留不允八月望師次土木虜奄至皇輿北狥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眾捽順擊死復

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嚷無復朝儀王疑懼欲退諸大臣亦多欲避公堅立不動掖王且留請降旨宣諭羣臣順罪應死勿論其二內侍請太后命將軍亟擊死眾乃定公袍袖爲裂吏部尙書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于公若直等何能爲進兵部尙書固辭不獲首劾扈從失律周與祖王佐寘之法王嗣位尊上爲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公入見泣曰虜賊犯我邊疆避留大駕將圖深入當預爲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列營伍於門外以振軍威徙廂民於城內以避虜掠通州貯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敕各守臣協力防鎭文臣如軒輗宜爲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爲將帥其諸機務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土木之潰歸降也先爲之嚮導奉車駕趨紫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抗言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帑藏倉儲咸在於此百官萬姓四海九州咸仰屬於此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

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以示必死三軍威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荊關以送駕爲名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議和需金帛萬計眾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凡七日十月望虜奉駕漸遠乃舉礮擊虜營虜死者萬計也先宵遁京師解嚴論功加公少保固辭不得已受之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公謂去冬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駕而回虜譎詐莫測和不

足恃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以復君父不其戴天之讎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又謂喜寧不除虜靖無日乃以計授楊俊捕送京師誅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駕還京下廷臣議公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駕至自虜廷初北邊獨石馬營入城爲虜所據公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識卒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上從公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恃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涖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餘年豈可因小寇而輕棄乎事遂寢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

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人每千用把總指揮一人每隊用管隊官二人團結訓練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上從公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恃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涖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餘年豈可因小寇而輕棄乎事遂寢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子冕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公曰一腔血不知灑在何處尙欲爲子求官乎懇辭不許仍賜第一區又辭不許乃以平日所賜得物盡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公握兵久宿將斂伏石亨貪縱尤爲公所裁抑亨姪彪驍悍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人遂憾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帝不豫廷臣上章乞復儲未報英皇復正宸極亨等以奪門南內遂貪天功爲已力郎誣公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敕符具存無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爲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郎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遣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公刑之日沙霧四塞朝野冤之公生於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聞嗟悼累日上悟其冤深悔之都督陳逵收公遺骸踰

年冤請遷扶歸葬於西湖之南迫至憲廟還官諭祭
特謚肅愍云嗚呼公平生忠誠捐介不立私黨身值
危疑計安社稷大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一時之屈
萬世之信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論曰天道好還其眞遠而邇微而顯昭然其不爽哉
方亨有貞之搆成公獄也自以爲快其私忿且張威
福矣未幾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罪逆夷族公則不
惟敕祀於杭大啟爾宇而山西則祀河南則祀隨在
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機而天之報施
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懍然詎謂杭俗披靡公眞

山嶽矣金匱有傳人未獲窺余忝司學校特采公家
乘掇其大都俾諸士知所仰止不外於鄉之先達云
王世貞于太傅公傳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
世祖某仕於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
高祖夔而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
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廣東宣慰使都元帥
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
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
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
尚書謙生而頎晳美容止七歲僧蘭古眷善相見而
大奇之曰所見人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
五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
而持之方匡饗聞僉事墮泮池中諸生皆爭走出謙
獨前掖之起僉事眷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
者走不噪公者留此事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
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
四舉進士拜山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聲音鴻
邑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佐長

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己弗如也按江
西辨明冤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
屢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滁頌聲滿道歸復挾錦衣
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雇者謙所按劾於權倖不少
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上猝命謙數
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凱切高煦俯首戰慄
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
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
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
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上知
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
出官錢糴民粟歸庾儉則出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

相贍而於民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及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閭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並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盜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錯振紀綱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無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他措置多遂著爲甲令滿九載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望流聞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而盜有伏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奏金往橐無一二土物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舉其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之物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嗾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

罪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也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宏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掣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居無何爲正統己巳塞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虜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大馬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陷歿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衛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眾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揪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眾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披王且敢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閣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眾姑退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披門史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厚老成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辭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與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濫恤報許王既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忼奏曰也先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

日而蒐乘繕械九門夏地宜令都督孫鏜衞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嘉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賊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賊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賊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迴邊當譴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悉嘉納之邊報益急而侍郎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奸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賊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以弱是佐彼張也亟援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營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賊見我

帑以款賊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賊遂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上皇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賊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賊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奏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賊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捍衛而軍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等陳旺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爲久之皆屹然

重鎭俄諜報賊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騎已薄紫荊關矣謙於是召諸將議曰不設二司是彝之也彝之何以通滇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神明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效力無敢飾虛詞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立皇太子謙爭不允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降番近畿也先入寇多從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胁脅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入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鎭之謙

文婉約以示諷上弗許時石亨已已城下之役功不
如謙而得世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子長子府軍
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司縱臣欲爲子求官自
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益媿且恨
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外寇未滅何以家
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乃饗此又不許
乃置上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
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
痰壅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治痰
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

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
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
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占役土木
之難牢以委賊其額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卒不
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
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督指揮領
祥恚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
孫原貞時鎮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
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享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
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始終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
兵大舉逐賊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
舉未必能值賊值賊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
搏我虛實萬全策耶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糾論
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爲大同
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
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銜謙氣淩之景皇帝不豫石亨
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鋼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
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承張
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淩遲處死然實無
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鑽鍛鍊文不勝憤辨

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既奏上上猶
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改名有貞而與亨
比前曰不戮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
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
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
祥恚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
孫原貞時鎮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
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享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
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始終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

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賊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流金齒又三年石亨下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侯欽反族謙有長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

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鎮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爲子謙祠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鷺冰上走何處尋魚嗛當也先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厲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之素一不台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旌與雪偕嫩矣純皇帝之爲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張瀚于公別傳　正統已已之變錢塘于公謙計安社稷焉謙自幼英敏讀書過目成誦行文泉湧爲詩清麗宣德中授御史從討漢庶人公數其罪庶人流汗伏地巡按江西平反冤獄人稱神明山西河南災

上命以兵部侍郎巡撫二省公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湔剔焉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後去兩省詣闕請留者萬人去後皆尸祝公正統北狩京師大震郕王監國給事中王竑等糾劾王振廷擊二長隨流血禁廷郕王驚起公上陛止之宣諭振罪當族衆稍定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公曰今日之事社稷爲重君爲輕率百官伏文華門力請勸進郕王辭讓再三會皇太后旨下始卽位乃擢公兵部尚書尋加少保內外倚公爲安危公選謂三營兵健銳者合營團操名京團營令工部理戎器

戶部輸兵食傳檄邊鎮堅壁清野迎擊邀遮方畧已定乃躬擐甲胄泣諭六軍適虜擁衆至城下索金帛萬萬廷議計無所出公曰吾司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聞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兵公力爭率兵出營德勝門發大礮擊死虜數千揚言能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氣沮遁去石亨欲追擊公又力爭縱之去蓋出戰以護京師縱虜以安上皇也後虜悔禍遣使奉上皇還京羣議洶洶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迎還至居南宮迨

陰霾蔽空公居嘗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耶

陳善于廷益傳　于謙字廷益錢塘縣人永樂庚子舉于鄉明年辛丑登進士第謙生而秀朗自少以穎異聞方七歲時偕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讀書過目輒成誦作文如雲行泉湧才氣逸發援筆千言頃刻立就詩亦清麗宣德改元授山西監察御史從討漢庶人庶人就縛上命數其罪惡謙即於上前信口傳旨詰責數語辭義嚴正庶人伏地流汗朝亡傾聽感歎不及上喜師旋頒賞與諸大臣等蓋屢意欲用之矣巡按江西發姦摘伏釐剔宿蠹殆盡平反冤獄稱爲神明五年河南山西告災上親攬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乃徧歷梁晉諸郡邑問民疾苦而振卹之興利祛害如馬政河防民租軍賦悉擘畫咸著爲令謙嘗自河南至山西過太行山遇盜數十方劫財謙自車中叱曰何爲者羣盜即皷散其威望素著如此正統改元上便宜十事歷九載轉左侍郎薦孫原貞王來自代忌者嫉之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者老赴闕乞留者合萬人仍復巡撫前後一十八年每入京議事單車輕裝未嘗攜一物

有詩曰手帕蘑菇與綫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說短長殆紀實也兩地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上欲親征舉朝力諫不聽尚書鄺埜扈行因攝部事師次狼山失利上遂北狩京師震驚鄺埜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王振罪惡監國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中大譁監國疑懼欲起避謙扑陛掖止之亟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以謝衆又請諭羣臣王振罪應赤族俟敢太后行誅順罪應誅擊死勿論衆遂定退朝王冢宰

直深服謙鎭定之功語在事紀太后懿旨卽擢謙兵部尙書乃調兵爲守禦計內外倚爲安危九月皇太后以國勢危疑太子沖幼諭百官以廊王年長爲上親弟宜卽皇帝位以嗣大統安國家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改元景泰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難用乃泣告上曰虜賊不道遮留上皇將長驅深入宜預爲計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京營令工部備戎器戶部調糧餉傳檄邊鎭及山東西關陝備虜或迎擊其前或邀遮其後並授方畧十月朔內侍喜寧道也先紿云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荊關

京師戒嚴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諸大臣皆依違莫決謙慟哭抗言京師斷不可離且引宋南渡爲鑒語甚剴切亦在事紀中當是時謙銳身任事舉朝旣瞻視之而其言又能感人羣心始定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衞穎張軏雷通分兵出守諸要害監以王竑葉盛程信諸給事以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盡移郭外人民芻粟入城堅壁淸野通州儲粟百萬急散官軍餘令人得自取之勿以資虜頃刻立徵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盡謙躬擐甲冑率先士卒以死自誓泣諭三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皆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月也先擁眾至城下謙及亨統兵出城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甯嗾也先令邀大臣及謙出議和索金萬萬計眾相顧不能決以問謙謙曰吾本兵部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卽出德勝門約戰以上皇在虜中不敢動已諜知虜移上皇西我軍發巨礮擊之虜眾死者數千計也先大沮眾請進擊謙曰上皇在虜中不可不愼請出御榜潛遣虜中諸夷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賞萬金爵國公以疑虜心也先果遁去論功加少保力辭不允眾皆稱再造功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不盟幸耳何足爲功大同參將許貴乞與虜和謙請旨詰責大臣各邊戰守分遣諸將領屯眞保通涿易五路各監以文臣又令號將楊俊督之俄虜逼朱謙于關子口襲亨于雁門關羽書至京師謙請自將大舉北伐會虜退而止因思喜甯在虜告以虛實屢導入寇不計除之虜卒難禦計授楊俊擒甯伏誅也先果悔禍遣使請奉太上皇還京遂議通使羣臣顧望不能堅決謙曰今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其言二年三月上皇至大同出塞去六月又至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迎八月上皇發塞外九月丙戌

至京居南宮謙蕩王忠肅公至遷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十月諜虜南侵遣孫鏜石彪出大同楊靈衛穎出宣府參政葉盛參贊獨石八城軍務是年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而自稱曰盛大可汗遣使入貢十月議立十營團操石亭請官其子因以冤爲府軍前衛副千戶力辭不允御史顧曜言六部諸大臣乞會內閣議可否條奏該部不得自專下其疏廷議謙抗言曰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宗重君命他不敢從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

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眾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亦復騷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務計走強胡控扼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留貴州藩臬調晝事理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稻顧驚服卒之狂胡斂戢羣盜削平宗社奠安海宇蠲有旋乾轉坤之功事定讓勞于下退然不居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勿接膝調停廉清公正一錢不私力辭賜第止宿直房五十喪妻旁無姬媵所居猶先世故廬田僅數畝給饘粥而已食不兼味衣不重采因葬親徒步還鄉不煩輿傳昔涖梁晉止乘騾轎大璫舒良及亨等亦皆敬憚莫逞亨尤忌其正直難犯屢餙兵柄而謙亦辭總督以安其心上爲諭解亨姪彪驍鷙稍裁抑之亨請出之大同以遠蹤跡嘗臥病中官更番來視見其家具蕭然因入言狀上特敕上方繼供資用藥須竹瀝上幸萬壽山伐竹取瀝賜之時言官論其柄用太過上意益堅羣猜競起讒毀橫生八年正月會上疾彌留久不視朝乃合廷臣上疏請復憲廟于東宮期必得請疏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于是夕奪門迎上皇子南宮復位誣其與內閣王文中官王誠合謀迎立外藩而欲殺之奏其迎立外藩謀危社稷英廟持之不下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則今日之事爲無名意遂決有貞郎珵前倡議南遷者又嘗祈謙薦爲祭酒而謙不納故憾之謙自知功高忌眾不復自辯但云召外藩非金牌不可牌藏內府豈外廷所能得遂就刑時年六十歲籍其家無長物惟欽賜盤甲袍帶及元寶銀二錠而已子冕戍龍門衛死時天日慘變陰霾蔽空四海冤之遷骸莫收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付養子康瘞焉皇太后聞知痛惜累日罪上何不留謙上深

悔悟未幾陳汝言代爲尙書以賄敗上曰謙蠹蔡磐懸而汝言贓穢山積相去眞天淵矣亨等在傍慚然慚懼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對上曰使謙若在虜不至此上默然茂陵雖申遣廢卮亦念其勳績當收謙時事起倉皇不及申救每爲歎惜及卽位首赦冕復官還其沒產諭祭文有曰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里人卽故居建憐忠祠以祀之弘治三年詰贈太傅謚肅愍命有司建旌功祠于墓所春秋致祭世襲杭州前衛副千戶冤仕至應天府尹自有傳李夢陽曰賊箇擁太上皇至大同城下勒降

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謝亦如之至京城下京城人謝又加之於是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謗以之生者歟且東宮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故常時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嗟乎傷哉善曰當瑆倡議南遷羣臣覩望莫敢發一語者非公力折之天下事去矣夫成敗之機捷於呼吸持危定傾惟才與智然惟忠於社稷者斯有社稷功焉乃公所以握樞天衡轉輪日轂者恃忠與義耳獨才智云乎哉

萬歷錢塘縣志先哲列傳　于謙字延益國朝永樂中登進士少以穎異聞讀書過目輒成誦援筆千言頃刻立就詩亦清麗宜德初爲御史從討漢庶人上命數其罪惡謙卽於上前信口宣布辭義嚴正庶人伏地流汗上喜頒賞與諸大臣等河南山西告災上親擬行在兵部侍郎巡撫二省乃徧歷梁晉振民疾苦加馬政河防民租軍賦悉擘畫咸著爲令正統初上便宜十事歷九載薦孫原貞王來自代忌者嫉之左遷大理少卿耆老萬人赴闕乞留仍巡撫前後

一十八年每入京議事單車輕裝未嘗攜一物兩地皆尸祝之旋復舊官還部虜酋也先入寇上親征因攝部事上北狩京師震驚廊王監國臺諫廷劾王振罪惡指揮馬順叱眾眾怒擊順死廷中大譁監國疑懼欲起避謙升陛按止之請諭羣臣王振罪應赤族擊死勿論眾遂定擢謙兵部尙書調兵守禦內外倚爲安危未幾廊王卽皇帝位改元景泰乃泣告上急遣兵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京營令工部備戎器戶部調糧餉傳檄邊鎭及山東西關陝備虜或迎擊其前或邀遮其後並授方略內侍喜寧導也先紿云

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慟哭抗言京師斷不可離引宋南渡爲鑒語甚剴切羣心始定乃分兵出守諸要害移郭外人民芻粟入城散遣州儲粟百萬勿以資虜謙躬擐甲冑泣諭三軍以死自誓也先擁眾入城下令邀大臣及謙出議和索金萬萬計謙曰吾本兵部知有軍旅即出德勝門約戰并設閒謀也先遁去論功加少保力辭不允虜趨雁門關謙請自將大舉北伐會虜退而止計授楊俊擒誅喜寧無爲虜謀者也先悔禍請奉太上皇還京羣臣顧望不能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

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其言九月奉上皇至京居南宮議立十營團操內固京師外籌邊務計走强胡控扼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留貴州藩臬調畫事理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有旋乾轉坤之功事定讓勞于下退然不居力辭賜第止宿直房五十喪妻旁無姬媵所居猶先世故廬田僅數畝給饘粥而已因葬親徒步還鄉不煩輿傳會上疾彌留久不視朝石亨等奪門迎上皇于南宮復位誣謙與內閣王文中官王某合謀英廟持不下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則今日之事爲無名意遂決有貞初名珵即倡議南遷者公不復辨但云召外藩非金牌不可牌藏內庫豈外廷所能得遂就刑時年六十籍其家惟欽賜盔甲袍帶及元寶銀二錠而已死時天日陰霾四海冤之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遺骸付養子康埜焉成化初首赦于冕成復官還其沒產諭祭文有曰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里人即故居建憐忠祠以祀之宏治初誥贈太傅謚肅愍命有司建旌功祠於墓側春秋致祭世襲前衛副千戶萬歷中易謚忠肅論祭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項篤壽于謙傳　于謙字廷益杭州錢塘人骨相異常年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書過目成誦爲文如雲行水湧少補邑庠生以古人功業自期常夜行吳山道中人遙見燈燦騶從甚盛及近前視之乃謙也永樂中舉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謙音吐洪暢每侍奏對宣皇必注聽都御史顧佐嚴甚獨器重謙巡按江西平民被誣爲盜辯出之王府官屬驕橫奏黜數人代還同錦衣衛官校捉捕馬快船夾帶私鹽不避權貴悉寘之法上親征漢

庶人命謙移檄稱旨由是上屬意謙河南山西災命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兩省在河南謹備荒饑預防河患凡山東陝西流民編立里甲以居之且給田爲業在山西革大同鎮將役占軍士盡入其田爲軍屯請留京操軍修築雁門奏減柴炭乞停徵流民舊欠稅嘗夜行經太行山遇羣盜從者駭愕謙厲聲叱曰汝何爲者盜驚散走山西參議劉宗孔以清嚴受賕誣謙上章白其事正統十一年乞致仕舉參議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王振用事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疑即謙也嗾言官劾謙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寺左少卿兩省民赴闕下乞還謙而親藩亦以爲請乃復任明年召還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上詔親征謙與尙書鄺埜請無煩六師固留不聽八月十五日師駐獨山土木虜騎奄至天子北狩報至京師大震謙慟哭誓不與賊俱生太后命郕王監國是日科道官廷論王振郕王方攝朝倉猝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黨振呵眾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首起捽順捶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班行喧雜無復朝儀大臣多驚避謙固立不動郕王亦疑懼屢欲退謙直前掖扶王請留且請降

旨諭羣臣復班勿擅動振罪宜族俟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紅盔將軍以金瓜擊二內侍立死眾乃定退朝漏過午刻矣謙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尙書王直執謙手曰今日事賴公王直何能爲謙辭謝避進兵部尙書首劾扈從失律顧興祖王佐等罪郕王卽位遙尊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謙入見泣曰賊虜不道遮留皇輿旣已得志必將深入宜早爲計頃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喪棄略盡宜卽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民夫替還漕卒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併工督造戰守具京師九門爲最要宜令都督孫鏜等分兵以守而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者佐之徙城外居民於城內使虜無所掠通州倉糧數百萬不可棄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隨其所欲多寡受糧而歸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敕守城協力防禦訓練士馬挑濬壕塹凡關隘墩臺樓櫓務使有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嘉納卽施行焉時羽檄交馳人情恟懼而謙勇氣彌厲剖斷若流旬日間戰守略具眾恃

謙以爲安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降也先爲之鄉導奉太上皇趨紫荊關京師戒嚴朝臣多南奔或倡議南遷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宮廟山陵社稷及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宋南渡事足可鑒也議遂定主將石亨請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曰不可是示弱也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乃閉門以示必死日潛泣以忠義拊循三軍軍皆感奮爭死敵十月朔也先入紫荊關聲言送駕還京師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有備稍引卻也先擁太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萬

萬計且邀大臣王直胡濙及謙出和禮部遣使問謙謙曰今日之事知有戰而已他非所敢聞對壘者七日是月既望諜報太上皇移蹕去賊壘稍遠下令發礮擊賊壘死者萬計而大學士陳循復請旨寫榜文潛遣賊營中有能斬也先首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也先果遁或請追擊不許京師解嚴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或言今日宋李綱不如也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敢言功乎大同參將許貴奏遣使議和以緩虜患謙言去冬嘗遣指揮李鐸岳謙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

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不見上皇而回虜情譎詐和不足恃虜將邀求無厭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從之奏增兵涿鹿眞定保定易州及白羊紫荊倒馬諸關以衛京城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甚急衆議急發兵救之謙不動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令挑選精銳若將剋日大舉者尋報虜已出境復以計密授楊俊擒喜寧送京師廷劾其罪誅之繇是也先遣使入貢請送駕還京師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謙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奉迎以承天意僉虜不信則

我有辭矣乃遣侍郎李實及楊善等以往辛未九月駕至自虜廷時河間東昌永樂中安置降虜甚眾也先方入寇欲乘機竊發謙因南征奏遣之天壽山陵寢所在而無城郭乃奏城昌平徙兵民守之臨清通商引漕京師之襟喉也先入寇謀據之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初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據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宣府懷來難守而京師將動搖矣奏用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謙以京軍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馬步軍十五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相識請選諸營者不相

萬分爲十營每營以都督一八總之每五千以把總都指揮一人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人領之每隊用營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有警調某營則自都督以下督率以往名曰團營楊俊請盡出團營兵併三邊各路軍馬大舉伐虜謙曰不可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虛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萬全之道也俊議遂寢時閩浙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東西則黃蕭養相繼煽亂殘破郡縣謙懸制遙度談笑折衝雖在萬里外若親歷其地咸就勦滅貴州苗賊反侍郎何文淵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

土官涖之而留都司以轄諸衞遣大將鎮守其地謙言貴州自祖宗創置已久豈可以小醜輕棄之何議竟不行上以謙軍功授其子冕副千戶賜第京師謙懇辭不許乃以所賜玉帶蟒衣盔甲金帛諸物移置第內封識加謹間一往視焉謙患瘵疾上遣太監興安及太醫院使董宿來視云此非竹瀝不愈安言之于上且述謙自奉甚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所資用出上方給之謙握兵久且功高爲眾所忌而石亨素貪縱數爲謙所裁亨姪彪驍猛善戰同握兵居京師謙患之出之大同二人皆怨謙思傾謙矣丁丑正月英廟復辟亨與有功遂誣謙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文等俱下獄所司以金牌敕中他無顯跡而亨等必欲殺謙所司遂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死之時天日無輝太監曹吉祥麾下有達官朵耳者聞謙死慟哭都市酹以壺漿祥責之明日往哭如初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謙屍瘞之有司籍其第惟朝廷所賜物而已初土星犯太微上相杭之西湖水竭土裂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湖之竭哲人其萎乎至是乃驗謙長身山立面白自項以下甚黑嘗對鏡自照曰此

一腔血竟灑河地謙自知功高必不免也久之上頗悔一日邊報急廷議不決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在豈患虜上默然而京師人語曰驚鴛冰上走何處尋魚噉言難再得于謙也成化改元冕上書訟父冤憲廟追復其官遣行人馬暾祭其墓弘治初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春秋祀之所著有奏牘及詩文集論曰方也先之入寇也中外震駭永嘉靖康之禍呼吸間耳于公以書生砥柱狂瀾屹然不動使社稷危而復安觀其分守九門移營城外堅壁清野以挫賊鋒而喪君有君廟算亡失專意戰守罷紲和議計擒

喜寧旣除禍本反皇輿於沙漠正帝座乎黃屋謀因之善古未聞也而卒取奇禍何哉假令當景帝不豫之日首帥百官迎復英廟或請憲廟嗣何至紛紛奪門哉當時大臣計不出此更誰咎耶夫以蕭愍大功猶將十世宥之而走狗先烹長城自壞亨等諸人讒賊何慘也讀倪太宰李獻吉著碑銘令人嗚咽久之杭三少保兩少保死亦相類嗚呼痛哉

何喬遠于公傳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正統十二年乘輿北狩郕王卽位是時北征將士十亡八九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蓄聚皆在京師一動大勢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敢言南者衆共誅之乃告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櫓治險塞以備不虞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語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都城下都城之士登陴而語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謙厲言曰今日豈不閭社稷爲重君爲輕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爲仇恨庸可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昔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斂心就盟尙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姦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滅而後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窮追若大舉入寇以我肆士加之舊帥臣等蒙死前行可以力戰而服若使臣通好加禮必先示弱敵侮臣所謂萬不可者也先因景帝不謁上皇以爲抱空質而不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還居南內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謀召襄王子下獄責簿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召之謙曰無庸石亨奏論死上猶豫曰謙有功有貞從旁言謙不功陛下不奪門矣有貞卽理也是日詔謙文並棄市籍其家成謙子冕甲袍帶而已京師人語曰寧冫水上走何處覓魚嚥龍門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籍家時僅得所賜盔他日奉天門災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救冕還二年遣行人諭祭謙墓

梁允植康熙錢塘縣志列傳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仕金爲汾州節度使高祖襲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省書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

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後遷杭州路總管老于杭遂爲錢塘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謙生而英邁過人每有難事巡繞數行輒得奇計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救時宰相也爲諸生習容止骯髒有聲督學使者操諸生過峻爭噪而持之學使者驚墮泮池諸生驚走出謙前掖之起學使者怒欲以爭噪罪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而掖公公易曉也乃止巡按御史視學異謙舉止召使講書謙爲講高皇帝大誥御史撤席跪聽講聞者悚服永樂中登進士年二十三拜江西監察御史謙風骨秀整吐音鴻喨每奏對稱旨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太子幼太后聞七上木蒙塵驚而悸中外親兵俱盡乃命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羣臣彈振罪甚急王命還部適有已巳之變謙諫不聽留治部事當是時皇太子幼太后聞七上木蒙塵驚而悸中外親兵俱盡乃命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羣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俟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即族之臣等請隕首於廷因伏地大哭錦衣衛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叱眾退眾擊而殪之羣臣大譁班列不次王環視屬起欲入謙直上陛掖止王羣臣隨擁後皆曰毛閨王陽王振黨請受而甘心焉謙白王眾怒未殺不如因而順之王旋坐謙曰班班武士鉄者前武士執鉄前命曳二閣撲殺之肆之文華門之外譁稍止謙復白

官道俱責種樹開鑿井以蔭行者飲渴者延訪河南父老問疾苦歲豐則多出官鏹糴粟歸公庾儉則出公粟減直以糶公私交利其在山西以大同鎮將之役卒壅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盡奪大同鎮將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於吏治民情無不精到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三楊爲政謙朝奏夕報可得行其志居久之中貴人王振用事有御史與謙同姓名者忤振振疑爲謙下獄獄久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周晉二王及吏民伏闕請謙謙復往撫居山西洵南凡十八年正統十二年以右侍郎

王眾疑未弭不如因而寬之王乃命羣臣曰王振有罪當族族之當白太后順舉亦當死死順與二閣者義激勿論羣臣乃班眾始退是日也眾憤起倉卒日過中謙袍袖皆裂事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何益太后聞而嘉謙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謙則與羣臣請郕王即眞遙尊上爲太上皇當時北征將士略盡人心洶洶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則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帑藏廩庾皆在京師一動大勢去矣靖康之禍不遠也俱死於此敢言南者誅之

即上奏曰也先不道驕滿凶驁勢且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練而待司空宜并日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兵宜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徙實內郛毋令失所通州倉欲守則不能委以與彼則非計宜令散之以代祿聽其自運彼所急者草諸廠宜令軍稱力取之焚其不盡毋以飽彼馬乃諟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櫓治險塞石亨洪柳溥皆名將人人言戰守不敢扶和議以開兩端矣謙以涿易眞保爲京師拱衛單甚宜宿重兵使都指揮陳旺分將

亨洪坐事繫謙則召而使其治軍上皆報可許之京

之以右都督楊俊爲帥謀報屢至各營旁午謙則謂也先已去必張疑兵脅我乃令石亨等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兵若將大舉者於是中外皆有重兵無所得乘矣中貴人喜寧故俘也爲閒也先所要挾皆其謀謙則密授計楊俊磔之又令侍郎王偉誘誅閒者小田兒於是也先計益屈思歸上皇矣上皇將南歸景帝曰彼詐謙從容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景帝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遣左都御史楊善以汎使往而上皇得反矣先朝處降者近畿也先入多從之北會西南用兵謙與上

謀每行師輒挾其精騎以往有功則官之自此無肘腋憂楊洪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入城歸也先既彼亦不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兵屯田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外之也何以通濮夔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如在殿陛

謝楊洪石亨皆老帥謙所薦拔亨尤貪縱謙每事裁之亨恨謙甚亨以功封侯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曰縱臣爲子求官當乞恩君父何故假手石亨亨聞益怒亨從子彪以驍勇著謙出爲大同遊擊將軍亨益忌謙會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其兵事謙氣淩出其上吉祥內恚次骨及上皇復位遂決計誅謙以爲功籍家時無餘資亡何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賄敗汝言亨黨也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大臣觀而曰人之廉污不亦越哉子謙無一嗛之勤給事中劾謙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正統已巳也先旣破獨石馬營諸鎭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廖埜上疏諫止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廖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鹵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延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

舊上憂之恭順侯吳瑾對曰謙生不至此上默然他日奉天門災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冤還復官遣行人諭祭謙墓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宏治初加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曰旌功萬歷中更謚曰忠肅崇禎末年又遣使祭謙墓冤有材幹自有傳

魏嶼康熙錢塘縣志列傳　于謙字廷益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上必爲傾聽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時衛卒聲譁追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眾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閽之嘗私振者死時

湖洵王懽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挾王且啟玉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步出掖門吏部尙書王直執謙手歎曰朝廷正籍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尙書謙辭弗允廊王旣登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懷恢泣奏曰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并日而馳乘總機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等分守之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籍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鹵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鹵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鹵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知天象聞上召詢之則倡言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謙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鹵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曰善一聽謙處

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鹵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中貴人喜寧者故俘鹵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鹵爲鹵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鹵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皇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卿等強樹焉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迂使往而上皇始得返駕太

上既歸上奉之南宮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鑰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誅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默然憲宗初其子冕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而于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疏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歷中改謚忠肅

雍正浙江省志列傳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巡按江西辨疑獄出數百人於死從征漢庶人既就縛帝命謙數其罪讒應聲數百言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不敢仰視

帝大喜五年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於吏民事無不精到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時三楊當國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正統中議事京師薦參政務代時王振用事以謙無所餽嗾之嗾言官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無人臣禮下法司論罪未幾貰出左遷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民赴闕請留謙者近萬人乃命以少卿復巡撫十二年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秋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諫不聽埜從行而謙留治部事土木師潰

帝北陷京師大震皇太后詔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廷臣爭言振罪應族王倉卒未有以應眾洶洶捽振薦錦衣指揮馬順及毛貴等捶死之班行亂王懼屢欲起謙直前按之止請下令曰順等有罪捶死勿論即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械其姪山磔於市諸臣始退王乃起還宮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皇太后聞之曰國家幸賴斯人尋進兵部尚書委以軍事加太子太保辭不許九月景帝即位十月也先自紫荊關入殺掠官民警報日急侍講徐珵言宜及時南遷廷臣多和之

謙屬聲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姓帑藏儲蓄無恙一動足大勢去矣奈何欲蹈靖康覆轍乎帝是謙言議始定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衛穎張軏雷通分兵出戰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監以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姚夔盡移郭外人入城所至堅壁清野勿與戰通州糧百萬悉散給官軍餘令運入城芻茭不及運者焚之勿資敵謙躬擐甲胄慷慨誓師士人皆感奮也先眾薄城下見嚴陣不敢犯要大臣出議和索金帛帝以問謙謙曰臣受命治軍旅他非所敢聞也乃約戰以大礮擊其營死

者數千人也先大沮詔進少保謙固辭也先數遣使通款許歸上皇時大臣王直等請遣迎駕甚力上不悅謙從容進曰天位已定誰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耳帝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遣都御史楊善等往迎上皇還京師當是時也先既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眾僭號南蠻西番復乘閒蠢動命將出師變在俄頃謙內固京城外籌邊鎮修畫悉中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動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詰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

惴惴效力帝推誠倚任而曰不言功深自歛飭帝嘗賜第關西謙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劒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平時多宿直房以便朝謁開病痰壅和藥需竹瀝帝爲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謙柄用太過帝意益堅初徐珵議南遷因謙言爲帝所薄後改名有貞深怨謙石亨初坐事繫獄謙請赦而用之亨乃請官謙子冕府軍副千戶謙曰臣欲爲子求官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於亨耶亨聞而慚憾益甚亨從子彪曉雄謙數裁抑出彪爲大監曹吉祥劉永誠皆同游擊將軍於是憾至切骨大監曹吉祥劉永誠皆與謙共事兵閒憚謙淩己亦銜之帝不豫有貞與亨吉祥開南城門復上皇位遂誣謙與大學士王文太監舒良等欲盜金符迎立襄世子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坐謀反當族廷鞫時文不勝憤仰首辨不已謙曰亨等意如此辨何爲獄具英宗猶豫曰謙實有功若何有貞進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無名帝意乃決遂斬於東市家屬戍邊謙死之日天日陰霾行路涕泣皇太后聞之嗟悼累日帝亦悔之成化元年詔復謙官賜其家遣行人諭祭弘治三年贈太傅謚忠愍萬歷

中更謚忠肅建祠墓側曰旌功

于公祠墓錄卷二　至

公牘

欽定南巡盛典　行在禮部謹　奏爲請
旨事前經臣　部奏准嘉興府唐陸贊祠海甯縣海神
廟錢塘縣　本朝原任尚書徐潮墓唐錢鏐祠宋岳
飛墓明于謙墓致祭之處謹將隨
駕滿漢文武大臣職名繕寫綠頭籤進呈恭候
欽點六員前往致祭爲此謹　奏請
旨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著派錢陳羣胡寶瑔七達色多爾濟等四人其餘
二處量其近處兼行致祭欽此　行在禮部謹　奏
爲請
旨事前經臣　部奏准嘉興府唐臣陸贊祠錢塘縣唐臣
臣錢鏐祠宋臣岳飛明臣于謙墓　本朝原任尚
書徐潮墓致祭之處謹將隨
駕滿漢文武大臣職名繕寫綠頭籤恭候
欽點前往致祭爲此謹　奏請
旨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旨著派永慶劉綸秦蕙田欽此　行在禮部謹　奏

爲請
旨事先經臣　部具奏浙省海神廟　禹陵南鎮會稽
山神　遣官讀文致祭江海潮神唐臣陸贊錢鏐張
溥尚書徐潮等祠墓　遣官拈香奠酒等因在案今
巡許遠宋臣岳飛明臣于謙　本朝大學士徐本蔣
應　遣官致祭拈香奠酒謹將扈從文武大臣職名
繕寫紅綠頭籤進　呈恭候
欽點二員致祭三員拈香奠酒爲此謹　奏請
旨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讀文致祭著派永福介福拈香奠酒著派張成動
程嚴張映辰欽此　行在禮部謹　奏爲請
旨事先經臣　部具奏紹興府　禹陵南鎮會稽山神
遣官讀文致祭秀水縣唐臣陸贊祠錢塘縣江潮
神海潮神唐臣錢鏐祠宋臣岳飛明臣于謙祠墓
本朝尚書徐潮墓大學士徐本梁詩正墓九處　遣
官拈香奠酒等因奏准在案今屆遣官致祭拈香謹
將　扈從文武大臣職名繕寫綠頭籤恭候
欽點一員致祭二員拈香爲此謹　奏請
旨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一日奉
旨致祭著派雙慶拈香著派張若澄孫灝欽此

阮元防護錄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等寃囚數
百人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謙疏奏詔遣御史捕之
帝知其才可大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察時所急事所宜興革具草言之奏朝上夕報可以
是得行其志正統初數上便宜事民皆稱便十五年
召爲兵部左侍郎也先入寇英宗北征駕陷土木京
師大震眾莫知所爲郕王監國謙謂兵守禦內外倚
賴卽遷本部尚書軍國大事一以委之乃遣官募義

勇集民夫更漕卒練京營命工部繕器械戶部調糧
餉傳檄邊鎭及山東山西關陝備虜並授方略動中
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景帝卽位也先入紫荊關
京師戒嚴廷臣多議南遷謙力持不可乃止也先以
萬騎薄城謙設伏攻擊敵計大沮遁去論功加少保
總督軍務謙性忠孝忘身憂國自遭寇變常泣誓不
與敵俱生英宗復辟石亨徐有貞等誣以迎立外藩
論死遂棄市成化初詔復官賜祭宏治初加贈太傅
謚肅愍賜祠於墓額曰旌功萬歷中改謚忠肅祠墓
俱在三台山又有祠在清河坊內祠堂巷
盧璣陳言疏　臣聞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大禹之謨

也善善長惡惡短春秋之法也大禹之謨春秋之法
皆聖人經世之典治天下者宜取法焉臣竊聞先臣
開國翼運守正文臣誠意伯劉基有贊造王業之大
勳故太祖高皇帝念之而享於功臣之廟少保兵部
尚書于謙有扶持國難之偉績故中外百姓感之而
賴有保障之功奈何後來劉基之神像見黜于謙之
身家見災臣雖未知其得罪之故竊意朝廷忠厚寬
仁怒不忘德怨不廢禮功疑惟重善善從長則二臣
之功德在於國家者終不可棄也故向蒙先帝之仁
夫劉基也既命有司之力新其祠猶以功臣之田復
其家近荷皇上之仁夫于謙也既以御製之文祭其
墳復以員外之官賜其子此固足見聖朝仁厚光明
而善法大禹之謨春秋之法也但德之深者其報當
重功之大者其賞當隆二臣既有國家之大功則當
享國家之大報與之爵位未足賜之贈謚未足銘之
鼎彝祿及子孫俱未足惟立廟繪像春秋享祀堂堂
廟貌聳人觀瞻如西漢之麟閣東漢之雲臺李唐之
淩煙趙宋之崇德庶幾盡一代報功之責與激勸之
道也昔太祖高皇帝既於雞鳴山立功臣之廟復以
諸功臣配太廟之享後來禮部侍郎宋禮言欲請罷

太廟配享而太宗文皇帝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
夫功臣廟之專祭與太廟之配享均爲太祖高皇帝
所定太廟之配享既不可罷則本廟之專祭不可罷
明矣臣愚伏願皇上體念太祖太宗忠厚盛心命合
朝大臣斟酌周全乞再立劉基神像而復入功臣之
廟又新立于謙之神像而附次諸臣之下使侑享齊
靈合食無缺則足見我聖朝忠厚光明於有德者雖
遠而必追有功者雖廢而必報不惟伸諸既往亦且
有勸將來諒太祖高皇帝之靈必忻慰於天英宗睿

皇帝之靈亦快足於上正所以善推祖宗之恩善續
先帝之德而大禹之謨春秋之法亦無不善繼而善
述也豈不深爲皇上之大孝哉不然則二臣忠孝之
靈雖無怨憾而享國家之太平者自當思念之也雖
然劉基乃臣處州人于謙亦臣浙江人故臣得以頗
知其功若天下各處或有勳舊之臣未見褒賞者及
有子孫貧乏而未蒙存恤者亦乞敕有司查照量行
恩賚無遺幸甚

禮部題准于冕乞恩疏照會　禮部爲陳情乞恩照
例贈謚等事今填禮字一千貳百貳拾捌號勘合照
會浙江布政司比對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作

急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爲陳情乞恩照例贈謚等
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應天府致
仕府尹于冕奏臣近蒙禮部勘合爲經畫天下大計
事該禮科給事中孫孺題前事要將漢諸葛亮唐張
巡宋文天祥今之祭酒李時勉侍講劉球并臣父少
保于謙多遣祭立廟禮部會官議奏奉欽依將臣父
于謙歲一致祭皇上之恩如天地之無不覆幬如日
月之無不照臨使臣父之忠義昭然暴白於天下後
世雖死猶生也但臣父之在當時尺寸微勞臣今幸
過聖明若不昧死自陳不惟他日難以見亡父於地

侍講徐珵建議南遷人心恟恟朝不謀夕臣父放聲大慟曰京師根本重地祖宗陵廟百萬軍兵帑庫倉場俱在於此車駕一動則大勢去矣今正所謂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前宋靖康以後之事足爲明鑒今日死則俱死於此決不可一步離此乃身先率衆督軍出德勝門外對虜劄營其時賊鋒甚銳而我軍亦皆新集石亨愛惜身命只欲盡閉九門不肯挺身出戰臣父以死自誓日夜在營親冒矢石泣諭三軍謂朝廷之恩當報忠義之名難得若事機一失則禍患立至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思奮勇氣百倍率至虜衆敗去京師無事大難以寧此臣父敗虜保全京師再安社稷之微勞也景泰元年也先覘知中國兵備力完革心向化遣使請和要送大駕還京當時朝廷疑慮從前虜情譎詐召百官詣文華殿會議皆依阿不決臣父毅然獨陳君臣大義不可違兄弟至親不可失虜情如此是乃天心所在當早迎大駕以承天心不可緩也景泰皇帝中心開悟差官奉迎大駕還京六軍萬姓歡呼踴躍幾甸以寧神人安慰萬年寶歷聖子神孫傳之永永此臣父定議奉迎大駕之微勞也臣父於此二事雖皆憑仗祖宗威靈

而實出於萬死一生當時輿論咸謂朝廷論功行賞宜與臣父動封豈謂賞未酬勞而禍機遂及姦臣石亨等讒溝罔極古今罕比而古今人臣之死於忠未有如臣父之在兵部値天下多事十年之間勞績萬端且臣父之慘烈也臣之痛憤剌心切骨何時可已衆所共知不能備述臣今復舉一二言之自土木軍潰虜據邊庭鈔掠內地出入無時臣父因見永樂年間以來投降達人俱在北直山東一帶地方屯住各邊警急將有乘虛煽動之勢變在不測臣父先以征南爲由選其精銳押發前去湖廣廣東等處軍前聽調隨後具奏就彼安插以絕積久難除腹心之大患在邊復肆猖獗始則追石亨於雁門關遂圍代州次則逼朱謙於關子口尾至宣州烽火連接人心驚惶衆皆謂宜急發京兵赴援臣父料虜深入必難持久刻日當自遁去又慮京師根本須人居守軍皆新集不可輕用一面奏上方略差人密諭朱謙等務須持重一面練兵選將遙爲應援先聲不數日各邊馳報賊退日期悉如成算自是虜知朝有謀臣不敢輕肆

此臣父伐謀制勝全師保境之微勞也先是獨石馬營等處邊城尸座虜勢猖獗之時守將怯懦不支盡棄其地臣父切慮獨石一帶城池俱係藩籬重地今棄彼處則不但宣府難守而京師亦不免動搖力薦都督孫安老練可任授以方略發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各城復守邊境完固此臣父爲國定謀守在四方之微勞也其時浙江福建湖廣貴州兩廣四川松潘等處盜賊蜂起僭稱僞號毒害生靈攻圍州縣告急於朝殆無虛日本部軍機繁劇干繫甚大臣父不遑寢食晝夜運謀設策揀選五軍神機三千等營精銳官軍奏立團操之法逐日教場親自訓練以厲將士以備征勦不三四年間各種僭竊以次殄滅其團營操練至今永以爲法此臣父內修武備外懾强寇經營四方之微勞也天壽山原無城池各衛官軍四散居住虜寇猖獗之時喪失頗多臣父奏用成山伯王通於昌平縣地方創立城池徙軍民於城中使得以保固陵寢及山東臨清縣地方事關漕運大計至重不輕又繫京師喉襟要地也先密遣姦細鄉導欲從紫荊關入寇臨清以扼要害臣父力薦平江伯陳豫可任令其往彼相度事機築立城池設置軍

衛守護運河數月之間人心帖然此臣父守護山陵保障要地之微勞也臣思兵部尚書王驥征麓川有功不過能除邊方之一害耳得封世襲靖遠伯爵子孫世享榮祿正統十四年臣父匡濟多難再安王室比之王驥功大不同昔岳飛盡忠於宋誓圖恢復爲秦檜所害至今春秋廟祀以顯其忠然當時中原舊疆卒不可復變興北狩終於不返宋室偏安於南渡正統十四年臣父力阻南遷之議誓以死守京師殺退逆虜保安宗社迎復英宗皇帝大駕還京方之岳飛死忠雖同臣父之成功則過之伏覩憲宗皇帝遺官論祭臣父制詞有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故復卿子官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厄於前而伸於後允洽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靈爽如在尙其鑒之欽此欽遵臣父所效微勞所被誣枉九廟神靈所共知皇天后土所其鑒天下臣民所其覩也臣竊見朝廷三品以上大臣如少傅胡濙王直少保高穀商輅

身後俱蒙贈謚死於忠者如侍講劉球按察使副使毛吉其事功亦未必能如臣父現今皆得廟祀及思平江侯陳豫因保障地方之勞亦得廟祀於臨清縣臣父當時爲國深謀首薦陳豫發蹤指示之功居多今臣父既荷先帝諭祭以雪沈冤復蒙皇上祀典以表微勞聖聖相承恩至渥矣但念臣今年已六十七歲孤身無子伶仃衰老誠恐一旦身先朝露烏烏私情無由再伸緣臣父生前官居一品例得謚贈及死之日臣等俱從遷謫遺骸尚在淺土未能以禮安葬況今原籍民祠窄隘不足以光恩典又在城內與臣

父墳塋兩不相依日久無人看守恐至穨廢是使臣父生雖効勞於時歿則無聞於後實可哀憐如蒙聖明軫念臣父功在社稷被誣枉死乞照例賜以贈謚仍命所司營葬并將原籍民祠移建墳前頒賜祠祭文加賜一祭有司量撥附近人戶看守如此庶使臣父墳祠不至無主微勞賴以有託則朝廷之恤典永彰而天下之忠義知勸臣父子存歿同霑再造之恩於無窮矣臣殘骸餘喘孤苦無伸昧死上陳冒干天聽不勝感恩激切惶懼俟命之至具奏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除贈官吏部

另行外案查先該聽選訓導儲衍奏稱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功績卓異杭民所立祠內賜以春秋祭祀并封謚祠額等因本部行准兵部咨稱查得正統十四年并景泰年間一起爲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都督僉事許貴奏要與虜講和暫示休兵密定討伐之計該總督軍務少保本部尚書于謙等議奏竊詳虜酋也先違天悖德負義忘恩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眾既侵犯邊疆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師而震驚陵廟其爲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使

虜營不見上皇鑾輿而還虜眾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何者中國與虜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必將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苟以爲虜强難制姑從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眾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尚歲輸銀絹

三十萬兩匹迫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效金師及秦臣秦檜一主和議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爲含垢忍恥已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替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虜若來侵犯則相機而易勦虜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畢惡稔盈鬼殛其中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

列聖有靈黠虜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虜卻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仍通飭文遴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搠人馬固守地方如遇虜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仍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操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彼時俱已嘉納通行一起爲軍務事該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等議得虜酋也先屯聚虜眾近我邊疆若不豫爲設法選揀設使遣將調兵兵將兩不相識誤事不小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每營二萬分爲十營一營一萬五千每營用坐營都督一員每五千名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每一千名用把總指揮二員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官二

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著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庶得號令歸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至今相襲而行及查在京官軍殺敗虜寇一次於德勝門一次於西直此皆于謙總督軍務見之成功之大者看得正統十四年土本失利之後虜寇隨即入寇京師腥羶我境土殺虜我軍民被我官軍於前項三門地

方大挫其鋒彼卽奔遁出關無敢再進遽爾遣使進貢奉送大駕還京俾祖宗億萬年基業仍舊大率皆于謙力詆和議忍辱之非急爲選將練兵之計所致且謂其有合於祭法今訓導儲衍奏其功績欲爲立祠祭祀又准兵部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功臣本官亦爲無愧今爲無稽祭法歸之以死勤事以求和俾祖宗億萬年基業益隆多繫于謙力陳和議行回咨前去煩爲徑自查照凡本官身後可以褒勵之非急爲選將練兵之計所致且謂其有合於祭法將來恩典徑自上請施行等因回報行開續該禮科給事中孫孺奏爲經畫天下大計事內開古之忠良以勞定國能捍大患之說及給事中孫孺又欲比擬如漢之諸葛亮唐之張巡宋之文天祥遣祭一壇今古今節義之臣一體祠祀已經題准行令有司歲一致祭去後今伊男于冕奏稱伊父生前官居一品例得贈謚及今民祠窄隘與祖墳兩不相依欲將民祠

惟于謙未有祠祀本部查得近該訓導儲衍奏稱鄉民立有祠宇要照劉球事例祭祀合行有司歲一致祭等因已經題准行移浙江布政司轉行杭州府欽遵外及查得少傅胡濙謚忠安王直謚文端少保高穀謚文義商輅謚文敏崔恭謚莊敏白圭謚恭敏程信謚襄敏周瑄謚莊懿并平江侯陳豫在於山東臨清州副使毛吉在於廣東各准立祠致祭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竊惟古今忠義之臣能爲國家建大義決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榮歿則有褒恤之典非特以酬一時之勞而實以爲後來人臣之勸也已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既該訓導儲衍奏其功績欲爲立祠祭祀又准兵部查得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京師肆行殺掠被我官軍於德勝等門大挫其鋒彼卽奔遁後遣使進貢求和俾祖宗億萬年基業益隆多繫于謙力陳和議之非急爲選將練兵之計所致且謂其有合於祭法以勞定國能捍大患之說及給事中孫孺又欲比擬古今節義之臣一體祠祀已經題准行令有司歲一致祭去後今伊男于冕奏稱伊父生前官居一品例得贈謚及今民祠窄隘與祖墳兩不相依欲將民祠

移建於祖墳之前頒賜祠額祭文加賜一祭撥人看守一節看得所言如前宋之岳飛盡忠報國本朝之劉球感慨敢言俱爲權姦所搆死於非命于謙受任於多事之時奮發其忠義之節擯敗虜寇衛安宗社一時修武備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閒斥和議立圍營之功尤大是其受禍雖同成功則過況岳飛追謚祠祀在宋就已舉行劉球賜謚附祭先朝亦已准奏於事既同於二臣於禮又合於祭法今于冕又稱年老無嗣恐後頹廢湮沒合無憫其情懇准令有司將杭民所建祠宇移置本官墳所量加修葺賜與祠額祭

文增添一祭春秋行禮仍照詔書內事理與人戶一
名看守免其雜泛差役緣襄恤忠義及賜謚俱繫恩
典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
題請旨宏治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本部尚書耿裕等
於奉天門題奏次日奉聖旨是與他贈謚欽此欽遵
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
使司照依本部題奉欽依事理將杭民所建已故少
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祠宇移置本官墳所量加修葺
及增添一祭春秋行禮撥與人一名看守免其雜泛
差役一祭文一祭品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准此
左軍都督府爲于允忠乞恩繼絕疏　左軍都督府
爲陳情比例乞恩憐憫軍功興滅繼絕事准吏房付
三百六十五號勘合劄付本司比對硃墨字號相同
行屬完報須至劄付者　計開一件　陳情比例
乞恩憐憫軍功興滅繼絕事准吏房付該經歷司案
呈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
本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部鈔出應天府致仕府尹
于冕奏故父于謙由進士歷官少保兼兵部尚書當
正統十四年逆虜犯順國家多事之秋臣父受命總

督軍務堅絕和議力沮南遷獎率三軍矢心効死卒
致強胡敗走宗社奠安鑾輿光復此皇天后土所共
鑒九廟神靈所共知中外臣民所共覩不幸爲權姦
搆陷既蒙先帝昭雪幽枉遣官葬祭復蒙皇上軫念
忠勳加贈太傅賜謚肅愍命有司立祠於原籍杭州
府錢塘縣墓所賜額旌功春秋致祭此崇德報功萬
世之盛典也緣臣父止生臣一子先年蒙念臣父微
勞授臣府軍前衛世襲副千戶職事後臣乞恩改武
就文歷陞今職致仕臣今年七十四歲既無同胞兄
弟又乏嫡庶子息惸惸老獨四顧無依臣一身螻蟻
之微孤苦固不足恤惟痛一旦身先朝露則臣父之
嗣遂絕祠堂墳墓無所付託不無有辱列聖眷念之
恩非獨臣爲子者痛心天下之人凡知有忠義者亦
莫不爲之嗟悼也臣節該伏覩大明令凡無子者許
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
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欽
此欽遵臣恩有宗弟于明任直隸新安衛于戶致仕
生有五子已嘗遵例告官行文該衛擇取其次子允
忠爲嗣祠堂墳墓日後皆付託於允忠臣竊思先任
兵部尚書王驥以征麓川有功子孫至今世襲靖遠

伯爵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先後爲兵部尚書各
以有功見今子孫俱蒙敘蔭臣父之功與王驥等相
類而臣父死於忠節尤爲不同臣又稽之於漢如曹
參之後無嗣永元年間下詔求其近親宜爲嗣者紹
封馮異之後乏祀永初年間下詔拜元功二十八人
無嗣絕世者皆得紹封繼絕備載前史爲勸將來伏
望聖恩憐憫如天地無不覆幬如日月無不照臨近
體見行恩例遠追前代故典俾臣嗣男允忠得以蔭
授臣原授世襲武職看守祠堂墳墓則聖朝興滅繼
絕之恩典超越前古而臣一家死生人鬼咸霑再造

之恩於無窮矣臣昧死冒干天聽激切祈恩俟命之
至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
此欽遵鈔出送司查得爲先乞恩事該府軍前衛中
所副千戶于鏡奏稱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男先因
父正統十四年保安國家微功授以今職天順元年
父被誣害伊亦受杖充軍八年赦宥爲民今復原職
自稱不諳武事乞要改武就文等因具本該本部查
議得于謙先年因有軍功以此朝廷陞用其子今于
鏡既已情願改武就文合無准其所奏將本官送去
吏部徑自查照改授等因具題成化四年二月初六
日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及行准吏部驗封清吏
司手本開查得靖遠伯王驥先於正統六年以兵部
尚書往雲南總督軍務攻勦麓川叛寇思任發等班
師回還正統七年五月內欽封靖遠伯頒給誥券子
孫世襲指揮同知正統十四年五月內奉敕往貴州
等處勦殺生擒賊首劉平王等解京兵部將節次殺
賊功次議擬具奏節該奉欽依王驥准世襲伯爵欽
此又查得已故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昂次男馬恕
奏稱伊父節次差往邊方督兵殺賊累立軍功乞要
照例授以世襲一職等因具本該本部查議具題成

化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奉憲宗皇帝聖旨他父既有
前項勤勞與做錦衣衛百戶欽此續該左春坊左諭
德程敏政奏稱伊父程信先任兵部尚書總督軍務
四川山都掌等處殺賊立有軍功要將伊男程壎量
授武官一職等因具本該本部查議具題成化十二
年五月十二日奉憲宗皇帝聖旨程信既先年有殺
賊功勞伊孫程壎與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又查
得吏部聽選監生余寅奏稱伊父余子俊任兵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中外四十餘年累有督軍殺賊功次
乞要將伊男余承勛錄用等因具本該本部查議具

題宏治二年四月初九日奉聖旨余子俊既累有軍功他孫余承祖與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應天府致仕府尹于謙歷官陞少保兵部尚書當正統十四年逆虜犯順國家多事之秋臣父受命總督軍務奬率三軍矢心効死卒致强虜敗走宗社冀安鑾輿光復不幸爲權姦所陷既蒙先帝昭雪幽枉遣官祭葬復蒙皇上軫念忠勤加贈太傅賜謚肅愍立祠墓所春秋致祭崇德報功萬世盛典緣臣父止生一子先年蒙念臣父微勞授臣世襲副千戶後臣乞恩就文憑陞今

職臣年七十四歲既無同胞兄弟又乏嫡庶子息惟痛一旦身先朝露則臣父之嗣遂絕墳墓祠堂無所付託有辜列聖眷念之恩照例立有宗子于允忠爲嗣祠堂墳墓日後皆託於允忠要照靖遠伯王驥等事例將允忠蔭受原授世襲副千戶武職看守祠堂墳墓一節查得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收併部落不下二十萬擁衆南侵勢甚猖獗先犯大同宣府邊將勢不能支請兵朝廷英宗皇帝大駕親征不意有土木之禍兵部尚書鄺埜邱福等皆死於軍中于謙任兵部左侍郎陞本部尚書此時軍士喪亡殆盡京師城中空虛人心恟恟無所底定羣臣中有欲議和者有欲南遷者獨謙堅絕和議力沮南遷收集散亡舉用舊將經營圖維鞫躬盡瘁招壯勇選漕軍軍威大振人心少安既而也先躬率大衆奉送英宗皇帝臨於城下謙乃列營於安定門外堅不與戰虜知有備大掠而回尋奉聖駕南還保宗社以獲安固邊境而不失者于謙之功居多豈王驥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之功可比不惟人所共知抑且載在本官奏議雖封侯伯俾之世襲亦不爲過但謙知忠於朝廷而不知慮其子孫謙以持身而不慕其爵祿不幸爲權姦所害復蒙

朝廷雪其冤枉錄其前功既贈其官而錫之謚復許立祠而賜之祭褒功之典前代所無但于謙止生一子而子又無嗣若有祠而無人以奉有墓而無人以守其於興滅繼絕之道有未盡而崇德報功之典有所孤也今于冕既立宗人之子爲嗣又於律例有合其于冕原授世襲副千戶繫伊父于謙總督軍務克平虜寇軍功所陞與馬恕白鎮程壎余寬之官無異合無將于允忠仍授以于冕原授世襲副千戶惟復另與一軍職就往杭州前衛帶俸以奉于謙之嗣而守其墳墓庶褒功之典永永不替此等恩典出自朝

廷臣等未敢擅便定擬伏乞聖明裁處緣繫忠臣子孫乞恩錄後以奉祭祀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宏治十年十月初二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馬等具題本月初四日奉聖旨是于允忠准做世襲副千戶於本衞左所帶俸取親供繳報戶銓注杭州前衞帶俸欽此欽遵合連送該司行該府經歷司呈府轉行浙江都司著落杭州前衞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行令于允忠依令授世襲副千戶於本衞左所帶俸取親供繳報施行連送到司合用手本前去左軍都督府經歷司呈府依文施行等因案呈到府合付該科類行浙江

都司依文施行備付准此合行本司依文施行傅孟春請改謚疏　爲乞恩定謚以揚勳德以慰忠魂事臣聞之父老傳誦故太傅兵部尚書于謙昔按江西平反冤獄共稱神明秉公勦盡貪墨辭綏所不便於民者釐革殆盡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迨臣撫浙觀風問俗勦兵辦民日以惠綏困疲輯寧地方爲務閒嘗考求故實尚論國朝名臣產自錢塘者謙其最著焉十月初一日謙曾孫于昆具呈乞修葺祠臣隨批浙江布政司查議臣惟祀以報功有其舉之固不敢廢而謚以易名惟其似之始可無議按謙當正統初敭歷中外茂著聲猷比也先入寇擁忠殫畫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扼控漕渠修舉立奏動中機宜社稷倚之爲長城夷狄畏之如虎豹忠肝義膽赫赫在人耳目不幸被讒蒙戮思功悼枉四海一辭咸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宏治三年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是謙之忠已蒙累朝優恤得謚肅愍可謂榮矣但臣謹按謚法曰肅者剛德克就也執心決斷

也正已攝下也今謙在國逢難愍則誠然而名之以肅果盡協乎以臣之愚而擬議以求其當必也其忠乎盖忠之義曰盛哀純固也危身奉上也推能盡忠也廉方公正也臨患不忘國也即謙平生之履歷方其攬轡之初秉正嫉邪廉公有威身死之日家無長物惟上賜盤甲袍帶在焉不曰廉方公正乎內修外攘始終一節不曰盛哀純固乎居常撫隸敷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不曰危身奉上臨患不忘國乎出謀殫慮計安社稷信哉其推能盡忠矣以彼其行而謚之以忠似爲允當臣又查得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治初謚文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石珤原

隱後因言官請易在珣則改謚文介在治則改謚文
毅今謙謚之當易與二臣同至其人品勳業不啻過
之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于謙
照例改謚忠愍庶名稱其實足以慰九原之忠魂而
彰往勸來有以定萬世之公典矣緣繫乞恩定謚以
揚勳德以慰忠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袁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議覆改謚疏　爲乞恩定謚以揚勳德以慰忠

魂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
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提督軍

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孟春
題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都御史傅孟春題原任兵部尚
書贈太傅于謙原謚肅愍欲議改爲忠愍一節臣等
竊惟謚以易名國家大典一字之擬議天下萬世之
公論繫焉故考據生前褒崇身後必其名與其人無
毫髮不相肖而後足以彰往勸來傳之不朽或有一
時擬議偶未妥確即使再爲更定用以昭大公而協
輿望亦何嫌於紛更之擾也爲照太傅于謙當國家
己巳六飛匿北狩之憂羣小倡南遷之議物情時事

蓋岌岌矣謙以一身任安危利害之衝卒能使九鼎
如山萬姓安枕厥功甚鉅且其精誠之志貫金石而
泣鬼神忠貞之節通天地而光日月雖爲國蒙難九
有爲之稱冤而賜謚建祠兩朝已有定論今都御史
傅孟春撫浙之初展修祠事偶有感于肅愍一謚謂
肅有未足概其平生輒有此奏據其考究謚法委屬
有見但謚典原取自上裁本官即欲易肅爲忠臣等
之愚反覆參詳豈惟肅之一字未足概于謙之大節
即愍之一言亦若義有未安者夫在國逢難固日可
矜然謙之死也在英廟旋已鑒其枉於累朝又深諒

其忠若猶以逢難之義律之非所以彰先朝之令名
而全君臣之大義也查得國朝以忠愍謚者二如學
士劉球員外郎楊繼盛俱以批鱗之直偶蹈隕身之
愚至如謙者鞠躬報國既有忠貞不二之節而定傾
保大又有旂常不世之勳比之二臣更有不同先民
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竊謂于謙之謚
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可也既經該撫
臣具題前來相應酌議恭候命下行翰林院將肅愍
二字并爲更擬上請伏候聖明裁定敕下臣等仍行
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銀買辦祭

物香燭紙就遣都御史傅孟春致祭告以易謚之意庶先臣之精忠大節藉以重光且以勸後世之爲人臣者垂之信史亦永有光矣等因萬歷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于等具題二十一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都御史傅孟春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道毋得因而科擾不便等因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照會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

朱鳳翔乞酬勤報功疏 乞聖主酬勤報功以隆盛典以快公論事臣竊惟天下不患無英雄豪傑而患無以鼓舞之人君不患無爵祿名譽而患無以善用之我國家功令凡首功一級以上增秩有差賜金有差閒有平一賊復一城者卽賞以延世爵以通侯所待勞臣亦不薄矣至若矢心報主保大定傾功成再造者上之不得頒茅土之封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數此其爲人心之抑鬱亦盛朝之闕遺非淺鮮也臣素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略卒不能制元昊之稽首者何也狐兎之窟成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閒似不在韓

范之下今黃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與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宗憲之功不可誣也于謙受命於匕鬯震驚之際定計於謀夫孔多之朝忠則純摯識則遠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至其囊無他物口不言功雖大聖賢處此又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遠遜然以駕御風電之才吞吐滄海之氣攬英雄廣開謀訓技擊習水戰凡諸備禦無不周至故能平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掠之難此其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謾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俊傑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

期滅此而朝食此正良工苦心不能言者而竟因此詿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二臣而評隲之于謙之功功在社稷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玉無纖瑕於本朝爲人品第一於古眞可稱社稷臣宗憲之品瑕瑜不掩然比之猥瑣齷齪以金緡爲上策一切苟且僥倖者相去徑庭臨事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柱之也臣浙人也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爲親切然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我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二臣之忠功當錄其後者乎然在于謙於純皇帝敕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於敬皇帝特贈太傅謚肅愍迨我皇上允撫臣奏改謚忠肅并下部議准諭祭是于謙之精忠列聖知之皇上亦知之矣在宗憲於肅皇帝日朕若畀宗憲後日誰肯爲國家任事於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今皇上又給與祭葬是宗憲之勤勞我皇祖知之暨皇考知之今皇上亦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綫僅授外衛千戶墳墓蕪穢過其墓者輒吁唏不能禁宗憲遭酷吏殘毒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民談及於此每捉腕而不平此不但結任事者之氣亦豈所以彰列聖與我皇上無外

之仁耶伏望敕下該部從公確議務協輿情務合國典此亦激勸人心之一機也謹奏以聞旋奉聖旨兵部知道兵部隨復本陳言于謙之功功在社稷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于謙朝第一元勳惜其爲姦黨誣搆而死在列聖俱加贈謚祠祭恩典而皇上亦改謚忠肅矣胡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亦爲海隅一勤事之臣惜其遭酷吏殘害亦蒙我皇祖皇考復爵及皇上加祭葬矣今朱鳳翔所奏二臣功績是實其優敘功勳子孫皆出自聖典請旨定奪時朝廷即降旨授于謙後裔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亦世

王世貞議處于肅愍公謚號後裔修葺祠墓稿　爲再表忠勳大臣以宏勸典事據杭州申該分守道牌仰查于肅愍公後裔見授何職是否功陞納級其旌功祠於何年月日敕賜見在何處及墓道有無坍廢申報等因遵依查得肅愍公後裔于嵩見任杭州前衛指揮同知據衛牒稱肅愍公一子于冕官至應天府尹致仕無嗣姪于允忠生于一芳襲授前職加納指揮僉事長男于岳陣亡于一芳陞授指揮同知等因及行錢塘縣查得于肅愍公墳墓旌功祠先於宏治三年致仕府尹于冕奏請奉敕建造坐落本縣尉司上扇地方節奏修理至嘉靖三十九年奉總督軍門胡批據仁錢二縣申詳估修于墓工料價銀共該四百七十九兩五分七釐奉批仰府查將所罰沈文言名下修于墳銀二百兩先給興工餘另處此繳備行二縣領回前銀先行辦料修葺後因轟實前工減去本鋪戶俞安言估未領銀八十一兩四錢八分五釐外欠找工料銀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七分二釐因無堪動官銀向未找給完

工經今九年之上日復坍損據委錢塘縣典史袁溶查得本祠內堂三間坍損大半正堂三間三角損壞頭門三間上面坍塌又一間半原繫估修未完左右碑亭倒塌周圍牆垣坍塌二十五丈堂後捲篷左右廂房小祠堂以後三司府縣廳共九間俱各梁柱桁條川枋椽木等項朽壞俱應脫換修飾等因爲照于肅愍公精忠偉節著在國史天下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今其祠宇年久損壞有司之責也相應速爲修葺合無備行該縣掌印官親驀查估分別新舊續坍議估查處堪動價銀給發興修完固不許仍前稽

延以致旋修旋壞庶亦無辜國朝建祠報功之典等因備申到道據此該各道會看得故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忠義天植韜鈐神啟稽帳之地躬撫綏者一十八年簞路之勞環周晉者三千餘里睨膺簡命入佐中樞當六飛北狩之時惑羣小南遷之議泥馬爲之汗踵銅駝幾於蒙棘物情一變大事欲非面謙以片言立折其姦以百口誓定其決討謨既協睿聽始回九鼎屹乎如山萬姓因之奠枕逮羯胡之充斥屬郊原之震驚而謙復躬擐甲冑親冒矢石溫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雷霆所

擊腥膻頓空然後推轂賢才蒐補軍實羽檄旁午動
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算以故羅施鬼方之域胥
胸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而蕩平相屬自昔已已之亂
以至於今已已之治蓋一百二十年宗社永肩辰極
長拱未必非謙之力也謙有貫石噓虹之忠而不能
保要領有補天浴日之績而不能澤後昆擬報暎於
汾陽論功優於鄂國旌典粗備榮施未深廟貌漸墮
墓木幾拱伊嗣孫子嵩雖非血脈猶奉烝嘗其見任
指揮同知又繫兄陣亡加陞當查加陞事例止該一
級所歷職係納級者恐當例革致使勳賢之後僅同

偏裨之遺祿位卑微聲業損耗時虞桂玉有忝箕裘
夫靖遠之誅一土夷新建之平一藩庶並乃分別仍
容延世謙之偉績抑何寥寥且所定肅愍二義曰剛
德克就曰正已攝下曰在國遇難僅舉疑似之稱殊
乖揚厲之典竊謂謙于危身奉上之忠有功安民之
烈內外賓服之正純行不爽之定宜擇二義以風有
永遠則岳飛武穆之改稱忠武近則時勉文毅之定
謚忠文謙於二臣實爲無愧今天運二周邊塵屢動
苟於謙能有所褒異播告中外握樞死綏之臣不唯
上明國典抑足下鼓士心其爲裨益殊非淺小職等

叨從攬轡之末不勝執鞭之慕爲此具呈伏乞照詳
轉奏將本官祠堂墳墓特加修葺查伊裔孫應襲指
揮僉事上量加陞指揮使等官職銜并照先朝祭酒
李時勉及近日少保石珗事例改賜美謚一體施行
吳農祥擬上追思先臣于謙進封臨安伯遣太僕寺
寺丞陳濟生祭其墓謝表　箕尾長騎身壯山河之
氣貫頭示象首憐風雨之勞挺柱石于孤臣九原悽
惻懍干戈于故國七廟震驚公論允定于蓋棺主恩
慘悲其賜劍日崇五等星麗三台死且不忘願護朝
廷之鍵閉沒而猶親忍看社稷之封疆宸聽下頒於

黃壚殺魄超升於紫闕枯根雪涕累葉霖膏竊惟臣
子事君義圖報稱邦家擇相志索忠貞果此意以終
伸遂亡軀而無怨先臣于謙者直方以大剛健而中
近著節於旂常歷崇班於節鉞屬遇逆瑞之煬竈適
當醜虜之憑陵幷平久而宇宙崩潰逸豫深而江河
腥濁天子旣邱墟而北狩廷臣且喪膽以南遷倚子
身而夾輔眞龍奮而兩臂以驅除虓虎內定嗣君於寶
座鐘簨無嗟還迎故主於珠囊毳旒如昔建古今快
心之舉大開闢未見之勳水曲三門敵橫流於砥柱
日臨萬戶轉朝旭於虞淵旋乾轉坤之用巍彰怪雨

盲風之災卽隱追昔年倉皇應變尙覺從容處今日洶駭懷思猶堪病悸是以高談鼎鼐正色堂廉雖先皇深歎其難能開太后甚言其可託南宮禁錮之過潛罄腎腸東朝易儲之爭詬關口舌獨以恩濃則是非易責任重則怨毒難消驟經誹謗之誣巧遘誅夷之酷然而先臣道尊靖獻理化存亡履虎尾而自如知不安於事後觸龍鱗而誰惜將難究於人前慷慨橫尸笑談畢命夫唐推陸贄入告終疑宋仗李綱老謀竟廢哭戕伍員僅扶目以留觀越師商戮比干誓剖心而卒殘毫社弔憐數子飮泣屢朝浪死而無濟

於國家求仁而永依於君父必留夙恨庸慊本懷而先臣完己缺之金甌啟將來之寶鏡道守則風雷四協志合則日月雙懸惟一人進退之機乃萬姓亨屯之運鼎鑊固所甘也灰鋮何足懼哉但典極五刑法疏八議夕陽亭下都是離愁甘陵界中空無遺胔妻孥嚴譴苦縶俘宮弟子從軍幸寬請室酬帶礪之盟以翦滅易彤廬之錫於誅鋤斯乃勇作干城豫伏殺身之報謹登菅鑰兆感滅頂之凶撫七尺之微軀禍懲太白灑一腔之熱血淚染空青而朝之賞罰皆非二祖之英靈何在所以當英宗復辟之後議所坐而猶疑憲廟臨朝之初念其勳而更敕孝皇鄭重祠賜旌功顯帝徘徊諡加忠肅禦門隱現儼譽答於鬼神酹酒悲嘅格性情於仇敵銘昭琬琰樂列鼓鐘何期墜緒者百年又沐恩綸於十世憂增小蟊念切大橫紹先后十七載之勤勞奚邀當璧守本朝三百年之謨烈皆賴枕戈靜歷事機追原魄兆窒料蛟螭之銜突釀成梟獍之橫飛何洛決而肘腋不防秦蜀降而膏肓悉潰語其終始信有由來誤登當局之庸愚馴用中樞之迂鄙處國事則甲可乙否究莫任其安危臨兵機則此是彼非似旁觀其成敗百職默趨於仗馬九重亦顯其瞻烏試覘乙已之紛紜上考甲申之廢墜先臣原止戛卿之佐進位中樞未幾少保之官入參當軸述尊爵則管大夫業遜於國高比崇階則孔司寇勢輕於季孟一兵餉也何以經先臣之鞭策手算而有餘一軍旅也何以受先臣之轡銜指揮而各當且逆賊之招呼亡命比也先之勍敵爲何如羣姦之俯仰奄兒視王振之威權爲孰勝國步則平陂往復人心則消息盈虛若非眞具大過之能實不足勝鉅艱之任至乃經營七紀官府無猜匡贊一人廟廊爲重徒以倚託先臣之篤益能克彰景帝之明今

也當局則拜罷滋多中樞則然疑居半白麻宣遍連
升冕屐之徵材紫綬傳來幸滿斗筲之小器折足嚴
懲其辱國敗固何堪噬臍力數其喪師悔將奚及延
庸醫而診危疾未效則術叩庸醫選拙匠而庇安居
無成則藝仍拙匠或勤或撫了罔決於舉棋有守有
攻謬互諉於推轂盡廟社營室家之慮劃疆圉闔門
戶之私除姦而反縱姦平寇而還召寇設處晏安之
世尚不保其萬全若居戡亂之朝總難求其一是陛
下燭觀覆轍鑑照濡軌臨危而憶古人際險而懷昭
代巨川欲涉渴矜一心指臂之猷猛火既然慨乏元

首股肱之效以先臣者圖中鴛鴦臺上麒麟悵不及
於同時寧無期於後起欣看正統鴛鴻集以橫厲九
霄泣語崇禎驅駑駘而周旋四海爰求耆老特遣近
臣備三錫之隆儀頒十行之哀詔爵以崇德禮略比
于公侯祿以報功惠流霑於孫子國分故土界以臨
安家訪名賢許其世襲一抔馬鬣徘徊煙霧之閒入
尺龜趺陟降星辰之表赤虹朱戟鑿藏之概依然白
馬素車敵愾之忱不改御高皇之前乘威仆鯨鯢握
成祖之危庭智收蜂蠆臣某熟窺祖烈預受朝恩不
異寢邱誇附叔敖之種聊憑韓厥存宣孟之孤世

碑記

錢塘丁丙輯

倪岳太傅忠肅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冤踣自謫所卽衙哀列疏以訟父冤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暾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之父

老白於巡按監察御史請卽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勵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於鄉民所立祠未幾冤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于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姦所搆乃殞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夫語丁盛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冤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

親承德音宜爲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泌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

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河南
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閒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
於杭故今爲錢塘人祖諱文大入國朝仕爲兵部主
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
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
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
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

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
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
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
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
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船之貨
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
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上旨
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
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
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敕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
爲民利公當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大行山有羣盜持
兵噪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耶盜聞
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

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
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
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爲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
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
以障植柳以爲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於
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
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
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
地方後皆視以爲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
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

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姦弊可革遂爲永例議
處脩築雁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
七分之一以蘇民困時災傷民流移公設法招徠又
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
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其
地霜早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價金銀姦民恆竊以
逃公奏遣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
爲民利公當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大行山有羣盜持
兵噪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耶盜聞
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

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攢臟罪污之公知其誣
卽奏白其事恆以盈滿爲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
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
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爲
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游亦
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撫貴正統丙寅歲也明
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時公考妣相繼歿皆
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
不許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
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

可託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無
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虜奄至主將
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
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
誓以滅虜將議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鄺
王監國以繫人心於時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
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
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
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
多斂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
臣無擅動振罪俟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
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
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
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爲
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游亦
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撫貴正統丙寅歲也明
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時公考妣相繼歿皆
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
不許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
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
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

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爲要地
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
事中御史如王竑輩佐之列營於外以振軍威徙郭
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虜所掠通州所積糧
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
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庶幾兩便
大同宣府嘗經虜剽掠請敕各地守臣協力防鋼訓
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爲至務文臣如
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軍
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職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

行之時邊報絡繹譌言萬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爲安危太監喜寧胡種也士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爲之用導之入寇虜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爲慟哭抗言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

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虜營虜覘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於我公尤慎重不令向虜輕發一矢喜寧族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虜移蹕漸遠乃舉礮擊虜營虜死礮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爲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

大同參將許貴奏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蠻輿而回虜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眞定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以安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其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偾事謀報虜遁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甚急遠遁驟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爲動即奏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尅日大舉者旋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虜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

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廷衆趨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靈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閒東昌諸處永樂閒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時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爲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舟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入寇時嘗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鎮尋謀知爲虜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於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誘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

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名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西則有黃蕭養乘時煽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

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以土官涖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墮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寵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爲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望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願功徼報朕爾宜砥礪名節

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恆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爲上言且述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尙方蓋異寵也病少閒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敕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都市以壺漿酪公吉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

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欲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爲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游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陳汝言代公爲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於大內貪天之功掩爲己有卽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爲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敲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爲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

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爲之默然初公被害時
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
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竄亭等坐謀逆夷滅此皆上
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
都督陳逵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冤遣義兄
康詣逵逵劾具棺衾俾康扶歸杭葬於祖塋卽今建
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
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恆宵小過急於薦賢
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撫時
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人之

明如此公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山西祀公郡
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
像飲食必祝皆至於今不廢及巳巳之變軍旅方興
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
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
崇智勇卒之清肅大慈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
圍此誠百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
在杭者未嘗增飾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
孤臣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
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菴山

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
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覩以爲準當政務旁
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
人服公明決率推爲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
僅存節庵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
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
知縣鏞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
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卽冤
自副千戶改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
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

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
衛事孫女六吏科給事中張展工部員外郎倪阜益
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
繼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
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遍世之伸一
時之冤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
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薾弱不能揄揚
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爲國之大節如卽
冤所述掇拾其槩俾之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爲他
日爲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

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爲國之楨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鎭兩藩迄司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晏安虜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梃以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旨未浹旬虜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譊譊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鎭定之內決廷論外當虜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戹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

西湖之嘆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

守視無懈

神道碑陰　禮部右侍郎致仕新安康永韶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周季麟杭州府梁萬鍾新安鶴千戶致仕于明江西贛州府同知董序仁和縣知縣陳榮錢塘縣知縣余本釗眞人府贊教沈復純義官徐矩儒士郭鑑儒學生王軒方士吳月川諸中董奎

弘治七年歲次甲寅八月二十八日甲申先公神道碑立多賴方岳郡邑諸公并鄉里親友四方故舊或捐俸金或出己資或助之人力或効以藝能其成其事非特冤八子之爲親者感德銘心是亦足以激勸後人以興起其崇尚忠義之風故敢僭以諸芳名勒于碑陰以垂不朽云不肖孤子冤謹識

禮部禮字一千二百二十八號勘合奏奉欽依永免雜差看守墳墓錢塘縣尉司上扁一圖

張寧旌功祠碑記　皇上紀元弘治之初仰體先朝德意俯從致仕應天府尹于冤所請贈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賜謚肅愍表祠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鎭守藩臬郡縣官屬皆欽承不懈祠祀畢舉冤瞻拜涕泗思報無日謹當

刻石志感以盥素辱少保知譽又嘗備員禮科宜書所見式昭久遠越惟自昔人臣才高任重功大冤極勞生於艱危罔死於平治肅愍公百世一人重華協德反正除邪彰不賞之功辯切膚之譖我聖朝千古一時也事之始末詳實有論祭文國史傳旌功錄天下士大夫弔慰之作亦既顯赫流傳無煩衍述矣竊念公平生憂勤中外遺致身家已已之變舊死殉國守經行權施無弗濟揆其要切莫重於掖留監國斥沮南遷焚散芻糧閉關出敵堅絕和議決迓回鑾計徙胥虜不援虛報入者皆嘗時樞機關鍵一得失則

廢興所繫少遲速則安危相倚惟公材器絶倫識度超越隱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之務動無牽制處斷如流用是坐卻强胡尊安社稷及邊警解嚴六職仍舊更張建定各有專屬而所司類以僉謀遂事託公鎮重不知者固宜責備於公公亦未嘗自辯顧以久總兵柄監往虞來過於嚴峻一時貪功習矯如石亭徐有貞輩置不能行禁不得肆恣睢積怨伺甘心於公者殆非一人公亦未嘗自恤夫責不辭則疑謗易乘怨不恤則讒難陰蓄卒致彼投鼠於安動險於順媒孽附會誣云欲立外藩構陷殊死事及公猶舉止安詳略無餘言申解蓋自任患以來常奉懸宋丞相文山畫像於臥所其志念明遺操履堅定雖萬不幸當亦無所移奪矣未幾亭輩稍權肆姦窟殛相踵天道好還刑賞類應而公之忠枉夙荷知憐者今皆顯被誅恤一命而復官再命而錫祀三命而有贈秩易名建祠專祀之典意擊於英皇事舉於憲聖恩廣於皇上於崇德報功之典繼志述事之大非特一家之慶幸也昔周公避位居東蒙譖入楚雖君臣賢聖不能無疑之扇及其末也亦惟因事顯白而成王終無良悟之心褚遂良岳飛皆以忠死今皆秩祀於杭

故宅曰讜忠祠敬皇帝嗣膺光緒大夫柱國太傅監察御史周君拜守禹今五十餘年矣嘉靖十六年監察御史周君拜祠下駭廟貌殘甚棟撓垣闕諸所庀陳漫漶刊落而宰木蕪蒂鞏鑿鴟嘯哀爲之愴然歎曰世功者食世食者祠祠如少保可弗新是瞶吏職非所以體承德意也屬錢塘李令次第度之君曰公先塋在焉乏主如公意何俾即祠左先爲別室肖公考贈少保

彦昭鈇一品夫人劉氏以祀於是傳君申令閭君教
酋悉撤圮敝新而大之於是高君曰憐忠祠亦可新
也王君繼之並檄所司而高君又曰祠巷居湫隘弗
稱崇仰即巷門清河坊以綽楔表之厥書旌功從賜
額也後先凡五載役裹無懈工無縮費增者崇閎者
遠葺者固飾者翬堊之揭揭即之嚴嚴不獨祠可世
守乃杭之父老子弟相與慶慰又相顧咨嗟感奮曰
徒爲公之鄉人可乎斯五君之績也張鑒曰嗟乎公
之功大矣昔者管氏禦一楚子耳聖人大其功以一
匡稱之矧乎公力摧强虜奠安天京保我二祖萬祺

攘口之烈若管氏矣足垺哉故嘗謂公乃二祖之臣
宜伯仲元勳侑食清廟不獨可祠于墓也乃若公忠
義天至昭浹明主而一時媒孽得志如此其極也何
哉誠處其窮者也昔漢楚之爭太公立鼎上高帝望
而見之不詞叛又從而罪焉非忘太公蓋全之之術
也而公也愚敵佞謀古今英智相類然豈甘心也哉
而鎖南宮易儲貳又無能以公貸嗟乎戚矣謂之曰
不幸非耶公臨弄鑽縣宋文山像坐臥對之大學士
王文力白公無罪公睨目卻之曰何益何益公亦自
亮也已雖然公猶幸哉岳武穆之冤也有異於公乎
而宋之帝業不以百戰還其尺寸蒙塵之駕竟莫之
返也視公之所就何如哉何如哉公與武穆皆纍於

杭又皆祠焉三台去棲霞不三里許南北對峙穹祠
顯號煇赫湖山之上皆亦天定云公諸他狀業載神
道碑茲不述姑舉祠事始終之大者如是周君名汝
員吉水人倩君名鳳翔應山人閻君名鄰東平人高
君名對泰和人王君名紳滄州人系之以詩曰天篤
明祚迺生哲人宣猷秉德頖否亨屯運斯艱斯永肩
弗貳匪忠曷基匪哲曷濟國步嶮巇口啓我疆衛失
其馭龍狩於荒蠭茲口口整我國邑要好逼郛陵廟
岌岌公屹如獄排議興師惟戰則克斷以不疑僉曰
宜和寂弗爲動萬瞬受成不攙不悚帝謨有定師直
而臧公以義激泣狥戎行以戰以守堅壁高壘胡冢
而奔勢以大靡回遹既窒寇心則降憬彼來歙歸我
上皇乾極載寧載寧育匪公之爲哀此人鞠讒嗥
其吻以回悉忠不閔其萃而忌其豐何嫉匪機何讒
匪咎以重已功日惟我所吁嗟人勝天定則明彼讒
必殛公死如生褒以顯名祀有隆室惟忠動天宸辭
可質或翹其廬或揭其衢溯耶郭耶惟神所如神之
所如其風瑟瑟白馬朱旗厥煇赫赫神之邈矣胡不

他之懷茲故國後人之思後人之思有位之式惟忠
惟貞各敬爾職嘉靖二十年歲次辛丑秋九月上浣
吉日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詹瀚右布政使歐陽
必進左參政盧憲右參政婁志德馬紀左參議高翀
右參議柴儒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任維賢副使蕭
一中王汝孝鄒堯臣邢第僉事劉望之艾希淯黃光
昇浙江都指揮使司都指揮王玉韓平張典邢世傑
李釜杭州府知府陳仕賢通判桑蓁推官余勉學仁
和縣知縣蕭軾錢塘縣知縣張瑞立石仁和縣學生
王文祥書篆

夏時正辭忠祠記　辭忠祠者乃少保兵部尚書錢

塘于公之鄉人建以祠公者也公歿之十年爲成化
二年憲宗皇帝遣行人馬暾諭祭公制詞有曰當國
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
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于時鄉之
人于來于觀莫不感奮興嗟仰惟天語眷勤渥恩汪
濊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因之有所懸懸悵惟揭虔安
禦之無所乃用言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高唐劉魁
即公故第之在太平坊南新街者爲祠而奉制詞辭
忠之語名之固將有以昭揚聖天子恩光百千斯年

其有永公之子應天府尹冤念惟公之功載之國史
或恐鄉人未盡傳聞則無以厭飫其所懸懸乃手錄
公保全社稷之槩徵書麗牲之石藏惟鄉之末學嘗
或望見公高明碩德每以無能承於下執事爲愧及
今興懷惻惻何幸執筆爲役以從公敢復蕪陋辭謹
按公諱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祖宣慰公九思總
制杭州路家錢塘子孫因占籍焉公生神爽奕奕十
歲有僧見而異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長肄縣庠遇
往絕羣弱冠取進士授官御史長身玉立正色敢言
受知於宣宗皇帝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纔三十

巡撫河南山西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權貴後覺
悟乃始留理部事明年爲正統已巳虜酋也先寇獨
石宣府一帶及秋特猖獗甚六師親征公與尚書鄺
埜力言但當嚴敕宣府總兵楊洪愼防固守隨力應
禦不煩六師勤遠不聽吏部等大小臣合辭請留亦
不聽遂行是年八月三日也其望師駐狼山土木玩
忽不爲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巳壑爲滿
英皇帝北狩遠去宣府懷來等衛僅保餘息臨邊城
堡奔避爲空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念惟軍
旅自茲方興司馬掌邦政我其不任誰當我任一切

攬而有之倦忘寢而飢忘食聖烈慈壽皇太后聞知
公名進尙書固辭始就職是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
留者老弱徹以京師百萬衆聚時閒事情百出公先
事預防擘權制變運用一心萬目齊視倚爲安危輕
重景泰帝時居廊廟權宜監國公啟遣官亟先清理
選補京衛官軍四出招募軍士舍餘義勇民壯僉點
民丁替換京漕江北衛分官軍俱隸三營操備紫荊
等處關口貼守奏保楊洪等督操三營都御史軒輗
等巡撫浙江等處拊循防禦顧集民閭執鍛助兵仗
局造作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景泰帝尋以廷臣

翼戴合辭勸進遜尊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
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
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朝綱爲肅法令乃
行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爲其用盡
以我細大告之遂爲鄉導奉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
嚴洶洶無固志往往挈而南奔又侍講徐珵妄言占
象倡議南遷事傳聞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
公爲勸災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
咸在百官萬姓幫藏倉儲咸在此處不守何處可守
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有死俱死

于公祠墓錄卷四 三四

于此一步不得離此太監金英特是公言堅持固守
之議公奏簡親信及感畏重臣環衛宮闕守九門各
以强幹有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等監之盡令郭外
攜挈入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
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外閉閣城門誓
言必死泣論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
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
朔也先入紫荊關薄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
者星散前突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也
先至次城下對我壘而陳英廟在也先所虜覘我整
暇叵測不敢有加我亦不敢向虜輕放一矢朝廷日
遣使至也先壘問安喜寧嗾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
城議和奉駕還宮要我議和金帛財物百萬萬計乃
其狡譎本心將以媒孽釁端責我以所難從也廷議
依違莫決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事
他非所敢聞喜寧每隨問安者入城中閒說祕莫之
知但見其奉英廟弗懈益虔而也先則日望議和者
至豕鬣在金帛也故自次城下至是凡七日爲既望
我諜益審奉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離隔爲遠乃礮擊
其壘虜死暾下萬計也先大沮宵遁復奉駕以北我

軍奮欲乘之不許言者欲邀擊窮追乃止逐出境外
縱自去進少保總督三營固辭如初益閉門謝客口
畧不言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今唯有問罪還復車駕
爾餘皆非所宜言乃卽計授都督楊俊等擒獲甚密
伏誅方懸重賞行購也先身勤訓閱養威蓄銳刻日
大舉期在得志適若有所鑒格也先悔禍効順請自
奉駕還京言不及他事从持不下旣下廷議多言虜
情譎詐難信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太義兄弟至親正
當速遣奉迎以承天心若果也先言而無信則我爲

有辭矣衆議乃決明年英廟還京衆服公一言之重
公特晦匿讓不敢當將臣石亨等請太加公爵賞乃
用官公一子副千戶世襲卽府尹公也人言賞不酬
勞公復固辭如初重念獨白馬營等八城實京師切
近藩籬先以土木之敗舉城奔避皆爲虜據而有若
遼東之則宣府懷來亦難爲固奏起都督孫安於久
擯之餘定議方畧綏來和輯出虜不意度龍門關且
戰且守虜創遠去八城完復如初永樂中虜有來降
者皆安插河閒之東昌一帶生聚蕃息牛羊蔽野驕
縱莫馴鑒劉聰之亂華重郤欽之先見乃因征南之
師舉其有號位者爲帥重與犒賚選抽隨征事平遂
奏留其地爲國家銷此積久難銷之大患於一日與
神爲謀其亦奇矣臨清北界京圻西去紫荊爲近水
陸四衝百貨是集五方聚處幾數萬家謂當也先犯
京師去來取路紫荊豈無以此地完富爲告者奏命
平江侯陳豫相築城池徙濟寧一騰衛保障聯絡河
閒眞保爲紫荊聲援後得諜報也先嘗垂涎之中聞
有備豕竄亦衰三陵天壽山有衛無城官軍散寄村
落也先游騎嘗一至焉雖皆幸保無虞而他喪失實
多奏命成山伯王通城昌平軍民能家城中爲安居
乃勤申令繩貪儆進廉勇以責成效不二三年相次
卽功四境晏然此其槩也舉槩以見公之爲盛鄉之
人之所以懸懸於公蓋亦深探其本矣公持身嚴非
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先世室廬盡畀其弟已
唯市廛數閒以居夫人董氏卒時公未五十不再娶
以王事之多艱翁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
者皆安插河閒之東昌一帶生聚蕃息牛羊蔽野驕
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末疾在告太監興
安舒良王成受旨更番來視見公自奉諸凡過於簡

樸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尙方製之至輸尙膳醢醬蔬菜之屬爲賜特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尤異數也爲官三十年不立黨援一以忠義結主知其用人行法功必賞罪必罰不貸贓吏一有犯終身不齒分謗任怨但知有國不知有身有家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一子一女且不顧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等一箇來換于某衆默默退自是任之愈堅惟任重而嫌猜者衆道行而怨謗隨興英廟光復寶位有敢盜天以微功者借公以重其地實素所銜於公辭加迎立外藩之罪而甘心之不幸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天行路咨嗟冤聲一口他日聖烈慈壽太后言公竭忠所事死於非罪英廟大悟而深悔之不一二年甘心公者皆以反逆伏誅夷滅無噍類嗚呼天道好還不爽而速如此哉而公保安社稷億萬世以無虞致歷天語憐忠沛然時雨之降旣慰忠魂於地下歷千百年猶生存計公有所圖報如生存應

當結草以自効也宋岳飛驀然中興四將首稱其忠義與公同冤死於權姦與公同飛葬于西湖西湖有廟歸葬故鄉湯陰湯陰有廟並載之祀典與公死於京師未有爲立廟者此祠在故鄉而祀典未之有載得非缺典也歟公爲御史出按江西江西南昌祀公名宦祠巡撫所至民畫像奉于家飲食必祀近開封立祠以歲祀爲請鳳陽府儒學訓導儲衍亦以爲言唯武王式閭表墓春秋發潛闡幽匿石室藏之禮部掌邦禮當不日裁報有以慰我鄉之人懸懸也哉府尹公陳乞換文階改兵部員外至今官

陳繼儒重修于公祠碑記　萬歷甲寅武陵揚公以御史奉命理兩浙鹽筴下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歎曰淵中伍大夫岳武穆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傴僂几筵有如公肅儀雍從出入廟中詎此一先士能容數百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兩浙運副喬君鳩聚工料式增廓之而此祠巋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名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問黃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問也昔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

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仗兵車耕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偪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主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繇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繇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

而後當立誰不知之公之議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固章綸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者有不必言者當裕陵在虞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戴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爲制虞地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濟蠪郎王病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刼局非遷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請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傳楚人仗兵車耕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偪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主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繇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繇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之獄搆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慘公至登故隴塌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楊公一人而已特侍御捐俸修墓勒敕楹宇垂百年餘而表章忠賢之典始備是不可以無記公名鶴武陵人其奉命協修拮据程督三月而功竣者運副君之獨賢也運副名祺宿上海人樂觀厥成者仁和令番時敏例得並書萬歷丁巳春仲

李鐸重修于公祠墓記　自古有經濟者未必有經天緯地之經濟有功業者未必有再造社稷之功業

惟天地間氣所鍾之偉人而後有天下後世不朽之功烈在治世則爲良臣在亂世則矢忠節非反經以行權其達權正所以守經也有明當正統之閒王振弄權國祚傾覆中外無主人心洶洶當此時幸則爲東晉南宋不幸則竟以覆亡懷愍徽欽之事且立至矣忠肅公以一介文臣定大策建大議謀謨廟堂決勝千里使挾君者不得肆其求閒諜者不得乘其隙人心已去而復固社稷已亡而不亡使非其精誠足以格天地忠義足以激三軍吾恐知名勇功之士未有不當之而色沮者也惟公以扶危定傾之才濟其

鞠躬盡瘁之節決然以社稷爲重君爲輕是以能宏濟艱難中興家國安九廟之神靈拯萬民於塗炭抑南遷之妄議則靖康之禍息矣練京師之甲兵則根本之地固矣散通倉之積粟則糧不齎於敵矣誅逆閹以安衆心起宿將以治軍旅而皇皇京邑屹若泰山矣使之進無可求退無所得挾天子如挾一夫而邀求之望絕矣然後鑾輿得歸邦家再造在公之心固生可以享不世之榮死可以瞑九泉之目也厥後兩宮之閒調停備至而章疏輒留中不發公固無如何也爲公者豈不能一死以諫而又懼彰君之惡故屢疏乞休卒之石亨徐有貞等竟公以求功此所謂小人之尤必害君子而後快也豈乎公以冤死而陰霾翳天感動蒼昊號泣士民西湖水涸哲人其萎在公之心惟知社稷豈知有身死冤皆所不計固不知有雪冤賜爵建廟立祠之一日也迨其後玉音褒祭有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之言則知生榮死哀不特萬世之人心慕之而已蔽之君心亦能悟之也杭城素多忠節若陸宣公許忠烈輩未易更僕數或以祠廟存或以里居著或播芳名於後世或享禋祀於千秋而于慕于祠獨能與岳墓岳祠而

並烈予也既新岳王之祠墓復爲繕治于公之祠墓誠以嚮往之深故不辭經營之力祠向在墓之前卑隘殘圮不稱於神居且其基址狹隘不足以改爲乃營治於故祠之右廠地平廣爰位面陽艮材嘉木視昔魏娛後增寢室爲敬忠祠祀公之父母及後世焉墓故有土塋七荒蔓蓁蕪今儼於岳墳規制朗然開暢不特使忠孝大節千古昭垂亦將大啟於公之後昆也嗚呼孤忠大節古今同悲後之人與我同志繼而新之則庶幾祠墓之恆如今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桂月朔日又忠泉記　康熙乙亥秋余

重改建忠肅于公祠於墓之右因整大門基趾而得泉於階之左其色清而味甘如醴泉焉終其工所用之水皆出於此工役無勞嗚呼公之大忠誠如水之在地中於此可見矣故誌之曰忠泉

常安重脩于忠肅公祠碑　昔之人有死而不朽者其勳猷忠義必有以貫日月挾風霜而與天地相終始宇宙茫茫人類不息則其精靈必不可或沒前明之興浙士名人輩出如青田以謀金華以文正學以烈而于忠肅公以不世之才精勤之志相爲頡頏令當日無公則土木既陷紫荊復入上下洶洶莫有固

志其閒列陣示威設奇制勝將責之言南遷之徐珵乎抑命之言堅壁之餘奠宗社於震驚之後而誅戮旋定畿輔於杌隉之餘加一腔熱血竟灑西市此則忠臣義士所爲拊膺歎息者矣顧人第知其爲景帝而死不知其心固未嘗有負於英宗也第知其立景帝拒也先爲所以速英宗之返不知其不爲奪門之計不與矯駕之功正所以善於處英宗也亨等之謀迎上皇以景帝不豫方是時景帝臨御既久左右宿衛熊羆之士豈無忠良之臣萬一不濟亨等不足惜將置英宗於何地人臣事君當措諸萬全豈有置君如奕棋視之若孤注而

城中杭之人飲食必祝祈禱必應年歲既久楹桷就荒分趨席君曾於公祠中有所夢感至是宦遊所至若合符節益以見公之靈爽昭昭而不沒有如一日也遂願新其廟貌來告於余余曰是余之志也今夫天生賢哲其志氣矯卓不可乎一世而又往往當急難之日苦心勠力而終以砥首捐軀當其時既抱疾風勁草板蕩忠臣之歎及其既歿歷其階除想其模範若滅若沒之閒儻乎如有見焉愾乎如有聞焉而其夢寐之閒有所感通焉於以奮然而興慨然自立然則人心所以不死正氣得以常存豈非前賢餘澤

所爲扶持而維繫之也哉祠廟重葺必有起而承之者矣余自撫浙以來展敬於公者屢焉今復嘉席君之意書是貽之俾勒之貞珉並繫以詩詩曰吳山矗矗望渺茫江海迴合水汪洋中產哲人民所望巖巖正色立朝堂軍需旁午勢倉皇維公碩畫奠封疆何圖蓑菲共鼓簧身膺斧鎮日無光至今碩德頌其鄉祠宇丹艧報烝嘗風車雲馬靈旗揚魂兮歸來更倘徉知公雖死有餘芳對公之靈酹椒漿峯巒不改鬱蒼蒼惟公之祀與之長時乾隆十年仲冬

于公祠墓錄卷四　　壹

袁枚重修于忠肅廟碑　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陸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繇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而書于大常祭于太烝者國家報功之典也豈人丹青祀爲宗布者後世褒忠之禮也豈有建熙天躍日之勳而弓藏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鎮撫神祇光昭星斗此我滋圃莊大中丞所以有重修子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賈驅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尚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煙消瞼脫申息之北門不啟鄘郊之南渡誼然選仗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蔦信斷哭連鵾鴈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孱于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小醜營魂驛騷碧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伸腳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簫勺羣賢張皇六師辛毘奉巳起之裙郭憲斷將馳之鞚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螯弧先登八鎮開關使老羆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

于公祠墓錄卷四　　壹

虢令蕭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略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並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單所以守卽墨荀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儻盟龍門以求齊璧則就魁縛矣公抱喬元捐質之心作鷙拳不納之狀借廝養說詞之說爲瑕甥拔舍之迎不問四諭堅昆五求回鶻而果

使睟臺鼎返大慼鐘還日乃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
地重聽故主鑾音鮮卑禁聲送出家兄皇帝天生李
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懽舞雖聞于海乃勤
勞不出于日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瓜廬一室儉若
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侃以暮年辭
寵上羽蓋旛旗公之勳于儀似之公之讓于房愧之
亡何紫微動于中天赤眚生于御座壬人行險乙夜
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于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于
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千奴之共膾搖一
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

元晅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趯百回而早已地起愁
雲天飛冤雪及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虞馬臨江方
思道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
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扶蘇而公但佐目夷守國
不勸叔武迎兄者何耶不知原繁不貳乃拒鷹公忠
之至也蒙穀負書不狥楚雛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
長世亂則先有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獃魏薰蕘天
下雕琢大臣縱無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
二之災年際靖康之厄運朝中翹索半已披猖左右
汪黃豈無交訌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
爲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鄴
侯到而後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即下一則以刑餘
爲周召一則以閫外付夷吾一則以輦轂之金湯擲
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柝索駿定飛黃苟高祖之有
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乘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
位受蔡賂而夷吾返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哲讓忠
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既曳青衣難
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畫伏以脅行衛國如棋竟
朝更而暮置追憐媼相忍斷尸臣獨不念五國冰霜
者謂景泰情私七塋器改春芳公薨無羽翼之扶坐
視愍懷之廢者何耶不知禹圖授啟非夏后之德衰
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
尊孝似李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握乞阿
叔爲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
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
廟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奉市乎公黃襜未著青蒲何
爭震作長男自接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
以移宮儻必故劒之求而捨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

反易天命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
世子之謀雖毛卵鉤黥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
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國無奧主
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
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璧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
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爵賞不露輸獵無聲
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鑰何以尹亡環列
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
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擁鐸拱稽之
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

植璧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猜
而沙邱主父探敷無間黔邸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免
頒于姑孰藥杵停擣于黃門謂無人於穆公之側而
能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
子諒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姬公蒙難
責君奭之模稜先主東行笑孔明之坐視妖心匪易
騰口何難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
目論也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枚
造有明昭垂史册乃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冤千古
傷之迨追封立廟稍平遺憾而妥忠魂　國朝褒忠
尤爲曠典所謂未施哀而民哀未施敬而民敬況在

使二公地下相逢益當悲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
之柏矣我滋圃大中丞章志貞教肅禮明禋易棟宇
之摧隳表神旗之舄奕將刋元石遠命鯫生嗚呼與
其築鷺梌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埽萬古
之蜉蝣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濡染大筆
竟書謝太傅之碑
許乃穀陳桐生重修旌功祠記　三台山旌功祠建
自有明宏治以祀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忠肅于公
春秋致祭至於今不替甚盛典也年來修葺不時祠
且圮漏懼無以妥神之靈爰告於今江蘇按察使侯

官林公公以名翰林出爲監司時方觀察杭嘉湖郡
治祖經術尤勤勤於顯忠報功舉墜張弛諸典遂首
捐俸錢集僚佐鳩貲飭吏興修之費不足乃穀桐生
相勸於郡之人視其力以助祠墓並修完好如故公
既撰碑以記謹爲之跋而書捐輸姓名及其數於後
云
周澍于忠肅公祠重修饗堂記　于少保忠肅公再
造有明昭垂史册乃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冤千古
傷之迨追封立廟稍平遺憾而妥忠魂　國朝褒忠
尤爲曠典所謂未施哀而民哀未施敬而民敬況在

桑梓之邦宜如何尊崇而保護之乎自嘉慶庚辰歲林文忠公觀察吾杭捐廉創議重修迄今已逾卅載飄搖風雨歲久剝修後堂傾圮成墟鞠爲茂草大門亦岌岌乎殆祠生于華祝援案請修勘估無期今饗堂又將棟折榱崩覆壓是懼同人瞻拜祠下盡焉心傷議以亟修饗堂裝修神像爲最要隨各捐貲鳩工庀材經始於咸豐元年十一月蔵工於十二月凡用錢二百九十千緡里後學周澍沈拱辰王修族後裔于克襄經理其事以期迫費缺僅爲目前扶持之計未及全廟重新所有後堂並大門工程不得不有望

同志之踵而行之也工既竣先將同人姓名捐數及工料用數詳載勒石謹爲之記咸豐二年三月三日

江曉旌功祠祭田記　祠曰旌功者祀明太傅肅愍于公也夫既建祠祀矧資乎田謂凡時祀修除匪惓惓禮也故不可略惟情也故不可已古沖公風秉忠貞因其請而有感焉爰畀之田以爲永圖惟守豐倅董茲泉而畀之曷爲畀之大其功而報焉耳孰爲之式克祇承君子謂是舉也協諧義而協矣表揚忠烈所杭郡倅劉子也劉子奉古沖公檄爰偕郡守嚴侯而惠施優裕以爲世勸可不謂義乎義以治禮禮以胥議謂厥嗣孫庠生一芳之請有孝思焉是之畀爾昜爲之記劉子暨一芳徵之也其徵之何謂古沖公除毖祀俾永世勿替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右

是祇是仰可無貢乎夫祠所以旌功也田所以共祀也其功崇者其報隆其報隆者其禮備相古聖人之制禮也凡有功烈於民者列在祀典是以有祠焉惟士無田不可以祭是以有田焉祠以崇德報功禮也田以備物致用緣情而合於禮也惟肅愍公昔董邦政矢謨宣力宏濟時艱式遏口寇以安社稷功莫大焉至于今賴之偉哉昭代之藎臣也迺罹誣搆而斃時用咸冤是以孝皇追念襃恤而恩命載申建祠于墓域曰旌功俾有司歲時儐祀且俾後之人世蔭以守之國典隆矣顧諟祠墓有修除焉其故第祠曰憐

侍郎同郡後學瑞石江曉撰仁和縣學生王延年書
并篆杭州府知府嚴寬同知巨道明通判劉希召張
芷推官張謐錢塘縣知縣陳惟舉嘉靖二十七年歲
次戊申冬十月望日立石

王守仁享堂柱銘　千古痛錢塘並楚國孤臣白馬
江邊怒捲千堆雪浪雨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陽
亭裏心傷兩地風波

楊大鶴華表銘　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
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

董其昌楹聯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自分一腔拋
熱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獨留清白在人間

闕名氏書壁　丹心託月赤手擎天

張岱楹聯　宋室無謀歲輸鹵數萬幣和議既成安
得兩宮歸湖漢漢家鬬智幸分我一杯羹挾求非計
不勞三寸返新豐

李衛華表銘　百世式忠貞明代元勳推傑士三台
拜祠墓岳家廟貌共靈長

林則徐楹聯　公論久而後定何處更得此人

李瀚章楹聯　國家正賴公耳排眾定朝班厲聲定
守議改容定奉迎當時何敢言功以社稷安危爲己
任上皇終不快也徐珵請棄市吾豫請連誅白琦請
榜罪事後實憐其枉復璽書袍錠賜崇祠

楊昌濬楹聯　遠望岳墳千古並推兩少保近鄰花
港一抔永鎮三台山

俞樾坊柱聯　一力奠金甌以社稷爲重三台埋碧
血於湖山有光

高保康楹聯　熱血一腔不殺則此舉無名帝意遂
決陰霾四合旌功乃賜祠於墓公道所持

闕名氏楹聯　守經達權是社稷之臣也知來藏往
以神明其德夫

鄒在寅坊柱聯　祀典攸崇蒼松勁柏環祠墓感應
隨至玉燭金鑪布廟廷

狀譜

于冕先肅愍公行狀　公諱謙字廷益其先家河南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者於公爲八世祖階朝請大夫令延津者於公爲七世祖定遠大將軍令沁水者於公爲六世祖値金末之亂譜牒散落獨存其官秩而亡其諱五世祖諱伯儀幼遭金亡奉母遷雲中元括新附之眾復遷薊州仕元官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夫人生夔

晉氏贈河南郡夫人生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娶張氏贈河南郡夫人生九思歷官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改湖南乞致仕以嘗爲杭州路總管遂家於杭故今爲杭州人公之曾祖也承德公當國朝洪武初任兵部主事改工部爲時聞人至榮祿公復隱德不仕公以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生于里第骨相異常甫七歲偕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比長補邑庠生永樂十八年領浙江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太宗皇帝嘗命齎金帛使湖廣犒勞官軍即以廉幹著名宣德元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才貌英偉聲如洪鐘每入侍奏對宣宗皇帝爲之傾聽院長顧佐風紀最嚴少當其意者獨於公加重奏差巡按江西有平民被讎誣指爲賊首久不決公取成案閱之得其冤白之抵誣者罪人稱爲神明王府官屬素驕橫每遣人和買市物民甚苦之有司莫能禁公廉得其實以聞罪黜其尤者十數人弊乃息諸不便於民者釐革殆盡姦吏巨族素不法者縮氣屏息不敢肆民戴公至今祀於郡學名宦祠比代還命牽錦衣官

校捕長蘆一帶馬快船之夾帶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悉置之法河道爲之肅清上親討漢庶人高煦簡公侍從罪人既得上命公數其不軌罪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賞賚與文武諸大臣等蓋自是受知於上屢意用公矣五年河南山西省各奏災延議欲命大臣經理上親署公名特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處地方時年三十有三公感上知遇晝夜經畫遍歷河南山西問民所疾苦爲之興利除害二省之民獲蘇越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公還朝議事復出巡撫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河南屢布大政其

一勸糴糧米大略以爲積粟備荒雖一時之勞實萬
世之利其法先儘上戶次儘中戶以十分爲率用官
庫鈔物糴買一二以備飢飽物糴堰水公嘗親至汴城相視河勢令所司每
其二備物堰水公嘗親至汴城相視河勢令所司每
年趁農隙之時採取秋青柴草堆積近水之處以備
捲埽自是隄備無虞其三減價糶賣大略以爲河南
懷慶陜州餘糧有在倉五七年之上者壞奏量減價
值糴與陜西山西饑民井直隸潼關衞軍與河南安
插逃民食用全活者眾其四據誠祈禱公每見天久
不雨卜日齋戒丹誠疏懇雨澤隨降人以爲精誠所

致其五稅糧折鈔請缺糧地方徵收本色其不缺者
存留稅糧每石折鈔五十貫以備支用官民兩便其
六種樹浚井大略以爲本處四方孔道奏於所在急
遞大路中築高阜旁開壕塹栽柳而於十里則穿一
井以便行者盛暑無病渴之苦其七分豁差遣議者
欲將山東柴炭人夫大名府孳生馬匹分謫河南儧
養應當公具言本處民情艱難差役繁重停止之其
入修築隄岸請當農隙之時修築大隄一座以遏黃
河水勢仍於旁隄種樹以固根基每五里各立窩鋪
專人巡守坍損者隨即修補隄至今在焉其九撫賑

流民時山東陜西流民逃移甚眾公慮貽患地方令
住居相近者編成里甲另立鄉都住居星散者就與
各州縣原鄉都就近安插各立里長管束撥荒田并
追灘地令其耕種生理地方賴以無虞其十減徵糧
布時本處州縣所在旱災公具奏起運京邊糧料布
花馬草繫國家軍需不敢請減其存留糧草并被災
衞所秋田子粒量減三分或四分軍民卒賴以甦至
於山西地方極臨邊塞比之河南大不同公廉知大
同鎮守都司等官私役軍人耕種莊田邊民之患莫
此爲甚盡行勘數具奏撥與軍人屯種徵收子粒軍

還原伍又奏山西行都司十三衞俱在大同府地方
爲遠巡按御史不能遍歷軍衞有司事多不法乞專
差監察御史一員於大同巡按雁門關控壓邊境所
繫不小關城坍塌工程浩大本處修理人力不敷請
暫留本衞原調京操放回官軍協同修理工程卒完
無告勞者柴炭人夫本處通計七千八百餘名議者
欲附近紫荊關易州山場州縣差撥公以附近紫荊
關者無如大同太原二府地方大同極邊已奏將人
夫改添腹裏州縣矣太原所屬艱難尤甚其餘州縣
亦各斟酌民力分派其以七分爲數通減一分詔從

公議人皆稱便公又奏乞將逃民宣德六年秋糧馬草并宣德七年夏稅停徵後遇有司官員考滿牒册務令開寫有無人民逃移并已未復業數目繳報吏部以憑勘陟庶有司知所警懼人民不致逃竄邊儲折收輕齎金銀等物大戶往往中途拐回公奏令布政司封收押送大同管糧官處出給通關議者欲將金銀重別煎銷公以邊方給散官錢每兩折四石今金六錢折銀一兩每銀一兩折米二石比與日常官銀多得一半若復煎銷則木炭黑鉛必須出於糧戶設或虧折又將何以賠償奏免煎銷官民便之公自

河南抵山西夜徑太行山羣盜各持兵刃喊而前從者相顧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羣盜覺公遂奔散其德威服人如此山西參議劉孔宗律已過嚴流輩寡合羣小誣以贓汙累及妻于公上章白其事卒不坐公巡歷梁晉閒年久事蹟不可勝紀每以盈滿自懼十一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方用事御史有糾振忘其姓名者常忤振振忘其人疑爲公迺乘機陳言者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聞之倍道赴闕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撫會得榮祿公之訃詔起復公累章懇乞終制不許上遣行人汪琰諭祭有司營葬事畢還朝陛見有河南山西民安事妥之諭尋復兵部右侍郎理部事明年聞劉夫人喪復懇終制朝廷以邊事方殷不許仍遣行人汪琰諭祭有司開壙祔葬事畢冬還朝又明年爲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上將親率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鄺埜上言聖朝備邊最爲嚴謹將士用命可坐收功不必親率六師以臨塞下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啟行初上命公隨征忽改遣

鄺埜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獲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渴甚窘促玩不爲備餓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塡委溝壑爲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太后命鄺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眾怒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交章願留親藩亦以地方不可無公爲請迺復命巡

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爪擊二內侍期亟死王從之時
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請再
宣諭羣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啟太后行誅未晚馬
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
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
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
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固辭
不獲始就職公以鑾輿未回大敵垂至若前日扈從
失律者一概寬貸則今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上
章劾之其罪大略曰武臣如顧興祖等茫無一計可

施遂使三軍覆沒上棄君父於虜廷下委生靈於邱
壑文臣如王佐等雖無敗軍之罪難逃違法之誅王
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
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沖幼未能遽理萬機郕
王年長宜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
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
涕泣固辭避歸郕邸不出太后復降旨責王不得已
乃卽位遙尊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上泣曰虜
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
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
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
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
令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
具京城九門最爲緊要令都督孫鏜衞穎張軏張義
雷通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
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竑等分投巡視勿令疏虞各城
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
拆門曉諭遷徙城內聽各隨便居住通州壩上等處
倉糧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糧之數一

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
來剽掠者請敕各處守臣論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
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搠人馬互爲應援一切關隘
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
選用人材尤爲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
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
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
報絡繹謠言萬端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攝權制變
衆一視公爲安危輕重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之
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英廟趨

紫荊關京師戒嚴人無固志往往挈而南奔侍講徐
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而二三大
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
廟山陵社稷攸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此
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朱南渡之事
可監矣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師草束自
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動以千數百萬
計壩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
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之焚燒一面奏
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
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及京城戒嚴人皆服公經
濟遠畧設不預爲焚燒之計則在野倉場皆虜囊中
之物藉此持久坐困我必矣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
異只欲盡閉九門堅壁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
士躬擐甲冑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
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
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
荊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四散前突
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也先次至城下
對我壘而陳英廟在也先所虜酋覩知我軍嚴整不

敢有加我亦不敢向虜輕放一矢喜峯口大小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所難從以起釁端廷議洶洶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諜知虜中移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礮擊其壘虜死礮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初紫荊失守公集議所以禦寇之策皆曰也先善戰而我軍新集且脆弱公曰聞善戰不若不戰而屈人也乃一以忠義于城卒致一矢不遺虜眾自退人謂天實生公以爲社稷朝廷論功特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允人言今日宋李綱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此臣子之職分餘非所宜言適大同參將都督許貴議奏遣使齎敕與虜假名和好暫示休兵待人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朝廷下其議公奏謂去年秋冬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齎敕金帛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槩又往虜營不見上皇鑾輿而回此可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竊計今日之事揆之理

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有所不可和也萬一和議旣行彼或有無厭之求從之則有害違之則速變勢有所不可和也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虜若遣使入貢量與賞賜癐回若欲先遣使往彼通好適足以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以公言爲然公又以涿鹿保定眞定易州地方密邇京城雖有衛所官軍勢孤援寡先已奏遣都督僉事劉安統領京軍往來巡視以張形勢邇者虜賊知我京城有備不敢輕犯或分投在彼剽掠一時截殺不及奏添京軍遣

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等前去應援又恐地方廣闊劉安倉卒不能周遍仍請敕右都督楊俊統領京軍往彼節制務使緩急相濟人民有所倚仗公又以虜寇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口誠緊緊要處所奏將調擬京軍與同原衛官軍相兼隄備仍將涿州原操官軍策應白羊口易州保定官軍策應倒馬關庶使聲勢連絡彼應紫荊關眞定官軍策應倒馬關庶使聲勢連絡彼此應援無僨事者俄報也先逼朱謙於關口又明日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接連遠邇騷動言者謂宜急發京軍往援公曰京軍不可輕動虜眾糧難持久

迺奏上方略遣人密授朱謙等仍令各營整點器械調度官軍若將尅日大舉者遞爲應援先聲旋報虜已出境人皆服公料敵之明公慮不早除喜寧邊境無由得安乃計授都督楊俊擒寧解京朝廷猶豫未決公上章廷劾其罪其略曰喜寧以打話爲由引領强虜入寇本朝廷之腹心而反爲胡虜之腹心本胡虜之仇敵而反爲朝廷之仇敵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虜有輕視之心禍亂無可彌之日上從其言誅寧遣使詣闕請自送識者快之也先果知懼悔禍劾順遣使奉迎以承大駕還京上集羣臣廷議多言虜情譎詐難信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若果也先言而無信則我爲有辭矣眾議乃決二年秋九月太上皇帝還京眾歸公一言之重公以虜情尚未可測益爲安內攘外之策河間東昌地方去京城不遠自永樂以來安置投降達人數多生聚蕃息驕縱莫馴也先入寇之際勢將乘機騷動公因南征之師舉其有位號者重與犒賚選抽隨征事平遂奏留其地爲國家銷此積久難除之患於一日天壽山我祖宗陵寢所在有衛無城軍民散處虜寇嘗稔惡其地公奏起成山伯王通築城昌平縣軍民徙

家城中保護睦寢居庸關亦相倚爲勢臨清縣漕船往來商賈輻輳實我喉襟之地或謂也先將由紫荊關入據臨清公隨蕆平江侯陳豫鎮守其地築立城池設置軍衛防禦完固後謀知據臨清之計河閒亡命小田兒者道之後又雜虜眾中進馬入獻我虛實適侍郎王偉使大同公密奏命偉以計誅之公又以京營軍馬雖有總兵官掌管彼此各異一遇調遣輳撥號令不同兵將不識或至誤事議以五軍神機三千等營揀選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

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設有調用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征勦策應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其獨石馬營等處薄籬其有八城土木之變各城奔避皆爲虜所據議者欲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於久鎮之餘定議方略令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自是八城完固如初祖宗舊疆不失尺寸都督楊俊議奏調撥遼東永平山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并在京五軍神機等

營官軍盡行統領出關勦殺達人公以調撥諸路軍馬出境則京師各邊一切空虛虜若緝知內外軍馬擊動分兵迎截牽制我軍別遣犬羊閒道剽掠所在城池何以禦之進退之間兩爲所礙豈兵家全勝之計上深然其言俊議乃沮時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處賊人鄧茂七葉宗流黃蕭養輩蠭起殘破州縣一切軍中事宜所司待命方行公雖在千萬里之外常若身處其地目擊其事凡百籌畫議奏痛切人情利害用能所在撲滅地方以寧獨貴州苗賊聲勢猖獗侍郎何文淵議奏貴州山嶺高峻林木深密雄兵猛

將卒難成功乞照舊置立宣慰司管屬土人設都司都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大將一員在彼鎮守其破賊燒毀衙門不復起蓋布按司府官員悉取回京公謂貴州我祖宗開創經營迄今二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因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竊發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委棄事遂寢公以北虜殘滅軍國之務規畫甫定邊方無復多事懇辭解兵柄又以天變自劾乞罷職皆不許初也先臨城之時石亨雖爲主將其實因人成事得封世襲武清侯爵一向內有所歉

至是驀然以公有軍功宜錄用其後爲請朝廷授冤
府軍前衛副千戶公累章懇辭有曰臣果欲代子求
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不得已受命
語冤曰我本書生不知兵惟聖主憂勤吾分當死遂
不揣調度軍馬區區犬馬之勞顧荷寵異之重爾宜
砥礪丬節毋忝朝廷官爾之意不肖孤言猶在耳痛
切肝肺朝廷賜公第京城公上章懇辭謂國家多事
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邇者土星犯太微上相臣忝
備大臣正宜貶損以禳天譴豈可厚享以重災愆不
許乃以所賜玉帶金帛器皿圖書盔甲蟒龍服飾移

置第內封識加謹以侈大朝廷之賜閒一往視之公
夙染痰疾動輒喘急寓宿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舉
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視疾宿云此疾得竹
瀝和藥可愈興安爲上言之且言公自奉甚儉京城
地寒無竹惟大內萬歲山竹頗成林上親幸伐竹賜
之仍令計所資用一切給自尙方蓋異寵也病中懇
求罷歸不許乃降手敕慰諭免公朝參且屢促公出
視事公總督軍務漸久凡各營號令進退賞罰皆由
公出平日議論斷制宿將斂伏石亨等不能贊一辭
況亨素貪縱多壞軍政公恐誤大計不得已悉裁之
以法無少貸遂成嫌隙亨姪石彪顓勇議者嫌其
一門同握京兵公奏以石彪充遊擊將軍往大同等
處截殺本善處也反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七年杭
郡湖水竭土裂人皆驚異尙書孫原貞方鎭守兩浙
聞語人曰人材之生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
萎乎蓋指公也明年正月景泰帝不豫在廷文武羣
臣同公等上章請憲廟臨朝議未下太上皇帝光復
寶位改元天順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等貪天之功
掩爲已有假奪門迎復之名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
之罪以報私怨原其姦計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

高不大殺殷紘重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逆大獄則
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公與王文等六七大臣俱下
獄所司勘得金牌敕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亨等揚
言雖無實跡其意則有定鞫之日徐有貞對眾大聲
令所司痛加拷掠文不勝其忿反覆力辯公徐曰辯
之何益所司畏懼亨等羅織鍛鍊漸捏意欲二字文
致成招蓋踵於秦檜所云莫須有之故智也忠良被
誣古今如出一途痛哉是月二十三日狀聞上猶豫
良久曰于謙曾有功眾相顧未及對徐珵避倡南遷
之故改名有貞素以前事憾公直前對曰若不置謙

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公與文遂遇害時錦衣衛指揮劉敬帶刀侍衛目擊其事後每言及公未嘗不切齒於有貞有貞又與亨輩令所司奏列被害諸臣姓名誣以姦黨榜示天下遣官來杭檄家屬戍邊沒產於官公沒之日天日無光陰霾蔽天行路嗟咨太監曹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素不親公聞公沒慟哭都市且以紙錢壺漿酹公吉祥聞之切責明日號哭如初忠義感激雖降虜異類天理昭然不可泯也所司籍公第自昔所嘗賜外無他物其後陳汝言代公爲尚書以賂敗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

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歿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賂之無算耶時上色變亨輩俛首不敢動者久之越數日上擊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數動舊隨侍石亨張輗張輗自外來未及至御前上遙見亨等連以毬杖擲地曰好箇于謙如此者數聲瑾永等皆流汗霑背戰慄無所措出語所親曰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忽急集羣臣廷議未定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足慮上爲之默然既出有詰瑾者曰君先世爲謙所劾幾敗事君何過言瑾大聲曰豈可以私家之怨而廢天下之公議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宮中

閧而莫知後聞之嗟悼累日適上來問安太后語之曰于謙曾劾勞不用當放彼歸田里何忍置之於死上益悟其冤而深悔之不旋踵閒徐有貞以罪遠竄石亨等竟坐謀逆夷滅無噍類此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公之遺骸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殯城西淺土且屬居民守之又踰年冤遑義兄康謁逵遑復備棺衾康扶歸葬祖塋明年憲宗皇帝卽位改元成化詔釋冤等之戍邊者仍給還家產天日開明公道始白冤還自龍門詣闕訴先公之冤仰荷朝廷大恩復公故

秩遣行人馬畯祭於墓其文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中外稱快冤亦復官從使臣歸展拜墓下痛墓道圮毀有浙江參政何宜仰公高義力爲修葺三年特旨令天下有司燒毀姦黨榜文盡復榜內被誣者官秩閒有復起而大用者二十一年杭之父老白其事於巡按御史劉魁立祠於公故第以風勵鄉人名曰憐忠祠遵制語也山西河南民多繪公像於家出入飲食必祝之河南開封府城亦有庇民祠以祀公越三年今上皇帝卽位是爲弘

治元年冤以應天府尹致仕始得專守公墓鳳陽府學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卓異宜賜贈謚立廟祭祀言甚愷切禮部將上其事給事中孫孺議奏古之節義若諸葛亮在漢張巡在唐文天祥在宋今之節義若侍講劉球祭酒李時勉少保于謙俱合一體祭祀表厲將來崇朝廷咸賜一祭於鄉民所立之祠恩至渥也冤痛念公未蒙贈謚尋復乞恩於上事下禮部議得占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死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就已舉行于謙受冤雖同

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朝廷從之建祠墓所賜額旌功有司春秋祭祀其文曰蓬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仍賜贈謚誥命其略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變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姦所搆乃隕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朝廷終始恩典雖天地之廣大何足以盡之六年浙江布政使劉大夏澄事之初即祀公於杭州郡學鄉賢祠十年巡按御史姚壽爲公建忠節坊牌於城隍祠下以表彰之蓋皆知所重云公天性狷介謝絕交遊不立黨援一以忠誠上結主知分謗任怨但知有國不知有身有家平居未嘗言及於私惟事之有關休戚雖蓮眾行之無所憚不貸贓吏不問小過急於薦賢惟恐沒人之善凡公所甄拔後皆一一知名如巡撫時薦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後二人皆官至尚書令名彰彰公知人之明大率類此方北虜犯順之時軍旅方興中外交章論事紛紛不一議下兵部公皆一一裁之以理可者奏而行之否者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卒能坐困也先匡濟王室若昔晉武

帝時郭欽上徙戎之疏而卒不見聽宋欽宗時李綱沮和議之非而爲羣小所譖遂使劉淵竊號中土金人入據汴京臣主具辱貽天下後世笑方之今時又未嘗不爲公幸獨其所司專於兵政其他一切大小之事各有攸主有不盡如公所願者且如動搖儲位一事比先首建邪謀迎合朝廷者廣西都指揮王洪也職掌邦禮欣然定議者誰歟天生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執筆草詔者誰歟當時密受黃金賞略無難色人所其知況會官定議之日與舉朝羣臣莫不俯首聽命臺諫言職並無一人喘息奈何石亨等

用徐有貞之策情知迎立外藩之罪出於誣捏不能服天下人心仍諷所司以眾人之僉謀遂事一概加公必欲置人於死冤哉冤哉此窮天極地之冤也公歷事三朝服官三十餘年位極人臣先世室廬之在故鄉者未嘗增飾尺寸丁內外艱家居衰絰徒跣無異常人其孤忠峻節更歷夷險先後一日凡遇休暇諸子百氏之書涉獵無遺爲文有奇氣而主於理詩詞清逸流麗人爭傳誦之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順菴山居十詠詩在河南時周獻王索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揮筆立就尤長於奏疏每政事旁午章日數

十上累千萬言不假搆思揮翰如流人稱爲天下奇才云自號節庵有節庵詩文稿行於世恨遭變故僅存什一於千百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前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鏞之女寔生冤柔惠靜專通詩書大旨公平日得以盡心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夫人益有助焉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竟不再娶亦不更置妾媵人皆義之男一則冤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亦以公故謫戍後釋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後公三十餘年相繼卒孫男一曰允忠不肖孤冤無子立同宗子爲嗣初名恕今以字行孫女六長適更科給事中張晟卒次適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次適盩都知縣孫武卿次聘杭州府學生沈繼榮窮念冤性資庸下加之老耄不能肖公萬一仰惟俯作至無以自容於世顧公門生故吏鮮有存者無以質公功業之所遺其梓行奏議亦不能悉公之所有幸公是非已白大冤已雪大功已彰傳之天下後世無疑者謹摭拾其立朝行已履歷之大進白於著述之家幸採擇焉

子繼先先忠肅公年譜　公姓于氏諱謙字廷益號節庵其先世河南考城人七世祖某仕金爲汾州節度

使歷南京尹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沁水令值金末之亂譜牒散佚獨存官職而忘其諱四世祖諱伯儀娶晉氏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復遷蘇州三世祖諱夔娶張氏俱仕元爲顯官曾祖諱九思娶馬氏楊氏歷官廣東道宣慰使後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居錢塘太平里卽建祠地也祖諱文娶施氏洪武初仕至工部主事父諱彥昭娶劉氏隱德不仕後以公貴自四世祖妣而下俱贈一品夫人

洪武三十一年公一歲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公生先是公之祖父常念宋文丞相死極忠烈奉其遺像甚虔夜夢一緋袍金幞神言曰吾感汝父子侍奉公赴館僧以夢中之語告之且曰此公異日大貴之洪武己卯年二歲

庚辰年三歲取名曰謙以誌夢中遜謝之意

壬午年五歲公生而穎異相貌豐偉識者知爲不凡器

永樂元年癸未年六歲公時就外傅讀書過目成誦

尤善屬對有癸辛街子午谷今朝同上鳳凰臺他年獨占麒麟閣樓上書房樓下店圖名圖利山東宰相山西將一文一武之對

甲申年七歲有儕輩古春善風鑑一見奇之曰相人多矣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

乙酉年八歲公聰明日敏通經書大旨屢出奇語師喜曰此眞英物也由是人呼爲神童

丙戌年九歲

丁亥年十歲公經書悉通有志古文詞篤學不倦父母珍之鄉里親族見皆稱賞

戊子年十一歲

己丑年十二歲公讀書於里中慧安寺先一夜寺中伽藍託夢於主僧曰明日有丞相至當起迎之次早公赴館僧以夢中之語告之且曰此公異日大貴之兆

庚寅年十三歲先是已丑學士解縉所撰試錄士林爭傳誦之公寓目輒記一日家宴客客有盛稱其錄之佳者父問之曰子曾讀否公朗朗背誦一字不遺滿座贊歎

辛卯年十四歲公文譽日起更留心詩賦之學於古

人雜記諸葛亮文天祥之忠義有題詠贊歎詩詞清逸膾炙人口

壬辰年十五歲宗師校士杭州公膺鑒拔取充錢塘縣儒學生員

癸巳年十六歲公同友人高孟昇輩讀書於吳山三茅觀公天分最高喜讀先秦兩漢及蘇長公書爲文有奇氣一筆揮成如陣馬風檣勢莫能遏且留心史學同究古今治亂興亡之故尤喜陸宣公奏疏手錄一册朝夕披閱慨然有天下已任之志

甲午年十七歲鄉試不第仍同高孟昇讀書三茅觀

濡首下帷足不越戶
乙未年十八歲時有督學僉事恣行威福督諸生過峻謁廟日諸生羣噪致督學驚墮泮池諸生走出公獨前按之僉事罪公公徐對曰噪公者避按公者留此易曉耳今不罪噪公者而反罪按公者其謂之何僉事乃止公自此名益顯
丙申年十九歲時競傳星宿閣有邪鬼魅人公慨然往宿至夜半闃寂中有丞相在此之語衆鬼悉遁遺一銀杯次早聞人傳某家因女病酌獻五通杯被攝去公持杯造其家告以故因書于謙在此貼於女房

遂獲痊是年聘夫人董氏
丁酉年二十歲科考公列名第一補廩四書題其如有容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至且有過與二文至今傳誦
戊戌年二十一歲娶夫人董氏乃翰林董公鏞之女柔惠靜嘉孝友敦睦稱賢內助公兩科不第是歲除夕用卦卜法有做尚書做丞相天殺之語公鬱鬱不樂居嘗歎曰吾一腔熱血不知灑於何地
己亥年二十二歲先是公外父董公以直言忤時貴降濟南教授陞山東永豐縣令公往省親適妖人唐賽兒作亂公密授奇計於縣許令遂平其亂時制府傅公欲上公功公堅辭不受
庚子年二十三歲鄉試以易經中第六名中後益謝絕世務不交勢利人稱公有錚錚不奪之節是科解元永嘉陳脅
辛丑年二十四歲會試復得魁時主考春坊楊公士奇侍讀周公述皆以國士相待試錄用公博厚所以載物二節文作程式嚴試以策語傷時當軸者置之三甲第九十二名是科狀元秦和曾鶴齡

壬寅年二十五歲時吏部遴選人才奏授公山西道御史是年長子生
癸卯年二十六歲是年公奉命使湖廣犒勞官軍兼招撫川貴猺獞公查勘功過賞罰嚴明仍令有司招致論以禍福申明朝廷大義衆心悅服
甲辰年二十七歲公回京覆命疏劾將臣貪功妄殺之過及邊遠服義歸順之由旨下切責川廣將臣仍收自後當相機撫馭不許邀功妄殺遂著爲令時皆以廉幹稱公
洪熙元年乙巳年二十八歲仁宗登極覃恩封公父母及妻公冠服受敕因名其子曰冕以紀君賜之榮

宣德元年丙午年二十九歲公材貌英偉聲音鴻鬯每奏對上必爲之傾聽八月漢王高煦反車駕親征簡公扈從罪人旣得上命公數其罪公詞嚴義正矢口而成自是受知於上眷顧獨隆

丁未年三十歲時都憲顧公佐力持風紀馭察屬最嚴諸御史中鮮當意者獨雅重公奏差公爲江西巡按公至任廉明公正執法不阿有民被仇誣指爲賊首獄久不決公取成案閱之奏白其冤抵誣者罪出數百人於死江西稱爲神明

戊申年三十一歲江西王府官屬素驕橫每抑買市

物闐閭苦之公據實以聞罪其黨十數人弊乃息諸不便於民者釐革殆盡百姓戴公遂祀生主於郡學名宦祠

己酉年三十二歲公巡歷告竣復命率錦衣衛官捉捕長蘆一帶巡役船之夾帶私鹽者悉置之法河道爲之振肅是年公女生字瓊英

庚戌年三十三歲時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荒廷議欲用大臣經略上特署公名親賜手敕超陞兵部右侍郎兼巡撫河南山西都御史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公感上知遇恩單車赴任晝夜經晝遍歷所屬地方問民利弊爲之興除

辛亥年三十四歲時梁晉民饑公疏請賑銀三十萬兩公亟發兩省有司令計口分給以廣皇恩仍查各府無礙錢糧及預備倉米盡行散賑以甦民困兩省之民賴公存活者數百萬

壬子年三十五歲公以巡撫重任往來梁晉閱屢布大政首議勸羅備荒其法先儘上戶次儘中戶以十分爲率用官庫鈔物糴買一二以備饑荒後連年旱澇民賴以濟又議以河南懷慶陝州餘糧在倉五七年已上者量值減價糶與陝西山西饑民并直隸潼

關衛軍餘與河南安插逃民食用全活者甚眾是年太原府沂州民武煥家生龍駒公有進龍馬表

癸丑年三十六歲公念洊饑之後民多疫痢命設惠民藥局以療民疾又親相河勢令所司乘農隙時採薪草貯水次以備捲埽之需自是隄岸堅固水患永息

甲寅年三十七歲天久不雨公齋戒虔禱兩澤隨降人以爲精誠所感有祈雨文祭蝦蟇石文

乙卯年三十八歲公以河南中州爲四方孔道行人苦暍奏於所在官道中築高阜旁開壕塹多植槐柳

以蔭行八十里則穿一井雖盛暑無病暍者以黃河遷徙不常必需隄岸起奏民夫築大隄一座以遮河衝仍夾隄種樹以固根基每五里立一窩鋪專人巡守坍損者隨卽修補隄成民永無水患又議稅糧折鈔請於缺糧地方徵收本色其不缺者存留稅糧每石折鈔五十貫以備支用官民兩便是年次子生未幾殤

正統元年丙辰年三十九歲公以山東陝西流民甚衆恐貽患河南設法撫賑令聚居者編成里甲另立鄉都散居者就於州縣鄉都聽里長管束撥荒田并

退灘地給其墾種豁免差遣議者欲將山東柴炭人夫大名府孳生馬匹分調河南餵養承應公具言本處民生艱難差徭繁重悉停止之又奏減征糧布時州縣所在旱災公具奏起運京邊糧料布花馬草繫國家軍需不敢請減其存留糧草并被災衛所秋田子粒糧減三分或四分軍民咸甦

丁巳年四十歲公以山西地方極臨邊塞比河南不同廉知大同鎮守都司等官私役軍人耕種莊田爲公以邊方給散官錢每兩折米四石今金六錢折銀一兩每銀一兩折米二石比日常官銀多得一半若復旗銷則木炭黑鉛必須出於糧戶設或虧折又將

巡按不能徧歷軍衛有司事多不法請專差御史於大同巡按雁門關控壓邊境關城坍塌工程浩大本處修理人力不敷請暫用本衛原調京操放回官軍協同修理工程卒完無告勞者本處柴炭人夫通計七千八百餘名議者欲於附近紫荊關易州山場州縣差撥公以附近紫荊關者無如大同太原二府大同極邊已將人夫改添腹裏州縣矣太原所屬難難尤甚其餘州縣亦合斟酌分派以七分爲數通減一分詔從之人皆稱便是年四月公誕辰有初度自責

詩

戊午年四十一歲公巡撫所在威德並行興利除害稍有不便於民者咸以上聞至是又奏將逃民宣德六年秋糧馬草并宜德七年夏稅停徵後遇有司官員考滿文册務令開寫有無人民逃移并已未人民復業數目繳報吏部以憑黜陟邊儲折收輕齎金銀等物大戶往往中途拐回公奏令布政司封收押送大同管糧官處出給通關讓者欲將金銀重別煎銷公以邊方給散官錢每兩折米四石今金六錢折銀一兩每銀一兩折米二石比日常官銀多得一半若復旗銷則木炭黑鉛必須出於糧戶設或虧折又將

何以賠償奏免煎銷官民咸快是年爲子冕娶邵氏

憲副悰之女

己未年四十二歲時二省機務文移叢雜公一一批答動中肯綮且於吏治民情無不精晰又以足兵食明舉錯振紀綱爲急務是時三楊居政府皆重公凡有奏請悉得行其志九歲職滿晉兵部左侍郎兼巡撫如故加封三代如公官

庚申年四十三歲公善以輕騎由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刃噪而至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羣盜覺悟遂大驚奔散曰不知爲我公

也其德威服人如此

辛酉年四十四歲時有山西參議劉孔宗律已過嚴頗與流輩忤羣小誣搆以贓罪累及妻子公憤然曰此廉吏可受誣邪上章白其事卒不坐舉家獲全人誦公之德是年三子生名曰廣

壬戌年四十五歲公在鎭久恆以不得侍奉二親爲念屢疏乞歸養不許公鬱鬱不樂每於登臨夢寐中有詩寄慨人稱公忠孝兩全

癸亥年四十六歲公在鎭一十四年清節自矢不受私謁撫循百姓不啻家人父子凡民膚有冤抑不法事人人得直詣軍門自陳公必立爲判決或曰公節鉞重臣今與小民分理瑣屑毋乃褻憲綱體耶公笑曰某蒙聖恩擢任巡撫二省若不開誠布公悉心體察則下情無由得達幽隱無由得明不惟上負朝廷抑且下乖臣職聞者敬服

甲子年四十七歲公在鎭久除姦剔蠹舉賢任能卒致地方寧謐人民安堵當時有于清天于龍圖之稱

梁晉二省之民家家戶祝即諸藩王亦雅重公有周獻王索和梅花百詠詩是年公女適錦衣千戶朱驥

乙丑年四十八歲公自庚戌出鎭即遣子冕歸杭侍娶亦不置妾媵人皆義之

丙寅年四十九歲公當入朝議事人謂公即不橐金往寧無一土物充交際耶公笑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耳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嗛公無私謁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罪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二省之民赴闕乞留親藩亦以地方不可無公爲請適復命巡撫是年有

鐵犀銘

丁卯年五十歲封翁年八十以病卒於家訃聞公泣請終制不許乃遷行人汪珓諭祭有司營葬事事畢還朝陛見有河南山西事爰民安之諭尋復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

丙辰年五十一歲時兵部尚書廉坦以清幹著名而公佐以明斷遇事敢爲經畫悉當福建鄧茂七反僭號稱王公舉都督劉聚討平之浙江葉宗留反殺死征閩官軍主將陳韶敗死公奏遣都督徐泰討平之是時大盜蠭起四方用兵皆賴運籌之力適聞太夫人喪復懇終制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再遣行

人汪珓論祭有司開壙祔葬事畢還朝補兵部右侍郎

丁巳年五十二歲時也先入寇獨石馬營勢甚猖獗朝廷下詔親征公抗疏懇留不聽是年八月三日王師啟行留公理部事十五日師駐狼山土木車駕蒙塵報至京師大震太后命廊王監國於是九卿臺諫廷議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妄傳王旨叱眾退眾怒爭捶之順立死復索振素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詬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按止且請降旨令羣臣勿擅動命將軍用爪擊二內侍死請再宣諭俟啟太后行誅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眾乃定王起退朝陞見有河南山西事妥民安之諭尋復兵部右

部尚書公固辭不獲始親職公受任於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文武大臣皆宜治罪即死亦不當濫卹恝後之任事者知所警從之廊王嗣位益信任公公入見泣奏曰也先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勢必長驅而至不可不預爲計運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募兵治器以備戰攻之用京城九門最爲緊要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雷通分兵守護復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賊所掠通州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敵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壩上養馬芻豆亦聽軍人稱力取之不盡則縱火焚之毋以飽賊馬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遣公惜其才勇請赦之復舉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親總其任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謠言萬端而侍講徐珵妄言占

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搖動人心恟懼公乃痛哭徃
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
帑藏倉儲聚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事去
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十月也
先挾上皇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欲閉城堅壁以
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統大軍於
德勝門外敵見我軍嚴整不敢輕犯對壘凡七日公
乃設伏敗之孫鏜復敗之西直門時爲在賊營公使
謀誤知上皇移蹕漸遠乃舉礮擊其營賊死礮下者
不可勝計迎先大沮宵遁京師解嚴十一月論功加

少保總督軍務公固辭不許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
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致討復還車駕
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是年尊上爲太上皇帝改元
景泰
景泰元年庚午五十三歲時大同參將許貴奏議欲
遣使議和以緩寇兵徐爲討伐計公奏和戎不便已
而賊計益窮憚威悔禍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上
集羣臣廷議多言賊情譎詐難信公曰此天意也君
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遣使奉迎以承天心如彼果懷
詐我有辭矣衆議遂決公於是卽日奏請遣官充使
而令禮部尚書胡濙亟定儀注公統兵督理隄防巨
細是年九月上皇回鑾眾歸公一言之重十六日進
南宮百官朝見大赦天下
辛未年五十四歲時南北用兵邊陲多故徐淮饑饉
寇盜發生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遂奏舉都御史王
竑巡撫兩淮設法賑濟復舉侍郎孫原貞鎮撫兩浙
遂平浙閩寇盜又奏請各省專設巡撫薦爲軒輗王來
李秉王翱等爲巡撫官分鎮其地天壽山陵有衛無
城軍民散處賊嘗犯其地公奏起成山伯王通築城
昌平軍民徙家城中保護陵寢且重邊關之捄臨清

潛艘往來商賈輻輳爲喉襟要地當迫先入寇時嘗
有往據之謀公奏遣平江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
鎮尋謀知謀據臨清之計乃河閒亡命小田兒者導
之雜眾進馬中來瞰虛實公授計於侍郎王偉於大
同道誅之公又以京營軍馬雖有總兵官掌管彼此
各異一遇調遣號令不齊兵將不識至誤軍機乃立
京營團操法集五軍神機三千等營揀選馬步官軍
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
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
統體相維兵將相識設有調用就令原管都督等官

統領前去征勦策應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永爲遵守是時公總六師統理樞務軍事旁午中外交章論議紛紛不一公皆裁之以理可者奏行否者止之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不假思維一筆揮就而景皇帝信任不疑卒成蕩平之績

壬申年五十五歲先是永樂年間降寇多安置於河閒東昌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眾將乘機騷動至是發兵南征公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犒賞隨軍征勦事平遂奏留彼處安插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識者謂公此舉有功於國家甚大公又以獨石

馬營等處八城土木之變爲寇所據議者欲棄之公曰不可棄之不惟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奏命都督孫安鎮守授以方略令率兵渡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完復如舊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揀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亦屢登邊人賴以寧謐時廣東盜黃蕭養作亂殘破州縣公奏遣都督董興總諸道兵勦平之又遣鎮陽侯陳懋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閩廣遂平是歲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加公少保兼太子太傅固辭不許

癸酉年五十六歲時貴州苗賊作亂聲勢猖獗侍郎

何文淵議奏貴州山嶺高峻林箐深密兵將猝難成功乞照舊置立宣慰司以治土人設都司官鈐束軍務再遣大將一員鎮守其被賊燒毀衙門不復起蓋布按司府官員悉取回京公謂貴州我祖宗經營開創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因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至苗賊乘機竊發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委棄事遂寢至今貴州爲朝廷一方藩垣皆賴公保全之力當是時浙閩川廣盜賊四起前後命將出師皆以兵部尚書總督公一人裁決號令明肅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

切責究治不貸奇謀祕計雷厲風行所至靡不犇懾效命毋敢飾虛辭以應故能殄滅寇盜地方以寧人皆稱公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用兵如神焉初也先臨城之時石亨雖爲主將實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至是因四方軍功乃奏請官公子朝廷即授長子冕府軍前衛副千戶公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不知兵惟聖主憂勤吾分當死報遂不自揣調度軍馬區區犬馬之勞顧荷寵異之重荷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是年一品秩滿榮

甲戌年五十七歲時序乖和雨雪不降公有災異乞罷疏景帝再四勉留供職又有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合疏請朝南宮請復沂王爲太子帝覽疏震怒命收捕拷掠公密疏救之不聽一旦召公見於便殿公候上諭完卽面奏曰臣竊見懷獻太子立未踰年不幸遘疾早逝鍾同章綸二臣所奏未爲無益乞賜矜宥景帝聞言怫然不悅曰卿亦爲是言耶卽起駕還宮公竦懼而出嗣後屢上章乞解兵柄告歸田里帝不允所奏侍講徐珵更名有貞以祭酒員缺嚮意

補之託公爲之請公因中使言於帝帝退朝宣公至文華殿牌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心姦邪豈堪作祭酒爲人師傅耶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公叩頭謝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亦竟不知遂深銜公

乙亥年五十八歲廣東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羅其害公命兩廣總督御史馬昂討之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搗猺巢斬獲甚衆捷聞於朝帝欽賜公闕西宅第一區以爲敍功之典公上疏懇辭帝不允公不得已將帝平日所賜物

袍帶金帛圖書奩甲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以感朝廷賞賚之榮一日帝命中使召公入大內以本部侍郎王偉劾公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旣出還部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謂何公曰姑入言之旣入復請公笑曰某有不是處第面言之未敢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僅惶愧蹐踏無地君臣相遇如此此公所以卒成篤安社稷之功也是歲榮封五代

丙子年五十九歲公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公以王事多艱窮年不歸私第居止朝房留一

養子自侍諸凡自奉過於儉約安等相與歎息至是風痰疾作復遣太醫董宿視疾宿云此疾非竹瀝不能愈興安爲上言且言京城地方無竹惟萬歲山竹頗成林帝親駕幸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需悉給自尙方蓋異寵也病中懇求罷歸不許特降手敕諭留免公朝參其爲上所眷顧若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欽伏雖大帥如楊洪石亨柳溥輩亦相顧頻首不能措一辭而亨素貪縱公尤裁之以法積成嫌隙亨有姪彪頗驍勇議者慮其一門同握禁兵公奏以石彪充遊擊將軍往大同守

備二人不得遂所私忿切齒於公屢嗾言官論公柄用過重帝曰謙純臣也後有言者罰無赦十二月景帝不豫公同百官問安於午門外越二日公復同御醫董宿問疾禁中帝命宣至榻前有慰勞語且曰卿可悉心辦事輔朕不逮公叩謝而出是年杭郡湖水竭土龜裂人皆驚異尙書孫原貞鎭浙語人曰人材之生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天順改元丁丑年六十歲正旦公同百官候於午門朝賀景帝不豫遂不御朝外議籍籍忽傳旨明日上出行郊禮至次日公同羣臣候駕少頃中使傳言上

因疾稍愈强欲行郊禮不期反勞遒閟嘔血甚多公聞言心中驚悸至初七日公復請見問安上召至御前曰朕自登極以來謹守祖宗家法前者該郊祀日期朕蒙祖宗默佑身體以安欲親行祀典不覺復勞嘔血公俯奏曰陛下聖壽無疆還宜保重且陛下敬天法祖天必默佑聖體自獲平安上曰若如此至後日朕當視朝矣公叩謝辭出時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公會羣臣議欲奏請復立沂王爲太子惟王文之意頗不然對眾曰只今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眾始覺其有異議十一日早公同文武羣臣集於左掖門俞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公謂擇之一字似非復立之意乃急遣吏部尙書王直與六七諸大臣議請沂王監國學士商輅主筆草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法本具時十四日以燈假有妨候十七日早進其稟留存禮部尙書姚夔家諸臣中有洩其議者石亨徐有貞輩知之遂亟造謀迎請上皇復位陰結中官曹吉祥等通報於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亨等搆同掌兵

都督張軏會於有貞宅時邊報有北寇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部署已定至四鼓斬關而入遂成南宮之計十七日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公聞設朝徐整衣就班朝賀有旨遣王文于謙下獄亨等誣以迎立外藩之罪所司勘得金牌符敕見存禁中別無顯迹亨等揚言雖無實迹其意則有廷鞫之日徐有貞對眾大聲令所司痛加拷掠文不勝其忿反覆力辯公俛首曰辨之何益亨等羅織鍛鍊擅意欲二字文致成招二十二日早公同文武羣臣集於左

有貞直前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不過害時神色不變口占辭世詩一章眞所謂從容就義者也公死之日都督同知陳逵密賂守者收瘞其屍都城人士無不慟哭嗟歎至有挈壺漿錢紙酹公於市者所司籍公第自上所賜外無他物逮官械繫家屬時有太監裴姓者憐公忠義竊其少子廣而逃之考城時八不知也惟公子冤養子康婿朱驥俱謫戍邊備產沒於官初公被害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適上問安宮中太后語帝曰于謙曾有功於國家不用當放歸田里何必置之於死爲

之涕下上深悟其冤而悔之後有貞以罪遠竄亨輩謀逆誅滅此皆上心知其枉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憲宗登極首釋冤等之戍邊者仍給還家產後一年復公故秩遣官論祭孝宗改元建祠墓所賜額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祀贈特進光祿大夫後二年贈柱國太傅謚肅愍萬歷庚寅改謚忠肅

于公祠墓錄卷五終

文錄

侯方域于謙論　英宗北狩景帝立以于謙爲大司馬已而英宗還退居南宮七年景帝崩南宮返正殺于謙天下惜之曰于謙社稷臣也侯于曰于謙非社稷臣也可謂功臣矣英宗之北狩也社稷無主都城洶洶廷臣已有倡議南遷者其不爲宋之續也幾希矣也先擁英宗入寇是明以靖康紹興之事欺我也于謙爲言曰社稷爲重國有君矣來惟有戰耳也先

大沮乃許英宗還固不在乎急急奉迎矣當是時謙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以大一統之主出狩而歸海內晏然若不知者偉哉于謙社稷再造之功歟然則謂之非社稷臣者何也曰社稷臣非可以功論也不可以福誘不可以禍憺道之所在毅然爭之知則必言言則必盡務納其君於道而後已不從則爭以去就而無戀忍圖度之私焉吾觀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然則英宗居南宮非歟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此非謙所能也卽能之旋立其君而旋廢焉尤非社稷臣所爲也然則吾之所以責謙者何也曰廢太子而立見濟則謙之力所能爭也謙雖位爲大司馬而其權過於相蓋景皇帝幃幄腹心之臣也黃竑之議一萌使謙造膝密陳其不可則景帝亦必徘徊而不敢出而況其率羣臣而折廷諍乎使謙率羣臣羣臣必從何也謙之任遇深而羣臣所恃也乃不聞其有此舉而詔草一傳謙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爲非我發之而我又非秉鈞者天下無以專責之也嗚呼不思其得君行政之何若而欲以名位形迹之際自解免於後亦惑矣謙人傑也逢

焉而不能挽之於道也以爲吾不幸而遭變故輔人之弟而閒放其兄功蓋世而名震主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令不在我也吾特爲景帝特達所拔非有古大臣威望之隆顧託之重隱然必不可動者設一旦拂帝之意吾將置其身於何所乎當是時謙年僅四十餘而景帝甚少苟可以君臣意合輔之一二十年而南宮之事告終則天下無意外之變矣彼易儲者乃其早晚所必不免也以宋太宗所難而以責之景帝過矣謙以爲可不必爭也雖未嘗過其衝而亦未嘗開其隙是其心迹豈不猶在趙中令之上哉七年而

景帝崩謙之所不及料也故曰天下事有出於勢之
必然而道之所不然者則君子爭之爭之非慮其勢
之容或有不然也道之所不在而天理人倫之所不
安也夫上皇之居南宮也廷臣之不得已也天下之
不得已也亦景帝之不得已也卽使周公處之無以
易矣而見濟之立則何以白景帝之非幸其兄而謙
無所挾以爲居功地耶異日謙之得罪也不以易儲
而以金牌召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
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
南宮也明矣又何怪乎石亨徐有貞輩借口以爲奇

貨也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者也社稷臣
者爭道不爭禍福也卽使明哲而全其身於禍福之
閒亦不宜參以禍福之見而況其隱忍而無所於擇
耶雖然謂謙非社稷臣可乎謂之非社稷功而殺之
則不可功成矣無以寵利居焉之謂道惜乎謙未聞
也

毛先舒于太傅論二首　或謂于太傅謙爲景皇帝
所倚信易儲時不能力爭爲失大臣之道斯言也殆
未嘗設身處境而權事理之重輕者也夫事關骨肉
人不及異辭器至大往則難反所以三古而後傳子

爲不易之典也夫太王幽平之際漢高唐肅之時皆
毛裏之親一父之子也然且鬱荆迹遁小弁怨興綺
里衣冠子房爲之紆蛇黃臺瓜蔓鄴侯子焉永歎況
萬歲之後而欲便其君舍子授姪近則子輩趙普之
謀或奉迎于先幾遠則與夷莊公之釁又逆慮於後
日斯固廷論之所弗敢執人臣之所不得參者也且
也犯主之忌所傷益多不惟自速東市之誅或者更
甚南宮之禍所以魚腸剸刃季札因以從之元武喋
血魏徵亡嫌北而良由一家易位異夫他姓之鼎除
也況乎喪君有君天位已定力主此議本發於謙是

以能成回天之功而不蹈渡江之禍者也狼山之役
謙嘗阻駕上皇蹇諫至于蒙塵宗社危焉神靈恫焉
郕王不得已而卽尊位卒能嘉納謙議排去羣疑易
遷爲守易和爲戰大集再造之勳能不歸德新君哉
一以有功而君一以喪位而避在父且無復辟之理
在子豈有承統之勢斯自事理之必然不待智者而
決之也深論其衷原有本末然回鑾之日亟慫奉迎
廢立之舉不與定策謙之心一無避害以規利亦可
謂循道順命較然無私者耳語云國危不事大臣君
老不奉太子此言危疑之迹不可涉也矧謙既著大

勤久握兵權當茲盤錯豈容關口而論者不察大情
苟肆小諒好施苛議不其甚歟或云謙在易儲時當
必有造膝之諫不能得之耳理庸有焉然不必曲爲
之辭也要之以竭忠貞爲心而不計乎一身以安社
稷爲悅而不與人家事如謙者磊磊乎光光乎以謂
國家柱石可也亦何忝於大臣之道哉
或問子以于謙不爭易儲爲無失大臣之道則景皇
是舉爲是耶曰未可非也父有天下傳之子此三代
而後之定法也高皇帝之天下顧景皇應得否耳不
當論儲位之易不易也英宗失位幾危社稷景皇起

而奠安之英宗北狩幾同二帝景皇起而迎復之故
謙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是正統已已以後之天下
固景皇帝之所有也或引宋太宗之失德爲辭此非
也宋之天下太祖創之故必當及子正統之天下祖
宗傳之故不必當及子一也宋祖以全盛之天下歸
弟正統以陷危之天下遺弟二也太宗雖有輔佐之
勞而實乃因兄以成事非如景皇有中興之功回鑾
之力也三也是故宋太宗不當有天下者也景皇宜
有天下者也不當有天下故雖有天下而當返之姪
宜有天下故竟有天下而當傳之子此定論也今小

人有一器兄弟爭之當問兄弟之孰應得也應爲兄
得則將來爲兄子之物應爲弟得則將來爲弟子之
物況神器之重四海之大又非同于一器可攜持提
挈任意狗名而輕相授者也且使景皇不當有天下
則東宮迎入後仍當歸兄何必待姪諭者不察二生
之任讓而反疑兩子之建易豈有十四年天子已就
閒南宮而子猶儼然主鬯者是亦可謂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者也是景皇之廢立原非爲過何責於謙之
不爭也然後世多以易儲爲非者何也英宗復辟憲
宗嗣位故有所嫌忌而多歸惡於景皇其實非也雖

然景皇行事非過而失于徑情則有之上皇之返自
宜固讓景皇不許至屢讓而後封之於藩服俟羣臣
固請乃更立已子爲太子則得矣唐非古矣而讓王
元肅之際兄弟父子猶有文焉此已事也惜乎左右
未有引及此者也

魏禧與毛馳黃論子太傅書　夜挑鐙讀大集歎西
陵才藪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足下而足下諸論識
議卓犖尤不暇指數獨于太傅上下篇援經據史辨
論翻翻陸冰修沈何華皆深然其說竊獨以爲未可

蓋此論關繫兄弟君臣大義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惑於小人然年尙幼沖初無大過而卽位巡邊本遵祖制非遊畋戲豫又非逞疆黷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卽不能師目夷之讓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遊而爲盜所獲弟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弟終據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面而折其獄則以爲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據帝位亦已爲泰廢兄子立已子而足下顧援父傳子之義爲解以明太傅

之不當諫夫身本有天下者傳子是也兄失天下而已百戰以得之者傳子可也卽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已子猶之可也景帝以藩王承乏雖天子蒙塵京師實未破亡其初非有百戰以恢復之其後又非百戰勞心竭力以致迎復坐享天下錮兄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災而重禍之殘忍貪鄙於斯爲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要碎首犯難而爭者蓋義激於中不能自已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并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沒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必爲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遣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爭面折者同若必從爲之說以不諫爲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默希旨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曲護君子固不失爲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旣已爲之又有君子從而許之則小人僉士率樂效尤而中人以下皆被其惑是全一君子爲義甚小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爲君子而反爲小人者甚大也禧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爲同尤不可苟爲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爲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鉤深索隱則附會穿鑿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智之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爲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禧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不罪且教之幸甚

魏際瑞于忠肅論　昔土木之變宗社幾危而復安者子謙力也君子以景帝不讓位及易太子爲謙罪夫此二者盡非謙所能得之於帝者也撤簾之役曹太后以毋傳子韓琦久而後得之漢高帝以子易子張良不能得四皓來而後得之獨奈何以此責謙哉

且夫忠佞無中立之理義利有兩全之術惜乎謙之不知此也當 上皇未歸謙宜密言於景帝曰昔宋高宗不迎其兄萬世罪之高宗非果天資刻薄也亦以欽宗既歸已當遜避耳夫宋之天下親亡子欽而中興於高唐明皇不能以失國之父奪其子而欽能以失國之兄奪其弟耶惜當時無以此言告高宗者臣願陛下誠心迎復不貽天下後世之議則讓之愈堅得之愈固矣及上皇之將歸也謙又宜曰陛下當重禮迎上皇而奉於內宮極尊嚴之隆如宋孝宗於高宗者朔望則率羣臣而朝之庶幾上皇安而陛下之

心順如此則景帝縱懷疑忌而知兄歸之必不可奪吾位奉於內宮而外臣不得交通其亦可以盡吾之忠孝而無所疑矣及夫見濟殂景帝崩則上皇履帝位憲廟正東宮君臣父子兄弟之閒不言而自定亦何有乎奪門迎駕之紛紜以釀成曹石之禍哉李賢他日對上曰景帝不諱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雖欲遜賞以誰爲功豈有招權納賄殺掠降黜之事致千天象賢之言可謂識大體矣惜其出於幽錮南內之後而當日所以處上皇者未善也或曰謙勸景帝迎上皇景帝讓而上皇受則謙如之何曰上皇初至唐家嶺詔避位免羣臣迎及入東安門兄弟相持而哭推遜久乃送上皇南宮當時不以禮迎其遜位之堅如此以禮迎而顧偃然受之乎且夫景帝能以禮迎以禮奉則雖不以禮讓可也

王嗣槐千太傅論五首　土木之難于公謙力持春秋喪君有君之義鎮撫中外宗社奠安公之功在社稷朝野服之天下後世信之方英廟之未復也羣臣屢以奉迎爲請景帝遣使不及奉迎而公獨不言帝立懷獻廢太子爲沂王羣臣有持不可者而公又不言比景帝疾急在朝請建東宮奏改撰字京師競傳金牌符敕召襄王世子人心危疑朝論紛藉公又不言及懷獻薨羣臣疏請復立沂王至遭拷掠以死而

羣臣請奉迎帝意不欲使少保易儲使少保以死諍憲廟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願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不可哀耶商邱侯氏曰千謙可謂功臣非社稷臣也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之力所能爭也而不聞其有此舉以金牌召襄世子雖事之或出於誣而以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

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者也惜乎其未聞道也嗣穜曰嗟乎痛哉此千古忠臣無二之心生平未嘗一語曰之而非人之所及知也若公者乃眞可謂社稷臣矣立長君以安宗社捍外難而故主歸此其功在社稷者人所知而其不勸迎請不爭廢立不汲汲請復舊太子其深識古今之變處人父子兄弟骨肉之間其心隱繫乎社稷而無時或忘者人不得而知也景帝立人謂帝德公而公亦以帝立爲已功者此小人之見也景帝者非公所得而立之者也亦非事勢所迫幸而得立

公必始終以輔之者也英廟北狩人心洶洶多難之日必藉長君不獨太后主之羣臣百姓從而奉之蓋深維乎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以爲此二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急急以安宗社禦外難爲大雖不輔幼主而立長君是二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洞鑒卽天下臣民同心以爲宜然者也公於此而有一毫見功之心私託之念公之去有貞石亨輩也幾何哉公不惟不自以爲功也爲吾輔新立之君當危急存亡之頃萬一敵勢不可支國難猶未已雖一死報國尙無以塞責幸而敵難紓矣故主歸矣雖公之成算有以致之亦若有天幸而非公所能信其必然也公之慮此有何功之可居何名之可邀何爵祿之可戀何禍患之足計也哉可貪何長首長尾之足慮何怨讐禍患之足計也哉伊尹之放太甲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論者徒謂伊尹無私商之心不知所爲伊尹之志者尹以爲我爲太甲之臣而敢於放太甲耶太甲之不得不放是其祖在天之靈以爲不放則商之宗祀必危上體乃祖乃父之心必不欲其狎于不順而敢於放之也此尹之志所以不自白於天下天下皆得而白之故尹不以反太甲爲已功亦不以放太甲爲已罪也夫

尹放其君而奉其祖宗在天之靈以放之則放之而不自以爲罪公立其君而亦奉其祖宗在天之靈以立之雖立之而不自以爲功忠臣之心萬世如一也故公之在景朝雖居樞部視宰相有加也其握柄視公侯勳戚有加也其身槃安危視王文王直胡濛陳循爲何如也此時雖加以上公之爵茅土之封子姓戚屬朋友故舊布列朝堂勢非不可力非不能而公七年之間始終一兵部尙書夫人死不再娶先世室廬推之與弟以王事多故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隨食無兼味逮至公死籍沒而身無餘財然後歎公生

平之視富貴薰灼爲何如而肯以希樂邀寵爲念者耶至於封獄而曰辨之何益臨刑而賦詩灑然然後歎公生平之不惕於禍患不惑於生死必不偷生苟存爲何如者耶故已已之難若以景帝爲公所立卽以帝爲羣臣所立矣則英宗之旋也非天下臣民十四年而奉以爲君者耶雖表請復位而景帝退讓焉亦可也乃羣臣不敢復請而天下不以爲非者英宗以祖宗之社稷幾喪於敵人之手是祖宗之所恫而欲廢者也誰得復請而立之雖羣臣痛哭而出南城之倫以讓國全天倫爲大者此可以責景帝之處心而不可責羣臣之進說也可以令純乎天理之景帝爲之而不可令有一毫人欲之景帝爲之也故羣臣之於英宗以君臣之情論之亦如爲出母而有服以君臣之義論之亦如經不爲親而不可以復奉宗廟者何也夫既已奉景泰爲君而猶沾沾於舊君之說思所以加醴而尊之時觀以親之不獨義所不可徒足起猜嫌戕賊之禍而已亦惟不開猜嫌之釁以相安無事而已侯氏曰以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

升遐之後公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嗟乎南宮之復是有貞臣希功名而行險爲之者也景帝升遐而沂王嗣位者乃宗社大義之所在也沂王天性自感舉天下上之英宗英宗稱太上而不居者宜也英宗居而沂王爲太子羣臣奉英宗爲君者亦大義之所在也公豈於景帝升遐之後急急以迎復英宗爲主者耶此有貞臣之搆而殺之以爲公必不迎而我輩之效忠於主者在此而公卒不辨也公之心爲吾不復英宗非有二心於英宗此列祖在天之靈所鑒而又不可告天下後世之人亦猶尹放太甲雖終不順而不歸尹或不幸而死卒不自言吾非二心於太甲而爲之也此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一也

按庚午七月後敵人來議和廷臣屢言迎請景帝弗善也論者疑公無意於迎復隱忍濡滯而不言嗚呼世徒見英宗之蒙塵也不踰年而卽歸非有懷慈之戮辱徽欽之拘囚公於此時何惜而不一言以勸之不知英宗之旋也敵果憂吾國之無主而歸之耶且敵之情又安知雖抱空質不足以要挾而歸之耶抑可測也吾重之而反得輕急之而反得緩者事勢之必然也景帝一聞迎復之議輒曰當時大位是卿等

要我爲之公不得已解之曰大位已定答使盡禮紓
邊患使此時而急急亦同王直等以迎復爲請則舉
朝大臣皆帝所疑又不止遣使出境時以毋弱國體
一言激變之而冀其不卽反也夫上皇居興慶而肅
宗疑之淵聖在北庭而高宗遲之父子之間猶尙如
此而況兄弟乎是英宗之架入其阻難未起於敵人
而先起於內庭骨肉之地未有不由相激而成者也
且英宗旣陷於北矣其得歸者天幸也不歸而懷愍
之僇辱徽欽之拘囚在我亦無可如何者使此時而
公明以不必急請爲言是使天下臣民忘舊君之蒙

塵而後世刻薄忍心之人得以藉口也使公而亦如
羣臣汲汲以迎復爲請則不獨增帝之猜忌卽所以
迎之請之者以何爲辭耶歲幣耶割地耶以大義相
勸勉耶夫李實之使楊善之行所爲勸以留美名警
以有戰守也先君臣不要一錢歸我君者正以使臣
頻奉敕書以出只言講和不言迎駕也是緩之而適
以急輕之而更以重乃公深維乎古今事變之故動
合機宜又不可明以告人也故在當日遣李實楊善
言請和不言迎駕何言講和不講和則
駕必不可迎者景帝之心是逆折也先
之心是逆折也先若公之心是順導也先之心者二也

太子之廢爲沂王也見濟之立也此何等事而公亦不言者古今事勢不可一轍論也正宜就當日之事勢論之景之初立當國事倥傯之際去英宗無幾時沂王英宗太子也以國賴長君初監國而繼卽眞猶知此位之非我當居則以沂王爲太子勢所不能已也今英宗歸而避南城矣大位不可復搖矣見濟又生未有不挾其得爲之勢而自私其子者也使見濟生景帝猶視沂王如子千秋百歲後傳位與之是大公無我之仁主也苟能如是而爲大公無我之仁主則英宗南旋之日必且遜位而不居何至議迎議復

如恐其兄復取而有之也以議迎議復之時恐其兄之取而有之則知旣正大位之時不欲以天下與姪而與其子是同一不欲議其兄而自取之之心也夫以帝王之尊迫於情所欲爲而不得爲勢必滅裂公議戕殺以逞以遂其情之所欲爲而後止爲人子者爲之後自古云然而濮園之議至追帝號興獻之尊遂入太廟何嘗無大臣持國者王之而卒不聽崇親不免於建成元吉之手建甯肅宗之親子也以輔國之與樹子其情則一也易儲之際廷臣受餌無一力爭者假使羣臣若李侁林聰輩力爭之而帝不顧也卽大臣如王直胡濙輩力爭之而帝不顧也帝所顧畏而視爲行止者惟一公至公力爭以爲不可似不能不爲公屈矣夫以牢不可破之情勢强爲公抑之其能與公相與爲終始乎其能不開一疏斥之嫌隙乎公以此力爭而得罪疏斥以去公亦可告無罪於先皇可有辭以謝天下然公去而沂王能安於靑宮乎見濟退爲藩王而猜嫌不生於其閒乎是公之處此亦不過一給事一御史以言塞責已耳亦不過一倘書一內閣以潔身爲大已耳公於此時有熟思審處而不忍爲者夫亦以新定之邦家又處此骨肉傷心之事吾決然引去安攘大畧數年來手自經理內繫

朝野之望外爲敵人所覬伺而沂王終不能保其不廢見濟不能令其不立亦何貴口舌爭之爭之不得而潔身以自號於天下哉且公卽力爭而不必疏斥以去然以旦夕必欲立之愛子與急切不能廢之沂王鬱鬱於帝之心胸而宮中之猜忌左右之媒孽日起矣世民高祖之親子其有功又高祖所深知也幾不免於建成元吉之手建甯肅宗之親子也以輔國艮娣之讒卒殺之而立廣平人情親父子猶若此況於德昭德芳名爲子而實則姪者乎雖杜后之成命太祖之至仁朝野臣民誰不知之卒搆微釁而致之

死而欲沂王一日安於帝側也能乎否乎夫屈於一時之公語而搆隙以殺之陰毒以死之公雖立於朝亦有無可如何者且强存一必不立之太子而蚤成一不得其死之沂王勢所必出也事所必有也語所不忍聞也心所不能安也公之隱忍於此時而不言爲公乎爲私乎爲沽名乎爲受謗乎爲慮一已之失寵乎爲計國家之所以處骨月乎公卽與人言之言之而終不見信耳且公今日之主持國是者徒以社稷爲重君爲輕之故耳故推長君而奉之英宗歸而不得復其位沂王應輔而故置之皆從二祖列宗而

起也今去土木之難纔三年耳苟帝爲宣宗之子有天下見濟爲宣宗之孫而繼之在景不無慙德天下苟幸無事蒙業而安亦未必非二祖列宗之所不許也且足以保沂王他日不爲德昭德芳之續故公當時雖不言亦曾有纖毫形迹同於趙普者耶公固以吾不幸而處此無可如何之勢甯自居於緘默以聽帝之所欲爲使天下交置喙而責望之而其所全乎宗社之安危骨月之猜嫌舉宋世慘毒不祥之事而消弭之亦二祖列宗所深鑒其苦衷而許之者也此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三也

見濟薨青宮虛無人矣鍾同章懋相繼請復立沂王帝震怒日已暝自臬隙中傳旨繫獄拷掠同死於獄廖莊前此有疏更追論廷杖而幾斃之徵楊集上公書公有不痛惜之者乎顧沂王之廢也雖以懷獻而廢之實爲沂王之宜立而廢之也沂王者是繼英宗而爲天子不徒繼景帝而宜爲太子者也帝之急急廢沂王正惡其應立而廢之是一廢而必不欲其復立者也見濟薨沂王宜復立是帝之所深疾而惡聞者也帝之所欲傳者已子耳見濟雖死帝富於春秋豈遂無子而必以沂王爲子沂王以應立而廢之以

立已子已子死沂王又以應立而立之使帝他日有子又以立已子而再廢應立之沂王帝雖愚亦知天下必無此情理矣故凡言沂王應立者必死凡言太子死沂王益宜立者必死凡以爲吾有天下必傳吾子地也沂王是一廢而不可復立之王也吾子雖死必有待而生公雖百口何足以爭之沂王爭之難而繼爲已廢之沂王爭之尤難何者帝既已去應立之太子而以已子居之矣此位終爲吾子之位虛之猶日夜不自安況又有起而居之者乎必以太子之位居沂王不足以存沂王而適足以

殺沂王視初廢立時情無異而勢加迫也公固景帝所倚爲重輕者也一爭之帝必以爲他人屬意沂王公亦豈意沂王耶則是沂王之終必繼我而有天下焉必也我雖有子或幼且弱卒有不諱不得越沂王而有天下焉必也公於此一顧沂王而爭之則沂王之爲德昭其禍尤速而見清見溫之爲德芳其禍亦猶是也公惟知爭之不能得而與沂王若不相關焉者以安沂王又若以見濟死自必待帝更生子以爲太子與沂王若無與焉者以安沂王此其意公亦惟自知之而自信之耳入徒見景帝越三四年卒無子不惟無子又殂落也以爲當懷獻之死既不請立沂王於前及帝病且死又不急請立沂王於後使南城之舉無有爲之者帝死而儲嗣不立其所關於天下之大計爲如何耶夫帝之有疾也外庭雖惶惶帝不自以爲必死也即在廷諸臣亦不謂帝之必不起也帝覽建儲之奏而曰待十七日視朝議之則是帝未嘗以已爲必死而肯以沂王爲嗣也故王文肅鉞之徒有不主立沂王之言而公若不與聞也者陳循蕭維楨之徒更建字爲擇字而公亦若不與聞也者公固以上疾苟起十七日視朝則上之必不立沂王可

不幸而不允其請帝卒然以殞沂王即不立於顧命之日而立於襲位之辰豈有異耶若有貞輩小人行險之所爲豈公之所及料哉他日李賢對英宗曰景帝不諱陛下自宜復位何用奪爲是公即不迎英宗於南城而立太子於沂邸本理勢之自然與復立英宗何以異耶此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四也

或者乃有金牌符敕召襄王世子之說此豈景帝意所欲爲耶夫帝非晉厲之主也其廢沂王不過爲已子耳以沂王視已子則已子親以襄王之子視沂王則沂王親而謂帝肯爲此不近情之事耶或曰內閣

王文與太監王誠謀之必謂沂王廢文等未嘗力爭沂王立而文等無利焉未可知也夫國家廢立之事爲何等事而爲王文與一內官獨謀之耶是必陳循蕭鎡江淵俞士悅商輅王偉共聞之者也此諸臣者非老成循謹之人卽才識超越之輩而非僉邪姦險之小人也慮沂王一旦襲位而爲此謀自必於景帝彌留之際矯其旨而爲之當是時帝疾雖甚非潰亂無知也王文等謀於正月十四日之前而帝之崩也在二月十九日經一月有餘而帝始死其間南宮復位遷入西內英宗倘以帝儉粥爲喜則當時王文等

又安能懸揣帝必死於數日之內汲汲矯旨而爲之且金牌敕符必豫爲區處置於何所幸帝卒然死而爲之耶如其不然則此種形迹已不能掩於景帝病愈之日而窮治之況能掩於南宮卽位刑獄推鞫之日乎且王文等雖愚亦不出此最下之策也沂王是景帝一人所欲廢而在廷諸臣無與焉者也豈不知見濟之死朝臣言及復位刑戮慘毒加此耶文等卽慮禍一旦欲以天下所屬望之人取天下所不與之襲世子矯旨而奪之其謀事不順而設心至險以文等平日之所爲觀之未有悖繆若斯之甚者也且襲

王膺嗇賢王也廊王監國時再表請立沂王忠言懇至又爲景帝叔父其子則帝弟也以弟繼兄爲不順而王又賢明文等卽以非常富貴動之使王慮朝廷一旦有變而卻不就安保事不敗露而文等小人行險之名終其身不免矣況景帝沒而有成命文等率羣臣而奉沂王爲君沂王知文等當日之迫於其主今以至公奉我而文等之心白矣景帝沒而無成命文等率羣臣而請於沂邸沂王之德文等者當何如又奚暇以怨則文等之自解於沂王如此而已足矣況景帝疾旣合詞請建太子於前十七日視朝又合

詞請立舊太子於後耳目彰彰亦何可掩且文等皆屢朝之大臣沂王年纔十二亦未嘗樹立私人於左右文等卽不悅於沂王亦非必有殺身滅族之禍迫其軀而爲此拂人心悖公論之事況文等之駢戮於市乃有貞搆而殺之以顯其奪門之功耳若沂王卽不善之不過止於罷遣不用已耳而謂文等肯造此謀也必不然矣觀張軏語有貞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有貞卽對英宗曰若不置謙等於死則今日之事爲無名然則文等之不主迎復南宮有貞輩可借以杜口而金牌外藩之事何難傅會而殺之此可不問

而知其必然耳或以王文陳循請立東宮而不明言
沂王蕭鎡曰既退矣何可復進蕭維楨又改建爲擇
非不主於立沂王之明驗耶曰此其情尤易曉耳凡
文等爲此言者徒畏景帝平日之不欲立沂王爲此
鵠突之詞冀免觸冒焉耳非利沂王之不立而更冀
他有所立也觀十七日之合詞而請立舊東宮則其
無他可知矣若公之於沂王又非文等可同年而語
也沂王年雖幼其爲有知無知不可知然未有不知
公固景帝腹心倚重之一人也廢立不言請復不言
帝疾幾死公終不力言沂王立而讒言入之未有不

中傷乎公文等其末焉者也此高氏侯氏以公爲慮
禍獨深而金牌敕符之事未必非公所與聞者耶嗟
乎公歷官數十年年已六十讀書明大義其所閱於
古今變故者至深且熟公以帝疾起而有子有子而
吾事之固也帝一旦不諱而無子無子而沂王立不
明吾心而必吾罪亦何至如有貞石亨必藉口以殺
吾爲解卽事出意外必欲殺公公必不於禍患之閒
而思所以避之也苟思所以避之則未有不爲趙中
令之謀惜其身以逢其君尤未有不爲趙中令之謀
而公七年之閒曾無一語及沂王者則其心豈不昭

昭如揭日月而行也哉且自古人臣處國家變雖亦
未必盡以一死處之若公所處之勢則無時無事不
以一死予之者也以公之處英宗論之公不以公之
處英宗者處英宗而直以二祖列宗處英宗者處之
公可以對二祖列宗而無愧焉耳而欲英宗以二祖
列宗所深鑒乎公者而亦鑒公之心不能也有天下
而承襲之事非若士庶人一家之事也杜太后以庶
民之家事行之不可以終日公惟以宗社有主卽何
論景帝之子英宗之子吾竭股肱事之以對二祖列
宗而無愧而欲沂王亦如二祖列宗所深鑒於公者
而鑒公不能也沂王立不必殺公英宗出南城亦不
必殺公苟沂王英宗必殺公公雖見殺終不自明公
亦不能自明也公嘗曰于某一腔熱血不知灑向何
所公在景帝隆眷之日十世猶將宥之而其語悲痛
若此豈非處嫌疑怨謗之地值忠不見諒信而見疑
之日惟以一死付之而無所於惜者哉然則公於此
時曷不爲明哲之士引身而退耶此又以公之見殺
於西市而追惜之也公之死非死於英宗沂王而死
於有貞等之搆而殺之也英宗殺公之日猶曰于謙
曾有功於國憲廟初立追官致祭亦曰先帝已知其

枉朕心實憐其忠公不必死於英宗沂王之手猶以一腔熱血付之其肯汲汲謀自安之計而謂金牌敕符亦與聞之者耶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五也然則謂公七年之間一心以事景景享國長久而傳其子孫爲公之所甚願則公之所不辭也夫一心以事景則不能復及英宗可知享國久而傳其子孫則不能復爲沂王計可知也獨是一心於景則必有所希寵於景而公平日所希寵於景者果安在耶此非觀公七年之間居偪輔之地而起居服食一無所繫於懷亦不得而知之也一心於景則必有所繫於懷而非有所嫌於英宗沂王也使有所嫌於英宗沂王則必有畏禍避難計深慮遠其不使帝釀成弒兄弒姪之過者幾希覩七年來所以使南城無決裂之憂而沂王一如在深宮之中則必不惜一死而同趙中令之謀沂王之立英宗之出南城又皆景帝不諱時公所坦然而處之者也此非觀其從容就戮一無置辨其處死生患難而無所於苟亦不得而知也若公者眞所爲秉道嫉邪行權達變不以爵賞富貴動其心不以死亡禍患易其念惟以安國家延宗祀外禦强敵內弭家難洵哉其爲古之社稷臣矣而侯氏專

以不爭易儲責之且曰君子之事君務引以當道此雖防世之論獨不聞君子之於人國與外難而不與內難豈非人情父子兄弟骨肉之間有世變愈急不可執一義而口舌爭之者乎亦惟通乎情之所近不使決而裂之以成莫大之戕傷斯已矣且古之大臣若伊尹周公乃世臣宗老非公之所能及也公當已已之變猶可以伊尹之志專斷行之而當景帝元二年之後有不可以周公之於成王責之望之者勢有不同而又不可以尋常之大臣爭是非明進退者處之公之所爲極難耳奈何徒執聞道之說遂欲沒千古忠貞無二之苦心耶使公而未聞道也則夫奉一君以卻一君而天下不以爲不義是豈不聞道者之所能爲也哉

陸次雲于忠肅論　于忠肅之爲社稷臣天下後世所其許也或以其不諫易儲一事不可以社稷臣稱之者不知君子用心者也夫有明之天下乃太祖成祖之天下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英宗輕信王振變生土木宗社幾危於二祖爲有罪景帝代立用忠肅之策撥亂返治得歸故君於二祖爲有功景帝既已立矣南宮遜避英宗自宜爾也或謂英宗固有罪矣

太子見深何罪之有而見黜也余謂太子之廢勢也欲太子之不廢必景帝能歸位於英宗斯英宗得傳之於太子然景帝而堯舜則可是非堯舜自必不能而南宮之門且加鋼矣南宮之垣且加崇矣南宮之樹且盡伐矣嫌隙已成子居青禁父鎖高牆太子於此將父景帝而遂忘英宗乎將不忘英宗何以處兩父之下乎骨肉之際猜忌必生非太子圖景帝必景帝殺太子賢如宋太宗尙不能善全德昭況見深又非德昭比乎金英太子生日之對諷擬魏徵而帝意不改其不可以口舌爭明矣所以不諫易儲者其欲

保全太子之意甚深非庸庸所及見也或謂景帝雖不可諫矣爲大臣者不得於君亦宜引退晏然在位何以爲心余謂忠肅社稷臣也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誠有見於有明之天下乃太祖成祖之天下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宗社幾危方撥亂而返之治天下繫命恃此一身因易儲一事悻悻而去有釁可乘則內外之亂交作二祖之天下安知不復危如前日乎其不去者爲社稷非爲身謀也至於景帝旋崩忽焉復辟忠臣遇難此造化小兒苦無定據而爲此者非忠肅之所應得也易儲之事責之景帝則可何深求忠肅哉社稷臣之稱雖一夫鄙見欲爲奪之而天下後世自共許也

陳祖范于謙論　睿帝之陷虜也當國大臣援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援景帝而立之以示於虜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已有君矣羣臣輯睦疆場有備寇來則堅壁清野以待當是之時虜雖欲挾睿帝爲奇貨索金帛輸歲幣議割地如金源故事而不可得則必相與計曰殺之則重怨而深仇留之止天山一匹夫耳不如歸之歸而復立必德我我可因以爲利卽不立亦足離貳其君臣之心使彼自生內釁而吾乃乘

之於外且晉懷愍宋徽欽無得歸者而今獨歸之義聲動千古矣斯亦制中國之一奇也於是決然歸之嗚呼人第見睿宗之歸適有天幸意高帝之餘威燀赫尙可慴强胡之膽而有所不敢逞而不知枋臣之艱難幹濟赤手搘拄爲已勤矣非于忠肅之力歟事固有以輕之者重之以緩之者急之者吾以君父見覆之故卑詞屈膝號咷涕泣而祈請焉彼愈得挾重以要我而君亦愈不可返南宋之已事可見矣今惟不然睿帝之所以亟返也此古大臣濟變之略而有合于聖人之權者哉然吾謂爲于公者尤難

處於睿帝既返之後耳睿帝雖誤任小人以致喪師辱國然非遊畋荒淫如夏太康唐明皇比厥亦一時事勢不得不然今而遂據爲已有則是爲也乃

人臣子者幸其君父有難而已得之安知不禱祀其必勿復返而已可安然有之也其不至於出兵以拒之境上者幾何哉爲景帝者宜告於兄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吾立乎此攝也吾退居藩邸耳而睿帝則曰吾雖歸辱社稷矣汝其終爲之兄弟相讓至於數四而睿帝終不肯立景帝終不得請則告廟受終有大事咨而後行家人宴見外歲時率百官朝見於南宮約千秋萬歲後傳之兄子而已子無與焉如是則天理正人心安矣子公既已定大難於前亟宜明大義於後爭之力則景帝必疑其有二心焉而黜之罪之幸則奉身而退不幸而陷於大戮然而公之心事愈光明而學術愈純粹矣嗚呼以于公之賢豈其見不及此然未免有依回重難之意以故隱忍而不得發剔致身死於復辟之年于此見處人家人父子之間尤難於禦敵國外患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公固未足以及之也然而卑餘財非所謂安社稷臣乎哉

方苞于忠肅公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傳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艮死孝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竊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强家奪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竊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國人犖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

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能力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忍於醜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趙信國于忠肅公不諫景帝易姪儲位論　谷霖蒼

先生明記事本末內有云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於東宮易位之辰處人骨肉自古其難漢留唐鄴所由擅美千載也諸語噫何見之偏而議之刻耶茲姑不論景帝易姪立子之是非但論景帝之正位當與否英宗之復辟應與否則

其間是非大定矣于古大義君爲輕社稷爲重良以社稷者祖業之興亡臣民之生死繫焉故謀安社稷者惟各當其經權原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英宗昏劣特甚他姑置之即於其宦豎王振始則寵信漸則懼怯繼則橫縱終則被陷喪辱其爲天地祖宗臣民之罪人安容置喙幸天實佑罔使振陷君以自陷假手樊忠爲天下捶殺此賊設土木不陷英宗且任其不軌斷勿加誅蓋即於其如此被陷後僥倖復辟尙思念不置刻木像形賜葬旌忠者思之可知自必久據朝綱搏英宗於股掌彈指篡弒豈若後之曹吉祥叔姪勢力不支而自敗則英宗於彼時反必不得如也先虎穴賴忠肅之良謨猶能倖脫而覆巢之下皇儲早不可問又何待景帝易儲尙不失沂王之位乎且英宗輕妄喜功性固有之嗣位初即爲振誘閱武將臺有識者久有以窺之當也先入寇禍猶未烈一時賢俊如忠肅郭登朱謙石亨諸俊濟濟趙趙驅之餘裕乃實欲自逞其遊獵之心而名以親征爲詞耳但觀其被陷後見李實泣云朕非爲遊畋而出一語不勒而供欲蓋彌彰也然即以親征爲論舅不念祖宗成憲凡守土之官封疆一失出師之將軍機一失罪俱不貰英宗既稟祖宗之靈而親征敗則當遵祖宗之法而引咎矣故英宗得以生入玉門保首領於南宮已爲厚幸即又觀其泣語李實云儻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諸語已悲其負罪求生之慘也又何堪覩然人而奪門復辟以天順二字飾一時之聽聞欺萬世之公論哉景帝爲宣宗親子奉太后特命又忠肅暨諸大臣力請以社稷爲重人心洶洶必得長君繼一統之大位理萬機之要務安四海之驚危使居奇之婪寇不寒而冰蒙塵之難兄不速而歸踐祚中興名正言順權以濟經何其當也豈爲

輒應避者比耶然亦非宋公子目夷之必應迎父者比蓋宋直楚曲雖執非辱豈英宗遊畋被執者可同日而道且忠肅之更立景帝者亦卽目夷守國楚以襄公酋難宋人忍痛矯詞而答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一語冰楚心而反獲速歸襄公之故智同明驗也歟然則英宗之罪案既定景帝之正位既當父傳子受誰曰不宜而或則曰英宗爲天地祖宗臣民之罪人固不應復辟而已立之皇儲嫡孫猶子何忍廢更致蹈宋太宗之故轍乎嗟嗟殊不思帝位自家天下後父于嫡傳一本兄弟尙多屠戮叔姪之閒更易紛爭建文正位燕王攘奪迺祖明鑒事誠不遠且叔若有子無故而欲其傳姪者古亦罕聞叔卽甘於傳姪者叔伯之子若孫非彼此大賢必不能相安善保其不至禍起蕭牆而社稷傾覆生民塗炭也幾希景帝之心亦多爲祖宗大業杜釁起見權亦卽經也惟宋太宗之於德昭則又不可一例而論蓋宋之社稷藝祖開基原應傳子以藝祖至孝遵母命而傳弟德昭之父非英宗之負罪可比況兄傳弟叔傳姪母命森如背母不孝負兄不悌必置姪於死不慈總乃倜罪於天不忠豈可再誤普實爲忠肅罪人也以是而更知景帝之心又不特爲社稷生靈起見或亦保姪王位冀得毋負其兄之意也歟然則景帝之易儲既無不當是非已定又安得以忠肅不諫致惜哉所惜者景帝不以正大之謨久長之慮昭告臣民乃始則賜廷臣以金銀繼則以背君殺姪逆變黃玹飾罪逃誅之請詔集廷議爲不當耳故忠肅暨吏部王直相顧聒懦儻果見深不應廢見濟不應立忠肅自必泣血痛諫以忠景帝者忠見深死天順者死景帝豈特聒愕而已則是忠肅之於景帝兄弟叔姪間經權各當始終無一毫私意也明矣又安得以如此之

精忠大義爲有媿於漢留唐鄴也哉

欽善子太傅論　太傅再造明社大節猶出入文人之口侯魏以易儲爲非毛袁以易儲爲是而是非功罪皆於太傅一人斷之善竊以侯魏之說苛人以理而不揆事勢毛袁之說得事勢矣而不甚撰於理大臣之諫與小臣之諫不同必求濟事非止自申其直而已太傅大臣也處人父子兄弟神器絕竊之交非諍常諷喻所能入設太傅所爲與鍾同章綸同則景帝勉而聽者十之一太子猶未可知也默不聽者十之九不聽則諍諍則怫怫則太傅解兵柄避位避位

則石徐讎用事益專當其時京師乍定脫脫不花犯遼東不樂犯陝西葉宗留亂浙鄧茂七亂閩黃蕭養亂廣降人初遣臨淸未鎭獨石未城使亨輩爲之變不自內必自外矣何有於太子哉太傅之身所任重所履危所務大所責急故不諫也夫太傅之不諫亦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也何足以累太傅而論者乃曰見深固當廢見濟固當立太傅固不當諫也夫見深當廢何如不立既立矣監國卽位之日何不先廢不先廢於卽位之日者名理固有所不順也不順不敢爲位未固也三年之中處心積慮一旦發之廷臣會

意唯唯署名夫其所以唯唯者苟曰不可惡名有二一曰植恩求後福一曰懷二心以事其君是二惡名者無問文達文毅不敢當卽忠肅固敢當哉懷獻靑宮未周一歲蓋自甲午降冊以來未有諫者同綸之諫亦止請復立沂王爲太子同綸不畏其死而不爭之於太子未廢亦以惡名之不敢當也雖然諫弗廢太子止以觸景帝之怒太傅猶或能借人心以默沮之請復立太子益以傷景帝之心雖百太傅不能使之聽矣英宗之將歸也寄景帝書曰君位之事另再

兩不克讓雖古聖爲之臣不能無後患矣太傅誠諫太子誠不廢奪門之禍誰謂其必無哉不廢太子而有奪門之禍握兵之子太傅亦不能免後世之竊竊也嗚呼春秋微義惟夫子當之矣議古人愼之哉

錢塘丁丙輯

文錄

李賓于公奏議序　皇朝汎埽胡元篡厥中夏民物幾百年不知兵正統末醜虜猾突統幕棄師而西南獠夷亦陸梁爲患時不有經國大臣屹然足以秉大猷繫衆志曷所底定若少保兵部尚書于公謙者固其人哉公才識宏達練習舊章奮其激發之衷于樞務叢委之閒每朝下得四方警報衆庶陳言文記沓至剖析如流凡某可將某可攻某可守某城可軍某軍可調某人言可用不可一日或上四五疏一疏或數千言無不審固精詳算無遺策郎吏罷于繕寫兵民上下覩公起居以爲命公處之裕然若無有卒之夷虜頓顙疆土廓清雖宗社之祚無疆而帷幄之籌公則多矣是以雖晚罹讒慝而跡彌彰寶不敏辱知爲深閒得其一時奏議凡若干篇于今兵部尚書項公忠所而敬讀之深歎國史收入有限倘牒散軼無幾而登對密勿之言又外人所不及知遂恐後世無以稽公勤力朝廷懇至如此緝取所得諸篇正譌詮次之曰寓誠章奏隨事就規終能成撥亂反正之功者惟陸宣公贊迄今耿耿有餘烈焉公所遭與宣公適相類而事勢之難易功力之小大識者當能辨之乃或有以案牘委瑣辭采弗逮疵公者亦淺之乎知公矣昔人稱宣公書生不知兵而遙制閫外其不失事機幸也非與夫兵政事之一周稱文武吉甫仲尼之門則仲由冉求之能事公之才識施無不可而于此固以濟一時之急耳茲集既行後之人可因是而通夷夏之情熟山川道路之險易審

餽餉戎馬調發之宜不必遠探隆古之規而皆的然如指諸掌邦政之舉允有攸賴又豈徒以濟一時而已哉僭敘篇首以俟知者成化丙申夏六月

王紳重刊少保于公奏議序　嘗聞天之所興與以治人是故成周之興則姬旦召奭炯其治方叔召虎濟其艱國朝之興則中山岐陽翊其運肅愍于公輯其芬皆値氣運隆興國祚方永篤生異人爲之輔佐非天其孰爲之而亦知命世之才非可數數見也子惟稽古尙友賢肅愍于公之爲人承命按部浙下謁其祠低回而不能去索其書三復之曰茲天人也非

古所謂安社稷爲悅者乎聖門靳于稱仁獨再許管仲以尊周攘夷之功大也土木之變醜虜陸梁鯨奔豕突燎原之勢亦孔棘矣而肅愍公實運籌決戰砥柱不移摧陷大敵中夏底甯豈非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乎至於乾樞轉軫機務盤錯公親扶紫極推旋日轂獨運在心任大遺艱雖貲育猶將狼顧失措而公以道御氣神守自若嗚呼茲非天之所生關盛衰之運者乎抑其心事明白如日月皎然方之敬仲又爲見伊呂而失薦曹者公亦何修而得此乎語曰無欲之臣可語王佐諸葛武侯百代偉人亦得養心

之助傳稱公不御綺麗强年失配周旋一僕賜物外無餘資爲蓋養定則神清氣固鬱積磅礴爲光華亦固然耳公奏牘十卷誠經世偉議夫學古固類按圖索驥然昔稱讀書可裨神志神而明之亦存其人耳而況昭賢勵後道揚風勸又按部之職守也是帙舊本失傳且多散逸屬杭郡陳守仕賢計資鳩工刊輯書成而敘其槩如左云嘉靖辛丑仲冬

葉向高于公奏議序　正統己巳之際蓋宇宙一大變也翠華狩而金甌晏如國體彌尊辰樞再奠亦古及公者彼誠有所挾持非偶而已也公之言論丰采其大者已見于史書惟奏議之文史不能盡收令其

遷之議而忠肅于公以一貳卿奮然當禍變之衝獨任天下之重力排邪說尊立景皇虜以數十萬衆躪郊關窺廬鳴鏑環向于都城公從容指麾擊卻之自此知中國之不可犯稽首悔罪奉六龍以歸皇祚之所以長鞏萬萬世未艾者皆公力也公之臨危決策似寇忠愍而時勢之難不啻十倍其所當之變似李忠定而雄謀勁氣殆稍過之忠定不能挽宋轍之南忠愍以戰始以和終欲爲宋畫數百年無事之策而終不遂雖其遭逢委寄不能及公然忠愍歷官所至多有侈聲而忠定輕聽姚平仲言促戰以取敗遂使

人主不能自堅而持異議者得脅而動之一蹶而不復振矣公自筮仕爲御史爲中丞剔至莞樞當軸一意奉公絕無聲色綺麗之好身沒之後囊橐蕭然英皇爲之歎息至于命將治兵運奇制虜算無遺策以也先之勁藉累勝之鋒挾萬乘以爲重竟不能動中國之分毫穆清之上倚公而安恬然若不知有虜其餘威遺烈即數世而後猶能使黠酋解辮稱臣受我戎索蓋上下千年間人臣蒙危難安社稷之功未有及公者彼誠有所挾持非偶而已也公之言論丰采其大者已見于史書惟奏議之文史不能盡收令其

時所爲持危定傾匡濟之謨謀後世不得盡見少保
温陽李公嘗得其遺草于大司馬項公家詮次而傳
之歲月既久字畫漫漶客部吳君立甫倡從公署架
中檢得舊本復徧披他牘增益其所未備共若干卷
與其鄉之搢紳共付之梓來請余一言余嘗慨年來
章疏誕謾繁猥浮淫無當甚失人臣告君之義今讀
公奏議指事陳詞明白曉暢質毋漫甯經無支使
人主見之洞然得其顛末曲折之詳而劃然明于利
害得失之故言必聽計必行是亦納牖之準繩而投
艱之舟筏也其最難者趙充國老將也猶言兵勢國

之大事當至金城圖上方略公一孱書生耳身不出
國門而南征北伐凡有陳奏無不曲中機宜卽悍弁
猾帥如石亨楊洪輩皆俛而受公之鞭箠無敢越軼
此非天佑國家篤生偉人以維世運安有此哉或者
惜公處易儲之時不能苦諫以來後日之讒口余意
公當日必有造膝之陳伏蒲之爭不敢筆之于書而
世遂無能明者諸葛武侯與先主魚水之歡而不能
止其伐吳之行世亦以此爲武侯恨嗟夫人臣之力
有所不得于君蒙疑議而不恤者千古皆然於公又
何憾焉公故易名肅愍今天子追惟公功採言者議

爲祠祀公于都城更其謚爲忠肅夫岳武穆之更忠
武也世不言忠武而言武穆以其人不待謚而重耳
有如公之勳烈卽肅愍忠肅何所重輕然而天于之
褒公深矣是可爲礪世而勸忠者法也余嘗過公祠
下徘徊有感故因敘其奏議而併及之

夏時正于節菴先生存稿序　賢才之生而用之也
世際和平則作穆迓衡之績熙運屯顛危則弘濟艱
難之勳建挺特前軌標表一時從會遭逢與時偕來
若宰之冥冥者有意斯人故其出也不先不後周於
用也無所不足而有所假之人存焉天下有所倚沒

焉思之不能忘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寶詩曰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眞有以
哉少保于節菴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爲文雲
行水涌不知止極人莫不以是稱公而公則卓以古
功業自期待若不屑也二十登科三十顯陟鄉侍報
之命巡撫河南山西兩藩於時國家承平百年四方
無虞公因鎖以簡靜振挈綱維以行賞罰官吏守職
民輯以和如是者一十八年既庶且富至于今相恬
于樂生興事之餘公之功也公歸朝不二年偶步之
艱邊輿北狩虜人乘我衅鉦寇犯京師方是時內無

制廷之虞外無蚍蟻之援人心震惶將士畏懾建議
者紛紛多奇衺干正敵且欲襲亡 金之所以弊宋者
弊我公皆不聽宗社生靈岌岌乎其危繫公一身而
公亦以身當不讓忠謀於心而人不疑義形於言而
人感奮數日攻守具完乃用身先戎行一鼓殄敵前
驅宼褫魄夜遁城以無事公之功盛矣當敵之遁而
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以雪恥稍失之
則所損爲多況所全者又有大于此者乎彼豈無有
人心甯冥然無所覺乎既而皇天悔禍翠華南舉二
聖重懽萬眾欣忭之心於是而益明故識者論公之

功成此爲難不亦尤盛已乎公則如未嘗有也方以
天下未治爲憂言之輒見於色秉正持公門不容謁
請託蹤銷屏贓污抑奔競賢是舉而勞不遺仁雖溥
而詘必行加是者蚤夜皇皇加不暇給亦將求所謂
奮庸熙載以成一日之治而不能者數也亦天也公
持身甚嚴平居惡衣菲食不問家之有無先業在故
鄉者盡讓與弟自買宮一區不異民廛封君董夫人
下無腴妾之奉夫人沒公纔年四十之年不再娶頎
家僮一人自隨棲之直廬人不堪之公裕如也孟子
曰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蓋
內有所重而於外也自輕彼其欲有所立而乃盡於
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旦暮營不休視公果何
如哉故今沒已久而人思之久不忘上而朝廷內而
士夫遠而小民其事不同而思之則同夫朝廷思之
士夫思之小民思之宜也何至素爲公所厭棄如彼
愎人鄙夫而亦思之豈聲音笑貌之可爲哉中庸曰
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斯之謂也竊嘗因之有以知公
文章不爲無用空言事君不爲黨援惟以忠誠自信
政之有益國家爲之無顧慮用能翼際昌辰難靖一

時信乎有冥冥者宰之故公之所以不負所學乃所
心所見僅一二耳痛惟家難散落不存其所存者公
嗣子景瞻君冕得之四方傳錄閒屬時正正字之譌
時正藐焉末學念昔忝竊郎曹蒙公不屑教誨得之
語言威儀多矣此心未嘗敢忘顧于咳唾餘芬乃敢
以淺薄自嫌自外哉故用受而讀之正其一二而復
僭評數語公才高氣完而學又足用故語皆自胸次
流出如春陽回達而萬物自輝山川出雲而動含澤
物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紫騮不羈蹀躞九衢嘶風靈

影志千里也而思親戀闕憂人及物眷眷不忘溢之言表公忠誠有素可見而傳可不朽矣惟公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名聞四海下至愚夫愚婦皆能知之而其詳載國史四方欲見不可得也故於公存稿畧摭其槩附之首簡俾知體鉅而發必洪源深而流自長有非啁吟佔俾者之工於一藝以爲名也

于冕先少保存稿跋　先少保尚書平生所作詩文惟巡撫梁晉時爲多迨歸兵部適罹勋勤之秋也雖日不暇給而猶不廢揮灑然亦罕矣不幸姦讒搆難原燎烈烈片隻不遺痛可言哉越至天順甲申恭遇

聖明嗣統明年改元聖政惟新渥恩汪濊漏澤九京沈冤昭雪不肖孤亦得効犬馬馳驅轅下亟訪舊稿無得僅於士林得鈔錄者計若干首如梁晉所作得之都憲無錫楊公今南昌二守同邑夏世芳兵部所作得之少宰崑山葉文莊公今祠部主事表弟董序近於鄉曲之家又得公進士御史時所作若晝魚葡萄諸詩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嗚呼痛哉然以屢經展誦豈勝痛憤之極嗚呼天地無終窮此痛曷終窮哉惟先公德行政事之大載之國史著之人心千載俟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初吉孤子于冕識

一日也此其支餘然亦不可不傳故用謹刻諸梓若簡帶于公全集序　公之文始行邪世固有身在而天假之以年當極按纂以爲續稿泣血再拜謹書以文已傳沒則泯亦有沒而後傳弗久遂滅者矣公去是幾何年去世又幾何年而其文始行也邪蓋人之傳以文而文之傳亦以人文而匪人雖工弗傳也雖傳弗遠也可傳矣遠矣而即不之傳顯晦遲速固自有時若夫感而後興契而後發則存乎其人焉耳亦敷也公自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蚤登甲科涉膴仕歷中外更四朝歷十餘載其磊落之才宏博之學著而爲功業者天奇月白匪徒文也發而爲文章者雲行水湧又匪徒人也況一出十八年澤之施於汴爲最久文之作於汴爲最多久則感深多則習遍文之傳宜速也何于茲六紀餘夫然後哀而集梓而行必始于大巡舜江陳于而成于督學定齋王子之手者豈人文感習固然邪是必有心感神契之妙不可知不容已者在焉否則散落如故其不終爲積壁

敝篋物者幾希斯不亦存乎人矣乎斯不亦存乎數矣乎噫尼而後泰公之數則然也獨文乎哉雖然久而後傳則其傳也必久此又將然之數所不容爽者其視傳雖速而旋復泯滅與形俱化者相去遠近又可知矣抑獨今乎哉茲嘉集之就而樂公之文得行姑敘此引諸首用誌歲月云余固非能傳公之文者也嘉靖丁亥夏六月既望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河南山西道監察御史新喻一溪簡霄謹書于大梁行臺之清風亭

孫昌裔于公文集敘　昌裔守杭時每尙論其土之

先賢北望紫雲松柏北指者宋忠武岳鄂王墓耶回瞻南阜豌蜒鬱蔥碧血儼如登其堂不寒而栗則少保于忠肅公祠也嗟乎邊疆多事東夷一小醜廟堂主樞父老涕洟爭來談說其軼事爲之愾然顧今之爲宵旰者數年人人無不扼腕思起忠武秉鉞而公時亦非公之時比也奴即跳梁其桀驁未至如也先東隅蹙國二千里虜騎猶未薄城下也雖蜀有變黔有貴竹之苗楚之猺獞齊魯一二不逞盜兵潢池似猶遜往日之鄧之葉之黃之犇連數省也公隨事指畫輒亂輒定如不經意若夫塵蒙氛偪排遷主戰如斯大事今有一于此乎公持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而虜不得挾以爲餌設伏用火攻而胡馬不敢久牧叩庭慟哭而金甌不至如南宋劾許貴而邊將無人敢不言戰公雖主中樞而盈庭大疑大政黃髮拱手一聽決于公纔起雲湧公口斷手裁左畫右擘每有餘閒嘗口授章奏兩吏夾書手指爲痛公之才眞天授也其尤不可及者在識定而任堅公之功以識而成公之禍以任而種歟說者謂南之錮東之易不無少委蛇是亦有難言者景皇帝之知公眞同魚水廓清再造之勳臣何有焉公自以肺

腑重臣不欲得之于口舌而冀默回之于不見不聞觀其議和不懌而從容以對兼二俸而再疏控辭意可知已至上非不省而重難返君臣之際亦將奈之何嗟乎公不可作矣今集與國史並傳按方治病豈無可施用于今者考公行事大畧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今日三者如何也不可師其意而覈實行之乎土木之難公議文武俱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得濫卹不可用之以定功罪乎選京軍十五萬爲十大營健將領之不可用之以壯聲勢乎兵營郊外徙流民城內不可用之以守山海乎精兵出龍門關奪獨石

八城不可用之以復遼廣乎計擒喜甯小田兒行閒不可用之以縛叛人乎雖然今亦有不敢望公者公受知三楊用于方富之年景皇帝攝政時已心器公定馬順變卽位以來虛已委聽知無不爲爲無不盡片言尺楮捷于風雨羣盜强虜咋措于萬里之外卽宵人如有貞吉祥輩能鈎奇以殺公之身而當其任事不聞一關公之口擊公之肘是公雖抱冤千古而生前固已愉快勝任矣此則公之遭而今人之所以難也昌裔于役公里思執鞭而不可得乃得公奏議詩文共若干卷并舊所刻旌忠錄合而梓之俾私淑

公者咸復得覩其全而論其世焉時天啟辛酉李之藻于公文集序　正統己巳秋統幕失利天子蒙塵所不爲永嘉靖康續者忠肅于公一人之力維時力排和議決計戰守治扈從失律之罪而軍紀明簡城營將帥之臣而材武奮鑒宋室南遷之禍而鍾簴不搖除中行說腹心之疾而劫質計沮立圍營而積弱再振戰城北而驕虜鋒摧通灣之困移而牟駝不爲盜資畿內之胡徒而羌羯無由雲擾至於迎鑾決策君臣兄弟之倫實賴公之一言以爲九鼎而黔粵閩浙之閒所在蠭動沈機制勝萬里安瀾猶其功烈之細者也用以再造乾坤重輝日月蓋浙之文臣有大功于國者三劉王兩文成暨公而劉際聖神開闢其攀附易王處濞戊昏狂其刈薙亦易當公世而中國幾無主矣擁立不易復辟更難然而兩文成以功名終公獨以讒賊死也悲夫宰輔進讒屬鏤賜秦檜擅國金牌徵夫皆浙事蓋亦暨公而三所不同者抉目東門無救陽山之尼含冤大理不暘黃龍之飲而公灑血燕市乃在乘輿反正國事大定之後蓋不俟憐忠詔下而白雲堆裏公已含笑長逝無所悔于其衷已乃不知公者尙以易儲不諍諍不得不去爲公遺恨不知公實疏諫易儲景皇不豫公又再疏復儲疏入不省公歿英廟撿牘宮中覽之而泣孝恭太后又爲備述公功自後諸憨漸次伏法成化恩綸所謂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者蓋指此也令公坐視虞淵之實憲廟亦應且憎其孰能褒卹頻煩種出之獨斷官其于至京兆蔭及爲其後者世千戶秩乎身殞家籍徐石負嵎害已是祛樞牘不存什一何況疏關國本縱造膝泣爭不在李長源下處人父于情勢極難且外人奚自聞耶若乃言絀身留更自有說天下方視公去就爲安危公身委社稷業死生

以之矣而況倚眷如彼其專也鴨夷赤松福緣自是分定功高妒酷後來之事公固潛自知之對客擲杯伴怒其子卒之公及于禍而京兆君獲以失愛免孥戮亦何嘗不智周詒謀燕而翛出之以窮武之愚則公之忠所以爲不可及者也公初謚肅愍神廟時易今謚子祠額錄爲公後者秩緦帥不能生圖麟閣猶幸歿饗太常假令血允仍存誠意新建之賞朝廷豈有靳焉如公此日蓋已恩涵明聖之波光賁麟麒之冢政不必與恕捲胥濤迴柯岳樹同類而共弔之也讀公本兵覆疏洞暢簡嚴懍懍斧鉞卽督撫大臣無借

貸想見當日廟堂有人臂掉指運朝廷之體自尊至近日而百行勘也百廷議也東胡小醜一踦躅幾不可制夫安得起公九原馬箠折而槀街懸豈光岳氣歟時無眞才抑魚水之契鍼芥之投徒慨慕于景泰之世而罍之鼎齊之瑟未免荃宰之適相左耶太守孫公昌裔下車景行前哲得公詩集奏疏二種凡若干卷合梓郡齋藻頃從客舍又得旌功舊本中有程篁墩敎語多關繫併寄付梓嗟夫公去今百六十年不可復覩矣詩文可覩卽公猶可師也世無商高有能輯和延臣指臂相使笞中行說之背繫單于之頸取虞淵之日而升之中天龜鼎危而復安威命屈而更爭漢唐以來定難大臣未有先公者也公立朝四

其算衡世無秦越人有其禁方當國難而冀効其匡扶此獨非算術禁方也乎哉太守公雅志尙友抑以厲我後人其孰有嗣公于邁軍金甌而舒華夏之氣于今日者公之精神將不寄之書而寄之人則太守公壯杭功德殆其前茅歟越有三祉稷臣異日者明廷四之棠蔭桑拱吾重爲兩浙夸矣

蘇茂相于公文集敘　奏議十卷詩二卷故太傅于忠肅公遺集也公有微管之功言論丰采大者載在國史其料敵治兵呼吸應變史所謂一日章數十上揮翰如流悉中事機者非奏議弗備至于詩篇特公之餘事然平生抒寫自得之眞可想見大畧此是集

之所以刻也噫已已之變此宇宙何等時哉以數十年覆盂之天下忽有白龍魚服之變當時二三耆德以安常有餘以應卒不足其他布列在位者多庸人禍人甚則宵人也庶官而賢者多肥腸滿腦忿懣而不可平公以樞筦感時自奮片言遇主遂寄肺腑當此之時使公同於君子易使君子同於公難使君子不異於公易使小人不異於公難公以身任天下卒能輯和延臣指臂相使笞中行說之背繫單于之頸取虞淵之日而升之中天龜鼎危而復安威命屈而更爭漢唐以來定難大臣未有先公者也公立朝四

十年家無長物未五十不再娶居止朝房食無重味
葉給事劭公公待之有加吾訓導撓公公爲之敘用
王侍郎譜公公付之不辨尤可異者石亭本公所進
官至封伯公不分其功徐有貞本與公異議後治河
得峻擢更名鄉用公不沮其進蓋公之所知者惟宗
廟安社稷固否耳視身家子孫人我異同不異浮滬
噩夢然此其心事至今有可想見者嗟乎嗟乎公能
奠天宇安地軸而不能饜食功之士蓋公之生也天其
泣曹劌之棨而不能挽西湖之涸能感太行之盜
死也天一腔熱血灑向何處公固已自言之矣豈二

三豎輩得而殺公也哉余嘗讀史于靖康建炎間多
少不平至岳忠武之死泣下者屢矣及讀國史至英
廟事則又躍然奮曰有是哉此故南宋之棄策也古
來忠言至計不效于一時而效于後世有如是哉夫
等死耳爲忠肅而死不猶愈于爲忠武而死乎閒嘗
考杭之故迹若故宋之宮皋亭之壘皆不可見矣獨
忠武忠肅兩少保馬鬣巋然憑而弔者殆無虛日忠
義在人心不容泯滅如此此集行其所以教天下之
爲人臣不漫余何幸得而見之
黃洪于公文集序　戊戌夏五奉天子命來宰考邑

未幾得文集一編蓋有明忠肅于公所著其十世孫
繼先十一世孫孔暉欲行刊梓索余一言以弁簡末
按其首則守憲談公爲之序閱其後有邑郎中王公
貫三後學黃公洵兩跋之公之德業文章已表彰盡
乎是矣余學疏才淺更何足以表揚公因謝不敏時
蜀中友人孝廉李君暢冉君裕棐遞促之謂余曰于
公有明名臣其裔舉公遺文乞言以爲表彰亦吾子
光也曷辭之余不能辭爰載筆曰時當土木之變天
子蒙塵主辱國危非有元老重臣起而鎮之則邊事
外迫羣邪中亂太祖百戰以有之天下旋得旋失當

不俟啓禎之日矣維時公內建少主外修疆事能使
也先氣阻不敢挾車駕爲中國餌上皇得歸有明三
百年慼服賴以不墜公之幹濟亦何偉歟迨景泰不
豫儲嗣未定徐石諸人構黨起釁結曹吉祥爲內援
南宮事發變在一時是日上皇復辟僉謂不殺某某
此舉無名而公遂遇害竟與莫須有三字同爲千古
糊塗不誠令公含屈九原也乎乃或者謂天順之殺
公也羣邪見擠云上皇當蒙塵時公擁郕王監國初
無迎鑾意貽人口實皆公自蹈殺機不知也先狡詐
猶襲金人故智上皇不迎則歸迎則必不得歸郕王

立則國定不立則國必不定此時勢之必然者公負荷重寄實見及此外以絕無厭之求內以安國社之重故挺身獨斷不避嫌疑苟或甘效卑詞日出厚幣徒以朘中國脂膏此賊檜實宋遺衛豈公之智勇顧出此哉或又謂上皇返國公應於迎鑾時申明復辟之義使景泰避位大節昭然何至起羣小之隙余又以爲不然蓋上皇返國已屬景泰元年大柄在握公必無能力爲轉移去國方歸上皇亦何顏遽正大位復辟一語出自郕王昆季之天倫可全同氣出自公輩舊君之起居未定安危故但於遜避一局退聽南

宮此所以善全骨肉之變不欲使宮門蹀血公眞社稷臣哉每見讀史者於此多高公之烈而痛惜其不終豈知此實爲公幸而天之所以令公名乎向使當日復辟非出羣小之手公亦得晏然於位備極生平不過爲一代純臣而止何若爲兩間扶節義爲萬古振綱常忠在一時聲稱永久其榮更爲何如耶昔坡公撰昌黎碑有云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公杭人也緣考籍又爲考人今公雖死神在兩間在杭則杭重在考則考重英氣勃勃靈爽如見是眞無往而不在者豈徒綳燭詞章爲一鄉

詞者類有遺編膾炙垂留身後蓋無功德昭示來茲不得不仗其文以俾一傳也然究弗能傳卽傳矣電光石火亦弗能久夫孰有德振倫紀功存社稷爲一代偉人無心於文之傳而卒傳如忠肅于公者乎公杭人也發源考城功德之實載諸明史詳於年譜公之所以不虛天地之生不負聖賢之傳而持以仰答持以遠紹者諸名公言之已悉禮等無容復贅乃若其文勿論詩賦表銘公之自視如同敝帚卽煌煌疏稿海內神企者亦公之心發乎不得不發未嘗欲留以誇詡後人而何計及于文之傳哉初被逮時少子

廣逸考而文集因在考家藏者十餘世其裔孫繼先
孔暉輩閩南陽太守沈公忠烈建祠於大梁會
義館內遂攜文集往謁沈公極爲贊歎命付刊梓禮
等得備覽焉覩其首序有郡伯邑侯之表彰觀其後
序有王公黃公之闡揚公之忠貞益顯如日星又況
巡撫中州德政留遺在在皆有不但考城舊鄉春秋
鷹享並汴內之名宦等祠汴外之鐵犀等廟俱虔奉
焉眞堪與後漢之關武安南宋之岳武穆並垂不朽
以視夫功德兩無徒役其心於文而究弗能傳者其
高下爲奚若耶禮等願後之學公文者當撫文思義

楷範乎公之爲人勿僅以文視文焉可矣

黃洵于公文集跋　王鳳洲明史料有少保于公傳
湯潛菴史稿所資爲藍本者也然皆謂至冤而絕予
記甫十歲時先君與于顯華際泰及垣如思皇四公
同文會先大父謂予曰此忠臣少保公後裔也予幼
不知問稍長讀西湖佳話謂其先河南人嗣後同友會文龍門寺巽隅有墳
亦謂其先河南人嗣後同友會文龍門寺巽隅有墳
累累寺僧告予云此先山主少保公祖塋也迨丙申
欽使劉公按臨歸郡命各屬舉先世名臣後裔得觀
少保公年譜公曾祖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
公被繡時有裴監憐公忠冤竊少子廣潛逃考邑乃
知杭猶僑寓而考則其原籍也嘗觀樵書所載廣南
有韋土官者韓信之後不敢稱韓止姓韓之半唐書
載徐敬業五世孫在谿洞中掌握兵權語僧延素曰
未嘗不思故土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延素歸而述
之漱石閒談載李德裕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
爲獠俗正德中吳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
召見其族德裕之誥敕尚在古來忠臣義士負大冤
抑者天必不絕其後特史臣不及知故多弗載如少
保後裔事正相類耳又考公初遇害太后未與聞比
王貢三于公文集跋　自古文章之傳傳乎其人人
無功業足稱縱文章震世弗傳也況能垂諸久遠而
不沒哉有明忠肅于公當正統景泰閒天子蒙塵京
畿騷動正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苟非丹心獨矢何能
聲色弗形終歸奠定也乃公攄謀發慮奉太后命尊
郕王爲皇帝俾中國有主外絕覬覦而英宗終得迴
鑾公之功亦偉矣哉雖英宗不諒忠而見戮觀史者
無不歎息痛恨於其閒而公之文章屢經兵火卒不

磨滅焉天祿之蓍石渠之藏異夫鄴侯之千軸萬卷陸通之汗牛充棟豈不知消歸何有公之十世孫繼先十一世孫孔暉輩奉公遺稿存諸篋笥詎非公之偉績感天地格鬼神有以使之然歟惜繼先孔暉輩爲清白吏子孫無力授梓使學士大夫共觀之爲快耳康熙丙申歲學院劉公按試歸德命舉前代名臣後裔廉知繼先孔暉輩爲公嫡派一補博士弟子員一准給衣頂奉祀又命訪求遺書公之文章遂以不得祕諸篋笥今爲南陽太守沈公慨捐清俸命付剞劂眞所謂功業足稱而文章信能垂諸久遠而不汶也余幸生公舊里雖不能文敢綴俚言以附於篇末

謹跋時康熙丁酉季冬

于繼先先公文集跋　繼先原籍河南考城人也自十三世祖諱九思仕元爲杭州路總管遂家於錢塘太平里至十世祖諱謙證忠肅仕明歷官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子蕭縣公當正統己巳之秋光輔中興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宮復位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卽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子某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楨等爲之廷鞫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

天尹致政家居感列聖之大恩而悼先烈之不泯也手集褒典及狀碑奠誄之作爲五卷題曰旌功錄刻梓傳焉而以序爲屬敏政待罪史官蓋嘗得公之首末因卒業而歎曰當景帝之不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憲廟于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再上至關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宮復位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卽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子某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楨等爲之廷鞫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

事爲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姦將有所不利于忠勳之臣則必內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肅愍公之死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爲之草奏李沐爲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後衣冠之禍成故竊以爲肅愍公之死雖出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于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焉可末減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

嚮廣鏜融沐之流其始特出于阿黨或鍾于息族或幸于迎合以乘時徼利而已詎知一念之酷至于薇主蔑變國是而空善類如烈火之燎原絳水之滔天不可拯救也哉然敏政歷考載籍凡權姦阿黨息族迎合之徒敗戮相踵縱偷生一時亦媿死不暇得失相乘不見其利也而忠勳之報每有天定焉冀誅而求固之後侂冑而雪汝愚之冤亨族而旌肅愍公之功善惡之應瀠然而流芳遺臭所以繫萬世臣子之勸懲者可鑒也敏政不佞輒論次其大者于首簡爲

中官裴監匿公第三子而逃於此者也縣審至今已十二世矣奉祀生繼先錄公之年譜向予而請曰支有分宗系爲眞派敢乞言以光家乘予卒讀之更不禁感憤欷歔低徊而三歎也嗚呼稽明史至景正之開倘忍言哉方英宗之陷土木也鑾輿北狩邊鄙縱偷生一時亦媿死不暇得失奔神皐震搖盈廷束手公以一身支撐經畫冒矢石簡兵將乘閒擣虛鼓忠激義俾軍威復振陵闕保全者公之力也迨南遷聚訟和議紛啾廟廊無成算之謨臣下多營私之計公則大聲堅阻不遷以存國不和以存君君國兩存者公之力也至於社稷重君爲

輕一語乃以權宜之詞塞居奇之貪狡姦之敢無妄覬大駕生還者公之力也孰意奪門而後羅鍛獄成不殺無名竟與莫須有三字含冤千古上蟠下際慘毒晦冥風雨爲之朝昏鬼神爲之夜哭明社之墟不基於是耶雖然高傾曲平塵揚東海貞亨羣小固已族滅煙消而鍾山王氣天壽諸陵亦皆在冷雲殘照中公則祠墓靈承子孫蔚起縣考城縷縷之傳衍世無窮之緒是天以死之一時者生之千百年以後也杭人祀公則杭重歸人祀公則歸重又況中州爲公建牙之地精英昭爽馭風雲於伊嵩河洛閒考城

彈丸不啻新豐之雞犬耳華表歸來能無城郭人民之歎乎夫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願爲子若孫者爭自濯磨以勿替家聲則吾杭亦有光焉于生勉乎哉時康熙五十七年仲夏

段玉裁觀于忠肅玉帶記　杭城東北隅之慶春街有紺宇宮隆曰顯眞道院建自南宋沿今增修弗替以祀火德星君余承乏仁和場官歲一循例致祀初祀禮成有紳士指神服玉帶告曰此明少保于忠肅公帶也常年珍襲賽期一被神躬時不敢瞻玩亦不暇詳詢頗末未閱數日借二士人詣院命守院者啟

積觀之圍約四尺餘蚩碧玉十三版古色蒼然閒有損壘余問曰既爲公物公墳廟近在西湖盍歸其子孫爲宗器乎士曰此忠肅公意也公舊居東里距道院非遙少時讀書院中曾許異日爲神莊嚴及繫獄後乃遺命以斯帶供神御至今不改嗟乎忠肅公之於明室豈非再造功哉當其力阻南遷扶掖監國功成事定決迓回鑾雖唐之郭李何能比焉特石亨徐有貞輩忌功日久奪門之後不容厠足必滅此朝食乃可大逞态睢故喪心造誣搆陷殊死而論者或以不諫易儲爲公憾不知公諫易儲一疏請復儲二疏

明臣猶見之而天下後世罕知之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承訣時手授泰元云子世事實錄猶賭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嘗簡發爲人臣者當以忠愍爲法于公初謚忠愍爾其志之云云海甯張次仲跋志感詩序曰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有知者云云獨恨阮氏不以三疏載公集後公絕口不言固不求知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不可以不知公也大興朱文正公讀張跋復系詩爲之表彰公自任患以來懸宋文丞相書像於臥側蓋公

未嘗一刻不以丞相心爲心矣丞相以衣帶書銘言志公以玉帶酬神公之不欺神者公之不欺其心也公之不欺其心者公之所以不欺君父也與文丞相之用心有異乎哉是帶藏於斯院公靈爽式憑其必能庇蔭民物又無論謹齋心滌筆記其崖畧備公逸事焉

阮元子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亟誣故遇害元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晉涵云嘗見明景泰閒通政司舊册內署某月日子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册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襃卹之典有加憲宗胷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

張次仲跋阮泰元記于忠肅公諫易儲請復儲三事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先祖檜屏公承訣時手授泰元云于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爾其志之云云案阮氏所云三疏人鮮有知者公嘗拊膺歎曰一腔熱血灑於何地意惟易儲末慊於懷爾王弇州謂監國而卽眞而易儲情勢所必然此子房不能得之於漢高公安能得之於景帝哉弇州止以當日情勢原公之心未嘗見公之疏也今觀阮氏詩序始知有諫易儲請復儲三疏公眞無負於二帝矣獨恨阮氏不卽以三疏載公集後公絕口不言固不求知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不可以不知公也海甯張次仲識

朱坤跋于忠肅上魏文靖書　于忠肅公小楷端謹勘此札首揭相緯恩雪字樣疑是正統中遭李錫誣勘繫獄得釋後書也讀至曩昔獲罪於人頗多今見生活愛者殊寡惡者猶若想見拊膺而歎一腔熱血竟灑何地光景人之欲求容於世而自貶風節者獨何心哉又札字差大帶行草法稱文靖爲冢宰鄉先生則景泰中公方任事而文靖已返休矣時乾隆甲戌七月魏公後裔持示因謹識於別幅

吳登跋于忠肅上魏文靖書　明正統時値土木之難舉朝失措而忠肅公毅然以天下爲己任規畫布置危而復安非公則大事去矣迨英宗復辟聽舉小之妻菲以意則有三字竟實重典閱史至此不勝憤惋然死則死矣而公之英風勁節千古不磨彼石亨張軏徐有貞輩一時澌滅徒貽後世之唾罵何然公乃社稷之臣也豈以書顯哉乙丑春魏君大來出所藏與伊祖文靖公手札二通裝潢成卷盥手誦之英毅之氣溢於楮墨閒令我有仰止之思而不忍釋手也吉光片羽實爲希世之珍善藏之以貽子孫永守

吾邑鄒氏所藏册內稱鄒吉敬裝者吉一名顯吉字黎眉同時拜觀如先高祖對嚴先生嚴繩孫蓀友華長發商源安璿孟公皆同邑人邵曾訓夷舜稍後出遒簽者爲鄉士夔則吉之子曾官泗州學正者也不知何時是册始歸侍御家侍御爲忠肅鄉後進其珍弆固宜今年余嘗過甬江交范孝廉永祺其家藏前人墨蹟最富而文成書尤多惜不與侍御共拜觀之黃金臺于閬當鑄徐有貞石亨鐵像議　鄂王墓下鐵墓轟檜之形睢陽祠前鐵鑄賀蘭之像蓋以誅凶邪於既往示鑒戒於將來也乃吾讀明史而見徐有

貞石亨奪門一事彼豈能如陸麗劉尼抱文成而討逆張浚呂浩擁康王而復興乎不過傅取好官希圖厚秩以上皇爲孤注耳而乃敬宗得志枉害長孫祖取士其閒人才輩出而負經濟大略有旋乾轉坤之手者曰惟于忠肅王文成兩公兩公皆浙產當英宗武宗之世扶危定傾皆功在社稷忠肅爲石亨徐有貞所陷身死西市文成爲桂萼等所讒而卒免於禍則兩公又有幸不幸焉文成工於書流傳甚多而忠肅書所見絕少今乃於潛德園侍御家得見忠肅所書天問一册烏虖忠肅之冤殆甚於三閭之放逐宜觀是册者猶欲呵壁問天而欷歔不能已也是册故

吉甫除千四百尤吏孰敢依違居則存蹇蹇之忠出則履堂堂之陣百官進退祇聽霍侯萬姓安危羣贈郭令未嘗五求回鶻四論堅昆而貨匪居秦璧還入趙氣陵項籍敢云烹我太公威懾苻堅謹送家兄皇帝英廟之得生入玉門實公一人之力也設以徐石輩當其責任不知若何潰裂矣況廊王御極之初舉有貞爲侍御命石亭總軍營以使詐使貪之方收羣策羣力之效公之於二人不可謂無情焉奈何雀不報恩狼思反噬遂乃勒兵四鼓竊鑰九門妖興鄭國之蛇慕動齊侯之鼠貪天有幸忽生馬角於崇朝舉

事無名反賜魚腸於碩輔而徐石輩方自以爲平勃協謀能誅呂產張袁合計得斬昌宗竟蒙狐趙之勳並受蕭曹之賞豈知貂冠纓戴未半載而南徼從軍虎子剛封不閱時而西曹斃命碧雞空訪黃犬興悲眞天道之好還覺人心之稍快然則甯喜之就刑與叔申之被戮其相去果何如也嗚呼楊震歿而大鳥來傳緯亡而毒蛇現方忠肅之受害也愁雲滿天冤雪入地四方感歎忍忘鸜鵒之謠九宇呼號共惜鴛鴦之詠今者西湖古廟日月常新南山高峰煙霞互繞在公亦無所恨惟是徐石也者蠅營蝎譖雖已獲罪於生前狗黨狐羣尚未誅姦於死後所望陶鎔魑魅刻畫鯨鯢容萬眾之捶笞任百代之唾罵庶幾驚神泣鬼可酬陵煙閣之元勳盡態窮形足愧偃月堂之巨慝謹議

范玉琨重刊袁簡齋于忠肅廟碑書後　少時讀簡齋先生此文五體投地蓋不惟以氣行駢體千古定論而忠肅公之苦志昭然若揭一洗小儒之妄論誠天地閒有數文章也壬辰卜居武林首謁公祠急尋此碑杳不可得詢之守祠者默然無以對嗟乎未逾百年豈石爛耶年來每過祠宇怦然心動思有以復

之高爽泉先生書法爲吾鄉之望偶與言及欣然命筆甲午乙未閒先生屢病幾殆丙申之夏始小愈而年已六十七矣卒踐前言扶病書成不禁喜躍二美相兼或者其稍可垂久耶因摹勒於石以無負簡齋先生皇皇宏論亦忠肅公之所欣願也文中先主東行諸本皆作西行自槧刊錄之誤今幷正之

于公祠墓錄卷七終

項麒少保于公哀詩六章

谷之蘭兮曷藝于逵藹其芬芳菀何蕨裘春陽于遵霜露淒而既沈其馨亦殞其輝孰坎而止靡全其歸孰弛而張弗罹于危吁嗟蘭兮曷昧其微我思蘭兮愴矣其悲　行行就歸途四顧心愴然結髮事君子俛仰三十年恪勤濟家難節操光所天願言永歡好安知中棄捐君心如皎日妾心如寒淵明明不見燭燿鬱鬱當誰憐悲我谷風

詩淚下如流泉古人已如此賤妾復何言　杳杳白日暮淒淒天氣涼念彼遠行客萬里遙相望夢想見顏色憂思結中腸今夕復何夕明月揚其光眾星粲成列渥露凝爲霜及時當來歸歡會不可常胡爲久淹留而不思故鄉豈徒困羈旅正爾悲存亡一心苟無愧萬古終流芳　寒暑互代謝日月遞浮沈中心懷寸晷俛仰悲慕深萋萋淵中草上有桃樹林榮華互妍好零落終相尋亭亭南山柏永懷金石心　生死猶晝夜哲人共知之如何念存歿悲思日以滋憶昔臨當分握手悵徘徊坐恐歲華晚霜露霑衣

君秉忠節百世揚光輝謂予多疾疚無爲蕩心思日月不恆居樹德在及時俛仰時運遷嘉會難再諧感俛獨傷心淚下不可揮　我來宿禪宮百感攢中懷月落山正黑風喧雨俱來寒蛩號四壁伯勞鳴何悲淒涼不能寐愁思浩無涯念彼英豪人卓絕眞奇才十年待帷幄擬然寄安危天威震彝夏皇極尊巍巍黃金鑠眾口白璧埋塵埃是非竟莫辨于奪誰當裁父老四五人臨穴吁以唉賓從昔如雨而今安在哉念彼雍門歎增我山陽哀丈夫既許國豁達無嫌猜一心秉忠義萬死不可回安能避斧鉞臨難獨遲疑

天極一以定英名終不虧

劉景寅旌功祠　皇配天而純祐兮協光嶽而鍾英羣龍紛其入彀兮鼓萬世之王靈緊小醜薄於塞垣兮倏天驕以稱兵天威震而取六師兮儼不殺之天聲酋虜蕩其滔天兮奉翠華而北狩和與遷之騰議兮曾不爲時而雷厲兮眾南奔焉恐後噫我公獨山峙其所誘曰整我師以枕戈兮於中興乎何有按請廊邸兮遙尊上皇危疑定策兮乾坤翕張罪彼厲階兮赫請劒於尚方天與虜而不共戴兮誓操余弧而射天狼虜飆飽以懇欵兮我逆詐於回鑒公一言以明

決兮二聖鬱陶而重歎偉此功之不賞兮冀此興之
不刊夫何事倚伏而相詭兮炳幾先兮以爲難俄睿
皇之復辟兮太阿出匣而芒寒公奇貨固可利兮禍
機奄發於權姦噫公之首雖可隕兮心不可欺論其
世於居安兮盍先考之於危方蹇蹇乎匪躬兮既危
扶而顚持顧睄睄其胥讒兮乃至功賞而心疑豈金
縢之無徵兮將鐫耳之過宜抑造物者之所忌兮使
夫臭腐而奪神奇英雄凡幾屈伸兮氣數凡幾盈虧
公雖死而不死兮終戚戚於民彝韙奕章之所白兮
屭鼇興其惟熙聖繼聖而軫念兮每自天而申之隆

贈謚之子子兮錄象賢之皤皤秩祀事之亹亹兮繕
祠宇之峩峩昔何搆而不免兮今何耿而不磨天定
勝人兮食報爾多九京瞑目兮復何怨嗟湖之曲兮
山之阿駟玉虯而秉瓊節兮凜生氣乎層波意今之
人兮孰敢死公之神願上以篤社稷祐兮下以福吾
民余生晚而遊杭兮咨文獻其逾眞悵衣冠之不可
覿兮仰事功之不可羣擊衡若以羞虔兮聊識哀於
斯文

鄭樹澐作　土木喪全師盈廷但聚哭司馬奮壯猷
雹寇甘屈服奪門萃羣姦尤功膺顯戮所以南宋臣
不願徽欽復
吳鼎于少保祠迎神送神曲　吉日兮出狩獻丑兮
椒酒陳鏤簋兮維朱絃奏黃鐘兮擊瓦缶死從彭咸
之居兮生與仲父爲友狄何爲兮四裔吾何爲兮中
原思公功兮未敢言
程敏政出清波門過淨慈寺飲于京兆先祠庵　一
笑逢君似隔晨相逢驚是五回春青峰湖上不改色
白髮尊前無故新寢廟陰風瞻大老梵宮斜日下遊
人繞隄莫放藍輿速儻我山中未了因
魏瀚挽于肅愍公　今代淩煙閣公當第一人天才
應閒出國榦自殊倫慘淡風雲會英雄社稷臣廟謨
眞不世兵略獨如神感激維吾主孤危任此身驚看
功偉特可奈事酸辛人豈能天勝數還須理伸冤衷
千載白褒典兩朝新馬鬣封高冢龍章耀翠珉儀容
猶整肅祠宇益嶙峋內禁懷頗牧斯文仰甫申乾坤
共悠久流譽永無堙
丁養浩輓于節庵　古帝攘夷蹟已陳直從昭代見
君臣乾坤創造歸眞主社稷維持賴此人談笑便能
傾北狄矢心端不附南巡而今廟食西湖上于載蒼
生頌有神

孫暲旌功祠　退荒八月霜風厲黃塵蔽天白日晦胡騎憑陵越塞垣王師敗績邊城潰腥羶遍野心膽寒壯士盡填溝壑閒北狩鑾輿猶未返天驕已寇紫荆關當時國柄誰能把賴有東垣大司馬一誠許國竟忘身身以安危繫天下倉皇授鉞出明光爲國憂成兩鬢霜君臣義大此身眇刷恥報讐臣獨當請盟不遣和戎使南遷斥沮姦人議倚天長劍時一揮天邊頃刻欃槍墜手挽金戈北落門三十六軍皆虎賁一矢不遣誇廟算坐令黠虜皆驚奔乃知忠義元無敵叱咤之閒安社稷挍拕朱紱紫滿朝班中興再造伊誰力捷奏歸來覲九重王臣蹇蹇斯匪躬人言李綱不能及先生絶口不言功一朝誤中權姦計事類莫須有三字妖靈畫起天無光陌上行人感墮淚惡黨欺天天不容闔門噍類俱無蹤英廟宸衷已知在憲皇賜祭仍憐忠先生雖死死無愧地下權姦如糞穢當今聖主詔旌功祀典褒崇昭宇內君不見子胥抉目挂吳門至今江上祀忠魂素車白馬寒濤裏殺氣如雷震八埏又不見精忠廟在西湖曲鵬舉當年遭大獄宋家賊檜逞姦謀何人再把中原復江流東去自滔滔多少忠貞陷九原憑誰倒挽東溟水一洗人

閒萬古冤萬古沈冤終見白請看昭代旌功額金書大扁表祠門照耀乾坤常顯赫先生矯矯人中龍英靈直上與天通春秋陟降南山麓星斗芒寒射太空孫曾作　塵飛京甸擁朕一木曾支大廈顛旋整雄師勤北伐力排和議沮南遷孤危竟墮權姦計動業堪爲信史傳賜秩易名隆廟祀聖明公道自昭然夏時正憐忠祠　煌煌太宗樹立巍嶸翼翼神都垂萬世業二聖纘戎大開明堂文命誕敷守在四疆太窗斯控崇極則圮醜虜乘驕逆天犯紀昧我在宥乃益憑陵六師問之遂狩犁庭乾坤改容神愴弗怡萬類孰怙孰保孰釐天畀忠義委致奉國夙夜匪懈至廢寢食手傳醫藥百萬瘡痍劃制紛錯如理亂絲待人後行賢興能舉惟事有濟敵愾禦侮蠭茲罔覺昧通天誅戴首而來授死神都方茲洶洶有倡南遷將臣愕胎善戰爲言有耳不聞挺身忠義倡厥敢勇誓死畢至神都翼翼金城湯池直北我師如虎熊羆上將伐謀不戰而勝魑魅而遁幸全腰頸胡不自量當轍螳臂豈輕爾貸投鼠有忌奏茲罔覺獸禽有心能服其心感悟宜深神都金湯萬世愈固鳥飛莫踰風雲擁護宗社凱靸今也磐石萬姓塗泥今也衽席烈

烈于公功孰並者讓而不有乃心愈下未殄厥慍亹亹不暇憂心悄悄曾何少假內治既修蠻夷率服蠢茲革心鑾輿遠復鑾輿遠復日月回光天心之眷人謀之臧烈烈于公蓋世之豪迅奮激昂志切雲霄忠義性天于焉足徵纏緜糾結欲罷不能糾結纏緜匪石可轉金鍊益精水無西返讒人罔極蟻加有辭萋斐貝錦白涅以淄溥覆無私容光必照蘭芯彌馨火煙終燎而彼遺臭亦萬不磨何如此祠靈像峩峩秩秩靈筵肅肅令儀鄉人之祠鄉人之思有孚顒若如面告詔麟閣千秋丹青並耀祠則有永尚稽歲祀道

隆繼述有明天子

史鑑作　雲旂石馬護幽堂太傅神明闕益彰一柱擎天功不泯孤忠報主死堪傷胥山廟近煙嵐接鄂國墳連草樹芳千古英雄多少恨江聲夜夜吼錢塘

孤忠峻節世間稀一死無辜類岳飛本爲聖朝恢大業那堪姦黨搆危機乾坤俯仰勳名在豪傑消磨歲月非愁絕南高峰下路窮碑千古對斜暉

史鑑旌功廟　虜馬環行幄胡兒走控弦萬方三日陷九鼎一絲懸不有維藩議將爲舉國遷救時平禍亂功業冠羣賢　李綱纔仗鉞謝傅尚圖棋胡虜滔天惡都城累卵危維公際艱步異世若同時指授諸戎帥從容盡合宜　歙鋒非避敵固壘欲隨機士喪新傷氣胡憑累勝威拊循斯振起感激每歔欷賴爾人心奮遊魂竟敗歸　二聖弘興繼綸音賁貺同易名維壹惠賜廟錄尤功精爽風雲接恩光雨露濃精神如不死感荷九原中　帝座尊名士前星裂上圻人同司政柄公獨緒兵機畫贊中興美誰云久假歸

天惡都城累卵危維公際艱步異世若同時指授諸戎帥從容盡合宜　歙鋒非避敵固壘欲隨機士喪新傷氣胡憑累勝威拊循斯振起感激每歔欷賴爾人心奮遊魂竟敗歸　二聖弘興繼綸音賁貺同易名維壹惠賜廟錄尤功精爽風雲接恩光雨露濃精神如不死感荷九原中　帝座尊名士前星裂上圻人同司政柄公獨緒兵機畫贊中興美誰云久假歸倉黃燕市上猥籍老臣衣

凌煙謁于公祠　鑾輿北幸國無人保障須憑柱石臣不是于公決大議中原回首盡胡塵　諶將管見不羨英雄　于公去後幾經春弭節誰能企後塵自是大才能運用非關名位重於人

忘德澤如君有許長廟貌如君崇祀典聖朝端不負忠良　當年巡撫沐京時耿耿芳名朝野知此日門牆一瞻拜高山仰止不勝思

孫儒旌公祠　湖南深處謁于公十里松陰曲徑通華表遠臨芳草外豐碑高聳白雲中百年史册三行字千載英雄一代功最是浙人思慕處落花嘵鳥幾東風

李昱旌功祠和孫公韻　海岳鍾靈出鉅公身參氣運作窮通其誇廊廟安天下終見英雄入彀中岳墓爲鄰眞不忝虜庭馳譽少同功穹碑讀罷懷賢切安得招魂下閶風

議論由來死後公孤忠端合與天通再安社稷身家外一正華夷計畫中山水四時同好景祠堂千古表豐功星軺拜謁如歆答滿壑松聲送晚風

鄧公輔作　當時忠義冠羣公死後英魂直上通荒草含悲秋雨下杜鵑嘑血夕陽中經邦事業千年制蓋世聲名一日功炳炳封章隆廟祀行人誰不仰高風

鄧林作　再造乾坤得此公精忠一念與天通周公輔國心無異郭令全身勢不同姦豎邪謀成大慝史臣直筆紀元功南山山下高墳在松柏年年長惠風

費縉作　社稷重安賴有公才高眞可與天通復旋聖駕胡平後保障都城國難中遇害當時眞受柱蒙恩此日獨旌功嵯峩祠廟鄰高冢千載令人拜下風

王應祥作　文武全才乃見公天人一貫　橋通丹心北闕日星上白骨南山煙雨中無劍可能誅逆黨有碑應爲勒奇功我來瞻拜松楸下滿地愁陰泣晚

風

吳瀚作　間世奇才獨見公英靈歿後與天通神遊碧落蒼旻外名在忠臣烈士中北狩艱危幸光復中興輔弼賴元功于今四海咸追慕多少遺民仰德風

傅瀚作　畫舫西湖午不移偶來祠下見風儀功高社稷危疑地恩重春秋享祀時遺像比生猶有氣前因欲說便成悲傳芳賴有賢京兆風木淒然起孝思

徐廷謨作　森森古柏蔭祠堂碧草侵階尚帶霜聖主旌功嚴廟食忠臣遺烈著邊疆威聲遠震乾坤靖姓字長留簡册香今日太平人共說皇天元不負忠良

金鼎作　官資一品位三公武略文才總貫通二氣協和調燮內三邊寧謐笑談中興情每爲生前恨國典宜旌歿後功幾拜新祠興感處白楊蕭瑟起悲風

文武奇才將相權中興功業更無前勳名自合垂千古公論何須待百年往事凄涼傷偃月新祠赫奕勝陵煙當年計就東窗者地下相逢亦赧然　六師

倉卒混胡塵忍見神州遙陸沈捧日誰舒雙赤手誓天自展一丹心只知廟算能完璧詎料讒言易燦金卻笑牧牛亭下墓可能延嗣到如今

張傑作　手扶紅日上穹蒼半世艱危兩鬢霜元昊
末臣文正在屬纊尋賜子胥亡忠勳炳炳書新史廟
貌堂堂祀故鄉千古英靈常不昧湖天星斗煥餘光
　蕭愍祠前春晝遲雨餘芳草綠侵碑飛來杜宇聲
嘵血腸斷空山日暮時憶昔翠華遙北狩腥塵漲天
白日虧不有良木支大廈吾其左衽言休離十年帷
幄籌策烏盡弓藏良可悲五湖扁舟豈無趣赤松
子遊非不知大丈夫身既許國此志一定堅莫移但
令功烈在天地等閒一死何足辭君不見西湖濱南
山鴟多少英雄盡黃土纍纍荒冢沒蓬蒿寞寂無人

奠尊俎駐馬先生祠下看兩字旌功照今古太史題
銘石上鐫讀罷令人淚如雨
馬洪作　胡塵蔽天北風烈翠華遠狩陰山雪邪人
妄議主南遷萬姓倉黃淚流血我公一柱獨擎天死
守天心如石堅殘寇敗走變興復坐令四海仍晏然
中興之功公第一國史詳書昭偉績雲臺麟閣未圖
形已爲青蠅汙白璧權姦構禍天難欺凡賊公者皆
誅夷何須百年公論定旌功恤典光重隆西湖西畔
南山麓祠宇輝煌耀人目雲連伍相廟前陰水到岳
王墳下綠去騎紫鳳來蒼虯神亦樂此湖山幽春秋
歲祀承帝澤億萬千載無窮休
張吉拜少保于公遺像　莫言天道杳難窺事勢阽
危輒可推扈蹕使公軍士木身膏草野有誰知萬
古中原恥未雪徽欽懷愍不生還拊髀豪傑空歎息
無計登公晉宋閒　國事當初若綴旒南遷邪議已
先投背城餘燼非堅壁坐見吾人左衽休　遺像侵
晨拜且觀霜毛森竦淚闌干英雄切齒知何限欲爲
姦諛肉細餐　指揮破斧堵欃槍天步艱危睹再康
一代孤忠臨前史盍將讖法少更張　奮於當奮本
隨時大易眞宗豈遠而自是君恩深似海區區進退

莫相疑
陸容憐忠祠　往事傷心莫更論只留清譽滿乾坤
憐忠有祭消冤憤懷德無香返斷魂片石信於千古
史新祠築似五侯門歲時鄉國興衰處不減胥山與
岳墳
又過旌功祠拜忠肅公遺像感賦　睿皇北狩踰龍
沙天驕南牧窺中華有夫首倡南遷議天下旦夕非
吾家于公矢心安社稷劾死一言堅不易天終悔禍
翠華歸坐令宗社如磐石景皇不豫當誰傳上皇未
老沂王賢從容上表三勸進光復大寶理必然羣姦

乘釁取富貴妄意稱兵劫南內公爲奇貨眾利之忠
臣從此無生地憲皇諭祭賵憐忠今皇軫恤仍蔭功
于公豈但洗冤抱亦可激勸敦士風明王躬笑久寂
寞多少忠貞困姦惡君恩且看今日隆國事莫數當
年錯新祠突兀佳城中春秋血食斯無窮屈前伸後
誰可擬岳墳照映湖西東湖船簫鼓日無暇酹酒燒
香拜祠下鄉人瞻仰公如生地下羣邪增唾罵

胡鬳年于忠肅公諫易儲疏　智者安能無失策不
以一言掩大德于公忠節著前朝獨有定儲未殫白
偶來湖上謁靈祠瞥見題辭滿四壁有云曾諫易青

宮奏上不行疏遂匿至今遺墨落人寰向在長安市
中識斷爛封章且闕疑焉用紛紛辨白黑縱使當時
未草疏其鑒公心豈誤國大寶流傳定數在總由天
授非人力蒙塵毳帳臥黃龍早兆英宗當復辟嘉謨
入告或有諸主心不悟終何益世遠傳聞多異詞此
疏知否公眞跡我憑信史弔忠魂一腔熱血千秋碧

阮泰元讀旌功錄志感　錄在壬午夏先祖擔屏公
獲覩肅愍公諫易儲二疏英宗未及檢發者此錄載籍未備殊爲缺
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檢發者此錄載籍未備殊爲缺
典然惟其以身任安危不以死生動念錄亦粗盡人
臣者當以肅愍爲則爾其勵之泰元服膺祖訓頂刻
不忘置錄案頭恆時翻閱適西夏李敏京師戒嚴因卒讀之賦此志感

天日晝昏湖水竭于公死事一何別定亂支傾運已還豈合哲
人眞萎絕丈夫立世誓天日肯爾脂韋顧嫌隙蠢茲
衿佩狼野心乃敢操戈紛四出一時腔熱血灑何地艱
危逼仄在呼吸社稷爲重君爲輕事以之成疑以集
動庸震主自昔難婾嫉妨賢如山立徒使英雄恨滿
胷每一念之氣於邑力諫易儲請復儲二者豈得爲
主誤致令棄市哀憐生不獨蕭然如布素饒他妬口
庸何傷于公功已存社稷生爲鼎烹死血食只今浩
氣猶充塞于公眞可爲臣則吁嗟于公眞可爲臣則
陸瑾旌功祠　先生雖死片時冤死後忠名億萬年

誓守京畿功蓋世坐銷烽火力回天運籌帷幄三軍
帥經濟文章一代賢今日迂儒拜祠下不勝感慨淚
如泉

王軒作　運籌帷幄靖風塵四海蒼生復晏然扈蹕
萬人齊陷寇中朝一柱獨擎天于今孤冢湖山畔憶
昔芳名日月邊昭代旌功嚴廟食百千萬億世縣縣
強福作　功在汾陽伯仲間中興勳業重如山一塵
不動流沙靖萬里曾扶日轂還海嶽共瞻新廟貌衣
冠曾領舊朝班當時誤中權姦計幾讀遺碑兩淚潸
何舜賓作　大駕蒙塵國勢傾如雲虜騎襲都城腥

擅力埽閹迎復社稷親扶致太平禍起權姦身不保天開公道事終明旌功廟貌西湖上武穆同昭萬古名

汪鎡作　經世文章蓋世功皐天曾不鑒孤忠兩扶紅日曾匡國萬里長城忍棄公宇宙有名垂竹帛乾坤無路弔英雄平生一掬男兒淚灑向胥江水共東

馮蘭作　行業文章我輩師衰年收淚讀遺碑忠于天步艱危見冤以人心憤泣知武穆含冤功未遂文山殉國事尤悲何如公死承平際鄙典重頒報有嗣

姚爾作　此心惟有老天知赤手曾安九鼎危事主忠誠昭日月安邊勳業震華夷夢傷佩翼人皆惜魂返胥濤帝復思祀典褒崇家世祿男兒節下死何辭

王寀作　聖主蒙塵虛社稷賴公委質整朝綱擎天手比千尋柱破虜心如百鍊鋼自古姦邪汗正直于今公論乃昭彰春秋廟祀西湖上萬古精忠並岳王

楊宗器作　天啟忠良爲國謀一身後樂每先憂力排和議安宗社斥沮遷都拒虜酋先事見機神莫測伐謀制勝孰能儔煌煌廟祀南山下千古旌功表墓

帝憐忠曾遣祭當今期秩更新祠寢中廟貌如生儼地下權姦愧死時茂績殊勳書不盡時時來讀墓前碑

王祥作　婁非流言罪一身權姦構禍害孤臣當時被枉人心憤今日旌功廟貌新古柏喬松森白晝黃鸝碧草怨青春先生雖死猶不死大節高風仰後人

徐矩作　百戰全師算若神惟知有國不知身邪謀害正功難泯聖制憐忠枉已伸社稷勳勞垂竹帛春秋祀典出楓宸堂堂廟貌西湖上日月增輝宇宙新

夏繼先作　太傅勳勞扶社稷羣姦忌嫉害忠良名高北斗星辰上骨葬南山煙雨鄉今古懷人空有恨春秋報祀永無疆旌功祠下年年路一度經過一感傷

屠勳作　不世奇才蓋世名力扶社稷定神京回天奏疏宣公筆制虜神機范老兵三聖褒功恩獨異一時姦黨恨難平穹祠岳廟相鄰近仰止高山萬古情

王良臣作　黑山一夜扇腥風四塞狼煙入望紅沙漠何人能耀武廟堂此際獨成功南遷議沮片言內北狩師旋反掌中萬古忠魂應不死褒崇今見往重瞳

林謹夫作　夜臺卜築西湖上勝景天成與地藏鄒
典屢頒恩似海立朝猶想簡凝霜功勳耿耿垂千載
人物桓桓重一方惆悵九原那可作淡煙疏雨拜祠
堂

董庠作　强胡敗走鑾輿復鳥盡良弓一旦藏事主
孤心堅似鐵憂時兩鬢白於霜我公忠義岳堪並彼
賊姦邪檜可方天道好還冤已白旌功廟貌自堂堂

錢鉞作　陽九曾驚戰馬危朝廷大計屬之誰安劉
偉績華夷見靖虜威名草木知身後有祠隆霈澤生
前無計絕姦欺岳家衣血應難化月夜同瞻浙水湄

莫璠作　人物明時第一流才兼文武孰能儔聖恩
深重攘夷勳姦黨俄興傾月謀炳耀丹心懸日月衰
崇盛典祀春秋墓碑屹立西湖上名節精忠並岳侯

釋智淵作　肅愍當朝社稷臣孤忠大節迥殊倫才
兼文武無雙士名重華夷有幾人被枉一時冤已白
旌功千古祀猶新春秋廟食西湖上水色山光亦愴
神

沈行作集古　平生忠義貫長虹不昧丹心獨此公
莫道政聲同宇宙由來勳業屬英雄手扶紅日名猶
在薤送歌聲事已空淸廟萬年長血食聖朝還有幾
人同唐姚鵠　宋朱文公　唐方干
元陳益稷　唐羅隱　李紳　宋張文昌
唐時作　蓋世勳名閒世賢時危兩手獨擎天事如
一髮千鈞重力任中流砥柱堅今日河山仍北固當
時生死泪南遷人雖逝矣功長在血食春秋億萬年

呼
皇極巍巍四海安中興相業鼎彝閒精忠報國人
何在姦黨欺天骨已寒破虜威名燕塞徼旌功祠祀
浙江千夜深祠下江濤洶千古英雄淚未乾

徐九萬作　社稷功存帝不忘報功專祀有祠堂湖
山掩映風雲接廟貌森嚴日月光下獄冤誣岳鵬舉
中興事業郭汾陽不才謬忝諸孫後景仰忠勳世澤
長　又仝于冕齋侯諭祭　旌功祠下獻蒸嘗俯仰
當時事可傷一寸孤心堅似鐵百年遺像凜如霜上
方長劍憑誰請高廟良弓祇自藏天道好還公論定
忠勳千古永流芳

施魯旌功祠　勳名德望許誰攀功在汾陽伯仲閒
迅埽煙塵淸國步沛施霖雨徧人寰南侵虜騎中宵

遂北狩鑾輿指日還自古忠貞多被枉岳家祠墓並湖山

夏存義作　當今聖主念忠賢改建新祠麥嶺邊宗社再安功蓋世權姦搆禍志欺天名垂簡册百千載血食春秋億萬年要識中興勳業茂寫碑高聳墓門前

董奎作　天王賜額表祠門兩字旌功萬古存血食無窮光海嶽丹心不泯照乾坤當時自贊文山像今日同招武穆魂嫺里後生恆仰止時歌楚些奠菀尊

馬迪作　惟公禦虜戒窮追獨任能扶社稷危羣小敢誣明主惑六軍咸慟哲人萎遐方爭購宣公疏別墅誰收謝傅碁祠下經過傷往事臨風揮淚讀新碑

宣公筆下文章富范老胷中兵甲藏臨難昔曾扶日月銜冤久已閱星霜聖皇褒詔傳三殿士庶歌聲動一方永與岳侯同廟食歲時牲酒薦中堂

顏有賢京兆萬里收骸返壽藏功勒穹碑掀宇宙氣凌古柏凜冰霜嗣皇念舊頒新謚先帝誅姦竄遠方忠孝一門均感激恩光千載賁幽堂

名公坐卻强胡道始通誓返鑾輿沙漠外新提虎旅禁城中才高竟噉權姦計論定終歸翼衛功湖上新祠遺像在幾週瞻拜想英風

陳辭作　數逢陽九事艱危大廈惟公一木支萬里肥塵猶靄掃三邊羽檄類星馳壁全珠碎人皆惜鳥盡弓藏事可悲何待百年公論定冤誣先有睿皇知

王汝霖作　不遺一矢破天狼太息良弓此地藏翁仲無言依宿草杜鵑有恨泣斜陽何奴入塞幾危漢中令監兵再造唐今古消沈勳業在名高萬世日增光

徐來鳳作　湖上青山帶夕陽夕陽冉冉水茫茫英雄有恨應銷骨天地無情亦斷腸石馬嘶風振巖谷雲旗搖動挂穹蒼何人爲勒祠前石蓋世功勳字幾行

陸凉作　北狩鑾輿混虜塵誓圖恢復更何人倉皇受命終安國慷慨臨危不顧身竹帛名垂勳業盛家山血食寵光新我來仰止無窮意落日西風一愴神

王謙作　當時聲弁總名公克濟艱危獨變通歸退胡塵京闕外迎回聖駕虜廷中百年公議春秋祀四海人心社稷功堪歎九原無復作拜瞻遺像凜英風

沈復純作　忘身殉國羅無辜知枉憐忠仰聖謨千古冤誣盡昭雪萬年宗社賴匡扶功于蠅犹場中顯

像在麒麟閣上圖義膽忠肝元不昧神遊應返列仙都

夏明樑作　三台山下于公墓名位生前應上台贊化調元需碩德中興再造顯奇才丹心萬古應難泯黃土一抔良可哀昨夜祠官肅秋祀泰階平朗霽雲開

陳文作　九泉英氣未曾消深沐君恩賜寵褒廟貌更加新謚號碑文重載舊勳勞名揚四海垂千古位列三公冠六曹投老武夫閩盛事一杯遙拜奠江皐

謝璿作　積波萬頃逐飄風砥柱中流獨我公百辟衣冠惟自保萬年宗社仗誰功

鑅金銷骨姦讒內白日青天照鑒中愁絕西湖兩抔土墓臺高並鄂王宮

陳貴作　旄頭五夜偪星樞陡覺妖氛遍九區一手擎天公有力萬年砥柱國無虞讒言訾訾難爲辨清議堂堂不可誣過客南山頻下馬麗牲石上看嘉謨盛雲

作　胡騎長驅襲帝畿英才挺出解重圍成功迥異漢諸葛被枉何如宋岳飛事業一生勤社稷聲名千古重珠璣嗟予忝與斯文列幾度追思淚溼衣

才兼文武眾稱奇誰料功成禍竟隨謗語盡從讒後世思欲識我公經濟術行人試看墓前碑

徐寬作　西子湖邊肅愍塋英雄埋骨不埋名誰知今日一抔土元是當年萬里城史錄忠勳應不朽廟瞻靈爽尙如生旌功錫典權姦戮地下孤臣恨亦平

赤手曾扶天柱傾乾坤旋轉賴豪英龍輿出狩風塵暗鳳駕迎回日月明冤搆無端忠獲罪旌功有廟死猶生山河今日遺勳在留與斯民享太平

陳紀作　胡塵衮衮暗邊城社稷傾危獨力撐月冷轅門貔虎肅霜飛劍戟鬼神驚遠迎聖駕離沙漠重挽天河洗甲兵今日旌功祠下過水光山色尙含情

祝誠作　北風笳鼓震天關虜勢憑陵國步艱萬騎俯聽新號令百僚重整舊朝班隴禾薿薿兵戈息沙草青青御駕還民到於今皆受賜聖恩衮衮祀在吳山

陳龍作　烽火三邊報虜情英雄受命專征干戈妙略已推周呂望奇北塔烽煙淨車駕南還日月明謀能數漢陳平不徒立廟湖山畔擬占麒麟閣上名

釋天澤作　手扶日月靖胡塵天下安危繫一身社稷勳勞垂汗簡廟堂經濟澤生民聖明御極冤誣白忠義當追鄒典新廟食湖山鄰武穆功高元不愧前

范蜜作　文武兼資將相才生當多事死當哀忠臣有骨埋黃壤翁仲無言翳綠苔一死煩冤今古恨兩朝褒祀後先來新祠舊冢西湖上躑躅繁花幾度開

劉勳作　往事難追歲易徂我來祠下日將晡英雄有恨蒼天老霜露無情隴樹枯當日威名驚北虜今朝遺冢在西湖亭亭華表南峯麓永夜春秋月共孤

王溍作　虜騎如雲犯九畿艱危彷彿靖康時孤忠獨任三軍帥大廈全憑一木支蓋世功勳終顯白欺天姦黨盡誅夷懸知今日三邊上多少英雄動遠思

趙瑄作　皇天有眼鑒忠良身死功存世不忘唾罵權姦遺臭穢于公千載姓名香　湖西祠墓表雙忠

武穆英靈肅懸同自古姦邪能害正九原無面敢相逢

嚴贊作　誓守京城拒强虜南遷寸步不容移奠安宗社繇千載旋轉乾坤在一時事比汾陽功獨懋冤同武穆禍尤奇聖明恩典誠優渥豈盡英雄地下悲

南高峯下拜新祠直節英風想見之宜力曾紓家國難籌邊獨出廟堂奇京城誓守功難泯泉壤含冤世所悲賴有聖朝公議在忠勳千載照穹碑

高臺作　東手爭看大廈危不生此木竟誰支功高豈料遭姦毀身罹非辜得禍奇公道一朝歸正論忠臣千古有餘悲巍巍揭地掀天績咫卻燕然山上碑

施綸作　太傅祠堂麥嶺東旌功方始見憐忠煙霞氣老山川秀雨露恩深草木豐身寄干城全保障手扶社稷冠英雄皇明事業伊誰並終古令人拜下風

張文作　光岳于年正氣鍾挺生江左見豪雄股肱重任眞無忝文武全才孰與同德被生民昭茂績力扶社稷見孤忠于今廟食西湖上地久天長祀不窮

常憶英皇北狩時萬年宗社繫安危贊波既決三江柱大廈將傾一木支才大獨能排眾議功多誰料

起羣疑南高峯下祠堂在湖水湖山萬古悲　忠良不忝古名臣天賦奇才自絕倫一寸丹心惟許國百年清節竟忘身鵂嘵宰樹新祠夕花落空山古隴春

天道昭昭終有在旌功亟典重明禋

徐九思作　蓋世勳名在景鐘心如鐵石筆如鋒片言決策摧戎狄五色新裁補袞龍臣感主恩知効死人由天定永褒封堂堂忠義書難盡表墓于今屬蔡邕　麟閣誰書第一功中興相業被塵蒙靈濤挾怒胥江近宰樹含悲岳墓同天日重明昭大節冰霜歷盡見孤忠幾回瞻拜新祠下梁父吟成泣晚風

王思任作　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孤煙埋碧血
太白黯妖氛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南城得瘞骨
何處暮鴉聞　一派笙歌地千秋寒食朝白雲心浩
浩黃葉淚蕭蕭天柱擎鴻社人生付鹿蕉北邙今古
諱幾突麗山椒

虞舜卿作　九日商颺吹帽落蕪翻荇亂舟難泊登
高直上三台山中有荒祠塵漠漠云是于公墳秋聲
轉蕭索記得先皇已已年數遭陽九邊風惡而今已
巳九日風萊黃滿泛雞豚樂虜酋虛傳據兩川彗星
空埽華蓋前爲問何因制西虜卻說當年平也先不

數清風店前石不怨麗春宮裏天只歌鶯驚冰上走
那愁旌旆雨中懸皇天生公爲陽九總角宮商應心
口出語時侵蘭古春倫桃不怕西王母競談叩戶解
分胎又道當壚能變酒傳奇久著稗官書宗功更列
名臣首雄辨轅門服漢王清聲滿路冠諸郎自供薇
蕨慚淇水肯餽蘑菇辱帝鄉名入九重出不得氣橫
六合死難亡杯中竹懸病空起帑內金符謗漸長土
木荒荒悲玉步百官絕走無歸路和議同迷五國城
前車忍見棲霞墓內坐圍營外典兵漢兒屢勝胡兒
負畏日重扶再上天寒星誰料飛如雨景皇憑几且
臨軒太上鳴鐘已奪門躍起尚疑公竟立迎來那得
弟歸藩易儲敢道前王過成事難明後死冤燕雲灑
血招魂葬大烏驚唬日月昏借得蘭閨雙目炯倏來
楓陛一身存君不見南城孫討虜肅隍閒不著狐貍伏女牆無復腥羶撲九鯉仙人叶太占千
秋玉慿憑祠祝此日誰禳陽九災小臣再拜登塵牘
陸可教作　三台山麓西湖濱灌木積垣泣風雨萬
載乾坤自帝基一方伏臘還祠宇我來摳衣仍再拜
彷彿英魂對樽俎惜公有生何不辰百六皇圖遘壬
午旄頭寒芒劃霄漢九塞羶風逐狂虜紫極星移天

動搖十萬圍營擁豺虎坐看黃屋竟蒙塵猛士如雲
色摧沮公時慷慨倡雄圖社稷蒼生今有主裹瘡灑
血氣百倍頓使寰區盡安堵逆酋悔罪日馭回二聖
重懽民忭舞吁嗟此功同再造晉宋詒謀堪復覩詎
意功高反殺身蠅口乘時爭嘬咀至今百年公論定
累錫重封襲珪組向來鼠輩太猙獰轉眼身家膏鼎
釜公神在天固無恙擁護皇圖尚終古咫尺孤山雲
樹連不見遺祠岳忠武若能二帝果南轅湛族灰身
未言苦只今戎狄盡解辮無事三方談勦撫廿載邊
關久息烽漆室懷憂同魯女廟堂籌算豈無人幃幄

如公堪指數幸哉金甌方永固厚德深仁有宗祖搔
首無言仰視天有淚滴公祠下土
鄭緝之作　太傅出南方眉宇天人表矗在英廟朝
讜論多了了三邊正統末胡羯日俶擾先皇巡朔方
虜騎伏潢沼黃雲阨塞垣仙仗迷周道法駕一蒙塵
作意索金寶京城既搖動和議雜紛紜公時贊戎機
決策絕瀾倒告廟定儲君誓眾守隍堡耀兵向陰山
真欲舉征討居庸扼咽喉鐵馬豈能擒坐令虜計窮
食盡師遂老羣華果全歸黃屋免再造雖重獲罪戾
社稷功非小功高反殺身於古亦嘗蹈固由天威赫

實爲青繩嬈天日終輝輝即見是非瞭神宗啟後聖
殊錫達幽眇憶昔靖康亂謀國何草草堂堂宋諸臣
唯唯遵和好甘心拜犬羊所以至絕島直書在史氏
公節須皦皦
劉福謁于公祠　欲奠忠魂何處問西湖西畔北山
前經綸自負平生志勳業元高太史編北極樓臺長
掛夢九原松柏盡生煙祇今聖代恩波洽擬待重磨
琬琰鐫
曹璉作　醜虜憑陵入寇時共推司馬總維持指揮
將士謀先定策立君王事出奇勳列鼎彝昭信史恩

頒官爵龍佳兒屈伸輿論今猶在朝野追思更可知
胡騎長驅犯帝畿當朝宰執任安危身兼將相紓
籌策手握戎兵靖虜夷曠世才華應任重保身明哲
見機遲同門故舊彫零盡垂白慚子誦些辭
張賢作　先生眞合擅人豪廟貌尊嚴坐紫袍承詔
已能安帝闕攘夷應不愧兵曹百年公論乾坤在一
段忠情日月高故里春秋遵祀典姦諛門第已蓬蒿
張珣作　蒼龍失馭九門開排難功成柱石推姦黨
既萌終稔禍聖明非是不憐才兩朝雨露新恩在一
夕湖山舊夢回惟有旌功祠外水洗哀常使後人哀

邵寶作　祠前春霧隱緋袍隔岸松聲應海濤伯紀
空勤恢復計子儀還重廓清勞我陳薄奠聊三獻誰
作長歌當一號西望岳墳纔數里白雲湖上兩峰高
張溥作　栝柏風嚴冷月明至今兩袖識書生青山
魂魄分夷夏白日鬚眉見太平一死錢塘潮尚怒孤
墳岳湫水同清莫言輸美人如土夜夜天河望帝京
徐桂作　皇輿朝覆夕登陴獨任金湯誓虎羆敢謂
君猶輕社稷祇緣身自繫安危白凳不爲開重運黃
道何因覩再曦漫向賢姦論國是昭垂天語在豐碑
陳子龍作　槩蓋烽煙竟不旋手持大計靖江天北

明虎臥回鑾日南內龍飛賜劍年山外怒濤歸碧海冢邊荒草像前連上皇猶想風雲際曹石功名倍黯然

王瀛作　大駕長巡出塞關廟謨偏爲護權姦冤埋白骨湖山裒忠貫丹心日月閒馬蹙寒煙愁草色石麟春雨漏苔斑廟鄰武穆生同恨地下相逢總笑顏吳太沖臨安篇爲吳門陳太僕遺祀于忠肅公題

世上浮雲何所依英雄事業歸邱隴只爲忠魂在帝廷松陰歷歷向北拱乾坤一旦裂崩沙纔悟棟梁盡微禮半壁支撐艮匪易舉手招公相恩宂何不倣公

當年事練兵擇將鼓謀勇鞭驅亭彪使酣戰一朝遂定都人凶羣心怠奮由廟堂豈僅慮名可傾悚我讀陳子臨安篇一讀淚流一憫然十載孤臣覓荒草呼天欲問人不憐我慚微鳥能塡海一腔熱血灑寒煙

錢繼章謁于忠肅公祠爲楊修齡先生所葺　楊公湖海一偉人詩心劒氣山水濱觀其精神起落處磊磊淘與古者鄰我今謁于并謁此風吹緜草如蘭芷頭顱墮地非偶然自令頑懦低眉死淋漓誰讀壁閒題喚起隔葉之黃鸝嗟哉詩句是何物枯瓢我欲投深谿南城日光東市血一丈丹誠空切切石人背上紀歲年

高挹松花落如雪

沈寔旌忠祠　新廟南山隔黃鸝好音椽木人盡識當朝少保匹儔武穆北狩前旌經紫塞南巡左蘇迴黃屋挈山河不改舊規模恢洪福　宜享用千鍾粟此擎天一柱崑岡白玉劒血春隨流水遠祠宮夜倚空山哭留萬年香火枕湖皐藻蘋綠

調倚滿江紅

徐奇作　翠華蒙塵紫微昏旄頭炬赫弄神器是何英雄事業歸邱隴只爲忠魂在帝權倖輕搖社稷彰義門前胡矢亂盧溝橋外妖氛黑當挺然一柱砥中流伊誰力　百戰師紛如織萬全計安如石但指揮叱咤犬羊遁跡自古功高人所忌如今事往天纔識悵九原義膽與忠肝無終極　前調

張岱旌功祠　平生有力濟危川百二山河去復旋宗澤死心援北狩李綱痛哭止南遷湄池立子還無日社稷呼君別有天復辟南宮豈是奪借公一死取貂蟬　社稷存亡股掌中反因罪案見精忠以君孤注憂王旦分我杯羹見太公但使廬陵存外邸自知冕服返桐宮屬鏤賜死非君意曾道于謙實有功

陳廷會作　南山九月秋氣豪我來正當風怒號少保祠前松柏動白日慘淡天爲高憶昔公當景帝初

社稷移晉將邱墟挺身殿陛扶大誼片言出口羣晏
如朝廷復整叔孫儀四海仍奉周車書出師撻伐九
門開動地兵戈犯順來熊羆猛將誰善使驅策先啟
聲如雷此時鼠輩復何有建議南遷惟恐後王侯將
聽景陽鐘敵人欲折都門柳公也奮臂聲大呼抗疏
力爭肝膽剖郟鄏九鼎長不移秦關百二方堅守自
從土木喪我軍挾迎大駕徒紛紛鄭人伐許示不急
子魚謝楚眞有君六龍巡幸眞不返七載砥柱成奇
勳功高反遭羣小忌奪門煬竈慘難聞沈吟此事二
百載瞻拜公祠心欲痗旅常竹帛總難刊白意丹心

千禩在誰人不思匡濟功安得如公靖多壘吁嗟胡
爲昔羅罪浮雲蔽天天暮晦君不見鴟夷忠荀息功
被疑見謗古今同我今謁公悲塡衷況復祠邊飛斷
鴻歸棲啞啞聲欲窮寒霜將雪魏徵麟作 當年天子已蒙塵中外安危寄此身首
建一言存社稷獨鳴孤掌定君臣丹心縱死還如鐵
碧血長埋未化燐千載湖山留正氣不須涕淚灑松
筠

陸次雲作 土木變生傾帝座安危大計此時分不
將北宋爲南宋翻藉新君返故君中夏再臨功孰致
外藩謀立語誰聞奉天火烈忠魂見千載靈旗傍五
雲

朱彝尊作 昔在狼山下軍書犯近坰六師輕朔漠
萬騎失雷霆土木塵長滿龍蛇歲不寧豆田沙浩浩
黍谷路冥冥濟世須元老長材總四溟從容持國計
指顧悉兵形瑕呂安羣議劉琨表外廷嗣王仍歷數
高廟有神靈既罷金緡欵無煩白馬刑北轅旋翠輦
南內啟朱扃命已甘刀鑊功眞溢鼎銘春秋隆代祀
俎豆肅維馨一自軺車至難期堠火停遺墟愁戰伐
大樹日飄零碧草空祠長黃鸝過客聽霜鐘沈曉月

風牖繞明星下壺誰修墓巫陽數降庭識還思雨帝
碑欲墮江亭遠水澄湖碧流雲暗壑青千年華表鶴
哀怨此重經

吳農祥作 社稷仍英主風波試老臣易成千古恨
終使萬年伸闖闖歸君父雲霄泣鬼神古祠驅魍魎
高冢劃麒麟聖怒雷霆震皇恩雨露新銘功崇鼎鉉
厚賜出金銀死地還飛步危時敢愛身片言留重器
隻手轉洪鈞鎖鑰澄妖氣千戈壓塞塵謀成消戰伐
勢定偃經綸南內形骸隔東宮骨肉親嫌疑盍問客
子奪豈由人豺虎橫歧路狐狸守要津心非甘簡默

志不忍沈淪欲灑英雄血先愁氣象屯駭幾思慘沮
微語示駿孝啟殿升黃道鳴鐘謁紫宸弟兄懸日月
將相易星辰五等分弓矢三台折繒紳從容誠可格
倉猝謗何頻地近驚相逼天高畏重陳北庭愁勃敵
西市慟遺民恍惚辭朝亡氛氳覲帝閽長城崩杞梓
舉國感松筠小雨蒸紅藥微波漲綠蘋幽宮埋嶺岫
此廟枕湖濱獵馬歸來晚流鶯轉罷春浮沈傷世態
突兀仰人倫獨力扶神柱微生恥釣綸海門流浩蕩
天目接蜂嶼少保祠堂秋可憐黃昏哀角生寒煙
戍兒牧馬不知處游子調鷹經幾年暗雨飛沙苦淪

淪殘星落月何娟娟斷碑高壓麒麟冢手撫遺文空
悵然

強陳謨作　歷代如公有幾人生爲柱石死爲神一
身當國人皆嫉十載封疆家最貧寧死不遷全社稷
臨刑無怨重君臣巍巍功績垂青史長並乾坤日月
新

徐旭旦作　鑾輿北狩勢難支歎息神州鼎沸時天
下無人憂社稷大臣決計定安危調羹七載心偏苦
回首南城志已悲一片孤忠懸日月好從青史認男
兒

蔣芑作　曉哭六師殲土木夕傳萬騎薄都城從容
坐折南遷議慷慨長驅北伐兵玉輦何勞輸幣返金
符翻借奪門名河山千古留遺恨鼎鑊臣軀答太平
尤侗作　上皇狩在土木國有君難迎復上皇返在
南城君有子難力爭少保木爲社稷計揭其忠貞圖
事濟不濟則以死繼之此一腔血灑何地當時景帝
果不起不於上皇必太子謀立襄藩豈有之不過亨
等意如此石將軍下獄死武功伯戍金齒天道復反
乎爾旌功祠西湖南鶯鶯冰上走何處覓魚嗛
毛先舒憐忠祠　曲巷秋深碧草稀于公祠畔日斜
何處歸忠肅當年此一區風吹雨打自支吾挽回
北狩摧強敵力阻南遷塌腐儒話到奪門眞笑惋可
憐埋血暢姦諛問他徐石金牌事圖得終身富貴無

詔雪奇冤鍛鍊無憐忠二字史臣書金網擾攘無
全策社稷安危賴此廬白日旗旛增慘淡秋風俎豆
一欷歔吉安遺井湯陰宅自古精忠重里閭　何處
乾坤大難容社稷臣忠魂萬里外遺廟大河濱日黑
聞嘅鬼山空少過人草依孤冢綠花傍野祠春竹帛

垂來遠精靈沒後伸南屏一片石愁對岳王神

吳振纓旌功祠　一酹空山起暮煙松風嘯雨咽寒泉魯陽涙說揮西日嫣石誰云補漏天北闕至今回玉壘西湖終古祀緜田但令社稷能長在不使荒林叫杜鵑

張綱孫作　英宗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憶往時成浩歎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煙滿墓門寂寞祠堂嗟歲老竹深松火又黃昏

梁允植作　少保祠堂傍水濱雙峯勁節石嶙峋千秋爭拜麒麟冢一代眞爲社稷臣落日悲風嘶燕雀中宵涼露泣松筠奪門將相終燐火廟食今看俎豆新

顧豹文作　諸生風骨已權奇宰相他年識救時片紙雷霆馳萬里孤臣痛哭眞京師君民禍亂身難委宗社安危帝自知此舉無名元老死空貽壇表繫哀辭

張右民作　驚傳蔔乘陷輪轅倉卒徒聞朝野喧直撥風雲開日月重扶版蕩定乾坤奪門姦黨邀封爵定國忠臣坐死論夜靜魂來庭殿裏空山鶴唳月黃昏

沈欽圻作　宰木豐碑拱墓門庭功祠畔禮忠魂孤臣決策安中國羣小讒傳召外藩其信金符存內府空教熱血灑荒原隔湖相望棲霞嶺兩地沈埋萬古冤

吳農復太僕陳濟生奉詔祭于太保祠感述　歷朝持節聖湖濱太僕驅車上苑春知啟黃扉求故老更傳丹詔弔孤臣柳城落日增危戍梅嶺平原起戰塵安得故園無虎豹獨教高冢築麒麟　赤眉屯聚遍中原碧眼長歌迫至尊四海窮愁看到骨九泉遺恨霜滋雨露更懸日月照乾坤

許光驥于公祠　六軍星散塞雲紅與弟謠成帝座爲招魂指麾仗鉞陳金殿談笑回戈反玉門不負皇空豈願守圭私叔武不教奇貨與劉崇北門管鑰賢勞獨東市朝衣歎息同讞獄眞如莫須有湖山碧血兩英雄

金姓謁于忠肅公祠　宦者星明帝座危卻從沙漠望龍旗書生勇冠三軍帥大廈功成一木支冰上鷺飢含隱痛湖中龜坼驗先知英靈于古容神遇往事元同噩夢推

姚安作　遂見山河改還思再造功九重輕社稷萬
骨葬秋風餘怒迎濤咽孤燐入海紅野猿如欲訴長
嘯月明中　列聖靈何在孤臣魂未安霜飛楓淚碧
月落雁聲寒俎豆垂昭代簪纓儼漢官我來頻欲醉
漫許說匡韓

柴燕作集唐　仁祠當絕境佳氣接神臺雅望羣心
折奇謀闔外裁聲名暢八表星分應三台尊俎資高
論天旋日月來

齊召南憐忠祠祀肅公故第遺井尚　祇賸祠
存因感異夢寤而賦此

堂屋數間樓臺原不占湖山萬靈回首風雲壯一相
成功天地閒但使匈奴窮塞走便看厥養御王還趙
家往事傷南渡誰救中原戰血殷　欄子一曲轉乾
坤匡復功甯數奪門未賞子魚安宋國偏憎叔武及
元昭忠泉有水皆成碧噩夢隨人尚說冤不朽精靈
依梓里涼颸六月晝旗旛

盛大士于公祠　瓦刺圖南牧鑾輿竟北蔟誰安明
社稷再造舊乾坤慈詔深宮出嚴兵近甸屯貂瑞除
醜族龍巒迓賢藩少保經綸茂中朝德望尊行營推
鄭畋勸駕倡劉琨赤手辰謨定丹衷乙夜捫夷吾賴
瑕呂叔武得元恒屬幕吹笳急廬瀋問渡喧壞雲飛

下水哀響瀉潺湲

汪志伊作　卓哉忠肅眞元氣熱血一腔安社稷北
好不通國體尊南遷力阻羣疑息其信金符貯上方
偏誣少保立藩王擬鎔徐石墳前跪隔湖林立續秦
張

朱實發作　于祠高敞岳祠開兩代孤忠碧血埋一
事小朝廷不及蒙塵天于竟生回
姚祖同作　懷愍坐看淪晉社徽欽無計返金營九
門壯略完居守千古奇功軼奉迎碧血西湖難洗恨
朝衣東市竟何名棲霞嶺畔英雄淚更有黧軀事不

成

張鳳韶旌功祠　巍然廟貌峙湖濱俎豆今經四百春和議豈能安社稷回鑾原不愧君臣市中血染蔓宏碧地下魂甘武穆鄰太息童謠徵雨帝策勳翻予奪門人

沈炳垣作　雨帝雨帝興童謠萬象一擲輕鴻毛社稷爲重君爲輕誰使根本無動搖犬同城外乘輿入兄弟至情乃抱泣豈有離閒來廢奴移居西內相煎急何人奪門貪天功納兵啟鑰來南宮外藩迎召果何據奈彼羣小誣孤忠同寅之噬驗初九嗟哉驚鴞還留縣上田君不見徐有貞已窴金齒石亭尋亦詔獄死天道好還速如此公獨專祠千載祀

周霞謁于忠肅公祠　雲端推下袞龍新一載穹廬萬乘身不是孫申能策鄭那教晉惠得還秦世矜赤手擎天績帝負朝衣東市人易代祠堂嚴俎豆裕陵玉匣莽荆榛

王蔚華作　少保前朝勒鼎鐘至今祠並兩高峯常多千里衣冠會似有羣靈劒載從一代枌榆開石馬

百年伏臘配句龍丹心恐不隨流水令我徘徊馬鬣封

宋維祺作　英姿奕奕繫人思宰相如公可救時靈武有君存社稷建康無主久陵夷安危自昔眞多算復辟何圖更借詞功大莫酬膺禍烈茫茫天意未能知

魯鴻作　當年魚服墮邊塵高廟精靈幸有人款敵便應論宋帝扶危端不異孫申南宮重鋼天難問東市含冤草不春雨帝城隍紛浩劫吳山高處幾愴神

李富孫作　宋室盟和議狼山北狩時宗祊愁失墜

元老鎮安危社稷英謀定乾坤隻手持忠誠甘鼎鑊

灑涕撫殘碑

錢林作　慷慨臨戎國務勞二庭烽火徹天高徒聞畫閣尊司馬終見廚車載屈鴦虹劒夜埋燕市血雪山秋擁海門濤棲霞嶺畔幽阡在墓檟森森對怒號

吳錫麒作　土木蒙塵日元黃再造時獨悲孤掌奮全賴一身支遷國謀方煽和戎患易貽策煩籌杜預稱許引辛毘社稷由來重金緡不用遺審幾能制勝挾貨任居奇警眾呼蒼兕當關起老熙胸中兵仗富閫外敵形知契箭齊遵約發弧自守陴識兼瑕呂卓

忠類齎拳爲颺脫消前釁乃遷驗後期鑾輿重得返
綱紀果誰持笛罷唐西內鐘宜漢舊儀倉琅驚敔驟
鐵壯恨飛遲識已忘鸚鵡謠偏應鷺鷥雲端天子坐
冰上老臣危貝錦壬人織星文午夜垂無名眞此舉
欲殺又何辭六月寒霜下全賸熱血披問誰思雨帝
愴我拜神祠可惜長城壞徒來大鳥悲江風吹古樹
湖月照殘碑酒孰黃龍醉潮空白馬馳千秋同太息
遺恨滿靈旗

宋咸熙作　鷄嶺狼山下天傾地裂年豎閹一何狡
孤掌獨行權教我由高廟輕君法大賢位登靈武正

兵握孔明專鎭重推元輔艱危策萬全攀轅偏北狩
按劍定南遷城下盟書絕刀頭樂府傳宋朝增歲幣
殿鑒在安邊果應初爻吉疑從五國旋龍飛雨帝後
鷺走石人前鐵券功誰報金符事豈便禱祠如左驗
露刃已爭先有獄冤三字無心恨九泉烏哺兒抗疏
草宿墓封田東市壺漿沓西湖姣服鮮魂猶戀聖主
朝又拜中消花落香霑碉松深謇奏絃穿墉逃點鼠
泣淚斷愁鵑樵牧誇鄉彥雲初護廟墉回看奪門者
身敗轉凄然

宋富生作　艱難思少保報國矢精忠若使居奇貨

陳泗雨中過三台山謁于忠肅公祠　雨洗孤村沒
燒痕溼雲橫野晚山吞湫聲裏無人處有客閒祠
憶奪門
鄒棠作　大同城外風雲惡蒙塵天子餐羶酪瓦剌
有挾更居奇擁鴈橫行金帛索其時蒼黃勢莫支盈
廷諸臣坐駭愕我公慷慨獨誓師收拾餘燼拒河朔
喪君有君廟王立土皇始得還京洛不然和議效南
宋鑾回直待馬生角徐石邀恩何慇慇夜半倉卒薄
南宮擊天砥柱陷斧鉞宵小共爭奪門功屬鏤原非

君王意他時追悔空揮淚易儲未免太賊恩遷怒孤
臣何足異君不見棲霞嶺下夜啼烏風波亭畔雪模
糊興亡原欲談往事嗶壺擊碎淚眼枯英魂九原莫
飲泣自古忠佞不兩立
鮑蘭皋作　狼山軍勢窺邊急大同入寇騷鄉邑陽
和戰敗兵力疲朔騎洶洶還雲集椒房阿監祆帝征
鴈嶺突出刀鎗鳴黃沙慘淡圍土木嗣王內攝居燕
城當年六師事征討錢塘司馬陳諫章直臣不聽聽
刑餘萬里蒙塵馳遠道何人占象議南遷哭陳南坡
宜鑒前行營震驚雷雨作京師固本山河全賊酋重

和戎力翦棄兼攻德勝臨萬軍伏兵四起愁陰雲孛
羅戰傷死守固社稷爲重國有君至情大義公所尚
翠葦旋歸思謙讓由衷感激迎東安相抱悲聲殊悽
愴須知復辟有神功奪門宵小徒昏憒艱難卽未從
北伐留後方得回南宮景明之筮果符契銜上黃童
謠雨帝如何再造能回天棄市翻教中姦計古來家
國起釁讎子臧季札非凡儔調停自殊甘露閉孫申
處鄭眞同謀旰嗟鷺鷥冰上走魚喁難覓頻回首千
載隆祀肅馨香勒石銘功傳不朽
王焯作　誰言曲逆善籌邊豈似公忠卻也先社稷
眞將孤注失君臣實比靖康賢再中戾日千秋事一
洗蒙塵萬古天赤手銀河遺績在論功更欲諫南遷
陸祚蕃作　變生土木數幾窮此日匡扶獨繫公社
稷再安憑隻手袞旒復辟枉孤忠血成碧玉青霜下
神立金城赤燄中旋踵石曹殲滅盡可能爭說奪門
功
馮培作　再造乾坤廟算中治兵卻敵挽塵蒙道君
何意還轅速雨帝無情紓臂同事密宮闈前席地變
成宵小奪門功精靈並挾胥濤怒鄧國墳連樹樹風
韋坤作　遺爾蒙塵誤匹夫柴荊關外幕鴟烏化龍

未肯浮江左泥馬何堪伏海隅雖不戴天肝膽裂身
能殉道性情孤寥寥數句登陴語千載如聞慷慨呼

南城豈竟昧公評機陷紛紛倡石亨回首奉迎天
已定傷心不殺事無名一腔熱血山河壯四合陰霾
神鬼驚卻憶叔禾餘志好忠臣元是舊書生

陸新作　爵賞居然在奪門當時誰雪復盈冤但令
社稷能無恙詎惜權姦有後言祠廟湖山同不朽安
危志節自常存靖康若具先生識二帝何難返北轅

王斯年作　小人壞綱維補救仗君子撥亂見清甯
又利君子死正統任貂璫國碎身禽矣當時無于公

明紀從此止礮聲飛九門甲裳滿流矢宗廟賴神靈
有主承帝祉晉惠遭秦虜呂卻唯圉恃趙王會漉池
廉藺謀祖逖公眞杜石才深得兵家指終挽乘輿回
一獨祉稷恥兩君儻夷齊去位如脫屣守國子儀功
不嫌立太弟議儲與餘夷還可成雙美奈何拘南宮
蛟龍同虎兕奏臣日乘釁奪門要金紫毋怪趙九哥
願兄蒙塵澤殺公竟何名含笑臨東市丹心貫白虹
碧血灑青史我來謁公祠閒階石齒齒廟祝誇夢奇
臣心奈如水山空肌骨涼妾念無由起再拜返扁舟
風送檄何駛

李賡芸作　蟲沙猨鶴一齊捐國事全憑少保肩樞
部令嚴諸將肅柳莊相法後賢傳末知熱血灑何地
只有丹心可告天僥倖蒙塵能復辟衰忠亟亟祀中
涓　居庸土木接烽煙再造純忠可格天官寺倉黃
輕北狩先生慟哭阻南遷蒙塵幸免徽欽禍讓位空
思臧札賢今日西湖煙水闊鷺鷥飛徧夕陽邊

賈應鴻作　祇爭社稷不論功膽識無雙貫日忠逆
得龍髯鼈故國伴將鵑血灑秋風奪門事往精靈在
斷碣文殘蔓草空兩字獄成千古恨九京心迹近王

同

嚴元照謁于忠肅祠拜瞻畫像　黯黮微綃挂素壁
空堂白日飛霹靂豐頤廣顙貌何人請君認取臨安
伯緋袍慘淡雙袖窄少保牌留字跡森然眉宇出
威稜下拜何人不動魄怪底當時畫者誰對面能傳
英武格祠墓長教過客悲粉墨猶爲鬼神惜祇恐絹
力不支久更閱百年終棄擲鄂王遺像物精忠公貌
亦應鑾樂石英姿同作湖山鎮永與邦人驅癘疫雄

王景彝作　人將忠肅方忠武我道明宗似宋宗留
下西湖雙憾事老僧憤打夕陽鐘

譚鍾麟題于忠肅公像　旋轉乾坤手千秋一偉人
艱危能獨斷丰采望如神決策消邊患旌功念舊臣
奮門何足道適以顯忠貞　持節經珂里瞻少保
祠三台延地脈千葉衍孫枝豫生茂才爲公十六世孫彰癉吾人
責吟哦後學師原卷有許文恪師題句
常綿慕珍重爲題詩
徐陵留妙筆公像本巨幢花農庶
德馨作　湖山擅靈秀鍾毓生英傑巍巍旌功坊歷
劫磨不滅有明在中葉天傾地維裂偉哉祉稷臣隻
手扶兀兢星象忽生變貪壬競謀孽遂令子胥冤慘
化萇宏血浩氣還太虛丹心凜寒鐵至今西泠水仿

佛流嗚咽徐于員史才濡毫千秋筆齒冷奪門功心
折孤臣節繪圖貽後人相期寶勿失
唐樹森作　長虹耿耿垂千年氤氳正氣何充闐精
忠炳日霄漢懸諸艱歷試志逾遷我公柄政景泰前
中原騷擾橫戈鋌英廟北狩闖任專雄關控倚長城
堅目視指屈口奏宜雷霆片紙馳三邊京師守議符
經權紛紛眾論囂南遷拊膺矢節安冰穟時危憂國
心如煎滿腔熱血濡垓埏九鼎一髮公仔肩貪王得
志妨英賢深文彈劾能違天植身孤峻無反偏太廈
難支傾梁樞朝衣東市冤靡瀕玉石灰燼熒岡巔故
家零落餘簪蟬梨花夜雨愁嘵鵑西湖青冢埋寒煙
鶴歸華表尋遺阡徐陵弔古操丹鉛繪圖展拜虔齋
獨清風不泯貽蓀荃馨香俎豆輝林泉
孫家穀作　鐵面秉秋霜安危乘朔方忠精表伊旦
生氣懾貞祥淚灑淩煙閣魂歸望帝鄉祠堂留畫像
史筆付家藏
豐紳泰作　凜凜山河氣堂堂社稷臣一言安正統
千古仰忠純決策無遺算籌邊用拊循對迎英廟語
尤見篤仁親　赤手挽乾坤英風今尚存致身心似
水遺像色猶溫受命當危日妨賢慨奪門繼承明德

者後達盼文孫
吳唐林作　湖山靈秀鍾毓偉人大節不淬浩氣成
神明社中否國步邅迍也先猶夏英宗蒙塵虜居奇
貨要挾無倫盈廷惶愕公斷獨伸大忍行忍喪君有
君潰賊譎智遂殲姦閹北轅終返南宮養尊內安外
攘卓爲良臣景泰勿孤羣小希恩謀圖復辟禍起奪
門元叵存衛冷至卻秦勳侔再造怨萃一身丹忱皦
日碧血飛燐唯公至計章疏備存奉迎力贊義凜天
親終動主鑒冤湔功論崇祠坊表明聖之濱子孫世
守千祀明禋流傳遺像端冕垂紳威棱咸瞻鬚眉逼

眞光風四照笆 即三薰公忠貽澤勗哉後昆

彭祖賢作　浙水鍾奇傑沈冤起奪門如公安社稷
決策轉乾坤熱血灑何地丹心今尙存旌功終食報
亨輩更誰論　展卷欽遺烈英靈實式憑祠堂鄰岳
墓圖繪續徐陵史筆千秋在家聲百世承孤忠天祚
永珍重祖謀繩

卞寶第作　繁霜晝飛冤雪紫白日荒荒冷東市勳
高宗社身命捐朝廷負人竟如此薤花漬血慘不鮮
土木之變嗟當年煙塵頃洞四海沸微公大任將誰
肩兄弟君臣家國計片語尤能全大義劫開南內奉

三郎不使北庭淹二帝何期變故生奪門君也鄭厲
臣原繁襄藩迎立事何據莫須有獄眞奇冤鴟鴞得
志讎鵷鶵往往忠貞遭慘毒前蹤景鐵後沈楊宜爲
戮乎公更酷斧鑕衣冠恨不窮坊碑枉自說旌功誰
歟一代丹青手卻把雲輦朕晉公獄嚴嚴眞氣出
英爽猶然動精魄拜瞻公像識公心萬里秋天孤月
白

何兆瀛作　鐘聲南內月功以奪門成翻使悲忠蕭
行人怨石亭殘編青史在遺像白雲橫相望岳侯廟
千秋同大名

宋承麟作　痛闢南遷議知公浩氣存一言扶社稷
雙手定乾坤直道讎姦佞奇功蔭子孫古今稱少保
武穆證心源　謚法欽忠肅千秋兩字榮丹心原不
死遺像宛如生志共冰霜懍光惟日月爭即今瞻柱
石山岳氣縱橫

查光華作　北狩鑾輿返中朝仗棟梁百夫防可恃
三字獄同傷冠帶尊遺範勳名紀太常石徐漸滅久
公獨樹崇坊　臣自忠謀國君偏獎奪門千秋能永
譽一死亦銜恩墓像芳型肖旌功直道存球圖長寶

何承禧作　湖山鍾毓厚大節獨忠純讀史有生氣
披圖見偉人冤沈眞萬古力竭此孤臣崩貌旌功在
千秋俎豆新

戴洪椿作　曾向台山駐玉驄荒祠斷碣弔孤忠有
君能定安邦策枉殺思邀復辟功熱血灑拌燕市碧
夕陽殘照墓門紅祇今展軸瞻遺像精爽憑依瓦素
虹

龔鼎孳于少保祠用岳鄂王詞韻　萬里神州當公
世三光幾歟奉祉稷仰回天步義聲霆烈翠簴不移
螭陛下丹心常照龍堆月置死生成敗付蒼穹孤忠

切　弓鳥恨須臾雪徐石輩須臾滅視大名諸葛旂常
無缺策定抗辭靈武賞事完補遷攀車血儻非公無
論奪門功誰陵閣調寄滿
江紅

詩錄下

童軒湖上隴樹圖爲于京兆作　湖山蒼蒼湖水碧
望裏松楸森鬱鬱問誰葬者少保公芳草晴雲閟元
室昔公正色立朝端蔚然聲價疇能攀文章不在歐
蘇下功業高居丙魏閒逢時肆展經綸志大節精忠
照天地委身報國不辭難豈知竟墮權姦計權姦不
軌那得久眾怒應知天假手火灶堪然董賊臍籲纖
可塞元凶口公平雖死名亦芳想見騎箕升帝旁聖

明佑德思元老論祭褒忠來故鄉夫人內相多賢德
痙玉當年同此穴英魂清夜幾來遊號斷空山子規
血春秋霜露自年年宰木相樛狐兔煙東風翁仲薛
痕綠路人猶說于公阡即今有子官京兆偉器雄才
堪繼紹哀思寫作隴岡圖長日羹牆寓純孝　孤冤奔走仕途心切邱壑吳門
石田舊繪湖上隴樹圖以致感　沈　于冤跋云不肖

王世貞過于肅愍公墓歲復爲己巳公大功之日詔
今兩甲子矣　正統逢今歲胡塵日暫蒙乾坤三己
巳社稷一于公不作青衣辱依然黃屋崇祠連賜冢
地石馬汗秋風
又過于肅愍公墓下　熙朝孽禍萌妖豎控天綱時
危鉅公出赤手障入荒三十官司馬奄有梁晉疆煦
若嚴冬日凜若亢夏霜惟時帝蒙塵羣議沸蜩螗獨
公屹不搖大都自金湯九重借嘯笑百辟羨飛揚所
以殺機發委命燕市場人定天亦迴骨腐名亦香

司馬當年社稷臣西風松檟大江濱軍威萬里歸黃
風塵採蘋誰是當門子原草年年空復春
劉英于肅愍公墓　煙塵蒙蹕日中外戒嚴時烽火
連關塞兵戈擁路歧浮言偏易惑羽檄復交馳舉眾
俱無措惟公獨有爲輸忠心貫日感奮淚橫頤哀痛
初頒詔倉皇屢受詞承平閒武備禍亂噪邊陲政爾
才難展居然自不疑嚴城增雉堞健將選熊羆戰具
俱完戢餱糧預裹齎五營聽約束多士獻謀諮正氣
綱維肅先聲草木知軍容俄復整妙略出無遺遇敵
能持重摧鋒屬指麾專征威已振破竹勢相隨首虜
幾度看碑兩淚垂

先降劒羣凶遂莫支師行毋濫殺令下止窮追半夜
旌頭落中天紫蓋垂風煙空壁壘龍虎耀旌旗悔罪
畀陳悃迴鑾速奉期聖朝循至德海宇沐重熙翊戴
全康濟登庸大設施天顏深眷注地位絶班資特進
三孤秩堪爲百辟儀經綸歸密勿匡輔寓箴規雨露
恩雖渥冰霜節匪虧薦賢應爲國當軸敢云私清愼
家空橐憂勤蠶滿絲贊戎欽偉望閫氣產英姿仕本
由科甲銘當勒鼎彝名高多見忌任重豈容辭自矢
青銅鑑誰吟貝錦詩骨銷因積毀身在漸阽危事主
生無負爲臣死不欺優容瞻殿陛痛語露肝脾再造

功何補方來咎獨罹在廷咸戰慄行路亦吁噫慘淡
天無色淒涼笛最悲神靈仍陟降歲月漫遷移始爲
幽明異終知報復奇一朝公論定大筆直書宜還葬
南山下招魂遠水湄松楸長菀蔓草自離離嗣帝
憐前枉綸音諭在茲遣官營舊墓肖像祀新祠冤慘
深能白輿情久繫思封章垂刻繡此道未磷淄伸屈
非徒耳哀榮並有之旌常收懋績京兆擢佳兒昭代
千齡運聲光共不墮
文徵明謚于肅愍旌功錄有感　南遷議起其倉黃
一疏支頤萬弩彊既以安危繫天下曾無羽翼悟君
王莫嫌久假非眞有祇覺中興未耿光淺薄晚生何
敢異百年公論自難忘　老臣自處危疑地天下遑
遑尚握兵千載計功眞足掩一時起事竟無名當時
于王或謂不殺二人則今日之事豈無名然則復辟之事豈無名哉未論時宰能生殺
須信天王自聖明地下有知應不恨萬人爭看墓門
旌

沈昌輓于肅愍公　手扶紅日出東溟歷遍艱危致
太平北狩鑾輿時自返南遷輅重敢誰行幄中獨運
籌邊策閫外親提出塞兵經濟可堪眞宰相指揮不
信是書生功全社稷如山重身爲朝廷似葉輕盡瘁

名萬世好男兒更俾骨肉相攻擊果不慙避各傾心
禍起蕭牆兄弟闕若非公建兩全謨二聖當年崩沙
漠景弟或應忘叔齊究非衛輒之故跡迎立外藩誣
殺公豈是結纓微有忒乾坤正氣死生存祖宗大義
經權得旣云天順局奪門天理人心論順逆君不見
早潮暮汐撼錢塘浩浩忠魂同鼓激天馬騰空萬騎
雄雲龍排海千峰矗又不見西湖岳墓草芃芃落照
蒼煙增慘戚南北兩高水月沈玉壺瑩徹分清白
吳天酹作　點虜跳梁逞南牧長驅欲據敖倉粟鼈
華北狩去遹遹囘指孤臣仰天哭九關茫茫煙霧昏

火殃夜落胡人屯公當瓦運力愈奮巍巍一柱擎乾
坤播遷羣議若蠭起眾口挑公公不語棄捐陵寢欲
何之一戰背城寧厲鬼嬰城固守眾莫移長謨遠算
皆神奇從容獨奮儒者勇都城安若無兵時百憂萃
公公易老天狗嗥嗥夜將曉礮車聲起撼地雷蠭爾
鏃鏑如電墜煙塵一洗寰宇清大明當午回炎精廣
庭詰責終屈服上皇車駕歸神京身危不賞坐奇烈
搆陷及公成禍孽劍光射日日色昏浙陰風瀝冤
血殺公未必能死公公名將與天地終懦夫奄奄已
無氣如公千載猶英風旂常大筆紀殊績衛國有功
宜廟食春秋祀典垂休光白日堂堂照心赤邦誣已
辨忠義伸公乎公乎誰比倫煌煌大節照耿耿
固應無兩人嗚呼大忠祠旌功錄湖山青湖水綠長
林高冢西湖曲公雖九原宜瞑目當日權姦已夷族
毛倫作　巍峩廟貌享春秋昭代旌功祀典優迅埽
腥羶清國步奠安民社保神州南遷議沮慚姦豎北
狩師旋伏虜酋萬里長城橫絕域于尋砥柱屹中流
官居鼎鼐惟謙讓身繫安危敢退休勳勣分明超郭
李規模彷彿類伊周挺然獨佐中興業神矣誰先上
將謀樽俎筵閒藏鴆毒姦讒舌底有戈矛無辜冤憤

詔遙空仰止詩成心切慕前修

沈明臣謁于肅愍公墓　空山下馬謁荒墳寢廟豐
碑禮數尊敢信不移鐘鼎日便忘歸賜鏤恩松楸
永閟孤臣骨天地長依九廟魂門戶誰憐房杜少守
祠聞說有雲孫

文林拜于公墓下　落暉親挽轡陽戈因敗爲功得
算多沙漠敢窺新宰輔華風光復舊山河葬鄰武穆
死相似廟賜旌功典不磨天道好還公道在宵人地

下愧如何

吳原作　南高峰下西湖上蕭愍忠魂此閟藏故國千年金鑄像當時六月晝飛霜千城有策驅殭虜借劍無人請上方念我平生勞仰止攀香今日詣玄堂

鄧鑾作　湖山蒼蒼湖水綠山水縈紆清可掬松楸蔭鬱霜露多太傅何年此埋玉憶昔鑾輿北狩時逆胡戰馬思南牧狼煙夜起腥塵昏百萬生靈將血肉我公一髮懸千鈞鼎實何愁覆公餘抗持大義若堅城摧拉天驕如破竹奠安神器完金甌克壯其猷紹方叔但知忠義可通天豈料權姦方側目誰云達不

早知幾委質王家忘禍福公身死矣不勝冤天道好還終報復日月迴光燭九原坐見羣邪俱敗戮至今父老話當時多少英雄捧頭哭聖明御極恤恩隆墓左新祠照林麓史傳留教後世看儀容儼若生前肅我來瞻拜意無窮時把穹碑再三讀

楊于庭作　少保祠堂俎豆新當年定難憶斯人叩閽梁獄書猶在冢冢祈連詔未磷飛去五龍扶日月慘朝士英睿重來魄也先腐草已隨薶石盡青山未老自年年

陸棻調于忠肅公墓　荒祠殘碣兩峰秋社稷功高

未乞休自信丹心成鐵石已拌碧血染松楸黃龍塞
遠枝高向白馬江寒水逆流千古英雄猶爽在臨風
憑弔淚難收

顧岱作　重扶社稷見安全少保英風萬古傳紫極
其知輕北狩黃圖獨斷折南遷臨軒早定民間主馭
眾無勞帑內錢喜得棲霞荒冢在孤忠相對可垂肩

吳農祥陳太僕皇士奉詔祭于忠肅墓贈臨安伯

聖主思先業名臣羨往賢謳歌登極地撻伐中興年
鐵券風雲動銀符日月懸笙簫來斗下旌節駐湖邊
志士忘身易忠臣報主多淋漓揮羽扇想像按雕戈松柏陰風入蛟龍夜雨過還思殉社稷愁殺舊山河

徐旭旦于忠肅墓　國士值危疑于公實其砥居守
重封疆强敵若披靡大節貫日星中立無遷倚社稷
有斯人九廟亦心喜

趙宏恩作　翠柏聲淒冷夕曛名書竹帛壯香芸吾
儒多識何難死明史無人獨哭君眾論一時誣有意
孤忠千古在離羣生慨慷悲前事徒倚墳頭看白雲

姚鼐作　往事徵欽人不還人還粉骨豈辭艱先生
立志原如此泣弔徒汙墓石斑

王發作　上皇復國臣謀濟上皇復辟臣忠忌鄭國
孫申不急君雨帝歌殘鷺鷥繼意舍太子迎襄王廷
臣僉謀不與商三字冤鄂王族兩字冤少保戮陰霾
四塞愁冰天鷺鷥何處覓魚嘯

趙又呂作　西山爽氣結三台爲拜忠墳鼓棹來徑
遠青松埋白骨山飄紅葉蔚荒苔神州已覆須神力
大廈將傾仗大才赤手獨撐遺赤族清風石上日鳴
哀

彭翥岑作　國難無如土木奇安危端賴一身支稍
移半步中原失纔得南還宮禁疑清淚空山浮暮雨
孤墳壞土冷朝曦松楸猶拜前王澤鬱鬱蔥蔥正未
衰

宋眉祝作　英風烈烈縈人思宰相如公信救時靈
武有君存社稷靖康無主自陵夷安危在昔眞多算
復辟何圖反致疑功大莫酬千古恨茫茫天意實難
知

趙吉士作　尋山問水盪漁舟國史關心恨在眸草
勁每多陰雨嫉枝高難禁朔風讒時探勝蹟來芳澗
得拜忠墳到古邱青冢纍纍人不識公惟華表煒千

秋

朱維藩作　君不見台山雲歲歲臺前化露雯又不見台山月年年冢上曉幽鳩鴉喚愁雲作雨飛山風終日鳴嗚咽于公信稱萬古才赤手河山能補缺輝映當年兩袖風橫灑中原一腔血功大志高燦眾心營營自來狐鼠醬咄嗟石曹多少人況逢故主生容悅天佑英皇復振綱百日如公徒卷舌我來屈膝拜其旁四顧英風何烈烈嗚呼我公自是人中傑

程文正作　蒼涼祠墓六橋通少保精靈在眼中一代安危匡國計幾人終始奪門功鶴鳴花嶼春煙綠龜坼封田夕照空埋沒孤忠九泉下銜冤應近鄂王宮

許承禮作　手持大計力回天宰木豐碑拱墓田畢竟先生終不死青山白骨兩縣

陸弼作　荒墳鄰近岳王宮異代孤臣伏臘同北狩忽聞哀痛詔中興多仗保釐功百年天地同元氣五夜松楸度烈風聖主祇今恢廟略玉門聞已罷和戎

徐元夢作　碑碣荒涼野草薰華忠遺事慘人聞誰將天子爲孤注獨念蒼生建長君沙漠未歸勞碩畫乾坤重闢賚元勳春光不到台峰側七尺高墳鎖暮雲

王緯作　當年扶社稷功大有誰倫兵識圖營練官惟司馬眞奪門誇策士裂袖失忠臣埋血應成碧魏祠聖水濱

朱珪作　嗟公智勇名世希手扶傾柱支天圖見怪不怪怪自敗喪君有君君必歸廊王貪忮竟無後有貞險躁爭發機獻犬前驅叔武射外蛇內鬬原鬃啼功名撼山冤咽海劍首一映何是非我來再拜奠椒酒湖山萬古隕令威

吳國作　行人到此齊墮淚廟前屹立豐碑字古木森森蔽墓門英風颯爽猶生氣當年北狩誅謀臣顓公隻手扶艱屯援今證古具膽識旋天轉地開經綸社稷中興侵地復心事光明萬古燭未聞裂土報殊勳旋見奪門遭慘戮姦權同盡骨全灰旌節猶看古殿開鄂王墳畔靈旗卷疑有忠魂痛哭回

德保作　廟算無公社稷非乘輿安望獲全歸誰知七載身還國終使孤臣血染衣湖水湯湯流舊恨松風謖謖播餘徽墳鄰武穆應相慰猶勝南遷宋式微

南內何心北狩成姦謀偏謂舉無名扶危枉具擎天手蒙難彌彰報國誠今日椒漿酬大節當年輿誦

定公評　襄題賴有賢宗衮隔代邀榮荷　聖明金壇
于相國督學兩浙時特題請
春秋時祭人稱爲盛舉云
陳僅作　于公不殺事無名大獄都從曲筆成空質得還翻中忌故君已返敢求生奪門醜語誰臣子黜號傷心又弟兄片語南巡幾誤國當年斧鉞宥原輕齊召南作　復辟功彈徐石冠誰思句曲荷艱難守都不渡南朝馬監國翻回北漠鑾平地風波千古恨滿天陰曀一時寒無端亦有金牌事對鎖隄橋兩淚看

姚椿作　重臣談笑靖胡沙籌筆中書鬢未華南內星明龍復闕西湖月冷鶴歸家後人發册心尤苦盛世藏弓事可嗟太息兩峰相對立三台秋色映棲霞
公諫易儲疏在皇史宬天台齊編修召南始見之而書其事
徐經作　奪門遺事是何年東市沈冤信可憐盡欲血爲憂時碧萬事心從報國完大計由來工卻敵成功畢竟遂回鑾當時早許忠貞死肯信爲臣艮獨難世天文悟死生値得橫屍西市口可憐恩怨與誰爭
壬焯作　烈烈英風宰樹寒荒邱零落枕湖干平生

世知崇國體易儲公豈背人情一時棋局分新舊半笑簪門公是悅安明社稷不惟配食景陵園
錢炳熙作　奇禍無端召外藩賴教砥柱失乾坤北轅大有回天力西市終沈搶地冤自古忠臣多勁
徐渭嘗過公墓大哭三日
意論功賞奪門留得青藤三日哭空山殛徹杜鵑魂
一統親扶日月到中原萬年偉議排遷國三案元勳
駕端應有制奉魂歸來依岳鄂湖雲江樹倍悽然
秦瀛作　巫陽無地問銜冤石獸悲涼暮雨昏北狩
已教虛社稷南遷誰復定中原曾聞密劄爭儲嗣何

坐令宵小起訛言我來憑弔斜陽裏一徑悲風動墓門

阮芝生作　板蕩傷王室塵暗冀方眞龍潛大漠司馬鎮元廊斷髮千鈞繫橫流一砥當和戎羣議阻卜貳老謀長漢統憂中絕周宗喜再昌金城完鎖鑰銀漢埽欃槍擊楫聲悲壯登壇誓慨慷材猶資荷鑿扳更縛中行朔野歸明主南宮奉上皇股肱知已竭日月竟重光天意終思禍星躔又告祥遯荒非泰伯達節異曹臧未覩遺弓劒先聞破斧斨循文空蝟縮徐石忽鴟張競去中心疾眞成舉國狂三章憑喻訛

一劒答貞良象少郎連冢歌憐石子岡誰云十世宥難贖百夫防化碧知何日銘碑豈足償魂歸附箕尾廟古鬱風霜蘋藻千秋薦松杉六月涼棲鴉埋恨地南北永相望

張誠作　五國生還竟奪門民間羞說脊令原九重寶位中宵易一旅奇兵大內屯肝膽雲長摧勁敵風波鵬舉慟忠魂鷺鷥冰上熒熒走歲歲空山灑血痕

胡焯作　禍起邊庭踵不旋力排衆議詘南遷倉皇雙手回天日黯慘孤臣入地年功大豈能容口辨冤深無復計身全要知一殺名何在留得丹心萬古懸

曾若濟作　五夜倉皇啟紫宸鶺鴒歌裏竟亡身上皇已作新天子魏闕難容舊老臣時舛天能違蓋赦世移君亦哭孫申西泠松柏蕭蕭路長與鴟夷作比鄰

王時翔作　北府倉皇日孫申爲鄭謀變疑鸚鵡讖冤起鷺鷥謠社稷功千載湖山土一抔嗟哉徐石輩

青史祇遺羞

吳昇作　三台光照人寒道中看者臣萬安三台嶺人雲冷死後葬者子肅愍不輸金帛不和親賴社稷靈國有君不是蠹臣規大計大明皇帝豈閒人南城

呼謀姦謀起偷撫乾坤施鬼技一霎虞淵擁墜烏瞞人推上雲端裏公功最大罪愈大一辭不辨歸司李陰霾四塞日無光何但稱冤遍鄉里皇天后土心可表遺恨當年焚諫草事蹟終如白日懸英靈不共青山老一生禍福問誰知立腳惟當論是非堪笑世人迷大夢年年祭祓薦崇祠

張棟作　西湖司馬眞人傑多難方知國計周但使中朝還有主自今强虜坐無謀貂璫自古能基禍兄弟何堪反作讎卓識千秋誰掩得風吹馬鬣淚常流

劉開作　到此不祈夢合辭欲問天囊囊湖上草寂

寂墓門煙北極手扶定中霄名自懸精靈餘片石猶
占舊山川

陳文述謁于保墓 南朝天子竟生還赤手銀河
事本艱林靜尚聞鸛鴿語波寒愁見鶯鶯閒功名紫
塞黃河外心事青宮玉陛閒千古丹忱同武穆棲霞
對面有青山 故鄉祠廟故鄉墳來拜三台日暮雲
諸葛相才能治國元亨心事本迎君豈知鐘鼓中興
業竟有圭璋復辟勳家國從來多恨事棲霞松柏共
斜曛

于公祠墓錄卷九 七

亟王錫謁于忠肅墓用王漁洋明景帝陵懷古詩韻
少保祠墓枕西湖鵑嘴鶴嗉聲相呼二字獄成不
世恨我來弔古生歔欷奪門倉黃名不正夜半啟鑰
趨金鋪南宮復辟有慙德翻興大獄窮根株陰霾翳
天走魑魅大樹倒地驚樵蘇當年旋乾轉坤昻誰力
不然乘輿永棄陰山隅君不見宋帝冰天遺櫬返鐙
檠朽木他無餘戴天事儻任姦相成輸金帛忘征誅
弓藏不待狐兔盡忠臣黑獄先囚俘廟謨顛倒盡如
此岳于先後渾無殊迎駕不同使臣賞建儲先被言
官誣景廟七年無大失廢深立濟誠私圖處人骨肉
事不易錯愕相顧公何辜鄴侯從容佐靈武劈防肘
腋消闇奴公當景帝寢疾時謀復天于無時無外廷
紛紛圖富貴擎天隻手誰爲扶忠佞賢姦置不問新
舊頃刻相乘除元勳一代空宿草論功閣弁皆朱襦
試看徐石相繼死草頭之露眞斯須我拜公像三太
息摳衣懍懍瞻眉鬚宮庭燒竹籠非忝君臣相契誠
何如

吳世涵謁于少保墓 土木倉皇喪六軍河山再造
仗忠勤一時危國成安國四海無君更有君定策孤
城空灑血奪門諸將卻論勳游魂徐石今何處萬古
英靈仰此墳

于公祠墓錄卷九 八

陳裴之作 北國蒙塵日南宮復辟時奪門諸將早
歸獄老臣知庭樹巢鸛鵠池波走鷺鷥諫儲遺疏在
此事古今悲

俞士槐作 傾覆鑾輿一戰中不教和議敗成功目
喪行策存三祀南渡無人陷兩宮復辟君王忘大績
奪門將士忌孤忠墓垣宰木陰森裏曠得枝枝杜宇
紅

徐自信作 六橋深處峙巍峩少保勳名擊筑歌赤
手擎來新日月丹心挽轉舊山河誰令北狩蒙霜露
尚賴南朝不黍禾回首可憐兩字獄英雄血淚幾銷

磨

郭慶圖作　力排眾議罷南遷相國貞心痒百年東市獄同三字慘千秋長對墓門煙

許冠瀛作　絕好湖山作墓田岳墳西畔卜牛眠較論武穆心差慰眼見英宗復辟年

彭翊作　東市衙冤復辟年千秋宰樹鎖寒煙知心惟有南枝柏一樣西風泣杜鵑

謝玉漢作　一抔地脈岳墳連荒草西湖鎖暮煙合像石徐鐫頑鐵千秋長跪墓門前

何延慶作　徽欽北狩懷愍虜南朝天子無生還英宗失國陷草莽金甌一缺疇能完枋臣謀國亦大苦九邊料理心骨屑和戎之策徙都議浮辭屏斥無遺患喪君立君社稷重煌煌典訓垂不刊高皇餘威震殊俗乘輿無恙回金鑾夷吾雖歸已辱國天位一定誰敢干僉壬貪功思徼幸宮中甲起良可歎衛侯入國死叔武厲公復位誅原繁殺公此舉乃有名朝衣東市眞奇冤嗚呼公之大功在天壤皎如白日升人閒青田餘姚相伯仲浙三異人何桓桓腐儒讀史無巨識立儲一事工譏彈於公盛名何所損彼持論者徒求瘢我來錢塘謁公墓慕公偉績光湖山紛紛祈

夢妄說耳公豈示異驚塵寰蘋蘩洞酌鑒忠信庶幾感格靈旗盤歸來耿耿不成寐仰視明月青天寒

蔣敦復作　奪門復辟事愈愈此舉何名竟殺公國已有君先抱憾臣原無罪不宜忠迎還早盡尊親禮論定終歸社稷功兩字獄同三字獄蕭蕭宰木怒號風

王景彝作　奪門先忍戮元勳如此酬功世罕聞本是丹心匹忠武翻將碧血作王文湖中不放魚長活冰上空餘鷺幾羣儻使當年徵管仲天山未必有歸雲

袁建華作　前岁豐碑樹旌功大筆濡皇綱淪正統奄禍煽强胡土木狼烽逼煙塵龍馭徂江左仗夷吾鎖鑰重關寄旌旗八鎮驅擊天支獨柱據地握中樞赤手揮邊警丹心炳廟謨倉皇來鳳輦森布整蜚弧伍挾纊輿人難容計幣輸計成趙甌養晚折漢例奴元聖歸南內妖氛靖北都青衣生免辱黃屋重膺圖罔象壬人步慌獐乙夜趨禁門喧奪鏁襄郟謗催符慘莫元喧訟冤同暴錯誣朝衣憯東市徂豆報西湖昭雪勤常赫回天力可呼黃龍哀復宋白馬恨亡吳其此風波惡輸公社稷扶我來恭展拜

千載仰宏模

張預作　氛祲蜿蜒萬山赴健翮盤盤入雲霧精靈鍾毓出偉人生表鄉閭死旌墓墓門屹峙壯山脊拾級蒼茫動遐慕嗟哉正統當季年北狩煙塵羞國步惟公崛起請監國負扆趨朝定樞務邊寇喧喧薄京邑二十萬眾急宣募議戰議守不議和殿鑒謂不遠南渡狹焉寇志久乃悛猶幸天心眷靈祚乾旋坤轉龍馭迴叩首宮門拜鸞輅是時徐石方用事孤忠竟觸權姦忤奪門變起眾口紛臣罪當誅復奚訴風雷西市天無光熱血一腔灑橫路陳老歸來收棄骸朵

兒哭罷淒清酷更有朱郎負骨還千里愁雲暗鄉樹吁嗟公忠不可沒抱疏有子天能顧扃室還銜蠙服恩歸孥終返龍門戍君王赫怒羣凶誅報復昭昭亦天數一代遺編勁節光幾人穢鐵神姦鑄郎今空骨五百年姓氏穹碑屹如故長松嶺上走龍蛇到耳風濤時鬱怒南來劫火不敢燒精忠怒叱山靈護西風吹衣墳草荒撥杖來游愁四顧生不見公嗟已晚千秋愧我同鄉住一樽雪涕酌山岡感慨摩胷句重賦詩成擁鼻不得讀恐有忠魂淚如注

陸壽民作　南屏山壓明聖湖荒邱寂寞鐘聲孤奪門事往四百載行人過此猶欷歔洪宣老臣後先逝國成一旦歸常侍邊塞烽煙土木驚北狩蒙塵是何事幸賴錢塘司馬功郕王監國何從容國有君矣社稷重孫申謀鄭無乃同當時廷臣喜更變紛紛南渡議和戰不有孤臣鎮定才靖康覆轍將重見一朝翠華返如昔佞臣有三徐曹石夜半事起長安門倉卒南宮謀復辟迎藩異說何其誣朝衣東市嗟何辜功罪千秋有特筆九鼎一髮全仗扶我聞三字鄂王獄墓樹朝南不朝北後先少保同效忠古今遺民共悲哭吁嗟志士能成仁華表高峙湖水濱安得盡聚六

州鐵更鑄當時讒佞臣

袁振蟾作　元雲四壁蟠饑龍日輪無光寒碉空颯颯迴颸枯青楓雲龍負碑脊窿窿老蘚駁蝕桐花封冬青瘴雨霾秋穹俄明俄晦思胡窮入盤嶺下祭有彤眼如望羊貌蒼松夏侯之色何從容玉虹文貍驅青驄二百餘祀英靈同于公肅愍勝國忠七齡馭氣驅靈霆致君正直繩其躬是時闇豎穀飛蠭獐頭鼠目吁何叢也先欻然來大同天王慘澹旌旆紅晉懷宋徽轍相重八州三輔成怔忱公獨赤手鞭長虹沒陲料丁如神工玉琴天狼祓其蹤有明苞桑再造功

洛陽鐘簴晴聲鴻腥風血雪迴九峻將軍搏賊如搏
熊磔之不死投諸鋌義憤一發磨蒼鋼乾旋坤扶迴
崆峒雨帝雨帝謠斯通走狗須烹讒人訌朝衣東市
公頭童一腔熱血立虛中碧顏金骨公無恫殺身成
仁平原從巫陽下招求諸零四民雨泣蒼鵝衡長城
萬里毀汝墉帝欲授柄將焉庸吁嗟公實忠臣宗日
月三垣羅諸胄紫陽大筆子奪公靈武卽眞義非憎
國恥未雪轅未東公特大義砭瞶聵哉青蠅塞帝
聰後先鋤夷懔公衷公乎千葉鋤羹隆朱驥負骸喪
車輬墓門黃腸森曈曨夜深老鶴醒我聾六丁繞塞

風鳴弓神祇悅惚靈所鍾後人吐氣蜺橫縱入荒逐
逐寒生狰
吳繡虎作　思陵北狩汴京覆臨安僻處計窮璧朱
仙鎮上戈一麾中原百姓望恢復英廟北狩燕京危
也先深人勢猖披紫荆關前礮一發鑾輿萬里還京
師秦頭太重日無色三字冤埋北寺黑石人不動讒
交訌一腔血灑西市紅二公功業固如此二公忠節
亦相似棲霞嶺對八盤嶺萬古不廢西湖水
賈玉喬作　入盤嶺上愁雲黑白楊青楸冷無色一
抔黃土荒野塵隱隱螭蟠古碑勒于公柄國景泰時

英廟北狩京城危紫荆關啟也先人力主戰守銷羣
疑京營諸將屢告捷神機礮發敵氣懾法仗森嚴鑾
駕還金甌重固明中葉南城復辟讒交訌屬鏤之劒
酬公功一腔熱血灑何地朝衣西市斑斑紅公之精
誠不可沒碧血丹心炳日月古冢歸然湖水濱氣作
長虹光彩發君不見棲霞嶺下岳忠武精忠耿耿照
千古又不見南屏山前張忠烈百折不回心如鐵與
公鼎足峙爲三千載湖山仰名節
女史汪亮作　力排羣議固金湯根本京師握算長
獨轉乾坤同再造能教日月見重光血埋燕市悲行
路魂返吳山感故鄉抔土千秋鄰鄂國南枝相對恨

翁方綱題于忠肅公與葉文莊手柬　九門夜夜此
心同景泰初年蠟炬紅留得墨池殘碧血萬籤竹葉
壓東風　徐帖居然別渭涯一葉氏又藏徐有貞帖
浩氣對松青　謹庭書舍名曰松下清齋　那須更訪吳門拓永巷牙
籤警夜鈴　昔年江寧周櫆亭寄諸以吳門鄒氏所藏字拓本見寄云
潛奕篇于忠肅公遺墨　雨帝雨帝城門閉一腔熱
血灑何地救時宰相呂餘甥謀國身家原不計隻手
乾坤看獨擎倚公當日如長城朝廷清宴邀天祐荷

奮摘詞慶太平篇中有朝廷滿宴等語又有自天祐之荷天厚寵諸印此書奉敕何年月譔喜君臣誌相悅衢尊場藿頌含箴想見垂紳立殿闕衢尊意洽場藿思茁賦我有嘉賓堂堂不世勳豈以筆墨誇通神我知骨力本天授卓舉揮毫自不羣卽今冤獄留青史此舉無名公竟死朵兒痛哭酬忠魂側注從兒能不恥尺幅流傳歷幾春甘棠愛護由思人千秋翰墨存精魄莫教蟫食塵煤湮

沈德潛錢塘詠懷古跡　神龍囷魚服司馬握兵權早決飴甥計蓋同宋室遷廟堂勞定位刀俎答籌邊

于公祠墓錄卷九

晤對文山象忘身知有年

宋珪讀張文仲跋阮泰元記于忠肅公諫易儲請復儲三事　少保功烈在中葉手補天缺日再中有貞睚眦挾宿忌原繁齒劍冤填胷世儒多口得公閒疑公首鼠如韓公語用漢書意指趙普再安社稷勳震主汾陽豈與山人同攖鱗造膝事茫昧論世未遽關污隆竊謂公功在社稷卽不諫易儲亦無損于公　阮君闡幽意更厚三疏亹亹宣純忠嗚呼大賢信無閒碧血一灑銀河紅昔編明紀未博考誌此逸事傳無窮珪與修明紀綱日時未見此今日宿花莊甚早撿篋鈔之周向青讀于忠肅公傳　頓開邊釁致蒙塵鐵馬如雲向帝闕市上童謠歌土地朝中大計定君臣徽欽榜樣誇奇貨瑕呂動名觸佞人若輩排成惟一死旌忠石碣拜湖濱　牽衣帝座侃相爭此日傾危赤手擎靈賴高皇應弟及謀安社稷故君輕豐生鎖鑰遷南內議沮金繒罷北兵千載怨同莫須有忠臣枉殺爲無名　夜半驚聞南內鐘變生徐石逞羣凶出奔罪似衞公子入立功殊唐肅宗誰識有章爭禪嗣可憐無賴盡符封西曹肯學王文辯當日獄詞應動容大節眞堪託孤六師號令振皇圖敵因監國謀方沮功爲奪門名亦愚土木君臣忘北狩江山祠廟綱至天順蒼蒼者天那可問奪門論功羣小進伯强方行惠氣遜于公西市有餘恨公之筆力回千鈞手書天問妙入神書時土木猶未淪河南山西按部巡與山人同攖鱗造膝事茫昧論世未遽關污隆竊謂公功略迎藩之罪姦人託試問九重孰營度至今翰墨重桑梓忠名彌彰洵如此太息流光同逝水安在三危與交趾徐石空教冷人齒收藏爲誰潘侍御我見未曾詫奇遇翻念易儲有諫疏齊息園侍郎朱石君尚書皆記其事　三

百年來無覓處此恨茫茫向天訴

陳文述作　天問問天誰所作憔悴靈均歌當哭對

昔昔有柳宗元書之今見于忠肅書當正統癸亥年

陽德方亨陰已伏九重營度有深悲痛甚湘纍悲鼠

逐纔看奄薦肆宮庭王振殺劉球下薛瑄獄祭酒李時勉荷校國學門皆在是年

旋見風霾陷土木北狩黃塵阻蹕途南遷白面私鄉

曲賴有忠臣任仔肩力排眾議扶坤軸夙夜支持宗

社安經年擘畫鑒輿復南城儻率百官朝東宮不改

前星卜定知海宇頌神聖長見天家美雍睦肇鮮無

端詔易儲從此隱憂生骨肉姦臣已叩禁門開君王

猶在齋宮宿居然擁戴詡奇功竟使忠良蒙顯戮金

牌曾否出深宮二字冤同三字獄赤手丹心萬古祠

青山白骨三台麓君不見秦伯遜荊蠻墨台逃孤竹

周公賦常華漢家謠斗粟元武兵驚門外塵金匱盟

寒殿中燭與人家國最艱辛容易猜嫌生手足謀國

謀身不兩全千古忠臣同一局搔首蒼茫百感生琳

琅鐫刻珍都穆錢塘江上夜潮來我欲招魂書宋玉

朱綬作　君不見楚人棄懷王宗臣作天問中有千

秋萬古情江流不洗湘纍恨有明英廟邊患急閹寺

披猖眾邪進鋒刀已見殺劉球遺箭不閻誅郭敬臣

方釋獄憤所切無路呼天心惘惘堵放不長有同慮

尺幅書成感時命無何瓦刺大入師倉皇車駕西北

馳此時無君安有國軍旅大事身當之南遷議者刃

可斬居庸宣府皆藩籬鴈呼公有奇功在社稷九重

營度眞無虧東安門前上皇入奈何盡伐南城枝蒙

塵國恥幸一洗獄成棄市臣奚辭我昨路經三台山

崇祠陰森白日寒今朝洗眼見此卷精靈如接層霄

閟須知忠臣痛刺骨莫作金蘼琳琅看手扶九鼎得

殊罪爲臣不易姚江歎當時之天亦蒙昧我欲呵壁

沈光霖題于忠肅公書天問搨本　嗚呼天道不可

諶忠臣自古皆孤臣迢迢相越四千載兩賢迹異心

則均此本書自正統世已未四載分明識萬丈光芒

字裏生端莊不雜夫人氣是歲公方撫冀幷節樓臥

鎮擁雙旌總師專閫君恩重豈類江潭放屈平遥知

外臣心在闕斧右姦人誅不得獄獄三楊不能救又

況身離繡座無言責此事惟憂天不聰此心默與楚

臣同胸將遷客懷沙筆借寓瀋臣指佞衷搖毫伸紙

鑪煙曙行閒磊落名臣慷同抱忠名自千心傷懷薄

暮何歸句呼嗟乎王逸思賈誼君書百年心事同潦倒

何況兩朝開濟臣藏弓烹狗尤堪悼君不見石曹舉
事思有名知天更有徐有貞問之於天天無聲

沈兆祥作　孤臣忠憤不可說一編表奏穹蒼悉對
天浩歎天無言耿耿精誠貫日月披吟澤畔幾何年
千載同心更一賢不仿東方七諫作聊隨諫議九懷
傳此本寫自正統始此時公正雙旌賜蘭清南裔日
宣勤一腔熱血行間寄千四百字字壓紙端嚴灑筆
心純摯麻牋揭就豎戈鉾橫空健筆描難似誰與能
手雙鉤新鐫來裒本不失眞想見忠肝義膽兩激烈

一鐙慘焱搖毫情吁嗟乎身在邊疆心在闕柄政閹

臣誅不得殿上三楊已耄齡英賢羅致來君側薦章
已列孫王字誰知竟觸權姦怒天乎天平非不聰孤
臣抑鬱紛難訴忠名自千非公心寥寥幽憤同屈平
臨風憑弔荆勳句雷電冥冥鑒此悄泳手摩觀再三
讀縱橫筆陣精神肅臨池一片爲君心他年三字嗟
同獄嗚呼鸞鳳伏竄竇誰悲九思九歎重傷時何如
響搦此帖千萬本呼天投與湘潭知

甘棠

張應昌作　西湖岳于兩少保雙忠祠眞院公讀書
慶春街公舊居九門圍營九邊策想見十圍腰腹中
敕畫像武勝印鄂王手澤駢鐘鑄忠肅錢塘是鄉里

墓祠乃無遺器供道院寶帶補其闕照耀湖西藏城
東此帶服御小物耳對之頑懦披丹胸想見宣德明
良會輕裘緩帶鸞鳴雝朝廷三楊共洪樾晉豫千里
揚仁風俄逢正統土木禍端委東帶鵠立恭南渡前
車重根本北門筦鑰銷煙烽景泰嗣位定大計奠安
國家如泰嵩金甌不許和不可請帶弗與眞威雄如
何僉壬任誣搆奪門挾釁持南宮吾帶欲更爭擁翊
營蠅苟狗毒蠆蜂不殺無名亨等意狗私昏闇嗟英
宗鞏帶三礪付譚笑一腔血灑襟袍紅須臾徐石竟
何在千秋廟食題旌功豈獨奔走拜松柄珍此一帶

侔璜琮帶兮三朝歷治亂衮職無闕完初終曾與袍
鎧弓劍伍賜子封識銘恩隆取義成仁圭璧潔懷人
留物縞紵通古院當年讀書處有僧早識端補容英
魂義魄此憑式玉梁金鏤光熊熊摩挲遺帶重感潮
公與武穆異實同並排和議敵仇愾並嚴軍律善戮
攻報國一心盡劬瘁安邊三策靡寇戎猷成意欲莫
須有二字三字同冤蒙功烈志節一無異異在事勢
殊遭逢若使宋高祭檜惡亦返二聖欽黃龍若使景
帝聽理策安保一統完居庸大臣易地皆然耳河山
帶礪昭雙忠雙忠作鎮雙高峯乃覺金山留帶徒禪

鋒我瞻此帶拜祇融里人以火患常蒙
東此帶服御小物耳對之頑懦披丹胸想見宣德明
朗我捧此玉尊球弓瑜色如見精白衷獨舉赤手
擎蒼穹爲國砥柱爲崇墉對之頑懦披丹胸安得垂
紳正笏如于公吁嗟平安得垂紳正笏如于公
郭彤伯于廟觀王文成墨刻楹帖　蒼龍失馭都門
開河南巡撫輕裘來功成竟被讒搆死臏有白胥青
山堙旌功祠前訪墨蹟射斗虹光森奕奕書之者誰
王文成當年亦貶龍場驛憶昔景泰正德年宸濠跋
扈同也先淆東西各產豪傑齊將赤手擎蒼天人逢
知己恨應雪兩字英雄勝標碣陽明才氣少保倫和

墨書成一腔血時閱三十載有餘後賢景仰先賢廬
元崇墓待張說表有道碑臏中郎書鐵石森然照肝
膽世六明珠摘驪頷銀河倒挽入硯池下筆驚人氣
先敢沿山咫尺勳賢祠神靈默契心相知雲車風馬
自去來二賢不異同朝時即今東南盛軍牒羽檄交
馳日三接常思勁旅出九門更望鄱陽濟舟楫敬瞻
手筆中心傷鐘聲一杵催斜陽南屏路與劉溪接隔
江雲樹天蒼蒼

吳炳作　銀河倒挽動名奇江山萬里勤扶持孤臣
忠蓋不可滅春秋報祀旌功祠旌功祠高接雲嶺面

收湖光浸山影題楹舊帖傳姚江秀骨森然法圖整
地隔百里事卅年淵東西水鍾兩賢各將赤手定社
稷宸濠之禍同也先忠肅功高易遭忤陽明亦被江
彬侮新建之賞格不行幸矣全身避金虎敬瞻遺墨
如日星雙鉤勒比悝鐘銘一身事盡廿六字知少保
者惟文成風霜淹瀆色未變對此如親兩公面留得
清名宇宙存益信英雄有同見我聞洪都告警連艱
州閉門草檄兵旋收軍書手治七日夜墨花恣灑秋
毫柔又聞丹墀拜疏劾權貴諫草淋漓清淚龍場
謫去講帳開一脈斯文永無墜此才此筆誠寡雙夏
與前哲名表彰正氣先覺禮崇祀俎豆一樣絲三堂
祠宇西連錢武肅楣額煌煌照祠屋相傳亦是公所
書至寶琳琅合雙璧
陳文述范吾山以袁簡齋集中于忠肅公廟碑屬高
爽泉楷書勒石置三台山墓祠拓本見贈賦此以紀
君是當年范蔚宗解鐫樂石表孤忠百年書法歐
虞重一代文章燕許工響拓聲喧春雨外沈吟人在
夕陽中伍祠岳廟皆鴻烈誰勒穹碑永閟宮吳嶰人
武穆論姚春木伍相國祭酒岳
論余謂皆當勒石祠中
于公祠墓錄卷九終

軼事

葉盛水東日記　于節庵公舊居小蘇州巷與予南北鄰其自河南以巡撫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來後予亡妻金氏物故相見卽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適張滌庵書來云金氏如是賢有此不幸宜得名公鉅卿語以誌其墓竊以爲必求墓文無踰公者卽偕董仲魯謁於朝房公讀行狀旣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假之以年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爲

馬蹄死予等舉奏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來還且云節庵今日朝退坐堂上日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有此事若稍遲則憊矣卽命紙一揮而就當時皆以高致稱之　又云戲言辨口輕爲訐迫亦足取怨於人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墾也墾音吉土未燒甎坯也

王世貞錦衣志　錦衣衞都指揮使朱驥始以父任百戶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偃而候埽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驥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諄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軍耶少保笑謂非兒有以歸驥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

厲志吾學編　英皇復辟石亨輩嗾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金牌符敕見存禁中無顯蹟亨等言雖無實蹟其意則有令所司痛拷掠文不勝憤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辯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傅會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眾未及對徐有貞直前

曰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於市籍沒其家家屬俱發邊衞充軍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　予外王父潘翁嘗以掾史給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開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懍懍關國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脫血竟灑何地聆於斯言亦良苦矣　又云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屬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叩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

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被逮
又云少保公家屬自戍所宥還也養子康將以公
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
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永天順初亦以姦黨
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所隱事亦奇
矣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閔之猶得廟貌人開哉
祝允明野記　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
德河中天暝聞一女子泝流嘵哭呼救軍士拯之容
貌妍麗詢姓名桂芳華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
衰替父母逼改醮不從赴水亭曰欲歸窀乎欲爲吾

副室乎女曰歸窀非所願也亭納之裁翦補綴烹餌
燔竈無不妙絕亭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
華亦無難色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亭欲誇
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欲出亭命侍婢督行
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亭怒拔劍斬之芳華走入壁
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古桂竊
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棟梁材社稷之器安敢
輕誚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
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朱國楨湧幢小品　己巳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卽
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卽從不必覆奏軍中
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卻虜有建言者請重
將權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卽將權也其專任如此
己巳之變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
極危險只一二月閒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二
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
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眞所謂多多益善者卻虜後陳
循撓於內羅通鬧於傍處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
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復辟之舉史云
自陳冒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亭來邀不從要之忠肅

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明甚而多此一疏
遂添蛇足　于肅愍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
宗伯于文定公愼行題易乃萬歷十八年事而其說
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衰忠功於是于
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卽陞都督功臣
者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郎瑛七修類稿　本朝少保子公謙幼時其母梳其
髮爲雙角日游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
得生龍角于卽對曰狗口何能出象牙僧已驚之于
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

其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即對曰一禿似擂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墓誌古春作春）爲此也後爲弟子員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對而出寺眾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衙小軍偷狗偷雞偷蔓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于謙請選有謀略大臣往鎮山西楊洪議亦同意屬羅通通言謙洪建此策陷臣乞令與臣偕往謙曰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熟諳山西事宜往詔仍用通于公此舉自見名臣識量　兩廣蠻寇作議設總督于少保（後已贈傅矣）請用安遠侯柳溥如溥未可出臣謙及尚書金濂都御史王翱可擇一人往得旨用翱噫大臣任事之勇後豈多見　貴州苗久不平何文淵請罷藩臬二司當設都司以一大將鎮之于少保謙不可曰若不設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滇黔道且無故棄祖宗疆內地不祥遂寢即此議于功亦在社稷時雲貴之不爲安南續者幾希　正統間仁和林革布衣也與少保于肅愍有舊初學書累欲于公援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公語曰明日欽考中書汝但楷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滿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還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略著於史册大矣此細事之識亦過人遠矣　憲宗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日見漸姦臣黃竑具奏請立爲皇太子上大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不得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出憲宗就訢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翱得所賜元寶頓足歎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復以利自污耶吾儕愧死矣時景泰二年五月八日之事英宗復辟憲

宗復正位東宮竑已死發棺梟首（詳載廣西省志）夫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請復東宮即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序文云少保嘗奏立之文刺史漫鈔亦曰後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鋼南宮爲于謙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竑之發議眾官迫於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鋼又豈當時不出於帝出於少保況英宗末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

日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觀迎襄之意自是王文前見
又日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英宗猶豫良久日于謙
曾有功眾相顧未對有貞前日若不置謙等於死地
今日之事爲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果非徐耶
又日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入也何不見蘇
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
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子
著黃玹之事并辨漫鈔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
之弟都指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此舉得釋復官
于忠肅不諫易儲難辭責備張于房所云未易以口

舌爭者殆謂是歟葉文莊最號敢言尚以歲節請朝
上皇疏爲可已日惟安與靜長久之道挾眾生疑反
增形迹葉亦老成慮然易爲巽懦不長進人藉口
按忠肅諫易儲事予为有辨　迎立襄世子事本無實迹故復辟
後待襄王愈厚情禮有加儻與閔寧免介介惟于公
此時更辨一語不得實高云縱上不殺我　獨不愧
于心乎是也且于身爲大司馬統兵政致人半夜納
兵禁城毫無知聞職掌謂何若王文益無足責矣
于忠肅初與徐有貞薦爲祭酒景帝以
徐心術邪已之想猶銜前南遷議也徐既不得請恚

望圖陰陷于然即不官祭酒業擢爲左副都御史亦
足矣縱不得何至深恨總不幸遇此等交遊首遠絕
之次始飽其欲而去不然無全理矣裴度之于元稹
事相類　于肅愍公之子晃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
功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
缺祭酒景皇帝問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
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
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
公安邊公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
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

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
報也何如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
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代之罪都給
事中王鎮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余得其
彈文備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
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爲姦臣謀
爲不軌等事嘗謂背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
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
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
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

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卻乃肆爲姦宄交結權宦挾天子以令羣臣樹立黨私引凶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爲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鎡商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珏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攘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誅鉗當代言官之口臺諫多爲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姦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

謙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體義士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見搆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諂言以熒惑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姦雄乃者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不顧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荷皇上俯從羣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于幾危成國家於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之福實基於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姦惡毋分於存歿

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而侍郎古鏞參議丁澄爲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都御史蔣琳爲首又如倘書俞士悅邪佞妄爲慘酷殘忍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況當擾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皇上奮乾綱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正明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姦惡古鏞等誅其一二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幾亂臣賊子無以效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職居言路與此姦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聖斷謹具奏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永樂間鈔沒吾杭倘書方賓斥賣其產一鑪爲于肅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後此鑪復鈔入官嗚呼此物產莫逃乎數也　吾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杭人之英俊乃所孕毓故湖竭而于肅愍公被戮倪文毅岳撰于肅愍碑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最有體岳父文僖公亦名謙故云

國史惟疑　徐武功杜殺于司馬自宜一死得成金齒幸矣祝允明爲其外孫頗代訟暴然論不可掩也

徐治河治兵俱著績兼精衆緯何慮弗致尊膺恨市心耳卽其終負馬士權亦狡獪一端傳徐奉北斗齋豕甕沒斗事合（按姑蘇人極推重徐武功稱曰天全翁彼蓋推其才智也）萬歷錢塘縣志　于肅愍公謙爲諸生時忽窗外有巨人持扇乞詩公乘醉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驚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

陸容曰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金符不可召當辨之卽授尙寶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仕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尙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寶天時老娘娘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取襄王故取金符入內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誰而止今在后宮煖閣中某處老娘娘者張太后也於是啟太后求之果得於某處蓋已積塵埋沒丹寸矣使此老奄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於冤者多其後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愼之

朱潮遠四本堂座右編　天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然有聲如雨霰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祠前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嘗聽譽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尙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眼後皆驗

孫能傳益智編　于忠肅幼時謁方伯范公方看黃歷因命對曰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晝夜不長不短公卽對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陽無錯無差范公奇其才以語提學某公一日提學謁學宮見泮池中小

蛇浮游公適至因出對曰蛇遊水面斜灣一似草之形公不待思索卽曰雁步沙隄倒寫兩行眞个字提學益信其敏捷

馮夢龍縉智囊　于忠肅少時侍其叔彥時往祭祖塋過鳳凰臺因同登叔曰今朝同上鳳凰臺公應聲曰他年獨占麒麟閣又過癸辛街公以于午谷對之無名氏類對　于忠肅入歲時入塾其師命對曰手攀屋柱圖圖轉公應聲曰腳踏樓梯步步高又出一對曰三跳跳落地公又答曰一飛飛上天師因歎曰此于長大非凡器也翼日公之父彥昭來訪師與談

久公端坐讀書師語公曰于坐父立禮乎公起而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師驚喜譚希恩明大政纂要　謙自入官所至經略朝野特隆已已大駕蒙塵謙蓄不與虜俱生整頓操練鼓勉百方感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遷之策尊嗣君以定國威選將材以當敵慷慨鼓惕中外輯綏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鑾輿復還秋毫皆公力也乃以忠耿遭磔於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天日無暉後謚肅愍

陳善萬歷杭州府志　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騎馬有鄰長者呼其名而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塘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遺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於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甯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懍然　肅愍敏達端毅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亨楊浚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軌任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寮采一不稱

旨即請敕切責或曰明正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參政至都御史守貴州一爲李匡所糾即請罷斥雖景皇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噬者衆矣　肅愍當景泰時立春日值聖節衆議欲慶賀而後迎春或曰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俄而公至主迎春者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乎其議遂決　相傳于公爲諸生時習儀容止骯髒爲巡按御史所目因視學命公講書欲淩折之公乃肅揖請講案前跪御史曰講書無跪禮公曰今所講高皇帝大誥三篇不敢不跪各官皆宜跪及各官跪公反覆推解甚悉聽者竦然御史大奇之知是不凡

梁維樞玉劍尊聞　孫公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諸生給事筆硯肅愍在列進曰朝廷設學校將養賢爲用耶抑供事書辨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肅愍居大位薦孫爲知己

朱文藻顯眞道院碑記　顯眞道院在會城之東郭後圃有于公讀書樓因忠肅寓居得名樓高窗啟東眺城堞參差西望湖上諸山若展圖畫城南紫陽峯巒布置衽席北則皋亭黃鶴粲如列眉煙雲變幻晴雨異尙公之族人有世襲千戶者助金冠玉帶於廟

至今冠失而飾帶玉版猶有存者

姚椿春木札記　杭普甯寺有牡丹一叢云是于忠肅公手植蓋地爲公舊里也汪少海大令因事過寺詢而得之爲之賦詩莊芝階舍人出示屬椿同賦因爲追作千朵穠姿百樣妝孤忠遺澤尙流芳白公老去尋春至青帝歸來黯月傷已歎樓臺辭舊主祇留富貴付空王不須浪說興衰事會待同來倒羽觴

七修類稿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閒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饋送自作

一詩云手帕蘑菇及綫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淸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鄉閭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世傳吾杭少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卻教桃李聽笙歌題犬曰護主有恩當食肉卻銜枯骨惱饑腸於今多少閒狼虎無益於民盡食羊意二詩本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並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也所作之詩順快少沈思往往工於結句五言絕儘有佳趣

譚叢

王鏊曰英廟北狩塵蒙也先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分省人物考　謙爲文有奇氣詩詞淸麗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累千萬言皆切中事機

列朝詩集　于謙字延益宣德初授御史歷陞少保祫陵復辟因石亨徐有貞之譖死西市年六十茂陵念其忠賜謚肅愍後改謚忠肅事具國史公少英異過目成誦文如雲行水湧詩頃刻千言格調不甚高而奕奕俊爽

明詩綜　少保社稷之臣其詩特多秀句如千里逢人俱是客十年持節未還家烏飛不過巖頭石人渴難尋澗底泉風約閒雲難作雨渠分流水不成河炕

頭炙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天外青山圍故國雨中黃葉下空潭皆意態自然不煩雕琢其論詩曰詩豈易言哉發於心形於歌詠盡乎人情物變非深於理而適於趣則未易工也觀其持論造詣深矣

明詩統　公之勳業在宇宙公之氣節在人心公之本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並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也所作之詩順快少沈思往往工於結句五言絕儘有佳趣

譚叢

王鏊曰英廟北狩塵蒙也先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

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廊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也先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張瀚曰忠肅于公勳業在朝廷世人共仰而廉清方正一錢不私世所罕知景廟時力遜賜第止宿直房

與夫人董氏居共甘淡怕奢無姬妾食不重味衣不重裘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數畝僅供饘粥後英廟復辟石亨徐有貞謀殺公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英廟悔悟曰于謙冀蕭然汝言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壤亨從旁聽之低首大慙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曰謙不死虜豈至此耶夫公之精忠廟謨肅愍誠爲未當余向爲巡撫傅公孟春言之乃具疏請改忠愍廷議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于謙之謚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也乃更謚忠肅

田汝成曰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句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賦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廚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梁亦知厚祿慙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灑行囊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吾廬別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爇雕盤籠睡鴨燈燼青瑣散棲鴉風穿疏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遲岸幘恥爲寒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略閎典之才如天外寒鴻何縹渺雪中孤鶴太清癯醉來歸地臥花影閒處倚窗看藥

方渭水西風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其閒雅恬淡之思其他忠直之氣奬譽古今如詠蘇武則曰富貴儻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將治世安民策散作裁冰翦雪詞喜高僉憲病起則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釁黃齏足養廉此皆直寫胸襟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李賢曰徐有貞迎復上皇稱兵南內以于謙輩迎立外藩致謙於死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徐有貞出左僉都御史封武功

伯未幾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英宗始覺其冤而悔又嘗以問於賢賢曰天下者陛下之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圖富貴妄生事端耳況奪門二字豈可以示後世景帝果薨羣臣萬姓誰不推戴陛下以復寶位何煩用兵蹀血於禁內耶假令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耶後有貞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始此

郎瑛曰竊論程篁墩作于肅愍莊功錄敘有曰當景

帝之不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憲廟於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再上至關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宮復位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卽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某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鞫劾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非此今日之事爲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書炳如星日而天下之所共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姦將有所不利於忠勳之臣則必內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肅愍公之死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鐘執政而馬融爲之草奏李流爲之疏誣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衣冠之禍成故竊以爲肅愍公之死雖出亨而主於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烏可緘默而自異於孔氏之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而斷之明決也李空同爲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

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于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盍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爲嗚呼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智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虜擁太上皇于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殿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

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于也嗚呼傷乎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于之功與心又能推原致禍反覆變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讀之眞爲酸鼻也不知文刺史漫鈔云鋤南宮易太子爲公之罪予已辨之矣見國事類近時鄭繼之詩又曰雖重獲罪戾祉稷功不小不知何罪戾耶可笑可笑

萬表曰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

予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仇之事如解縉於永樂于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德有忠直而無姦私至於聽大臣主使作鷹犬搏擊人如晚宋之風者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姦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等乘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王鎮等之奏以爲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仿前例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動望大者必有一般姦邪之人在傍忌

嫉讎怨乘機報復而爲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擁強敵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鹵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上皇都御史楊善使鹵不持一緡以口舌曉諭國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繫安危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蓋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哉奈何于公効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眾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上皇回鑾景泰既不讓位而居于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已子景泰之所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亦病危儲嗣亦先殞謙乃見用于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駕之舉爲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姦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休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於亨

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自後而假手私勘殺人媚權無所不至爾

朱國楨曰南城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邊患耳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況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獄得不上侵沂即之養得近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調停以至此柔事景皇如援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變皇太子驚惋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憲皇既立昭雪贈謚夫以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更以爲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鑒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乎後人責備更又何惜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旐邪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宮傳必不受矣

李贄曰于忠肅公力量最大是第一等偉人讀其奏疏不獨救時兼可垂後可方陸宣公氏若論功業則我明一人而已又曰忠肅公具二十分識力二十分才氣二十分膽量社稷爲重一語遂足褫敵人之魄所謂戰勝於廟廊也不然其不爲宋家之覆轍者幾希

朱鳳翔曰正統已巳也先入寇英宗北狩此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太傅于公謙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大策使國家之金甌永永無缺其功不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留於浙江定鄧茂七於福建定黃蕭養於廣東是其細故勿論時當榮荊失守徐珵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亦且依違其間向微公力爲主持則事機一

失萬事瓦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也獨不觀宋南渡以後日損月消雖有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略棋布星列卒不能復中原咫尺之土者其故何也其根本之地搖也是于公之正色立朝賢於張韓劉岳遠甚故於今睹鐘簴之如故廟貌之常新陵寢之莫如泰山臣民之安如覆盂公之功眞不可泯也

張乾元曰土木之變六飛北狩不資尺帛不費分金而乘輿反正昔楚漢之際太公在楚軍高帝何嘗一日忘太公哉而顧數羽十罪即還太公此其英謀雄斷獨得於心千古一轍豈譾儒俗士所能測識哉劉

裕伐燕過太峴之險喜形於色曰餘糧棲畝士無空乏之憂而金人南侵得以從容爲計亦因牟駝岡之資太傅毀通州壩上之積豈非所謂先人奪人之志者乎寇萊公澶淵之役親扶日轂屹然如山欲使隻輪不返而于公城下之捷重爲懲創亦萊公之遺意也至於英廟復辟公功高震積竟以讒死明主置諸理而明其心嗚呼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其計安社稷獨以精誠自暴於千古予小子又何足以識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稱晏子曰使嬰而在吾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予於

太傅亦云

湯斌曰已巳之變社稷危而復安實于謙之功也當也先擁上皇論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嗚呼彼方挾上皇爲奇貨多方以脇我而我漠然應之示留之無益於是彼之氣屈而我奉迎之說得行謙之謀誠偉矣不然和議一行大勢在彼將帥爲所牽制國威不可復振鑾輿不可復旋其不至爲南宋也幾希若易儲之事謙無一言豈其勢必有不可諫者然當景帝不豫懷獻殞先殉羣臣非迎故君復辟則奉沂王卽位此人心之公亦謙之志也乃憸邪之夫旣乘閒邀功而又誣罔誅戮以快私怨小人知有富貴已耳遑恤國家哉

夢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按錢塘縣舊志于公歿未幾里人言公靈爽如在有求公示禍福得失者臥公祠下輒得異夢鏡未來事如響應聲於是多攜酒醴以祈夢四方之士亦多至者

欽定大清一統志 于謙墓每秋月杭人獨潔於神祠中祈夢最靈

康熙浙江省志 忠肅公祠士子多往祈夢有感應焉

又于謙死後人宿其祠中祈夢夢頗神異萬歷時降夢於同邑諸生胡舉化曰汝當爲吾立籤後屢試不第投筆從戎官郎陽都閫舉化素善乩法謙後降乩授籤詩五十七篇籤兆亦極靈奇謙忠義勳名紀在史傳茲特附記其軼事云

康熙杭州府志 肅愍公之旣歿也其夫人 案行狀年譜列傳俱云夫人先公十年歿別無妾侍府志不知何據云然夢公謂曰我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於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見肅愍公

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肅愍公曰吾已見形於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目光如舊

萬歷錢塘縣志　四方人祈夢以七寶山三台山爲九鯉湖因試事祈者尤多蓋周公新郡城隍于公謙都城隍也周公寒鐵之面于公金石之心故當不在九泉之下矣或以爲山靈然則孔子夢姬公卜興衰亦尼邱禱耶通晝夜者何難獻吉憎惡明朱國楨湧幢小品　聞太倉王相公錫爵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

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眞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吝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眾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於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明黃文簡異夢記　萬厤己丑冬至前二日余以叨貳春省將祇事邡壇齋宿署中是夜與僚長東阿于公富順李公擁榻元談宵分乃罷既就枕忽夢有遞

剌者曰于尚書使者也開函睇視弗睹名姓剌中第有二語云空山一淚憑誰寄萬古孤魂祇自愁讀竟遂覺心自駭愕通宵不寐晨起具述以告二公乃于公語訝曰所謂于尚書者非眼中人耶予慚悚無以對少選浙江上奏掾來呈副封則巡撫中丞傅某所題疏也略曰伏覩故少保兵部尚書臣子謙當睿皇北狩景帝嗣統之日內修外攘盡瘁殞誠俾九鼎既危而獲安鑾輅既去而復返忠甚盛也遭羹菲之搆竟死非辜睿皇旋復悔之聖聖相承後先昭雪賜官賜謚建祠吳山恩備至矣惟時秉事者弗克將順德

意易名肅愍未愜眾心乞聖明裁改以彰顯勤以慰幽魂于公覽疏願謂予曰夢徵矣幽明感通一至是耶願少保公知己舊矣此疏下子公請改謚曰忠肅天爲少保公獨見夢於予何也蓋予嘗陟吳山之陽于俞之於是與論稱愜謂足安少保公九京云

明吳振纓異夢記　庚于年纓以諸生應武林秋試七月閒齋三日偕五六友人詣西湖山中于忠肅祠疏誠祈夢宇不甚敞在神座之左埽地布席寢夜半無夢披衣起祝甫寐而公從座上下屐履有聲漫矍

然練身北面立公在中南面則檻外有兩人聽讞若
農熹瞳矓不辨其貌公震怒云責於法不少貸心怦
怦忡忡恍兩人前坐以人命詿纓在干連中旁捽兩
人下公過東楹相對色未霽將有一言空中金甲神
捧玉皇敕口稱上帝有旨公跪宣讀次則赦纓詔也
夢時了了醒忘其句公起如前立纓念頃所赦一人
事耳尙當有所語口口服使者下厮家稱口文星再
一道宣訖纓喜謂公上帝盡赦可無恐公竟無一言
拱手道請而別奇哉夢也且詢諸友皆無公獨顯茲
靈爽每於子弟親知時時道及壬戌春先舅父謂仲
弟曰兄今年必捷南宮矣弟問舅所以云泰昌天啟
兩赦汝不憶于墳之夢耶弟唯唯僉謂口成已驗詎
知於今三十七年始歷歷在目前也去夏都城陷口
訊公儼然赫臨在上兩人者非淮口與守備平九月
西市金吾同金甲皇上宥之欽恤衙命而出大理列
冠佩立時開釋皇上體上帝好生延餘喘於雷霆遂
首邱於浩蕩荷戈癘海唯三十七年之夢是踐且非
獨此也思殷祥長發周歷初緜先泗後鳳太祖高皇
帝於皇陵神葬之日百靈效力鳳結龍蟠爾時卽有
定數幾百年有此享殿之一尼前知聖哲豈不如神

焉知纓於往劫中不預定而近有聰明正直之拈露
耶立宮苞聚御製碑亭煨柱三尺歸然獨存高皇帝
先後天而弗違皇上大孝所昭格普天皆祖口其忠
愛之心者當爲揚誦垂信史口萬世則守罪之出又
可爲祖德天道之一念也忠肅生扶社稷幽護聲靈
至於祈籤輒同告語字字不虛難以縷記閒廟宇不
葺荒山零落纓將大爲崇飾風布四方數屬久定凡
貪心得心趨避心被害心一切業根徒然枉造是卽
以忠肅之詔一人者詔天下也小補口不作口口崇
禎戊寅仲春月歸安吳振纓識

吳農祥梧園集　姚公奇引字有僕號二存錢塘人
崇禎庚午舉於鄉庚辰成進士謁選得廣東南海令
福京行朝以循吏召擢監察御史監贛州軍事及贛
不守歎曰大事去矣出薇繫命僕以縊年四十有三
訊公儼然赫臨在上兩人者非淮口與守備平九月
贈兵部尙書謚忠敏公長身秀挺廣顙兩目如電美
鬚髯幼時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夢忠肅以身壓公問
曰重手應曰重忠肅曰爾須任此旣覺見殿閣搖動
枕席開遂以忠孝自命
又陸行人鯤庭名培號部婁於甲申九月趨南京尋
奉使副熊公汝霖諭祭淮王將復命而　王師下浙

江勵哭訣其母曰兒父子受國恩當死乃縊年二十
八友人陳君潛夫聞之流涕曰嗟乎陸君人臣之義
盡矣請鄒典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毅君爲諸生祈夢
於于忠肅君登階見公降階而撫之笑曰君臣之義
以子結乎遏告諸友莫測也君死後數年有明經沈
鼎新卒後七日而蘇蘇而告人曰我遊紫府見登者
三人皆天帝所召者近而察之皆吾鄉人也三人者
佩玉垂紳揖遜而趨問爲誰曰僉都陳潛夫行人陸
培別駕王道焜均死國難者
陸次雲湖壖雜記

二記憶所及者見吉凶禍福皆有前定深足警心
又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于廟祈夢遇其鄰人自廟
中出因告生曰我爲子嗣祈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
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矣瓜
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爾語
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
開榜第一名卽生也此無夢而有夢兩兆之矣
又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
一帖曰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爲伴後
建功海上威鎭殊方年五十四歲爲袁崇煥害於皮
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爽
又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祈夢廟庭忠肅公
延之上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設席命優人
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闖賊僭號永昌都遙受其命
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
此云
又近一生科舉祈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
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
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
示之生意絕罔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曰胡一曰

盧放榜與之俱儁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
身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
漬其首往往落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
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蒼頭假寐大叫而醒
眾問其故曰方倦闔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
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慟俄鑼聲疊至吶報中式
吏人不戒填榜時漬一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
驗
吳友仁綠亭瑣記 三台山于忠肅墓初無享堂廊
廡亦不像祀墓傍建屋數楹爲子孫祭埽棲止之區

額曰家庵改建者爲楊某楊未第時宦遊西湖宿公墓下夢公使吏導之進晤語良久復送之出且曰與子鹽臺再會及點浙江巡鹽卽時謁祭公墓任滿捐資修拓祠宇塑公像而祀之以動兆民觀感廉廉之下皆立房櫈便祈夢者宿臥於是夢驗者歲有所聞爾禱殆無虛夕

林從吾萃忠錄序　孫懷石君高亮患疽病亟夢見于忠肅公裁冠盛服如所塑者撫孫之背曰吾與若祖故人來祐汝孫疽遂愈四方噩夢一徵之公若左券不偶然也

于公祠墓錄卷十　三十三

姚氏西湖志　于忠肅公墓每年八月閒士民祈夢者最盛堂之東像夢兆司祔焉

翟灝湖山便覽　旌功祠東設夢兆司像每歲八月士民祈夢於此

馮景山公隨筆　杭俗甚信于忠肅公祠祈夢祈夢歲止二夕嘗以春二月二十之夕祈於城內祠堂卷祠下秋八月二十之夕祈於三台山墓下祈者頗衆或有或無俗謂哲人凶人必有夢祈而無夢者庸常人也與至人無夢愚人無夢之說適戾祠生因緣爲利刋有疏文照所求意旨注入晚供餐朝供贈幷備有臥具以應來者曉亦代爲解說類多吉祥止止之言迨夢驗日其言益河漢耳又傳夢不可驗比驗必其人之數已盡故凡祈者累累而驗者寥寥嗚呼公靈不昧恭敬桑梓桑偶示樞機以啟理數容或有之亦非詭事生不爲周官占夢又不爲小雅牧人胡爲擾擾紛紛若是其不已耶

吳焯山窗雜錄　杭州于公祠祈夢遇省試年八月二十日夕廊廡爲滿蓋皆爲科場占也有夢無夢或驗與否記載紛紜無弗由本人以喻惟德清蔡學士啟僔省試時宿祠祈夢達旦竟不成臥傍惶蹀躞往弗有夢夢亦無弗相同皆是看迎狀元學士私諗幷無弗虔弗明何至幷如此奸夢亦不能入心殊懊悵後不敢再祈五十四歲始大魁天下距祈夢時二十年矣前事亦已忘之同時夢見之人有早達宦於京師者相詣稱賀且曰我輩二十年前久已見君晉花乘馬而歸不圖今日見君眞個若是而歸也學士乃悟昔日羣公之夢固爲已一人兆乃亟詣都門祠下報謝

袁枚新齊諧　海昌陳秀才某薦夢于肅愍廟夢肅

愍開正門延之秀才姿巡肅愍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啟湯溪縣城隍稟見隨見一神衣冠來肅愍命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皇恐而坐問城隍神與肅愍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肅愍命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聞乎曰但聞十六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肅愍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貧有表弟李姓者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乃始終之始

非死生之死也若旣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爲然偕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圖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閣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閑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宇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以其嶺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爲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事大道陳悟斤事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俟歸家商之同至

海昌告其新友皆曰肅愍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拉此怪入肅愍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夾持之強拔以入老翁長嘯一聲沖天去自此怪遂絕後陳生盲籍湯溪竟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于振也

又姊夫王貢南新夢于少保墳夢一僧狀獰惡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圍坐草上貢南求救眾僧拉貢南入草中面四圍膜手向外追僧至索

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則甚大眾閃開領吾一棍貢南驚醒至今無驗

又有三人祈夢於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汝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知其有夢僞溲焉者即於夜閒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尙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早三人同往視之乃一个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查浦輯聞　無錫鄒忠倚舉進士第一徵時遊錢塘祈夢於于忠肅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後閒居其夫人偶以瓜子作狀元二字忠倚見

之而悟數之如前數壬辰既舉南宮第二癸巳復考列詞臣第一時呼兩狀元

楊璞近事徵　聘夢獻夢之典載在春官而署之曰吉其不吉之夢知在不聘不獻列矣後世占夢之書占凶互載較古爲詳祈夢之說則未之有也相傳于忠肅公獨能示夢於人祈者無不曲驗覺世牖民之念公蓋死而未忘哉有趙某者爲富不仁心猶未厭得科甲兆清民者示其得爲　盛世之民兆非神靈往于墳祈夢夢遇負珍貝者分與之覺詢於人人諂諛之曰君不第富行且貴矣珍貝者貴品也分而與君君貴必矣適某權姦柄國政以賄成趙日往來貧

緣俱爲小人乾沒盡喪其資而卒不得貴且潦倒矣

諂諛者易而爲揶揄曰君猶未貴也耶趙怒曰用汝言至有今日汝尙誚吾也耶爭辯紛呶至於用武人爲解之詢其何至如此趙具詳顛末人曰君貧命也神示之兆而君不悟耳分貝非貧字也耶渠亦何嘗誤君哉趙乃嗒喪以去

王宗炎緯蕭錄　明時重科甲蓋舍此入仕之途狹也紹俗最憚縉紳田舍翁晉謁不啻卑接尊幼接長矣蕭山夏某家富於財世無達者心厭縉紳之所爲期得科甲以舒累世之氣奈補弟子員有年而秋闈

以後宮相殺聞無夢造夢而他人應之然則夢不必應之於己也有三生謁于祠祈夢占中否其一夢神謂曰照牆上看其二倘未成寐見其醒亟詢有夢否具言如此二生中一人託言小遺趨出乃拾炭向照牆大書不中二字返而就寢三人均無他夢曉偕出祠見照牆大書一个中三字夢者喜曰我三人有一人中也書者匿笑亦不明言榜發夢者書者均被斥其一人中書者曰夢固難憑向者我書不中二字誤離不中爲一个中豈得佳兆竟在君乎中者乃舉魏明帝事以解夢者亦在座曰若然則六夢之外當增一造夢矣中者曰然案此與新齊諧略同而說各異因兩存之

朱文藻碧溪詩話　天台齊次風先生未遇時于忠肅嘗示夢謂先生曰景泰帝易儲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又云公終身宜戒食牛肉救公性命者牛也先生既窮略記其異於憐忠祠詩中追後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編覓忠肅奏疏卒不得無所證驗而以牛腦易髓則其語有徵先生卒後　朝廷輯四庫全書開皇史宬採錄永樂大典餘姚邵進士晉涵破徵入都預分纂之列習聞先生遺事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于事此即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邵公嘗以此語吾友鮑廷博因附記於此爲先賢表其微云

吳灝杭郡詩輯　徐文敬公潮父名欽安在江上開過載行祈夢于忠肅公祠夢神與以等子晚年受封始悟其兆

樣園新語　金進士居敬未遇時祈夢于少保墳夢語之云對陸生之策淹蹇數科乙丑捷南宮殿試日謂陸肯堂曰狀頭定屬君問何以知之遂述其夢已而果然

余金熙朝新語　武進周清原祈夢於忠肅祠忠肅之有童于立戶側吟一片冰心在玉壺句讀壺迎揖之有童于立戶側吟一片冰心在玉壺句讀壺爲衡辭出忠肅送及階握手言曰余事在爾爾事在余比入都謁侍講董訥一見如故先夜董夢忠肅若有所屬未及諮而寤質明周至故異而優禮之及試鴻博授檢討纂修明史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儲事議之者周力辨其誣論始定

任蕃閒居漫錄　于忠肅公祠祈夢不知起於何時以公浩然之氣充塞宇內固宜與陰陽合德無事不

可前知而其所示之兆類皆若卽若離迨至驗後輒又釐毫不爽雖古稱占夢神經弗若是其奧也有人無子往祈夢夢公飭曰此何等事乃亦來妄瀆耶命發往屯田所耕耘播種以贖厥咎比至屯田所但見有田一區而已主者令其著力農事曾無一人襄助夢中畏懼法令竭力從事不覺力盡呼號爲同宿者喚醒張目審視蠟炬煌煌遺像猶躍躍欲動也詢其何事呼號細述夢境人亦不解何兆期年其人生子乃於湯餅筵前述昔夢且謂夢境究屬惝怳一人止之曰夢境甚靈毋妄瀆干咎神著汝田下用力非明

示男字而何

繆艮堂說　徽州汪商在嘉興開車豆行性慈和丐至門卽與錢有某年僅數歲無日不至汪必給錢以其幼而憐之也汪謂某曰汝年漸大何不習正務某曰吾幼失父母非行丐無以活汪曰吾明日往杭州杭有子忠肅公祠祈夢甚靈汝同去祈之何如某諾次日至杭入祠祈夢醒而大哭汪問故某曰吾夢至一處見忠肅公叱曰汝乞丐何以至此命左右糊其口遂有人以紙糊我之口而醒因想口已被糊將來必至餓死故哭之汪帶歸任其行乞一日偶閱縉紳

見江西九江府有湖口縣適某至感觸其夢因想湖糊同音或此丐到湖口當有好處乃與銀五兩命至湖口縣尋機會某至湖口縣有豆腐店留爲螟蛉出攜銀添本作腐更賃空屋鋤地得金出以營運不數年而成巨富

無名氏果報錄　明季鹽法乖戾巡鹽御史揣鬆賈肥瘠而食黠者因緣爲姦奴奪主業至弗罪其侵蝕而又榮其身家某鬆賈者始亦依草附木後乃乘堅策肥既極土木又溺笙歌以娛晚景生一子亦頗聰慧遂妄冀掇拾科第昌大門庭應童試黜乃命祈夢

于墳以占仕進子夢堂皇高坐蟒服烏紗胥吏滿前輿儀列後外禀蘇州府知府進爪牙轟應衙鼓如雷而醒歸述於父某益大喜自負無何追理前由業歸故主究諸糾鶻老死狂狴水榭風亭均爲官物歌童舞女別撥人家子以罪人之孥終身禁錮屢厚席豐安知謀食幸聽樂徵歌習聞家伎游蕩至蘇充補梨園子弟時十五貫新經排演見都一折僑扮都堂顧視己身與夢境曾無區別不覺大哭投案而起班中人詢知原委曰命也何哭爲嗣後充此腳色以終彼

吳振棫杭郡詩續輯　應叔雅云吾杭北郭有康康山先生名熹字勉齋讀書勵行以孝聞畫人物山水皆師法元人年三十禱於于忠肅公祠夢童子授一如意背篆石舟二字而寤遂更字石舟焉後館廣陵巨室遇黃山老僧叩姓名神色愕眙先生詰之再則曰曩有石舟禪師與子年齒較長工詩善畫結茅黃山蓮蕊峯下有石如舟形師因以自號化去幾四十年先生狀貌酷似得毋前生乎又問先生生年月日則石舟涅槃之日也相與嗟異所夢至是乃驗

無名氏信徵錄　海陽徐容赴秋試夢于忠肅公告曰汝中式矣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更報汝甲第也既而榜發果中舉以夢詢祖祖茫然久之歎曰是矣吾曩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祖治之幾死吾力爲解勸卽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不意爲神所鑒貽福於汝因果殆不爽也汝其勉之

夏傳鈞巧悟後編　于忠肅公祠夢者歲不知其凡幾驗而流傳者不知凡幾驗而不流傳者又不知凡幾越人某某並年逾四十境逼艱難乃以入丐既望相約謁祠祈夢一夢神與牡丹兩盆屬之曰此爲唐花一夢神與牛五匹並勿穿鼻某某固鄉農審習服牛事相與解曰惟犢勿穿鼻豈神教我畜牝牛下犢乎唐花則不解所謂人或告之曰唐花火中焙開之花非自開者夢與牛者曰神蓋令汝張花肆耳由是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而困頓逾未夢時既而夢與牛者死臨死見五女均未字人乃悟五牛勿穿之兆夢與花者故業箔工亦棄花肆業弗張仍理故業晚年稍有積蓄自張箔肆獲小富貴始悟箔固火中焙出者也

孫泰吉花隱庵隨筆　毘陵周蓉和先生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字一幀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先生曰結句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也

舒位瓶水齋詩集　魚山神女圖詩爲吳更生州佐作更生昔祈夢於于忠肅彷彿見所謂魚山神女者己而將爲濟上之行復夢至神女廟遂有衣酒之賜又遘獰玉跳脫一枚於懷而寤錢塘顧洛爲寫圖紀

之以證他日

梁恭辰勸戒近錄　錢塘陳岱孫字魯望爲諸生時著陰騭文句解以便童蒙誦習講說嘗謂童子未讀四子書之前必須先授此篇則可以善性不失善根易培陳於嘉慶辛酉科中浙江解元次年聯捷進士選授衢州府學教授聞陳公未中之前詣子忠肅公廟祈夢以卜科名乃夢人持一人頭相示兩目直生遂驚寤及發解方知爲萬人中之首後選得衢州教授係兩目在其中所夢悉驗

梁恭辰勸戒六錄　浙江戍子孝廉某自述改過獲福記曰余自十五歲出考後凡淫殺口過無所不犯至二十八歲小試九豰一日於舊書中見敬信錄一本知善惡之報懍然自思功名無望矣及閱感應篇見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等句於是窮而思反誓改前愆時道光乙酉五月初三日是夜又於竈前焚香立誓由是孝父母戒邪淫寡口過放生命丙戌歲試即僥倖戊子鄉試前就于墳前夢竟夕不寐俄聞座上呼名余即起視見一藍袍者端坐視余曰爾命本無功名兼獲罪已多將以貧夭罰汝因汝見敬信錄即改過從善上帝嘉之儻能不倦何須預問前程

言畢將袍袖一拂余遂驚醒乃知呼名起視已入夢中矣是科又僥倖獲中故錄此以告四方同志者切勿以勸善諸書置若無覩如果能時時展看敬信力行縱有前愆可望科第又況素無虧行者耶

張覲鳳鳴齋筆記　浙江學使某精風鑑其所許拔者皆載福器一經許可不啻其已富貴也院試童生日點名至某學使遽謂曰勉之狀元宰相也某應而退復呼而問曰汝生何地曰滇中曰滇中則減福矣榜眼尚書耳既取進某以其語骨突乃祈夢于忠肅祠行至南屏山興中假寐夢有持全帖來迎者視其名寅愚弟于某也拜宿祠下夢公迎揖之曰恭喜恭喜總算杭州出狀元覺而竊喜自負自待亦嚴後以拔貢生官部曹十年日課廷試功寒暑無閒衣冠不輟都下目以候中狀元人無異語其後竟得榜眼狀元某蓋三元也先達某獎慰曰恭喜恭喜總算杭州出狀元乃悟夢語之驗其後官至尚書加宮保則弁寅愚弟之夢亦驗學使某之風鑑精通不足異于忠肅之示夢亦不足異蓋其生有自來數歸一定也特先達某獎慰之言曰頭語耳二十年前遂已知之謂非子公靈爽如存奚可得哉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　同治戊辰攝宰清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明陳臥于先生墓道在焉粵寇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率同官親往致祭焉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瀋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雖赴水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爲公詳請崇

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夙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湉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哀賦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蜷髮又目上視爲盼刀眼與于忠肅同居恆攬鏡曰此頭終當爲誰斫於順治丁亥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難卓人月上于忠肅公祈夢疏　竊維忠肅公百鍊純鋼千鈞重鼎當金甌之缺欲缺要領可忘追玉樹之既埋精神愈見崇烝嘗於都會著靈爽於人貴起於科第深知科第之難赫有功名極念功名之士是以神明下授必令夢寐遙通降擘降祥天地之明威猶遠占從占逆義文之卜筮何須某窮年祐祐前路茫茫聞楊君之來得毋鑒於凡上又何子之夢擲犬首於盤中不覺生心因茲舒悃儻得駕乎秋風今年得意或倘息於六月向後可期當知赤水匪遐詎忍寶山空返伏乞俯鑒愚忱特垂顯旨祈求頗儉不能爲李靖之疏感憤已深莫使有杜生之哭謹告

趙懷玉于忠肅公祠祈夢文　粵惟勝國首崇社稷之勳凡此下民咸重馨香之報神以久而彌烈誠荀矢而必知而況龍飛南內讀史傷異代之心馬過西冷瞻拜下孤忠之淚贖世而感既在平生澹素以通詎辭靦縷綢念懷玉身長清門心諳大義每虞忝祖未敢因人然而科名不繼茫茫耆六十五年日月其除忽忽者二十七歲走同牛馬迹逐萍蓬既莫慰於二人恆自傷於中夜亦知譽過夙深昧於反身以省所冀神靈先覺與其潔己而來顯以窮通詔諸寤寐庶乎得失榮枯總浮生而皆夢吉凶修悖庶積迷之知遲謹佈腹心伏惟鑒察

程敏政追輓故少保贈太傅于肅愍公夢中作　太息于公不可追曾因多難拯邦危斗閒忠義精難泯

地下權葬骨已妥公議到頭聞鄔典世情翻手似圍棋不知誰撰新祠記可比當時岳廟碑王子嵗八月至三鼓始就寢頃之夢作一詩友故少保于公又頃之寤而記其全篇不遺一字即呼室人語之故蓋不知其何感也予以公之忠憤未白屢語其子京光君景曦俾隨於朝不果暨予歸用始克有請獲贈謚廟食之典以書報予山中豈予心恆惻惻於是故不忘於夢庶之間因遂有此作邪予平生夢中詩鈔了了不遺是忘而此詩獨了了不可謂異矣將書以遺京光君而特記其事如此案此詩無題前夢以其作於夢中作者自亦不明其故或于公精爽實式憑之爰列前幕以故或于公夢詩前

朱長春于公祠新夢詩

孤忠茫靄在萬木夜風吹假夢留齋宿招魂有賦詩麻殿南屏下陰陰少保祠從來感憤意拜罷不勝悲

于公祠墓錄卷十　罡

黃溍耀于公祠新夢詩

力竭山河在功成骨肉憂渫淵非禍宋代郎本安劉雪涕荒祠下乾坤正可愁草含冤血碧江挾怒潮流張雲璈金牛湖漁唱于公祠　莊功祠映水波寒柱石勳臣碧血乾大抵興亡原是夢何人不在夢中看

祠東有夢光司每歲八月新夢多驗

張誠嬰山小園詩集于公祠新夢作　普天率土奉神明墓前有祠榜曰都城隍廟祉稷安危赤手擎熱血一腔何地灑大名千古更誰爭淒涼雨帝諡終驗幽明魚嚇怨未平白骨青山無盡淚莪來重感示浮名是夜予宿祠中新夢

夢公手書一大名字示予

于公祠墓錄卷十終

于公祠墓錄卷十

別錄

鍾化民乞賜祭典京師建祠疏　謹題爲敬循職掌例查應祀忠臣懇乞聖明恩賜祭典以慰忠耿以厲世風事臣備員太常職在祀事駿奔太廟恭覩鴻儀聖祖神宗巍然俎豆而開國功臣皆從祀焉乃知我朝待臣之厚如家人父子共食一堂豈惟酬報於一時抑且激勸於萬世及過順天府學宋臣文天祥祠在焉考之太常紀曰宋文天祥祠在北平永樂六年

太常博士劉履節謂天祥忠於宋室而燕京乃其死節之所請祠祀焉成祖文皇帝從之命建祠於順天府學之西歲仲春秋太常寺題遣順天府堂上官一員致祭臣思天祥忠於異代猶然致祭不絕況竭忠盡瘁於我朝如太傅于謙者祀獨可缺乎天祥既祠於吉安又祠於順天于謙死於燕都與天祥同而其功存社稷又不止任綱常之重者燕京可無祀乎劉履節以博士而請祠天祥循職掌也今職掌之臣而不懇恩於君父之前乎臣嘗考之我朝實錄稽之吾學諸編于謙才邁人羣忠由天植當也先入寇之日值宗廟震驚之時惟謙身任樞機獨持戰守矢精誠於天日首重國家內固之謀決大計於危疑力排羣議南遷之妄運糧餉以廣積儲擐甲冑以倡勇敢元氣振而穢衰之膽遂寒除醜虜以靜妖氛遣强胡以復城堡神氣張而皇圖之鞏如故定傾持危忘身殉國雖一瘠熱血竟灑燕都然千古英靈獨垂青史蓋其再造之功與開國諸臣相匹休而效節致忠有死無二尤與日月爭光者也宏治三年敕贈太傅謚肅愍萬歷十八年浙江原任巡撫臣傅孟春奏請改

謚荷蒙皇上賜謚忠肅遣撫臣諭祭於杭莊誦聖論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祿丹心炳日寧甘武穆之冤我皇上之知謙者至深褒謙者至篤憐謙者至切矣但謙忠於我朝而燕京實其死所其生也忠肝義膽既剖憑於茲土而不辭則其歿也忠魂義魄必凝聚於茲土而不散此燕京不可無祀也不然空山一淚萬里孤魂春雨秋霜不勝悽愴臣但想皇上厚待忠肅之心豈惜此一祀典哉至於建祠之舉恐非旦夕能成且錢糧缺乏不敢瀆請臣與同鄉諸臣訪謙舊住玉河橋東各捐俸金共置館地但私祀無以彰

其德而公典乃可昭其恩願捐前業作爲官祠不煩
朝廷之費惟求祠額之名及時成禮事屬簡便伏乞
皇上敕下禮部查照宋臣文天祥事例及一應儀節
歲仲春秋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一員致祭并祠
額之名議覆上請亟行本寺遵守庶既往之忠貞以
慰而朝廷崇德報功之典咸正罔缺將來之節烈可
風而臣子感恩懷德之義歿世不忘矣緣繫懇乞聖
明恩賜祭典以慰忠耿以勵世風事謹題請旨奉聖
旨禮部看議來說

禮部議覆京師建祠疏　禮部一本敬循職掌例查

應祀忠臣懇乞聖明恩賜祭典以慰忠耿以勵世風
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太常寺少
卿鍾化民題前事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
鈔出到部送司行准太常寺典簿廳手本查得太常
寺紀內開永樂六年太常寺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
典謂文天祥忠於宋室而燕京乃其死節之所奏請
祠祀成祖文皇帝俞允建祠順天府學之西歲仲春
秋先十日題遣順天府堂上官一員行禮其供祀則
辦祭官一員執事樂舞生五人廚役十二人等因回
復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太常寺少卿鍾化民題稱太
傅于謙功存社稷燕京不可無祀乞要捐地置祠并
請額名一節爲照于謙天生正氣性負精忠當君出
虜入之秋堅排遷主戰之議挈天捧日委軀命而不
辭旋乾轉坤安社稷以爲悅保全金甌之如故再造功
宏調玉燭於重光獨擔心苦一腔熱血盡滅柴市之
哀萬里孤魂忍墮牛山之淚視宋臣任綱常之重心
則何殊論忠肅莫宗社之安績實有倍即盟之以帶
礪非過矧列之於尸祝何慚且效忠於異代者尚錫
俎豆之光乃盡瘁於本朝者可乏明禋之典雖杭城
有祀不過血食於所生而燕地無祠未嘗萃靈於死

所履墟增感撫籍興悲此寺臣鍾化民之所以有請
而亦天地人心之不容已者也恭惟皇上撫盈成之
景運闡祀統之洪圖追惟扶危定傾之勳宜舉崇德
報功之禮即卜基建廟似亦無難況化民等仰體國
家多故之時正備錢糧缺乏之際率鄉人而捐俸置
祠地以入官本少保之舊寓爲太傅之新祠雖則致
愛於勳賢實可裨益於國典臣等復查得本祠門坊
高敞堂廡輝煌於凡藏器牲房靡不具備不煩創建
而大禮可興不費帑金而偉勣可報是誠今日之盛
舉仰賴皇上之特恩合應俯俞奉
祠寺臣所請將所捐于

謙祠地收之在官比照宋臣文天祥事例准令春秋
祭祀先期十日太常寺具題遣本寺堂上官一員行
禮其供祀人役亦如之至於祠額之名恭候聖明欽
定命下之日行翰林院撰祭文工部造扁安置再照
是祠也旌忠所以昭恩崇節所以厲世欲傳永久合
用遠圖前業既以屬官後事須當有責其地方隸中
城兵馬司掌管嚴禁諸人不許擅入以致瀆褻且看
守香火灑埽等役太常寺撥給廚役四名常川在事
其物久則壞理勢必然以後遇有傾頹處所該城兵
馬司查明具呈太常寺具題行工部量加修葺務要

堅完統乞聖明俞允行太常寺遵奉施行庶忠魂有
慰不惟備一代之典章而靈爽常存亦可資萬年之
保障矣奉聖旨是祠名與做忠節
陳禹謨武林會館敕賜忠節祠記　都人士彰組而
瓌聚者距其鄉匪數百里郎千萬里而遙不有傳舍
執爲延勞不有讌會孰爲聯浹今人處空谷之中閒
足音者而喜矧雜桑與梓乎此會館所宜掃也武林
故稱省會而彰俎於燕者肩摩趾錯獨少士夫會館
非闕典哉辰丙戌余以中舍謬廁西臺因與同臺文
陸鍾公同咨禮垣二洲凌公及中翰樫渠孫公廷尉

華峰許公輩首倡茲舉翬然慕義于噚隨之爰醵俸
貲購得閭居於崇文門之西偏面衢入楹循閤而進
廓然甬道爲室三楹爲諭祭文亭一座其後寢室有
旭有扈有庋房周繚以垣儼若崇構於是相聚謀曰
茲祠之設所以篤桑梓即可以寓風勸逆旅云乎哉
吾鄉素不乏名臣而惟忠肅于公最著雖西湖旌忠
有祠憲廟易名有制今上改謚有典錫肩秩有加足
垂簡册而勒彝鼎昭示來茲而灑血之地竟無薖軸
以妥神庶景行謂何嘗惟太常掌故何能以易世之
文信抗議崇祀而忠肅幸際昭代吾輩託在鄉人以
同鄉公社俎豆鄉之先達夫誰不可遞文陸公遷貳
清卿遂具疏上聞賜額忠節歲遣太常寺堂上官春
秋祀勿絕噫異數哉溯忠肅迨今三閱甲子矣
其偉績精忠奕奕照人眉睫開第令脂韋者骯髒者
身家其念縱躋躅榮膴熏灼朝紳如曹蜍李志奄奄
泉下人耳其於後世矣勸焉余自請告歸養去國幾
廿祀中閒勉赴潼役伏謁祠下覩廟貌之未肅也駭
奔之乏人也輒思有所厲言促促南去不果會水部
郎州來吳公儀部郎對廷吳公力陳於禮曹移文繕
司適歲壬子費金錢若干緡重加修葺其楹宇益飭

而煥其周綠盆增而固余茲者承乏閫署再伏謁祠下鄉人謬推祭酒謂宜有言以紀其事余顧毛種種無能爲矣雖然忠肅公英爽不猶在上乎繼自今以往有釋蔬屨而集者則當思其始節有擁旌旆而出者則當思其保釐有秉樞衡而至者則當思其靖獻而凡我鄉紳所當顧瞻而景行之者此固命祠初意也幸毋以駿奔爲末節而忽諸至於同鄉時享時會與各聯屬桑梓之誼具有約載在碑陰

光緒順天府志　忠節祠在崇文門內東裱背巷祀明少保于謙地卽于公賜宅也祠三楹中塑像歲春

秋遣太常寺官致祭公被刑於天順元年復官於成化二年賜謚肅愍在宏治二年改謚忠肅在萬歷十八年

泰瀛題都城于忠肅祠　倉皇北狩徧傳烽赤手擎天定九重宗社神靈蕉葉夢君臣涕淚藥丸封金縢不遣歸諸將玉塞終當返六龍誰遣銜冤棄東市恨他徐石誤英宗

舒位題都城忠肅公廟　保邦容易保身難如此頭顱擲一官誰遣兒童歌雨帝終教天子坐雲端力翻北宋蒙塵局專事異西周禱疾壇留取數椽香火地讀公前奏捷汎瀾　手轉乾坤豈偶然長安棋局劇相憐周旋骨肉無書讀斷送功名以夢傳難采紫芝求回皓膳開碧草染三年澶淵孤注平城計留與癡人夜看天

方象瑛還自德勝門憶于少保舊事　當年土木事全非倉猝都城屬合圍若使竟從南徙策可能重望北轅歸九門日落喧聲鼓百戰秋高冷鐵衣復辟鐘鳴身竟死行營何處亂鴉飛

劉宗周北京城隍廟設位祭于忠肅公文　崇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昔公當己巳之變隻手擎天屹如山岳其大者在首過徐有貞南幸之議卒能創于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洗日月以重明追甲子三易復爲己巳不減當年我公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諸臣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大小文武臣工及耆老士庶人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內自禁旅以下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

乾隆河南省志　庇民祠在開封府治西祀侍郎于謙明成化中汴父老建卽公之寓廨所也正德十年

重修每歲春秋有司致祭
李夢陽重修開封府于公祠記　開封城馬軍衙橋
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
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
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廨馬
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且相率
潛詣公故廨爲位哭臯焉會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
冤有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
私起祠故廨傍祀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笻趿
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塡塞門戶矣

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
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
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
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於私祠今三十
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
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開僅存堂敞漏欲隳矣鴿雀
擾擾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
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欷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
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
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
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敬栝櫝起圮新而
繪聖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堂
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
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
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
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
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
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
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

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
焉此又何焉嗚呼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兌者非
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曾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
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
宣府城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
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
君矣於是公廳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
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鋼
二者有能爲公怨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
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

咎于也嗚呼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慍衂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終始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昜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昜徵匪猷昜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匪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飛龍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釁國邑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於其時矢身以殉山佗排議不懋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捷奴喙突疆場載清載寧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謾非名何毀非功孰譏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茬厥膺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嗚呼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載戴載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歆其有尤若往若來即而罔見跂望漣洏茲邦胥居氓實爾恩

羅士達重修開封府于公祠記　忠肅于公以一腔熱血堵南宋百餘年迂腐之氣倉卒吐奇底定大事再造王室英宗且心知其忠獨易儲鋼內二事即公無以自解嗟乎此天也其故難言哉公故有祠於梁獻吉李先生記文醇古悲酸美矣至矣然不及撫時事予謂記梁當記撫禮也國初御史臺以副僉出外或軍或薊有事則置已則歸其遍置巡撫始宣德撫河南而久任始公公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已因他事忤瑞振罷免吏民赴闕請留適降大理少卿巡撫前後在任凡十八年公悉心經畫督畊稼嗟徭役平時官增價糴粟饑歲減價爲糴二十年間民不相惎議者欲移山東大名牧馬於河南公疏奏止閭無害馬者當河之喘汴也浴桑汨日勢與堤平公晝夜抱隄解衣塞決籲天請代已而水竟安瀾範金爲犀以鎮之一時城不鑿而人不魚誰之功也蝦蟇石能出雲雨光怪妄求血食時旱驕甚公作文正訓之立雨雖韓退之陳康惠諭鱷無以加焉其撫山西一如河南太原忻州生龍馬一鹿耳牛尾被體皆鱗則山西之瑞應也世薄禦寇事甚奇然人臣當是時計必出此乃濟晉執鄭成公公叔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以至趙

王之會澠池符堅之伐江南皆有此意眞宗澶淵之役王文正奏曰十日不捷如何帝默然曰立太子此固宋代前謨靖康君臣不能法祖故至顚覆汴宮荒草固公所徘徊而歎息者也當時啜汁者眾故謂公罪後世吮蠱者少故爲公奇其實一大臣常法耳乃若兩撫十八年其力在隴畝其課在農桑其功在一眷一鎛業至麤淺不過一畏有司事何至天人協應神鬼讙呵龍馬出河蓍石效響如是乃知上帝之所顧懷不在磊磊軒天之奇而在循循務民之事彼此正相反也人之所貴公以得戮天之所貴公以見思

卽今汴土遺黎語及公必慘然悲惘然憶黯然銷魂而無極也有以哉李公文章開一代予何敢堅特考誌實掇遺編書其撫事一二大者以爲差足補公與梁地合故重修而爲之記天啟六年冬十月

胡謐祭于公文　惟公昔以亞卿巡撫河南適值黃河徙溢衝突汴城公爲築隄捍禦俾免墊厄且範金爲扉勒銘其背以固永遠既而公被召人朝而汴氓感公之惠思公之德相率建祠隄旁肖公遺像其內以與土神並祀有年冀公之功與茲土相爲無窮焉耳故有司漫不省所有事誠缺典也仰惟公自去此入擢上卿進位師保以佐聖天子安內而攘外其澤加四海名震四夷既沒而褒卹之典光徹幽壤固非一汴氓之祠爲足以崇報我公也然自古名臣碩輔秩諸命祀以配享郊廟者未有不因其播敷頌於閭閻田野之間而致然也若今汴堤祀公治水之績殆將以基國家秩公命祀於百世矣嗚呼公形雖邈澤則永固黃河之水其流源源某等承寄於斯適因河患荷錫方規遵公餘軌纘公遺緒仰止高山其思曷已爰謁祠下跽奠一尊矢詞一誄以告公其有鬧伏惟尚享

乾隆河南省志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進士宣德中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悉心經畫徧歷其地勸民糴粟俾官收糴以備荒饑歲恐浥敗卽減價而糶旁省皆獲其濟建議者欲移山東及大名牧馬於河南謙奏止之每入京議事不持土物賂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綫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其律已之介如此又因河決侵嚙汴隄甚急謙躬至其地解衣塞決口顧天願以身代已而水果退民爲立庇民祠祀之正統閒求解任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用

事嘗以他事銜謙乃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旨降大理少卿罷巡撫河南吏民赴闕請留者千人迺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凡十八年後召爲兵部右侍郎進尚書加少保英宗北狩謙有再造功及復辟爲石亨徐有貞誣死籍其家無餘資蕭然僅書籍耳後贈太傅謚肅愍

李夢陽庇民祠　朱仙遮廟已霑衣少保新宮淚復揮金匱山河丹券在玉門天地翠華歸平城豈合留高祖秦相何緣怨岳飛最怪白頭梁父老哭裁松柏鑿井種樹教民靈桑深仁厚澤血食世世又德隆焉其力排和議專主恢圖報國復讐有死無二其志同矣于公爲兩河巡撫十有九年積穀備荒築隄障水功德於茲土者也岳王爲兩河招討提師郾境力戰商橋屢敗兀朮於臨潁父老遮馬戴香迎師武功赫生海內文章巨手敢乞一言以記之謹鐫石以俟然思之所以祀二公者蓋以其皆鞠躬盡瘁於兩河有

沈近思天鑒堂集答李禮山主政書　數日以來細讀尊著雄筆高文意精論確理學忠節生面重開有矣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祉稷山河血灑何地其忠同矣莫須成獄權有姦檜意欲定招禍起賊亭一日不殺岳某則和議不成一日不殺于某則事爲無名其冤同矣王之武略等於諸葛汾陽王則百戰百勝公之議力似乎寇準李綱公則萬舉萬全其才同矣慷慨入獄致命武林談笑赴刑成仁燕市棲霞之巔三台之山西湖把臂其墓同矣若夫二公之本原則有可得而論者王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公有言曰兩袖清風一腔熱血維清維忠無私則仁其舉同矣王有詩云功業要刑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

遊公有詩云好在故園三畝宅功成身退是男兒於
志洪身殲之日而未嘗無雲霄萬古之懷亦可想見
其無弗同矣此思之所以望古興懷而特立雙祠之
鄙意也伏望先生卽爲濡墨表彰千古之忠烈振起
一世之愚蒙雖世易時移而忠義則一好德攸同使
聞二公之風者頑廉懦立子孝臣忠皆賴先生之大
筆有以洗發之也

袁甥于肅愍公祭田記　汴城西南隅有于公祠額
以庇民扁汴之民德公之庇而立也公嘗奉敕撫茲
土多歷年所施澤於民久且築隄鑄犀捍水息患民

皆德之及其去也民皆思之思之弗已於其沒也而
立祠肖像以事之歲時未有祭迺今巡撫都御史蔣
公初下車拜公祠下見其彫弊弗稱遂計爲修葺扣
日給薪炭紙之費估直以充其用而輸奐尤一新焉
越二年丁亥之秋又慨念夫公之忠勳大節不獨顯
於當時德政餘澤有思慕於沒世思而祠之汴之民
以義起也祠而弗祭欽典非邪迺合謀於三司長爲
易田供祭之舉僉曰公之功在社稷澤在庇民因民
之祠而有祭祭而必田嘉哉舉也義則備矣於是主
其議而移檄於長郡邑者出其公帑收贖羨餘易民

黃文進田計畝五十有三直以銀計兩如其數諭檄
三升合祠舊田二十有七畝俾道士鄭玄林守之歲
收其租易牲醪品物每春秋仲月十有三日祭之主
祭者郡守也既訖事仍命有司刻石祠側以垂永久
屬予記夫祭所以崇報功德也祠今有祭則汴之民
德公之庇也深矣而其心有不慰乎祭必有田也有
田而牲殺器皿無與於民則公之德庇乎民也猶夫
舊矣而其神有不享乎用勒諸石以告將來以圖不
朽則公之祭也弗替矣而其悠久有不同於天地乎
公之祭弗替則公之神佑乎民也寧有既哉田易於

去秋之九月祭肇於今歲之春之仲月蔣名璠浙之
鹽安人三司長則左布政使董鋭按察使張翰署都
指揮僉事鮑國長郡邑者則知府□□□知縣魏須
也

馬志元重修于公鐵犀祠記　汴東北三里許舊有
鐵犀一迺明兵部尚書少保于公撫豫時置以厭水
患者士人思其德立祠祀少保焉崇禎末年闖寇決
汴毀其祠宇而汴湮今且四十餘年矣環居之民仍
其舊址祠祀龍王並及少保廟成而屬記于予予因
思少保當日撫茲天中其功德之及民流傳史册班

班可考而救災捍患之事亦在在有之此方居民故祀以龍神所以陽分少保之功而陰感少保之德于不衰也昔孔子問禮於老子退語人曰老氏其猶龍乎夫天下之變化不測者莫龍若也孔子以之歸老子謂其道德肆宏學問不測而然也人苟才德淵深宏中肆外卽一龍也又何必吸風呼雷鞭雲駕霧而始稱神龍者乎少保功在社稷澤被萬方行人之所不敢行作人之所不敢作又與神龍之霖雨蒼生同一轍也安在祀龍者不可以祀少保祀少保者不必以祀龍耶彼少保之以鐵犀厭水也其義吾不得而

知但少保置之而數十年之水平是亦有神意焉人不能測龍而龍以是神人不能測少保而少保不亦神乎然則少保也龍也同一不測也祀龍亦所以祀少保也其不測者何曰至誠也至誠者天地之理也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陽月國學生馬志元熏沐書丹並篆額

閻興邦鐵犀銘　昔明中葉河悍水戰維于中丞鑄犀鎮壓馮夷效順水怪潛蟄趣三百年莫纔舊業廟背而傾犀幾而溺我來豫土黃流允翕天子聖神百靈環集爾宅爾田不氾不齧鳩既蘧廟貌作亭樹碣嶷嶷者犀錚錚者鐵以衛金隄以豐玉粒爰勒茲銘用紹前哲康熙庚午春王月滿陽閻興邦敬銘

山西省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爲御史宣德中上知謙才可大任手書謙名授吏部遂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徧歷諸州縣察時所急事所宜興革卽具草言之一歲章數上三楊在政府皆重謙奏朝上夕報可英宗立奏免山陵役夫萬七千人正統初數上便宜事遇水旱輒立奏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計臣欲於每歲三月令府州縣申報缺食下

戶隨分支給先救秋糧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府州縣吏秩滿當遷卽預備糧儲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可自是儲峙充溢境內數千里民無水旱憂又以大同懸塞外請別設御史治之而盡奪其鎮將之役卒私墾者爲官屯邊用亦溢在官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每議事京師空行無所齎權要多憾之誦政司李錫阿中官王振指劾以久不遷怨望遂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敕謙以大理少卿復往巡撫

謙前後在任十九年兩丁內外艱詔皆許歸治喪旋
起復至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遂有土
木之役晉兵部尚書功在社稷天順元年正月丁亥
棄市陰霾四合朝野冤之成化初復官宏治初加贈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萬歷中改謚忠肅

附錄

王直故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于公墓表　子氏之
先河南人世有顯宦公之高祖伯儀仕元官至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居薊丘
曾祖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祖九思杭州路總管累遷中
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因家杭州之錢塘父
文大國朝洪武初爲工部主事以孫謙貴贈嘉議大
夫兵部右侍郎母施氏贈淑人公諱仁字彥昭幼而
岐嶷有大志弱冠工部公卒治喪能盡禮奉母施淑
人極孝敬而以勤儉興其家沈毅方正言行侃侃不
苟爲容悅好義樂施於周窮恤匱雖多不吝至遇佛
老之徒不輕予一錢嘗雪夜聞戶外兒啼使人問之
曰父母遣鬻炭市米爲夜食而失其資米既不可得
且迷故道是以泣公憐之與其直使一力送至家宣
慰公有故侍婢苗氏公禮待之每宴會賓諸上坐曰
彼逮事吾祖吾敢慢哉及卒亦以禮葬之其行義多
類此性好經史常用以自娛取古人之嘉言善行以
爲法長子謙英偉不凡公知其必能紹世業遣受學
邑庠而課厲尤篤遂取進士爲監察御史陞兵部右
侍郎朝廷嘉其賢而推本於父母皆以其官寵公故
公自監察御史進兵部右侍郎配劉氏亦自孺人進
淑人君子以爲善教致然也于氏之先二長卽謙今爲大理
左少卿次泰女一嫁錢塘朱濟孫男一曰冕孫女一
曾孫女一公生洪武戊申三月十有七日而以正統

丁卯五月十日終於正寢年八十方疾革時語家人
曰吾幸享榮名全壽考皆上之賜爲吾語謙當勉力
以報大恩勿以吾爲念禮部以聞上命遣官致祭且
敕工部營葬事命謙往奔喪畢卽起復視事時諫巡
撫河南山西開訐亦還朝乞終制既聞命而歸卜以
是年月日葬公三台山之原而求余言表諸墓上余
聞之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爵齒
者德之所致也德備於其身則必得其位必得其壽
此天所以報有德也然人之能得者鮮矣而于公見
之是足以表著於後世故序次其說而使刻諸石俾

後之人有則焉正統十二年歲次丁卯口月吉日孤子謙泣血立石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經筵講官前國史總裁泰和王直謹撰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前兵部尚書金臺王驥書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姑蘇陳鎰篆蓋

萬歷錢塘縣志　封贈少保三人于九思曾孫謙贈于文大孫謙于昭贈于謙

倪謙贈于永亨南還序　錢塘有愔本厚倫之士曰于君永亨乃前少保兵部尚書公之子也嘗與其弟故府軍戶侯景瞻同謫戍塞垣永亨遇宥南還而景

瞻獨留馬營永亨不勝白晝看雲之思兩度居庸來視之天順己卯收其先人遺骸歸葬西湖之埂既襄事復念其弟不置北走數千里度關直抵上谷與胥語於宣城寓館友愛之情藹然可掬雖二蘇夜雨對牀之懽不是過也總戎部聞大臣見其克篤恩誼雅推重之而凡相知者又莫不欽慕其德而嘉羨其賢也永亨茲慮先塋久違歸興浩然於是前錦衣戶侯加謙官謹因復冕官冕請改文資授武庫員外郎歷祠部郎中南京太僕寺卿應天府尹致仕冕聰明特達好學知禮小心勤恪善處與廢既搆家難放徙窮邊而能閉門卻埽以讀書篡言爲事故雖罹憂患疾疢毛遇風而巨魚之縱壑也在他人語及舊遊必掉頭搖手而不之顧矣君乃往返於斯至於再至於三而無所憚鴒原之情果若是其深矣乎永亨曰嗟乎余自幼賴先人教育以底成立撫愛不翅所生況先人無他嗣允惟余與景瞻耳余幸荷恩庥獲葬先人少伸罔極之報至念吾弟獨謫於斯忍一日而忘於心耶是以亟往亟來惟見有可樂而不見可畏見有可欲而不見可憚也尙追卻其他乎余聞而歎曰噫使天下皆曾閔也則孝友之名不聞惟於父母兄弟之道有不足而後孝友之傳始立觀永亨孝於親友於其弟如是謂爲惇本厚倫之士非耶視古史傳所稱可以媲美而無媿矣遂連飲以數爵余亦樂爲之酳瓶罄頹醺抗手而別

萬歷杭州府志　于冕字景瞻錢塘縣人少保兵部尚書謙之子景泰初以父功蔭府軍千戶及謙被譖死冕坐謫戍龍門屢上書訟父之冤憲廟初事得白加謙官謚因復冕官冕請改文資授武庫員外郎歷祠部郎中南京太僕寺卿應天府尹致仕冕聰明特達好學知禮小心勤恪善處與廢既搆家難放徙窮邊而能閉門卻埽以讀書篡言爲事故雖罹憂患疾

欲涉畏途者情所憚也君已脫畏途而安樂土曷異乍行余執爵而稔之曰人之處世也適樂土者情所

疾而聲問不隕後起謫籍官兩京所在以修謹稱蓋無愧名家子云

雍正浙江省志　于冕字景瞻初以父功蔭府軍千戶汲謙被譖死冕坐謫龍門屬上書訟父冤憲廟初事白加謙官誌因復冕官冕請改文資授武庫員外郎歷陞應天府尹致仕冕遭家難放徙窮邊而能閉門卻埽以讀書纂言爲事起謫籍官兩京所在以修謹稱

重陽庵集　于冕字景瞻忠肅公子以父蔭歷官應天府尹自號蘭谷老人重陽庵入眾詩　眉巒疊嶂浙江頭壯觀東南第一州日上琳宮雲五色望中知有列仙遊吳山福地　洞府千年掩翠微雲深彷彿見青衣我來每恨仙凡隔安得相從問化機青衣洞天　閒雲野水兩無蹤邂逅多歸一鉢中夜靜何人擊天鼓水流雲散月當空雲水鉢堂　二物交時可駐顏神光夜夜徹天關道人自悟身中樂何必尋師覓大還龍丹虎室　誰識遼東丁令威千年羽化卻來歸結巢自有長松樹城郭從口是與非松巢白鶴　煙煙靈苗可療飢於今不是避秦時商山綺皓從龍去林下無人歌採芝地產　靈芝　種得淇園玉萬株碧雲長日護巖居客來贈有

題詩趣都向琅玕節下書萬竿翠竹　風波不起晝生寒幾回欲借天瓢挽試與蒼生救旱乾一泓湧泉　旌功錄　于冕和璽墩學士追輓先少保夢中作抱痛終天歎莫追功高不賞此身危心懸白日鬼神泣淚灑荒邱草木萎蹇蹇孤忠三尺劍悠悠往事一柸棋夢中佳製爲詩史好勒貞珉作墓碑　武林耆舊集　旌功錄凡五卷冕所手輯仰惟聖朝先後褒典全文當終身佩服不忘至於朝野大夫士及鄉邦親舊碑記冥誄弔慰之作一皆收輯無遺鳴

呼正統己巳之變大事既去我先公以一身繫安危以孤忠扶社稷不幸一旦被石亨徐有貞等挾私誣害罹於非辜實皇天后土所昭鑒九廟神靈所共知伏覩憲宗皇帝諭祭之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今上皇帝繼知枉憐忠之志隆贈秩易名專祀之典侔先臣之忠枉益暴白於天下後世其石亨徐有貞等先在英廟臨御俱各以次敗戮信天道之好還足爲誣害忠良之戒宋少保岳飛精忠報國被誣於秦檜其孫珂爲額天辨誣錄

凡數萬言以辨飛之冤顯檜之惡不肖孤冤亦嘗銜冤列疏援古證今爲我先公力辨當時廷論謂先公之冤死與飛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誠古今不易之至論也冤復何辨所以手輯此編夙夜兢惕惟恐辱列聖之大恩泯先公之遺烈以自陷於不孝豈直岳珂之罪人而已哉學士程先生爲序於首簡序中之言可以質諸鬼神新安衛千戶同宗于公文遠景慕先烈亟走書於我嗣子允忠速其命工鋟梓以廣流傳是緣之成二公之德多矣謹識此于篇末以竢觀者仍繫以二詩大化無情歲月徂手編遺錄繼朝

晴夢回長夜音容杳日斷蒼旻血淚枯先世忠勳扶社稷後人身世渺江湖天高地厚君恩重永感琅璫不肖孤　賊檜當年誣武穆古今一轍事堪悲生前大節遺姦妒死後無辜賴主知憤激人心那不辨疏干天聽敢容私籲天錄苦遺千載沒齒吾當感孝思

武林耆舊集　又弘治丁巳歲秋仲月乙酉有司供祀甚虔不孝孤冤裔候惟謹是夜子壻徐允萬同宿祠下各賦詩致感　山深祠宇夜蕭然秉燭齋居悄不眠昭代旌功恩顯赫祠官供祀禮精虔功垂百世安宗社血食千秋永墓阡庭燎光中雲霧斂神明陟降斗迴天　往事悲酸不忍論秋來祠宇又黃昏精忠昭日月臣曾建中興績邸典重頒再造恩報國精忠昭日月終天苦痛切晨昏未霜隴樹先枯痒半是孤兒血淚痕　山色淒迷夢嶺秋水聲嗚咽箸溪愁纔鐫墓石無蒼蘚未死遺孤已白頭自塡荒邱揮涕泣不知零露溼衣裘須臾苦雨酸風至應是天公翁也淚流

武林耆舊集　又黃門給事孫公幼珍嘗廷論先公忠義宜享廟食既而奉使過浙因弔先墓留詩且屬不孝孤冤賡和義不可辭次韻二首

先公水繞蘇隄一棹通青嶂白雲荒冢外黃鸝碧草聽雖高咫尺通扶植綱常千載下挽回生氣九原中若非骨鯁當言路誰白忠良定難功今日重勞謁祠墓如君眞有古人風

金山志于冤登金山　浮玉山高海日晴峰巒如畫接空明雲連梵宇諸天近潮落澄清一鏡平覽古題詩聊適興思鄉對景不勝情晚來還掛孤帆去笑指鵬南九萬程

西湖志于冤同馬浩瀾泛西湖和韻　二十年無此

客來水仙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冢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

武林文獻于冕重修宗陽宮大通明殿記　宗陽宮

在杭城中按郡志卽宋高宗之德壽宮也淳熙中更名重華咸淳間賜今額有元革命眾廟淪沒惟宗陽名不朽洪武初都統紀月庵邱公掄造大殿山門廊廡永樂丙申副都紀周公道淵建方丈宣德癸丑都紀清隱俞公偕羽士沈棲霞重搆老君臺及得月樓以復舊規由是壯麗甲於郡國一時薦紳大夫及四方遊覽之士未有不縱目於此者歷歲既久日就傾圮時宗陽耆舊養浩法師沈公復純先嘗主席本宮後以老辭然身雖退休心則未嘗不以興舉爲己任時御用太監林公槐奉敕提督海道駐節於此雅重師之爲人力爲佽助發私帑若干緡師亦罄已橐兼募眾緣聚材鳩工復建大通明殿飛甍峻宇上摩霄漢中奉昊天上帝土皇地祇及諸天聖像左建玉籙樓右建蕊閣樓後建講堂曰福蹕洞天退居曰石壇松舍與凡山門兩廡湢之所一樣一樞皆師經畫料理由是傾者起圮者整金碧交輝丹堊相映規模

宏偉視昔有加始事於成化乙巳之秋訖工於弘治癸亥之冬請予爲記凡記者不過記其興廢始末耳若不推原其由則後人莫知今日修舉之難奚能永保於悠久耶夫自黃帝問道崆峒而道教之源始開尹喜受經函谷而其言始遍滿天下由漢抵今教益日盛事之者竭土木之費以爲瓊宮瑤臺雲樓星閣袤山延陵駕空凌漢務極壯麗以崇奉之此何哉蓋爲民生所以衣之食之強弱眾寡之不至於相淩者惟吾君父是賴而君父之所以運乾綱妙化機者又賴天帝主宰無聲無臭之表也故敬道所以敬天敬天不若此爲重非徒以教之清淨無爲而獨善其身也故大通明殿之建及凡百廢興正所以崇奉上帝而視聖壽於億萬斯年冀乎生生化化用極於無窮也雖然事之廢興皆理之常欲舉廢以致興非得其時有其人不可茲以中貴林公切敬天愛君之心輕財樂施無少靳惜而人樂從事莫有沮遏之者是有可乘之時也以法師造道惟深事神惟謹而又能知君父爲重者專致力於其間事皆克濟始終無數是有可任之人也得其時有其人宜乎前人之開創者今

克繼承之前日之廢墜者今復修舉之垂裕將來傳之永久上祝一人之遐壽下爲萬姓之福田當是時者其願大矣其功茂哉是爲記

宗陽宮志于冕宗陽宮沈法師壽藏記　贊教沈法師預爲壽藏之所於杭州西湖慶化山之原一夕過余曰吾百年之後吾徒必請能者誌吾墓與其誌於吾所不見以示乎他人孰若與吾卽今誌之使我與人皆見之也師平昔交余厚義不得辭乃序大略以復之師諱琦字廷珍道名復純別號喬陽子杭之仁和平安里人其先多聞人元季兵燹譜牒莫之考曾

祖諱道誠祖諱景恆父諱冕皆晦跡不仕家富於資母方氏一夕寢室有異香遍時乃生師秀穎凝重姿稟不凡少從鄉先生俞孟陽游諸書過目輒成誦不煩程督尤喜讀老子書志尚清虛不事華飾見黃冠氅衣者竊慕之正統壬戌師年十六時宗陽主席清隱先生悟緣俞公爲郡都紀有道之士也師決意事之父母不奪其志乃遣從清隱受靈寶大法師天分甚高學益日邃大爲清隱器重而同門亦推讓焉丙寅赴京得度牒進謁閩法通靈眞人周公於大德觀周旋其閒延接緒論所得爲多眞人之學本於宗陽

青舊月庵邱公蓋有源委也既還清隱仙去法席久虛景泰丙子後至京上奏缺人主宮事議下禮部給劄命師領視靈事治回宮身領宮事興廢舉墜無所不用其力四方學道之士及杭之士庶咸雅重之先時宮有隙地當閶闔中搆屋若干楹於其上鄉人貸居得直爲香燈費後罹回祿豪猾者遂據爲已有師訴於官不能結乃之京具始末聞於上久之得移文當道事遂白舊址皆復四十六代嗣教大眞人張公嘗授師以三五飛步之法爲人祛災患被其利濟者多豪富巨室有齋醮者必延師主行或監齋師設有故不與則齋主之心終不滿蓋師精誠足以上通神明下濟人鬼非尋常碌碌道流者比越二十載師年逾半百不任煩劇乃謝宮事付其徒雲祥輩嗣掌師得優游庶境以遂高舉遠引之志成化乙巳四十七代嗣教大眞人張公弼節錢塘師往見之問一答十眞人聆其議論信其爲有道之士初授師以知事之職歷事有年有持身端謹之譽按宗陽宮宋高宗郡改建距今三百餘年日就傾圮師不忍坐視乃罄已橐囊志修葺凡大通明殿昊天像及前後廊廡庖湢皆鼎然一新觀者嘖嘖稱羨師在退居之餘尙能盡

心所事後人當以師重開山代代祖之可也弘治壬
子嗣教大眞人復臨錢塘上遵敕諭事理加師沖眞
凝妙崇元宏道清愼養浩法師擢任贊教兼領宗陽
宮事考勑諸山道教賜銀帶賜五品光耀宗門千載
一遇宗陽先後主席自月庵正公以上未有如師之
榮且盛也是年夏病因自念曰以負天地君親師成
我之意又嘗奔走京師時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頁
勤矣今吾病作向之繕治於農化山者正將以爲我
身閉藏之所也諸弟子謹識其言予聞古之王公貤
爲送終之器蓋有終必有始不以早爲諱制事於未
然君子之能成其終也師事師能盡其道學道能闡
其奧出家雖久歸而執親喪以禮事諸兄以敬他所
爲又多可稱至於壽域之作則平生之所當爲者將
無遺之而勿爲者矣始終之道何如焉雖然師之成
終不過用世法藏其所斃而已予知其尙有不斃者
存他日與廣成子安期生遨遊於十洲三島之上將
後天而彫三先何終窮之有哉遂書爲壽藏記

于公祠墓錄卷末　壷

靈衛廟志于冕題重刻靈衛廟舊碑碑陰記後　靈
衛廟舊碑惟拓本三紙存世醫里人吳壽得之劉英
俞善家將重勒諸貞石乃徵太卿夏先生爲文以記
於碑陰先生復爲迎送神詞及序其梗概并刻石立
於廟太守淮陰陳公仁和大尹一桂胡侯錢塘大尹
昭武謝侯相與協成其事俾向之湮毀者一旦屹然
復存予生斯鄉竊慕朱金祝三忠臣之大節令我鄉
先生雄才巨筆固足以發幽光於千百載之下信乎
神之忠義於是而益彰然崇尙節義尤爲政之先務
守令諸公不忽於祀典其賢矣哉至於劉英俞善之
珍藏拓本不致散佚吳壽訪求而得之又且汲汲焉
重爲徵文立石惟恐泯神之忠懇是均爲秉彝好德
之良心也於風教豈小補哉敬誌此於碑後以記一

于公祠墓錄卷末　善

時之盛事云時成化十四年戊戌秋七月

倪謙文僖集夏景詩意畫爲于景贍題　前府軍于
君景贍謫居上谷予亦繼往卜鄰幾四載矣今春同
荷恩釋南歸故鄉出陳興祖所畫唐高駢山亭夏日
詩意索題予閱之宛然湖山甲第故家景物若煩興
祖先爲之者而君得之良不偶也君之歸水色山光
朝登夕眺固已飽餐有不待觀斯畫而興意自足但
欲就君軒楹之末平分半榻招黃鶴而邀飛仙歌遠
遊之篇舉流霞之觴一洗千古塵土胸臆不知肯著
老夫否因詩以訊之　柳花飛盡春歸後翠屋重重

嘉樹茂日長庭院梅雨過滿地濃陰開白晝參差池
館倚翠空臺榭半臨湖水中曲欄飛棟落晴影分明
倒浸馮夷宮誰言綠暗紅芳歇一架薔薇染猩血樓
櫚葉戰起薰風萬斛沈檀座中爇珠簾掛在珊瑚鉤
暑氣不侵樓上頭嫩涼細細透白芷天吳供與人閒
秋衝煙白鳥飛頻到躍潛鮮鱗俯堪釣抱琴邀士許
登臨倚檻幽人從笑傲荆關妙手眞絶奇毫端寫出
無聲詩清漣傑構照雙眼佳境似倩夸娥移深深門
徑紅塵隔此地容車馬客刻水開居賀監家輞川
別墅王維宅君辭舊隱西湖濱幾載看家憑四鄰只
今歸去手親理聖恩已許爲閒人踏花旋埽湖邊路
霧閣雲窗總如故嘯歌聲落雲水鄉水伯山靈亦驚
顧蹇予自斥青瑣班與君仕對燕然山枯魚縱壑馬
脫羈放舟同向江南還何時訪君帆獨掛來賞湖山

避炎夏置身俱在畫圖閒癸用重開古人畫

倪岳青溪漫稿京兆于公壽七十詩序　應天府尹

致仕錢塘于公景瞻以弘治癸丑三月初五日壽躋
七十子弟工部主事臯其壻也乃徵諸搢紳能言之
士賦以頌既成卷予厠姻黨之末辱愛有素不敢
以蕪陋辭僭爲之序惟公在景泰初以先大夫蔭愍
公有眞安社稷功召拜府軍千戶後爲權姦所搆坐
謫龍門憲廟嗣位首雪其事遂復公官且改文資爲
武庫員外歷祠祭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所
至有聲雖老於吏事者皆讓不及也蓋以聰敏特達
之資承過庭之訓於書無所不讀工詩善書著爲文
辭明白痛快類其爲人蚤年思以儒舊會有召命不
果繼處憂患益閉門卻埽以讀書纂言爲事故晚見
於用其所建立卓然高出儕伍惜未究厥施而謝老
歸矣嘗痛蕭愍公之冤未能誼白慷慨累數千言聞
者懾之會言者亦交章論列其事所司以聞聖天子

褒功卹枉特陞恩命賜官賜謚建祠以祭於是公之
心始塞聞者韙之夫天地之氣混侖磅礴流爲江河
峙爲山嶽昭爲日星而幽則爲鬼神人得是氣以生
浩然於胸中者苟能養之以義理充之以學問則至
大至剛塞乎天地久且弗餒亨否有不能移威武有
不能屈毅然古之大丈夫不惟身名永存而事業所
著垂之不朽者孰非是氣之所爲也哉昔公當變故
之來安命順天未嘗少懾其志雖遠謫窮邊而居約
處困未嘗少變其節及乎燕谷回春鴻恩覃澤名位
鼎來心志感通當斯時也方且秉法循理事無苟作

露行潦止身無苟安又易營少易其所守也哉惟其充於中者剛大故其發於外者悠久則夫遐屑壽日晉月升殆未可涯也否於前而亨於後亦理之所必然歟譬之貞松勁柏霜雪虐之餘然後養成其材貫四時歷歲寒挺然後彫之操其得於天地之氣厚矣若公之壽其非此類已乎請書此於羣言之首庶詭於公固知子言之非謬也

童軒清風亭稿送于京兆奏續南還用留別詩韻

鳴佩來朝自舊京承恩南下暑風輕雲中遠樹連瓜步江外危樓繞石城去去檣烏猶在望翩翩竹馬正相迎漢廷不久徵黃霸記取吟壇此日盟

程敏政篁墩集倘致政于府尹景騰林下之人能念林下之人禮意勤倦近所未有奉別後晚至富陽恍然如有所失初僕南歸甚欲斂迹以避側目者之下石不謂沿途故人私愛有加於前第觴詠之閒不無傾倒太甚臨別丁寧保重之言蓮佩服矣儻見相知有語及者幸道僕感恩過之意庶獲從執事者少全耕釣之樂於邱壑之閒以畢餘生也拙詩數章

附上求教

明孝宗諭祭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七月丁未朔越二十四日庚午皇帝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需諭祭於致仕應天府府尹于冕曰爾早承家學廕敎武階器識通明才猷宏裕尋改郎署積有歲年擢佐寺卿戮遷京兆方當委用懇乞歸休宜享退齡胡遽云沒爰修郵典遣祭爾靈仍命有司爲營葬事幽冥不昧庶克承之

准給于冕祭葬公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病故官員事禮房准禮部以字一千四百七十八號勘合前祭猜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該該通政司連狀送據　告繫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官籍狀告有口于冕先因故祖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謙曾有保安社稷之功欽蒙陞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後改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府尹致仕近於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家因病身故切思故父存日荷蒙朝廷莫大之恩獲授前職在任三十餘年歷侍累朝曾効犬馬微勞以禮致仕照得國朝三品以上大臣身故俱蒙賜以祭葬故父職居三品致仕病故事例相同如蒙乞行禮部照例奏請給賜祭葬便益等因告送到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

本回稱本官致仕是實到司及查得近該本部為申明恩例事內開三品官致仕并在任未及一考者止與祭一壇等因具題仰該奉聖旨三品官致仕并在任未及一考病故的還與葬祭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照得兩京文職三品官在任并致仕病故者俱例有祭葬今南京應天府府尹于冕致仕在家病故欲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工部造墳安葬及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蔮本布政司官致祭緣繫病故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四年三月初五日本部尚書傅

瀚等於奉天門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數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劄仰本府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備承勘合內事理即便轉屬支給無礙官錢兩平收買後開祭物香燭完備請詣致祭施行毋得因而科擾具買辦過祭物價銀數目申來須至劄付者　計開　諭祭一壇祭文一道品物豬一口羊一蒸饅頭五分粿子五色每色五斤按酒五盤鳳雞一隻燥骨一塊煠魚一尾酥餅酥錠各四盤湯雞一分魚湯一分降眞香一炷燭一重一斤焚祝紙一百張酒二瓶

工部為病故官員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　告係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官籍狀告有　于冕先因故祖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謙曾有保安社稷之功欽蒙陞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後改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府尹致仕近於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家因病身故將

造墓安葬緣由比例題准移咨到部送司查得先該工科譔得今後一切應修墳塋照依定制斟酌該用工料數目責付差去官員一體遵守造葬等因具題奉英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南京應天府府尹于冕致仕在家病故例該造墳安葬案呈到部照得本部見差主事鄭良佐在於浙江杭州府抽分廠管理抽分同一府地方合無行令本官不妨原管事務往來提調仍委官一員在彼管理造葬該用夫匠著落本布政司轉行杭州府所屬州縣量為起撥斬灰等料先儘官錢見在內支給應用如無行屬措辦

照例造葬畢日將用過夫匠物料數目明白通行本
布政司累造黃冊一本送部查考緣
係照例造墳安葬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四年三月
十六日本部尚書曾鑑等於奉天門題奏次日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劄仰本職照依
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須至劄付者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委官錢塘縣主簿薛義官丁思
學
楊守陳誥封宜人鄒氏墓誌銘　宜人諱淑正姓鄒
杭之仁和人故錦衣衛副千戶敏之女少保兼兵部

府尹居家至官京衛被誥戍邊起登郎署以陟太僕
尚書錢塘于公諱謙之婦今應天府尹冕之妻也自
窮達險夷無不同者晚始送其女歸吏部給事中張
晨而隨寓於其郎四稔以卒殯還將葬晨乃具行
狀而鄉進士倪阜爲請銘於余焉按狀孺人少工翦
製結縷足不及外閫雖家人未嘗聞其嬉笑聲宣德
間歸于氏時少保公以兵侍撫巡兩藩宜人從府尹
事大舅姑于於家大舅姑嚴甚事之當其意鄉鄉以
爲難自後府尹所至宜人必從景泰初當公典兵政
府尹以門功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家聲赫奕至矣而
稔終古不窮
康熙仁和志　于氏永嘉應天府尹冕女忠肅公謙

之孫女年二十一嫁吏科給事中張晟爲繼室成化二十一年晟奉命封蒲刺伽國王道卒於贛舆櫬歸杭氏聞喪號痛嘔血欲死父母慰之曰汝有遺腹若幸而生子宗祀攸繫苟自盡如宗祀何自是始悟不復言死時年二十六不服華麗不食膏腴謹撫遺孤成就問學歷四十二年如一日嘉靖三年旌表江西南康守陳敏政女都御史李昂妻陳懿德贈于府尹女張夫人節婦忠臣自一家即今人物復誰誇高標已有三從德雅志先成九轉砂泯泯壺天開日月離離庭草帶煙霞幾回欲問長生訣閬苑瑤臺道路賒

新安文獻志　夏時正于聰傳聰字公遠新安人予不及識公識公之子明於吾少保于肅愍公家耳肅愍公祉稷臣顧其子京兆君乏嗣乃擇明之于允忠來繼士大夫驩然以爲忠勳之有後宜也然則公之所積將復因肅愍而益顯於後世耶

陳思禪寄筆談　于忠肅公學識之閎操守之介勳業之隆安祉稷之功當代罕儷而爲曹石輩誣死後雖憲廟之知枉孝宗之追贈亦何補於當時收戮之慘哉尤可痛憾者公子府尹公冕自戍赦還無子旁無族屬乃以新安同姓者宗人名允忠者承繼襲本衛所副千戶如公有嫡後其襲豈止千戶哉允忠之子名一芳于同時爲庠生後納級爲指揮一芳之子岳雅有志操時爲應襲武生嘉靖乙卯倭夷徐嘯聚陶宅岳建大刀手刃數人後援不繼死於陣監軍使者上其事贈指揮僉事世襲指揮同知岳無子弟嵩承襲今爲總兵云予先世二百年來與忠肅公爲五家之鄰今兩家先廬猶昔不數武非于發之而誰發哉

邵遠平贈少保于公後裔鳳鳴　帝睠東南恩寵洪兩河勤施鑿築工疏庸亦起督奮揚索居絕無往還蹤于君倜儻大梁士謁來淮陽試才雄時時顧我接言論清音空谷舒心胸淵源自道本忠肅勳留勝國殲天隆當年含冤未食報餘休延及孫枝重公昔鍾靈自吾土遺墳突兀森楸松向聞公祇餘冢于賜環粵嶠隨歸鴻吾高祖姑實德配家乘猶書府尹公府尹以後嫡嗣絕至今族于承其宗每披青史輒三歎於昭天道寧朦朧豈知忠臣固有後他鄉避迹非飄蓬荀鶴初娠別郡守王成先機藏酒傭葵邱現聚千餘指詩書遺澤還醇醲妣祖似續永不祧烝嘗奕葉

粢盛供可信忠臣元不負千古留磬獨匪躬度緘
贏仍拱北盤渦屈折終朝東願將快事廣傳播一洗
從前閉見空

千公祠墓錄卷末終

〈千公祠墓錄卷末　墨

郭孝童墓記

張蔭棻 署

光緒乙未閏五月

嘉惠堂丁氏刊行

序

從姪立志號張甫奚生弟之三男也三歲而孤目光炯炯神似其父事母尤孝十齡後讀書罔懈學爲文亦楚楚可觀余頗期其有成也去秋八月病病旋已旋作今年仲春十一日化去年十有七吁可悲已因命其兄立燊檢其窗作詩文於叢稿中得此數紙蓋雜錄郭孝童墓記也并附七古一章閱其結句殆詩讖耶豈其先鬼神已憑之耶特就其所錄刻之以存其志光緒乙未寒食節丁丙識

郭孝童墓記略

錢塘丁立志張甫輯

墓志

康熙浙江省志　郭孝童墓在表貞祠右

康熙杭州府志　郭孝童墓在錢塘表貞祠右

康熙錢塘縣志　郭孝童墓在表貞祠左

姚氏西湖志　明郭孝童墓在西湖之濱童家被火時方幼齡從烈燄奔出回顧失母復入火尋母不可出童與母相偎而斃里人上其事司院立祠焉

李氏西湖志　孝童郭金科墓在表貞祠右孝童錢塘人天性至孝火焚其廬金科年十五已脫于火不見母遂慟哭入火救母竟焚死明晨出其屍灰燼中子母相抱不解御史閻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雍正浙江省志　明孝童郭金科墓科年十五入火救母焚死御史命葬於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乾隆杭州府志　孝童郭金科墓科年十五入火救母焚死御史閻之葬於孤山

光緒杭州府志　孝童郭金科墓在今蔣果敏公側科年十五入火救母焚死御史閻之葬於孤山萬歷甲寅杭州

府知府孫昌裔題其碣曰皇明郭孝童墓
國朝光緒二年金曰修濮詒孫等捐資重修仁和鄒在寅爲記

傳記

明孝友傳

郭金科錢唐人萬歷甲寅夜大火焚其廬金科年十五己脫於火不見母遂慟哭入火救母鄰人止之不得煙燄障塞竟焚死明晨出其屍煨燼中子母相抱不解權關楊師孔題曰郭孝童御史聞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湖壖雜記

沙皮巷路隘而居稠屢有火厄有霍姓老人與其子文舉及孫居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及其地老人號泣以爲命也吾其燼於此矣子掖之出勿聽孫掖之出勿聽堅坐牆下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曰必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燄而頭勿焦額勿爛皆完人也有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啟時有郭金科者甫總角居回回堂鄉人失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八歲弟復入救母母已絶於地遂殉母以死於火奉旨旌揚葬孤山下萬歷時有諸生李氏昆弟名申華楫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孝童李標識悉泯余恐其湮久失傳爲之類及

康熙錢塘縣志

郭金科家世勳廕父名允臣一夜鄰火沿及其居金科護其幼弟文科從焰中出倉遑回顧不見父母遂付弟與鄰人復急從焰中入眾挽不聽而父已焦頭爛額從焰中掖出火益熾一家十一口無脫者次早覓屍金科尚握母手及二弟共斃官司表其閭曰孝弟之門春秋歲祀

藝文

募葬郭孝童疏

邑志所傳焦尾琴謠者予紀以懲煎豕其父母者也孝童欲出母於是中而反煎豕忍投其骨若案上魚肉哉況無餘燼可琴若爨下之桐耶杭俗瘞殤者每用浮屠法焚謂易託生果爾則孝童幸生天上淨土矣應有骨塔顧其事儒者不道儒旌死孝雖孝鳶猶有塚而令孝童化野食土其產乎故乞若斧若鼠之封標之名山且乞幼婦之詞美女簪花之筆與孝娥碑並峙吳越不然食孝鳶而投與狗骨將犬豕不其餘

以待孝童卓哉燦哉必受燃臍燦壕之報萬歷丙辰六月仁和德園虞溍熙謹啟

重脩郭孝童墓呈

具呈紳士潘詒孫金曰修等呈爲修復古墓叩請飭縣防護以揚風教事竊查西湖孤山新築蔣果敏公祠墻右首廢假山石下掘得古墓忽剔碑石中書皇明郭孝童墓六字左小字二行杭州府知府孫奉院道明文右小字一行萬歷歲次己未季冬吉旦立復查乾隆杭州府志載郭金科錢塘人萬歷甲寅夜火焚其廬金科年十五已脫於火不見母遂慟哭入火救母隣人止之不得烟燄障塞竟焚死明晨出屍煨燼中子母相抱不解權關楊師孔題曰郭孝童墓推原所由當時啟閭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記略

郭孝童墓記略　四

造小方壺之際有意掩飾致用大石堆垜上砌假山詎至性動天湮而復顯龐等既幸遺愛之有垂復值幽光之足發爲忠爲孝愈足維繫風教當此庫項支細之時不敢再動公欵因各集資重加封築表立墓門將來工就應請行縣查照特飭防護理合陳明爲此仰祈局憲臺大人察鑒施行實爲公便須至呈者

光緒二年九月初十日

重修郭孝童墓碑記

謹案萬歷甲寅爲明神宗四十二年杭州守孫公考郡志職官表名昌裔閻縣進士表墓題偈歲在己未後燔時已五載矣己未至今又二百五十餘年近建湘鄉蔣公祠堂移疊山石忽露碑額乃爲發視乃得冢址陶甄不一猶有可迹當卽十一日之燔骨也若非至性通天奚由湮而復顯耶敬加封築錄鋟志文表之墓門以風世云時光緒丙子嘉平之吉仁和鄒在寅記

擬重修郭孝童墓碑

郭孝童墓碑　山陰胡元鼎梅臣　五

昔者晉安供佛漬水感銅甕之花彥光竭心求藥致紫英之石暑月黃童之扇冰天滕郎之瓜邱傑茹苦總牀得甌叔治哀嘔枌里罷社並以篤孝著於弱年然未有元髮未束奮身殉親踏赤氛而不回甘白骨之同燼如郭孝童者孝童名金科浙之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幼能盡孝至性藹藹本乎天成黎軌偶愆慈熒躍流虐災來莫禳火及其廬旣乞援之未遑乃跳身而得免時則丹電赩煜金虺攫燄颺挾而狂號毒烟掩而四合但聞掾折垣摧之響莫覓青裙推髻之親孝童於是望火長嘔距身復入怒篠方熾圓靈昧

誠洎埃霧之旣開乃母子之并命時爲明某年孝童僅十五齡也夫百行所先二人爲重恩在鞠我報豈容忘故史册所記筆乘所書引體彼刃甘心乎粉軀抱棺叫天忘楚於燎股至情所發時或有之然可望於士大夫豈能責諸稚幼獨異孝童以觸齡弱質罹此凶災乃能舍身成仁蹈死殉孝是非乾坤精純之氣所鍾有獨厚者乎當時巡按御史聞而哀之爲葬於孤山之麓而表之曰郭孝童墓歷時旣遠窆代之長存絳雲卷霄侍事於石嗚呼青珉泐字冀遐代之長存絳雲卷霄侍礪慰就圮焉因言於當事者加以修葺而爲之記其

慈雲而宛在銘曰

精貫金石誠彌山川至哉純孝乃出童年赤燦不仁應此酷烈金諼旣摧瓊枝亦折嗚呼孝童雖死若存千秋名迹三尺孤墳香土重封貞石永屹近丁孝子庶幾其匹

仁和嚴曾銓蓉孫

郭孝童墓表

浙江負溟載斗秀冠區宇名岨美澤迴旋蟠薄清淑之中鬱然深厚是故地靈所毓忠孝接武而童年以孝稱者則以漢上虞曹娥爲最著娥以父沈於江哀號求屍七日不得投身迅湍死負其父逆流而上精

誠所感萬聲同哀賢令表揚祠墓式煥越二千餘年而有錢唐郭孝童事童名金科生有至性佩觿之年束縗不戒火焚其居突烟冒燄旣得生出顧視不見其母奮身痛嘔躍而復入毒氛紛糾千夫莫援熄而檢之則母子相抱死矣四體無損面如生時嗚呼謂天蓋高不憫厥誠而於木石灰粉之中獨完其支體其所以報邪以今方古比而論之曹死之歲爲十四郭死之歲爲十五歲相若也曹入水而殉父郭入火而殉母事相若也前後相映東西相望並足以增色陵壑興感後世今曹孝女墓歲脩有加防護維謹等餘年獨寂然烟蔓之中狐穿鼠穴任其就圮士君子傷焉比者有司賢仁重爲脩葺高冢屹若貞珉隆然夫顯晦有時實行可恃如孝童者但得碩儒達德不遺表揚人心所趨靈響自著安知他日者不與曹娥並稱邪孝童爲明天啟時人脩旣竣遂次其事表於墓以告後世

明郭孝童墓記

郭孝童者名金科明萬厤時人居於浙之會城其家

孫庚撰

世不可考生而孤露幼奉慈護何子勝髻卽致菱溪之芜滕郎丸髻乃感桑門之瓜母氏融融閭里嘖嘖仲舉聞處之歲元稹解經之年視融勿相突決棟焚龍燄橫擊魚殃將及身如雛鶴衝烈火而能飛心存哺烏呼阿孀其安在旣奪距而復入遂并命於凶災生本無離死猶相抱嗚呼孝矣在昔君仲號哭赤熛之熾東夷何琦純孝丹飆之威遽息孝童以佩觿之弱質遭燎原之酷旣精誠所發未殊古人何天之高而不垂憫豈數之不可逃邪抑將垂其名於永久使後人知一孺千尙能殉母而油然與孝思邪其時御

史某爲葬於孤山之陽表曰郭孝童墓黃土一邱掩茲玉骼靑碣三尺錫之珍稱踰代歷劫貴如宰如久而勿脩將沒烟蔓因重封葺并立石爲之記而系以銘曰

孝童之孝天下無孝童有母依母居燭龍吐燄焚其廬衝烟距躍暴且呼生死依母心不渝精爍靑霓潛陽烏隆隆荒冢孤山孤重封芳土驅鼈鼯坤靈呵護山鬼趨千秋遺跡留明湖

比郭十章有序

去余家十步許爲徐公應鑣祠公率男女赴火死卽死所謂覆巢之下矣丙辰六月十八日夜赤光徹牖晝聞有郭童赴火殉母事異公天豈無知至是夫日火精而藏烏孝烏也意者相與奔日如舜月之儀乎郭氏世多孝子復有移孝者卽僮奴亦爾今郭慶其類也作比郭十章異羅氏之風矣往予修邑志嘆浮屠之敎行燔灼親膚而弗泚遂傳焦尾琴謠茲詠郭童不焚如者空桑之人耶

焚衣而逃有漢子橫以比郭童忠孝同聲郭憲字子橫黃金一釜丹書與巨以比郭童視融誰詛郭巨世通楓里傭力而養以比郭童力銷巨創郭世通琮不茹葷母齡百四以比郭童玉眸久視郭琮裸袒褻墓原平則哀以比郭童淚涸炎埃郭原平字長恭文恭七十跣足負土以比郭童十六殉母郭文崇

處仁嘔血封樹烏馴以比郭童望日高奔郭義字處仁一夕髮白延偉國憂以比郭童其生亦浮郭偉負母墮牆蒿血而病以比郭童無忝同姓同里郭處越將女奴救兒出火以比郭童義哉蜾蠃郭越女奴德園先生比郭十章風世殊深因繼作焉

仁和　虞淪熙德園

張懋忠夢得

舡舡名譽表闕東牽棄職焚衣願竭忠以比郭童能孝
母移忠作孝兩相通
家貧膳養苦難全兒爲高堂忍棄捐以比郭童能孝
母土中金化火中蓮
不辭傭力爲親娛楓里躬堆土一區以比郭童能孝
母有司表里式鄉閭
喪親篤老劇堪哀廬墓趨承宛似孩以比郭童能孝
母終身孺慕幼聰來
歲寒拜受建安縣孝行無慚奕世賢以比郭童能孝
母何人爲買墓前田

母年百四轉聰明世載祈天表至誠以比郭童能孝
母願同親死不偷生
麻衣徒跣帶星奔嘔血墳前土亦温以比郭童能孝
母天施甘露息燎原
憂勞白髮一朝生國難難紓魂夢驚以比郭童能孝
母官骸火鍊更晶瑩
可憐負母墮牆頭蓄血傷筋病不瘳以比郭童能孝
母同聲同里各千秋
女奴至行格天神火裏拯兒勇邁倫以比郭童能孝
母但知奉主卽君親

郭孝童墓下作以下國朝 仁和張錫蔭元曾

嗚呼龍蛇謠介推寄孤憤此身焉用文縣山負母隱
晉文出下策一火玉石盡年年清明節寒食嗟可憫
今也郭金科十五性明敏居近禮拜堂鬱攸里不謹
星火忽燎原雲墨風尤緊一炬數萬椽排墻而接軫
小人知有母母也誰援引願與母同生願與母同殞
歎息路人多陳奏出賢尹西湖表高塚封樹列闌楯

抱抔土宜旌郭孝童

弔郭金科 餘杭 金鼎元子安

焚惑墮地聲如雷千門萬戶成飛灰嘻嘻詘詘山鬼哭郭童負母登仙籙童也事死如事生固結不解子母情但知有母不知火火中見出蓮花朵無情水火傷天和弄潮江上追曹娥大孝由來出天性童年已具聖賢行有司表墓西湖濱行人來讀碑上文百行

郭孝童墓 錢唐 吳兆麟書端

至誠可格天莫能感祝融孝童克盡孝乃投烈燄中

方其自火出已可保厥躬救母輒復入一炬焦爛同
蔡順護親柩長空爲反風殉母何不幸令名垂無窮
秋草墓門碧嗟哉郭孝童

長洲 潘鍾瑞麐生

星鷄火天融風鳥嘻嘻光熊熊年十五猶孩童童何
知母龍鍾既出險母無蹤復入險尋母蹤身母身童
非童入而出感蒼穹入不出悲祝融乎抱母兩命終
古有例勿殤童燎原勢甘蹈凶本血性豈愚蒙孤山
麓坏土封吁嗟乎郭孝童

甲午暮春偕孫康侯泛湖兼訪郭孝童墓

郭童孝墓記略 十三

新城 洪錫承克臣

焦桐激越奏哀絲一例殤魂入楚詞殘月曉風楊柳
岸慈烏嘵上最高枝
至性緜來本孺慕銀瓶墜井更當年流芳若引爭墩
例六一寒泉是孝泉
漫將天壽等彭殤忠孝捐軀總熱腸尚有梯雲徐太
學劫灰終古泠斜陽
滔滔薄俗逝以東爛額焦頭日說功燼葬更煩長孺
舌忍教火宅放蓮紅

謁郭孝童墓

丁立志

郭孝童墓記略終

欽定四庫全書

道光十有四年甲午

鷲溪舍孫氏訂刊

志者志也所以見志也志不可見則其志荒志者記也記言而無序與物則其志謬自古在昔先民述作不荒不謬則進爲經故大多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昔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繫易乃引包犧神農黃帝與堯舜氏並稱漢太史遷著史記五帝本紀原本易象與禹書而擇言謂宜雅馴顧其詭異怪誕荒渺之論聖人所不道書於本朝故事則多用遷文後世作史者無古人之才學識率爾操觚九陋庸惡穢亂言例若忍後人之不己知先爲諱飾傳而左邱明則廣規矩準繩于浮誇之中麻顯條目而增多夫篇簡不知夫子作春穐不傳而春秋左史獨列爲經其名則史與志合也晉乘檮杌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穐一也晉乘檮杌白尼山當時一字褒貶華衮鈇鉞之用心孟子

自孔孟殁而微言大義不明莊老興而諸子百家競作殆秦政掘起焚書坑儒斯文之禍烈于洪水炎漢嗣興諸先老子補亡拾遺劉向揚馬之徒尚不能屬東魯藩雜又況餘子豈能免于荒且謬哉舍弟子皋弱冠從子講授經史壯而秉秋重九載酒攜與出遊近郊登高弔古蔚然嘆息越翼日所纂輯杜主開明前志晁氏二

王事蹟一本華陽國志楊升庵全蜀藝文志墓
祠興廢書之綦詳其有不經概從刪申呂論
讚句予斧藻予叩其志子稟曰易窮則變二則
通二則久杜主開明之功德貤耀蜀郡久矣其
祠墓荒蕪窮亦甚矣意者其將變而之通乎則
見乎文者不若志前王之豐功吾志此志也然
則志何呂言乎其前也子稟曰易否之泰二之
剝物不可終剝故受之呂頌杜主開明之祠墓

其當頌乎今吾志其前之衰者猶思吾身親見
其盛則志前王之豐功者又不若志後賢之盛
德矣吾志此志也至言之有序有物否斯未能
信吾兄其教之乎嘉厥志頌遞為之點定既又引
夫子刪繫之要旨與左史裒明大畧類記班馬
後亦作者立言之得失而為之序益鏃礪其進

舉侶鄉大夫則固呂為魚鳧蠶叢開國逕二四
萬八千歲荒唐無稽不知華陽國志具載杜主
為黃帝後而開明則荊人也杜主教稼明農務
本節用茸巴化之初呂水患迺治瞿上俾相鱉
令潛川康又沃壤蒸民頌粒卒土於郫當是時
也杜主呂鱉令功同夏后氏載禪呂位遂升西
山隱去本末昭然志乘如是而說者云爾何哉
又或謂蜀先逖雾荒忽二君不過屬國之大長
天下有同一功德一傳一不傳泪于流俗之論

曾何足志是尚不知二周戰國曾不帝秦九江西楚燕齊變荊太伯仲雍化行東越東夷西夷聖神舜禹杜主開明即不敢上齒四聖人稱諸侯並及邾流俗之弊後並如宋吳越王錢鏐廟錫表忠漢南越王尉他雄稱嶺海豈亦不足連類並及邾流俗之弊至于如此嗚呼何其不學也甲午九日陪家兄子俊遨同友人載酒絜榼跡郵近郊豈高弔古俯大江東去慨前王之遺澤黃土兩抔荒穢不

治原廟無存維時夕陽在山牧笛樵歌遲回起客履有誦曹子建華屋邱山之句者相與酒悲唏噓泣下既暝返農屋雞菊有香撲鼻朔風吹面夙醒頓醒木榻卅閣落葉打窗遂不成寐繙閱藏書呼病婦起依壁就燈影佐抄達曙而畢既又為之論讚談思古之深情竭愚者之千慮意吾為二王之功有大造于蜀人宜與秦守

云

道光甲午重九後三日岷陽鷰溪孫對子皋撰

而傳於今也故名曰前志異幸其將有志於後

社主開明前志目錄
卷第一
本紀合志第一
卷第二
墓祠第二
卷第三
墓圖第三
卷第四
稧志第四第五

古梁書屋

杜主開明前志卷第一

本紀合志第一

岷陽孫澍雨田纂輯

望帝杜宇初肇于人皇與巴同圃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氏爲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限吕泰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吕石棺槨爲目縱人家也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于瀕山忽得仙去蜀人思之爲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吕爲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更名曰望帝自吕功德高諸王乃吕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緜洛爲池澤吕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灾其相鱉令開明決玉壘山吕除水害帝遂委吕政事法堯舜禪受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二攻青衣雄張獠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吕酒曰醴樂曰荆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謚列但吕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赤黑白帝也開明王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吕金一笥遺蜀王二報珍玩之物二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緜洛爲池

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二請石牛惠王
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
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吾雖牧犢當
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
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
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
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
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

志其墓成都縣內有一石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
丈許去城百六十里曰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
之長老傳言丁士擔土擔也公孫述時武擔石
折故治中從事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
其應之歲中卒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
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
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二遣五丁迎之還到梓

漳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擊之不禁至
五人相助大呼拙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
女幷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
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右上爲望
婦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蜀王別封
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
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
奔巴求救于秦二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

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隣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
田貫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
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
舡以東向夔二地可得二蜀則得楚二亡則天
下幷矣惠王曰善周愼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
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二王自于葭
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傅
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

凡王蜀十二世

雨田讚曰揚子雲蜀王本紀曰蜀先蠶叢柏濩魚鳧人民椎髻嘰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呂子攷華陽國志亦越杜主吉都于郫因岷沱沃壤教民稼穡彬彬二然有周公劉國豳之遺風後丁水患選荊人鼈令乂之載禪厥位遂升西山呂老維昔適當春畊人民滿野啼鵑四起蜀人曰此我望帝也寓其盛德至善歿世不忘之意云爾逮有唐宋詩人乃實爲杜魄談矣於戲華陽黑水肇州禹貢天地山川之氣有開必先非二君明德而能若是乎

子俊論曰蜀之先王爲黃帝後至于杜主務本力農華陽之原利擅天府跡其所由與后稷教民樹藝何異逮阨洪流俾相康乂蒸民乃粒肆禪厥位視棄富貴不啻敝蹤君臣之際軌亦盛矣降至後王不常厥德外婪財貨內作色荒終

前志卷第一

岷陽孫澍雨田纂輯

墓祠合志第二

有宋皇祐四年九月陳皐記二墳曰戰國時蜀
災昏墊杜宇君于蜀不能治舉荆人鼈令治之
水既平乃禪位死皆葬于郫今郫南一里二
冢對峙若邱山獨鼈令墳隸淨林寺二僧夷其
崇爲臺觀隱士張俞懼其湮遂湮沒請于郡而碑
之因置祠其上與杜宇冏勃相及宇之墳尤盤
大民舊畜之其來遠矣皇祐壬辰春淨林僧死
寺籍爲田許氏墾甸而鼈令墳與寺俱化爲民
畝張俞聞之建言于縣尹虞曹外郎郭公二愀
然動色駕而省之明日進士杜常等五十八人
吕狀理于庭公報曰昔者七國相血生民肝腦
塗地獨杜宇亡戰爭之競有咎俞之求吕拯斯
民雖鼈令均洪水之功微宇不立議其賢則杜

有宋岷陽徵君張俞少愚叢帝新宮碑曰水于
五行爲利害最大四瀆爲水之源而江又爲四
瀆之長其爲利害益大矣昔澤水警堯天下昏
溺江竇爲暴民受其害帝乃命禹決江疏河東
放于海則天下受其利然後受舜禪終陟元后
功配天地德被萬世自水始也故孔子修書述
禹之事尤勤備焉繼而歎曰禹盡力乎溝洫吾
無間然矣劉定公亦曰微禹吾其魚乎然聖人

之功大而易法簡而易循因時制治心通其變
厥後千五百年蜀有開明氏能振其道故禹之
功復興焉在昔蜀有賢主曰望帝獲楚人鼈令
曰爲相當是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
蜀沈于海望帝乃命鼈令鑿巫開三峽決江沱
通綿雒合漢沔濟荆揚然後得陸處人保厥命
望帝昌其功高讓位而去鼈靈遂稱叢帝號開
明氏襲都于郫故蜀人誦先王功者昌開明氏

比夏后氏焉其後三百年秦强伐蜀命其臣李
冰爲守是時江祆爲暴沫水淫流沃野歲災民
受其害冰乃誅水祆通水道鑿二山曰玉二江灌
溉千里變凶爲沃人賴其利故史氏美冰之功
於蜀爲大自冰沒後千五百載其功益彰焉大
禹大聖人也智極于水用能因天順地永生厥
民若讓與冰道不行于周秦而能迹禹之功厚
利三蜀非有大賢之業安能至此天水趙君曰
予觀蜀之山川及其圖記能雄于九邱者蓋乘
成水利以富殖之其國故生二不窮然非開明
氏則巴蜀魚其民淮漢汙其澤涅禹之力遺後
之患憂可弭乎其後復得秦守之事謂其功出
開明氏之下而蜀人獨神冰之廟祀史氏惟載
冰之後功反使紹聖之烈闇而不耀世祀湮滅
予甚懼焉蓋所謂日用而不知遂忘其本矣按
禮祭法聖王之制祀功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
災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開明氏可謂功
施于人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也予適治茲土

而墟墓在邑之南彼民無知古闕祭享非所謂
遵明詔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
作新廟成益州牧樂安公命辭來祭趙君乃躬
執祀事會民吏昌享之衆始大悅趙君名可度
字叔儀治郫有稱觀其所舉可知也銘曰
江發坤隩堯曰懷襄夏后濟力其流洋洋二巫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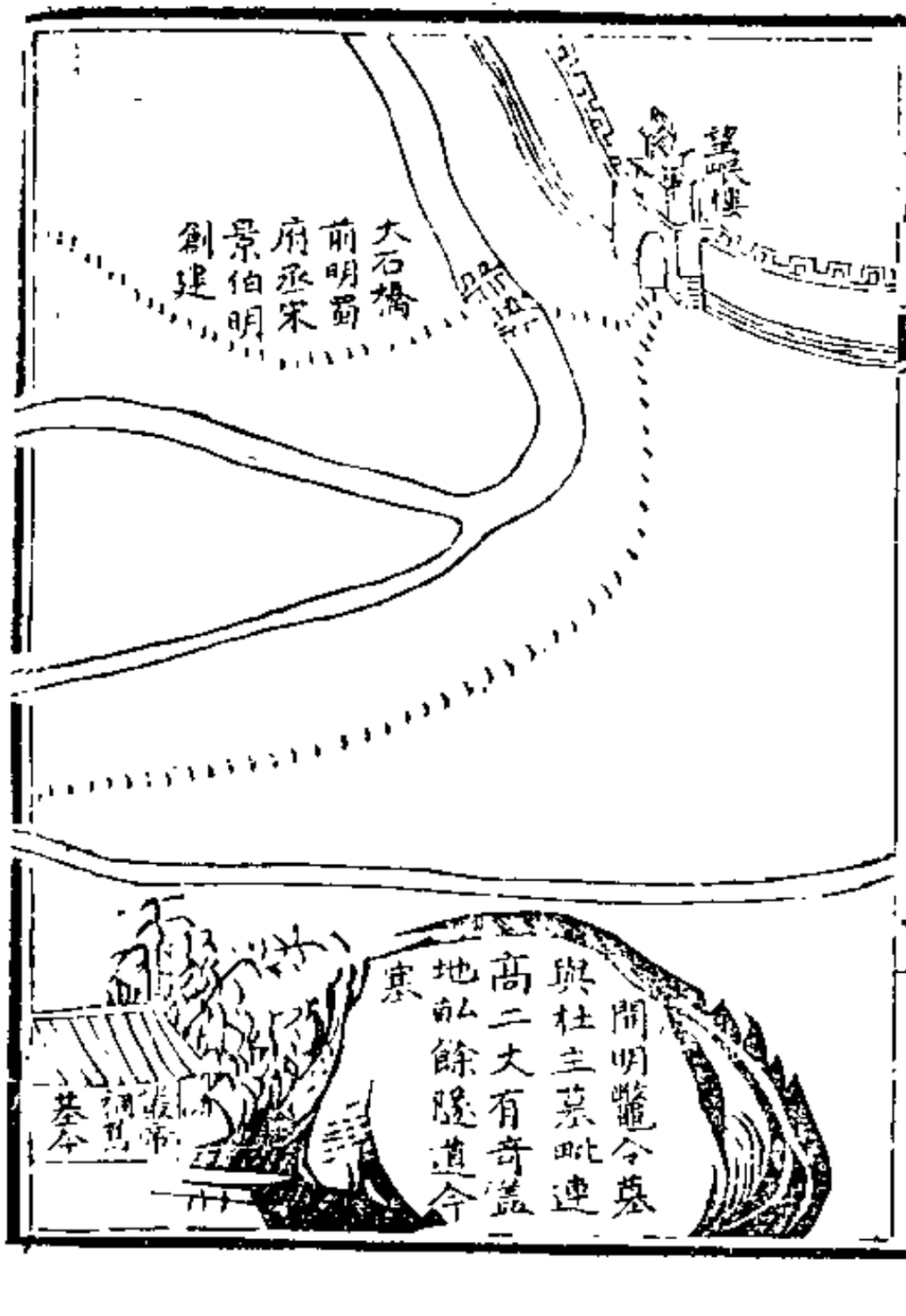
崩山江沙
內殖岷梁利害
合符微聖之功蜀其
邱墳巍岌拱木號呼血祀不作神何居新廟
奕世牲牢孔碩民享其文神歆其質舊功克昭
大患所逖不有博雅孰躋聖匹載德者言銘厥
金石
子皋曰杜主開明之稱尚矣今讀張少愚叢帝
新宮碑記重有感焉曲禮曰太尚立德其次立
功如望帝傳賢開明已水患繼禹之緒可謂立
功德矣然自明季迄今二百年祠固廢無能復
而兩抔黃土昔之隆然高者近且衷爲平壤焉
邶愚無知利其風水又競肆盜窟嗚呼惟二
王祠墓僻在一隅方策書之不詳圖經紀而或
畧故蕪穢不治方今
相望惜岷陽處士之廬無白雲張先生爲之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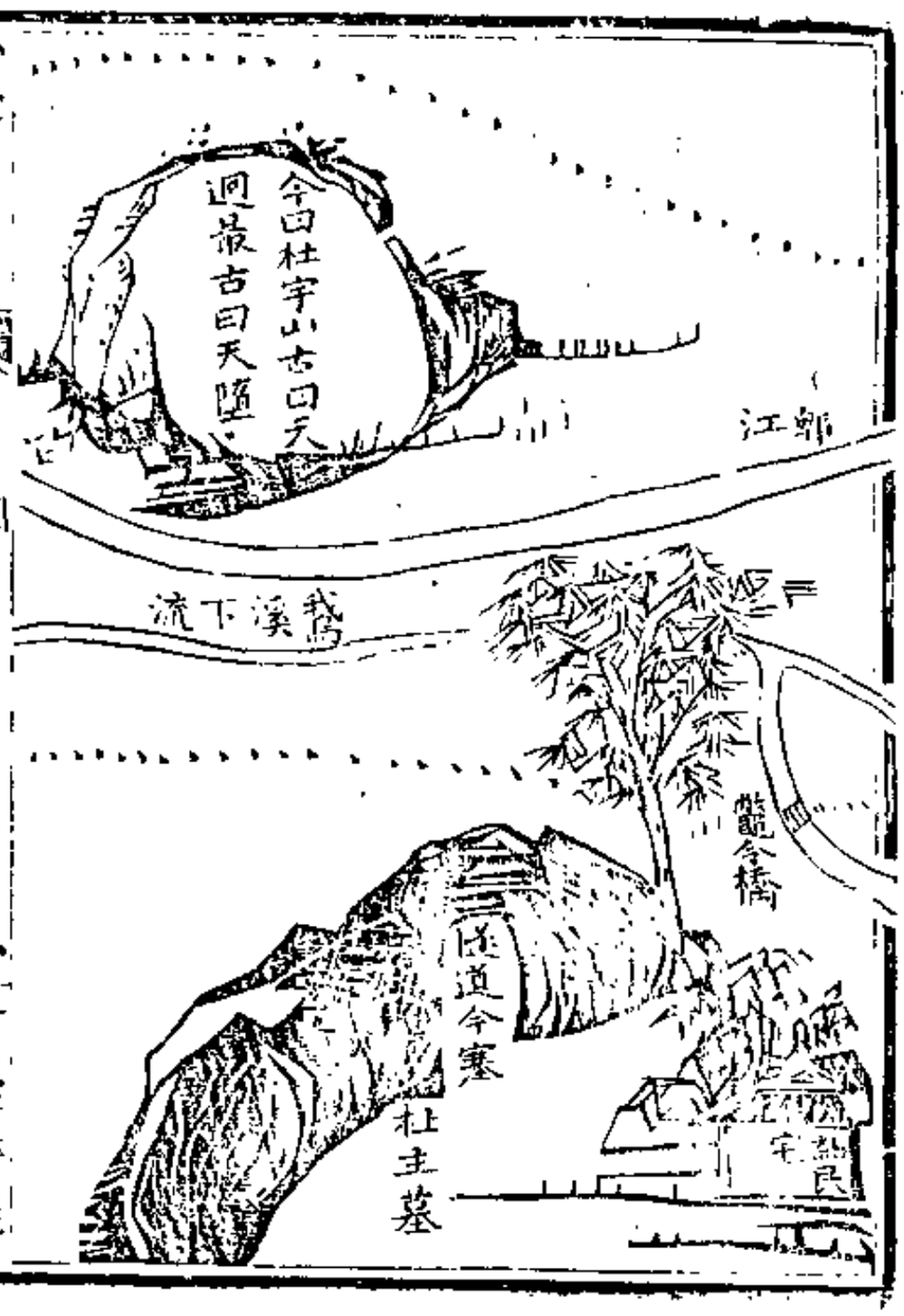
復者蓋世遠年湮民不興行非僅前王之不幸
矣

前志卷第二

墓圖

岷陽孫澍雨田撰
王香亭繪圖





嗚呼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掩骼埋胔而天下歸仁故周禮制官有墓大夫之職自後世職亡而赤眉發漢陵寢魏武置摳冢校尉至宋楊璉伽眞之禍唐義士冬青一樹風雨諸陵愴孰甚焉與杜主黃帝之後也力農服穡其教行于當時而開明鑿巫峽已水患其烈著于萬世當日者七雄諸王干戈日糜爛其民而二君天末一隅重山絶壑翦除荆棘相與惠養黎庶身後祠墓

固荒涼若此澍僧其久而無徵也故又爲之圖
如右並記其上益葬民家若干目告今之有位
大人先生冀休于周官王政云
附錄孫鍒過杜主墓詩一首
落花風送雨瀟瀟楊柳城南自野橋春水孤邨
岷祉鼓人家寒食蜀宮樵一抔黃土名長在千
古詩山慨不消空有國人懷舊德更無茅屋祀
先朝鍒前以杜主祠墓請復于陳二梅邑侯議允行矣明府適調衞藏議遂寢

杜主開明前志卷第四

峴陽孫澍雨田纂輯

祿志第四

杜宇山

今郫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原隰畇衍帶昌峴江無有山也惟西關外里餘官道傍有培塿高二十尺蓋地不及畝世相傳曰杜宇山亦曰天廻山徵諸舊紀宋羅泌云蜀之先有男子從天墮此山中自立爲西海君號曰望帝初昌水患帝使鱉令開巫山通三峽水去望帝世近不若晉常璩道將華陽國志書杜宇爲黃帝子高陽帝譽支庶不言其天墮也或又曰然則茲山何昌名也澍曰意者望帝當年禪位叢帝後升西山老且死蜀人迎其柩于路適躔茲邱郫愚老稚鄙俚痛哭之詞云爾或人離席起謝曰先生言天墮吾得天廻焉爲則茲山也眞杜宇氏之山矣然而牛羊日踐蹂之未嘗有材非

獨望帝之不幸亦鄒士大夫之辱也自今邑往吾儕庶民其勿翦勿伐邑永前王之盛德至善焉可矣

杜鵑城

鄒之北郊岡阜突起烏柏森然今爲民業左右溝澮夾邑修竹繡壤平田縈其外故老相傳望帝之離宮也邑乘迺謂杜宇王蜀徙都于鄒卽杜鵑城因原杜宇附會杜鵑亦不經矣不知

鵑之名杜當昔邨氓不忘宇德猶詩人甘棠之詠召伯耳若曰杜鵑城亦倡耒有杜宇先城杜鵑則蜀山氏之魚鳧草昧天荒不可得而聞也又厶學博爲邑孝廉厶甫題其太孺人節孝坊并改杜宇曰冤宇煌煌金石照耀通衢又似杜宇可名冤宇若作新宮龍邑巾幗則杜十姨迺蒲卑氏之苗裔矣學究考古上溯源流不過如此于邑乘何誅

鸞令橋

鷺溪之水東迤縈鸞令墓有橋焉因墓而名之也不知肇基誰何澍垂髫時從先處士入城道于圮有段石橫峙芻者礪其上字隱見焉就而讀之文曰維義帝德高前古巫峽龍戰水洚蜀土帝嘗又之愈丹緒禹奕二新宮沱江之浦梁曰鸞令攸繼杜宇今則橋在而石不知何往矣

澍按橋與開明氏無涉然細味碑銘則叢帝祠屋當在水之上下他日每經過未嘗不爲之溯洞也

襍志第五

孫子俊爲杜王開明重修祠墓與陳二望舊有祠屋爲宋康定二年春邑令趙君可度叔儀所建皇祐四年前徵君張少愚繼請于郡

並修其墓廟不知圯于何昔獻賊兵燹呂來遭
氓盡矣其委不可得詳也請爲明府陳其朔謹
按戰國昔蜀被水患杜宇君于蜀俾荆人鼈令
乂之水土既平載禪呂位由前而論杜主掘起
蠶叢惠養小民遜位于下棄其國如敝蹝而開
明鑿巫峽穿府江昏墊全川繼禹之緒視受其
君臣庶不呂爲泰由後而論華陽黑水沃野千
里厥土青黎陸海平疇諸葛公所謂天府之國
大府轉上請　聖朝復祠墓封松柏肇明禋他
日文人學士道犀浦入青城聞鵑弔古上死王
之壟則江東之典禮可尋登賢主之堂則中山
之欄楯不廢此一役也將見有宋趙大夫不得
專美于前而銀亦呂大布衣濆章明庭者竊不
欲後白雲先生矣吾侯其圖之

唐杜少陵杜鵑行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万無杜鵑雲安有
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半喬
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叫其間我見常再

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瞋仍爲
飯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
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
世傳君看禽鳥情尤解事杜鵑今忽暮春聞值
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國初孫銕岷陽新樂府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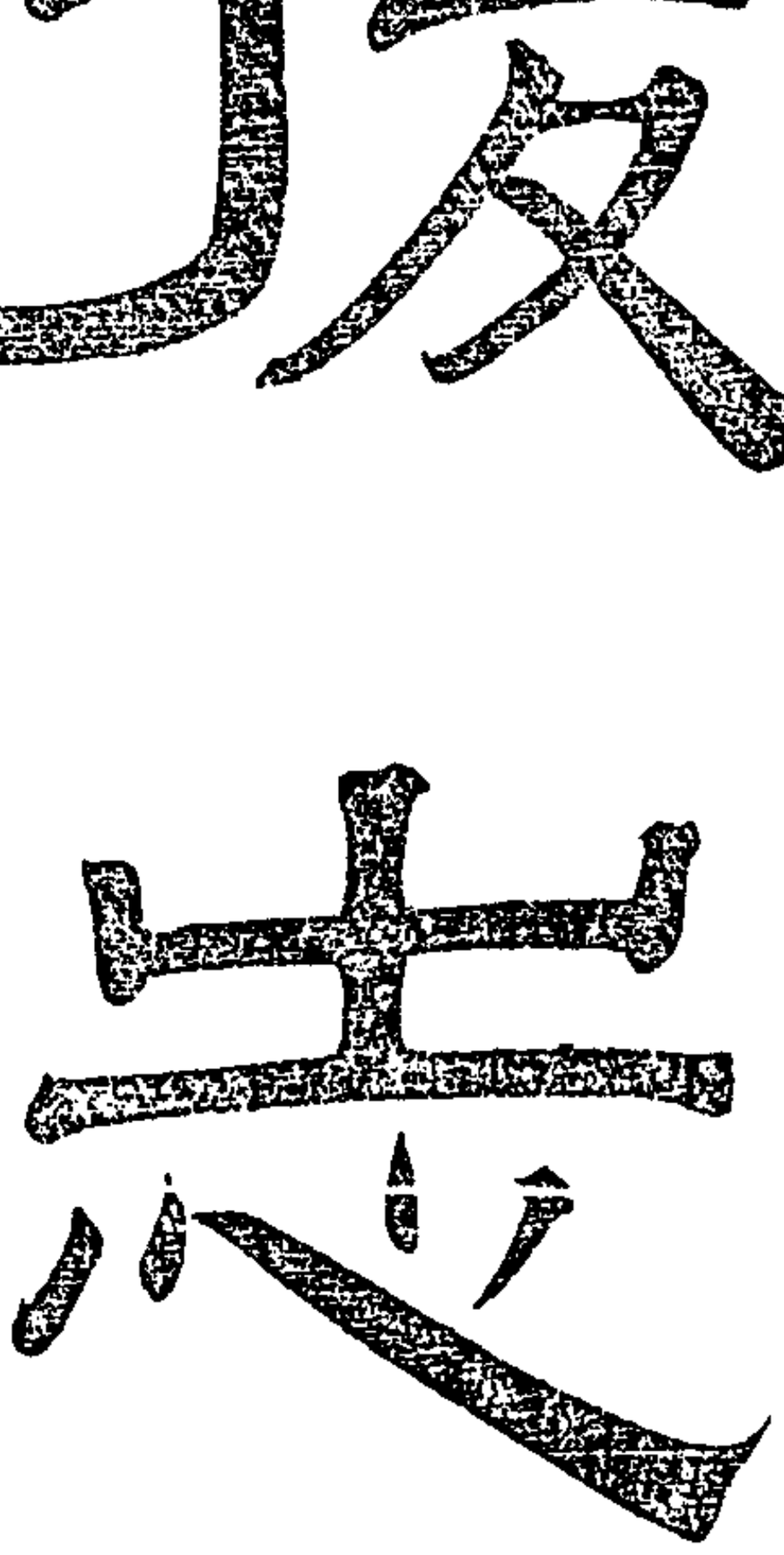
杜鵑行

百花欲落猶未落狂風一夜西園惡子規此時
啼向人東邨西邨方力作一林梅實露零二萬
井稻田烟漠二浣花溪上老詩人草堂再拜腰
脚弱出亦聞杜鵑入亦聞杜鵑杜鵑城在粉水
邊粉水滔二流入楚杜鵑日夜如哀語我縱効
拾遺拜之有何補緣楊啼罷一川雨朝過杜鵑
城暮過杜鵑城吁嗟杜鵑迺是古望帝杜宇蒲
卑魂

開明墓

前志卷四

道光丙申



我鳥溪師舍雕存本

三代之文　　吕載事後世之文　　吕載詞六經尙矣降至左史班漢皆吕事詞勝故訓曰其善志固志吕事而著事必託文乃顯錤弱冠富氣盛欲大有建白壯不見知於時肆託詩古文詞以自怡悅日舍弟子皐存日東西老屋風雨一編雅有著撰輒相商訂吕求不疵於古道光甲午秋九月出遊近關陟望叢之邱閔其荒隊子皐創葬前志瀆獻當涂越丙申春仲二君祠

屋落成成都觀察使孝曾李先生公來相語錤曰二王之壟今始克復舊觀志有其前者尤當志其後也哲弟云亡汝之責矣錤以疾固辭觀察曰龍門以父子載筆孟堅以女弟成書文章淵源一家骨肉昔人原有故事若昆仲以孝友聞當無讓以成迺弟之志錤承命竦惶退而謹書其事蘧爲卷者八別爲類者九萬不敢竊比古人而所以紀事實光汗青懋昭經禮之與章

丕顯前王之駿烈備詳方面之膚功垂示不刊於萬奕雖腋集徵言有述無作而卷有品題篇屬書法所爲答予季地下不朽之心志其後者猶夫志其前矣嗚呼因事託文因文見志仲尼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學者操觚漫無根柢平居束書高閣韓相古人偶輯志乘佳者案牘餘則市井甲乙簿耳累軸盈方徒見冗費又何論其事與志哉重辱觀察命野生狂

甚

道光丙申暮春月二日乙酉瘦石孫錤譔

書岷陽古帝說

鍥續輯后志發册謹書曰岷陽古帝或曰三代之王也五帝之帝也杜主開明之時西周君王也二君稱帝得無泰予曰二君之時周天子時亦齊梁秦楚時也齊梁之君自王而孟子王之秦楚之君自王而孟子亦王之孟氏豈不知王者良以天下無王有能行王政者卽王之矣卽不能行王政如齊梁秦楚之君苟欲自王於齊

梁秦楚亦王之矣王之所以病周之不王也夫杜主開明之帝二岷陽耳曩者周天王令寔不行於四境況荒遼乎又況七雄朝合縱暮連衡日循堅甲利兵以劉其民而二君僻處天末迺教川黎樹藝五穀不幸江流橫溢又相與疇咨昏墊苴巴復粒君臣一憙形於揖遜竊謂泗上諸侯王可風矣然則杜主開明之帝視夏商周三王則泰視齊楚梁秦之君固不泰也客唯而退載書其說冠於編以曉吾蜀耘之不恭二君者

輯後志述感

當年吾弟書前志老屋琴尊迹未消今日一編重著譔茅堂風竹雨瀟二　弟兄師友文章事

西蜀淵源最有聲豈意才人饒結習大蘇集又合樂城　坤眛三巴帝囿標百年烽火怨前朝

杜鵑花落啼黃土腸斷岷江日夜潮　七百年前舊隱君　張少愚俞　上公珍重詔高文　文潞公　布衣掩

涕書陳迹抱向青山唁白雲

道光丙申五月壬寅岷陽鶯溪瘦石孫錤題

岷陽古帝墓祠後志目錄

卷第一　志畫像第一

卷第二　志辨誣次二

卷第三　志經始祠宇次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志墓田次四

卷第六　志懷古橋觀稼亭次六

卷第七　志圖經次七

志祀典次八

後志卷第一

赫𡊁厥聲濯濯厥靈民無能名焉俾昌形志肖像第一

古華陽國望帝杜主

雲珊寫

逖矣西土巍乎杜宇務本明農首已之黎尊曰君親曰主名何不幸而稱子嵎又何不幸而訛杜土今蜀人稱杜主訛曰土主蔡序閔焉剏輯前志溯彼犀浦前蔡江教諭臣孫澍剏輯前志大府尸之同弔古逖矣西土巍乎杜宇

鶯溪孫鉌敬題

後志卷第二 肖像

古華陽國開明叢帝

雲珊寫

生荆襄國已梁一旅都江冠六王鑿巫峽已水患相揖孫跡陶唐岷山之野華之陽聲靈赫二遺像皇二宛然入我夢黃土青山古道旁於戲蜀都之民到於今稱之不忘

鶯溪孫鉌敬題

鎮若曰論曰肖像之興豈偶然哉誠以夫人盛德伴神明事業炳烈穆其生也日星河岳一昔景其光明流行其致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苟得其彝器玩好猶將寶之況克見古人之眞面目宣何如感發而興起也昔在高宗形求傅說後人凝色絲繡平原君春秋閒越王句踐嘉至冶良金模范鑄自昔昉後方册不絕書亦越東方朔趙充國漢光武中興雲臺二十八將以爲

上應列宿皆有像贊　清興從龍諸彥忠勳元老紫光閣亦賜繪章甫劍舄世俗迺原宵像本淳圖氏何哉蓋自明初太祖易先師像爲木主諸生不從遷於夾室後功令稍弛仍奉以祀迨嘉靖由王子入繼正統志尊所親回臣張璁傅會大禮驟膺枋國倡爲崇聖法祖率循舊典當豪傑名宦右暨大山喬岳供俸上古帝王圖仝一切剷除殆盡季世蜀中又重離獻賊兵火藝苑寶繪如蘇老泉記張乖崖祠堂眞容文翁創建禮殿畫孔子及諸賢車服禮器無一存者士夫徒見今佛寺法楊惠之丹青金狄泥沙鬼神肆以爲宵像非儒者之學其亦弗深攷矣道光丙申小麟王邑侯奉大府指修復峴陽望叢祠宇問像於鎮曰孝曾先生曰望帝蜀人尊爲杜主今成都府屬諸治民閒方春田曾皆先事土主即望帝之神也至若杜宇之訛爲杜鵑則異物志寰宇志相沿說文句讀之誤唐宋詩人因之後世賢者率仍其謬而不改矣又何怪蚩蚩螢小民方社祈禱秋冬報賽式示前王如日用飲食徧爲爾德而不知也既以諗大令聿詔工寫望帝像并擬容開明君於祠壁故爲之說質世之好古博雅君子

後志卷一

廣帝重華元聖克任纂堯賊湯謠喙如林東山删書鄒孟刺誣桓二望叢其猶病諸志辨誣次二

道光丙申岷陽古帝祠屋旣成客有疵望帝爲子鵑鳥且誚錤不曾讀說文者因作釋鵑以糾其文曰

鵑周布穀非子規也鵑縣圭切音捐爾雅釋鳥鵑周燕二鳥鵑周句絕燕二則鳥也然則何以爲規也攷工記車輪轉一周爲鵑曲禮立視五鵑尸圭切音規註鵑猶規也故鵑周轉爲子鵑規說文佳禽之短尾總名也布穀短尾冏聲頂有微冠狀類啼鵑聲如車輪之宛轉關生絡繹而不已焉也是布穀以形與聲混爲鵑鳥而鵑又適以音轉攜而爲規吾故曰鵑周布穀非子規望帝無亡去慚化之事旣無亡去慚化之事則叔重以周燕釋鵑轉爲子鵑後人卽因子鵑傳會杜鵑又以杜鵑證實杜宇郤說怪論支離惝恍厚誣死王可謂不善讀書矣又況經史注疏於本文訓詁外凡一曰者皆當時世俗有此一說操觚家疑而未必然之辭也否則說文說鵑爲周燕尙不知鵑的是何物遽可因其引用世俗之說而必爲望帝邪且成都記蜀王本紀盛

稱開明之爲人多神異能以尸泝流反生使望帝用之爲相迺不能以禮防閑望帝奪其妃耦也豈足信哉豈足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在戰國經孔子刪訂未遭秦火孟子尚有是言矧維說文夫說文固非僻書而誤讀爾雅則陸幾郭璞之言天下之通言　國朝四庫全書十三經部

聖祖仁皇帝康熙字典所不廢也吾子生今之世學古任服從盛清之制可矣卽不樂道前王德善又何必引後賢譸幻非常之譚以自謬於時哉

孫鍡岷陽古帝祠詩凡三十二韻

岷上藏弓劍華陽古帝都君臣同揖讓祠墓久荒蕪黑水懷明德青山感霸圖鳥鼠妙昧溯魚鼈教稼功三蜀高風變一隅壤修天府則鄉號大人殊湔洞波濤橫巽難社稷虞前門熊耳闢昆命儻令趍蕃駭堯年警刊隨夏后俱峽閒龍起陸瞿上豕盈涂四海終爲壑三巴免化溺歹圭勞奏績黃閭續爲謨載有江沱嬗重將水土區西山容倦鳌南面謝傳臚投受重尤協功工一德符保民羣后戚持論後賢誣鴟革尸濤幻株林穢德麗鵅周名憬悅憊荊楚事模糊燕賀囘爲說元靈謔與徒篹堯何妄誕割尹肆揶揄二君不經之事常道將俱以爲漢人燕胥祝元靈渦稽妄誕之談如舜墓堯伊尹賊湯也賴有今詞伯風高古大儒太守張曉詹觀察使李孝曾　陳

編教創正公論剔瑕瑜牘請家贊序　子皋請復二王祠墓園修邑大夫　邑侯王財民田作新宮　繚牆圍翠柏壞樹接蒼梧帳殿隆香火祠官禁牧芻神迎苴里覩頭鷹楚江巫春雨零寒浦秋風撼野廬窺宮新秬黍方社舊枌榆下士頻懷古郇翁競執壺墓門遐躑躅原廟共踟躕黃土千年在斜陽獨客吁晚風城笛罷森木亂啼烏

岷陽樂歌擬騷

朕皇祖兮帝嚳與巳同囿兮人皇造艸昧兮天荒利建國兮岷陽沼江漢兮爲湯表太華兮爲牆來蚩黎兮力穡軫苴庸兮蒸嘗咨黑水兮懷襄寶善臣兮攸行纘隨刊兮夏禹法載嬗兮堯唐肆陟西山以老兮荒誣台靈修兮羽翔殷紛紛其啼血兮又實台以穢德彼何人兮無良鞭六龍兮升扶桑謠白雲兮之帝鄉請鈞天兮顧

閻今此下民兮台何不臧

帝召掌夢誕告巫陽勑天之命若曰陬有人兮杜宇俾新宮兮岷土迎其神兮巳歌妥其魂兮漁舞滴其瑕衅兮祈二澍雨實右有豐年馨黍稷兮終古　右望帝

沃野千里兮鯨波滌大壑兮岷沱滔二西土兮飢溺吾不起而爲蒼生功兮如何彼杜主實有此彝德兮吾其君而相之廣汶濆之神瑣兮玉

後志卷第二

孫鎭續輯

思爲之後權輿大府墓田克徵光復祠宇志經始次三

道光甲午秋九月前綦江教諭臣孫澍纂杜主開明前志成且爲書請復二王墓祠上今成都太守曉詹張先生成綿龍茂觀察使孝曾李先生曰蜀水利在今灌口曰都江按都江卽水經岷江然不曰岷而曰都者江水發源徼外至此而會據南紀上游故名之也懷襄以來隨刊之跡遙哉渺乎然尚典具載學士大夫類能言之惟周末春秋列國時王室不綱伊洛首竭陵夷至七雄日循干櫓糜爛其民而巴夔峽中龍戰巫山崩江流橫溢全川昏墊杜宇俾荆人開明肆乂厥虐康奠兆黎因相揖孫比德唐虞寔作君師降邱宅郫亦越有宋康定二年春邑隱士張少愚請於郡修其墓道祠屋在今郫治西南二里慨自明季獻賊爲患屢割雍梁燼翦宮觀二百年來江山如故敗闕遺墟犁爲禾黍不可復識別而兩抔黃土巍然相望松柏不蒔牛羊作牧邨氓無知利其風水盜葬者磔遷叢附主者不聞詰官司不加誅旣有歷年曩歲荆湖大水客有入郫弔古譚二君遺事以爲三月空山長啼怨魄荆尸泝流明禹未殄食其利者半天下之民千有餘歲身後祠墓頓荒廢若此得無物大精多不常厥居爲之厲與言甚不經無足深論第揆諸禮經王制有功禹於民則祀之二說斯爲近古然而古今天下盛禹事有其人而居非其位不足以語成功居其位而任非其才亦不足以章大禹若夫今有其人兼居其位則上章二王之大惠下言興廢之成功者斷推我孝曾觀察曉詹太守兩□□先生矣何則觀察

成綿龍茂兼轄都江水利水利二成都府屬成
華温繁諸治十六邑而太守實爲之冕則二王
祠墓之所望於兩先生而兩先生又仁義爲鵠
忠信爲輿久簡在　帝心行晉秩臬事方伯去
澍雖欲言竊恐後來居是位者其才悳與人不
能盡如兩先生卽如兩先生澍或計偕上都以
言於戲荆襄江夏猶茅楚昭蜀漢原陵亦禮諸

葛異代君臣民懷享祀前王至善世豈遺忘澍
愚謂兩先生今者宜亟時修復杜宇開明祠墓
以還舊觀幷厲禁蹔諉寔無讓後賢成此膚
功使後人稽諸典禮興嘆二王一歸美於兩先
生則大江東去波臣順軌其爲水利豈獨西土
之民萬世永賴哉兩先生之風亦與岷峩山水
而幷永伏乞慨然發悳音下有司履楛詳議可
否郫縣公王小麟曰予初筮仕蜀署漁水竹巖

尹先生爲予言杜宇開明功悳甚悉漁水去郫
三十里以官守不得履二君之邱壟爲憾道光
十四年秋大府檄授郫孝曾李先生言如竹農
且曰是邑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然有孝廉孫
子皋兄弟者能讀書多識蜀中舊事莅任甫三
月子皋遽以訃聞及蜡觀察復督師於役夷疆
獻歲曉詹張先生太守出孝廉所輯杜宇開明
前志見示讀之私其閔廢隊志興復意與當道

先生諸君同也以予薄劣爲斯邑長昔之不得
至者今則爲計經始焉頃奉觀察太守諭壤樹
起繚垣幷聿崇棟宇非僅守土者之責當亦我
國家□典制所不容已也太守□曰古今氣運
盛衰之說儒者所不能詳當其盛也人以爲功
悳如是食報當如是及其衰也民又相與忘之
若天地鬼神不能有權以予過鹿頭謁龐士元
墓祠屋香火甚盛詢諸廟祝則曰今

皇帝朝□始於縣令某君請諸大府載厠祀典
之夫士元誠南州冠冕然無論先朝即　國朝
百年以前黃土一抔與棘荆豐艸共泯沒昔何
如衰今何如其盛也豈氣運隆替之說人事有
之鬼神亦然與雖然士元迺天末一國之臣耳
彼鱷卷魚鼈艸昧天荒六七君若聞於上吾不
知牢享廟食有司明禋之典視士元爲何如又
況杜宇開明功德具著晉常道將華陽國志今
孫子舉又詳言之若此傳曰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由君子觀之有以也夫有以也夫

後志卷第三

炳若廟堂碑榜斯張高文典册爲龍爲光志祠宇次四

明年二月旣望曉詹先生太守攝都江水利道犀浦來弔望議之邱命邑侯黍設繚垣封植壤樹逾夏觀察夷疆軍事蔵又明年二君祠屋落成觀察公來觀邑侯率諸生從是日積雨新霽春田艸長時花競開觀察慨然嘆息感二君功德在民而廟兒之維新也稱則古昔以社主塋域彷髣會稽禹陵之盛於是明府同布衣孫錤合辭請曰斯祠也復於有宋元祐夷於明季兵火入　國朝閱二百載始克復舊觀雖賢王之靈爽是憑微太守我公之力不及此某等已礪貞珉欲藉鴻文垂示後世有同昌黎伯中山徐偃王廟碑蘇長公表忠觀文雖年湮世遠陵谷

國夫二王旣有大造於西土是以二千年來蠲爽如在光景長新然某竊以爲祠墓成易日久無人看守樵牧作踐風雨漂搖依然蔓艸與荒烟狐宅而冤窟不惟賢王之邱壟足懷於上臺仁施實爲孤負顧募人看守須爲計長久苟計長久莫良於田矣昔在有宋二王墓田復於前邑令趙君可度叔儀當時大府爲文潞公益州牧爲樂安公二公名宦具載宋史今觀察太守兩先生才德俱與之齊而邑隱上張少愚徵君暨前進士杜常五十八人與聞其事吾子守貞肥遯　清時似此風雅盛舉其亦有意乎錤應曰侯自莅下邑以來賢能之聲交於涂廉明之實著於野以此舉事何役不成況又奉憲府指示追報前王篤興薄俗倫諸載至進士杜常鄉官劉君何多讓焉錤細人白雲先生何可當也然竊慮之客歲仲冬舍弟澍

歿之前一日曾以修復二王祠墓上觀察太守公書請定又屬捐清溪薄田於先處士所建鶯溪義學錤今核計義學館師修脯尚屬有餘請將其田酌畫一區履計十畮擬以五畮田穀之入治爲二王春秋祠費又以五畮度僧徒二人力耕其中使足衣食四時伏臘司事二王祠墓詞禁樵牧庶於亡弟惓二請復之心暨兩先生慨然興復至意公私兩全侯俞曰若言義可底恭敬兆黎愚以爲置凡庶一人監司足矣何必

行俟祠成日轉申本道府合并立案劉厚滋曰僧錤應曰若先輩所言知其近而遠知守經而不達權者也何則有司隸在官府公食有限請入祀典豈不更善然舍兩太守觀察何告矣而身家之願欲無窮廟墓小有修補輒爲上瀆冀俾於中取利否則四時風雨漂搖瓦桷脫漏緣垣傾圮習爲不見不聞他人自有見聞以爲在官又不敢致詰若夫僧徒既豐若衣食則二王祠墓屬官而心利其私可以終託不職則人得而逐之矣百年外不惟祠墓永於無窮而觀

懋績明書我　國家盛典與兩邦君邑侯石畫駿德傳示萬世永二無極伏乞指揮取晉止書不文擬作後志上答賢王之偉功聿繼宋人之

察太守之德亦綿於勿替地方有司可坐以不
勞且　本朝天下府廳州邑、文昌　關武廟
幾與　尼山并祀除　夫子廟堂領教職外而
文昌武廟□或居僧徒豈不謂凡民有身家之
累而釋氏以清淨淡泊像教禍福爲道齊　功
令反權達經畧近計遠傳所謂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者此類是也不然我　國家九有億兆
叟人摩肩接踵連袂成雲揮汗成雨大吏奉

天子命守土司祀境內明神既不靳玉帛時享
庸惜監司一家而聽彼閣黎實繁有徒之據爲
安宅亦必有取爾亦忘若曰爲好名則方今　聖
吾子之教未之敢忘若曰爲好名則方今　聖
神繼承崇儒重學上都春闈下郡秋選三年比
校學士利賓　天室接武雲達開又　湛恩汪
濊鄉書稠疊賢能爭獻錞少作詩古文詞會及
事海內高人長者屢蒙謬賞今行年五十矣不

後志卷第四

華陽之松岷嶺之柏萬歲千秋喬古帝德志種樹次六

清興成都經兵燹後望叢享殿聿燬川黎靡孑遺大吏奉　天王命守土招倅五州之民散處各郡邑聽人營度疆場持竹竿各標方隅名曰插占訖司地治者卽爲別邨落正經界貿居二

王祠宇遂降爲民宅然邱壟尚無恙也逮　高宗時邑紳某婪其墓樹刖賣吏伐之縣尹後聞而竇諸法然無及矣越嘉慶初元土人又利其風水競盜窀窆藁棧望叢墓土作覆釜馬鬣封無算乙未春仲本郡太守前翰林學士曉詹張先生駕而相始命邑侯厶甫種樹焉墓道周遭計二里爲方甘晦封吕柏千壹百株嗚呼豐浦枌榆社尊赤帝甘棠南國芟頌召公詩人桑梓

猶懷恭敬況賢王園寢名宦之手植者哉既作好歌兒子　旬往遊復攀條而爲之賦其詞曰稽望叢於東周得陵墓於西岷隙故都之遺壤詩嘉樹於方春懿夫蜀都文翁緬開明治水之功高思杜主教稼之恩遠以爲其墓不可荒其樹以宜選松耶柏耶大致栽培之功杞乎梓乎當絶斧斤之患迺命鄆縣公相度土宜經營廢闕花隱繚垣苔封斷碣伊萬歲與千秋兼樹德而樹木杜鵑哀怨識當年古帝之魂歸旱寂寥弔故宮岷嶺之月嗟二世有隆夷物交興廢彼二王之喬封亘千秋而不隊此一時種樹者固未嘗以爲功逮百年懷古者安知不以爲異方今我　國家　聖神重光祀典時舉忠賢之墓延爵賞於后昆帝王之陵寢祠宮於異代又況沱水北華山陽疇服杜主之稷黍波利開明之汪洋山青川白水黑土黃吉都天府鉅野平場

羣黎百姓舉欣二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岘陽
二帝之墓當道名宦先生所種之樹也自今以
往守茲土者愼無相忘
附錄孫鎭過杜主開明墓紀事詩一首
岘陽城南死王墓牛羊踐蹋窟狐兎學士昨來
拜杜鵑飭起繚牆壞封樹鄹人迺知古犀浦曾
王開明帝杜宇天漢襄斜爲前門玉壘靈關爲
後戶汶瀆交流東西川平疇百里無寸山城郭
綿潛圖畫裏天府陸海區其閒吁嗟叢帝才荆
楚救功又水纘神禹有土迺法堯媲舜豈泰子
之與噲伍使者慨然發嘆息功德及民斯爲烈
矢將遺廟復元豐上跡三恪備遺逸邨翁稚子
走相告前王美善後賢報松柏補植魚鳥宮祠
堂遠青巒叢號黑水華陽日向東苴巴流澤惠
無窮千秋歲月江滸古一體君臣祭祀同用杜句
志懷古橋第六圮上新宮圮下川流猗嗟二王

血食於茲無小民是尤
循望叢墓田而東不數武窪爲鵞溪下流有板
橋焉邑君所建也鎭從鄉父老道其上題曰思
古且爲之頌曰逝者如斯詩山萬古黃土兩抔
介於中渚岸有桑麻畦有穫黍春秋作社考擊
田鼓邦君來觀諸生接武邑侯導之履乎圮面
邨農而大誥曰康爾居利爾田善視茲邱二王
錫汝以屢豐年
志觀稼亭又次六
新廟之陰沱水之曲有亭一拳四圍寒碧靈關
東迴玉壘西屬我思古人遐寄芳躅滇前進士
香士錢先生記曰道光辛丑秋八月鵞溪布衣
孫痩石卽望叢墓麓創建草亭二高出二君繚
牆不踰仞而高城拱其前流水帶其右沃野平
疇一碧千里遊人陟祠墓者至是可縱目焉予
昨承乏邨旣爲二君請列祀典矣茲布衣又肖

杜宇開明像迺躬潔牲粢盛致祭禮成集僚佐賓友讌其上適見穉稻滿邨黃雲被壟肆題曰觀稼且爲之言曰客有謂亭與二君無涉是也固當年不有杜宇蜀氓何以稼不有開明蜀氓求免爲魚之弗得卽稼將何所然則今日者聖人在上岷陽天末一隅旣富且安而吾輩得登覽斯亭從容杯酒弔古賢王之功憑當綠野春晚禹甸秋高觀夫耕田鑿井之民相與休養

生息不知帝力於何有者謂我 國家之賜可也謂二君之賜禮亦宜之卽謂斯亭屬之杜宇開明當無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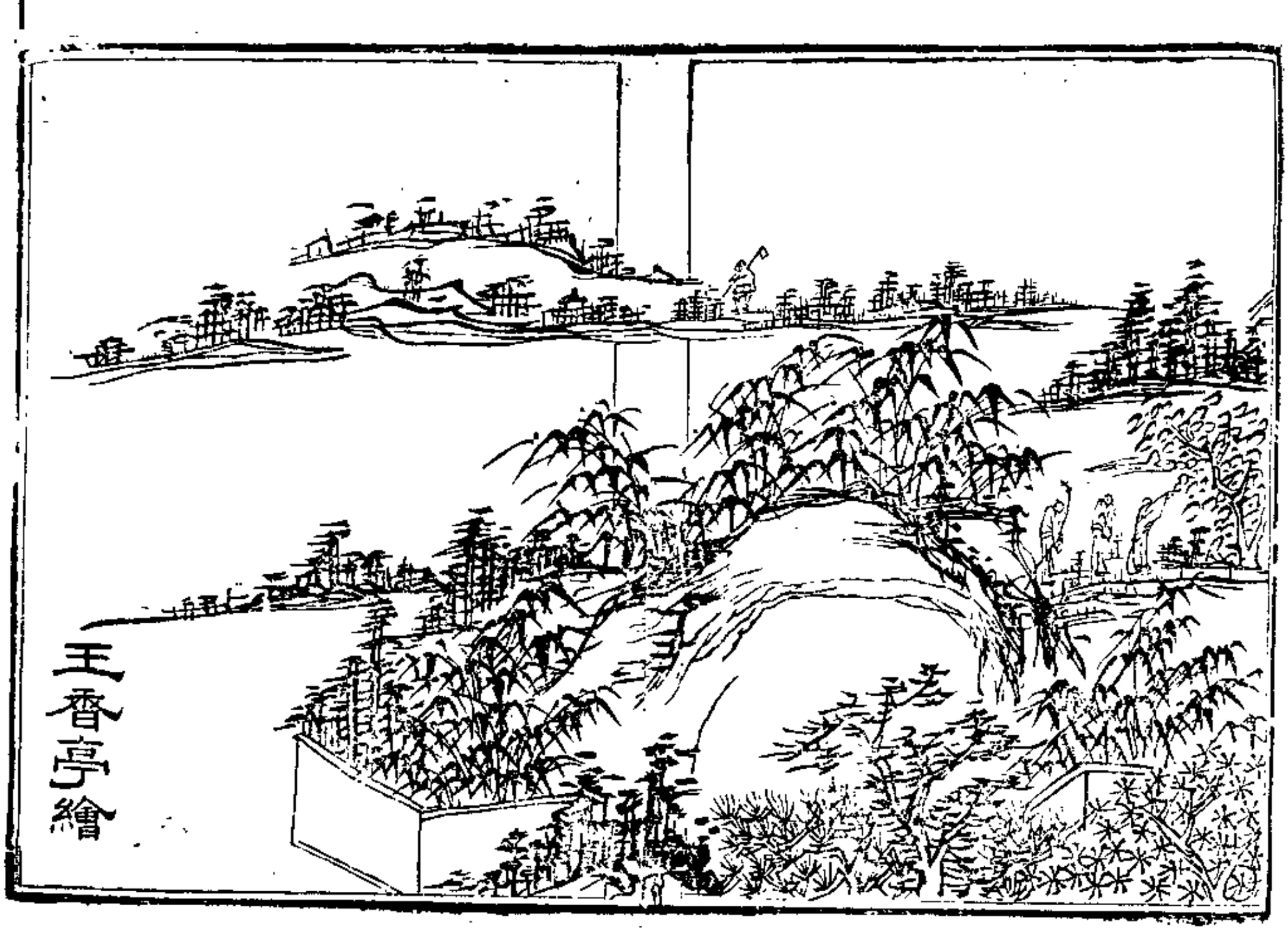
後志卷第五

望叢祠墓祠圖

孫鎤續輯

復其墓豐其宮慮後世更有興廢假於畫工使覽古者足徵曰此兩抔黃土寔爲岷陽古帝杜主開明之封志墓祠圖次八

古棠書屋



王香亭繪

萬古青山兩黃土艸長鶯啼沱江浦年二畫裏
蹋春風今從畫中更懷古鬱二蒼松萬竿竹下
有望叢新祠屋喬山弓劍東西周功悳在人名
在蜀老揚當年溯本紀開國茫然八千歲魚鳧
艸昧破天荒黑水華陽感興廢有宋元祐訖
國朝兵燹叢殘世代遙春水落花寒食路□□
邦君來弔蜀宮樵孝曾觀察明府翩二說遺事小麟邑侯
諸生慷慨同高議前有永康常道將後有新都

藝文志畫師有意逞筆力要與高文爭典册魏
宮寫証新圖經尺幅有同紀事筆岷江東下古
華陽盛悳苴巴頌不忘一抔遠懷唐二帝三川
如見會稽王翰林去年來種樹曉詹太守杏花紅施
泥行露一條古道新斜陽兩岸春烟舊祠墓先
聖后賢道不孤豐碑矗二耀當塗杜鵑城畔閒
風月煩寫白雲徵士廬謂有宋徵君張少愚
附錄孫鎏同邑侯陪李孝曾觀察岷陽古帝祠

覽古詩三首
華陽風雨入高邱艸昧君臣勝蹟留二帝庭中
容揖讓七王紀外有春秋空聞弓劍藏天表無
復風雲被龍頭比似尉陀雄五嶺一障猶長漢
公侯
黑水西來出大荒喬山同旁舊宮牆墓門鶯燕
今春艸原廟衣冠古夕陽教稼遠邊周后稷隨
刊高纘夏先王君臣一悳形歌詠本紀開端湖

老揚
太守去年來種樹張曉詹先生棊宮懷古筆於書舍弟
子皋劍輯前志前王俎豆覩明悳名宦風規播里閭黍
稷共馨鄉縣酒蘋蘩兼薦錦江魚孤村春水桃
花裏重拜啼鵑古帝廬

後志卷六

邱壟攸復祠宇聿新肇修俎豆明禋惟馨志祠典次八

皇帝嗣寶位之十有四載春前翰林院編修曉詹張先生守成都桐城孝曾李先生爲觀察前蓁江教諭邑人春皐孫澍創作杜宇開明前志竝上書太守觀察干復二君祠屋其冬教諭卒

明年夏祠屋成十八年觀察旬宣武昌終於位越二十一年編修奉　簡命陳蜀皐滇前進士香士錢炘和知郫縣迺克以士民公牘上轉爲二君請列祀典其文援引繁富參考確鑿能使人覽于二君事蹟坦然明白無疑雖若有煩見之邑徵士張愈爲記墓在廟後峙若雙闕廣二十晦其規制彷彿會稽禹陵皐祐四年進士杜常等請重修陳皐書其事文俱載全蜀藝文志遷擢轉徙存歿與夫謠諑攸謬之口增多事矣微進士與編修何能上聞茲故備載原牘百世下二王祠墓卽有荒隊庶幾好古君子猶得據爲表章則　本朝忠厚傳示無窮其文曰謹按杜宇帝譽之支庶也封於蜀世爲侯伯當東周末傳及杜宇徙治郫維時七國稱王杜宇始稱帝教民務農厚生苴巴之民亦服其教會有水災江壅洪水襄陵命其相荊人開明氏鑿玉壘

通巫峽決江沱浸緜雒然後人民粒食蜀得陸處杜宇以其克纘禹績因法舜禹禪受之義遜位於開明是爲叢帝後歿咸葬於郫舊有廟在邑南去郭一里齊建武時刺史劉季連自灌口鎮移建宋仁宗康定二年邑令趙可度葺而新之邑徵士張愈爲記墓在廟後峙若雙闕廣二十晦其規制彷彿會稽禹陵皐祐四年進士杜常等請重修陳皐書其事文俱載全蜀藝文志信故也今二君祀典之請歷有八年中閒名宦俱存不廢良以事關締造必鄭重詳案迺克徵稽出者粵稽周書大誥

是杜宇開明爲功惠於西土者甚鉅溯查二君祠墓方春田耆民先祀杜宇祈開明遇水旱災異靈感尤著乾隆五十一年夏大旱遐邇來禱甘霖叠沛嘉慶六年秋雨爲潦禾稼俱害邑人禱之歲迺大熟其後十一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均以旱致禱澍澤如前道光元年大疫流行民苦傳染聚禱益眾其患頓已由是岷里每歲中天節豚蹏盂酒扶老攜幼相率塞塗卽二君墓吉致祭其費用在公項內撥給因思開創守成暨士民等公捐銀二千兩經前任縣王聯陛封田祭賽以爲常道光十五年在籍鄉官劉厚滋

其墓修復祠宇邑布衣孫錤又獻田十畝以備時享由縣立案竊杜宇開明去今多歷年所蜀黎匪直不是二君親舊自勝國流賊兵燹以後亦鮮二君子遺其樂利報本之心迺各有不能自已者如此非二君盛惠而能若是乎茲據閤邑士民孫錤等以杜宇開明二君請列祀典炘和恭查　會典凡祀禦災捍患諸神之禮因所捍禦之地建立專祠特加封號飭所在有司春秋諏吉致祭又恭查歷代帝王祀典定于順治二年維時入廟祀者止有開創帝王康熙六十一年增守成帝王乾隆四十九年又增偏安帝王卽如蜀漢昭烈帝於康熙六十一年入祀京師帝王廟而蜀之昭烈廟地方官每歲仲春諏吉致祭其費用在公項內撥給因思開創守成

各帝杜宇開明固不敢上擬然二君功惠之及蜀民或可仰攀昭烈帝也或者謂杜宇開明實爲東周之諸侯其撫有一方不過如粵之趙佗閩之無諸吳越之錢鏐爲遐荒君長耳然前後治蜀數十年適當七雄爭戰之秋而又東界楚北鄰秦竟能愼固封圻使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數百萬生靈休息無爭城爭地之苦且教稼以希稷治水以繼禹揖讓以法堯其宅心制行邁

惠樹功當在吳越王錢鏐之上今粵趙佗閩無
諸吳越錢鏐皆入祀典則杜宇開明二君之得
請入祀典也似亦成例可援並與會典凡祀禦
災捍患諸神之禮相合炘和猶恐二君事蹟或
有附會紀年無徵亦不足信今幷歷稽方冊詳
其敎民務農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則見於晉常
道將華陽國志鑿巫山以疏洪水蜀得陸處則
見于漢許郃風俗通及宋羅泌路史玉壘山據
之故址齊建武中自灌徙郫由徙郫至於今已

崇祀一千四百年矣然則郫之有杜宇開明祠
其來已久茲閤邑士庶以二君功惠在民靈應
昭著歲時祈禱屢沐神庥因葺修祠墓捐置祀
田請入祀典不動公項酌諸功令証以禮經祭
義均屬不悖夫俾民稼穡繼禹之緒二君之功
德如是則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固宜用敢據
情轉請入祀典時編修由蜀臬兼攝藩宣矣昌
言於今節相實迺以其章入告轉發禮部核議
開明而言也杜宇開明在戰國昔之治水患與
年當謂魚鳧呂上蜀山氏以後諸君非指杜宇
太白所云二萬四千歲李
雄氏所云二萬八千
德如是則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固宜用敢據
義均屬不悖夫俾民稼穡繼禹之緒二君之功
田請入祀典不動公項酌諸功令証以禮經祭
其來已久茲閤邑士庶以二君功惠在民靈應
之故址齊建武中自灌徙郫由徙郫至於今已
道將華陽國志鑿巫山以疏洪水蜀得陸處則
見于漢許郃風俗通及宋羅泌路史玉壘山據
其敎民務農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則見於晉常
有附會紀年無徵亦不足信今幷歷稽方冊詳
災捍患諸神之禮相合炘和猶恐二君事蹟或
請入祀典也似亦成例可援並與會典凡祀禦
郫數邑而玉壘巫山則通全蜀之水李冰文翁
皆相隔不遠功由於因二君則自禹以後又隔
一千七百餘年功幾於創今蜀之李冰文翁皆
入祀典似二君不得疑其久遠而略之且蜀人
崇祀李冰攷其遺蹟則灌口之李冰廟卽杜宇
之故址齊建武中自灌徙郫由徙郫至於今已
崇祀一千四百年矣然則郫之有杜宇開明祠
其來已久茲閤邑士庶以二君功惠在民靈應
昭著歲時祈禱屢沐神庥因葺修祠墓捐置祀
田請入祀典不動公項酌諸功令証以禮經祭
義均屬不悖夫俾民稼穡繼禹之緒二君之功
德如是則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固宜用敢據
情轉請入祀典時編修由蜀臬兼攝藩宣矣昌
言於今節相實迺以其章入告轉發禮部核議

列入四川成都府祀典每歲春秋官爲致祭禮秩如會典議上　制曰可祀用羊一豕一杜主獻吕山尊灌用玉㚟帛一加籩豆六品開明獻吕雲壘灌用金爵帛一加籩豆六品

論曰杜宇開明祠屋著見前代當時入祀典與否莫由詳也　國朝龍興首致禮歷代帝王既又增祀偏安帝王恭敬忠厚漢唐以降未嘗有焉杜宇神明之後見於正史開明楚產雖不知其所自出迹其所爲皆有上世帝王遺意詩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傳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玆覩於二君可謂君子矣有吕夫民之不能忘也

後志卷第七

夫惟善志嚴實雅正述而不作壹稟哲命疑者闕疑信者徵信單厥見聞兼識遺事作襍志上九終焉

杜主既治郵或居瞿上以水患故也　巫山三峽百牢之阻山曰龍門或稱有開明誓水碑考今蜀通志不載　諺曰東三江南五湖表西海

者君哉杜乎微開明蜀其魚　二君墓皆爲隧方廣十尺餘居民嘗入其中取石以出皆蝌蚪書文可識別者曰陪玉壘喬華陽九峯麗笏拱其堂千秋萬歲弓劍藏石爲前邑侯牛鼻亭取去可惜也　五月日端午湘楚弔屈平岷陽朝杜主鄉老人曰千秋節也至今成俗然其詳不可得而言矣

杜主墓修六十八步廣半之開明墓方廣十四步高二仞五尺制度卑狹因邱爲墳裁令流水與望帝墓岡埶連絡峙若雙闕　堂域爲方二百丹漆之用其屬二百攻金攻石木八泥八役食之用其屬千有三百二君墓繚以垣二百八十步而訖壞以樹千壹百株而參董其役者邱上舍庶人在官厶也　邑布衣孫鍱奉稻田十畝奇爲祀田庸其半穀入將二王春秋享祀庸其半穀入居僧徒二人監司焉　廟墓聿修經界交正底愼岷土垂示後人

後志卷第八

鄭馬王

邱墓

西侍

錄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昔浙江巡撫阮元應詔訪求往聖先賢名臣忠烈祠墓恭敬守護彙所得曰兩浙防護錄就吾寧波一府而言爲明殉節而葬於鄞者如江都知縣周志畏貴州道監察御史楊文瓚兵部職方主事屠獻宸與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咸錄焉馬董給事葬於馬公橋者也其墓之左則有兵部右侍郎馮公王公之墓在焉顧未之及豈搜訪之未周耶抑當時人於鄉之文獻不能竷記其姓名略而未之告耶然則天下忠烈泯焉忽焉埋沒於荒草蔓

野閒者又何可勝道獨馮公王公乎哉萬季野曰既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牴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此類是也季野又曰不及今急爲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亦君子之所痛心也馮君孟顓之纂馮王墓錄者本此意也夫生王之頭死士之壟古今以爲快語不幸死士之頭至珍重於敝笥敗篋之中或一肩一臂攫乞於部卒之手可哀也已雖然金礪田雄陳錦王爾祿輩非不赫奕一時儻所謂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者非耶讀史者方以

馮王兩侍郎墓錄目錄
光緒慈谿縣志
徐兆昺四明談助
墓路圖
墓圖
全祖望明故督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
史馮公墓碑
全祖望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
鄭喬遷明馮王兩侍郎墓石記
馮毓孳修墓呈文
馮升祭三忠墓文
董劍錚瘞鶴詩
馮應榴經鄞北郭訪簞溪侍郎墓不得
袁鈞鄞北雜詩
王棻北郭三忠墓
馮升癸丑二月與從子貞羣尋馮簞溪王篤庵兩侍郎墓得之

陳訓正謁馮簞溪王篤庵兩先烈墓

馮王兩侍郎墓錄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緒慈谿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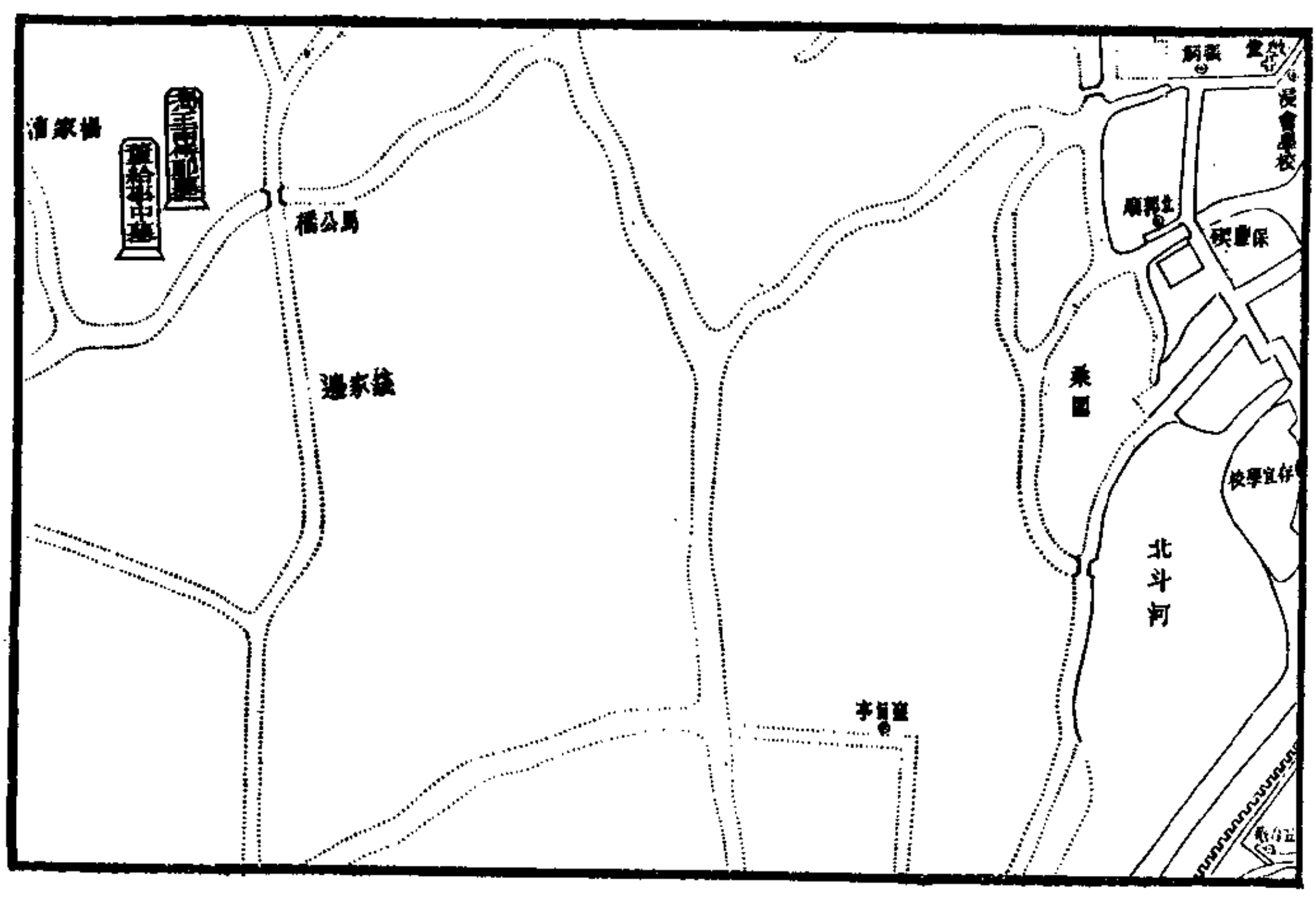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馮京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王翊墓　鄞縣北門外五里馮公橋綫甬上耆舊傳

四明談助

馮王二公合葬墓　道光四年秋邑紳士數人至馬公橋謁三忠墓祇董給事公有碑石可認左右皆亂冢無

從識馮王二公墓詢之土人云先代相傳董墓之右有人頭墳亦無從辨二公何右何左何右於是遂將二墓培土高大幷爲一墳總豎石碑中題明字左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馮公右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王公居中再題同歸之墓四字庶使後人得以瞻拜云

貞羣案是碑年久文字剝落墓穴頹圮民國二年貞羣爲之封土重修刖立墓碑題曰明故督師兵部侍郎簒溪馮公篤庵王公之墓



謡曲師兵部侍郎
為朝生山公六一番

前督師馮公於丙戌後出師者再初以翁洲之師入鄞亦不克其至日本乞師江幾殺焉尋以翁洲之師入鄞亦不克其至日本乞師者再初結寨於天目不久而潰及入四明山中首尾三年卒死之公諱京第字踏仲別號簣溪慈谿人也馮氏於谿上門第推第一公之曾祖莊軒案馮氏家譜莊作藏先生受業王文成公之門講學以靜坐養心為宗旨所造邃密公少負高才下筆數千言諸父都御史元飈兵部尚書

元飈世所稱大小馮君者東林之巨子也公內承諸父之教出則師事鼓山漳浦二先生退而與復社諸名士上下其議論四方士子來謁大小馮君者必先登公之堂公為之次第其姿詣而甲乙之以進之諸父之前莫有失者而公之學亦以是日益進都御史撫津門有祥子犢卻敵功公豫其勞毅宗錄之尚未及用公將從津門大興屯田募勇士於膠萊金復等地自成一旅以為神京捍衛之需其所墾荒已數十頃而北都陷南都奄禍大作公不復入南中乃遊於閩而南都又亡閩人奉

唐王稱制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召對慷慨聲徹殿陛思文大奇其才授職方主事已而改監察御史按浙甫入浙而浙東陷閩亦隨亡公集慈水諸大俠將起兵而為大兵所捕乃跳身入翁洲翁洲為威虜侯黃斌卿所守浙東之未入版圖者也是時大兵雖定江南而吳中豪傑出沒太湖皆以翁洲為外援故兵部尚書陳公子龍輩說松江提督吳勝兆來歸以帛書告翁洲欲得一軍應之斌卿意不欲往富平將軍張名振時在石浦與公善公勸之行乃刻期以往至崇明颶風覆舟沈侍郎

廷揚死之公等皆被執中途得逃歸翁洲而松江以失期事洩俱被戮斌卿本志在自守而名振之軍盡喪公慘慘無可計事者乃至日本乞師初日本之議發於平曳侯周崔芝崔芝少時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善日本三十六島東京為國王其下一島各有一王而國王以大將軍當國總制各島撒斯瑪於諸島中最強與大將軍相首尾崔芝以水軍都督副斌卿守翁洲因遣人詣於撒斯瑪王得乞師於大將軍已許之矣崔芝刻期遣使而越中兵部尚書余公煌以書止之曰恐為吳氏之

績也崔芝不懌而止及入閩自遣其義子隨安昌王至日本乞之不得要領而還於是公日責讓斌卿以不用崔芝之言願得身往日本以成要約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副公以往至長崎會日本方與歐羅巴國構難未解嚴不聽登陸初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乃以天主像往日本佞佛而歐羅巴教毀佛且欲借行教以圖日本之國日本覺之乃盡殺歐羅巴之行教者生埋土中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刻天主像於通衢過者必踐踏之客之囊中有歐羅巴物雖一錢之細殺無赦於是歐羅巴復仇獻大船攻日本火器甚精日本畏之圖守諸島而遣人講解始退退而公至諸島尚未解嚴也長崎王遂以三事難公公於舟中朝服且拜且哭凡十有餘日不分旦暮日本之人初見而笑已而泣已而旁皇不能去會國主遣人巡境見之取公血書以去撤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公也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拔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是當拔之乃言之於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公先還留孝卿以俟命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已久畏言兵革又聞其國破之職方走天台公匿山中職方以天台之援至公亦振旅出復合軍守之時戊子之冬也明年監國自閩中至健跳發使晉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再乞師於日本有倡自日本來名湛微言於藩朔伯院進曰日本之師可得也而中國之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

故有中國登科簿錄謂使臣之來無甲科大臣以爲輕之嗚呼有明三百年天下半爲甲科諸公把持及其亡也侈談經義之徒大有力焉不謂積習流傳遂浸淫於

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聘兵必至矣時定西侯張名振當國進以告之乃連名上疏請仍召公爲使而以潛波將軍阮美副之王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初十日至五島五島與長崎相去僅一程是夜大風黑渨兼天有紅魚二尾乘空上下十二日風靜則高麗界矣回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崎日本界上之例凡他國客舟至必有班船來譏客之出入公告以普陀賜經爲喜已知湛徵偕來則怒初湛徵之在長崎長崎有南京寺以居中國僧湛徵受戒於寺僧如定之門如定頗喜文墨而湛徵弗若也然狡獪多變欲自尊大乃之臘泉島是島於三十六島中爲最陋湛徵遂妄自高署曰金獅子尊者其名流傳大將軍在東京聞而駭之曰此得非歐羅巴人之擾吾國者乎急捕之以其爲中國人也乃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犯則戮及同舟湛徵欲以此自結於日本而不得公始知爲其所誤美欲殺之公曰此亦中原之不幸也殺之何辜乃放諸荒島於是復載經而還蓋自崔芝創乞師之議得請而未遂公前一行誤於孝卿後一行

誤於湛徵其後鄭氏亦嘗乞師而終不能得嗚呼古今乞師之舉如晉之劉琨乞師於拓跋氏段氏梁之王琳乞師於高氏陳皆無成然未嘗不得其力以稍延殘喘高寶寧乞師突厥亦支北齊一綫但此皆列國割裂之時故得用申包胥故事而非所語於一統之世唐之復兩京亦借回紇之力當時有李郭二公兩京必復回紇不足爲功也天祐之末晉王亦乞師於契丹則無補矣宋亡而陳宜中乞師占城明亡而李定國乞師古剌從未見其有收效者所謂忠臣義士無可如何之舉亦豈容以濟與否論之哉

卒不得還復與王職方合營於西山回風洞中初公以董華關城之故刊章大索大吏遂以其事聞世祖章皇帝詔拘其家屬以招之公急遣壯士入慈取室已不及孫枝秀既招公不至詔取家屬羈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葉氏聞有徙燕之報微言勸以自裁耆不甚省夫人歎曰婦無事不當聽命於姑至今日難守此小諒矣夜半投閣不死血涔涔下強起縊而死大帥又戮公仍不至太夫人遂徙燕以道卒又得公所寄妾於他家令作書招公妾曰頭可斷書不可作卽作亦保公不降也公自是每日東望踞河而泣必繼以血然自是性頓屬御下漸酷公本儒者將略非其所長又伉直鼻岸頗以門第自重雖悍將如斌卿名振輩皆蝘視之山寨諸洞主益蔑如也或勸以方當喪亂宜略去資地相與講布衣昆弟之歡以收羣力公雖是其言而終不能用每與諸洞主議事多所不合則侘傺仰天良久裂眦拔劒斫案而起時因呼爲馮斫案羣戶部守諭歎曰齊仲之忠可矜而目重瞳受病良可惜講學未醇之害也於是諸洞主幾有欲殺公者或從而解之曰馮公之忠一門受禍足感天地吾輩當營護之而篤爲細故自戕乎乃止公自喪太夫人矢志茹素不近腴膏與士卒同甘苦每日再食惟一鹽寒則解衣予卒自裹片絮做冷暴露霜雪中故所部憚其威而亦懷其惠時窮洲以彈丸之

地偪強自稱故國所以得偷安者以山寨相掎角也而山寨諸洞主多出伏莽其孤忠爲國者惟王公翊王公江與公三人而已監國再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公濔依空山偕大兵百餘戰雖無成績然亦屢挫大兵庚寅冬大兵欲取翁洲以爲必洗山寨則莫敢乘吾之後十一月十一日以重兵扼大嶼其南由奉化其北由餘姚連營三十餘里四入搜諸寨公之麾下王昇最爲親將其人狡惡時時假公名斂餉皆中飽之數月前已約降而公不知也大兵入山諸寨瓦解二王亦航海以

避軍鋒公信昇言以爲無虞乃移營仗錫之潙頂寺時公病甚或告以當急走昇復遏之翌日引大兵至十三日械見大帥金礪公則已委頓胥立矣及至帳下聳然而起挺立不屈鞭箠雨下掠之乃仆於地時從公赴難者都督張元而下尚五十人明日行刑乃支解之又以刀刳其心醢之爲羹蓋報積年構兵之恨也而五十人而卒以兵入山中其亦天定之也夫葉夫人之死也達旦而有司捕之者至胥吏見之皆爲動色時方夏月暴屍七日始得入棺然面目皆無恙董戶部守諭等葬之從公者亦皆死遂梟公首拋公肯有大將部下一卒願得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以去蓋公駙桑之餓夫也鄞之義士從是卒得肩臂招魂而葬於鄞城北之馬

公橋張元河南人也山寨既平翁洲遂陷蓋自甲乙以來吾鄉殉難諸公雖多然未有如公之慘者顧敘功簿上詔以王昇反覆不忠伏誅乃知與朝之於公雖殺之而未嘗不憐之其所以酷死則諸帥之所爲也嗚呼公雖受逆天之禍坐嬰慘死而有妻有子有妾有從死者五十人又有負公遺骸之卒則亦足以報公矣嘗謂公生平大略極似晉之劉琨其忠同其屢蹶屢起同其家難同其短於馭眾暗於知人亦同然嬰之其志可哀其節不可沒也公所著有浮海記一卷其自敘乞師之事也有蘭易一卷菊小正一卷託名宋之鹿易晉之陶潛皆以訴其憤懣不平之意今皆存有簞溪集則散佚不完公與貴池吳公應箕同日入南雍意氣激昂甚相得而卒皆以義死愛簞溪山水之秀因以自署欲隱於此而卒以兵入山中其亦天定之也夫葉夫人之死也達逸其姓氏嗚呼烈矣哉公未丁國難時嘗與諸父都御

史居里中作眞至會以爲鉛上飲饌之盛窮海極陸食案恆至五易每易以百品遂有羊固之癖閭巷浸淫相效夫禮俗由門望出一代習尙與氣運俱遷天下同波中流一柱吾猶及見先正之雞黍也簋敬仲云厚於味者薄於行又云酒入者舌出以敬仲之侈也而猶能爲此言可無以矯之乎然溫公眞率之會眞則善矣而率則未免矯之太過也乃斟酌損益裁乎其中立爲程度以眞至名之鉛上燕饗之禮爲之一變蓋其一飲一食皆有關乎世道也如此初都御史兄弟以不得殉北都

之難思得一當以報國而馬阮方用事悒悒以死臨終皆謂公曰吾兄弟未竟之志汝當與沛祖成之沛祖者都御史小弟也公以百戰死沛祖以從亡死不負其父兄而馮氏由此中落矣姚江黃都御史公之石交也於公之葬已爲之銘其文哀痛足以當宋玉唐勒之些辭而予更加詳其事蹟以爲之碑其銘曰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子放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頊輩是也其時僊侯景之亂諸遷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氏彪炳人間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庵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

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請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豐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疏薦公爲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羲連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覘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

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猝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登循而

去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鑿南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湍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盛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台軍守杜嶴以巖險爲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嶴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閒道入杜嶴擊破團練大兵

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已丑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既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屢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按有畢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鑿南等亦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

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閫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奬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俟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檄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酈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臨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典營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

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瀰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圍練兵爲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翁洲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遁山中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之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父老

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兵所
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
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定海
以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祿延之
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擲其面而出
每日從容東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
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
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
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額公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

者三尚不仆封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
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
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大兵見
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寅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
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
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
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爲擇配
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以公首
歸示寧城西關門鄭之故觀察陸公宇燝故都督江公

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其家人亦
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
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既去觀察
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
燦吳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
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東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
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辰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
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初五日
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子嘗遊大
蘭一帶見巖巖關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即令大兵不以
一矢相加豈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斟鄩斟灌此無戚世人之笑其愚也然當
欲以四明爲桃源庶乎其可
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資糧扉屨遙
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即墨雖有所不能而以四
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羲以爲忠臣義士
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
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
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異之請

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爲後梁郢州之枯觸頑

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馮王兩侍郎墓石記

慈谿鄭喬遷仰高

出寧波府城北門五里許曰馬公橋明馮王兩侍郎墓

在焉馮諱京第字躋仲號蕙谿慈谿人王諱翊字完勳

號篤庵餘姚人全吉士祖望志其世系爲慈谿人及身

而遷餘姚者並仕於魯王監國官兵部侍郎四明山寨

之起也兩侍郎嘗相與合軍旋以兵殲後先被執事具

誌中大兵之下浙河以丙戌夏六月丙子馮侍郎之死

爲庚寅冬十一月甲子王侍郎則死於辛卯秋八月丁

巳王侍郎既死梟首府城西關鄞觀察陸公宇燀以奇

計竊得藏之書櫃中康熙癸卯觀察被逮其弟宇爆屏

當得一函發之哭曰此王侍郎之首也乃束蒲爲身而

與馮侍郎合葬於此蓋去其致命之時已十二年矣無

子一女許字餘姚黃百家以殉節死初馮侍郎入海大

兵即收繫其家屬母尹氏徙燕妻葉氏自縊子頌年十

五斬於市至是被執戮而梟之有義士請分杯羹梟者

爲先達鄉賢

修墓呈文

慈谿鄭喬遷仰高

家塾就圯界阯未著封樹爲難謹鈔附鄞慈谿兩縣志請簡委第一科諸職照會城自治董事會同勘明俾便修葺以安先靈而彰忠蹟事竣繕銃奉幷入世從祖貞肇彥軌九世從祖明魯監國督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慈谿鄞溪馮公京第少負高才師事山陰劉蕺山先生宗周漳浦黃石齋先生道周與於復社諸名士之列北都既亡南都尋陷唐王稱制閩中公至閩上中興恢復十二論王命按浙東甫至浙東復陷閩亦隨亡公將起兵於家被名捕脫身入翁洲就威虜侯黃斌卿之師與富平將軍張名振應松江提督吳勝兆至崇明之陳公子龍之策以翁洲

丙戌以後公凡出師者再初因陳公子龍之策以翁洲遭颶風獲舟喪師執而復脫幾瀕於危繼因董公志寧華公夏李公長祥王公翊之約以翁洲之師入蛟鏖攻府城爲降紳諭三鎮所告不克航海至日本乞師者再初奉使以斌卿弟孝卿爲副已報命矣誤於孝卿挾妓淫酣見輕外藩僅以洪武錢報聘今全浙士民羣相推崇之餘姚朱舜水之瑜據海東逸史注引餘姚縣志當是公當日同行之記室與孝卿同留日本者也繼以澄

波將軍阮美爲副而誤於得罪日本中國僧人湛微之偕往至不得登陸而歸結寨起兵者再初賣斌卿以奇兵略寧紹台三府自董華之謀洩公乃至湖州起兵武康天目山中以應太湖徜歸安烏程諸縣因屢敗復歸四明繼召募溪上義從與王公翊守杜隩既破復合所謂馮家軍王家軍者也尋駐營西山回風洞中滿清浙中大吏檄公家屬錄公子頒欲以招公不爲動迨母死妻縊妾放子戮公每日東望而泣必繼以血又以山寨諸洞主多起伏莽其明大義懷大節者公與王公及

王公江三人而已國難家禍併至沓來公遂鬱鬱成疾清兵以翁洲孤懸海外得儼然若敵國者以山寨爲之掎角欲定翁洲必先洗山寨思陵殉國後之六年歲庚寅爲清順治七年其冬十一月十一日以重兵扼大蘭四出搜各寨兩王公航海避軍鋒公爲麾下降將王昇所紿移營仗錫公病甚入濯頂寺十三日昇引清兵入械公見金礪挺立不屈鞭箠雨下而罵不絕田雄從旁掠之乃仆明日正命都督張元以下五十人皆死之公之遇害也清帥報公積年構兵之恨剜公心醢之爲羹

有部下卒乞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去葬之府治北郊馬公橋之原蓋騶乘之餓夫也既而王公亦被難陸公宇燗購其頭與公合葬董公亦葬於其地旁近里人稱爲三忠之墓幷曾祖白於府君諱應翺曾訪墓數次不得以詩紀之道光四年鄞黃先生定文遊覽所及集同人謀修墓縣人鄭先生喬遷爲文刻石未幾值洪楊之役耆老周喪亦復無人表著五六年前毓掌等以從事府設各校每至其地荒冢纍纍莫可究詰今年春幷貞羣因村人之導尋得之董公之墓旣入防護且有

後人祭掃故封石依然惟公與王公合葬處則土崩石埋而雨淋日炙卽碑文亦僅約略可辨顯揚先德表彰鄉賢後死者之責也謹攷舉波當明季時起義抗清者以錢忠介公肅樂爲首創張公煌言等聲樹於同縣公與王公等響應於鄰封其後或結寨深山或提兵海島卒至爲國捐軀成仁取義之明季遺文軼事初無軒輕可刖而張公修墓建社支用六縣公款忠臣義士舉國同欽本不應妄分畛域又不將同葬南屏魏公璧楊公文琮之墓一體修葺且鳩工庀材之款目並不明白宣布其謬恉可恥其含混可疑今公既有毓掌等爲其刖子之裔王公又與公同穴不願率請公款過事張皇願自行捐資修葺以恤人言惟墓旁四周爲襄葬之所恐界址未清致生交涉爲此鈔附鄞慈谿兩縣志呈請知事簡委第一科諸職照會城自治董事剋期與毓掌等勘明址界俾便興工重修無任待命之至謹呈

鄞縣知事沈批

來牘閱悉鄙人久仰甬上節義之邦爲天下冠去歲承乏來此卽首祭告錢張二公暨諸公之靈嗣是從

政餘暇頗考求掌故搜訪遺聞知北郭馬公橋地方有三忠遺阡爲董公志寧馬公京第王公翊葬所又聞諸君子已訪得馮王二公之墓因爲照會城董事會請其函告諸君子亟謀修理防護辦法覆閱來牘具徵考證詳明搜尋甞於先烈爰爲表微於遠祖爲數典未稱不願過事張皇自行捐資修葺尤見賢事求是至意雒誦再四眞深慰佩至應如何妥愼修護明定界址暨設龕祭掃等事希候再行照會城董事會併案與諸君子剋期面商辦理並派員會同詣勘

可也黏鈔各件存此襄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五日

慈谿馮汗君木

祭三忠墓文

維中華民國三年三宮十有五日實思陵殉國後二百七十年夏歷閼逢攝提格之歲二月庚子也慈谿馮氏福聚本支族仍孫毓孳幷族雲孫貞臺謹具牲醴之儀詣鄞北郊馬公橋奉奠明督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謚忠隱顯十四世族祖京十六簋溪府君兼奠明督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餘姚篤賢慈谿鮚篤庵王公明兵科給事中鄞幼安童公之墓前曰赫赫

朱明忽焉已亡一成中興嗚爲少康明德維馨周禮在魯疊江申守大啟爾宇偉哉我公踔起甬東虞淵鉤日期使再中惟西王公同扶顓運四明之山忠義輝映士各有志願爲殷頑獨掌堙河亦知其難精誠耿耿知難寧退崎嶇山海九死靡悔宛宛骨肉盡室遭捕男兒死耳義不返顧虞則不腼魯其無鳩昊天難諶莫壯其猶騶巡與遠成仁先後白首同歸久要無負先軫歸元王諒斷臂鬱鬱后土佳哉斯氣珠申末造彼日而微漢京宏我天實爲之匪天之爲惟靈克相黃龍痛飲九原神

王顧贈遝龍翰爲荆榛崇封三尺曉補貞珉行道猶傷況在族裔安靈地下其敢他諉馬鬣之修幸董厥成煌煌漢官署爲光榮吉日良辰會祭墓下靈旗天半彷彿來逝亦有董公是長六狂安神茲土照臨在旁與西王公左右相並曠野咫尺大名鼎鼎英靈庶慰日月重光懿歟三忠來格來嘗尚享

瘞鶴詩

鄞董劍鍔佩公

長蛇噓霧毒暗天老鶴俯視心爲憐引雛振翮下啄蛇反爲蛇噬身不全嗟嗟鶴死羣鶴怨中有一鶴負機變

徘徊蛇旁銜骨歸瘞之中野酬孤願此中地氣大吉非偶然蛇滅霧息還青天老鶴心魂耿耿耿懸續甬上耆舊雲葬王侍郎而作也

經鄞北郭訪篁溪侍郎墓不得

慈谿馮應翔白於

馬公橋畔路茫茫不可見遠樹夕陽中隱隱荒墳遍太息古忠魂麥飯無人薦不住杜鵑啼血淚猶濺（按公乞師日本淚盡繼之以血）

鄞北雜詩

鄞袁鈞陶軒

馬公橋畔冢纍纍江上三忠識者誰馮臂王頭同葬處
新題獨有贛君碑馬侍郎京第閩董給事志寧柩皆葬
於二冢間鄭公橋最後陸宇燦葬王侍郎朔頭人稱三忠墓

北郭三忠墓 謂馬公京第王 鄭 王 兼 閩門
公朔董公志寧 慈谿董沛懷

古隴荒煙夕照昏淒涼怨恨向誰論空餘骸骨埋鄉土
差勝衣冠弔墓門郭外潮聲精衛石江干花片杜鵑魂
一抔黃土同千古留得聲名報國恩

癸丑二月與從子貞暈尋馮簣溪王篤庵兩侍郎
慈谿馬 扦君木

墓得之

挹衣登北邙言尋死士壟大山宮小山高下塉叢冢一
冢塊獨夷地裂甃有縫其前敬矮碑篆滋若覆幢引手
摹題識色然晚爲悚斑駁漢官字照眼生光龍喜心忽
翻倒下拜繼以踊緬懷明社屋胡騎浩呼洶倔強兩侍
郎義旗起句甬稽天決孟津欲以獨掌壓兵敗身被執
殺僇到胤種殘骸瘞茲地一抔二人冥慘澹白衣冠遺
民慟而慟曹倣與脂猶習風義自駢肩到今墓下土熱血
猶沸湧出土謝豹花爛爛有餘痛嗤彼胡之奴朝市成
一閃鶉首雖賜秦天已謝厥統鬱鬱二百年地下氣始

馮王兩侍郎墓左有守府李虎山暨妻朱氏墓碑署康熙乙丑歲立土人告我謂聞之故老昔李氏子姓窶食登壟必具麥飯兼薦馮王二公今李氏式微展墓禮廢久矣寨康熙乙丑距侍郎正命凡三十有六年是虎山爲侍郎同時人也攷謝山馮侍郎墓碑云侍郎行刑日有大帥部下卒乞得公一肩一臂葬於馬公橋此墓左之李守府或卽當時之卒葬公遺骸者歟以無左證爲述所聞以告世人有識虎山行狀者乎民國二十年六月馮貞羣記

修復宋理學二徐先生墓記

台古荒域地漢唐之世文教未盛宋治平宣和間二徐先生始傳安定學爲邦人宗晦庵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至台躬拜二徐先生墓慮抔土易湮大書特書以表之道學傳千古一詩若拱日月而昭中天固已盡人頌之矣元儒學提舉楊敬德修赤城元統志訪其墓於郡東南六十餘里之百巖山福海寺景仰愛慕不能自已遂卜居於其側命子孫世世毋忘遷居本意實令爲百巖楊氏之始祖其事郡邑志弗之詳獨詳於楊氏宗譜殆所謂聞而興起者歟而徐氏後人轉徙他地且妄意百巖之山皆祖業歲壞墓有與地民爭山事地民轉厭苦之明季海寇焚掠寺燬

碑仆罕有知者即知亦不以告恐徐氏之復起釁端也洎乾隆五十九年提舉十六世孫庠生楊雅采藥其地適耆民楊安常以徐墓故阯告側然久之即買墓下古寺閣地以爲樹碑恢復計是時尚有議之者謂故老口碑雖在恐難確指爲墓阯眞處嘉慶七年秋大雨連日山水奔注洗出墓蓋石版數百年湮沒陳蹟若有默相而出之者楊雅驚喜相告顧其墓阯半爲楊雅有半爲地民楊安志有而安志尚以爲疑則相率而訴之縣余於嘉慶十一年攝篆茲邑閱是牘而心動焉於是歲仲冬之吉備乾糗屏騶從揣志乘親履其地詢之耆老福海寺基址現存而前後左右塋域無在百年以上者知爲眞正墳塋無疑因恍其堙

沒之久則憮然以悲而驚其涌現之奇又爲悚然以敬也率楊雅陳鑑等瓣香肅拜而楊安志亦願歸地入公隨楊雅各肩修葺之任余亦樂捐廉爲倡夫以前代名賢生足以型風俗沒足以垂名教聞其曾游黃邑委羽山中其地因建文獻書院是即其游息之處方將表而出之以風示後人矧生長之鄉埋骨之域神靈攸寄正氣常存而忍聽其弗傳耶如楊雅者蒐訪名跡而繼志祖先洵可謂有心人矣而安志始而疑繼而信亦足徵先賢過化之神而斯人懿好之協也因紳士之請記爲書其顛末如右

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春王正月望日戊申科舉人署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事江夏黃兆台敬撰

修復二徐先生墓記

台惟靈域代毓文人闢宿閟於二徐實風流於兩宋一門師友恂恂獨行之脩六籍淵源涉涉千秋之業慕北方之學者登堂則涑水延賓蹈東海以歸乎閒戶則山陽比節居何憂於白屋家富書倉名不朽於青山墓依蕭寺然而螭頭三尺雖經雲谷之題馬鼠一封已俟貧窗之志五庾未遒兵燹頻仍二酉遺墟衣冠銷蝕離城六十九里誰表墓門閒鐘一百八聲非無梵宇話當年黎市秋爽委山爭雨地之蹤即今日麥飯春寒潛閟渺一盂之奉蚩蚩樵牧濯濯邱原斯亦仰先生之高風而貽後死之恨事者矣白嚴楊君夙貫興墳尤嗜金石掇拾則殘縑零軸並入珠船

訪求則斷隴縣厓不弊蘭皃作五萬卷圖書之藏八呼劉峻為淫溺六百年氏族之鳩實爲鄭公而至泰桑敬梓念祖武以遒繩爲荔陳椒望賢閭而陨涕若夫白狐赬雨高岸金堆黃犢眠雲古邱未露偶值村翁采藥略認蠡緑爭妨鄰子栽桑蓬形雀角具牘而視同風馬籲當道以誰憐檢襲而井乏飛鳧買牛區以奚自良可慨也滋足奇者志矢一誠誼通三古訪幽蹤於子午之谷徑路都迷徵胙繼於壬戌之秋風雷大震陰雲晝闔詔太乙使分光古木夜號叱五丁爲執役洗盡百年朽壤蛟螭爭飛鷩成三日陰霖鬼神欲泣峻嵓石蓋鼇若靈光鬱鬱佳城覆如屋固至誠之所感洵默相之不誣父老歎傳兒童先告護文翁以二千石禮亦宜之過王果於五百年喜可知已時則江夏黃侯攝篆茲邑留意斯文閱案牘而夙駕核志乘則福海廢寺圖尚沿名詢耆舊則涑水延賓蹈東海以歸乎閒戶則山陽比節皆上口擴香牆并大釋犁疑勒石趙文更屬清俸表阡列隧即溪山之舊而觀新立牆廉頑化際地之爭而講讓夫以銅駝泣露貴賤同邱石馬嘶風棋臺一瞬連表作長家之變姓名高揭而誰知寫碑臥官道之旁翁仲撫摩而不語生非立德歿已無聞逝者如斯數難終物然則若二徐先生者身前閥閱達久謝夫徵車死後英靈何護尚珍夫坏土間前興起報以馨香不誠驗諱世之有真秉彝之同好也哉迺庀藥鍤迺禁新蒸標柳隴於荊棘之設樹卞

墓以松楸之盛詒書思尚友感冥符於三萬日而遙懷古欽英風顯私淑於七百載而後寶劒出豐城之土心本許夫徐君深雪立伊川之門志莫堅於楊子問誰更工五字試續紫陽詩篇儻能并祀十賢講就白雲山麓時嘉慶十有二年夏四月既望乾隆戊申科舉人充　咸安宮官學教習期滿候選知縣同里後學宋世犖譔并書

宋理學台郡徐氏父子貞定溫節二先生事實詳載臨海縣志墓在百嚴山福海寺側舊有晦菴朱子碑題其後人自明中葉避寇播遷久疎墓祭自明末至今墓竟不知其所在蓋陷汶地中與民山混而爲一久矣邑庠生楊雅詢之居民得其所在然茫無可據遂用價買其地而其半又坐落富民楊安志山堅不肯售嘉慶七年八月山水陡發忽將墓石洗出經邑庠親勘無訛而富民始不敢復爭方將復立朱子舊碑並樹新碑且建祠宇奉祀以垂久遠誠盛事也先是生始祖元應奉翰林文字修撰好修先生爲浙江儒學提舉因慕二徐先生之爲人遂遷居於百嚴山井扃世世子孫毋忘吾意然則楊生此舉不惟復賢者祀且以成先志也余聞而喜

之爰作長歌以紀其事

章安僻壤敎雅蟲厥功首推鄭戶曹孰爲理學開山祖徐家父子眞入豪學傳安定歸敎授遠近來者胥稟陶朝廷徵聘輒不就心輕榮利如鴻毛守介足擬百嚴石志潔疑濯三江濤裴陽恨未及謀面表墓不啻春秋褒後人式微更遷徙荒墳剩有秋蟲號久之陷入地中深數尺二百載來無復澆酷醪誰歟有心興廢者楊生邑庠爲舉髦訪之故老指其地杳無可據空首搔天欲先賢祀不泯浮土忽經山水淘洗出古冢果然是從此爭地無喧鬥方議斬舊

臨海楊君 雅 以乾隆五十九年秋采藥所居百巖山訪得宋理學徐氏父子貞定溫節二先生墓既以緡錢萬九千購其地又八年嘉慶壬戌秋大霖雨山水奔注墓且圮君乃爲守土者告曰方正學曰先賢體魄之所藏而忍聽其淪沒乎則相率邑之學者規址度隴量土而築其封且將建祠守以掘戶安窴俾後世毋忘台學之所自今夫古來通德大儒其昭然歷百世而垂祀典者不以時爲顯晦也其顯而晦者則有之矣而於昔賢無與也是誠後死者之責矣二氏之學與淨居老子之宮室堂廡崇敞閎麗糜金錢蔵士女以相侈尚惟恐弗及數百蔵而上有賢人焉其教化被於學校其行誼炳於史策乃歷世久遠子孫猥落北隴不治則且蔽翳榛於隧道穴狐狸於幽宮又久之則夷爲平田淪爲樵牧已耳夫昔賢之傳傳以道道不以時顯晦則其道之傳固不係乎墓之修廢以爲顯晦也然而後世學者景仰前哲尸而祝之幸獲生居賢人之邦登覽憑弔求其墟墓而不可得無可瞻拜以資興起又烏得不於墓之興廢爲後起者致幸不幸於其間哉貞定先生諱中行子溫節先生諱庭筠其生平備詳宋史墓在郡東南六十九里百巖山福海寺側載郡志楊君既請邑侯黃君記其事而又乞余文將以傳久遠毋再湮沒則修廢始末宜詳於是錢塘屠倬記之

曰二肖先生墓葬於淮郵某奇其後五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至台拜墓賦詩題禓泐石而去前修於元元統二年浙江儒學提舉楊公敬德井采朱子詩入赤城元統志後徙家山中命子孫世世守護之今修於嘉慶七年壬戌提舉十六世孫楊 雅 訪得墓所出金修復如前所云者其廢也則以明季寇亂徐氏子孫散四方朱子手書碑既毀墓尋失故入

本朝百六十年始廢而復修而二先生之道傳七八百年際

昌明盛世學者知所向往如此其終不得而顯晦之益可信也今大中丞吾師儀徵阮公前督浙學時有詩云墓門無地拜徐公茲二先生墓既復出 倬 將爲楊君告中丞乞重書墓碑修紫陽故事云嘉慶十三年戊辰冬十二月朔賜進士出身翰林庶吉士錢塘屠倬初稿

書楊君百嚴力復宋二徐先生墓册後

嗚呼楊君此舉可謂孝矣非獨以義也宋貞定徐先生掷學於台子溫節先生繼之於時四方爭慕至有如三衢江姓遠來依俞學其學氏其氏而願爲子孫者有元之世徐之澤稍替突讀潛進士松溪送余國元序蓋二先生前幾幾欲絕而楊君之先人提舉好修先生追慕其行恨生不同時於其平日講學遺蛻所在不憚自楊畧遠徙從之方是時提舉官於朝才名藉藉近矣而志意惟二先生是慕病赤城志未詳其行蹟也於修元統志補詳之又作訓示其家備言徐兩世墓在白巖福海寺側朱晦庵嘗親至展謁題詩并自述遷居之意囑子孫世世如已之以先賢爲法而於其墓保護之古與今如一邱之貉陵谷變遷昔爲王侯墳今日成科蓬不知凡幾矣而楚王琴高今傳柳下季之壠無敢樵採者二徐墓已平始終得楊氏祖孫力歟然存以見先賢遺德在人其靈爽終古不滅必有賢者起而護惜之固不恃己之有子孫也而此墓先經提舉之封樹久而址沈寺廢地之入於楊者徐之後人莫祭焉卽提舉後人或忘焉而君因家錄所書遺老之言核以邑乘而合卒能使此墓復顯於六七百年荆棘孤兔之中以成先人之志此又見人之貴有賢子孫也聞君市地爲復墓計人尙難之會大雨山水衝見墓之一角於是翕然共信二先生之靈又何非提舉之靈乎君貴不踰中人獨於此舉

從古文學之士雖數百年後往往使學士大夫讀其書思慕其爲人至於其所嘗游眺憩息之地必且披榛莾訪碑誌爲之流連感激太息憑弔於荒烟斷靄之中豈今之有厚於古歟抑古人之流風餘韻其入人者深也且夫數百載而上有賢人焉維綱常植名教德行篤於君子道義孚於小人其鍾爽所憑依僅留一抔土於荒烟斷靄中而幾乎不可復識者是非披榛莾訪碑誌其能力起而新之乎而況乎其非游眺憩息之地比也嗚呼當此之時而使前賢之名蹟日就湮沒至廢爲梵鐘燈火之場而不恤此則士君子所尤流連感激太息憑弔而不自已者余以嘉慶己卯六月攝篆臨海肆庚辰仲春瓜期得代初至台時即

知有宋理學二徐先生爲台郡開道學之源心竊嚮往之攷其墓在郡東南六十餘里百歲山福海寺側文書之暇每欲親詣墓門瞻拜其下而惜乎其不果也會楊君雅出二徐先生墓誌獲讀諸公記載詳贍精密上下數百年修廢顛末無不備載乃歎二徐先生靈爽式憑僅留一抔土於荒烟斷靄中得楊君繼承先志修復保護眞賢者之流風餘韻入人者深也夫楊君以先人遺緒一旦披榛莾訪碑誌能使前賢之名蹟不致竟就湮沒廢爲梵鐘燈火之場俾千百世知所瞻仰而油然興起於無窮然則楊君一舉而三善兼焉志士之所爲夫亦可以風世矣爰識數語以備採風者之一證

瑞同進士出身烏程縣縣丞署臨海縣事新安王恩注譔

書

千載之名難冀傳以高人一坏之土何珍重惟先哲是以茂宰聲於東國樵蘇識柳季之塋勵滄師於南朝忠孝表卞公之壠若夫蘇湖傳道人欽喬梓之賢台嶽鍾英地是枌榆之里咨念典型尙在敢忘體魄所安吾覩白巖揚先生復宋理學二徐賢墓錄而有感焉爾其志潔春冰門清秋水儒宗國器曾邀司馬之知東萊安車屢卻鴈鶩之聘生能立德盟心而已屋何愁死更流芳埋骨而青山亦喜槨陽子表竇遺逸五字留題白雲巖幼卿舂香十賢並列展墓暫住書齋徵文獻之遺手蹟倘傳墨寶望子孫之守矧夫昔涼墟墓神式憑之蔥蒨雲山魂應戀此情可使幽宮終泯芳蹤長埋慨邱隴以俱平悵邙山分同穴此則拜

東坡之遺像憑弔徙殷湖南豐之雅香戲噓欲絕者也然而茫茫黃土早長平蕪悵悵白楊祇餘衰草離城六十五里蠟屐誰經閱世七百餘年蝸碑久毀細祇樹間香之地古寺煙銷憶杖藜講學之蹤滴亭風渺稽留心訪問幾時能起古人即雅意搜求百喙難爭疑塚詎謂當年丙舍村翁知猶廢之由何期前度戍秋霖雨洗沈埋之迹纍纍者四圍皆是曾無百歲之佳城整整者片石依然足證兩賢之潛闕幾訝山巒若告益知靜世有眞矣夫述祖德者興思喬木懷舊隱者寄慨烟蘿百歲先生守程氏之四箴兼鄭公之三絕念昔元朝提舉私家爲近賢入泊乎明代碧泉脩譜多詳軼事發以後來之秀載揚前哲之芳阮中丞拜墓有詩乞標新額昔明府登山作記更樹豐碑安陵鶴之歸魂護眠牛之碧壤嗚呼古仙靈窟宅二公實首倡儒風小鄒魯名邦六邑定心傾義舉勗進士出身內閣協辦侍讀黃嚴後學朱璜謹序

百歲楊君修復宋二徐先生墓井樹碑建祠以詩紀
事敬成五章

古稱鄉先生歿可祭於社所傳一節耳誰貞不朽者吾台
雨儒宗道始啓聾啞平生事與言百誠無一假後賢得歸
趨萬耳識韶夏先生生無營何求千載下盛德百世祀諒
哉是言也

表墓誰大書紫陽留舊題高高道學名直應萬華低一邱
漸榛莽福海寺其西猗歟楊提舉思與先賢齊拜手景芳
躅寫心臨清溪巖際佳風日響像同羊蘚願以式薇意無
俾後人迷盡室來結鄰豈曰耽幽棲
義娥有蔽虧陵谷善移換頹閒明叔世兵燹鼓里閒古態
猶在天還默贊佑啓其耳孫精誠通宵旦傾囊買旁基極
意葺其渙頓使埋骨處重若昭雲漢
俗情尚疑阻不信緣窅聲魯鼎有眞贋何況茲荒墳一雨
洗之出天意殊慇懃見者乃大駭此豈冥漠君返邇樂伕
助指顧成厥勳樹碣道法式架屋增桴梦試望百巖山何
日無祥雲
繼志維孝思表微乃君子歟力不憚勞楊君兼二嫩我生
百無能一出輒見靦慙愧雨先生不自度諸已志業迫桑
榆衰老到髮齒羨君附青雲名並不朽矣勉率成鄙章聊
用志歡喜

宋崇寧中台州隱君子眞定徐先生中行慕安定胡氏之學至京師見其高弟福唐劉彝執中得所授經以歸遂絕意仕進由臨海徙居黃巖委羽山中郡守部使者交薦朝廷屢徵之皆不應有三子皆傳父學其季溫節先生庭筠志行尤高亦不仕治經以授徒吾鄉鄭文肅公伯熊時尉黃巖與聞溫節緒論實爲永嘉學問所從出而台州之學再傳至清獻杜公遂爲清祐賢相皆二先生啟之也二先生既歿葬於臨海梅溪之原邑人石豪子重志其墓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行部至台親拜其墓下爲詩紀之所謂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者也邑故有三賢祠祀眞定先生

及上蔡謝公顯道吾鄉文定葉公適而未及溫節歲久祠圮嘉慶中儀徵阮文達公元寬輔台州念祠墓始得二先生墓地而祠猶未復光緒六年黃巖縣令訓導楊君友聲請於官買地築屋以奉祀事已貲爲倡捐立二先生祠而以陳侍郎公輔及鄭文肅公等侑食公輔則眞定弟子也既訖功復具其事屬予爲碑文予自少失學於道既無所聞又衰老多病久之未能爲也楊君之子晨予從予遊方在翰林自京師以書見問志不懈乃爲敘之曰六經之書皆古之聖人本其心之所自得以措諸天下之事而分載之書以教天下後世聖人既遠而天下後世猶得因聖人之事以推見聖人之心者以有經故也言經而不驗諸事則文

於朝野至於衰弱垂亡而命世之儒王佐之才猶有可爲朝廷用者皆先生之功也程朱闓作體言經者之無不而施於事之有差也於是推其原於性命之始致其詳於天人之際而其衰竟大學中庸以爲孔氏之遺書者皆極其用於天下國家昌黎韓子有曰所謂誠意正心者將以有爲也此程朱之用心也其與安定何以異哉乾嘉諸儒徒見元明以來空疏蹈襲之弊靳其過於程朱而不反其本於孔孟取漢儒詳氏鄭氏別爲職志專以所謂名物度數文字訓詁者爲治經之法謂之漢學其致思博辨閎有以補程朱所未備而趨和成習涂轍日分以摭拾纖悉長其浮薄之氣以記間涉猶恣其夸大之私堪凡記人所以作

經垂教之意與學人所以有取於經以爲修己治人之事一切謂之空言而自命爲實事求是用力益勞取義反狹立言愈繁爲用蓋寡聽何其謬於道歟且夫春秋之時聖人之道蓋嘗明矣當其時六經之書皆孔子所手定及門諸賢既得所依歸又各以其學教於四方彬彬如也及老聃莊周首爲非聖無法之說其意主於離經而畔道以取勝於孔子而蘇秦張儀孫臏吳起韓非商鞅申不害之徒相繼並起爭爲張皇繆繞之術以售其揣摩投合之私汪洋恣肆詭變百出而皆無當於人心盡求至於秦而其時諸侯固已苦其紛紛矣至始皇以詐力兼并天下自謂功德邁於堯舜其臣李斯趙高輔之以剛戾刻深遂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法墮蕩而滅除之燔六籍阬諸儒造千古未有之變漢興老生宿儒頗復收拾遺經又各以師授自立異同而皆未能深明聖人之道以正一時之人心至其中葉佛教遂入中國而唐虞三代之天下一變爲秦漢之天下至於今不復反豈非謬於經者之悖於事其爲禍必至於是哉夫戰國之士意主於畔經而謂經之爲道不足以治天下今日之學名託於尊經而使經之爲用不足以治一身其言經不同要其以經爲無用則一也夫以經爲無用則功利浮淺荒誕不經之說必日大用於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知秦政斯高之禍不必再見於後世然其尚兆固已伏矣有天下之慮者烏能無思也哉楊君

既爲祠以祀二先生又將本經義治事之意別爲條教以淑書院之士是非徒表章二先生而已蓋將修明安定之教其所見甚大爲慮甚遠而予又竊喜永嘉經制之學將藉是以復興也故反復言之以爲之記時光緒十二年丙戌瑞安孫衣言書於城北寓廬

贈敘

吾浙東之台州自宋元豐元祐間徐八行先生傳安定之學以儒林隱逸卓行三科備於一身其子隱君先生世其學以誠敬爲本以廉節爲體而以行善澤物爲用朱子表章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以道學傳于古推之於是南宋及元台郡績學之士肩背相望皆本二徐先生之教躬行實踐不失尺寸縑至　國朝乾嘉以來魁儒接踵而臨海與黃巖爲尤盛吾友定甫侍御方聞博洽炤映朝序實本其　尊公鶚谷先生之家學由宋儒之眞積力行推至於漢儒之實事求是蓋趨受庭詁濡染充溢發爲文章有由然也先生以高材生久次不第經明行修爲諸

昌學喜嫉善之行圖弟之澤不可勝書嘗葺二徐之墓建祠宴田歲修祀典至鬻產以繼其事蓋欲一邑之士推之一郡皆率二徐篤實忠恕之心詹仰景行蒸蒸蔚興以爲　國華尤願侍御以直節偉材發揚　先生之教將見徐氏之詩書六世不足詩於前君家之四世五公不難繼其盛是則　先生之志也夫

新建宋高士二徐先生祠頌

同歲生楊定甫太史以二徐先生祠圖記寄晬余既受而讀之竊惟梅谿片壤自紫陽闡微阮公蒐採廢墜樹碣表阡雖樵採有所而肹敬蓋闕今　司訓公承東甌之正學儀宗邑之哲人闢萊建宇肅瞻几筵企彼前徽詔茲來學甚盛意也昔子玉鏤辭於文學伯階灑翰於樊渠正誼流惠方茲云貌猶且沿世並作相繼於時光茲令舉可使寥闊不揆冗西聊掛斯義頌曰

宋高士俯梓仰橋龍潛初德鳳斂九苞黃裳黃韜美白眞謝招遂開台學水長山高谷蘭在幽貞璞藏嶼不有紫陽馨香孰薦愛同季隴鳥無魯殿不有　司訓几筵孰奠樵土築基築水眠地階宇既崇榱桷特麗眞定玉和溫節金粹爲沆爲瀣陳鄭陪位周行腰設大雅輪扶道域津逮賢關構櫨千載如接一堂不孤鯨鏗應石麟鼓苔桴有爲若是

跋

右修復二徐先生祠墓錄一卷事蓋始於乾隆五十九年百嚴楊先生至光緒六年鶩谷先生創立二先生祠然後先濟美與夫高山景行之思皆無遺憾其爲詩歌文字以永之者賡續不絕而瑞安孫先生之言尤有關於天下之故云又後十二年彝黍奉使行部至天台晤定甫侍御以此錄相示且命爲跋今按八行之詔雖出徵宗其時實蔡京當國故厚齋王氏直以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爲姦臣不學當時委羽山之行蓋唯恐爲京所羅致爾不然則眞定先生私淑安定固嘗應徵召至京師矣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謂八行之科不可應不將高於孔子乎哉率臆鑿測輒欲求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未知衹有是說否謹以諗定甫請更質之孫先生以爲何如也壬辰九月括蒼舟中揚州陳鱣

詩

翁同龢

邱壠非吾道江山自炳靈洗碑三版見判牒萬人聽台學從茲啟時賢未敢銘側聞橫舍闕匪獨蔡猗亭

考亭題墓後繼軌者誰與獨有楊夫子蘭然此卜居宏編赤城志先令碧泉書五百年遺澤流風足起予

有宋眞儒出東南質行多從來高隱士足稱直言科出處關朝局堅貞挽俗波傳家務忠孝默省意如何

洪良品

四山蔥鬱園空翠三尺豐碑皴蘚字泗泉匯竹洗高風古木寒嚴森道氣浙西大隱酣臥廬前唯嚴光後二徐東甌道學衍一脈紫陽下拜停軺車孤山祠堂薦秋菊梅谿隧

詩

我詩一首圖一紙表彰先賢式鄉里道學東甌說二徐遺

祠落落歲久圮儀徵相國會好事摩抄碑碣尋墓址祠堂

未得嚴觀瞻行人屢拜秋草裏有楊先生宗宋儒兒兼氣

誼同桑梓前人典則後人型聞風頑懦足興起憶昔趙氏

稱昌期周邵隱居井芳蹟不聞講學維生徒時獨蘇湖盛

桃李太學蘭漸染泗閒衣冠盡識從胡氏經義治事分兩

齋欲以儒術佐上理徐家父子已再傳我我志節尚不仕

吾心要自有廣廈豈徒臨流效洗耳固知高人風教長暨

儒一經安足擬方今宋學漸禰祰用詐力相驅使虔經

高閣如束筍異事駭新競淫技七雄五季亂未極商古變

局從今始誰能既倒迴狂瀾用夷變夏彼哉彼先生憂世

無斧柯廣文一官冷於水宋世祠堂倘可請經師何難繼

前美從一方推化天下義娥當空魑魅徙及身不用待啟

後報國文章有令子胡氏一門生七賢詩書照耀媲前史

郭階

淵源衛可強之同學案當年太鑒空八行何嘗妄定識卻

言北面事胡公

平陽剛健如皐實臨海中衢設酒尊鼎峙三峰俱造極江

河五子此星源

徽國東甌詠二徐楊公父子世經畬木天木鐸持南北宦

守師傳一古初

新建二徐先生祠堂記
有宋高士徐眞定及温節先生父子隱居臨海百歲山力
辭徵辟實傳胡安定之學以授鄉人數傳至杜清獻乃大
顯殁葬山中梅谿之原石克齋爲墓志紫陽朱子行部浙
東親拜墓門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載在
宋史台學之盛與金華永嘉竝傳自先生開之也邑故有
三賢祠祀眞定及上蔡水心郡城廣之爲七賢祠緜歷久
遠傾哆弗治嘉慶庚申阮文達公蒐訪台州金石乃得先
生之墓大書深刻而祠宇未復承學之士黯然念之庚辰
春壽昌司訓楊君友聲出貲爲唱請於有司買墓旁地立
祠中奉二徐以眞定門人陳公輔温節門人鄭伯熊等配

閎壯堅緻費錢三千緡旣竣謁石乞瑞安孫先生衣言爲
碑文而屬棻記其事棻惟古者鄉大夫鄉先生有德行道
藝者退居里門講授歿而祭于社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
學皆聖賢之道故三代盛時儒術嫥壹而風俗敦龐也台
學至宋而始昌二徐父子實導其原緐明而復隆遜志諸
公乃賡其緒曩郡守劉公興復正學書院縣令孫公修立
清獻書院及九峰精舍而司訓於其鄉潞橋舉文達書院
皆月有試歲有餼復爲資興會醵金積粟以歲入餉春秋
試者有差士風烝烝有成效矣而司訓之意欲進秀髦以
安定之學仿經義治事分教法擬爲規條匋合同志藏書
田其意甚盛然則斯祠特其緐最焉千膚後之棻記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 實叉難陀 譯

圓明講堂

嘗讀顧寧人先生左傳杜解補正歎其攷覈之精邃思之審有非近世涉獵之學所得而庶幾者歲壬申承乏秀邑去寧人先生家不三百里意好古績學之士或猶能遇之者而未有以得也浦山張君邑之獨行士也好讀書治古文詞不求合於世殆韓子所謂能自樹立者今年夏出所著綱目釋地糾謬補註若干卷以相質余觀其書大致本顧氏讀史方輿紀要而穿穴史載旁推交通則心所獨得其於山川阨塞所不得詳備者而地志諸書與各郡邑志乘又多妄

之處真不啻聚米畫沙目可尋而手可按浦山其好古績學者與惜乎當世無寧人先生其人者而與之一是正也攷禾中文獻講方輿者有顧野王之輿地志近世徐善著春秋地名攷號稱博雅今輿地志廢得而詳矣敬可著書而為有力者所得不克以其名自表見余懼浦山之書有起而奪之者緣梓而行之書此以弁其首

乾隆十有八年冬十月同學弟閻中符大紀譔

援古名遂有兩地互見士生千百年後而欲據實以定當日軍事所關之要自非細心虛衷博覽編考按時按事并按其情形而證以輿圖不可也今觀王幼學之集覽馮智舒之質實謬誤不少蓋綱目本通鑑而為之也通鑑則有胡身之註頗屬精當集覽質實捨之每於地名不加詳考任意引註宜其謬矣庚嘗病之思一糾正以奔走衣食未暇也乾隆戊辰中表弟沈觀察艮思出晐所著綱目尚論編亦以集覽質實之謬屬庚改註乃取胡身之註校定得其半崑山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考訂尤詳確遂主之再
證以輿圖瞭然明矣或大書輿分註有傳訛者仍按
史改正或史文誤者則就文理酌改有圖所未及者
則據事勢情形以定至其所未詳者不註者一一補
之惟封爵之地多挂空名似無關係有不補也窮兩
載之晝夜以成時觀察已解任恐無能與尚論同梓
因別成糾謬補註兩種俾讀綱目者按事校之則於
考亭分註之深意庶幾無晦自非好摘前人之疵誠
以綱目起見有不得已者然一已固陋之識烏能悉

當又雍正乾隆間所改所分郡邑尚未盡詳則恭俟
一統志頒行改正乾隆庚午冬十月既望秀水張
庚浦山氏謹書於强恕齋

秀水張　庚浦山著
錢塘杭世駿堇圃參訂

第一卷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蔡皐狼集覽云皐狼趙邑本蔡地故曰蔡皐狼按鮑氏云蔡當作藺趙世家成侯三年衛敗我藺又武靈王曰先王取藺郭狼郭狼卽皐狼矣藺故城在永寧州西皐狼故城在永寧州西北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胡三省通鑑註以絳水不可灌平陽而謂郡縣離合川谷遷改不知文字譌誤爲尤易耳

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安王十五年

夏桀之居集覽引帝王世紀爲陽翟按陽翟故址在河南開封府禹州爲禹始封夏伯之地非邦畿也禹自受舜禪都于安邑卽今平陽府絳州安邑縣其後帝相徙居帝邱少康中興復還安邑舍此明證而云陽翟何也羊腸在其北集覽註甚明質實以爲潞安府壺關縣之羊腸坂按此則當言左不可以北言矣商紂之國古朝歌地今衛輝府濬縣西五十里之衛縣故址是也集覽引鄭元云商國在泰華之陽又引皇甫謐云上洛商也直以陝西商州當之商州乃商於與紂都何涉曰商紂不曰殷紂從建國始號也烏可因商字而云商國商州也又引劉氏言紂之國左孟門則東邊別有孟門而以爲是石州之孟門縣石州卽今汾州府永寧州更在大行之西何以左言其左孟門右大

行不過泛論河山險固不必求其實也至索隱所言在朝歌東不知朝歌東則爲大名府開州冤州府曹州焉得有孟門

齊魏會田于郊顯王十四年

高唐齊邑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四十里非今之高唐州也今之州治乃漢所置高唐縣與故齊邑壤雖接而地實非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邱十七年

廩邱本齊邑史記齊世家宣公五十一年田會以

廩邱叛入趙是也東周所保僅鞏邑廩邱安得爲周地按韓世家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邱邢邱爲溫國在聲北二十五里即今懷慶府南五十里之溫縣陵觀故址在懷慶府南七十里其地相比故並取之則邢邱爲是廩邱爲謁質實混引並不考正

趙始胡服招騎射顯王八年

至房子集覽云房子縣屬常山郡今眞定府平山縣有房山非是按房子縣故城在眞定府高邑縣與房山無涉

登黃華之上質實以河南彰德府之隆慮山一名黃華山遂引之按史武靈王遂之代北至無終西至河登黃華之上代卽今山西大同府去彰德遠甚其所登之黃華卽大同西南黃瓜堆本名黃華山也黃河在大同西其地與林胡樓煩接故欲胡服

秦楚盟于黃棘十一年

黃棘古謝國漢置棘陽縣故址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東北七十里集覽引正義云在房襄二州之

境無確據矣

秦取魏蒲坂晉陽封陵十二年

晉陽魏世家作陽晉索隱以爲晉陽正義從而是之以爲史文之誤按蒲坂陽晉封陵相連屬故秦人一時並取若晉陽爲趙地烏得與魏地並書且晉陽卽今太原府太原縣與蒲坂隔一汾州府相距數百里斷不能並取然則史文未嘗悞索隱正義自悞耳綱目未之檢故仍之集覽質實皆襲譌混註陽晉故城在蒲州臨晉縣西蒲坂卽今蒲州

封陵在蒲州南

燕上將軍樂毅至國君三十一年

昌國集覽引括地志爲曹州城武縣東北梁邱故城又引正義曰在淄川東北考核無定見矣按昌國本名昌城齊邑燕爲昌國以封樂毅漢置昌國縣故城在濟南府淄川縣東北三十五里正義是也

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二十六年

鄧質實以爲南陽府之鄧州非是此是春秋鄧國

故城在襄陽府漢水北岸若南陽之鄧雖亦鄧國地戰國時已屬韓爲穰邑韓世家秦取我穰是也後稱鄧林隋始置鄧州西陵集覽質實皆以爲夷陵不知夷陵之西陵乃峽名非邑名至三國吳廣武初始改夷陵爲西陵此是今黃州府東北之楚邑漢爲西陵縣徐廣曰屬江夏郡極是胡三省辨之亦未細考按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鄧無西陵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蓋兩事在一年之中故并書不然鄢鄧與西陵相隔甚遠恐不能一時兼取

秦拔魏邢邱四十九年

邢邱集覽據魏世家爲鄗邱又引徐廣曰一作廩邱一作邢邱而兩註之按魏世家秦拔鄗邱在安釐王十一年正周赧王四十九年再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邱懷亦當周赧王四十九年兩事在一年內拔鄗邱雖不書時必在取邢懷之後何以知之以拔鄗邱後齊楚相約攻魏魏求救於秦秦發兵魏氏復甯於是魏欲親秦而

伐韓信陵上書止之書中又有秦固有懷茅邢邱之語故于拔鄗邱雖不能考其爲秋爲冬其在取邢邱之後決矣惟是安釐王九年秦拔我懷無邢邱與秦紀不合亦差兩年蓋史文舛錯大書據通鑑未之考定也鄗邱在鳳陽府潁州東邢邱即今懷慶府溫縣按顯王十七年韓取東周邢邱後又爲魏所取故爲魏邑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邯之至中陽五十年

中陽集覽引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

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爾時屬燕按唐縣即故唐城春秋屬燕謂之陽邑左傳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是也其西北即中人亭與陽邑相距十三里史蓋合兩地而書之耳

楚納州於秦五十三年

州集覽引徐廣註爲南郡州陵縣又引括地志爲安邱縣淯于國按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東之古淯于國本春秋州國後爲杞人所有謂之杞城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淯于是也蓋至戰國無復州之名矣則徐廣說爲是州陵故城在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東三十里荊州秦屬南郡

第二卷

趙伐燕取貍陽秦王政十一年

貍陽集覽引正義謂燕無貍陽疑漁陽之譌按漁陽秦郡名戰國時尚未有閼之可也

築宮咸陽北陂上始皇二十六年

章臺宮在長安故城內宮中有章臺因名質實以爲章臺街引張敞走馬爲證非是

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二十七年

回中孟康曰在北地集覽質實皆以爲鳳翔府隴州之回中宮按始皇由隴西至北地登雞頭過回中北地郡今平涼府雞頭山在平涼西四十里平涼之東百五十里爲涇州有回中山山上有王母宮始皇好神仙故過之若隴州回中宮爲尋常宴遊地不足書也孟康說是

第三卷

王追項籍至固陵至悉定漢高帝五年

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按羽自今之虹縣垓下潰圍南走至今之五河縣東渡淮至今之定遠縣西北之陰陵迷失道轉至定縣東南之東城乃率二十八騎與漢決戰斬一都尉於是又東南走至今之和州欲渡烏江也集覽質實因和州有山亦名陰陵又有東城註遂混東城與烏江爲一處矣不知和州之東城即秦烏江亭至漢始置東城縣爾時尚未有東城之名其山名陰陵亦後人附會不足據羽分騎期山東爲三處山東之山必是

定遠東之大橫山質實因分注有四潰山三字遂
引今江浦縣之四隤山附會按羽本紀只云項王
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云云於是大呼馳
下並無四潰山三字不知分注何所據而質實亦
不細考見字卽註也且潰與隤本不同如何混引
又按和州北七十里有四潰山俗傳項王依山爲
陳四面馳下潰圍處亦是後世因之而名非當時
卽名四潰也

第四卷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 武帝元朔元年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龍城匈奴都城名也集覽謂
在上谷郡北非是上谷之龍城本名柳城晉咸
康七年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爲龍德之
地乃營宮廟改柳城爲龍城
東越王餘善反 王擊之 元鼎六年
勾章城有二一在鹽波府慈谿縣南二十五里越
王勾踐并吳後築以章覇功而名秦置勾章縣漢
因之卽是年橫海將軍所出之道也一在鹽波鄞

第五卷

築塞外城障 太初三年
盧朐質實云匈奴中地名按盧朐山名在陝西榆
林衛廢夏州塞外質實殊混

第六卷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宣帝五鳳四年
西河質實云註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則是今山
西汾州府矣汾州與古北地郡相去遠甚如何並
置屬國安北地郡卽今陝西寧夏地西河卽今榆
林衛與寧夏後衛接境寧夏衛雍正二年改設府
立子康爲濟陽王 元帝永光三年
濟陽質實註云漢初縣名屬濟陰郡後爲濟陽國
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西南按濟陰之爲濟陽
是晉所改郡名質實悞也漢初濟陽縣屬陳留郡

元帝改爲國以封康故址在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東

第七卷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哀帝建平元年

新城質實以爲咸陽之新城按新城本戎蠻子邑戰國謂之新城漢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屬河南郡若咸陽之新城本秦咸陽縣漢初改爲新城縣無復新城之名矣趙武帝元鼎六年改曰渭城縣屬秦州明改屬漢中府且地與秦州絕不相涉此欽爲成帝所封則是河南之新城非西安之新城

第八卷

臨淮琅邪及荆州緑林兵起新莽天鳳四年

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茨而食之按楚多藪澤野澤者非若雲夢大澤而必有其名質實欲求其地而不得乃註云未詳處所不自知其謬矣

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光武建武二年

湖陵質實云縣名注見建武二年本二年事何又云云按湖陵城在徐州沛縣北五十里王莽改曰湖陸

第九卷

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建武八年

略陽質實云註見晉懷帝永嘉四年檢之乃漢中府略陽縣也時隗囂據天水即今秦州略陽正當隴口入州之要害故光武聞來歙得之而喜若漢中之略陽本漢沮縣屬武都郡至後魏僑置略陽縣於此梁得其地爲武興郡直至元始置略陽縣屬沔州明改屬漢中府且地與秦州絕不相涉此略陽爲漢略陽道屬天水郡故城在秦州秦安縣東北六十里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建武二十一年

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集覽引廣志與括地志地理志諸書爲西域之天山因其一名白山也殊不知烏桓爲東夷去西域遠甚本文明曰居上谷塞外白山則山在上谷郡之塞外何得以西域之山混之按白山在直隸大寧廢衛北朶顏之南境唐志白山在五院關外大荒中是也

第十卷

罷治滹沱石臼河章帝建初三年

羊腸倉質實云坂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乃潞安府壺關縣羊腸坂也非是按羊腸倉在太原府岢嵐州嵐縣水經注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者其山亦有羊腸坂故名通鑑註極明白質實不之考故混石臼河都慮並見補註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安帝元初二年

遮詡于陳倉崤谷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其地無崤谷有箕谷溫谷恐悞一以爲崤谷也質實引河南府永寧縣之崤山去陳倉遠矣謬甚赤亭見補註

第十一卷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桓帝延熹二年

高鄉侯質實以高鄉爲縣名非是高縣名鄉侯猶亭侯按後漢書百官志列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觀下文又封小黃門八人爲鄉侯可見高卽鄗春秋晉邑漢置鄗縣光武卽位于鄗南更名曰高邑故城在眞定府趙州柏鄉縣北二十三里高鄉

侯蓋食高邑之鄉也

第十二卷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靈帝中平元年

別屯河陽以拒賊河陽按後漢書作阿陽註云阿陽縣屬天水郡天水卽今秦州阿陽故城在秦州秦安縣西北分注譌爲河陽質實不能考正而引懷慶府之故河陽縣當之相距數千里矣謬甚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同上

登土山望之按南陽府城西七里有臥龍岡岡無石皆土所云土山或卽此也若質實所引汝寧府信陽州之土雅山相距三百二十三里如何望見南陽城中

第十三卷

郭汜攻李傕傕遷帝于北塢獻帝興平二年

黃白城集覽註云屬河南郡非是按通鑑有池陽二字分注刪之蓋城在池陽縣也池陽屬馮翊故城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南二十里

帝至弘農至樂營同上

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御船到大陽
幸李樂營按本文則知獻帝從陝州之大陽津渡
河到解州大陽縣也大陽故縣在聞喜縣東與南
岸大陽津對集覽引正義云今陝州河內縣其本
末已不詳質實專指大陽津則上下情事益不明
矣蓋不知有大陽縣也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建安元年

查瀆質實註查瀆在寧波府定海縣東北非是在
紹興府蕭山縣西南吳越日查浦

益壽亭侯質實云壽亭疑是縣名謬甚按亭侯漢
列侯爵詳見桓帝延熹三年

呂布復攻劉備建安二年

白門樓集覽註白門徐州城門名引陳后山詩只
有青樓與白門爲證非是按白門下邳城南門也
下邳即今淮安府邳州西距徐州百八十里時布
屢敗還保下邳曹操乃引沂泗灌城沂水在邳州
城西一里泗水在邳州城南二里以本文推之何
得云徐州況徐州只有泗水並無沂水

第十四卷

馬超入涼州至漢中建安十八年

姜叙屯厤城質實引山東濟南府厤城縣而云註
見宋文帝元嘉七年謬極蓋涼州去山東甚遠也
按厤城故址在今鞏昌府成縣西即建安城也通
鑑註云去仇池一百二十里

魏王操出斜谷至漢中建安二十四年

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北山質實因階
州臥龍山一名北山遂引之今以地之遠近考之
不能合也按漢中府鄠縣有太白山在縣東南三
十里太白終南名雖二實則一山綿亘故太白山
在鄠內名南山在漢中名北山則此北山即太白
矣維時操出斜谷谷在鄠縣西南三十里谷與山
相距七十里故忠欲取所運之米若階州之北山
相去六百餘里又在漢中西操之運米豈有反由
西路而遠轉也

魏師攻濡須別將至引還後主建興元年

襄中洲質實云中洲有二處一在長沙府瀏陽縣一在郴州城東郴江中按所引二處皆在湖南與事在江南廬州府者無涉此中洲即廬州府無爲州之羨溪亦名中州

丞相亮討雍閼至四郡建興三年

益州郡今雲南府按漢武帝平滇開置益州郡又於蜀郡兼置益州三國時蜀郡爲漢所都閬所叛乃雲南之益州也集覽云古蜀國質實云注見蜀非是

第十五卷

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 建興六年

〔爲疑軍據箕谷〕集覽質實皆以漢中府褒城縣之箕山當之按箕谷明明兩地奚容相混箕谷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四十里去郿縣蓋百餘里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 建興七年

〔陰平〕質實云註見獻帝初平四年則是淮安府沭陽縣西北漢陰平縣故址集覽以爲邳州蘭陵縣之陰平村二說皆非淮安府爲楊徐地去雍凉邊徼遠矣本文先書武都郡即今鞏昌府階州烏得混淮安按陰平漢武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北部都尉治焉在階州南二百十里即今文縣

〔南谷口〕通鑑註本明而質實云未詳處所又引臨洮府渭源縣之南谷山當之謬甚按褒斜道南口曰褒谷之口也西南百餘里即沔縣定軍山在焉爲忠武侯葬處魏延據南谷口逆擊楊儀將軍何平叱散士卒延走漢中僅六十里也若渭源之南谷山迂廻千有餘里忠武喪還安得由此延亦何爲據以逆儀耶〔追至赤岸不及而還〕質實既以赤岸爲未詳又以爲漢中府城西赤崖通鑑無註紀要亦以爲赤崖余未敢信也按忠武侯屯漢中時置

郡名今西寧凉州府去漢中極廻遠入漢中者萬不能由此魏將之議豈誕妄至此通鑑註云恐當作武都否亦疑而不敢定試以地之遠近按之不必疑也武都即今階州於時署陽縣屬武都由此入漢中亦一道也又其地有陰平道後來鄧艾入蜀處故魏將廷議及此欲一舉以取署成蜀耳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 至斬之 建興十二年

沔府渭源縣之南谷山當之謬甚按褒斜道南口曰褒谷之口也西南百餘里即沔縣定軍山在焉爲忠武侯葬處魏延據南谷口逆擊楊儀將軍何平叱散士卒延走漢中僅六十里也若渭源之南谷山迂廻千有餘里忠武喪還安得由此延亦何爲據以逆儀耶〔追至赤岸不及而還〕質實既以赤岸爲未詳又以爲漢中府城西赤崖通鑑無註紀要亦以爲赤崖余未敢信也按忠武侯屯漢中時置

庫於赤崖以儲軍資又當與兄瑾書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與伯苗緣崖相問而已據此則赤崖爲漢中要地懿若追至此而不及忠武侯之喪自必拔取漢中豈肯便還又況於時魏延方走漢中儀遣將擊殺之亦非無兵以禦聽其自來自去也余故謂赤崖決非赤崖大抵城固縣之赤上坂亦名赤崖故相混耳城固縣屬漢中府赤土坂在縣北百三十里時忠武與懿相距于鳳翔郿縣之五丈原南去赤土坂約三百四五十里懿之追蓋亦不過五六程也按圖以考可無疑矣

魏復立崇華殿建興十三年

穀本質實引一統志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七十里源出熊耳山下過峭底經韓城流入洛明一統志據各省志原未經考覈不足爲憑按穀水出河南府澠池縣馬頭山穀陽谷東麻故洛陽城東廣漠門北又東南出上東門外石橋下會于洛此魏晉以後之穀水也酈道元所謂今穀水是已若質實所引與本文全没交涉

帝如澠觀汶水旬日而還建興十四年

如澠觀汶水集覽所註澠縣汶縣全不明白質實云澠縣屬漢州故城在成都府東北百二十里汶江在成都城南七里然則澠與汶南北相背則如澠觀汶不能講矣按澠卽漢澠氏道在成都府茂州西北汶水卽汶江在茂州治西王谷云汶江自徼外來繞汶川郡西北而南出極目可百里按此則汶水此爲最大故可觀若成都南七里之汶江實鄙江爲大江支流亦名汶江質實離澠註汶故引之由于不察也茂州在成都西南四百五十里

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延康元年

懿趣襄平進至首山質實云首山註見漢武元鼎四年檢之乃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謬極按首山在遼東襄平之東分注趣襄平進至首山則首山在襄平之外夫人知之也質實豈真不知偃師之首陽山與遼東渺不相屬故不敢明註而云註見某年此類甚多

第十六卷

姜維伐魏至而還 延熙十八年

泰曰維若東向據櫟陽集覽謂櫟陽故城在臨潼縣通鑑註以爲泰所言畧陽也蓋史文悞爲櫟陽集覽以爲臨潼不顧道路之遠近阻違矣畧陽在秦州秦安縣東北

姜維伐魏 延熙二十年

長城成名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三十里時維出駱谷關詣盩厔百二十里故望與艾據長城拒之

集覽質實皆以爲方城山引屈完對齊侯方城爲城語爲證方城在今河南許裕二州境爲魏之內地豈有拒維于盩厔而反在內地況隔一武關也

姜維伐魏洮陽不克 景耀五年

維攻洮陽鄧艾與戰於佚和破之洮陽在陝西洮州衛西南卽臨潭城亦謂之磐城漢建武三年羌攻臨洮帝遣馬防耿恭救之諸羌退衆洮陽卽此

集覽質實皆以爲廣西桂林府全州之洮陽縣然則下文與戰佚和如何接佚和本侯和之譌今洮州衛東有侯和故城爲維戰敗處省中在洮州衛西南卽諸羌中沙漥之地集覽謂在金城郡亦泛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同上

姜維表遣分護陽安關口 質實註陽安關在成都府東一百五十里非是陽安關卽陽平關後主改曰陽安在漢中府寧羌州東北九十里以地爲要害故維表遣分護駱谷 見補註

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 晉武帝咸寧二年

麻陽長上言麻陽山石印封發 麻陽郡今和州麻陽山在州西北一名石印山卽孫吳時石印封發也質實引以爲據按三國志孫皓天璽元年鄱陽太平逼鑑註亦云鄱陽郡無麻陽縣有麻陵縣陽當作陵今饒州圖經亦載鄱陽麻陵縣有石印山

索頭拓跋力微死 咸寧四年

封其弟爲亭侯 質實註亭縣名殊謬按亭侯猶鄉侯也詳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第十七卷

龍見武庫井中太康六年

武庫質實云註見漢景帝三年漢景都長安晉武都洛陽如何可混晉武庫在今河南故洛陽宮內

晉陽氐楊茂搜據仇池惠帝元康六年

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質實云羊腸坂名註見周安王十年則是大行山之羊腸坂也非是按本文但極言仇池地險峻故云羊腸蟠道非名羊腸也

第十八卷

漢復勉洛陽北宮純擊敗之懷帝永嘉三年

潁川郡本治禹州晉徙治許昌即今河南許州質實猶以爲禹州非是

代公猗盧攻晉陽至敗之永嘉六年

曜敗夜踰蒙山而歸猗盧追戰於藍谷蒙山在晉陽西北五里藍谷即蒙山之谷質實以平定州亦有蒙山遂引註之按曜與猗盧戰於汾水之東中劉踰蒙山而歸猗盧追戰於藍谷故知爲晉陽之蒙山也若平定州之蒙山則與境無汾水山亦無

藍谷通鑑註曰蒙山跨晉陽石艾二縣而不及平定州則平定之蒙山又一山矣尤足以證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藍谷見補註

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同上

省中集覽以爲西南羌地乃姜維屯兵處在洮州衛去江陵甚遠且其時爲後秦地非晉所有安得爲荊州都督駐劉通鑑註此省中蓋在扈陵之東按扈陵故城在荊州府公安縣西二十五里省中扈陵中之小地名也

張駿遣兵攻趙至南地成帝咸和二年

振武質實云註見唐憲宗元和八年及檢之又云注見秦王政三年再檢之乃太原府之雁門也與張楊所爭之地差數千里有何關涉且雁門郡即今代州只有廣武並無振武按振武故城在莊浪衛與令居故城相距四百十里莊浪衛雍正二年改設平番縣屬涼州府

溫嶠以陶侃入討峻至赴難咸和三年

郗鑒築大業曲阿陵亭三壘以分峻兵勢集覽謂大業在京口陵亭在吳興悞于太遠何以相應質實謂俱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三壘並列何以分峻兵勢又悞于太近按大業在句容縣北曲阿卽今丹陽縣治惟陵亭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至其衆同上

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從白石南上白石質實以爲汝甯府信陽州之石城山大謬按石城乃羊叔子鎭荆州時所立故址在今湖北石頭在江南地隔洪濤步兵何能上此白石在今江甯府北覆舟山東

趙石虎自爲丞相魏王至而死咸和八年

以姚弋仲爲奮威將軍居灄頭質實以灄頭爲漢陽府灄水口按漢陽猶屬晉地灄陽城爲陶侃周訪往來駐軍之所姚弋仲安能居鎭此灄頭在真定府棗强縣虎遷建魏臺質實云魏臺在大名府魏縣界蓋魏臺本無實地質實因縣名魏又與臨漳縣故鄴都相隣其後石虎建都於鄴故臆度附會之按分注虎以蒲洪爲龍驤將軍以姚弋仲爲奮威將軍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其時虎尚未遷都所云還是還平陽非還鄴也其云建魏臺蓋虎自爲丞相魏王乃立臺以自署官屬故云如輔漢故事非若黃金銅雀等各有其所也質實必欲以地實之誤矣

第二十卷

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咸康五年

移鎭石城質實以爲汝甯府信陽州之石城山大謬按石城乃羊叔子鎭荆州時所立故址在今湖北石頭在江南地隔洪濤步兵何能上此白石在今江甯府北覆舟山東

趙人入寇攻沔南及郪城陷之同上

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擊敗之石城在安陸府詳見上安陸卽晉時竟陵郡集覽註謬

詔議經畧中原至伐趙康帝建元元年

石頭倉雖亦在江甯府石頭山然另爲一城非石頭城也質實注混

趙攻涼州至破之穆帝永和二年

宛戍都尉集覽質實皆以宛爲南陽郡宛縣蓋忘

其事在涼州矣按漢武帝太初三年伐宛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其置都尉戍防大宛自漢已然矣故城在今涼州府東北

第二十一卷

大司馬溫帥師伐燕至于燕帝奕太和四年

鑒鉅野三百里引汝會於淸引舟自淸入河集覽云汝水源出弘農盧氏縣質實云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亦是指河南之汝水也按河南之汝水距山東鉅野縣約千里與三百里之說不合且隔一

黃河如何引與淸會考晉書是汝水非汝水乃分注鐫刻之譌何可附會東澗質實云水名在河南府盧氏縣認作瀍澗之澗矣按東澗地名非水名在歸德府睢州東北三十里今爲澗岡集湖陸林渚並見補註

大司馬入朝至卽位簡文帝咸安元年

新安質實云註見楚義帝元年乃河南府之新安縣也時河南府爲趙地非晉地此是孫吳新都郡晉改爲新安今徽州府

謝石謝玄等大破至長安孝武太元八年

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質實云洛澗二水名引洛陽之洛水澗水當之事在江南廬鳳間而遠引河南府之洛澗謬矣此是鳳陽府之洛河出定遠縣之靑河澗西北流入懷遠縣注于淮謂之洛澗水經注洛澗北歷秦墟下注于淮謂之洛口涼馬臺見補註

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大元九年

新城質實云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武州塞蓋以大同府之朔州故塞晉改新城也按紀要無改新城事且朔州非慕容垂所有何能趨之此新城卽廣平府肥鄉縣東南之新興城垂攻符丕于鄴分置老弱於肥鄉築城以置輜重名新興城既而圍鄴久不能下故解圍趨之也大書新城省文也通鑑註亦明

第二十二卷

劉牢之進兵至鄴至而還太元十年

追至五橋澤在順德府廣宗縣質實引開封府

陳州西南之五橋按木文牢之至鄴燕王垂戰敗北遁牢之追二百里至五橋澤則五橋澤在臨潼縣北明矣何得反引大河以南三百里之陳州當之況澤與橋本不同

河北州郡復降于秦同上

歷城苻定既徙治歷城因自稱仇池公後又稱隴西王則歷城斷非濟南之歷下矣而質實猶仍前謬不顧文義矣此歷城在今鞏昌府成縣西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仇池在成縣西北鞏昌即秦隴

西翟

張大豫起兵攻姑臧太元十一年

魏安質實云魏安縣名未詳處所此類地名極隱僻宜其未詳而云縣名則又妄作解事矣魏安蓋郡名也即漢揩次縣屬武威郡故址在甘肅莊浪衛西北揩讀胥次讀咨三國魏謂之且次晉志謂之揖次後魏始置魏安郡魏收志揩次縣屬昌松郡後又析置魏安郡晉書以揖次爲魏安者書成于唐故誤以後魏所置郡言也

質實謂在秦州去三輔遠矣

西燕主永及燕戰敗績太元十九年

出壺關滏口沙庭集覽質實皆注云滏水口不知此滏口即滏山大行山之第四陘也沙庭壺壁並見補註

禿髮烏孤徙都廉州太元二十年

廣武趙振質實云廣武注見漢王邦四年則是開封府鄭州河陰縣之廣武山項王與漢王相臨而語處也又山名非郡邑何云廣武趙振按廣武郡

爲前涼張寔所置在陝甘蘭州西百二十里詳後

安帝隆安二年嶺南五郡

燕主垂襲魏至寶主太元二十一年

燕主踰青嶺經天門青嶺卽恒嶺北嶽恒山也詳補註天門今爲倒馬關在眞定府定州西北大同府廣昌縣南質實以天門爲太原府之天門關反轉而南則不必踰青嶺矣平城魏都在大同府東燕昌城見補註

魏封爾朱羽健于秀容川安帝隆安二年

秀容通鑑註曰此北秀容也秀容之名南北易混不可不細考按慕容垂伐西燕西燕主永求救於拓跋珪珪遣兵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此山西遼州之秀容山也河卽濁漳魏收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又立秀容軍于汾水西徙北秀容胡人居之此南秀容也肆州卽今太原府忻州在府東北六十里又按爾朱兆傳秀容酋長爾朱羽健拓跋珪以其從征晉陽中山有功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且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爲封邑羽健曰北秀容既在劉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珪許之此朔州之北秀容也在太原府北四百九十里大同府西南二百餘里維時拓跋珪都平城故云劉內此南北兩秀容之皎然者也其遼州之秀容山係屯兵之所偶然同名不可與忻州相混質實所註全無分曉細閱魏志再正輿圖方明白又南秀容在忻州西北百里而忻州亦曰秀容則隋開皇中所置非古秀容也考古者不可不辨忻州雍正二年改直隸州

南涼取嶺南五郡同上

嶺南質實引張九韶云嶺南嶺嶠之南豈不混入兩廣耶五郡則云河西五郡以河西接嶺南鳥能合通鑑註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按洪池嶺涼州之大山西平郡卽今甘肅西寧府樂都郡故城在西寧西北二百三十里湟河郡前涼所置卽今故廓州城在西寧南百八十里澆河郡故城在廓州達化廢縣西百二十里廣武郡晉張寔分金城郡之令居枝陽永登

三縣置廣武郡故城在蘭州西百二十里廉州僑

海並見補註

通鑑綱目釋地糾謬卷之二終

秦王興攻魏至死之元興元年

姚平退守柴壁魏軍圍之興救之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興必從汾西來直臨柴壁汾東汾西質實云註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檢之則泛言汾水原委與當日行軍用地全沒交涉蓋此汾東汾西爲沙羨縣治亦悞按沙羨漢縣卽今武昌府江夏北魏版圖耶偃月壘亦名却月壘在漢陽府治北二里與魯山城相對後漢末黃祖所守處集覽質實皆云廬州府濡須塢謬甚通鑑註云偃月壘後

專主曲沃言方與柴壁閧要柴壁在平陽府西南六十里汾河西曲沃縣在平陽南百二十里汾河之東與從陝西來必經曲沃境而達柴壁故安同所測如此乾壁柴壁天渡皆見補註

桓振襲江陵至不克元興三年

靈溪無息欲直趨江陵道規欲以計縻之無息不從振逆戰于靈溪則靈溪爲入江陵所必由之路明矣質實引廣東韶州府之靈溪謬極江陵今荆州府東十里慕容備德都青州女水卽在境內所以

縣地在大江南岸

燕王熙與其后符氏遊白鹿山同上

白鹿山卽白狼山在今奉天府質實引太原府孟縣之白鹿山名雖是而地實非蓋燕都龍城爲遼西地其轄者右北平昌黎等郡何得同后遠至西燕敵國之境也

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立義熙元年

汝水竭通鑑註汝當作女按女水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十里慕容備德都青州女水卽在境內所以

惡其竭也又義熙四年書汝水竭滻水不冰滻水亦在臨淄西故並記之爲南燕之災異若河南汝州之汝水滻池縣之滻與南燕何涉史亦何爲屢書不一書也史蓋因女汝字逼誤加水旁耳質實引河南故稱河南質實以爲洛陽蓋亡其事在西秦矣

燕王熙襲高句麗不克義熙二年

燕王至陘北集覽質實皆以爲井陘之北按燕都龍城在遼西地襲契丹于潢水黃龍間更入于北矣何得反南涉真定府之井陘通鑑註陘北冷陘

山之北也按冷陘山在今兀良哈境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義熙四年

嶺北見補註河曲黃河經靈州西爲河曲今陝西靈州守禦所北質實云縣名註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檢之乃集覽所謂河西四郡謬甚靈州所西涼地震星隕朱帝元熙元年

星隕建康質實云建康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檢閱乃江寧府之建康也果爾綱目何以不書晉而書西涼也按西涼之建康爲前涼張駿所置郡在陝西甘州府

出于滻池亦不聞名滻也益知質實之誤

第二十四卷

西秦乞伏公府至自立義熙八年

熾磐自立爲河南王按今臨洮府河州在黃河之南故稱河南質實以爲洛陽蓋亡其事在西秦矣

譚郊見補註

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至破之義熙十三年

自陝北渡河按襄邑堡堡在山西蒲州質實引河南歸德府之睢州爲古襄邑縣註之無論堡非縣

獨不見本文兆渡河三字耶紹退屯定城通鑑註引述征記定城去潼關三十里按定城故址在華州華陰縣東十里質實引汝寧府東三百里光州之故定城註之相去甚遠

南燕汝水竭同上

汝水滻水詳見義熙元年按河南府滻池縣並無滻水惟永寧縣嵀底名滻池非河也穀水澗水皆

宋討徐羨至江陵文帝元嘉二年

射堂質實云在鎮江府昔劉毅與謝晦知識校射處非是此射堂在荊州府

第二十五卷

魏河南諸軍退屯至河南元嘉七年

自淮入泗是指淮安府邳州南二里之泗水蓋彦之自水路至山東東平州則所由之淮泗當在此入口若質實所引泗水所經之地雖全而無當於事便爲閒文

魏主如統萬同上

夏主遣使約合兵滅魏遂分恒山以東屬宋此指北嶽以爲界也質實云恒山郡名若以郡言則泛而無當矣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元嘉八年

高梁亭在山東兗州府壽張縣北質實引山西平陽府之穆山縣殊謬

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元嘉九年

逐陰平太守此陰平乃晉永嘉中陰平人流入益州因僑置陰平郡以安置之寄治于蒼楊縣故城在成都府漢州質實云在鎮江府昔劉毅與謝晦知識校射處非是此射堂在荊州府

是鄧艾入蜀之陰平郡在陝西鞏昌府文縣時已屬魏非宋所有何可引註陽泉山見補註

魏主攻燕圍和龍同上

樂浪郡漢武帝分遼東地而置者慕容廆都遼西龍城僑置樂浪郡以安置樂浪流民故城在太甯廢衛西南質實云註見漢武帝元封三年則仍是遼東之樂浪本郡非此日僑置之樂浪於本事無

宋梁秦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元嘉十一年

難當克漢中蕭思話至襄陽蕭承之爲前驅進據葭頭質實云葭頭未詳處所又疑爲磎磎在山東濟南府今承之自湖北襄陽府入漢中如何能據濟南之磎磎拔水經注漢水經黃金山南東流歷敖頭舊置倉儲之所在漢中府東與安州漢陰縣西與安州與湖北鄖陽府接壤則敖頭爲承之必由之道故據之綱目爲磎水經註爲敖

雖不能必爲誰誤其非濟南之碻跋明矣

柔然寇魏不克 元嘉十六年

請太子避保南山 質實云南山註見漢文帝三年

檢閱乃西安府終南也終南去大同府二千餘里

倉卒之際奚能遠引況終南亦非可保之地蓋指

平城之灤南宮也城在夏屋黃華兩山之間兩山

皆在府南故云南山拓跋氏當晉建興初于灤水

之陽黃華堆築新平城謂之南平城故穆壽諸太

子避保于此北鎮 吐頹山 並見補註

宋領軍劉湛有罪誅至、刺史 元嘉十七年

奉辭下渚 質實疑爲投書渚非是按宋書奉辭便

下渚蓋奉辭後即便下渚也則下渚猶登舟之義

故欲讀綱目先須讀史新洲見補註

魏殺其武都王至 都王 元嘉二十年

雒谷見補註 葭蘆城 質實既云未詳又引延安府

葭州之葭蘆河以爲於此立寨茲無論地之遠近

明明是城而以爲河強云立寨是何說也按葭蘆

城在鞏昌府階州將利縣故城東南七十里通鑑

註引祝穆云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

魏盧水胡蓋吳反 元嘉二十二年

自號天台王 蓋吳立宏號以自尊原不必定依郡

縣之名按天台山名既不可以立王號又與所反

之地甚遠況山即在魏主所發三州兵之雍州尤

與蓋吳無涉質實必求其地以實之亦固矣

魏主討蓋吳 元嘉二十三年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

南循渭而西此渭北渭南指渭水在華州與渭南

縣之間者魏主必從吉州西南之采桑津渡河至

陝西界由澄城蒲城而來故欲渡渭北渭南而西至長安即今入西安府驛站也時蓋吳必營于高陵縣故曰在長安此所以崔浩云去此六十里破之南向長安不過一日也質實云渭北渭南注見漢高五年檢閱不過詳其原委及所經之地而於此之以南北言者毫無關涉猶獲生物烏能療飢

宋人大舉侵魏至 退走 元嘉二十七年

蕭斌使申逗垣護之據清口(按清口在東平州西清水自歷城由長清縣至此與汶水合爲入歷城要害質實云註見元嘉七年不過引大小二清河之在濟南者於本事絕不相關則遣將據守之意不明矣)資谷石濟(並見補註)

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同上)

馬頭郡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南二十里質實云馬頭有二處一引六合縣者一引滁州者雖皆近江南然非必由之路)

雍州參軍柳元景(至而還同上)

度峭救陝(峭山在河南府永寧縣非水也質實云峭水濟渡處峭無水惟峭底一名滷池並無峭水之名何得言濟渡越也言越峭陵也)

魏主引兵南下(至守江同上)

石頭倉城(即楚金陵邑孫權城之號石頭倉貯實貨軍器質實誰之爲二以石頭爲石頭城於倉城之爲未詳處所殊謬)

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元嘉二十八年)

魏荊州刺史(質實云註見南郡則是江陵之荊州矣時江陵爲宋地魏安得命刺史治之此荊州北魏所置今南陽府鄧州)

宋太子邵弒其君(至司空元嘉三十年)

合殿(集覽云在紫宸殿北引杜詩香飄合殿春風轉以證且無論合殿猶滿殿誤解杜詩即使是殿名亦是唐殿在西安府故唐宮內此是劉宋之西殿文帝謂之合殿在江寧府故臺城建康宮內屯兵五洲(五當作伍即伍湖因伍員而名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大江中質實謂山名非是東堂西川府巴水(皆見補註)

宋江州刺史(至伏誅同上)

詔頓西陵爲之後繼(質實云西陵註見周赧王三十六年乃湖北荊州之西陵也於會稽太守何涉按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之西與鎮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古語改曰西興鵲頭(見補註)

宋以楊元和楊頭爲將軍(孝武帝孝建二年

西秦刺史質實未詳又疑即秦州按事與地西秦當作北秦史文譌也考天水氐楊氏自曹魏時徙居仇池世附於南朝晉永和三年楊初稱藩于晉置北秦州授之至宋元嘉二年楊玄附于宋宋以玄爲北秦州刺史六年卒弟難當纂之叛宋二十年仇池爲魏所侵玄子文德叛魏圍仇池不克屯據葭蘆城二十五年魏取之二十七年宋以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至孝建二年王玄謨請以爲秦州刺史也歷考之則西秦爲北秦之譌明矣況仇

池原未嘗有西秦州之名考仇池嘗爲南秦州乃晉太和中苻秦攻楊纂纂敗降秦置南秦州與南朝無涉

宋禁士族雜婚大明五年

往往奔竄湖山爲盜通鑑註水則入湖陸則阻山依險而爲盜盜言法制太嚴或奔于湖或竄于山爲盜賊非指定一處也質實云湖山莫詳處所又引濟南府章邱縣之湖山謬矣

第二十七卷

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明帝泰始二年

貫口貴池之水入江處在池州府貴池縣城西五里質實云在銅陵縣差違百二十餘里矣劉胡逃至石城質實云石城漢縣屬丹陽郡晉屬宣城郡即今池州府通鑑註此竟陵之石城按竟陵今安陸府克江州殺子勛事在湖北劉胡本襄陽梁軍自當逃于竟陵若宣城密邇建康豈敢避此通鑑註是

魏將軍慕容白曜侵宋青州取四城泰始三年

沈韶守淮陽質實云淮陽註見周赧王十七年陳是猶以開封府之陳州爲淮陽國也不知後漢已改爲陳國劉宋爲陳郡至泰始間已入於魏宋安得遣將守之此爲淮陽郡晉義熙間所置故城在泗州東北劉休賓守梁鄒索隱曰縣名屬濟南是矣質實離而爲二以梁爲梁國鄒爲鄒平縣梁國今河南歸德府鄒平今屬山東濟南府中隔大河休賓一人如何能守按梁鄒後漢縣故城在濟南府鄒平縣北四十里無鹽團城廢薄垣苗皆見補

註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 同上
攸之至濉清口 質實離濉清爲二以爲宿遷縣之睢口清河縣之清口清河在淮安府西五十里宿遷在淮安府西北四十里相距甚遠則攸之至濉清口畢竟是何口魏兵亦從何擊之按濉清口在宿遷縣東南十里睢水人宿遷俗謂之小河至北合于黃河爲睢口謂之濉清者睢水清入黃河之濁也
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 泰豫元年
大陽蠻 黃州府蘄州西二百里有大陽城劉宋置後爲蠻所居質實以爲永州府非是
宋江州刺史桂陽王至斬之 宋主昱元徽二年
立園宅名東山東山劉勔園名蓋慕謝安之高風也質實云在應天府城東爲謝安所築非是
宋中領軍蕭道成至書事 順帝昇明元年
越郡校尉 按史越騎校尉也分註傳寫譌爲越郡質實遂以爲地名註云未詳處所又以爲越州而屬陝西寧夏今屬甘肅

引會稽當之大謬 臺岡見補註
齊以王玄邈爲梁州刺史 昇明三年
白水氏 水經注白水源出臨洮縣東南之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至陰平界民居水上者爲白水氏質實云註見文帝元嘉十九年是以漢中府之白水縣當之矣謬甚
魏遣梁郡王至伐齊 同上
梁郡即梁國後魏爲梁郡今歸德府質實云未詳又引俞朱榮所築于朔州者謬甚
魏泰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 齊武帝永明元年
秦州 質實以爲蒲坂按蒲坂今山西蒲州後魏于蒲坂置雍州東魏改秦州魏孝文世猶爲雍州未可豫引茲之秦州猶是鄜昌府之秦州

第二十八卷

魏置牧場于河陽南北 朝齊魏甲戌年
統萬城 質實云在朔方郡夏州非是按夏州本朝改爲寧夏衛後改爲府故城在榆林衛榆林今屬陝西寧夏今屬甘肅

魏敗齊師于壽陽遂取合肥建安 齊實卷永元二年
建安實云軍名註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迎鑾鎮
按迎鑾鎮之爲建安城蕭齊時尚未
有是名此建安城蕭齊所置戍守處在汝窒府光
州固始縣東距合肥不遠故得並取若迎鑾鎮在
今揚州府儀真縣密邇建康爲江左重地魏安能
卽取之
齊遣將軍崔慧景至皆死 同上

綱目釋地糾謬 卷三 十六

蔣山龍尾 蔣山卽鍾山在江寧府東北龍尾逼鑑
註築道陂陀以上蔣山處曰龍尾實云龍尾在
句容縣茅山東南四十里按句容在府東九十里
鍾山在府東北十五里相距百二十里之遠何不
一察副兒之言
齊攻壽陽 至南地同上
陳伯之防淮口傳永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
擊伯之于肥口此淮口是汝水入淮之口在潁州
東南距壽陽不過百里地名朱濟鎮肥口淮水東
至壽陽肥水來合謂之肥口在壽陽西北二十里
集覽以淮口在淮安肥口則引廬江四辨文而不
明指在某處實則混言之日淮水之口肥水之
口且詳淮與肥之原委亦何當于當日用兵之事
齊蕭衍圍郢城 和帝中興元年
漢口 沔漢與節水合流至漢陽府城北與江水會
于大別山爲漢口距漢陽僅六里實云在漢陽
府城北三十里非是石橋浦 加湖 同上
齊浩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加湖並見補註
蕭衍圍郢諸將議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是
條下分注蕭衍云若併兵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
必阻糧運不通何以持久又云郢州既拔席卷沿
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集覽實見兩條皆以郢
州與西陽武昌並言故於西陽則註之而於郢州
與武昌並不敢註蓋以郢州卽武昌也不知郢州
爲劉宋所置隋改鄂州直至元始改曰武昌卽今
武昌府也此武昌乃秦之鄂縣三國吳改曰武昌
縣在今武昌府東百八十里渡江卽爲西陽所以

西陽武昌並言西陽故城在黃州府東南爲三國重地至若魯山尤爲要害集覽質實亦皆不註因晉安帝元興三年之魯山既註爲汝州魯山縣此魯山與鄀州對言亦知非汝州之魯山故不敢註也按魯山是城名在漢口爲六朝戍守要地此類地名于兵事尤爲緊要正以見用兵方畧故不可忽巴口見補註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至敗績同上

赤亭城在黃州府麻城縣東南其地有赤亭河質

實謂在岳州府華容縣南三面臨水大謬建安城在汝寧府固始縣東爲蕭齊戍守處質實謂建寧劉宋郡名治石首縣在荆州府大謬

丞吉猶請代父死梁主赦之梁武帝天監二年原鄉在湖州府孝豐縣東質實云在長興縣東南孝豐在府西八十里長興在府西北七十里相距二百五十里何可拉入長興

通鑑綱目釋地糾謬卷之三終

梁遣臨川王宏至洛口天監四年

次于洛口此洛口乃洛澗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南七里質實云注見漢高后三年則認作洛陽之洛口矣維時魏都洛陽兵薄京畿而猶得以常詞記之耶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天監五年

梁城質實云在徐州碭山縣東非是在鳳陽府西南九十里亦曰南梁城

魏遣中山王英等城同上

梁王茂取河南城質實云河南城註見宋主昱元嘉元年檢之乃通引河南全省諸府歷代沿革然則王茂所取者畢竟是何城豈通省之府皆取耶若專指洛陽之河南府則魏都也魏不覆亡耶謬極

拔河南城乃劉宋僑置于沔北者故城在南陽府新野縣東北五城東陵羊石固城皆見補註

魏徵邢巒還至鍾離同上

孤山質實云孤山有二一在廬州府巢湖中一在徐州城西北九里按徐州無孤山而廬州之孤山又特立水中不可以屯兵禦敵此孤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南

梁將軍曹景宗至鍾離天監六年

陰陵大澤陰陵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大澤卽陰陵地之大澤故下文接云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

質實引徐州豐縣北之大澤相隔數百里敝方急師以救鍾離豈有將達其地而反迂遠其途也滅水梁城並見補註

魏懸瓠叛至取之天監七年

司州刺史此司州是劉宋置于義陽郡卽今汝寧府信陽州質實以爲曹丕于洛陽所置之司州獨不思梁天監初後魏已遷都于洛陽梁亦何能命刺史治之鮑口義陽並見補註

梁以張稷爲青冀刺史天監十年

靑冀刺史見補註梁秦刺史梁州秦州在劉宋時已皆治南鄭齊梁因之故刺史兼領二州南鄭縣今屬漢中府附郭質實猶分漢中天水兩郡謬矣

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鳴天監十二年

恒州北魏孝武遷都于洛改置恒州于代郡舊都質實因常山郡初爲恒山郡遂引以註恒州謬矣

凡恒朔恒肆並言者皆恒州即今山西大同府恒冀恒鎭並言者乃恒山郡今直隸真定府

魏立阿那環爲蠕蠕王普通元年

洛水橋質實云註見漢高后三年檢之又云註見漢光武建武三年再檢之不過泛述洛水之源流於橋宅不相涉按洛水橋即天津橋在河南府故洛城西南

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普通五年

按狄城僊城進屯黎漿質實于僊城黎漿註云未詳處所而于狄城云註見秦二世元年蓋指春秋長狄所居之地今青州府高苑縣之故臨濟城謬極狄城在壽州霍邱縣東南與僊城相連皆後魏

戍守處曲木檀邱僊城黎漿司吾城秦墟皆見補註

魏營州人就德與反至不克同上

營州質實云後魏所置故城在保定府安肅縣非是按安肅之營州爲後魏孝昌中因營州陷永興二年置南營州於此領昌黎遼東建德營邱樂浪五郡皆僑郡也此營州正營州也在直隸大寧廢衛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伯至皆平普通六年

莫折天生軍黑水蕭寶寅軍馬嵬質實于黑水云未詳又引漢中府城固縣之黑水此與馬嵬相拒甚遠何復引之按黑水出盩厔縣南山黑谷馬嵬在與平縣本接境所以延伯度黑水即直抵天生營也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同上

鄭城在潁州潁上縣南集覽質實皆云開封府鄭州按開封之鄭州本屬河南郡後魏置滎陽郡至後周始改曰鄭州則梁時尚未有鄭州之名況史

文明曰鄭城何得以鄭州當之

第三十一卷

魏高歡立渤海太守（至）廣阿（南北朝梁魏辛亥年）

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仲遠既與兆合兵攻歡則陽平去廣阿必不遠歡故聞之質實註陽平見漢後主建興五年乃漢中府寧羌州之陽平關也廣阿故城在今真定府趙州隆平縣與寧羌相距數千里絕無交涉歡亦何所忌而用反間也此陽平縣名漢所置故城在東昌府莘縣西南七里西北距隆平縣約三百里

第三十二卷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至）其軍（梁魏甲寅年）

直據平原質實云平原郡名註見梁主禎明二年檢之則又云此非郡名是平野何矛盾也此平原實爲郡名爲後魏所置治陰盤縣唐天寶初改曰潘原故城在平凉府東四十里何可與禎明之平原類觀按通鑑作平凉尤直捷

魏獨孤信克荆州（至）奔梁（同上）

梁修長干塔（同上）

梁主修長干寺阿育王塔蓋長干寺中有阿育王塔故大書直曰長干塔質實分而爲二註云長干寺在應天府阿育王塔在鹽波府阿育山中廣利

寺內似謬按釋典藏經阿育王一夕造八萬四千塔以藏舍利子命疾疾鬼徧佈于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中國祇有一塔在寧波府阿育山中然則質實非謬蓋修長干寺修阿育王塔爲兩事大書合之耳又按梁武本紀無修阿育王塔事不知分註何據俟再攷

東魏遣兵圍魏金墉至引還梁魏戊午年

穀城此穀城在河南府北十八里故侯景欲整陳以待其至本文甚明質實以穀城爲山東兗州府之穀城山謬矣

魏長安亂至平之同上

分注並無安定二字質實註云安定郡名豈以陸通所言賊逆謀久定安可輕也而誤以定安爲安定耶然定屬上句安屬下句萬無可誤質實雖粗諒不至是因文中無安定字不得不疑其誤指此也

梁交州李賁至討之梁魏丙寅年

高州刺史質實云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高涼檢閱乃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事在交廣而引山西之邊邑又以邑爲州不察甚矣按高州即今廣東高州府

東魏築長城于肆州梁魏癸亥年

西自馬陵集覽云馬陵注見周顯王二十八年是以大名府元城縣東南之馬陵道也按肆州即今太原府忻州大名在忻州東不當云西自馬陵此是馬陵戍在太原府靜樂縣北縣在忻州西故云西自馬陵

梁遣兵討李賁敗之梁魏乙丑年

蕭勃會暹于西江質實云西江未詳處所又引廣東南海縣境內之西江是矣而未的也按廣西黔桂鬱三水至廣東肇慶府城南名西江口爲入廣西要路勃暹所會正此地也若南海縣之西江則爲下流將入海矣嘉靈城見補註

玉門後魏所置郡名在肅州衛西質實以爲玉門關謬以千里矣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梁兩魏丁卯年

侯景執豫襄廣州刺史大書以河南降魏則豫襄廣三州皆爲河南地質實以豫州爲壽春以襄州爲襄陽以廣州爲廣東之廣州府壽春卽今壽州隸江南襄陽隸湖北若廣州府則遠在嶺南於當日之河南更渺不相涉景安得與豫襄同以之按豫州後魏所置今汝寧府襄州亦後魏所置今南陽府裕州廣州亦爲後魏所置今許州襄城縣三州已入于梁景復以之降魏也

侯景復以河南至援之同上

司州刺史質實註引三川是洛陽也按洛陽之司州屬東魏此是信陽州之司州見補註

第三十三卷

東魏求成于梁梁兩魏戊辰年

閭闔門高歡遷魏主于鄴建南城居之又建宮城于南城內正門曰朱雀其內曰閶闔集覽泛引楚詞及司馬相如賦而于鄴宮毫無涉徒費筆墨以繁卷帙殊無謂

梁臨賀王正德叛至禦之同上

板橋浦在江寧府西南三十里集覽引曾景建詩而不著實地處所無謂

侯景陷梁臺城至司馬梁兩魏己巳年

景遣柳仲禮歸司州此司州爲梁所置南司州今湖北安陸府質實云註見成皐維時成皐之司州已沒於東魏非梁所有太陽門太極東堂並見補註

梁岳陽王詧至湘州同上

新興太守質實云新興郡名註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是以太原府忻州當之也時忻州屬東魏梁不得命二千石守之此新興郡乃江左僑置於南郡治廣牧縣故城在荊州府西北

梁湘東王繹至救之同上

三荊質實謂卽三楚引輿地志江陵爲南楚彭城爲東楚謬極時江陵彭城爲梁地若吳郡尤屬內地魏亦何能以楊忠都督其軍按三荊皆魏地詳見梁魏甲寅年

侯景陷錢塘至大連同上

三吳質實云註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檢之不得按通典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或云吳郡吳興會稽本一吳而分爲三故曰三吳吳郡今蘇州府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鎮江府會稽今紹興府

侯景陷江州及豫章梁魏齊庚午年

咸勸走保建州質實謂是澤州後魏爲建州非是此是梁所置于苞信縣者領高平新蔡新城三郡故城在今汝寧府光州商城縣南之廢殷城縣若

澤州則密邇東魏安能走保之通鑑註云勸保建州者便于入齊也

鑿南見補註

梁湘東王繹至梁王同上

編亡走至汝南魏城主李素編故吏也開城納之

質實云汝南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乃今之汝寧府也非是按宋書晉汝南郡流民寓居夏口因爲汝南郡見補註

梁王僧辨陳霸先至走吳梁魏齊于申年

築五城以遏大路侯景見僧辨連次入城故亦築五城敵之城猶壘也質實引張九韶所云石頭城蕭梁時西魏置守於此蓋繪於邵陵戰敗欲西入冶城臺城苑城新城爲五城按此五城皆歷代之定州不果行至此適遇西魏所置之城主爲繪故

宮府何可引以證侯景一時應敵之所築

梁秦梁刺史蕭循以州降魏同上

梁陳霸先殺王僧辨至于齊同上

秦梁刺史詳見天監十年

梁陳霸先侵齊梁魏齊甲戌年

石梁質實云岡名謂卽落星山按落星山在江寧府西溧州梁所置卽今泗州天長縣山與縣隔一大江何能聲援此石梁是城名江左所置戍守處在天長縣北二十五里

魏以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同上

巴濮質實以濮爲濮陽按濮陽在直隸大名府門州何得與四川之巴州並言通鑑註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間亦非按西城卽今鄖陽府竹山縣爲春秋麇國地上庸卽今鄖陽府房縣庸國地其間未聞有百濮之名百濮在湖南常德府辰州境蓋赤口黑棘等濮也直州見補註

第三十四卷

齊遣兵救江陵至郢州梁魏乙亥年

臨江質實以爲地名註曰未詳按臨江非地名蓋齊兵由義陽而南臨大江以指郢州也義陽卽今信陽州郢州卽今武昌府

梁陳霸先殺王僧辨至于齊同上

羅落質實云南方蠻名晉初內附中國不知與本文霸先使水軍趨石頭自師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如何解按羅落橋名屬江乘縣在今江寧府東北四十里

梁陳霸先及齊師戰至嗣徽梁魏丙子年

列艦青墩質實云青墩卽青山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非是此本名青堆沙亦名青墩在太平府蕪湖縣至于臨沂質實註臨沂後魏縣名屬琅邪郡今屬兗州府非是此卽江寧府西北三十八里之故臨沂城丹陽城倪塘白城玄武湖臺中皆見

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至所殺陳周齊丁丑年

補註

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至所殺陳周齊丁丑年

塹口城在南昌府西南七里集覽云在南康按史歐陽顏傳泰出南康趨豫章分據苦竹塹口梁時南康郡卽今贛州府至豫章千二百里若塹口在

贛州與豫章相去太遠矣能呼應一云瞻口城在吉安府北七十里紀要已辨其誤不贅(苦竹灘石頭驛)高州皆見補註

齊取梁北江州(北江州)治繁昌縣本陳所置大書係之梁者因王琳伐陳以魯悉達為將軍也永定三年為齊所取乃寄治于南陵則茲之北江州猶是繁昌集覽以為南陵非是繁昌縣今屬太平府南陵縣今屬寧國府

第三十五卷

周使杜杲如陳陳周齊王辰年

(宜以樊鄧見與)質實謂鄧是穰蓋以南陽府之鄧州當之按南郡之鄧州隋始名之南北朝尚未有鄧州此是襄陽府北二百里鄧城與樊城接壤故樊鄧並言

陳將軍吳明徹至數郡陳周齊癸巳年

(明徹出秦郡齊救秦州)質實于秦郡已註明而于秦州云未詳沿革又云或疑即秦郡按史文明云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前江浦逼涂水一證即明無庸疑也蓋即今之江寧府六合縣(羌梁)見補註

陳敗齊師至等城同上

(高梁橋)質實既云未詳處所又云平陽府絳州城西五十里有高梁縣疑即此處非是此是橋名在平陽府城東北三十里高梁城下(馬頭)見補註

周主伐齊取平陽至執之陳周齊丙申年

(天池)在太原府靜樂縣管涔山北原上質實既云未詳而復引之由不細考故狐疑不能決

周取陳江北地陳周己亥年

(南梁)質實云註見漢景帝三年梁國是以梁孝王所封之國今河南歸德府當之也謬極此為南梁郡晉太元中僑立於淮南者故城在江南鳳陽府西南九十里

周青州總管至相州陳周庚子年

(榮申楚)遵楚按史為東楚州考後周無之質實以山陽郡之楚州當之按山陽郡梁為北兗州東魏仍為山陽郡隋改曰楚州即今淮安府山陽縣似秦州云未詳沿革又云或疑即秦郡按史文明云

未可據以注前代之地名通鑑註引五代志琅邪郡東魏爲東楚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泗州既經屢改而猶云楚州蓋仍舊名也

第三十六卷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隋文帝開皇九年

高涼郡質實云高涼註見宋文帝元嘉八年乃山西絳州稷山縣之故高涼縣也大書明曰嶺南而以山西之故縣名當之謬矣此是廣州之高涼郡

今廣東高州府

以馮盎爲漢陽太守 仁壽元年

高州質實於開皇九年高涼郡爲絳州稷山縣蓋因後魏置有高涼郡之名而混之猶可說也此則明曰高州而仍引之不可解矣按高州今高州府

後高涼倣此漢陽太守質實謂鬱昌府之漢陽按馮盎爲高州酋長乃廣東人則漢陽決非鬱昌再按唐高祖武德五年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條下分注引所部之地皆今兩廣郡縣益信非鬱昌矣

通鑑註引隋志漢陽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亦主鬱昌也余終未敢謂是及編考兩廣並無漢陽郡惟廣東肇慶府有漢陽江經陽春陽江兩縣或當時於此置郡至唐而廢故志失載未可知也錄此以俟博雅

通鑑綱目釋地糾謬卷之四終

第三十七卷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 煬帝大業九年

屯楊子以備南賊集覽以楊子爲縣名質實駁之是矣而以爲江名非也蓋江水由六合至瓜州歷通州入海其中數百里皆爲楊子江畢竟屯兵于何處此是楊子橋在揚州府南二十里自古爲濱江津要處亦名楊子津煬帝置臨江宮亦曰楊子宮由此渡江四十里抵京口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同上

臨濟質實云註見秦二世二年彼以臨淄誤爲臨濟此非臨淄實臨濟也後魏所置縣故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十七里

府陵縣北

以張須陀爲河南討捕大使 大業十年

祝阿質實以爲兗州府東阿縣非是此祝阿爲漢縣屬平原郡故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十七里

狗山見補註

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 大業十一年

自爲揚州總管質實云揚州註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猶以鳳陽府壽州爲揚州也按淮南郡非州隋開皇九年已改置壽州煬帝改爲淮南郡尋復爲揚州矣此卽今之揚州府隋初所改并置總管府

太僕楊義臣至臣兵 大業十二年

長河質實以長河爲長沙事在河北而漫引湖南地相距數千里矣按長河漢廣川縣隋以太子諱廣改曰長河縣故城在河間府景州西南永濟渠

翟讓李密至諸郡 大業十三年

河南郡縣多陷于密此河南通言大河以南之郡縣非專指河南郡也蓋河南郡卽洛陽爲隋東都若亦陷于密則越王侗安能猶守東都質實註謬甚洛口倉石子河嶺皆見補註

王世充及李密戰于洛北敗績 同上

密帥精騎度洛南蓋戰于洛河北敗而度于洛河南也質實云洛南縣名屬華州大謬下文餘衆走月城世充追圍之月城密所築密策馬直趨黑石為世充之營營中懼連舉六烽蓋見密帥精騎來突營故懼由是世充釋月城之圍而自救密還戰大敗之此正密轉敗為勝之妙策若趨華州則入關矣烏能還戰黑石月城並見補註

屈突通降唐至不下同上

稠桑質實引一統志稠桑地名在河南府靈寶縣西按閿鄉縣東二十里有稠桑驛閿鄉靈寶雖接壤然稠桑實屬閿鄉明一統志不足據也

唐王淵自加殊禮恭帝侑義寧二年

東自商洛質實云商洛山名在西安府商縣創四皓隱處非是此指商州及上洛郡也商州後周改置今屬西安府上洛郡名後魏皇興四年置故城在今商州東九十里通鑑註謂商洛縣亦是然以下文南盡巴蜀例看當從州郡言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同上

清淇質實以為水名又云未詳處所按隋開皇十六年分衛縣置清淇縣在黎陽縣東兩縣故城皆在今衛輝府濬縣西如以為水名則淇水即在黎陽西南何難一考而又云未詳也北趣魏縣質實云魏縣註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檢之乃槩述魏郡沿革並無魏縣按漢置魏郡以洹水地置魏縣屬焉今屬大名府西四十里

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墝敗績同上

高墝集覽云今覇州保定縣是正悞云高墝在隴西與保定相去甚遠正之極是但云隴西非也高墝即後魏之淺水縣屬新平郡西魏改郡為豳州隋煬帝廢州仍屬北地郡在今西安府邠州長武縣北五里若隴西是鞏昌府矣又按墝當作踿此則因下卷薛舉子仁杲居折墝之譌

第三十八卷

秦主舉卒子仁杲立恭帝侗皇泰元年

居折墝城質實云折墝在西安府宜祿縣北五里此又以高踿誤認為折墝也按折墝城在平涼府

涇州東北十四里逼與作析墝析思歷反墝章怒
反高踦折墝二城相距不百里若不加細考不混
爲一耶

隋王世克侵唐穀州 皇泰二年

戰于九曲集覽云九曲地名屬鄯州在隴右按鄯
州今西寧府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隴右節度使哥
舒翰奏于所開九曲地置洮河洮陽二郡此事在
百餘年後又在千餘里外於此曰所侵之穀州何
涉按此穀州隋開皇十六年置卽今河南府西七

十里新安縣也九曲城在河南府西南七十里宜
陽縣之東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蓋
穀州距九曲約四五十里集覽拋開穀州而尋九
曲自然謬以千里

梁王師都以突厥寇至破之 同上

逐北三百餘里破其魏州質實云魏州註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檢之乃大名府後周曾爲魏州卽以
此當之殊不知去延州三千餘里矣何云逐北三
百里此魏州爲梁師都所置卽後魏之魏平縣故
城在陝西延安府綏德州西南州東至府三百五
十里故云逐北三百餘里也延州卽今延安府

夏人克鄭新鄉虜其將劉黑闥 同上

漳南集覽質實皆云漳水在順德府平鄉縣南而
漳南之地終無下落謬甚按志漳南隋開皇六年
分棗强清平兩縣地置東陽縣十八年改曰漳南
縣故城在東昌府高唐州恩縣西北六十里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 唐高祖武德四年

武宮史作武功按唐高祖舊第在武功縣名武功
宮亦名慶善宮爲太宗誕降之所在西安府乾州
武功縣南十八里質實泛云縣名殊不明白披香
殿覽補註

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至宋厥 武德五年

登城西南高冢高冢高阜也明云城西南質實云
未詳處所是欲別尋一地名而不得也陋甚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同上

漢陽覽隋仁壽元年林州質實云故址在梧州府
陸川縣按林州本晉鬱林縣地唐武德四年置常

林縣兼置林州治焉今常林廢縣在滑州府桂平縣西南百五十里

第三十九卷

苑君璋降 太宗貞觀元年

(退保恒安)恒安鎮名高齊所置今大同縣屬大同府附郭質實云恒安二州名恒註引真定府因後周曾名恒州也安註引保定府之安州事在山西邊境而實之以直隸之地又離之為二謬甚

行軍副總管張 至以獻 貞觀四年

(順州都督)質實云唐初置治龍化縣按唐志龍化縣為武德五年置屬羅州至大厤八年始置順州羅州為今廣東高州府化州於西陲渺不相屬按唐分突利故地為四州順州其一也故城在榆林衛西北二百里廢夏州南

南夏州地南夏州武德六年置通鑑註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混入直隸開平矣亦謬定(襄雲中)並見補註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貞觀十一年

(安州)質實云註見貞觀元年仍是保定府之安州也不知保定之安州乃金所置在六七百年後唐初何得有此按湖北安陸府春秋鄖子國西魏置安州後周末改曰鄖州唐武德四年復曰安州即今德安府

吐蕃寇松州 貞觀十二年

(松州)質實云註見漢後主炎興元年甘松按甘松城在陝西臨洮府洮州衛西本生羌地張駿置甘松軍於此地雖不遠實非松州此為晉汶山縣地

唐初置松州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

第四十卷

諸軍至玄菟新城 貞觀十九年

(進渡遼水趣建安城)質實云唐置蓋州遼以路遠辰韓改為辰州陸奉國軍附郭置建安縣金為蓋州既知建安為遼時所置何又引以註唐初之蓋州不知高麗本有建安城置於漢平郭縣地在今蓋州衛東南遼所置者蓋循故名非故址也蓋州

康熙三年改為蓋平縣屬奉天府

中並見補註

帝渡遼柍遼東城同上
遼東城即今襄平城故址在遼東都司北七十里
質實謂在瀋陽衛西北百八十里非是
牛進達拔石城貞觀二十一年
石城在遼東都司定遼衛東南高麗故城也質實
謂在遼東蓋州衛非是
第四十一卷
鄭仁泰等敗鐵勒于天山高宗龍朔二年
天山質實以爲即祁連山非是按天山有二一在

西域哈密衛北百二十里謂之伊吾北山番名折
羅曼山又土魯番西北三百餘里之天山名祁連
山漢李廣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即此與哈密衛
相接蓋西域之大山也一在大同府漠北逼鑑註
此天山即唐鐵勒思結多濫葛所保之地非伊吾
之北山也辨甚明白磧礪葛河並見補註
熊津都督劉至熊津同上
詔發淄青萊海之兵質實以海爲臨海郡非是此
是淮安府之海州與山東之淄青萊三州相接故

並發之若臨海即今浙江台州府不相屬矣周留
城見補註
鄒公孝協坐贓賜死麟德元年
魏州質實云註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乃魏郡非魏
州魏郡爲曹魏鄴都今之彰德府臨漳縣此魏州
後周末所置治貴鄉縣故城在大名府大名縣北
以楊弘武至三品孰封二年
上楊宮在河南府故洛陽宮城西南隅南臨洛水
西距穀水東接宮城北達禁苑門殿皆東向質實

云在閿鄉縣舊湖城西北非是合璧宮見補註
李勣拔平城至悉平總章元年
破高麗於金山質實云金山註見隋恭帝皇泰二
年乃西域火州之金山去遼東遠矣此在遼東三
萬衛開元城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接兀良
哈境平城大行城並見補註
斐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開耀元年
代州之陘口質實云陘山之口註見晉安帝義熙
二年乃真定府之陘山也去山西代州遠矣此陘

口爲陘關之口卽雁門關亦曰西陘關在代州北十五里又有東陘關在代州南三十里所謂雁門有東陘西陘之險也橫水金牙山並見補註關中饑上幸東都永淳元年

赤縣集覽云中國名赤縣神州復引張衡靈憲曰崑崙東有南赤縣之州謬甚按元和郡國志及通典京師所理曰赤縣所統曰畿縣其餘曰望曰緊及上中下之目凡七等通鑑註專指長安萬年縣爲名

亦非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景龍二年

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平之同

三姓咽麪正悞云集覽無註遂據通鑑前有九姓鐵勒而以三姓爲最小者蓋臆度也按隋書三姓當作三索鐵勒種類最多得疑海東有蘇路羯三索咽麪促隆忽等姓咽麪卽咽麪矣伊麗水見補註

契丹陷冀州至刺史中宗嗣聖十三年

魏州見高宗麟德元年

第四十二卷

敬暉桓彥範至所殺神龍二年

環州質實謂鳴沙縣隋置環州按鳴沙城在寧夏中衛東南今恕已所流之環州本南蠻夷地唐貞觀十二年所置故城在廣西慶遠府河池州思恩縣西北爲嶺南地故三思使周利用攝侍御史奉使嶺南殺之若寧夏之環州爲西陲地相去遠矣通鑑註李弘節開拓生蠻夷獠置環州取環王國爲名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景龍二年

牛頭朝那山集覽云牛頭山在白登北天山東朝那則云註見漢文帝十四年乃平凉府故朝那縣也一山而析之於兩地又一爲山一爲縣謬極按牛頭朝那山在榆林衛中受降城西本名牛頭牟那山或譌爲牛頭朝那山也朝一音邾

第四十三卷

薛訥與吐蕃戰于武街大破之立宗開元二年

武街質實云註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按炎興之武街武威也此武街是晉惠帝所置縣故城在臨洮

府渭源縣西大來谷豐安軍並見補註
突厥降戶至討之開元四年
河曲集覽云註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檢之則泛引黃河千里一曲云云而不著其地按黃河經
寧夏府靈州爲河曲又水經註所云河水曲而東北流經析支之地是爲河曲乃西寧府之河曲非此河曲也
造新歷及黃道游儀開元九年
河南北平地測日晷集覽謂河南府謂北平縣正誤云當謂河南河北之地二說皆非按新舊唐書皆云河南平地無北字今據下文陽城浚儀皆在大河之南誠不應有北字通鑑以蔚州在北朗州在南遂添北字以成文耳不知此河南是指河南道非專指黃河以論南北也陽城有二其一故址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四十里志云城中有測景臺周公定此地爲土中立土圭測景其一故址在今汝寧府城北三里有天中山以在天地之中故名自古考日景測分數以此爲正云云按開元十一年詔刻陽城石表如以地之遠近與浚儀校景之長短則汝寧之陽城爲非以登封之陽城校則近似然在唐時不名陽城乃告成縣也汝寧之陽城唐實爲陽城縣屬潁川郡後改屬汝南郡二者未知孰是再按當時測景始於滑州之白馬縣即今滑縣又南爲俊儀縣即今開封府祥符縣又南爲扶溝縣又南爲蔡州之武津縣是年同時並測者寧府武津即汝寧府之上蔡縣蔡州即今汝則爲朗州之武清縣蔚州之橫野軍林邑之安南都護府以此七郡邑之地觀之恰一線直南則所刻之石表又似汝寧之陽城矣抑又有疑者蔚州距登封之陽城約千五百餘里據大通歷日景于地鳥道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之說則蔚州不當長八寸一分其距汝寧之陽城約千八九百里亦不合即以時憲歷考之總不合將以俟明于天文精于地理者核定之朗州集覽以爲閬中乃今四川保寧府也謬甚按朗州今湖南常德府冊壽王妃韋氏至貴妃天寶四載

新政富民集覽云閬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質實云屬閬州按新政縣爲唐武德四年分南部相如二縣置新城縣尋改曰新政屬隆州至宋始屬閬州故城在今保寧府東南百三十里

第四十四卷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天寶十載

河朔朔北也書朔南暨聲指大河以北之魏博盧龍恒冀諸鎮也質實以爲河州朔州大謬後凡言河朔仿此

安祿山反至鄴之天寶十四載

河陽橋質實云註見漢和帝永元五年檢之乃西京府逢留大河之河橋與范陽何涉此河陽橋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二十里故河陽縣劉昫云城臨大河長橋架空古稱設險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天寶十五載

凝碧池質實云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唐禁苑中據大書取樂工詣洛陽分注亦云捕送洛陽宴其羣臣則池當在東都禁苑通鑑註引唐六典洛陽禁苑有凝碧之池

第四十五卷

以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肅宗乾元二年

河東節度質實云註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乃平陽府也非是唐河東節度治太原府

李光弼與史思明至皆陷上元元年

平原觀本文則知平原爲平曠之地非郡名也質實爲濟南府之德州甚謬

復以來瑱至度使寶應元年

穀城質實云註見漢高五年乃兗州之穀城也非是此穀城縣名屬襄陽府西百八十里唐分十五道襄陽屬山南東道兗州屬河南道

吐蕃入寇至遁去代宗廣德元年

寶應質實云註見陽平按陽平郡治安宜縣唐上元三年改爲寶應縣然未嘗置軍通鑑註上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亦號寶應軍質實甚謬韓公堆見補註

第四十六卷

馬燧等大破至州降德宗建中三年

滄口滄當作倉質實云即黎陽倉之口非是黎陽倉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廢黎陽縣隋開皇中置倉處並無倉口之名此倉口在廣平府成安縣西南五十里與彰德府臨漳縣接界蓋在洹水之上

神策宣武至滹澗建中四年

滹澗集覽不明其處但云靈龜負書出玄滹云云質實分滹澗爲二以滹水出河南府永寧縣陽虛山流入洛水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地既非一處則是一敗于滹再敗于澗矣謬甚此滹澗在汝州郟縣西十里源出縣北滹陽山故名

李袍真王武俊至貝州與元二元年

高邱高阜之可觀望處也質實云疑是地名未詳處所謬矣桑林見補註

淮西將陳儇奇至度使貞元二年

襄鄭州質實以鄭爲鄭城按鄭城故址在鳳陽府

潁州潁上縣南爲南北朝戍守之城非州也此鄭州治滎陽郡今屬開封府按興元元年希烈鄭守將孫液降于李澄澄引兵屯鄭州故希烈寇之也

淮西戍兵自鄜州至斬之貞元三年

出陳澗北質實云澗北註見建中四年乃瀍澗之澗非是此是陝州西南之七里澗今名石橋溝若澗水在河南府距陝州三百里一相混卽不見泌用兵方畧之善長水見補註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同上

鎮海節度質實云註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按唐肅宗至德中置江南節度使治昇州大歷十四年改置浙東西觀察使治潤州建中二年復爲節度使賜號鎮海貞元三年始分浙江東西二道浙西治潤州今鎮江府浙東治越州今紹興府仍各置觀察使浙西曰鎮海觀察使貞元二十一年復曰鎮海節度使統潤蘇常湖杭睦六州仍治潤州至光化間始移治于杭州

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同上

浙西觀察治潤州今鎮江府詳前

徽陽城爲諫議大夫貞元四年

柳谷集覽云卽柳谷口在張掖郡張掖今甘州府城本隱居中條山與甘州何涉按柳谷卽在中條山中在平陽府夏縣北五里通鑑註在安邑蓋與夏縣接壤也

滅江淮運米至和糴貞元八年

太原質實云註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是以山

西太原府當之也不知陸贄所言者乃運米至太原東渭橋二倉下文明言二倉見米三百二十餘萬斛有何難解而混爲太原府按太原倉在河南府陝州西

詔削奪吳少誠至討之 貞元十五年

自潰於小澱水 集覽云澱通作澱源出賴川陽城少室山非是按水經注汝水東南逕奇額城西北潰水出焉世謂之大澱水考志又名大叔水在許州鄢城縣南至臨潁縣爲小叔水東流至商水縣北合潁水上有澱橋按小叔水卽小澱水澱澱通諸軍自潰蓋在臨潁縣也

第四十八卷

吐蕃作烏蘭橋 憲宗元和八年

烏蘭橋在陝西靖虜衛西南百里烏蘭關外黃河上亦名烏蘭津質實引烏蘭山而又疑之考核太疎

唐鄧節度至鐵城 元和十一年

鐵城卽文成棚因堅固而名在汝寧府遂平縣西三十里質實既云未詳處所又引德安府鐵城山與汝寧河涉

淮西文成棚降 元和十二年

文成棚卽鐵城見上質實云文成郡名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平復作疑似語蓋不知卽前鐵城也考核之無據如此宜其謬之多矣

第四十九卷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穆宗長慶二年

當州猶言本州通鑑註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質實以爲州名而云未詳沿革又疑爲南昌府之富州謬甚

第五十卷

盧龍軍亂至留後 武宗會昌元年

雄武軍質實于天寶六載安祿山於漁陽築雄武城不註而於此乃云註見漢後主建興八年檢閱並無其事按雄武城祿山築以貯兵器其後置軍使于此爲重鎮故址在順天府薊州東北

劉沔大破至以歸會昌三年

殺胡山質實云註見漢高祖天福二年檢之乃殺胡林在真定府藁城縣北與振武城相去甚遠況山與林本不同矣可混通鑑註殺胡山卽黑山亦謂之呼延谷在榆林衛中受降城正北稍東八十里黑車子族見補註

王元逵破昭義兵扺宣務栅同上

宣務栅在順德府唐山縣之宣務山守處質實云未詳復引順德府唐山縣堯山東麓唐昭義鎮戍

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質實云襄城註見周

而疑之不知其所檢爲何書

以白敏中充至置使宣宗大中五年

南山党項質實不知党項有南山一種遂拋閃党項專註南山云有二處一引慶陽府合水縣一引文縣謬甚按党項別部移于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監以西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蠻宣宗咸通七年

駢至南定峯州懸近五萬穫田質實不知南定爲

縣屬上句峯州爲州屬下句乃合而爲一註云南定峯州未詳沿革謬極按南定縣唐武德四年析宋平縣地置屬宋州明年改屬交州在今安南交州府東北峯州漢交趾郡加蜜縣梁兼置梁州隋改曰峯州治加蜜縣天寶初曰乾化郡乾元初曰峯州蠻在今安南八原府之西北

第五十一卷

康承訓大敗至鹿塘咸通十年

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質實云襄城註見周

赧王十五年則是開封府許州之襄城縣矣謬甚按鹿塘在歸德府永城縣之東南襄城在許州西南九十里自永城至襄城計驛路七百五十里何云伏屍五十里也此襄城乃相城之譌故址在鳳陽府宿州距鹿塘五十里通鑑註謂非汝水之襄城是矣而謂徐宿間別有襄城亦欠考核

黃巢入潼關僖宗廣明元年

呼聲振河華河黃河在潼關下華華山在潼關西南振河華極言巢軍之盛也集覽質實皆以河爲

臨洮府之河州按河州去潼關一千六百五十里巢軍雖盛其呼聲豈能振於千六百餘里之外

第五十二卷

車駕至京師光啓元年

山南[質實云註見襄陽按唐山南道分東西山南東道治襄陽今襄陽府山南西道治梁州今漢中府僖宗中和四年襄陽已爲秦宗權將趙德諲所據至文德初始來歸則茲光啟初所云山南蓋指山南西道漢中非襄陽也

李克用舉兵至[鎮昭宗乾寧二年

石門鎮[質實引滍化縣之石門山又引靜邕州之石門峽按二處皆山也車駕何能駐蹕此爲石門鎮在漢中府褒陽縣西九十里[承天機見補註

第五十三卷

馬殷取桂州光化三年

全軍嶺[集覽質實皆不註按軍通鑑作義全義嶺即飛越嶺一名臨源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三里其名全義者以興安縣本名全義縣也故城在縣西五十里志云今名全義坊此分注傳刻之譌

當考正者也

楊行密遣兵至全武天復元年

伏兵青山[質實云青山在湖州府長興縣非是此爲青山鎮在杭州府臨安縣東十五里元置桃源務明初爲青山稅課局正德中廢

第五十四卷

岐遣劉知俊至而還梁太祖開平三年

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質實云彰義節度註見唐憲宗元和四年乃淮西軍也本文明云鎮涇州何可仍引蔡州按乾元三年分邠寧節度治涇州大順二年賜號彰義軍涇州今屬平凉府衍彰義節度[並見補註

岐晉合兵至邠之開平四年

梁恐晉襲西京[質實云西京註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是以西安府當之也按梁開平元年已改洛陽爲西都長安爲大安府佑國軍即在本卷之首非隔遠易忘也惟其西京爲洛陽所以分兵

屯河陽備晉若京兆則當屯大陽矣再按通鑑下文卽接帝發洛陽尤明白靖難節度見補註

晉王推劉守光至訪使 軋化元年

振武軍質實云註見秦王政三年雁門按雁門之州閿鄉縣貞觀初置閿州尋廢既廢矣何仍引之且湖與耀地隔潼關又湖本梁地岐亦何爲與耀並降于梁也此閿州爲李茂貞僭置于美原故城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三里與耀州接壤耀州亦李茂貞僭置今屬西安府雍正三年改直隸州

河曲質實云註見隋煬帝大業七年乃太原府河曲縣也按晉王勞軍魏縣魏縣今屬大名府在漳河旁時劉劼屯洹水卽安陽河在彰德府北四里晉王蓋循漳河南上以覘劼于彰德劼因設伏于漳河之曲也考漳水至彰德東北九十里之臨漳縣西清漳與濁漳合流謂之交漳口由是並流東至縣南又折而東北入魏縣境則河曲在臨漳北魏縣西南按圖以考確乎可據若河曲縣在太原西北四百五十里與陝西榆林衛邊境隔河相望距魏縣約千餘里又河曲縣之河爲黃河魏縣至彰德並無黃河只有漳河尤易明也

岐耀閿二州降梁 同上

閿州質實云註見漢武帝征和二年湖檢閱乃陝州閿鄉縣貞觀初置閿州尋廢既廢矣何仍引之且湖與耀地隔潼關又湖本梁地岐亦何爲與耀並降于梁也此閿州爲李茂貞僭置于美原故城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三里與耀州接壤耀州亦李茂貞僭置今屬西安府雍正三年改直隸州

吳副都統朱瑾至自殺貞明四年

出瑾爲靜淮節度使分注分明靜淮質實註爲靜海妄引梁世以後之沿革明之謬極按史及通鑑皆云知訓置靜淮軍于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再按泗州志亦云五代吳置靜淮節度于此梁以王璨爲招討使拒晉兵貞明五年

據晉人上遊楊村按史楊村上有十八里三字分註節去之質實云遊楊村未詳處所不知遊乃游之譌上游卽上流也時晉人軍德勝城城在大名

府開州東南五里楊村在開州西南十五里故云上游質實以遊字屬楊村不知其將上字放于何處

通鑑綱目釋地補註

秀水張　庚浦山著
德清徐以坤毅函參訂

第一卷

魏敗趙師于北蘭周烈王四年

北蘭即蘭邑故城在山西汾州府永寧州西

秦敗魏師于元里顯王十五年

元里魏邑故城在陝西西安府同州東北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赧王二十八年

新垣曲陽赧王二十八年

新垣即魏垣邑一名王垣亦曰武垣漢置垣縣宋改曰垣曲縣今屬山西平陽府絳州曲陽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十五里垣曲與濟源接壤故一時並取

楚太子完質于秦四十三年

麃當作歷或譌爲歷漢置歷縣故城在直隸河間府景州歷蒲縣之西南四十里

秦伐趙閼與至服君四十五年

北山按北山閼與山之北也山在河南彰德府武安縣西南五十里

秦伐趙閼與至服君四十五年

封府南陽縣東五十里

秋匈奴渾邪王至其衆武帝元狩二年

梁王武卒至五人漢景帝中六年

齊川戰國梁地漢置濟陽縣屬陳留郡故城在開

里

秦兵圍衛公於豐至破之二世皇帝二年

豐漢縣今屬江南徐州薛夏奚仲國秦置薛縣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滕縣南四十里

第四卷

鹽澤在陝西西寧府玉門陽關西三百里即蒲昌海

第五卷

築受降城太初元年

受降城在陝西甘州府居延城東北謂之漢受降城別於唐也

遣李廣利將兵至降虜天漢四年

遮虜障在甘州府居延澤上

遣李廣利等至陵家天漢四年

余吾水在陝西榆林府麟夏州北塞外

第八卷

長平岸崩至匈奴新莽天鳳三年

長平岸即長平坂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南有長平館在其上

南郡秦豐兵起地皇二年

河阻中按山東濟南府德州有大河故瀆

漢兵與莽守將至輜重地皇三年

藍鄉在河南南陽府鄧州東南七十里新野縣東

薊城反應王郎至邯鄲漢帝玄元始二年

昌城即昌成城故趙邑漢置縣故城在直隸真定府冀州西北冀州雍正二年改直隸州

秋蕭王擊銅馬至降之同上

鄗漢鄗縣故城在直隸保定府祁州東鹿縣東北二十里顏師古曰鄗若么反後漢始曰鄗

吳漢圍劉永至破之建武三年

廣樂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西

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于垂惠建武四年

垂惠聚名故址在鳳陽府蒙城縣西北

遣將軍龐萌至討之建武五年

桃鄉古桃邱今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鋪

耿弇拔祝阿至悉平同上

城陽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治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建武六年

隴道按隴道即隴州屬陝西鳳翔府言道出隴州也

屬大名府臺壁在潞安府潞城縣北
燕主玄襲魏平城至寶立太元二十一年
青嶺即恆嶺北嶽恆山也在真定府定州曲陽縣
西北亙直隸保定府以西及山西大同府東境燕
昌城在大同府東北四十里
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同上
魯口城今爲饒陽縣城屬真定府
涼王光擊西秦至弟延安帝隆安元年
長最城在莊浪衛東南武始前涼張駿分狄道置

武始郡故城在臨洮府西南
魏兵追燕主寶至伏詛同上
夏謙澤在順天府薊州平谷縣東北百餘里
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同上
君臺成在甘肅永昌衛西臨松郡故城在甘州府
東南
涼郭麐楊軌叛同上
東苑張駿築姑臧城又築東城曰講武城亦名東
苑故城今涼州府治
燕主寶將兵至而還隆安二年
洮洛水即饒洛河在大寧廢衛北源出馬盂山一
名弱洛水
北涼攻涼至張掖同上
西郡即西安郡呂光所置故城在甘州府東
燕長樂王盛至統制同上
橫溝在大寧廢衛龍城西南
南涼取嶺南五郡同上
靡州漢破羌縣地故城在西寧府西南百二十里
傍海亦曰青海亦曰鮮水總名西海在西寧府西

三百餘里
魏主珪稱皇帝同上
參合城在大同府東

第二十三卷

南燕苻廣叛至青兗隆安三年
乞活堡即上白城晉建興初乞活帥李暉屯聚處
因名故址在順德府廣宗縣南
桓玄舉兵至佺期同上

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 初平三年

界橋在直隸順德府廣宗縣東今名袁公橋亦曰界城橋

第十三卷

劉虞故吏 至破之 興平二年

鮑邱河名在直隸順天府三河縣西南

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建安元年

東山即蒙山在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詳論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以是證之可無疑也

綱目釋地補註卷一 七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建安三年

勇里在江南寧國府涇縣西北

袁術北走至走死 建安四年

江亭在河南汝寧府眞陽縣東南故江城

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建安八年

建安郡三國吳置今福建建寧府

第十四卷

魏祀太祖於建始殿 照烈帝章武元年

建始殿曹丕篡位營洛宮于北宮起建始殿朝羣臣故址在河南府洛陽宮故城中

第十五卷

吳人誘魏揚州牧至敗之 後主建興六年

石亭在江南安慶府東北夾石北硤石也在安慶府桐城縣北

魏冠漢中至師還 建興八年

赤坂在漢中府洋縣東

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 建興九年

鹵城西城之譌按西古文作鹵遂轉爲鹵刊刻之

綱目釋地補註卷一 八

魏張掖涌石百圖 建興十三年

柳谷即大柳谷在甘州府東南百里

吳人攻魏魏擊卻之 延熙四年

相中即沮中襄陽府南漳縣西南六十里故臨沮上黃等城爲汚北膏腴之地皆相中也

魏即拜王淩爲太尉 延熙十二年

平阿漢縣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北三十里

吳諸葛恪修東興堤至敗走 延熙十五年

徐塘在江南廬州府無爲州濡須水東

第十六卷

魏揚州都督至走死延熙十八年

安風漢縣故城在鳳陽府壽州霍邱縣西南樂嘉

卽博陽縣王莽更爲樂嘉故城在開封府商水縣

東北

姜維伐魏至敗績延熙十九年

鍾堤城名在鞏昌府成縣西北

魏揚州都督至而還延熙二十年

邱頭卽武邱在開封府陳州沈邱縣東六十里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景耀五年

駱谷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有駱谷關

吳陸抗拔西陵至不及晉武帝泰始八年

建平城在湖北荆州府歸州東孫吳建以備蜀

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泰始十年

南山白額虎南山卽君山在江南常州府宜興縣

西南舊名荆南山山之北麓孫吳謂之南嶽

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咸寧五年

涂中卽今滁中涂水卽今滁河江西按此是九江

府武昌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在府東百五十里

夏口在武昌府西南黃鵠山東北江陵縣屬荆州

府附郭巴東郡今四川夔州府卽郡治

第十七卷

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太康元年

棘城漢交黎地屬遼西郡在直隸大寧廢衛故營

州東南百七十里

皇后賈氏至庶人惠帝元康元年

雲龍門後漢洛陽宮城南宮正南門曰端門曹魏

改建閶闔門晉更名雲龍

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永康元年

承華門河南府洛陽故宮東宮門汝陰今汝寧府

光州晉爲弋陽汝陰二郡地

成都王穎擊至伏誅永寧元年

黃橋在河南衛輝府淇縣西南

河間王顒使王阿太安元年

陰盤縣本屬安定郡晉屬京兆故城在西安府臨

潼縣東

李雄攻陷郫城 太安二年

汶山郡古冉駹國地漢武開置汶山郡後周改汶州唐改茂州今屬四川成都府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至大掠同上

十三里橋在河南府東

長沙王乂奉帝至破之同上

建春門漢洛陽城十二門其東面三門北曰上東門魏晉曰建春門

東海王越范陽王虓至破之永興二年

河橋即河陽長橋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二十里故河陽縣大河之濱

陳敏據江東至破之同上

揚州刺史今徐州後漢兼置揚州長岐成在湖北黃州府黃陂縣西南

漢復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靈帝永嘉二年

西明門河南府故洛城十二門西面三門南曰廣陽門魏改曰西明門

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永嘉四年

寧州本漢武帝平南夷開置益州蜀漢分置交州晉泰始七年改置寧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軍民府南寧縣有廢味縣即故址也朱提漢縣屬犍爲郡蜀漢建興間分犍爲郡界置朱提郡屬寧州故城在曲靖軍民府東北其北境與戎州接戎州今四川敘州府

漢人入寇至阿公 永嘉五年

倉垣城臨汴水相傳鄭莊公所築以盛粟故址在開封府陳留縣西銅馳街在洛陽宮門南平昌門洛陽故宮城南面三門正南一門曰平城魏晉曰平昌門宣陽門南面三門西曰諶門魏晉曰宣陽門

馮翊太守索綝至雍城同上

黃邱地名在西安府邠州寧化縣東南黃嶽山下

代公猗盧攻晉陽至敗之 永嘉六年

監谷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蒙山西南蒙山見紀

王浚攻石勒于襄國 同上

渭陽漢張縣地後漢縣省俗謂之渭鄉故址在直隸順德府任縣西南澤渭之陽故曰渭陽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同上

第十九卷

榆眉卽榆糜漢縣屬右扶風故城在鳳翔府隴州西山高而長北連沙漠

爲關中西面之險陰山在中受降城東北去榆林府千餘里洮水在臨洮府蘭州南

將軍陳川以後儀叛降石勒大興二年

蓬陂塢亦名蓬關在開封府東南二十四里

祖逖討陳川至蓬關 同上

蓬關卽蓬陂塢陳川故城按陳川徙於襄國則蓬陂塢卽川之故城矣

王敦舉兵反至長沙永昌元年

石城在湖北安陸府西北晉羊祜鎮荆州時立

加司徒導大都督至伏誅明帝大寧二年

朱雀桁今江寧府聚寶門內鎮淮橋卽孫吳之南津晉爲朱雀桁跨秦淮上亦謂之南桁于湖縣漢丹陽縣地晉太康二年始立于湖縣屬丹陽郡故城在江寧縣南三十八里南堂皇在江寧府舊都城宣陽門外本名中堂越城在江寧縣南三里秦淮水南棚塘在秦淮南岸與橫塘接

河南王吐谷渾卒 同上

河南按此卽今甘肅臨洮鞏昌諸府蘭秦等州地

宇文氏攻慕容廆至獻捷同上

棘城故城在萬全都司故營州東南詳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代王賀傉徙居東木根山大寧三年

東木根山在太同府北

温嶠以兵赴難至犯闕成帝咸和三年

大桁即朱雀桁亦謂之大航大寧二年王敦犯建康温嶠燒朱雀桁自是以泊船爲浮航航長九十步廣六丈西陵西當作孫孫陸吳大帝葬處在江寧府東北十五里青溪柵按此蓋立柵於青溪上也非另有一地

温嶠以陶侃入討至赴難同上

苑子浦在江寧府西南三十里白石壘在江寧府上元縣北十二里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

後趙主勒大破至殺之同上

大堨即靈昌津在衛輝府滑縣白馬津西肇訾肇城周肇伯邑訾城周邑謂之東訾故城並在河南府肇縣

趙王虎燕王皝至其地咸康四年

漂渝津在直隸河間府鹽山縣東北百里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同上

破落那即寧遠國漢大宛別部也在曹國東北

趙王虎擊燕至敗之同上

棘城在大寧廢衛故營州東南詳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趙大發兵以伐燕至師還咸康六年

白狼城在大寧廢衛故營州南宛陽館在鄴城東北石虎所立故址在彰德府臨漳縣蠟嘴寨即居庸關之轉音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里

桓温敗漢兵至義侯穆帝永和三年

合水大江經四川嘉定州東青衣水沫水從西南注之謂之合水彭模亦曰平模本彭亡山在四川眉州彭山縣東南

趙王虎卒至自立永和五年

李城戰國秦攻趙李同率其徒赴秦軍秦軍退同

死封其父邑於此今懷慶府溫縣治其故城也
征討都督褚裒至而還同上
代陂在宛州府滕縣東
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改國號魏永和六年
石濟堰在彰德府臨漳縣
故趙將張賀度至不克同上
昌城在大名府南樂縣南蕃亭在南樂縣西其地有蕃韻造書臺因名
魏主閔及燕趙姚襄之兵戰敗績永和七年

黃邱在保定府東鹿縣南與陝西涓化之黃邱同名而異地
燕慕容恪等至殺之永和八年
廉臺在真定府無極縣西十三里
桓溫大敗秦兵至皆降永和十年
長安小城在西安府西北十三里
黃落城在西安府三原縣東北
燕徙都鄴同上
東明觀在彰德府臨漳縣故鄴城東石虎所立
燕主宴羣臣於蒲池升平三年
蒲池在彰德府臨漳縣故鄴城外
江西流民叛至入衛同上
中堂在江寧府治南
姚襄據黃落至降秦升平元年

第二十一卷

大司馬溫帥師至于燕　帝奕太和四年

湖陸城即湖陵在沛縣林糾謬林渚一名白鴈陂

在開封府新鄭縣西南下流合于蔡河

秦王猛入晉陽至圍鄴　太和五年

潞川在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北即濁漳水一名潞

川渭源按分注所敘之地當是滏源若渭源縣在

臨洮府又後魏所置地與時俱不合矣滏水源出

彰德府武安縣滏口山

秦遣兵擊涼州至錫降　孝武帝太元元年

西河按西河涼州通稱也洪池嶺在甘肅涼州府

東南詳糾謬

秦陷阡眙至走之　太元四年

淮橋在江南淮安府故淮陰城西南君川在鳳陽

府盱眙縣東南

第二十二卷

西燕主沖至敗之　太元十年

仇班渠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即白渠之支渠也崔

鬆聚在咸陽縣西北阿城即秦阿房宮城

秦呂光還自龜茲至代之　同上

高梧谷在西域哈密土魯番西北高梧即交河之

訛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　同上

勇士城在甘肅寧夏府靖虜衛西

拓跋珪復立爲代王太元十一年

牛川在大同府北塞外

張大豫起兵攻姑臧同上

昌松漢舊松縣屬武威郡涼張氏置昌松郡故城在甘肅涼州府西

在甘肅莊浪衛西楊塢在涼州府西

西燕人殺段隨至稱帝同上

燕熙城在山西平陽府聞喜縣北

秦封苻纂爲魯王太元十二年

彭沛彭盧水胡之姓名苻秦時立堡于貳縣附于

苻登令彭沛彭毅堡在陝西延安府中部縣故貳縣

西新平郡今西安邠州雷惡地新平羌之姓名

秦主登進據將軍胡空堡同上

胡空堡在西安府邠州西南空苻秦將也爲秦所敗築壘自守因名

秦將軍魏揭飛至地降太元十五年

李潤鎮在西安府同州東北同州雍正二年改直

秦主登及後秦至敗績太元十六年

隸州

曲牢按曲牢疑曲柳之譌曲柳成在甘肅河州東北

北馬頭原在秦州西南神馬山下

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同上

南牀山牀當作林南林山在大同府塞北大漠西

劉衛辰攻魏至悉降同上

悅跋城即代來城在榆林府北太元初苻堅滅代分代地以劉衛辰爲西單于屯代來河南按此即今榆林府故夏勝二州之地

秦主登攻安定至敗之同上

陰密古密國漢置陰密縣屬安定郡故城在甘肅平涼府靈臺縣西路承堡在平涼府涇州東南

燕主垂擊翟釗釗奔西燕太元十七年

西津即靈昌津在滑縣白馬津西

秦主登及後秦至平涼太元十九年

廢橋在西安府興平縣北馬毛山一作馬屯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

西燕主永及燕戢敗績同上

沙庭即沙亭在彰德府磁州陘縣東南磁州今改

封皇子六人爲王 明帝永平十五年

樂成郡漢明帝改信都國曰樂成國今直隸冀州

遣竇固等擊車師至柳中 柳中帝延熹七年

金蒲城在哈密火州北四百里故庭州附郭

第十卷

罷治虖沱石臼河 章帝建初三年

石臼河一名涉河在真定府平山縣北都慮當所

都慮即蒲吾渠轉音譌爲都盧也在平山縣西

護羌校尉貫友攻迷唐走之 和帝永元五年

逢留大河黃河經大小榆谷有逢留之名在西寧府

安定羌反至海郡 永元十四年

二榆即大小榆谷在今西寧府西唐之九曲地也

去積石軍三百里西海郡王莽置在西寧府西二百五十里青海上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安帝初元二年

赤亭在甘肅鞏昌府成縣

第十一卷

邑名也亦曰高陽亭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同上

橋門即橋山在榆林府西南境者曰橋門

橋山有長城門故謂之橋門

段熲大破東羌至豐侯建寧二年

谷上下門即射虎谷在秦州西

公孫瓚攻袁紹至原相獻帝初平二年

盤河即故鉤盤河爲禹貢九河之一在濟南府德州德平縣東北

南蠻校尉晉武帝置于襄陽後移治江陵今荊州府

燕主盛襲高句麗拔二城隆安四年

新城在遼東金州衛西金州今寧海縣屬奉天府

南蘇城其地有南蘇水因名高麗所置今爲寧海州外

涼呂弘作亂涼王纂殺之同上

東苑即姑臧之東講武城詳見隆安元年

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隆安五年

西安郡即西郡在甘州府詳見隆安元年蘭門山即合黎山在甘州府西北氏池漢縣故城在甘州府東

孫恩寇丹徒至廣陵同上

新洲在江寧府北四十里

南涼攻涼顯美克之元興元年

顯美漢縣故城在涼州府西北

秦王興攻魏至死之同上

乾壁城在平陽府襄陵縣東南柴壁城在平陽府

西南六十里天渡在平陽府城西汾水

燕作龍騰苑元興二年

龍騰苑在大寧廢衛故營州城龍門外

劉裕及桓謙戰至石頭元興三年

羅落橋在江寧府東北石步鎮東陵在江寧府覆舟山東北

舟山東北

燕起逍遥宮同上

逍遥宮曲光海俱在龍騰苑內

劉毅等及玄戰至復位同上

枚回洲在荊州府西北高沙河之西

魏改官制同上

昭陽殿在大同府北後魏平城宮中

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義熙元年

江津城在荊州府內

秦以禿髮傉檀至姑臧義熙二年

五澗水出姑臧城在涼州府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義熙四年

嶺北橋山嶺之北也其在延安府保安縣者曰艾

葛嶺其在鄜州中部縣者曰橋山其在榆林府者曰青嶺綿亙八百餘里時勃勃據統萬稱夏故城在榆林府廢夏州河曲見糾謬

遣將軍劉敬宣　至　引還　同上

黃虎故城在潼川府北涪水所經

西秦復稱王　至　敗之　義熙五年

武城在延安府鄜州西北

江荊都督何無忌　至　死之　義熙六年

南塘在江寧府東南三里秦淮南岸

南涼擊北涼　至　樂都　同上

窮泉在甘州府東南

豫州都督劉毅　至　建康　同上

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在江寧府西南十里

柔然圍魏師于牛川　至　律立　同上

牛川在大同府北詳見孝武太元十年

第二十四卷

夏攻秦杏城　至　克之　義熙七年

大蘇在延安府鄜州中部縣南東鄉在平涼府涇州西南青石嶺東

魏丁零翟猛雀作亂魏討平之　義熙十二年

白嶋山在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北

魏遣將軍刁雍屯固山　義熙十三年

固山即永固山在徐州蕭縣南

魏人襲燕不克　義熙十四年

乙連城在大寧廢衛故營州西南二百里

北涼王蒙遜　至　西涼　恭帝元熙二年

川巖在甘州府西南三百五十里黃峪在西寧府故浩亹縣東懷城在川巖西都瀆澗在懷城西參

泉在甘州府西三百里北山即合黎山在甘州府
西北四十里
魏遣司空奚斤至救之宋武帝永初三年
天關即大行山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里
魏攻東陽城至尹卯營陽王景平元年
尹卯壘在兗州府滕縣西北
宋徐羨之傳亮至軍事文帝元嘉元年
雲龍門晉故宮門六南曰大司馬門其內門曰雲
龍門在河南府

宋主義隆立同上
楊口在荆州府東南楊水之口也
秦襲涼于臨松敗之元嘉二年
臨松郡在甘州府詳見晉安帝隆安元年
宋討徐羨之至江陵元嘉三年
河南今河南府京陵存考
陽泉山在成都府漢州綿竹縣北陽泉廢縣
魏主攻燕圍和龍同上
建德冀陽二郡名皆後魏置爲營州所領建德郡
治白狼城在營州西南二百里冀陽郡治平剛城
破冢戍在荆州府東三十里大江東岸隱圻即隱
磯在湖南岳州府東北南對彭城磯

魏主發平城元嘉四年
拔隣山在榆林府廢夏州東北
夏主及魏主戰至統萬同上
深谷即滿夷谷在榆林府東北

柔然紇升蓋可汗至提立元嘉六年
果水在漠北近稽落山
魏遣兵擊高車降之同上
乙尼陂在漠外所謂北海也

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元嘉七年
治坂在懷慶府孟縣東南四十三里
治城晉前涼張氏所置在臨洮府河州西北
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元嘉九年
陽泉山在成都府漢州綿竹縣北陽泉廢縣
魏主攻燕圍和龍同上
建德冀陽二郡名皆後魏置爲營州所領建德郡
治白狼城在營州西南二百里冀陽郡治平剛城

在營州西南五里營州在大寧廢衛成周郡慕容
廆以豫州流人置成周郡在營州西南
宋復取漢中　元嘉十一年
大桃城亦南北朝戍守處在漢中府附郭南鄭縣
志云南鄭有下桃城又有大桃城近襄中
夏魏伐燕燕主弘奔高麗　元嘉十三年
白狼城漢縣在大寧廢衛故營州西南
柔然寇魏不克　元嘉十六年
北鎮鹽亞閭山幽州鎮山也在遼東廣寧衛西五

里吐頹山在大同府西南
魏主還平城　同上
溫水在大同府桑乾城西十里
宋領軍劉湛　至　刺史　元嘉十七年
新洲在江寧府北四十里
楊難當寇宋　至　討之　元嘉十八年
東洛城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
沮渠無諱　至　燉煌　元嘉十九年
高寧白力二城名高昌國有四十六鎮即高寧諸
城也白力亦作白刃
宋討楊難當　至　不克　同上
白水縣故城在漢中府寧羌州西南
魏殺其武都王　至　都王　元嘉二十年
雒谷雒當作駱駱谷在鞏昌府成縣西八十里
魏主襲梁然走之　同上
鹿渾谷在大同府石漠北
魏伐吐谷渾　至　于闐　元嘉二十二年
寧頭城在西寧府西塞外白蘭山東北

宋伐林邑　元嘉二十三年
區粟城在廣西占城國北境
宋師克林邑　同上
象浦城在占城國西南本漢象林縣屬日南郡
魏主伐梁然大獲　元嘉二十六年
窮窿嶺在大同府石漠北廣澤即廣漠鎮在石漠
北
宋人大舉侵魏　至　退走　元嘉二十七年
資谷在河南府盧氏縣南山中石濟在衛輝府胙

城縣東北

魏永昌王仁克懸瓠至壽陽同上

尉武亭在鳳陽府壽州北阜林(桜林)淝水之

譙渒水在壽州西七十里

第二十六卷

魏主攻盱眙至不及元嘉二十八年

君山在鳳陽府泗州盱眙縣北六里安王陂在徐

州東

吐谷渾王慕利延拾寅立元嘉二十九年

伏羅川在西寧府西南

宋太子劭弑其君至司空元嘉三十年

東堂在江寧府故建康宮太極殿東西川府川當

作州西州城在故臺城西故名劉宋以爲丹陽尹

治所巴水在黃州府蘄州北源出蠻中

宋江州刺史至伏誅同上

鵲頭山在江南池州府銅陵縣北高聳臨江

宋江州刺史臧質至誅之武帝孝建元年

南州即江南太平府東晉謂京口爲北府姑孰爲

南州姑孰即太平府梁山西壘在江南和州南

浦即大信河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東城按此即

梁山西壘梁山有二一在太平府一在和州兩山

隔江相對臧質既陷西壘西壘即和州

之梁山也又請自攻東城東城即太平府之梁山

壘太平在東岸故曰東城觀顏樂之所云質若復

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之語益信矣

魏侵宋人兗州孝武帝大明元年

任城今兗州府濟寧州

宋以顏竣爲東揚州刺史同上

東揚州宋孝武分浙東五郡爲東揚州五郡會稽

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也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大明二年

南彭城即南徐州今江南鎮江府

魏侵宋清口至破之同上

沙溝即南沙河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南

歐陽戍在江南揚州府儀真縣東北

宋淑儀殷氏卒大明六年
龍山在太平府南十里
第二十七卷
宋臺軍克義興明帝泰始二年
長塘即長蕩湖一名兆湖在常州府宜興縣與江
寧府溧陽縣鎮江府金壇縣連界
宋臺軍敗于赭圻至破之同上
鵲洲即鵲尾洲在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湖
白二城在和州西南通鑑註謂巢湖白水之口按

白水即和州東南白石水與巢湖水同注于柵江
爲一口故云湖白口於此築二城以拒敵
宋臺軍圍壽陽同上
宛塘按通典死虎之譌也死虎壘在鳳陽府壽州
東二十里即劉順所築
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同上
濃湖在太平繁昌縣西南三十里洄伏通鑑註旋
流爲洞狀流爲狀非地名也橫浦江中小渚名
魏將軍慕容白曜至四城泰始三年

第二十八卷
魏始班祿齊魏甲子年
六鎮一曰沃野鎮在太同府朔州廢天德軍北六
十里一曰懷朔鎮在大同府故雲中城一曰武川
鎮在天德軍北二百里一曰薄骨律鎮今寧夏府

靈州一曰懷荒鎮一曰禦夷鎮令大同府蔚州是也

齊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同上

大度橋大度河出四州雅州府西北生羌界一名沫水流經雅州府清溪縣至嘉定府入于大江自昔設險于此以禦蠻夷

齊討唐寓之平之齊魏丙寅年

東陽卽今金華府

齊敗魏師取舞陽齊魏丁卯年

綱目釋地補註 卷二 三〇

深橋在南陽府唐縣南距沘陽四十里

魏侵齊據隔城齊擊破之齊魏戊辰年

隔城在南陽府桐柏縣西南劉宋置

齊侵魏攻沘陽魏擊却之同上

醴陽醴水之北也醴水源出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

齊太廟加薦麪味別祀於清溪故宅齊魏辛未年

清溪故宅蕭道成高曾以下皆居南蘭陵之東城里今常州府武進縣卽清溪故宅也按武進無清溪志云府城西北六十里爲千秋鄉之萬歲鎮今名皐通鎮有古青城南爲圜壇北爲方壇蓋蕭齊纂位後以蘭陵爲其湯沐邑因置此爲郊祀之所據此清溪爲青城之譌當再考

魏遣使如齊同上

琅琊城卽金城在江寧府上元縣北三十五里

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齊魏壬申年

沘陽泥和二戍泥和魏書作洪和後魏太平真君中取吐谷渾置洪和郡吐谷渾附屬焉其後魏亂

綱目釋地補註 卷二 三一

吐谷渾遂有其地後周伐之拔其沘陽洪和二城據此泥和爲通鑑之譌分注未之改正故城在甘肅沘州衛

齊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齊魏癸酉年

雍州齊治襄陽今襄陽府

魏主還平城齊魏甲戌年

東木根山在大同府詳晉明帝大寧三年盛樂城在大同府西北三百餘里

魏主攻鍾離至而還齊魏乙亥年

魏徐州刺史後魏置東南大行臺於彭城亦置徐州即今江南徐州府齊徐州刺史即北徐州治鍾離故城在鳳陽府臨淮縣東淝水按淝水也邵陽洲以上之津路在臨淮縣北

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同上

梁州刺史後魏太和中置南梁州于沮縣今漢中府暑陽縣齊梁州刺史今漢中府

魏以薛聰爲直閤將軍同上

景陽山在芳林園西北曹魏之所築爲登玩之地

故址在河南府

魏太子恂有罪爲庶人齊魏丙子年

河陽無鼻城即無辟城在懷慶府孟縣東南按南

齊書城在河橋屬河陽縣

第二十九卷

魏主自將伐齊　齊明帝建武四年

〔堵陽〕亦名堵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府裕州東

魏主圍新野　至汚北　同上

〔汚北〕按此即襄陽汚水北岸之地新野漢縣今屬南陽府鄧州南至汚水一百十里司〔雍〕二州名司州今汝寧府雍州今襄陽府〔虹城〕漢虹縣今屬鳳陽府〔湖陽〕故蓼國地漢置湖陽縣故城在南陽府唐縣南〔鄉〕漢縣蕭齊置南鄉郡故城在南陽府西南一百里

魏人克宛　至鄧城　同上

〔宛北城〕秦宛縣爲南陽郡治今南陽府治按宛有兩城南陽郡治大城其西南陽卽宛城爲荆州刺史治亦曰荆州城北城大城也〔鄧城〕春秋鄧國秦置鄧縣故城在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樊城〕在襄陽府北汚水上與襄陽隔江相對懸瓠城今汝寧府齊大司馬王敬則反　至敗死　同上

〔若邪山〕在紹興府東北〔陵口〕在鎮江府丹陽縣東齊梁諸陵多在焉〔長岡埭〕在丹陽縣西南卽破岡瀆之一〔瀆水〕卽破岡瀆之水

齊師取魏馬圈　至敗績　寶卷永元元年

〔馬圈〕漢涇陽縣後魏于此置馬圈鎮在南陽府鄧州東北七十里〔順陽〕本漢析縣之順陽鄉哀帝置博山縣晉改爲順陽郡故城在南陽府鄧州析川縣東北三十里

魏拔新野　至城走　永泰元年

蔡縣東北

魏主宏殂于穀塘原至恪主同上

穀塘原在南陽府鄧州東南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奔齊同上

南徐州後魏太始中置南徐州於宿預今淮安府宿遷縣有宿預故城魏以彭城爲徐州故於淮安之徐州加南字

齊攻魏壽陽至南地永元二年

揚州刺史後魏置揚州於壽陽即今鳳陽府壽州

齊蕭衍圍鄧城和帝中興元年

石橋浦在武昌府九里頓加湖在黃州府黃陂縣

黃陂今改隸漢陽府

齊涪陵王至加湖同上

巴口在黃州府西南六十里山西流注於江爲巴口

蕭衍圍建康同上

新林浦在江寧府西南六十里白板橋即板橋浦在江寧府西南三十里破墩即破岡瀆在江寧府句容縣東南三十五里六朝運道也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同上

汚陰按汚陰汚水之南即襄陽府黑水河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南四十里下流入于漢水

魏東豫州刺史田至敗績同上

南荊後魏置荊州於穰城故城在南陽府鄧州東南又置東荊州於比陽今南陽府唐縣治建安城在汝寧府光州固始縣三豫後魏改縣鄉爲豫州今汝寧府又置東豫州於息今光州息縣南關即陰山關在光州西南與黃州府麻城縣連界

魏以蕭寶寅爲齊王梁武帝天監二年

陽石城在壽州霍邱縣東南

魏都督元英攻梁至不克同上

阜陵城在滁州全椒縣東南首賢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南關隘城在廬州府六安州霍山縣西北故潁川縣舊城在廢潁川縣今霍山縣北白塝岡在廬州府巢縣南淸溪河在巢縣東南十五里淮陵城在鳳陽府盱眙縣西北

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同上

沃野漢置縣屬朔方郡在榆林府西北
梁義陽降魏至山王天監三年
三關一曰平靖關即左傳冥阨也在汝寧府信陽
州東南九十里湖北應山縣北六十里一曰武陽
關即左傳之大隧也在信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應山縣一百三十里一曰黃峴關一名九
里關即左傳之直轅也在信陽州南九十里南至
應山縣亦九十里信陽州與三關勢如首尾
魏邢巒討興氏滅之置東益州天監五年
關城即青泥關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北
魏遣中山王英至等城同上
五城河南郡所領棘陽等縣也皆在今南陽府東
陵在鳳陽府壽州霍邱縣西羊石即陽石在霍邱
東南固城即峴城亦名五固在兗州府滕縣東五
十里與徐州接壤爲南北朝戍守處通鑑註固城
當即抱犢固按抱犢固即君山在兗州府嶧縣北
六十里郭緣生述征記極言山水之勝未嘗有城

成未敢信也
魏邢巒還至鍾離同上
洎人洲在鳳陽府臨淮縣東北八十里邵陽洲東
梁將軍曹景宗至鍾離天監六年
濊水渙水支流在歸德府永城縣東南入鳳陽府
宿州西境一名濉水戰國策魏拔趙邯鄲楚救趙
取睢濊之閒是也梁城今賫夏府靈
魏李平克信都至平名天監七年
高平鎮今平涼府鎮原縣薄骨律鎮今寧夏府後魏爲梁郡
州
魏懸瓠降梁至取之同上
鮑口即陀口鎮在開封府許州郾城縣東南司州
見糾謬義陽郡今汝寧府信陽州即梁州治此義
陽是魏別置郡治安昌城在信陽州北七十里中
隔淮河
魏復取三關天監八年
三關在信陽州東即武陽關西關即平靖關廣
峴關廣當作黃皆詳見天監三年

魏侵梁雍州至敗之同上

(滍)溝在襄陽府北(雍)州今襄陽府

梁作緣淮塘天監九年

(後)渚在江寧府西南秦淮別渚也(三)橋在江寧府

東南

梁以張稷爲青冀刺史天監十年

(青冀刺史)青州治臨淄冀州治歷城後陷于魏皆

移治于(鎮)榆由是刺史遂兼二州今淮安府海州

(鎮)榆縣

魏東豫州亂討平之天監十三年

(廣)陵城在光州息縣西南卽東豫州治

梁築淮堰同上

(巉)石在泗州北水經注淮水東經浮山北對巉石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天監十七年

(赤)嶺在榆林府西

梁以裴邃爲豫州刺史普通二年

(白)捺城在鳳陽府壽州故馬頭戍東南

高車聾桑然至婆羅門同上

(西海)卽青海在西寧府西(金)山在榆林府西界

(沙)在塞外其地卽榆林西界

桑然王阿那瓌至而還普通四年

(郁)對原在大同府塞北

魏將軍崔暹至敗績普通五年

(白道)武川鎮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在大同

府北塞外

梁徐州刺史至僮城同上

(僮城)漢縣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故城在鳳陽

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同上

府虹縣西北七十里

(曲木)戍在淮安府沐陽縣西北距建陵故城不遠

(檀)邱戍在沂州東北(鼻)城(城)在鳳陽府壽州霍邱縣

與狄城戍相近(黎)漿亭在壽州東南司吾城在淮

安府宿遷縣西北(秦)墟按水經注洛水經淮南曲

陽故城又北歷秦墟曲陽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

西北九十里秦墟在其北此洛水卽洛澗水源出

定遠縣非洛陽之洛水也

魏以費穆爲朔州刺史同上
六鎮皆在大同府北塞外詳見南北朝齊魏甲子
年
梁人圍小劍魏擊敗之普通六年
龍鬚山即龍飛山在保寧府西一百里
第三十一卷
梁侵魏圍至三關梁魏丁未年
東豫州今光州息縣琅邪郡治即邱故城在兗州
府沂州東南三關在信陽州詳見梁武帝天監三
綱目釋地補註卷三 九
年
魏長孫稚至醜奴梁魏戊申年
石錐壁在平陽府解州西南石錐山
魏爾朱榮舉兵至洛陽同上
高渚在河南府孟津縣西陶渚在開封府河陰縣
西北
魏鄧青南荊州皆叛附于梁同上
鄧州後魏永安三年于義陽郡置鄧州今汝寧府
信陽州青即南青州治懷仁縣故城在淮安府海
州北八十里按史作北青州誤也南荊州後魏置
治安昌縣故城在信陽州此
魏復取泰山郡羊侃徐紇奔梁同上
瑕邱魯負瑕邑漢置瑕邱縣劉宋爲兗州治魏爲
東兗州故城在兗州府西二十五里
陳慶之走歸梁至將軍梁魏已酉年
河中渚即馬渚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梁以陳慶之爲北兗州刺史同上
北兗州劉宋泰始中僑置兗州于廣陵郡蕭齊曰
綱目釋地補註卷三 十一
北兗州梁因之今淮安府北徐州今鳳陽府臨淮
縣
魏遣都督尔朱天光至誅之梁魏庚戌年
赤水在城都府簡州治東亦謂之牛鞞水岐州後
魏置今鳳翔府鄜縣北渭北渭水在鳳翔府北自扶
風縣流入境又東入武功縣界橫岡即馬塚在武
功縣東十餘里有高勢按鄜縣西北有橫渠或渠
旁之高皐安定郡今平涼府涇河在鳳翔府寶雞
縣東三十里高平鎮今平涼府鎮原縣

魏討万俟醜奴至皆平同上

三秦後魏于天水郡置秦州今屬鞏昌府又置東秦州今鞏昌府成縣

秦州今鳳翔府隴州又置南秦州今鞏昌府成縣

魏僕射尔朱世隆至弑之同上

西兗州後魏置今曹州定陶縣

魏紇豆陵步番至六鎮同上

陽曲川在太原府西北今有陽曲故城

梁以陳慶之爲南北司州刺史同上

南北司州梁置南司州于邔今湖北德安府又置北司州于義陽今河南信陽州二州本接壤故以慶之兼領之也

魏河北大使至高歡梁魏辛亥年

殷州西山魏分定相二州置殷州治廣阿縣故城在真定府趙州隆平縣東十里西山即恒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

魏以尔朱世隆爲太保同上

宛南兗州後魏置今鳳陽府亳州

魏都督侯淵討劉靈助誅之同上

北司州于義陽今河南信陽州二州本接壤故以慶之兼領之也

魏河北大使至高歡梁魏辛亥年

殷州西山魏分定相二州置殷州治廣阿縣故城在真定府趙州隆平縣東十里西山即恒山在定州西北二百二十里內三關之一也

秦州今鳳翔府隴州又置南秦州今鞏昌府成縣

魏僕射尔朱世隆至弑之同上

西兗州後魏置今曹州定陶縣

魏紇豆陵步番至六鎮同上

陽曲川在太原府西北今有陽曲故城

梁以陳慶之爲南北司州刺史同上

南北司州梁置南司州于邔今湖北德安府又置

魏賀拔勝自梁歸于魏梁魏丙辰年

南苑在江寧府宣陽門內

東魏大丞相歡侵魏至泉企梁魏丁巳年

小關潼關左有小谷謂之小關在華州華陰縣西

洛州東魏改司州爲洛州今河南府洛縣

東魏大丞相歡至敗之同上

渭曲在西安府同州沙苑東同州今改直隸州

魏取洛陽至皆降同上

大石嶺即大石山在河南府東四十里

盜殺魏廣州刺史李延孫梁魏戊午年

東洛州存考

東魏以侯景爲河南大行臺梁魏壬戌年

河南郡在新野縣詳見前甲寅年

梁遣兵討李賁敗之梁魏乙丑年

嘉寧城即峯州治三國吳置在交阯郡八原府西北

梁討李賁敗之梁魏丙寅年

興澈湖在八原府西

侯景復以河南叛至援之梁兩魏丁卯年

仁州梁大同二年置治巳吾縣後沒于魏故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南

梁遣貞陽侯至東魏同上

北顧亭在鎮江府北固山上貞陽縣今屬汝寧府

梁堰泗水至淵明同上

壽馳峴在徐州北

第三十三卷

東魏慕容紹宗至州牧梁兩魏戊辰年

馬頭戍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里淮濱戍守處

梁交州司馬至平之同上

愛州梁于交阯縣增置愛州今安南

梁鄱陽王範至入援同上

歐陽戍在儀真縣詳見宋孝武大明三年

梁散騎常侍至都督同上

南洲按洲當作州即太平府采石磯建康謂京口爲北府謂采石爲南州采石與橫江相對故粲至橫江與仲禮相值資其糧仗也張公洲在江寧府

西南百里蔡洲別渚青塘在清溪南岸迫近秦淮
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至武城梁兩魏已巳年
德陽堂在江寧府宣陽門內南苑馬邱洲按志作
馬昂洲在江寧府北二十里武城亦名武口城在
黃州府黃陂縣東南
侯景陷梁臺城至司馬同上
太陽門江寧府故臺城宮門西面南頭門太極東
堂晉元帝營建康新宮正殿曰太極殿左右爲東
西堂在故臺城內
魏師進次石城至師還梁魏齊庚午年
建北安陸府城西漢水支河有流建金德二口建
北流建口之北建或作建
梁鄱陽王範卒同上
溢城即溢口城在九江府西一里檜亭在九江府
城東
齊王洋稱皇帝至山王同上
平都城按平當作中中都城在太原府榆次縣東
十五里自肆州東南至鄴必經榆次故知平都爲
中都之譌雲龍門鄴都宮門在彰德府臨漳縣西
梁武陵王紀至白帝同上
信州今夔州府
侯景陷江州及豫章同上
蠡南按蠡南彭蠡湖之南也
梁湘東王繹取郢州至梁王同上
巴水出黃州府蘄縣西注于江馬柵在黃州府西
北
魏太師泰伐齊至于齊同上
東城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北
梁寧州刺史至貝磯同上
貝磯在黃州府西大舉口舉水出黃州府麻城縣
龜峯山流入府境南注于江爲舉口
梁湘東王繹至遁還梁魏齊辛未年
湘浦在岳州府華容縣白塘亭在華容縣東南
梁王僧辯克郢州至殺之同上
白楊浦在武昌府治北十里
梁湘東王繹遣至侯景梁魏齊壬申年

白茅灣在九江府東北桑落洲西
齊人侵梁至敗之同上
[陽乎]郡即今揚州府寶應縣郡降于侯景改爲北
滄州故曰侯景之土[歐陽]成在儀真縣詳見宋孝
武大明三年
齊築長城同上
[黃櫨嶺]在山西汾州府永寧州西北八十里社平
戍按齊紀作社子在大同府朔州廢武州界
梁遣王僧辯圍湘州梁魏齊癸酉年
[甫輪洲]在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
齊主擊山胡敗之梁魏齊甲戌年
[石樓山]在太原府嵐州興縣東北
梁然寇齊齊主擊敗之同上
[黃瓜堆]在大同府西南
魏以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同上
[直州]西魏置今漢中府興安州漢陰縣
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同上
[龍光殿]按龍當作乾在江寧府故臺城建康宮內

魏遣柱國于謹至敗之同上
[石梵]即介陽城在黃州府黃陂縣西
州府東南二十里[百里洲]在荊州府西南大江中
[金城]按荊州記江陵城中有金城故牙城也

第三十四卷

梁廣州刺史王琳至後梁梁齊魏乙亥年
[烝城]漢烝陽縣晉曰烝城故城在衡州府西百七
十里
齊遣兵救江陵不及取梁郢州同上
安州西魏所置治德安府安陸府屬焉
齊築長城同上
[幽州夏口]存考
梁陳霸先及齊師至[嗣徽]梁魏齊丙子年
[丹陽城]在江寧府西南五十里[倪塘]在江寧府上
元縣東南二十里[白城]即白下城在江寧府西北
十四里[玄武湖]在江寧府太平門外臺中即臺城

梁陳霸先自爲司徒至司空同上

新吳縣後漢置唐改奉新縣今屬南昌府
齊築長城 同上
總秦戍在大同府西北境
吐谷渾寇周 陳周齊丁丑年
秦州今屬鞏昌府 渭州後魏置今鞏昌府
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同上
南康郡晉置今贛州府 南江州陳置治奉新縣今
屬南昌府
梁丞相霸先至所殺 同上

苦竹灘在南昌府豐城縣南亦名苦竹洲石頭驛
在南昌府章江門外十里高州梁敬帝末分臨川
安成豫寧巴山四郡置高川以黃法𣰰爲刺史鎮
巴山縣故城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南三十里
周以令狐整爲豐州刺史 同上
湖州西魏改湖陽縣爲湖州故城在南陽府唐縣
梁王琳伐陳至于齊 陳周齊戊寅年
白水浦即白水港在九江府西
齊北豫州刺史至于周 同上
北豫州北魏置豫州于成皋後又置豫州于汝南
以成皋爲北豫州今開封府汜水縣
陳豫章內史熊曇朗殺周文育 陳周齊己卯年
金口亦曰金溪在南昌府南八十里象牙江之下
近奉新縣界
梁丞相琳伐陳至奔齊 陳周齊庚辰年
栅口栅江口在和州濡須水入江之口也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至救之 同上
楊葉洲一名楊林浦在岳州府北

陳遣兵討其江州至臨州
東山寺在福州東十里東山上
齊主及周師戰至敗績 陳周齊甲申年
西山即蒙山在太原府太原縣西北
周迪誘陳南豫州刺史周敷殺之 同上
南豫州梁初置豫州後又改爲南豫州今廬州府
無爲州
齊擊周師敗之至敗之 同上
天和谷即大谷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五十里

周信州蠻反討平之陳周齊兩戌年

水邏城在夔州府東大江北岸江南即大江南岸

陳人討歐陽紇至夫人陳周齊庚寅年

湯口湯水在夔州府西百里至瞿塘左注于江謂之湯口石勝城在水邏城側亦險要

淮口淮滙之譌也滙水在廣州府清遠縣東與滇水合處謂之滙口屈翁山廣東新語甚詳

齊築城于汾北至救之同上

汾北平陽府絳州地霍谷城在絳州稷山縣西北

長秋漢置長脩縣長秋長脩之譌也在絳州西北

龍門城在稷山縣北定陽晉屈邑漢置北屈縣後魏置定陽縣爲定陽郡治唐改吉鄉今平陽府吉州南汾城東魏置在吉州南

齊取周四戍陳周齊辛卯年

建安四戍在河南府宜陽縣東北十四里故宜陽城側

第三十五卷

陳將軍吳明徹至數郡陳周齊癸巳年

瓦梁城在江寧府六合縣西即滁塘也

陳敗齊師至等城同上

馬頭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南

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至留之陳周齊乙未年

萬春城在蒲州河津縣東北

齊廣寧王孝珩至執之陳周齊丁酉年

北朔州齊置朔州于馬邑謂之北朔州在大同府朔州東北

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同上

河南按此即今河南省也

隋以晉王廣至伐陳陳陳後主戊申年

流頭灘在荆州府夷陵州西百里狼尾灘在流頭灘下

江南亂以楊素至平之隋文帝開皇十年

楊子津即楊子江經儀真縣歷通州海門入海

殺滕王瓚開皇十一年

栗園在西安府城內

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之開皇十七年

蜻蛉川蜻當作青漢書蛉縣亦曰青蛉川在雲南姚安軍民府大姚縣北

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至頭部開皇十九年

伏遠鎮在大同府西北隋時戍守處

開通濟渠至龍舟煬帝大業元年

板渚津在開封府鄭州汜水縣東四十里江溝即今官溝在陽武縣東南劉方大破林邑還卒于師同上

闍黎江在占城北占城南夷國名在安南之南秦爲象郡林邑縣今名占城馬援銅柱接南越志曰南郡西有屠夷國援嘗至其地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太平御覽馬援立銅柱于林邑岸北有居民十餘家令岸南對銅柱後生息漸繁交州號爲馬流今銅柱已沒海賴此民以識故處云

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之大業五年

曼頭城曼音萬因曼頭山而名在西寧府西南吐谷渾所築

水城在西寧府西北赤雪山在臨洮府河州西南接洮州番界一名雪嶺

赤土入貢同上

赤土南蠻國名

帝巡河右至等郡同上

臨津關在臨洮府河州西百二十二里下臨河津

浩亹川在西寧府西南覆袁川在西寧塞外車吾

眞山在西寧西六百餘里伏俟城在西寧青海西十五里吐谷渾國都也燕支山在山丹衛東南百二十里河源郡治赤水城註見前且末郡即且末國隋置郡在安定衛西南積石鎮在西寧廢廓州西百八十里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同上

潘州存考

西突厥酋長至來朝大業七年

大斗拔谷山在涼州府西二百里極險峻

王薄張金稱至兵起同上

豆子峽即今峽水沽在天津衛高雞泊在東昌府高唐州恩縣西北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大業八年

鐵方縣屬樂浪郡今有紫蒙城即其地在遼東東

樂浪郡漢武置自單單大嶺以西屬之在朝鮮咸興府北蟬城在平壤西南蟬音提漢屬樂浪郡將軍宇文述等至而還同上

瀘河懷遠二鎮懷遠城在大寧廢衛營州東武厲

邏高麗于遼水西置軍以警察渡遼者謂之武厲逼定鎮在遼東廣寧衛東百八十里

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大業九年

濟陰今兗州府曹州定陶縣周橋在定陶縣東北

帝渡遼水遣諸軍擊高麗同上

新城在遼東金州衛西西旁西山東北接南蘇木底等城金州今奉天府蓋海縣

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同上

太陽門隋東都宮門東面三門中曰建春亦曰太陽在河南府故洛城中

內史舍人韋福嗣等伏誅同上

石梁驛在彰德府東北明永樂十三年即舊址重建

徵天下兵伐高麗至請降大業十年

卑奢城本卑沙城高麗所築譌爲卑奢自蓬萊縣海道趣平壤城必先出此

以張須陁爲河南討捕大使同上
蹲狗山卽長白山在濟南府章邱縣東三十里按志隋大業九年賊帥左才相據長白山互章邱鄒平長山等縣自昔爲深險處蹲狗蓋長白之支山也
宴羣臣于西苑大業十二年
西苑卽禁苑在河南府西隋作禁苑周二百里內爲海周十餘里
翟讓李密起兵至敗死同上

瓦岡在大名府滑縣東康城夏少康故邑在開封府禹州西
太僕楊義臣至臣兵同上
永濟渠在順天府霸州東遣江都通守王世充至燕地同上
豆子鹵在天津衛詳見大業七年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至諸郡大業十三年
洛口倉卽興洛倉在河南府鞏縣北十里石子河在鞏縣東南嶺卽橫嶺在鞏縣北
梁師都取雕陰至寇邊同上
鹽川郡秦北地郡地西魏改五原郡兼置西安州隋大業初改爲鹽川郡唐置鹽州明正統間置花馬池營正德間改置寧夏後衛
河南討捕使至其郛同上
回洛東倉在河南府孟津縣東回洛城內豐都市東都有三市東曰豐都市南曰大同市北曰通遠市上春門洛都京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門南曰永通門北曰上東門亦曰上春門
李密復取回洛倉同上
平洛園卽平洛觀在洛陽城西門外漢靈帝初平五年講武于此

李淵引兵至霍邑至拒之同上
賈胡堡在平陽府霍州東北五十里霍山蛤蝶嶺上舊屬臨石縣境
武威司馬李軌至涼王同上
昌松郡故城在莊浪衛西詳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涿郡留守薛世雄至河間同上
七里井在河間府西
李淵克臨汾至韓城同上
永豐倉即渭水倉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北梁山即
龍門山在梁山北故兼梁山之稱在西安府乾州
韓城縣東北與山西河津縣分界
馮翊太守蕭造至軍西同上
蒲津城在平陽府蒲州黃河西岸中潬城在蒲州

河橋西爲懷慶府孟縣黃河中郭家灘上
李淵濟河至渭北同上
安義縣西魏置又置河南郡隋廢郡以縣屬襄州
即今襄陽府樊城鎮
王世充及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同上
黑石渡洛水津濟處在河南府鞏縣西南月城李
密既克興洛倉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又臨
洛水築偃月城與倉相應
魏公密敗隋王世充于洛北恭帝侑義寧二年
含嘉城在東都城北隋含嘉倉城也今河南府故

洛陽城西北
第三十八卷
魏公密與隋戰至降唐恭帝侑皇泰元年
北山即北邙山在河南府北十里
唐秦王世民破秦至出降同上
淺水源在西安府邠州長武縣故高墌城東亦名
鴉觜原
西突厥高昌遣使入貢于唐皇泰二年
三彌山在龜茲國北千泉西域國在石國北南有

雪山三垂平陸多泉因名
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同上
美良川在平陽府絳州東北
唐秦王世民敗鄭至洛陽唐高祖武德四年
青城宮隋齋宮亦名青城堡在河南府西隋禁苑
內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同上
披香殿在西安府西北唐故太極宮內太極殿北
唐遣趙郡王至銑降同上

峽江自夔州府瞿塘而下謂之峽江

第三十九卷

大白經天至國事武德九年

玄武門太極宮正北門臨湖殿在太極宮北

李靖襲破突厥至遁走太宗貞觀四年

鐵山在榆林府麟豐州北

行軍副總管張至以獻同上

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定襄都督府治窗

朔城雲中都督府治盛樂城皆朔方地

進軍白嚴城六月降之貞觀十九年

冥近臣於丹霄殿貞觀六年

丹霄殿在西安府唐故宮太安宮內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貞觀九年

牛心堆在西窗府西北赤太原當作赤水源在西

窗西北烏海在西窗西塞外

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貞觀十年

朱俱波在西域莎車國南漢時子合國也亦曰朱

俱盤或曰朱駒牛

立李思摩爲突厥可汗貞觀十三年

河南按此今西窗府故勝夏二州地河北按此即

大磧地

流鬼國入貢貞觀十四年

流鬼國東夷也其地直黑水靺鞨東北小海之北

三面接海

第四十卷

薛延陀攻突厥至破之貞觀十五年

諸眞水在大同府西北塞外

進軍白嚴城六月降之貞觀十九年

白嚴城在遼東都司北百二十里瀋陽衛西高麗

所置瀋陽今承德縣屬奉天府

進攻安市城至城下同上

西嶺狹谷即北山之嶺谷也北山即六山唐名駐

蹕山在安市城北後黃城銀城皆高麗東境城與

安市城相近在今蓋州衛東蓋州康熙三年改蓋

平縣屬奉天府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同上

烏骨城在安市東近大海

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貞觀二十一年

瀚海在西域火州柳陳城東北皆沙磧大風行者人馬相失

骨利幹遣使入貢同上

骨利幹在瀚海北

阿史那社尔至失畢貞觀二十二年

撥換城在西域龜茲國西

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高宗永徽元年

阿息山在山西塞北金牙山南狼山在榆林府廢

豐州塞外唐永徽三年置狼山州鬱督軍山在漠北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府在榆林府黃河北岸安北府東瀚海都護府亦在安北府東龍朔三年

西突厥賀魯主討之永徽二年

處月城在西域焉耆國南突厥別部所居處密城近處月金嶺城在哈密火州浮圖城西

程知節討沙缽羅不克免官顯慶元年

鷹娑川在漠北故庭州塞外鴈鴈城在故庭州西北

鄭仁泰等敗鐵勒于天山龍朔二年

磧即黑沙磧在大同府振武城北偃蕑河在磧北唐討回紇置偃河行軍總管

熊津都督劉至熊津同上

周留城在朝鮮之地全州西

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龍朔三年

直峴城在朝鮮全羅道全州府北加林城在全州西北任存城在全州西百濟國所置依任存山而名百濟之西都也白江在熊津城東南亦接大海達全州西界

以楊弘武至三品乾封二年

合璧宮在河南府唐顯慶五年作入關宮爭改合璧

李勣拔高麗十七城同上

新城在遼東金州衛西詳見隋煬帝大業九年

李勣拔平城至悉平總章元年

平城即平壤城箕子故都也在樂浪郡浿水東大
行城在遼東都司東南
薛仁貴擊吐蕃敗績咸亨元年
撥換城在龜茲國西大非川在西鼈西南百七十里禹貢所云導河自積石者也
烏海在西鼈西塞外河口積石河口積石山在西
大酺上元元年
翔鸞閣在西安府故唐宮大明宮含元殿東
魏仁軌大破新羅上元二年

七重城在遼東慶州北境買肖城亦慶州境內
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儀鳳三年
光順門在大明宮宣政殿紫宸門右
遣吏部侍郎裴玄以歸調露元年
安西都護府治龜茲鎮鎮在赤力把力東南波斯
國在哈密西南拂林之東漢條支國也唐志距京
師萬五千里而嬴碎葉城在焉者國西北近西突
厥境
以裴行儉爲定襄至永隆元年

單于府即單于都護府永徽初置在榆林府安北
城東黃河北岸
吐蕃寇河源同上
安戎城在成都府茂州徼外其地險阻
裴行儉討突厥至開耀元年降之
橫水在大同府北金牙山在大同府塞北其地三
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
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平之永淳元年
伊麗水在焉耆國西亦曰伊列水又名帝帝河西

域大川也
突厥骨篤祿至破之同上
黑沙城在大同府西北
綏州步落稽作亂討平之弘道元年
城平縣本城中縣後魏所置隋避諱改城平縣故
城在延安府綏德州西南百七十里
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中宗嗣聖元年
乾元殿隋曰乾陽殿正殿也唐貞觀中復治之改
曰乾元殿在河南府洛陽故宮

太后始御紫宸殿同上

武城殿在洛陽宮明堂西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同上

下阿溪在淮安府高郵州之南亦曰三阿一曰北阿鎮在州西南并下阿溪爲三阿

太后遣韋待價至繡州嗣聖六年

寅識迦河在西域赤力把力月弓城西北

第四十二卷

周隴右大使至洪源嗣聖十七年

昌松漢蒼松縣晉太和間張氏置昌松郡于此故城在莊浪衛西洪源谷在莊浪西北

敬暉桓彥範至所殺神龍二年

古州本南蠻地唐貞觀十二年置古州今柳州府懷遠西北有古州蠻及古州江州常置于此

始用斜封墨勅除官景龍二年

定昆池在西安府西南十五里方廣十九里直抵南山

突騎施犯塞至討之同上

揩仙城在龜茲國北

帝傳位于太子至上皇睿宗太極元年

武德殿在西安府故唐宮太極宮太極殿東

以高麗大祚榮爲勃海郡王玄宗開元元年

東牟山在東夷挹婁國中卽肅慎地也

講武于驪山同上

新州漢合浦郡梁置新州唐置新興縣爲州治明

廢州存縣今屬肇慶府

薛訥與吐蕃戰于武街大破之開元二年

武街見糾謬大來谷在渭源縣西北豐安軍在蜜

夏府靈州北百八十里杜佑曰在靈武西黃河外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至留守開元四年

罔極寺在西安府長安故城大寧坊

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開元六年

朱陽漢弘農縣地後魏分置朱陽郡唐爲朱陽縣屬虢州故城在河南府陝州靈寶縣

突厥寇涼州開元八年

突落水突當作稽以導源于稽落山而名在漠北

赤亭在山丹衛西北

張說巡邊至萬人開元十年

仙州唐開元三年置今南陽府鄧州葉縣河南今

寧夏府靈州及靖虜衛等地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開元十三年

赤岸澤在西安府同州西南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開元十七年

宴百官于上陽東州開元二十年

上陽東州在河南府故禁苑按州當作洲

以裴耀卿爲至輸場開元二十二年

河陰倉即武牢倉在開封府鄭州河陰縣石門渠

廣運潭成至常侍天寶二年

望春樓在西安府唐禁苑中

秋突厥亂至可汗天寶三載

突厥種在陝州砥柱山三門之左右含嘉倉在河南府北

太原倉在陝州

以契丹湟禮爲松漠都督開元二十三年

嚴州漢合浦郡地唐曰巖州亦曰安樂郡

西與武城縣接境舊屬武城

松漠都督晉義熙中契丹爲慕容氏所破竄于松

漠之間唐貞觀間內附置漠府開元二年置松漠

都督府在兀良哈泠型山東潢水之南

勃律西域國在蔥嶺西南居葉多城臨突厥水去

長安九千里

流夷州刺史楊濬于古州同上

夷州漢牂牁郡地唐置夷州故城在遵義府真安

州綏陽縣東二百里寧夷廢縣古州在柳州府懷

遠西北詳見中宗神龍二年

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天寶元年

紫薇山亦名西山有巖壑之勝今屬高唐州恩縣

拔悉密突厥種回紇匈奴別種在漠北葛邏祿西

突厥種左廂西突厥咥利可汗所分左廂號五啜

陸右廂號五帑失畢(九姓)同紇骨力裴羅所統曰
藥邏葛曰胡咄葛曰咄羅勿曰默歌息訖曰阿勿
嘀曰葛薩曰解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忽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天寶六載
勤政樓在興慶宮南
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天寶六載
雄武城在順天府薊州東北安祿山築以貯兵器
後置軍使於此爲州境要地
將軍董延光至太守同上
積石軍在西寧府廓州西百八十里本吐谷渾
地唐貞觀問平之置靖邊軍於此儀鳳二年改爲
積石軍
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同上
連雲堡在葱嶺西小勃律國東北(波)(夷)(藤)(橋)(婆)(夷)
河在葱嶺西南小勃律境內藤橋去勃律國猶六
十里路通吐蕃
第四十四卷
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天寶七載

神威軍在青海上應龍城在青海龍駒島時有白
龍見因名
殺咸宜太守趙奉璋 天寶八載
咸宜郡故城今延安府宜川縣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同上
赤嶺在西寧府石堡城西三十里
免騎馬程昌裔官 天寶十載
西市元和志西市在醴泉坊
高仙芝入朝至三司同上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同上
(奚)亦東胡種卽烏桓昌頡之後師州城在大寧廢
衛故營州東北唐貞觀三年置天寶後寄治于良
鄉之故東閭城
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天寶十二載
洪濟大莫等城洪濟城在西寧府西南大莫城在
西寧西二百餘里莫當作漠安遠門長安京城西

面三門正中曰金光南曰延平北曰安遠

賊將史思明陷至饒陽天寶十五載

博陵郡今眞定府定州饒陽本戰國趙邑晉置饒陽縣故城在眞定府晉州今饒陽縣東北十里定州晉州雍正二年皆改直隸州

帝出奔蜀同上

延秋門在西安府治北唐禁苑城西面二門南曰延秋門左藏故址在西安府治西北唐太極宮西便橋即西渭橋長安西門曰便門此橋與門相對

陳濤斜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因名望賢宮在咸陽縣東五里唐開元中建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同上

扶風縣唐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貞觀初曰扶風今屬鳳翔府東百里

以郭子儀爲靈武至章事同上

景城漢縣屬勃海郡唐屬瀛州故城在河間府獻縣西北二十五里

禄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同上

上津漢商錫二縣地梁置上津縣今屬鄖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同上

九姓北翟回紇所統詳見天寶三載六州即貞觀中所分北翟頡利之地爲六州

以房琯爲招討至敗績同上

陳濤斜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吐蕃陷威戎等軍同上

威戎軍在西寧府西北三百里

帝如保定肅宗至德二載

拔汗那即寧遠國大宛別種

賊將尹子奇寇至郤之同上

歸州本狐奴縣地北齊置歸德縣天寶初曰歸德郡明置順義縣屬順天府昌平州

以郭子儀爲司空至敗績同上

清溝在乾州武功縣東五十里太私關在鳳翔府

縣西北二十五里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同上

上津漢商錫二縣地梁置上津縣今屬鄖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同上

九姓北翟回紇所統詳見天寶三載六州即貞觀中所分北翟頡利之地爲六州

以房琯爲招討至敗績同上

陳濤斜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帝如保定肅宗至德二載

拔汗那即寧遠國大宛別種

賊將尹子奇寇至郤之同上

歸州本狐奴縣地北齊置歸德縣天寶初曰歸德郡明置順義縣屬順天府昌平州

以郭子儀爲司空至敗績同上

清溝在乾州武功縣東五十里太私關在鳳翔府

九門戰國趙邑漢置九門縣故城在眞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

史思明陷九門同上

東五十里

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同上

香積寺在西安府西南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同上

新店在陝州西三十里

朝享于長樂殿同上

長樂殿在西安府唐大明宮內

命郭子儀等至容使乾元元年

鎮西北庭節度治庭州故城在西域火州北四百

十里

通鑑綱目釋地補註卷之四終

李光弼與史至敗之 乾元二年

野水渡在懷慶府孟縣西南河淸廢縣側

第五琦除名流夷州上元元年

夷州漢牂牁郡地詳見開元二十五年

李輔國遷上皇于西內 同上

西安府西北

江淮都統劉展反 同上

淮西節度治蔡州今汝寧府

李光弼與思明戰至皆陷上元二年

東京唐以洛陽爲東京今河南府

置道場于三殿 同上

三殿卽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銀臺內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故址在西安府治東

西內卽太極宮隋大興宮也唐謂之西內故址在西安府乾州治東

以來瑱爲淮西河南節度使 寶應元年

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今襄陽府

回紇舉兵入援至州降 同上

洛陽當作洛陽橫水店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吐蕃入寇至遁去 代宗廣德元年

韓公堆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同上

保州唐開元二年置領定廉等縣故城在成都府威州西北百三十里

僕固懷恩引回紇至奉天 廣德二年

奉天縣高宗葬梁山文明元年析醴泉好時等縣地置奉天縣以奉陵寢故城在西安府乾州治東流顧錄于錦州 永泰元年

華原漢置祋祤縣屬左馮翊魏爲泥陽縣隋改華原縣故城在西安府耀州東北一里錦州唐武后垂拱二年置亦曰盧陽郡故城在沅州麻陽縣西三十里

以杜鴻漸爲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大歷元年

山南西道節度治梁州今漢中府
魚朝恩作章敬寺大歷二年
章敬寺在西安府城東
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大歷七年
金光朱雀門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朱雀京城西面三門中曰金光門入而犯朱雀也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大歷八年
永平節度治滑州上元二年置滑衛相貝魏博節度既而以相衛諸州屬昭義因改置滑亳節度初成德節度使至留後建中二年
永平節度治滑州詳見大歷八年
望春樓在望春宮中故址在西安府滻水西岸
發西京兵戍關東同上
以韓滉爲鎮海至討之同上
淮寧節度即淮西節度大歷十四年賜號淮寧軍
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至幽州建中三年
魏指魏博燕指幽州趙指恆冀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同上
蔡水首受汴自開封府祥符縣至鹿邑縣南合於
潁謂之蔡河
府鎮原縣西北
羊武谷羊一作楊又作陽在代州崞縣西三十里

初稅間界除陌錢法建中四年

淮寧軍見前二年

靈武鹽夏渭北至潰歸同上

漢谷在西安府乾州北三里亦曰莫谷第四十七卷

李抱眞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興元元年

桑林在順德府廣宗縣南

李晟等收復京城至以降同上

苑中禁苑中也故址在西安府北光泰門禁苑東

故城在平涼府西北八十里

面二門南曰光泰門

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貞元元年

陶城即陶邑鄉在蒲州北三十里唐志河中有陶城縣

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貞元二年

摧沙堡在平涼府詳見大厤八年

淮西戍兵至斬之貞元三年

長水縣後魏爲南陝縣西魏改長淵唐諱淵改長水故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南七十里

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同上

浙西觀察見糾謬

以渾瑊爲會盟使同上

土梨樹堡在平涼府鎮原縣東

渾瑊與吐蕃盟至劫盟同上

洛口即水洛口在平涼府靜寧州南兎亭州東北

柏泉柏當作百本姚秦時黃石國赫連夏置長城護軍於此西魏爲長城縣隋大業間改爲百泉縣

故城在平涼府西北八十里

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同上

少陽院在大明宮溫室殿西南浴堂殿東

吐蕃陷連雲堡同上

連雲堡爲涇西要地在平涼府涇州西界

徵陽城爲諫議大夫貞元四年

柳谷見糾謬

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貞元十一年

延英門在大明宮延英殿之右

韓全義與淮西至大潰貞元十六年

五樓在開封府陳州商水縣西三十里故溆水城
西南　第四十八卷
韋皐大破吐蕃于雅州貞元十七年
昆明城在四州鹽林衛西南本漢定笮縣地以南
接昆明夷而名
劉闢反至討之憲宗元和元年
長武城在西安府乾州長武縣西北大蚡初郭子
儀命李懷光築貞元三年出神策軍分屯近畿此
爲長武鎮
定襄州在大同府西北定襄城旁
貶元稹爲江陵士曹元和五年
敷水驛在西安府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敷水
以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元和四年
淮西郾城降元和十二年
洄曲在開封府許州郾城縣東三十里
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張柴村在汝寧府遂平縣東
南三十里朗中漢朗陵縣隋曰朗山縣故城在汝
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以裴度兼彰義至討使同上
通化門唐京城東面三門北曰通化
受降城西二百二十里

彰義節度吳少陽卒元和十年
壽州茶山按壽州南連六安州諸山皆產茶故云
茶山
李光顏烏重胤至雲栅元和十一年
凌雲栅在開封府陳州商水縣故溆水縣西南當
郾城縣之東北
唐鄧節度使至鐵城同上
鐵城見糾謬
貶袁滋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同上
新興栅在汝寧府遂平縣文成栅西南

淮西郾城降元和十二年
洄曲在開封府許州郾城縣東三十里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同上
興橋栅在張柴村東張柴村在汝寧府遂平縣東
南三十里朗中漢朗陵縣隋曰朗山縣故城在汝
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以裴度兼彰義至討使同上
通化門唐京城東面三門北曰通化
受降城西二百二十里

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同上

興安門即延興門唐京城東面三門之南門興安

當作安興

第四十九卷

安南遣將楊清至象古元和十四年

黃洞蠻一名黃橙蠻在廣西南窗府新窗州南二

百餘里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至章事元和十五年

月華門在大明宮宣政殿西太極宮太極殿西亦

有月華門

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同上

黃家賊即黃洞蠻見上年

遣使冊回鶻至妻之穆宗長慶元年

青塞堡在窗夏後衛西

宣武押牙李泳作亂討平之長慶二年

郭橋在開封府城西北

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長慶四年

紫宸門在西安府故唐宮大明宮宣政殿北紫宸

殿前

盜入清思殿至平之同上

清思殿在西安府故唐宮大明宮太和殿西

以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文宗太和元年

兗海節度治沂州旋改治兗州乾符三年賜號泰

寧

以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太和三年

齊德滄景節度唐文宗罷橫海節度更置治滄州

太和五年賜號義昌軍

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太和五年

蔚茹州在西窗府西南平涼坂即平涼府回中宮

在鳳翔府隴州咸陽橋在西安府咸陽縣城東南

即長安之西渭橋

第五十卷

黠戛斯攻回鶻至內附開成五年

西城即西受降城在榆林府麟豐州西北八十一

里雲迦關在天德軍城北

劉沔大破至以歸武宗會昌三年

黑車子族章室別種唐賜黠戛斯詔云黑車子距漢界一千餘里是也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同上

無憂城即維州城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今成都府威州魯州唐永徽二年特浪辟惠等羌酋內附以其地置三十二州屬茂州都督府魯州其一也

故城在成都府茂州西北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會昌四年

橫水戍在大同府西北柳子即柳林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南三十里

李紳罷昭義將高文端降同上

乾河在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東北固鎮寨在沁州沁源縣西南三十里

黠戛斯攻室韋大破之宣宗大中二年

室韋北翟契丹類也據黃龍北傍猺越河西南去長安七千里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大中三年

三州原州今平涼府鎮原縣安樂州唐咸通三年置以處吐谷渾部落故城在寧夏中衛東南百五十里長樂州唐改曰威州在寧夏中衛東南鳴沙城七關木峽關石門關蕭關俱在鎮原縣驛藏關制勝關石峽關六盤關俱在平涼府固原州

吐蕃論恐熱擊尙婢婢遂掠河西大中四年

河西八州部州廓州涼州甘州肅州瓜州伊州西州

雞山羣盜至平之大中六年

雞山即雞頭山今名雞頭關在漢中府寧羌州

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至破之懿宗咸通元年

南陳館在紹興府新昌縣黃罕嶺下嵊溪之南

第五十一卷

桂州戍卒作亂至不克咸通九年

湖南道治岳州府淮南道治揚州府任山在徐州西南三里自宿州趨徐州必度睢水踰任山爲往來通道渦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十五里淮口在淮安府南淮水合黃河口也宋州今歸德府下蔡故城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爲江縣故城在

和州東北四十里浙西軍潤州鎮海軍也今鎮江
府楚州今淮安府
康承訓大敗賊將至鹿塘咸通十年
柳子鎮在鳳陽府宿州西北九十里新興鎮在歸
德府永城縣南鹿塘寨在永城縣東南自新興東
至鹿塘又東至柳子相距各三十里襄城見糾謬
焉收泗州至圖解同上
揚潤揚州潤州
賊將張玄稔至徐州同上

襄城寨見糾謬留武小睢二寨皆在宿州西蘄故
城在宿州南詳見秦政二十三年石山即石佛山
寨在徐州城西二里雲龍山之東南宋州今歸德
府桂州存考
南詔入寇至雅州同上
定邊節度唐咸通九年置治邛州
上幸安國寺咸通十二年
安國寺在西安府唐皇城南朱雀街東第四街長
樂坊
李可舉討李克用至達靼僖宗廣明元年
藥兒嶺在順天府薊州北胡氏曰在雄武軍北
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同上
駱谷關在盩厔縣趣漢中之道也詳見漢後主景
耀五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中和元年
奉天鎮即奉天縣貞元中命神策軍分屯近城此
爲奉天鎮在西安府乾州治東乾州今改直隸州
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同上

東塘即茱萸灣隋仁壽四年開此以通漕一名灣
口亦曰東塘在揚州府東北十五里
邛州牙官所能作亂至討之中和二年
資陽鎮在成都府簡州資陽縣東六十里
陳敬瑄遣押牙至平之同上
穿口即新穿水口在成都府崇慶州新津縣東北
四十里新津縣見上延貢皆在邛州大邑縣東南
二十里胡氏曰自成都雙流縣西南爲新穿水口
又西至新津縣又西至延貢皆相去皆不過四十

五里

黃巢趨汴州至兗州中和四年

王蒲渡蒲當作滿王滿渡在開封府中牟縣南舊唐書作在中牟縣北寃

爲汴河所經津濟之處新唐書作在開封府中牟縣南舊

句漢縣故城在兗州府曹州西南四十里

李克用至汴州至走還同上

上源驛在開封府城南

第五十二卷

朱全忠取曹州光啟三年

劉橋在東昌府濮州南

楊行密克揚州同上

東塘見前

王建攻邛州昭宗大順元年

唐橋在成都府城東南爲成都七橋之一七橋曰冲治橋直西門郭江上從冲治橋西折北出曰長昇橋城南門曰江橋又南曰萬里橋西門曰夷里橋一名笮橋西南曰市橋在城東南則唐橋圖經江橋劉宋孝武改曰安樂橋今名南虹橋東閶門

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同上

長子西谷在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郎發鳩山

李克用遣兵至遁還同上

定難節慶治夏州故城在榆林府西北二百里

朱全忠攻魏博至乃還大順二年

洪門鎮在衛輝府東北五十里衛縣古朝歌地漢置縣隋改曰衛縣故城在衛輝府濬縣西五十里

以楊復恭爲上將軍致仕同上

黔南節慶治黔州今重慶府彭水縣桔柏津在保寧府昭化縣東三里即嘉陵白水三江合流處

孫儒攻宣州同上

東溪即勾溪在寧國府宣城縣東三里按寧國府寧國縣東五里有東溪源出天目山至西壩接宣城境爲勾溪上流或此東溪也溧水縣今屬江寧府

以錢鏐爲武勝軍防禦使景福元年

壽河在淮安府東南五十里今名故城河武勝軍故城在淮安府東南五十里今名故城河

武當作威唐建中二年改浙東觀察中和三年改勝義節慶光啟三年改曰威勝軍

以李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同上

邢洺磁節度治邢州今順德府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景福二年

佛山寨即石佛山在徐州城南二里

劉建鋒焉殷入潭州殺鄧處訥乾寧元年

龍尾關在長沙府善化縣東四十五里疊峯峙拔有如城壁中間僅通一車今名關山

以劉隱爲封州刺史同上

賀江一名封溪在封川縣西十里自廣西賀縣流

入

李克用舉兵至門鎮乾寧二年

承天樓即承天門樓也唐宮城有三一爲西內在皇城內西北隅正門曰承天門

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同上

龍泉寨在西安府邠州三水縣東北

以劉隱爲清海行軍司馬乾寧三年

藤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詳見秦二世二年

敗王建爲南州刺史至慶使乾寧四年

南州漢武陵郡地唐武德四年置今重慶府南川縣

朱全忠擊楊行密至大敗同上

淮水自泗州東流至清河縣南與黃河合鎮海節度錢鏐既遷治于杭州其後淮南仍置鎮海節度于潤州今鎮江府

威武節度使王潮卒同上

威武節度治福州今福州府

劉仁恭屠貝州至而還光化二年

館陶門魏州西門也今大名府大名縣承天軍故城在真定府井陘縣西北六十里

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同上

保義軍節度即隴右節度治鄯州貞元十年以秦州刺史兼隴右經畧使治普順元和初賜名保義軍鄯州今西寧衛普順故城在鳳翔府麟遊縣西

神策指揮使至德王天復元年

百二十里

安福門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長樂門在大明宮內

以李茂貞爲鳳翔至慶使天復二年

武定節度治洋州今漢中府西鄉縣昭武節度卽威義節度乾寧二年更名昭武軍治鳳州今漢中府鳳縣蓋與鳳翔靖難兼領四州也

馬殷襲江陵陷之天復三年

武貞節度治郢州今常德府

王師範以淮南兵至青州同上

石樓在青州府西

梁王全忠屯河中至陝天祐元年

延喜樓西安府唐故宮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

興德宮在西安府華州華陰縣隋所建也

命魏博曰天雄軍至鄴王同上

魏博節度治魏州初代宗以天雄軍寵田承嗣後

田悅叛削天雄之號天祐初復賜號天雄

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昭宣帝天祐二年

九曲池在河南府唐禁苑中卽隋之龍鱗渠也

殺裴樞獨孤損至餘人同上

白馬驛在河南府故洛陽城西

梁王全忠攻滄州劉仁恭救之天祐三年

尾橋關在保定府雄縣南易水上

晉敗梁兵到守之天祐四年

高河即絳河在潞安府屯留縣東南東南山口壺關山在潞安府東南十三里故曰東南山口

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梁太祖開平二年

亂柳寨在澤州城東北

綱目釋地補註卷六　一

晉王攻梁至圍解同上

三垂岡在潞安府潞城縣西二十里

梁殺其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夷其族開平三年

佑國節度治河南府天祐初徙治長安今西安府

岐遣劉知俊至而還同上

衍州大中間置治平安縣故城在真定府定州南六十里

岐晉合兵至却之開平四年

定難節度治夏州詳見唐昭宗大順元年

梁進軍逼鎮州至高邑同上

野河在真定府柏鄉縣西北五里一名槐水源出贊皇縣西黃沙嶺東流入葫蘆河

晉師圍邢至師還乾化元年

白司馬阪在河南府東北三里

梁遣楊師厚將兵屯邢州至天軍同上

承天軍在井陘縣詳見昭宗光化二年

岐王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同上

綱目釋地補註卷六　二

安遠軍在成都府彭縣西北

晉師及鎮定之兵至走還乾化二年

下博橋在真定府深州故下博城東跨葫蘆河上

深州雍正三年改直隸州

劉守光遣兵至其將同上

龍頭岡在順天府西四十五里

晉枚燕順薊州安遠盧臺軍乾化三年

安遠軍唐末置在順天府薊州西北

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同上

趙步在壽州東北淮河北岸

蜀攻岐階州破長城關 乾化四年
長城關按階州無長城關有望城關在州西北百
八十里或譌望爲長耳
梁分天雄軍爲兩鎮至入魏 梁主瑱貞明元年
楊劉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北六十里
晉王勞軍魏縣同上
河曲見糾謬
梁劉鄩引兵至莘城同上
黃澤在遼州東南百二十里大行山上山下即
黃澤嶺下
蜀遣兵攻岐至奔蜀同上
金沙谷在秦州東南
晉王大舉伐梁 貞明四年
麻家渡在東昌府濮州東北
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至梁軍同上
胡柳陂在東昌府濮州西土山胡柳陂有土阜相
連即此山也
第五十五卷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至救之 貞明六年
下却秦縣故城在西安府渭南縣北五十里
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藹夷其族同上
西山即房山俗呼王母山在真定府平山縣西北
六十里鵲營庄在平山縣西十餘里亦遊晏處也
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龍德二年
桑林非地名蓋沙河上桑柘林也
晉王克鎮州至慶使同上
東垣渡東垣戰國趙邑故城在真定府南八里渡

即城北七里滹沱河渡也
梁遣招討使王彥章至章罷 龍德三年
楊村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五十里馬
府東平州西北鄆家口在馬家口西南
唐主救鄆州至滅梁同上
興唐府今大名府梁門即宜秋門大梁城西面北
來第一門也
蜀主東遊 唐莊宗同光三年
武興節度武興故城今漢中府略陽縣

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同上

威武城在漢中府鳳縣東北六十里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詳見唐昭宗大順二年

桔柏津在昭化縣

年

唐主猶于白沙同上

白沙在河南府西南伊闕山旁

唐李紹琛反于蜀至討之同光四年

武連縣劉宋置下辨縣梁改武功西魏改曰武連

故城在保寧府劍州西八十五里今爲武連驛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同上

奉化軍後唐置今保定府河陽橋即河橋晉泰始

中建在彰德府孟縣西南二十里故河陽城

唐主如閿東至乃還同上

萬勝鎮在開封府中牟縣東距大梁六十里墨子

谷在汜水縣西即成皋之關口石橋驛在河南府

故洛陽城東北

唐伶人郭從謙至洛陽同上

興教門洛陽故宮城凡六門中五鳳樓東曰興教

絳霄殿嘉慶殿俱在故洛陽宮內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同上

浮梁在西安府渭南縣城北渭水上魏宇文泰所

造

第五十六卷

唐鄴都軍亂討之明宗天成二年

鄴都五代唐同光初以魏州爲東京三年改曰鄴

都今大名府河衛河即永濟渠永濟渠在河間府

青縣城東一里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天成三年

封州漢蒼梧郡地隋曰封州故城今肇慶府德慶

州封川縣賀江在封川縣西詳見昭宗乾寧元年

唐以從榮爲北都留守同上

北都今太原府

吳攻楚岳州大敗同上

角子湖即滃湖在岳州府南五里在洞庭之角故

名楊林浦在岳州府北

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至破之同上

新樂縣隋所置屬真定府定州
唐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天成四年
保寧節度治閬州今保寧府
唐董璋築寨劍門至諭之長興元年
雲安鹽監雲安有鹽利自漢以來皆置官司之唐
末置雲安監故城在夔州府雲陽縣西北三十里
董璋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同上
徵州故城在順慶府東南王建所置胡氏曰州名
不見于諸志大約在遂合果三州之間亦失于考

核矣
唐劍孟知祥至不克同上
梁蘇村在保寧府劍州東七十里北山即漢陽山
在劍州北二里
唐石敬瑭攻劍州不克同上
河橋河當作石南北二山之間有大澗石橋跨其
上在劍州治北二里
唐召安重誨還至利州長興二年
三泉縣唐所置故城在漢中府寧羌州沔縣西南
七十里昭武節度即感義節度治鳳州乾寧四年
更名昭武移治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
吳以宋齊邱爲右僕射致仕同上
九華山在池州府青陽縣西南四十里
董璋襲西川至東川長興三年
白楊林鎮在成都府漢州東雜蹤橋在成都府新

都縣北三十里彌牟鎮北
唐以李舜超至拒命長興四年
彰武軍後唐置今延安府鹽軍即隨州節度貞元
九年置十七年改屬夏州節度十九年得專奏事
比于節鎮元和二年仍屬朔方曰靈鹽節度
使
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至降潰閔帝應順元
年
西都後唐復以長安爲西京京兆府今西安府護
國節度即河中節度治蒲州光啟中賜號護國山
南西道治梁州今漢中府武定節度光啟二年置
治洋州今漢中府洋縣彰義節度即涇原節度治
涇州今屬平涼府靖難節度即邠寧節度治邠州

今屬西安府中和四年賜號靖難
唐潞王從珂至殺之同上
龍口鎮靈當作零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三十里西京見上西都
唐主出奔至從騎同上
天宮寺存考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至自立潞王清泰元年
蔣橋在河南府城西穀水上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同上
蜀寇唐金州不克清泰二年
金州故城在漢中府西城縣
楚王希範以其弟希杲知朗州清泰三年
靜江節度治桂州今桂林府蒙州今平樂府永安州朗州今常德府
契丹德光至懷州同上
羊武谷在太原府代州崞縣詳見唐代宗大曆十三年虎北口見紐謨北山即蒙山在太原府太原縣西北五里汾曲汾水自太原府至汾州府皆曰汾曲晉安砦在太原縣東北故晉陽城南西樓契丹阿保機于所居六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
唐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同上
西陽陽當作唐一作湯因譌爲陽也西唐店在澤州北團柏谷在太原府祁縣東南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至賂之晉高祖天福元年
順州唐天寶初置領寧義一縣在營州五樓戍南
後寄治于幽州城內新州光啟中幽州帥李匡威表置今直隸保安州儒州唐末析嬀州置儒州今直隸延慶州武州唐主析懷戎縣置武州即今宣府鎮寰州天成初置領寰清一縣故城今馬邑縣
屬大同府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同上
柳林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南三十里
契丹以晉主南下至契丹同上
高河壁在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即絳河也榆闕一

名臨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百里
遼東廣寧前屯衛西七十里

第五十七卷

吳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珧元球天福二年
銅官山在池州府銅陵縣南十四里廟即銅官山之廟也
晉楊光遠敗魏兵至伏誅同上
六明鎮在大名府滑縣東北胡良渡口滑縣雍正初改屬衛輝府

吳徐誥殺其主之弟歷陽公濛同上
德勝節度按五代吳世家無德勝字止云節度周本時本鎮廬州考職方廬州屬吳周世宗取之置保信軍亦無置德勝節度事蓋傳刻之譌
吳徐誥稱帝至讓皇同上
天泉閘在江寧府城故建康宮
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天福四年
北關即今福州府北門一名嚴勝門梧桐嶺在福州府北二十里
閩王曦遣兵至邵之天福五年
南鎮嘗在福州府古田縣西百四十里
唐主如江都同上
泰州今屬揚州府
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天福六年
花山在南陽府唐縣南
晉主還東京天福八年
東京今開封府
晉主自將次澶州至契丹重貴開運元年
秀容縣故城今太原府忻州治
契丹度河至敗走同上
馬家口在東平州詳見梁主瑱龍德三年麻家口亦曰麻家渡在濮州詳見梁主瑱貞明四年
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同上
蓋竹在建寧府建陽縣南二十五里
契丹至相州至追之開運二年
胡良渡在衛輝府滑縣東北古大河渡口也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績同上

赤崗在建寧府崇安縣南
契丹遮軍南下 至大梁同上
陽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五十里白團衛村在完縣東南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開運三年
阜海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宋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有阜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銘澗川谷按威州今慶陽府環縣西山在靈州南耀德鎮
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同上
閼謂三關瓦橋關在保定府雄縣高陽關在保定府安州高陽縣益津關在順天府霸州三關控扼幽薊戍守特重瀛莫二州在三關以南
契丹大舉入寇 至延廣同上
順國節度晉天福八年改成德軍曰順國軍今眞定府
定府安國節度五代梁置保義軍貞明中爲晉王存勗所取改曰安國軍今順德府
契丹德光入大梁 至自殺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封邱門開封府沐故宮裏城北面三門西曰封邱門明德門沐故宮城門凡六南面三門中曰乾元門朱梁曰建國門晉改曰明德門赤岡在開封府東北十二里
契丹封晉主至龍府 同上
封禪寺在開封府城東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同上
恆朔恆州漢平城地北魏孝文帝徙都洛陽改曰恆州唐武德六年亦置北恆州今大同府朔州今

屬大同府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同上
中渡橋在眞定府城東南五里跨滹沱河上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同上
保義節度唐昭宣帝置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節度治陝州
晉主知遠 至而還同上
壽陽晉縣在太原東百六十里承天軍近太原府東鄙土門路西出之沖也詳見昭宗光化二年

鞏盜陷宋亳密州同上

埇橋在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跨汴水上爲徐州
府南界

吳越復遣兵至福州同上

白蝦浦在福州府城南卽白龍江別名

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同上

河陰縣今屬開封府鄭州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同上

武平節度卽武貞節度唐乾寧五年置光化三年

改曰武平治澧州今屬岳州府

漢遣將軍王景崇等經畧關中漢高祖乾祐元年

晉昌節度石晉改京兆曰晉昌軍今西安府

河決魚池隱帝乾祐元年

魚池見糾謬

漢趙暉國王景崇至不克同上

竹林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七里模壁寨旁

漢以靜州隸定難軍乾祐二年

靜州卽靜邊軍唐置以處党項拓跋諸部至德後

廢五代時改置靜州故城在延安府葭州米脂縣
西定難軍治夏州詳見唐昭宗大順元年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同上

建州契丹所置在大寧廢衛東南四百里

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乾祐三年

貴州今潯州府貴縣

馬希萼以羣蠻攻潭州同上

梅山在寶慶府新化縣南五里梅山洞蠻有蘇姓
者最强梗

益陽秦縣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里

今屬長沙府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至承祐同上

赤岡在開封府東北詳見高祖天福十二年七里
店在開封府城北二十里玄化門開封府故沖宮

棗城門凡十北面三門東曰安遠門本名酸棗門

晉天福三年改曰玄化門遵封在開封府城南六
里迎春門故沖宮東面三門北曰望春本名曹門

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

朗州兵至潭州至拒之同上

岳州岳當作潭以事在長沙也
馬希萼陷潭州至自立同上
巴溪在長沙府城北或云即麻溪瀏陽門見糾謬
契丹燕王述軋至伐之周太祖廣順元年
新州唐末增置今直隸保安州
第五十九卷
武平留後劉言至湖南廣順二年
武平節度治朗州今常德府
周寧州殺牛族反唐順二年
包山在慶陽府北
周凌胡盧河至檢使世宗顯德二年
李晏口即靜安軍故城在眞定府深州東南五十里
周拔蜀黃牛寨至伏誅同上
黃牛寨一名黃牛堡在漢中府鳳縣西北百五十里
馬嶺寨在漢中府鳳縣西亦曰馬頭關白澗鎮在鳳縣東北黃花縣唐武德四年分梁泉縣置黃花縣故城在鳳縣北六十里唐倉鎮在鳳縣北六十里青泥嶺在漢中府寧羌州西北百五十里接興昌府徽州界鄧州今安陸府
周王景克蜀鳳州至死之顯德三年
固鎮在漢中府鳳縣西百二十里當嶓冢之東北按城固鎮築城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也不可因漢中有城固縣而混之
唐遣兵拒周師至敗之同上
浮梁在正陽淮水上正陽鎮在鳳陽府壽州西六十里淮水流出潁壽二州之間夾淮有東西正陽鎮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顯德四年
羊馬城一名三牛城在鳳陽府城東二十里渦水
在鳳陽府宿州西南十五里
唐濠州降周至泰州同上
楚州今淮安府天長縣屬鳳陽府泗州

蜀貶章九齡爲維州參軍顯德五年

維州今城都府威州

北漢攻周隰州不克同上

隰州今屬平陽府建雄節度五代梁置定昌軍節度後唐改曰建雄軍治平陽府

周主自將伐契丹至乃還顯德六年

安陽水即桓馬河一名安陽河在順天固安縣西南二十里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同上

清源節度南唐置治泉州府

唐以洪州爲南都同上

洪州今南昌府

通鑑綱目釋地補註卷之六終

原夫則壤攸分豈止重關設險職方是掌不啻列國采風況會盟征伐之必詳尤形勢幅員之難紊史傳地志曩蹟基繁叙述輿圖永言未足此吾叔彌伽居士斯編之爲譔也居士家居長水系共南軒胸富小酉之藏名重大江以北維桑與梓處處興懷自舟而車時時命駕蓋以通鑑至温公而始備綱目得朱子爲大成時異勢殊其間畸稱不少畫疆分界此外割屬良多若使僅等拾遺鮮爲核實將前人分註何由

悉出無訛正史特書安得壹歸盡善此則考訂之難緩抑亦閱歷所宜深矣於是側帽鳴鞭征途窮乎寥廓捫參涉井勝攬極夫邊隅吟遍百二名區敢辭遠道酌罷十千美酒暫寓他鄉累朝之沿革不同細析毫芒于無間各郡之簡編具在遐搜穹壤而靡遺某日至湘東某日至隴西索故墟于牧豎何處爲溫水何處爲寒谷徵舊址于村氓是用筆運珠璣腹施繩墨視胡寧海註而掛酌敢曰彈射先賢較顧宛溪紀而經營更在網羅近事夫史家刊誤不一其書糾謬

始劉氏弟兄至吳縝而最夥補註本章懷太子于松之爲獨傳然皆奉勑撰書望一燭十未有春秋而後炎宋以前貫串兩漢三唐洞燭六朝五代窮據晨昏之靡定提封甲乙之難稽悉能考古證今破疑存信詮次締當証據分明俾閱者目朗心開惟憂卷盡聞者手舞足蹈爭快編成綱鑑功臣洵在此也雲錦會從書局窺幌史才思仁傑之補遺有志未逮仿應辰之辨證自笑無能得覘紀載之足憑不覺欣喜之頓集何必躋宰相嗤柳燦析微之偶遇一時勿謂老布衣並裴駰集解之特昭千古流傳可必珍賞有同謬

辱知音敢辭弁簡平湖鐵珊姪雲錦謹識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

欽縣 張 剏 山來
欽縣閔麟嗣賓連纂 瀚 遲也同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

紀載之文莫難於考訂輿圖蓋郡邑屢經沿革名稱不一居今而論古帝王建國之地苟參核不精引證鮮當靡不此是彼非名存實去其失也誤誤不可傳信也世所刻國都考一編皆從朝代注地未有因地注人且於地名從古不從今世代莫詳即從今者又於歷代僭據皆闕未為善本為完書茲錄凡帝王國都分載於今府州縣地若秦末諸國項氏分王諸將漢初諸國兩漢以還僞國有非茲盜可比者共所都據之地皆載若漢中衰永平冀兼古營漢末公孫淵稱燕王州域幽肥如奔燕所封五代燕昌黎北為薊州北容城虛龍劉守光稱帝疑據此

順天府 古冀州域 周燕國名公封一云都保定又云都薊州漢燕王盧綰史記未紀都於何地附此遼金元都明初封燕王府成祖靖難以為北京英宗定為京師南面為留都本朝都拔元至元四年建名大都城即今燕京元亦號中都後改大都大都中都自遼金元皆肇構之並今之燕京也

直隸 凡京省府州縣次第悉焰除目便查

涿州 軒轅黃帝都亦云涿鹿或云都保安薊州武王封黃帝後於此一云

燕國 初分王燕王臧豐潤春秋無終國地又云王田茶都茶為漢所鹵遵化兩州縣是無終國韓廣武臣將自立為燕王儋韓都此項烈為遼東王不肯行臧荼擊殺之并有其地

薊 瑪 襄 州 商 孤
阪 據 遼 州 竹 國

保定府 冀 又云名唐古鮮虞國又云堯爲
唐侯地似誤詳山西慶都又
堯始封地堯
母名慶都

河間府 冀 古河間國又云周邘侯國又云唐叔虞
封邑若叔虞
之封則在山西非此地任

邱 古高陽地顓頊城景州古東丹國遼都金改之封則在山西非此地任
遷虎愚豐卽起兒漫邪 帝於起兒漫是爲西遼又云
抑兩地那未詳附此

真定府 冀 亦古鮮虞地或屬又
國鮮虞地或屬又靈壽一云
定州中山郡非國也遷近地不及詳世代耳中山
是燕慕容垂移據後 晉州鼓子國爲鮮古
虞見左傳是趙州趙

國 柏鄉 高邑 二縣皆趙地柏鄉故城一云今趙州高邑縣

順德府 冀 那 禽古襄國周那國或云南和
信都 郡治 譌許山西梁國之柏鄉
在郡臺爲是羽分王常山王張耳王遷地都此歸漢
封趙王後植石勒據襄國鮮虞地或屬又靈壽一云
見晉載記石虎徙鄴閔閻減而據之地勒據襄國鮮虞地或屬又靈壽一云

廣平府 冀 肥鄉 白狄肥子國又云昔陽肥子國
都也未詳或是清河縣
趙 雞澤 春秋鉅鹿雞澤會處

大名府 冀 周 封武庚
齊 劉豫初
後唐 初都
內黃 亦云河直甲
居此從水 清豐 或云北魏
滑古系韋國又有 東明
滑國未詳是否

徙洛陽 後唐初都 滑古朝歌紂都 東明 譌相接也

宣化府 冀 開平 晉地元上都開平縣 清源 元起此
於獨石今改宣府爲懷二縣

八是幾輔要地非邊鎮矣明一統志云元上都城去京師東北七百里中統初置開平府尋號上都又改一
幸爲卿金之桓州地也有景明宮乃避暑之宮也在
京師有殿名揚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桓州亦在
近大同之地一云元於應昌府在上都東北三百
里當是宣府鎮開平地而與地圖云應昌在開平稍
東北或云在宛平縣界非 延慶州 古蚩尤
鹿由黃帝破蚩尤 地原名隆慶元年改保安州有泳
於此一云黃帝都

盛京

奉天府 幽 本明之瀋陽中衛及定遼中左前後來
營 家海蓋鐵嶺三萬遼海十一衛地天聰
十年丙子夏四月十一日乙酉太宗文皇帝卽位
盛京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順治十四年設府于盛
京城內領五 遼陽州 在春秋戰國時屬燕秦滅燕置遼
州一縣東郡漢因之武帝拓朝鮮增置元遼

蓋等四郡漢末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自立爲侯僭擬
乘輿城此前燕慕容廆封公時城有武后時有乞乞仲象者度遼水自固傳子榮祚地
廣兵號自稱震王中宗賜所都忽汗州封渤海郡地
東丹國立太子圖欲表徽爲人皇王以主之後遷東丹民居此升爲南京金爲遼陽府元爲遼陽縣平
章劉筠高家奴分據降於明以治十有二遼東爲遼陽府內設遼陽縣十四年罷府
號勿吉隋爲上京龍泉府元改開元路明太祖置三萬衛於此康熙三年改爲遼東衛又建遼陽州屬焉
原 卽遼黃龍府背城在遼城之北古肅慎國西南境
漢爲夫餘國元魏時爲豏貊地漢爲夫餘國元魏
混同軍有地名附錄曰

喇萨母乌路在松花江东百
漠言大林也自厄黑木站至百里至大乌稽又东行二百二
里至火拜城城广四十里乃
更稍上京自沙林而东八十
里至羌突里鄂尚乃朝鲜北
安置微钦故城在山顶死葬
百馀里西上黄龙府二千一
百里此地天祚三年改黄龙府为
之地天祚三年改黄龙府为
山在乌喇南六百里黑水发源於此舊为粟末河遼
太祖改为混同江一說松花江流合厥扒江入海西流合混
江接界刻地圖長白山在朝鮮北境有大土城為五國城
鮮者為鴨綠江又一支流為混同江汇過厥扒東名
厥扒江過扒剌夷名扒剌江又北至海西屈而
東入於海通名烏龍江與前說不同兩存俟考鐵嶺
古臨州地遼左舊志有古鐵嶺城在銀州東南五百
里地接高麗明洪武初即彼地為衛尋徙此康熙三
年改為鐵嶺縣

江南

江寧府 古揚州三國吳徙都東晉南朝
域周同皆都之是為六朝梁元
敬帝復都建康南唐亦都之宋高宗即位
安明太祖高皇帝於戊申年正月初四日
於此改應天府永樂中於北平建北京正
京為京師此為南京留都順治二年改南
統時以北直為江南
應天府為
江寧縣

徽州府 揚

寧國府 揚

池州府 揚

太平府 揚 蕪湖鳩茲地左傳注所云逆道縣是

安慶府 揚 春秋屬舒皖天寧縣古桐完徐壽輝徙據其城國

昭代叢書 丙集 卷二十二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

蘇州府 揚 吳國武王封仲雍之後名周章者於吳承泰伯祀兼松江常州二府元末吳張士誠據其地十年稱周吳王五年也

松江府 揚 亦吳地

常州府 揚 秦北封隋末梁沈法興據毘陵無錫秦伯封地有泰伯城

鎮江府 揚 三國吳初都

淮安府 揚兼古海州郡云是郡國非東郡古州域海朐縣亦是海州地丕州夏

揚州府 揚 隋煬帝遷都於此為宋元末吳張士誠據平江平汇

郡蘇州府

遼籍者號熟女真不熟者號生女真初號靺鞨居此繫古通者為遼生女真部節度使傅至阿骨打率兵稱帝國號金滅遼寇宋海陵遷都於燕此為會寧府號上京元為開元路明初置軍民府復罷府置衛同後

陝西各衛凡有國都皆附

各府後仍大書以便簡閱

鳳陽府 揚兼古徐州域 古塗山氏國又云虹 堯封涂山氏女於此 今縣西北有塗山 禹娶焉 又名當塗山 縣東北有禹墟 又名禹會村 縣西北有禹王城 相傳禹會諸侯於此 又名荒墟 縣西南有荒山 相傳禹會諸侯於此 後人因名 縣西有禹陵 縣東有禹廟 縣南有禹王廟 縣北有禹王廟 縣東南有禹王廟 縣西南有禹王廟 縣西北有禹王廟 縣東北有禹王廟 縣西有禹王廟 縣東有禹王

鳴條山又有蒼梧山又云舜葬后蒼於湘江之誤又按一統志海州舊屬萊州府其詳見石州后育姚皇业然則渭亦非湘州之水矣可証九徒湘江之誤又按一統志海州石臼島注云島在膠州東南二百里金主亮以紮圍海州云而竹書紀年乃曰島及考志明山東無海沈約注則海州之名由來久矣餘冬錄亦稱海州海即羿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治東縣但有海州乃屬淮安不屬膠州也一說鳴條岡在安邑縣俟博雅者訂焉

山西

太原府 冀

周封叔虞於唐其地絳邑東翼城爲晉國一云以晉水入故改後爲曲沃武公所滅說見下前秦苻丕北漢劉崇據之太原春秋戰國皆爲晉陽韓成孫名信者初都後請徙馬邑清源有陶唐城帝堯始封國徙晉陽即此祁晉郝奚邑平陽北齊起晉陽都鄴

汾州府 冀

本汾州明時陞府

古雲中春秋北狄所居舊名平城北魏或云在朔州或朔州平城北魏都之

大同府 冀

古雲中春秋北狄所居舊名平城北魏拓跋氏都孝文遷洛陽一云北直大名府清豐縣是北朝魏拓跋氏都存疑可也

應州 古唐國

代州 古代國

忻州 古忻國

平陽府 冀

堯都前漢劉澍族子劉曜改漢爲前趙劉淵據之爲後趙石勒據之爲北趙慕容冲皆據之

絳州 古絳國

曲沃 武公滅晉封於此

垣曲 周名分陝地

霍邑

趙城 周穆王封造父地趙簡子邑後喬爲諸侯分爲趙王都此項羽徙故韓王韓成都陽翟即故韓都鄢秦末陳人武臣陳勝將自立爲趙都邯鄲項羽徙趙王歇都信都又徙魏豹爲西魏王王河東亦都此曲沃桓叔晉分爲翼城侯都晉國至武公滅晉略周請命爲晉侯緡更號晉侯都始都晉國至武公三傳至文侯封弟成師於曲沃爲曲沃桓叔晉分爲翼城

牢又名河陰東爲鴻溝楚漢分界又云在西華縣北制陳州北神農都徙曲阜周封舜後爲陳國楚惠王滅於陳又云遷都之詳後荆州府枝江縣作城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沈邱沈子國古項國

項城古項國

禹州春秋鄭名鈞州萬歷初避御諱改密古密國

許州古許國周武王封伯夷之滅之爲仲邑附楚楚遷之城父於許國小近鄭鄭再析川縣近襄陽界又遷之葉今葉縣漢獻帝遷此

郾城古郾子國

襄城云周襄王居此

歸德府徐

顓頊十歲佐治二十代帝徙都于此夏王相徙都湯始封于商有三亳郎之商有天下都之北亳郎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帝嚳舊都盤庚遷殷伯封此圭大火封微子以奉湯祀報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魏得梁陳留東平楚得淮陰東平齊得濟陰東平

睢州古雍丘縣

寧陵古葛伯國

鹿邑古苦縣一云老子異於

睢代輿地圖考 丙集 古蹟都會部縣合考 二十二 世楷堂藏板

商河直甲遷都相即此廣輿記載大名府內黃縣爲相伯非漢末曹操建都後趙石虎徙據順天府東魏遷都北齊都後唐都洛

彰德府冀

本紂都地地置縣山東朝城俱是周封北爲邶南爲廊東爲衛後以封康叔又是牧野地武王伐紂陳師於此項羽分王殷王司馬卬王河內都洛滅之

衛輝府冀

商幾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懷慶府冀

南王申陽都降漢東漢都魏文帝都晉都隋煬帝躡嶺唐昭宗後梁唐晉漢北魏徙洛於此徙鄴西魏徙長安附考周敬王避王子朝黨多居王城之東自王城出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子朝黨多居王城又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泰滅之遷於隰狐是爲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城爲西周公傳之惠公傳之其子朝泰復滅之遷於陽人聚是爲東周周凡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鎮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內

河南府豫

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邑爲東都謂之成周仍居西都平王遷都東都是爲東周

孟州古孟津周武王伐紂此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南陽府豫

本夏禹之國周封申伯國或云東漢又置南都唐此非晉所封

汝寧府豫

周沈國又上蔡古蔡國因云在沈邱上蔡封蔡仲邑新蔡古呂國

確山春秋時國

遂平古房子國西平古柏子國光州春秋弦黃光州將三國地光山弦固始蓼國亦封阜陶後考圖正義固始近左傳文五年楚滅六與蓼宣八年楚滅舒蓼則蓼似非息國

息縣春秋息國

以封始獲嘉武王伐紂古共伯國或云衛地

輝縣古共伯國又名共城

汲縣古朝歌地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河南府豫

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邑爲東都謂之成周仍居西都平王遷都東都是爲東周

南王申陽都降漢東漢都魏文帝都晉都隋煬帝躡嶺唐昭宗後梁唐晉漢北魏徙洛於此徙鄴西魏徙長安附考周敬王避王子朝黨多居王城之東自王城出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子朝黨多居王城又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泰滅之遷於隰狐是爲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城爲西周公傳之惠公傳之其子朝泰復滅之遷於陽人聚是爲東周周凡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鎮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內

以封始獲嘉武王伐紂古共伯國或云在輝縣北

汲縣古朝歌地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河南府豫

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邑爲東都謂之成周仍居西都平王遷都東都是爲東周

南王申陽都降漢東漢都魏文帝都晉都隋煬帝躡嶺唐昭宗後梁唐晉漢北魏徙洛於此徙鄴西魏徙長安附考周敬王避王子朝黨多居王城之東自王城出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子朝黨多居王城又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泰滅之遷於隰狐是爲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城爲西周公傳之惠公傳之其子朝泰復滅之遷於陽人聚是爲東周周凡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鎮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內

以封始獲嘉武王伐紂古共伯國或云在輝縣北

汲縣古朝歌地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河南府豫

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邑爲東都謂之成周仍居西都平王遷都東都是爲東周

南王申陽都降漢東漢都魏文帝都晉都隋煬帝躡嶺唐昭宗後梁唐晉漢北魏徙洛於此徙鄴西魏徙長安附考周敬王避王子朝黨多居王城之東自王城出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子朝黨多居王城又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泰滅之遷於隰狐是爲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城爲西周公傳之惠公傳之其子朝泰復滅之遷於陽人聚是爲東周周凡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鎮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內

睢州古雍丘縣

寧陵古葛伯國

鹿邑古苦縣一云老子異於

睢州古雍丘縣

寧陵古葛伯國

鹿邑古苦縣一云老子異於

睢州古雍丘縣

寧陵古葛伯國

鹿邑古苦縣一云老子異於

睢州古雍丘縣

寧陵古葛伯國

鹿邑古苦縣一云老子異於

彰德府冀

商河直甲遷都相即此廣輿記載大名府內黃縣爲相伯非漢末曹操建都後趙石虎徙據順天府東魏遷都北齊都後唐都洛

衛輝府冀

本紂都地地置縣山東朝城俱是周封北爲邶南爲廊東爲衛後以封康叔又是牧野地武王伐紂陳師於此項羽分王殷王司馬卬王河內都洛滅之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彰德府冀

商河直甲遷都相即此廣輿記載大名府內黃縣爲相伯非漢末曹操建都後趙石虎徙據順天府東魏遷都北齊都後唐都洛

衛輝府冀

本紂都地地置縣山東朝城俱是周封北爲邶南爲廊東爲衛後以封康叔又是牧野地武王伐紂陳師於此項羽分王殷王司馬卬王河內都洛滅之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彰德府冀

商河直甲遷都相即此廣輿記載大名府內黃縣爲相伯非漢末曹操建都後趙石虎徙據順天府東魏遷都北齊都後唐都洛

衛輝府冀

本紂都地地置縣山東朝城俱是周封北爲邶南爲廊東爲衛後以封康叔又是牧野地武王伐紂陳師於此項羽分王殷王司馬卬王河內都洛滅之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河南府豫

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邑爲東都謂之成周仍居西都平王遷都東都是爲東周

南王申陽都降漢東漢都魏文帝都晉都隋煬帝躡嶺唐昭宗後梁唐晉漢北魏徙洛於此徙鄴西魏徙長安附考周敬王避王子朝黨多居王城之東自王城出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子朝黨多居王城又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泰滅之遷於隰狐是爲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城爲西周公傳之惠公傳之其子朝泰復滅之遷於陽人聚是爲東周周凡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鎮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內

南陽府豫

本夏禹之國周封申伯國或云東漢又置南都唐此非晉所封

汝寧府豫

周沈國又上蔡古蔡國因云在沈邱上蔡封蔡仲邑新蔡古呂國

確山春秋時國

遂平古房子國西平古柏子國光州春秋弦黃光州將三國地光山弦固始蓼國亦封阜陶後考圖正義固始近左傳文五年楚滅六與蓼宣八年楚滅舒蓼則蓼似非息國

息縣春秋息國

南陽府豫

本夏禹之國周封申伯國或云東漢又置南都唐此非晉所封

汝寧府豫

周沈國又上蔡古蔡國因云在沈邱上蔡封蔡仲邑新蔡古呂國

確山春秋時國

遂平古房子國西平古柏子國光州春秋弦黃光州將三國地光山弦固始蓼國亦封阜陶後考圖正義固始近左傳文五年楚滅六與蓼宣八年楚滅舒蓼則蓼似非息國

息縣春秋息國

南陽府豫

本夏禹之國周封申伯國或云東漢又置南都唐此非晉所封

汝寧府豫

周沈國又上蔡古蔡國因云在沈邱上蔡封蔡仲邑新蔡古呂國

確山春秋時國

遂平古房子國西平古柏子國光州春秋弦黃光州將三國地光山弦固始蓼國亦封阜陶後考圖正義固始近左傳文五年楚滅六與蓼宣八年楚滅舒蓼則蓼似非息國

息縣春秋息國

南陽府豫

本夏禹之國周封申伯國或云東漢又置南都唐此非晉所封

汝寧府豫

周沈國又上蔡古蔡國因云在沈邱上蔡封蔡仲邑新蔡古呂國

確山春秋時國

遂平古房子國西平古柏子國光州春秋弦黃光州將三國地光山弦固始蓼國亦封阜陶後考圖正義固始近左傳文五年楚滅六與蓼宣八年楚滅舒蓼則蓼似非息國

息縣春秋息國

陰陵東爲鴻溝楚漢分界又云在西華縣北

陳州伏羲都宛邱即

北神農都徙曲阜周封舜後爲陳國楚惠王滅於陳又云遷都之詳後荆州府枝江縣作城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沈邱沈子國

項城古項國

禹州春秋鄭邑原名鈞州萬歷初避御諱改密古密國

許州古許國周武王封伯夷之滅之爲仲邑附楚楚遷之城父於許國小近鄭鄭再遷之城父近亳又遷之白羽今葉縣漢獻帝遷此

郾城古郾子國

襄城云周襄王居此

歸德府徐

顓頊十歲佐治二十代帝徙都于此夏王相徙都湯始封于商有三亳郎之商有天下都之北亳郎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帝嚳舊都盤庚遷殷伯封此圭大火封微子以奉湯祀報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魏得梁陳留東平楚得淮陰東平齊得濟陰東平

睢州古雍丘縣

寧陵古葛伯國

鹿邑古苦縣一云老子異於

睢代輿地圖考 丙集 古蹟都會部縣合考 二十二 世楷堂藏板

商河直甲遷都相即此廣輿記載大名府內黃縣爲相伯非漢末曹操建都後趙石虎徙據順天府東魏遷都北齊都後唐都洛

衛輝府冀

本紂都地地置縣山東朝城俱是周封北爲邶南爲廊東爲衛後以封康叔又是牧野地武王伐紂陳師於此項羽分王殷王司馬卬王河內都洛滅之

懷慶府冀

商畿內周三監地修武邶城武陟見廣輿記恐誤按張洽傳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方考鎮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

孟周武王伐紂孟津即此

河南府豫

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邑爲東都謂之成周仍居西都平王遷都東都是爲東周

南王申陽都降漢東漢都魏文帝都晉都隋煬帝躡嶺唐昭宗後梁唐晉漢北魏徙洛於此徙鄴西魏徙長安附考周敬王避王子朝黨多居王城之東自王城出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子朝黨多居王城又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泰滅之遷於隰狐是爲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城爲西周公傳之惠公傳之其子朝泰復滅之遷於陽人聚是爲東周周凡王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鎮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內

南陽府豫

本夏禹之國周封申伯國或云東漢又置南都唐此非晉所封

汝寧府豫

周沈國又上蔡古蔡國因云在沈邱上蔡封蔡仲邑新蔡古呂國

確山春秋時國

遂平古房子國西平古柏子國光州春秋弦黃光州將三國地光山弦固始蓼國亦封阜陶後考圖正義固始近左傳文五年楚滅六與蓼宣八年楚滅舒蓼則蓼似非息國

息縣春秋息國

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注云唐惠侯之後世譜伯爵以其婚姻地在譙之南許之東北鄧之西北鄧州周鄧浙川二鄉商州國內鄉古縣以三戶爲三家同民寡之義非是裕州乃城山云是邊邑伊陽秦晉遷陸渾戎於伊川卽此

汝州豫春秋戎蠻子國有空同山郟邑包此巢都此所統地

陝西

古雍州周秦西漢新王莽更始都羽分王咸陽以東都櫟陽西曜前秦苻健後秦姚萇皆據之劉曜都之趙劉勗北周隋唐皆都之伐紂徙都鎬京當是王季舊都秦孝公徙都咸陽政爲始皇滅六國稱帝按秦都關中又云漢都長安去漢城東十三里文帝名其城爲大興亦在長安城東南也隋唐高祖因定爲都稍更改其名又按雍縣圖咸陽在渭北豐鎬在渭南漢都長安在豐鎬之東長安在子午谷北凡言長安者槩言關中京兆府地至興平分爲漢城則曰長安故城以別隋之大興城也興平屬中言漢城則曰長安故城以別隋之大興城也興平屬中

王帝卽雍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廢之故名鄠國殷崇國文王伐崇徙都豐卽臨潼驪戎商州契始封地同州古虞國此三分天下有二馮翊郡古韓梁二國春秋韓城爲諸侯分晉又滅鄭徙鄭州古邰國后稷所居永壽古邠州邠州地古西戎

中咸陽今西安府咸寧縣在渭水之北秦獻公都櫟陽今西安府咸陽縣在渭水之北秦獻公原都其地雍錄云秦咸陽在京兆北四十里本杜縣地至唐咸陽縣則在秦都之西二十里名雖襲秦非故處

臨代叢書 丙集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 世楷堂藏板 卷二十二

遷居于慶節國于豳邠同地廣戎翟之間不居邠矣今慶州有不窋城是則公劉遷居邠乃自不窋城遷非自邰遷也豳州今新平是其地三水亦邠國地

漢中府雍漢高祖爲漢王都南鄭李雄背據其地唐德宗幸梁州卽此褒城古褒國五丁開道所通處

鳳翔府雍岐周地太王遷此春秋秦國都五代岐李茂貞據茂貞卽宋文通賜姓李岐山太王遷岐文王扶風周岐陽地古西虢國

延安府雍白翟所居後燕慕容盛据然城在今延安府北無定河亦在府境內保安古栲栳國卽州羽分王董翳翟王上郡秦所置今按郡州有高奴城高奴上綏德州

地近河套夏赫連勃勃據朔方統萬卽此一云在寧夏衛

慶陽府雍古爲周之先名不窋者居地春秋義渠國寧州公劉邑

臨洮府雍隋名金城西羌所居秦趙充國所居趙充國金城也或卽是金城卽此

平涼府雍春秋爲朝那故地夏赫連定據靈臺古須國

乞伏國仁據

鞏昌府雍春秋羌戎所居成縣上西戎地晉前秦苻登據成縣上階州

古氏羌地文漢平陰道秦州伏羲生處隴邽上有臺在境內周封養馬秦非子於此初止附庸後進伯

商州契始封地同州古虞國大荔

興安州雍春秋羌戎居地秦屬北地漢爲朔方郡晉赫連夏及唐末拓跋魏據其後胡裔李繼遷趙元昊倡機據元昊

興安州雍原作金州雍寧夏鎮本下同居此曰鶉墟漢爲朔方郡晉赫連夏及唐名興州春秋羌地韓後邰陽古姜國

借稱大夏國盡有河南河西河外三十二州之地靈州所唐蕭宗即位靈武此是又云在慶陽環縣

西寧衛趙充國屯田處涼州衛姑臧地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李暠皆據其地北涼沮渠蒙遜遷據軌居涼州烏孤居河西暠居燉煌皆今陝西行都司山丹衛胭脂山甘州鎮甘肅漢之西河四郡地北涼段業據張掖即今甘州沮渠蒙遜據而復遷肅州衛古三危流沙地一云西涼李暠據今甘州鎮據張掖即今甘州衛此稱藩於晉其地正蘇武牧羝處

武昌府古荊州域都鄂說文云江夏縣武昌三國吳徙都復徙建康

荊楚熊渠封子紅爲鄂王地始名鄂又云鄧州有西鄂楚分王衡山王吳芮

漢陽府荊州府

天完徐壽輝徙據壽輝即貞一漢川宋玉賦高唐而誤傳夔州之巫峽

漢川縣南三十里

黃州府荊州

春秋黃國地

斯州元末徐壽輝據漢陽又徙江州江州今九江府一云據歙水

鄖陽府荊豫

麇子國左傳文十一年楚伐麇至於錫穴當是圖亦在鄖若云岳州則相距甚遠麇帝均按鄖陽不過一村聚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於盤踞故明時設重臣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奉憲孝二宗敕旨撫治管轄地三省巡撫不得干預國朝爲初猶設巡撫今房州亦裁奉裁已久矣房州武后廢中宗爲廬陵王居此一年楚伐麇至於錫云襄陽廬陵縣考鄖陽在嘉靖時方置府明一統志有承天府尚無鄖陽府諸縣俱屬襄陽故廬陵即房縣竹山古庸國又云方城外地

襄陽府荊豫

古鄀鄧鄧鄧廬羅仲山甫封處在樊城周爲穀鄧鄧廬羅詳河南上所云六小國地兼有鄖陽及河南之南陽方是今分爲三府則不盡有矣光化古穀是此郡音若又及河南之南陽方是今分爲三府則不盡有矣光化古穀國地宜城古鄢邘二縣地張洽傳今穀城古穀國均州唐中宗初居後遷房州

安陸府荊

初爲安陸州明世宗自興邸入繼大統陞府改名承天建興都以松林山爲顯陵本朝仍改安陸

德安府荊豫

鄖子國又云即邘左傳邘子田於夢澤韻注云鄖又作邘邘是矣諸志未載而列國圖載隨州古隨有邘鄖隨州古隨國

荊州府荊

傳云句亶王國諱楚鄖都也楚分王臨江王共敖都漢滅之蕭梁元帝都西魏

長沙府荊

軫星中有長沙子故名羽封吳芮衡山王漢封長沙王都此子孫凡三世五十年諸王中享國最久五代楚馬殷據茶陵州神農崩於茶鄉

寶慶府荊

并衡州長沙三府爲三苗地有載岳州名而異封地耶

岳州府荊

爲麇子國者據左傳則誤豈三代同國麇在鄖縣爲是

常德府 荊 與辰州俱爲蠻地周時蠻濮所居

辰州府 荊 蠻夷地

衡州府 荊 衡山周麋子國麋竺二國多說但岳州與二國俱遠未知何故誤

永州府 荊 楚南境道州秦封有寧遠舜葬處一云蒼梧山即九嶷山

又詳山東廖州

靖州 荊 屬秦黔中五代馬希範據希範殷子梯州荊州項羽徙義帝都長沙郴縣

陰令吳芮共敖弒之江中今郴州有義帝冢

永順宣慰司 荊 灩溪 會溪二處彭仕義據

昭代叢書 丙集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 卷二十二 五代吳越王鏐氏國南宋高宗遷都 世楷堂藏板

杭州府 揚

嘉興府 揚

湖州府 揚 古防風氏國又云武康縣是

寧波府 揚 越置吳王於此元末方國珍據眞稱

紹興府 揚 禹會諸侯計功於此故名會稽少康封子無餘居之曰於越以奉禹祀歷春秋戰國爲越國 餘姚 上虞 又云舜支庶封此二縣未詳

台州府 揚

金華府 揚 金星婺女分野故名

衢州府 揚

嚴州府 揚

溫州府 揚

處州府 揚

江西

南昌府 揚 南唐李璟遷此 奉新 武寧二縣漢昌邑王賀封海昏侯居此又云建昌

瑞州府 揚

饒州府 揚

南康府 揚 又云建昌海昏侯地有昌邑城址 兼荊

昭代叢書 丙集 古國都今郡縣合考 卷二十一 元末漢陳友諒據天完徐壽輝從據一云據安慶府 太倉 世楷堂藏板

九江府 揚

廣信府 揚

撫州府 揚

建昌府 揚

吉安府 揚

臨江府 揚

袁州府 揚

贛州府 揚 章貢二水合

南安府 揚

福建

福州府 揚 漢封無諸爲閩越王都五代閩王審知
　　據閩縣元末陳友定據一云朱韓林兒
　　稱帝據其地
泉州府 揚 五代留從效據
興化府 揚 五代留從效據
邵武府 揚
延平府 揚 尤溪 建炎四年北月子朱子生於舍
建寧府 揚 古建寧兼延平故稱七閩分設延平稱
　　八閩今又設臺灣府五代王延政兼據
延平郡帝改國號殷壽又僭
閩南唐滅之延政審知後
路代護書
汀州府 揚
丙集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卷二十二 三
古閩都今郡縣合考
世楷堂藏板

臺灣府 臺海遠在重洋典籍不載其名惟明季
　　莆田周嬰遠遊編內載東番記一編稱
　　東番亦有不一種有崇山峻嶺大海洪濤
　　人跡罕至其地所無鮮介之屬奇形不能
　　悉舉於此使觀者得大略焉

廣東

廣州府 揚 南漢劉隱據隱弟巖據嶺南四十七州
潮州府 揚 閩越地
肇慶府 揚 百粵地
高州府 漢 南海郡
雷州府 揚 象郡地亦屬合浦郡
廉州府 荆 象郡地

南雄府 漢 南海郡
韶州府 荆 南海郡
惠州府 揚 南海郡

羅浮在博羅縣東北接增城縣山高二千餘丈周圍五百餘里
廣州城周圍二十七里有五門東曰東門取臺灣荷蘭人戰不能勝又不
能久守遂棄去城周圍十八里有五門東曰廣利門其險傳子經孫克奭
奭死降臺灣既不四置副使一駐澎湖師至臺灣克取澎湖東有甘吉洋
門曰鎮海門戶其物產不與中華載其雞鳴犬吠相聞舟楫往來如履平
地所謂化外是也臺郡三屬府縣令皆招撫番人雜居仍其舊俗其最為
險要者治一臺灣其縣臺灣事務繁重設有海防同知一員駐劄安平鎮
統轄南北兩路營汛水陸官兵一萬名分防各要口隘設有把總千總外
委等官分汛防守內地民番相安已久康熙二十三年設立臺廈道駐劄
臺灣府統轄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及澎湖地方其臺灣縣附郭設有知縣
一員典史一員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一員諸羅縣設有知縣一員典史一
員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一員鳳山縣設有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儒學教諭
一員訓導一員澎湖地方設有通判一員駐劄媽宮澳管轄文武官員兼
理臺灣府屬廳事務其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
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
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
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
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
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
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
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
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
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
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
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
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
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
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
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
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
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
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
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
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
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
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
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
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
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
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臺灣縣
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諸
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額設廩生增生
各十名臺灣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鳳山縣儒學額設廩生增
生各二十名諸羅縣儒學額設廩生增生各二十名澎湖通判衙門儒學
額設廩生增生各十名

瓊州府揚 南海郡又爲珠崖儋耳郡

廣西

桂林府荆 古百粵地戰國爲楚粵之交

平樂府荆 百粵地

梧州府荆揚 百粵地

潯州府荆 百粵地

南寧府荆揚 百粵南界地

太平府荆 百粵地

思明府荆 交趾郡

思恩府荆 古邕州漢爲交趾郡原隸民府

鎮安府荆 爲交阯郡

泗城府荆 百粵地明州今改府

四川

成都府梁州 古蜀國蜀漢都漢公孫述劉焉晉李特據傳至李書稱王五代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元末明玉珍皆跨蜀國考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卑邑蜀王商始稱王卑邑蜀王杜宇所都

龍安府□ 順治時設

順慶府梁 亦巴國地

保寧府雍 廣元路史云漢壽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關羽封爲亭侯者即此地劍州古劍閣五丁開道

重慶府梁 周巴子國地極廣楚襄王子封巴侯國銅梁縣今革附見此合州古墊國一云壬珍在重慶督位

夔州府梁荆 古魚復國春秋夔國又云庸國

敘州府梁荆 古僰國隆昌高二縣古夜郎地

馬湖府梁 古夷獠所居

遵義府梁 百粵地 萬曆二十八年平播後分播地爲二在蜀者曰遵義軍民府古東川軍民府梁 古東川二省凡諸司州川甸 衛無闕係皆不載

貴州

貴陽府梁 古南夷雜處鬼國秦漢時爲黔中明世衛時爲軍民府

安順府梁 舊荒服地普安州梁州之界普安州古夜郎地

都勻府梁 原軍民府

鎮遠府荆

黎平府荆 雍州五代思州田氏據

思州府荆 楚黔中

思南府 荊州 荒裔

石阡府 荊州 南裔

銅仁府 荊州 南裔

威寧府 □ 水西新設府失紀年月 古於無可考 姑罔方域

平越府 梁 萬歷廿八年平播後分播地爲二在黔 者曰平越 軍民府 本朝爲平越府

雲南 雲南

雲南府 全省非梁州域即 梁州界故不詳越 等所居楚莊蹻王其地 號滇國漢武帝時彩雲見南中名雲南遣使 分六詔詔之爲言王也蓋六王分治云後蒙詔并五 詔之地閣羅鳳亦僭號稱帝不遇至四川擄掠子女 工匠而還未嘗知踞形勝窮兵黷武爲中國患自元 昭代叢書 丙集卷二十二 世楷堂藏板

曲靖府 地原軍民府

臨安府 古句町國

澂江府 滇國地

廣西府 古滇國東南境 東爲特磨道居儂 智高之裔據之 古西南夷區 生府地宋儂

廣南府 宋爲特磨道儂 智高之裔據之 古西南夷區 生府地宋儂

沅江府 唐蒙氏宋 段氏據 滇國地原 軍民府

楚雄府 唐蒙氏宋 段氏據 滇國地原 軍民府

姚安府 唐蒙氏宋 段氏據 滇國地原 軍民府

武定府 古滇國 古栢南亦漢洛府唐時銀生地 之漢武帝開西南夷諸葛亮定益州皆未 涉其境徼外荒遠因設 世守知府掌印同知 順寧府 慶甸蒲蠻地宋以前不知中 內附凡雲南諸府多於元方內附者 南詔最強唐末號大理國唐鄭買嗣迴 善或楊子貞五代段思平皆據其地 南漢宋張仁果 據號白子國

大理府 益州郡磨些蠻據事

蒙化府 簡只設掌印同知 本朝設事簡

永寧府 只設掌印同知 古哀牢國漢武置不 韋縣宋段氏高氏據

永昌府 古雍地 原軍民府

麗江府 古雍地 原軍民府

鶴慶府

開化府

方域分野附

堯九州據史圖與夏同

舜十二州冀兗青徐揚荊豫雍

梁幽并營

夏禹貢冀兗青徐揚荊豫雍

冀州之郊也又云唐則皇以鄭宇類部改作冀又自後諸州地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供是由前山後者以太行山爲言也又曰在山南者爲前在山北者爲後恐未是由後亦十六州失紀其名今三衛是也三衛者大寧衛漢福餘衛粟顏衛

統附十六國稱號於左 五京四燕三秦二趙一魏一蜀兩尊建號者六十七人舊史以冉閔之魏附後趙以慕容冲西燕附後燕故稱十六國其實則十八國也

帝 凡九 成 前趙 後趙 苻秦 姚秦 夏 又稱天王

凡二 後梁 北燕 王 凡四 前涼 西秦 南涼 南燕

公 凡一 西涼

諸姓派附

鮮卑 西秦乞伏 燕慕容 南涼禿髮 慕容一姓爲前燕後燕西南燕三國

匈奴 前趙劉 後趙石 羯羌石敬瑭十六州考附

石敬瑭以由前幽涿薊檀順薾漢蔚劉雲應新嫣儒武武宴五州拔幽涿新三州今保安州地屬宣府直隸州一說固州今宛平縣涿州今房山縣並隸順天府恐非薊州今薊州隸順天府赤木是固州今密雲縣順州今順義縣並隸順天薾州今雲應四州俱隸山西大同府應州今河間縣隸河間府蔚朔大同府名俱仍舊古菊州即今大同府廣盧廣昌靈邱同府仍舊古雲州即今大同府懷仁二縣地朔應三縣地古媯州即古媯川二州今宣府延慶州地直隸州也武州即宣府萬全都司地薊州今大同府馬邑縣也隋時屬朔州漢州古舊縣薊州即是廢州乃河間府今省鄭入雄縣屬保定府雄縣地考唐書地理志乃州壖一統志是今保定府雄縣地考唐書地理志乃

春秋地名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傳曰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遇于垂丈垂丘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傳曰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曰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之也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曰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也）微波榭刻）

定十一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春秋地名　二

十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

地有二名七十九錯綜其七

釋例曰天有列宿之號地有山川之名尚矣與人倫並今其遺文禹貢及山海經載其大畧而春秋經國邑之名又詳然書契以來歷代七百餘年數千其名號處所因緣改變加以四方之語音聲有楚夏文字有異同或一地二名或二地一名或他國之人錯得他國田邑縣以爲己屬既難綜練且多繆誤疑闕自禹貢之經猶與輿地實相錯豈況傳記雜書而可必據異同端跡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甚衆非精敏兼通不能奄濟其始終以獨見於千載之表也六合之內山川國邑道涂關津春秋多見其事盟會侵伐各有所趣周旋迂直可得而推日月遠近可得而校然詳而究之非書無以志古非圖無以志形坐於堂宇之內瞻天下之廣居究古今之委曲可以行可以言可以鑑可以觀多識山川分野之別賢愚成敗得失之跡雖千載之外若指諸掌圖書之謂也以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涂道之實爰及四表自人迹所逮舟車所通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各所在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例博而備矣春秋地名之變易經傳有起發者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之比是也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許遷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若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此皆傳經起事之常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傳曰閨門之外實薰隧者薰隧之地在門外非地名也其明年子產數子析之罪稱薰隧之盟是以

丘明就於盟文並見盖隱於傳微旨惜多此學者推以求之其庶幾矣疆埸之邑一彼一此所屬無常如陳之焦夷後爲楚邑莒魯之鄆亦無一定故今地名唯以先者爲主其變改移易學者可尋而知世人以古人之教戒以闕疑苟不廣見乃亦不知所疑也今所記注雖事跡相切名號相附而未有顯證者皆稱今有並以示疑其絕無形類者則闕以待多聞之士焉今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司空圖據秦始之初郡國爲正時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示略咸寧六年吳乃平定孫氏居八郡之地隨其宜增廣今江表凡十四郡皆貢圖籍新國始通文記所載猶未詳備若足以審其大略自荆揚徐江內郡縣人以各還其舊城故此三州未界大江之表皆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也所載博備則圖體廣大非儒學世家恐不能有之故復別爲小圖指舉春秋國邑盟會以叅所在郡縣道食荷儋之學約之通焉

地名大凡一千二百一十三其五百六十闕

魯地 隱元年魯國魯縣東南有郚亭二年潛闕唐堂二名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唐即堂本宋地也七年中丘琅琊臨沂縣東北中丘亭八年許田近許之田九年防琅琊華縣東南防地十年鄧闕十一年蔑裘泰山梁甫縣南蔑裘之城社圖闕桓三年讙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五年祝丘闕六年成太山鉅平縣東北有成亭七年咸丘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十四年微波榭刻

春秋地名 四

有闕十二年曲池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十六年向闕十七年邾城闕莊九年葴琅琊鄫縣北有葴亭生竇闕十年長勺闕二十九年諸城鄆縣也三十一年薛闕三十二年逵泉闕閔二年密琅琊有密如亭僖元年鄑闕汶陽之田棘二名汶水北地邱縣北有棘亭○又云克州龔鄉縣東北七十五里有棘鄉費琅琊費縣北也七年甯母高平方與縣東南十七年十魯國十縣二十二年升陘闕二十九年昌衍魯國縣東南有昌平城三十一年濟西田濟水西田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垂鄉文七年鄑五梧二名魯十縣南有鄑鄉城十一年鹹闕十

二年鄆田二名此東郡茌平縣南有貫亭或曰鄃即貫也疑勺鯩闕
戾丘闕 宣八年平陽山有平陽也此東平平陽縣 十八年筮地也闕或曰境外疑也 成二年蜀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龍泰山博縣西南巢丘闕 龔四年蒲圃場名闕 十年鄆陽橋闕 九年中城東海廩丘縣西南中鄉城 十六年壞隤闕鄆此西鄆昭公所出居東鄆廩丘縣東有鄆城○又云今鄆州鄆城縣是魯西鄙也 十八年鹿囿闕 襄四年蒲圃場名闕 十年鄆陽橋闕 九年中城東海廩丘縣東南十二年台南有台亭 十五年劉曾國魯縣東南十二年台南有台亭 十六年瑕隤闕鄆 十七年桃曾國卞縣東南有桃墟 陽闕 遇闕 十六年海隘闕 十七年牴泰山鉅平縣東陽關城 旅松闕 十九年武城魯縣有武城 二十七年且知闕 定五年蒙東莞蒙陽縣西北平陽也高故蒙陽城二十七年平陽西北有南平陽縣陵阪闕

周地 隱元年周雒邑王城鄆郟陌五名有鄆郟陌也 三年溫蘊二名河內溫縣 成周河南洛陽縣 六年鄧東北有鄧城 瓦屋闕 十一年原河南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絺河內野王縣西南有絺城 陽樊二名河內野王縣西南有陽城 隰郕二名河內懷縣西南有隰城 修武縣北河內軹縣西南有修武城 向有地名向上 盟孟津二名河內孟津縣南有盟津城 陘闕 隤汲郡修武縣北有隤城 懷河內懷縣 莊元年夷闕 二十一年酒泉闕 僖二十四年邘扶風雍縣東南有邘亭 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坎欿河南鞏縣東南有坎欿地名 文十八年郟垂河南新城縣北太倉南池 十一年鄍闕 傅田今河內懷縣西南有傅人亭 十三年成闕 襄二十一年轘轅河內緱氏縣東南有轘轅闕 三十年平時闕 昭元年京周永安縣西有鍾京邑 四年景亳河南鞏縣西南有亳亭或言亳即偃師岐山也岐陽之南 豐宮始平鄠縣東有靈邑臺 九年闉田闕 潁闕 十三年郊闕 十七年甘鹿闕 二十二年皇河內鞏縣西南有黃亭 滎鈃氏河南滎陽縣西有滎鈃澗 要闕 餞闕 揚闕 領闕 京京楚二名闕也 圃車闕 前城闕 東圍河南洛陽縣 社闕 陰闕 侯氏闕 谿泉河南鞏縣西南有谿泉 氾闕 解河南洛陽縣西南有大解小解任人闕二十三年鄆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也 平陰河南河陰縣也 澤邑闕 訾東

訾二名河南鞏縣西南訾城也　唐或曰河南洛陽縣東南有唐亭疑　廩人闕　阪道闕　尹道闕　王巷近東城　前河南縣西有訓鄉

二十四年瑕闕杏闕二十六年尸氏尸二名河南洛陽縣西南偃師城　施谷闕　渠闕　褚氏河南有褚氏亭　崔谷闕　闕塞闕外　七年儀粟闕　窮谷闕　八年穀城河南有穀城　簡城闕　孟闕　哀四年梁河南有梁縣也　霍河南有霍邑聚　邾地隱元年邾魯國邾縣　冀闕　僖元年偃闕　虛丘闕　滑胥靡負黍河南洛陽縣西南有負黍亭　狐人闕　姑蔑闕　定六年馮二名河南洛陽縣也　十九年鄟闕　瑕平陽永安縣東北瑕　魯陽南陽魯陽縣也　十二年柯澤闕　二十八年桐丘二名河南滑縣西南有桐丘城　二十三年扈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二十四年大陵闕　二十一年弭闕　二十三年扈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二十八年桐丘

三十三年芘蓼闕　文十三年繹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襄四年狼淵潁川潁陰縣西南有狼淵　九年棐林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棐林亭　宣元年僊闕　虛丘闕　鄟闕　丘闕　四年氾祭河南阜城縣東有氾水　五年蟲牢陳留酸棗縣北有蟲牢城　二年澤滎陽卷縣東十三年訾闕　十六年鳴雁陳留雍丘縣西南有鳴雁亭　督陽闕　制田滎陽宛陽縣東有制澤　十七年祠陵闕　高氏河南滎陽縣西南有高氏亭　戲童闕　曲洧潁川新汲縣所治內洧城　襄元年

三十三年芘蓼闕　文十三年繹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襄四年狼淵潁川潁陰縣西南有狼淵　九年棐林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棐林亭　宣元年僊闕　虛丘闕　鄟闕　丘闕　四年氾祭河南阜城縣東有氾水　五年蟲牢陳留酸棗縣北有蟲牢城　二年澤滎陽卷縣東十三年訾闕　十六年鳴雁陳留雍丘縣西南有鳴雁亭　督陽闕　制田滎陽宛陽縣東有制澤　十七年祠陵闕　高氏河南滎陽縣西南有高氏亭　戲童闕　曲洧潁川新汲縣所治內洧城　襄元年

桓五年繻葛闕　十一年祭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十二年武父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十四年東郊闕　牛首闕　莊三年滑陳留襄邑縣西北有滑亭　十四年大陵闕　二十一年弭闕　二十三年扈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二十八年桐丘

鄧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鄧城 五年城棣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七年鄚闕年戲闕陰阪闕 十年梧闕陽陵闕傳曰諸侯之師還鄭而至于陽陵晉與楚爭瀕而軍北則陽陵在頴也或以爲襄城武陽縣者非 十一年亳城北闕蕭魚闕向潁川長社縣東北向鄉 頴黎陽宛陵縣西北有頴候亭 濟隧闕 十六年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十八年汾襄城襄城縣北有汾丘城 魚陵南陽犨縣北魚齒山 上棘闕胥靡闕獻于雍梁河南陽翟縣北有雍氏城 二十四年棘澤闕 二十六年城虖桑闕 樂氏闕 二十八年

黃崖黃水之崖 三十年斗城闕酸棗陳留酸棗縣 昭元年蓋陵城門也 四年鈞臺河南有鈞臺陂 五年葛氏闕 索氏河南有城皐縣東北 鄗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哀十三年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傳曰會于黃池在縣南吳子執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然則黃池當在戶牖西北或以爲陳留外黃縣東北有古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晉城

春秋地名

圍城迂遠非 六年桓闕 二十年鄟蒲之澤闕 定四年皐落鄉闕

宋地 隱元年宋商丘三名梁國睢陽縣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宋大火辰之虛然則商丘在宋地或以漳水以南殷虛西爲商丘者非也 黃陳留外黃縣東有黃丘 城十年菅闕郜濟陰城武縣東南郜城宋邑也今鄭取之以爲郜國非也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則郜高平昌邑縣西北有光桃闕 桓二年稷闕非滅也 防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十二年穀丘勾濱之丘二名闕 虛闕龜闕十五年豪沛國蒙縣北有相縣西南有修亭 莊十二年蒙澤梁國蒙縣北有薄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十六年幽闕 二十三年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 僖元年檉榮二名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二年貫闕陽陵闕傳曰諸侯之師還鄭而至于陽陵晉與楚爭瀕而軍北則陽陵在頴也或以爲襄城武陽縣者非 九年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 二十一年鹿上汝陰有鹿上原鹿縣 孟闕 二十三年緡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緡城 文十一年承匡陳留襄邑縣南有承匡城 宣二年大棘陳留襄邑縣南有棘鄉 成十六年沙隨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汋陂闕夫渠闕汋陵闕 十八年彭城彭城縣也 朝郟闕城郜闕幽丘闕靡角之谷闕 襄元年呂彭城縣呂縣 留彭城縣 大丘或曰謀國 微波榭刻

春秋地名

鄭縣東北有大丘城迂迴疑 十年訾母闕 十二年楊梁梁國睢陽縣東南有地名楊梁有亭有梁城縣 昭十三年瓦下邳有瓦城縣 二十年鬼閻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二十一年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 口東有鴻口亭 新里闕公里闕赭丘闕 二十五年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定十五年老丘陳留雍丘縣 十一年城鉏闕 十二年彌作頃丘玉暢邑遠疑 二十六年空澤闕 連中闕空桐梁國虞縣南有地名空桐亭 逢澤地里志言在滎陽開封縣東北 哀九年雍上六日宋鄭之間隙地也 十四年鞍闕戈鍚之間隙地也

唐孟闕

紀地 隱元年紀東莞縣北有邵鄉劇縣八年浮來東莞縣北有邵鄉

來問也 莊元年邢東莞臨朐縣北海都昌縣東北有邢城鄑城西有訾城邾城莒縣東也 朱虛縣東南鄑城也三年鄑齊國東安平縣 衛地 隱三年衛殷虛二名汲郡朝歌縣 清亭五年牧 闕 七年楚丘 濟陰城武縣之西南有楚丘城 八年垂犬丘二名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桓元年越 闕 近垂地三年蒲 陳留長垣縣西南有蒲城十年桃丘 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十六年莘 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十八年首止 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城 莊十四年鄄 東郡鄄城二十七年城濮 闕 閔二年榮澤 戰而又及河則非河南滎澤闕 共滕衛別邑也 曹 衛下邑 僖十三年鹹 東郡濮陽非河南滎澤闕 有鹹城 十五年匡 陳留長垣縣西北有匡城十八年莵圃 闕 訾樓 闕 二十三年五鹿 衛縣西北有五鹿城 二十八年敛盂 闕 襄牛 闕 鄟 闕 二十一年帝丘 古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 衛縣西南有帝丘城 宛濮 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三十二年咸 頓丘衛縣西咸城桔河東又相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墟東郡濮陽縣是也 文元年咸 東郡濮陽縣州臨河縣東有咸城也 宣十二年清丘 東郡濮陽縣東南有清丘 成二年新築 闕 鞫居 闕 六年鍼 闕 七年馬陵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 襄十四年近 闕 丘宮 闕 阿澤 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十九年柯 魏郡內黃縣東北柯城 二十年澶淵 頓丘衛縣南繁汙也 二十六年茅氏 闕 圉 闕 西鄙懿氏 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氏城 羊角 東郡廩丘縣所治羊角城○又云滑州東南有羊角故城所取諱化也 昭十三年平丘 陳留長垣縣西南平丘城 二十年平壽 闕 死鳥 闕 定四年武父 傳曰封略武父

以南則武父衛之北境也非河南武父闕也 有闕之土 闕 相土之東都 闕 燕亳 闕 薄姑 濟北博昌縣東北有薄姑城 鄑 北海都昌縣東北有鄑城 邾 東海蘭陵縣西有訾城邾城 吾 東莞臨朐縣東北有吾山 有虞之土 闕 虞 河東大陽縣北有虞城 夏墟 河東安邑縣東北有夏墟 大夏 太原晉陽縣西有大夏城 唐 太原晉陽縣西有唐城 有鬲之居 闕 鬲 平原鬲縣故城 鬲津 平原鬲縣東北有鬲津 有仍之國 闕 仍 濟北東平陸縣東北有仍城 有緡之國 闕 緡 濟北東平陸縣東北有緡城 有窮之后 闕 窮石 河南洛陽縣西南有窮谷 后羿 鉏 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鉏城 商奄 魯國曲阜縣東有奄里 蒲姑 濟北博昌縣東北有蒲姑城 有易 涿郡易縣東有易水 有娀之墟 闕 娀 東郡燕縣東北有娀城 有邰之國 闕 邰 扶風武功縣西南有邰亭 豳 新平漆縣西北有豳鄉 周 扶風美陽縣東北有周城 岐 扶風美陽縣東北有岐山 畢 咸陽縣西北有畢亭 程 京兆杜陵縣東南有程鄉 鄗 京兆鄠縣東有鄗亭 鎬 京兆長安縣西北有鎬池 豐 京兆鄠縣東有豐水 有莘之墟 陳留浚儀縣東北有莘墟 伊尹之鄉 河南偃師縣西有尹鄉 有娀之佚女 闕 有邰之棄子 闕 有虞之二姚 闕 有仍之二女 闕 有緡之二矢 闕 有窮之民 闕 有鬲之二斟 闕 有易之二王 闕 有狄之二季 闕 有莘之二女 闕 有徐之二偃 闕 有蜚之二廉 闕 有蜚之二惡來 闕 有蜚之二石 闕 有蜚之二蜚廉 闕 有蜚之二飛廉 闕 有蜚之二蜚 闕 有蜚之二飛 闕 有蜚之二 闕 有蜚之 闕 有蜚 闕 有 闕

微波榭刻

莒地 隱二年莒 城陽莒縣 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密 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向 闕 文七年鄑陵 闕 成八年渠丘 城陽莒縣南有蘧里 二十四年向 闕 襄二十三年且于 闕 壽舒 闕 蒲侯氏 闕 介根 陽城縣陽縣東北計其城又密東南有古豕根也 昭元年大鹵 闕 常儀靡 闕 五年防茲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十年鄑 闕 十九年紀鄑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二十二年齊地 隱三年齊 齊國臨菑縣 石門 濟北盧縣南濟水以北石門 濟北盧縣故城 六年艾 泰山平縣東南有艾山又琅琊臨沂縣也東北艾亭是 麗 泰山麗縣 十七年黃 闕 或曰東萊黃縣非也宣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此傳曰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黃在齊魯之間 莊二年禚 闕 七年鄑 闕 穀小穀二名

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　八年葵丘　濟國臨淄縣有地名葵丘　姑蔑　闕　貝丘　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九年乾時　時水在樂安界歧流　東阜　闕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然則古堂阜也　十三年柯　濟北東阿縣有地名柯鄉下　文二名　閔元年落姑　闕　僖三年陽穀　東平須昌縣北陽穀　四年穆陵　闕　無棣　闕　十八年麗　闕　二十六年申池　或曰齊城南面西頭第一門名中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　宣元年平州　泰山牟縣西平州鄉　八年垂　闕　成二年鞍　闕　袁婁　闕　華　縣西北有故華城也　華泉　闕　又云不注山下有此泉濟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　徐　闕　闕　○又云博州武水縣北有故徐闕城　石　徽波榭刻

十一年周首　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

春秋地名

卽墨　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窮　丘與　闕　馬陘　闕　襄二年東陽　闕　三年郪外　闕　十八年平陰　濟北盧縣東北平陰城　防門　平陰城南有北坊有門　京兹　東南　郜　平陰城西南有郜山　郕　棠　濟南祝阿縣西北高唐城　灑藍　闕　二十五年重丘　闕　棠　闕　弁中　或曰泰山萊蕪縣西有　龔口谷疑　二十六年虞丘　東郡虞丘縣故城是　二十七年崔　樂安東利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二十八年郚殿　闕　昭三年莒　闕　五年寧風　闕　十年穆　闕　棘　濟南於陵東南戎里亭　夫于　濟南縣西北有于亭　十一年渠丘　齊國西安縣　二十年聊攝　平原有聊城縣之東北有攝城　定九年媚　闕　沛　闕　二十五年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十年夾谷祝其　二名　闕　哀六年頓　濟南有屬亭疑　駘　闕　殳冐淳　闕　八年潞　闕　十年息　闕　犁丘　隰二名　濟南有樂安界歧流　時水在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九年乾時　時旱卽竭涸故曰乾時　堂阜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然則古堂阜也　十三年柯　濟北東阿縣有東平須昌縣北陽穀　四年穆陵　闕　無棣　闕　十八年麗　闕　二十六年申池　或曰齊城南面西頭第一門名中門齊城　文十一年周首　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　城父　二名譙國城父縣　文九年壺丘　闕　十三年焦　譙國譙縣　夷父　濟南於陵東南戎里亭　夫于　濟南縣西北有于亭　十一年渠丘　齊國西安縣　二十年聊攝　平原有聊城縣之東北有攝城　定九年媚　闕　沛　闕　二十五年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十年夾谷祝其　二名　闕　哀六年頓　或曰濟南有屬亭疑　駘　闕　殳冐淳　闕　八年潞　闕　十年息　闕　犁丘　隰二名　濟南有樂安界歧流　時水在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九年乾時　時旱卽竭涸故曰乾時　堂阜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然則古堂阜也　十三年柯　濟北東阿縣有東平須昌縣北陽穀　四年穆陵　闕　無棣　闕　十八年麗　闕　二十六年申池　或曰齊城南面西頭第一門名中門齊城　文十一年周首　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　城父　二名譙國城父縣　文九年壺丘　闕　十三年焦　譙國譙縣　夷父　濟南於陵東南戎里亭　夫于　濟南縣西北有于亭　十一年渠丘　齊國西安縣　二十年聊攝　平原有聊城縣之東北有攝城　定九年媚　闕　沛　闕　二十五年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十年夾谷祝其　二名　闕　哀六年頓　或曰濟南有屬亭疑　駘　闕　殳冐淳　闕　八年潞　闕　十年息　闕　犁丘　隰二名　濟南有樂安界歧流　時水在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九年乾時　時旱卽竭涸故曰乾時　堂阜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然則古堂阜也　十三年柯　濟北東阿縣有東平須昌縣北陽穀　四年穆陵　闕　無棣　闕　十八年麗　闕　二十六年申池　或曰齊城南面西頭第一門名中門齊城　文十一年周首　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　城父　二名譙國城父縣　文九年壺丘　闕　十三年焦　譙國譙縣　夷父　濟南於陵東南戎里亭　夫于　濟南縣西北有于亭　十一年渠丘　齊國西安縣　二十年聊攝　平原有聊城縣之東北有攝城　定九年媚　闕　沛　闕　二十五年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十年夾谷祝其　二名　闕　哀六年頓　或曰濟南有屬亭疑　駘　闕　殳冐淳　闕　八年潞　闕　十年息　闕　犁丘　隰二名　濟南有樂安界歧流　時水在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九年乾時　時旱卽竭涸故曰乾時　堂阜　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然則古堂阜也　十三年柯　濟北東阿縣有東平須昌縣北陽穀　四年穆陵　闕　無棣　闕　十八年麗　闕　二十六年申池　或曰齊城南面西頭第一門名中門齊城　文十一年周首　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　城父　二名譙國城父縣　文九年壺丘　闕　十三年焦　譙國譙縣　夷父　濟南於陵東南戎里亭　夫于　濟南縣西北有于亭　十一年渠丘　齊國西安縣　二十年聊攝　平原有聊城縣之東北有攝城　定九年媚　闕　沛　闕　二十五年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闕六年鄂闕　桓二年條闕千畝西河介休縣南地名千畝堙庭闕三年汾隰闕　莊二年絳縣絳邑城二十五年聚闕二十六年絳故縣二屈二名平陽絳邑北屈縣二名平陽　僖八年采桑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也九年高梁高梁之虛二縣西南高梁城十年韓韓原宗丘二十八年東闕闕蒲蒲城二名平陽蒲子

三名故韓國縣十五年河外列城五河之南也焦瑕其三闕東盡虢略從河西南行而東盡故虢略地解梁城河東解縣東有臼衰南有臼城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受鐸闕昆都闕二十四年令狐闕桑泉河東解縣西桑泉城臼衰河東解縣東有臼城狐厨平陽名屏闕樓闕縣上縣二南有地名縣上

陽晉所始闕河內汲郡地二十七年被廬闕二十八年河陽河內有河南三十年焦瑕闕三十一年清清南汲郡河東南三十三年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先茅之縣茅二名河東大陽縣北有清原也三十三年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先茅之縣茅西有茅津茅亭文三年王官闕郊闕五年寧汲郡武縣修六年夷闕董河東汾陰有董亭鄏邢二名七年葦陰闕傳曰先克奪人八年武城闕十年北徵闕十二年河曲河東蒲坂縣南羈馬闕瑕河東猗氏縣東北有瑕城十三年桃林之塞弘農華陰縣東潼關諸浮闕十七年黃父黑壤二名闕宣三年陰地晉之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六年邢丘河內平皐縣七年向陰闕十二年董澤河東閩喜縣東北有董池陂十五年曲梁廣平曲梁縣也輔氏闕稷河東閩喜縣西有稷山亭雒闕瓜衍之縣闕十七年成元年赤棘廣平鄗縣西北有赤棘城鄗邑有中牟遺疑十三年河內河內平皐縣東北有軹縣城鄗邑縣東有栢人闕壺口闕

人趙郡栢人縣十五年冠氏平陽館二十二年英丘闕

薛地　隱十一年薛魯國薛縣定元年邳下邳縣故邳國

許地　隱十一年許潁川許昌縣成四年展陂闕鉏任

冷敦之田闕十四年叔申之封闕　襄十六年棫林闕西氏闕

鄧地　桓七年鄧義陽鄧縣沔水之北鄢也九年鄾鄧縣之北鄢也

秦地　桓四年秦雍二名秦國郡扶風雍縣也　僖十五年彊臺始乎鄢縣王城馮翊臨晉縣東故王城今名武鄉縣三十三年具囿闕文二年彭衙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汪馮翊故江城　四年邲新城闕七年刻首闕十年少梁馮翊縣夏　成十三年麻闕

隧闕新楚闕侯麗闕　襄十四年棫林闕

曹地　桓九年曹濟陰定陶縣　僖八年洮闕　襄十七年曹隧闕重丘闕　昭二十年鄟闕　定十二年郊闕

鄫　哀七年黍丘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揖丘闕大城闕鐘闕邗闕

楚地　桓二年荊楚郢三名楚國都于郢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東有小城名郢　八年沈鹿闕　十一年郊闕　十三年鄧襄陽宜城縣　荒谷闕　冶父闕　莊十八年聃那處南郡華容縣臺在津或曰南郡郡縣東陵縣有津城湫南有湫城　夕室闕　僖四年陘陘隰二名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召陵潁川召陵縣　六年武城南陽宛縣北武城二年荊楚郢三名楚國都于郢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東有小城名郢　八年沈鹿闕　十一年郊闕　十三年鄧襄陽宜城縣　荒谷闕　冶父闕　莊十八年聃那處南郡華容縣臺在津或曰南郡郡縣東陵縣有津城湫南有湫城　夕室闕　僖四年陘陘隰二名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召陵潁川召陵縣　六年武城南陽宛縣北武城

城二十五年析白羽二名南御析縣二十七年陵闕鴈闕二十八年連穀闕　文十年范闕商上洛商縣期思弋陽期思縣東北有期思城　十四年廬襄陽邵有中廬縣　十六年大林闕陽丘闕　訾枝闕選闕阪高闕勾瀆闕石溪闕臨品闕仞闕

宣三年葉南陽葉縣四年轑陽闕丞野闕漳澨闕皋滸闕十一年郯闕沂闕十二年寢汝陰始縣固　成七年州來淮南下蔡縣申闕呂闕又云豫州新蔡外城古呂國也十五年鍾離淮南縣也新石闕十六年汝陰之田汝陰之南地也闕十七年鴈闕虺闕　襄四年繁陽汝陰鮦陽縣南有繁陽亭十年柤闕或曰彭城傳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有柤亭譙國潁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十三年庸浦闕十四年棠闕二十六年雩婁婁豐雩婁豐縣　棘譙國鄴縣東北有棘縣　昭元年雙本鄭地南陽雙縣　郟本鄭地郟縣　襄三年江南之夢雲中二名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　四年櫟汝南新城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臺在北有麻闕此麻當在汝陰之左右或河南陽翟縣是櫟亭麻鄭之櫟國為襄陽縣麻陂陽縣為棘皆非吳之所及又性汝陰自有棘櫟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　五年瑣闕南懷闕汝清闕六年乾谿譙國城父縣南七年章華南郡華容縣臺在在譙國城父傳曰楚于城章華之臺頗與諸侯落之如楚道自鄢知不在城父者也九年淮北之田淮水北田　衷漢西田夷漢本陳地也十一年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

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潁尾潁水之尾淮南下蔡縣西十三年中壄闕息舟闕魚陂江夏竟陵縣西北有魚陂譬梁闕棘闈闕訾闕豫章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豫章又相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來江北淮南葢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也十四年宗丘闕十七年長岸闕十九年上陰南鄉陰縣下陰闕二十年城父襄城城父縣二十三年雞父有雞備亭蓮溼闕二十四年圍陽闕二十五年州屈闕茄闕丘皇闕卷南陽卷縣南有卷亭二十七年潛廬江六縣潛城窮闕三十年養闕三十一年南岡闕定四年容城闕栢舉闕大隧闕直轅闕冥阨闕城口闕雍澨闕五年稷闕軍祥闕棄闕公元微波榭刻

春秋地名

壻之谿闕成臼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耶屈山西南入漢水脾洩闕哀四年負函闕繒闕闕鄧南鄉郡析南鄉丹水縣有鄧亭三戶有三戶亭十二年棗皐淮南逡道縣南梁澤亭十六年白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慎汝陰縣

隨地 桓六年隨義陽隨縣瑕闕八年速杞闕

黃地 桓八年黃弋陽縣莊十九年踖陵闕

梁地 桓十年梁馬翊夏陽縣僖十八年新里闕

虞地 桓十年虞梁義陽縣東北吳城僖二年顛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地名鄖闕顛軨阪

鄖地 桓十一年鄖江夏雲杜縣東北有鄖城蒲騷闕宣四年夢中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

小邾地 莊五年鄖小邾二名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鄖城哀二年拘繹闕

燕地 莊二十年燕北燕二名燕國薊縣也僖二十五年阪泉廣寧涿鹿縣涿泉昭四年冀之北土冀州名也北土燕代之屬七年號闕十二年陽唐二名中山有唐縣鄗地也

徐地 僖三年徐下邳僮縣東南大徐城十五年婁林大徐城東有婁鄉昭十六年蒲隧下邳昌慮縣東蒲鄉

鄀地 僖二十五年鄀本在商密縣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鄉鄀縣商密丹水縣也

密南鄉丹水縣也

糜地 文十一年糜闕防渚闕錫穴闕

舒地 文十二年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五名廬江六縣西南有龍舒城蓼安豐蓼縣襄二十四年荒浦闕二十五年離城闕

庸地 文十六年庸庸上庸縣方城上庸縣有方城亭東禪闕僥闕

魚 魚腹縣今巴東永安縣

郯地 宣四年郯東海郯縣昭七年羽淵東海祝其縣西羽山西南

萊地 宣七年萊東萊黃縣襄六年棠或曰北海即墨縣有棠鄉

吳地 成七年吳吳都吳縣襄三年鳩茲丹陽蕪湖縣東今皐夷也

十四年皐舟之隘闕二十八年朱方闕三十一年延州來闕昭五年鵲岸廬江舒縣東南江水有鵲尾渚六年房鐘闕哀九年邗在廣陵廣陵縣南自刊江穿溝東北向射陽湖西北至朱口入淮今謂之韓江

口十二年鄖發楊廣陵海陽縣東十五年艮闕十六年顓黃氏闕十七年笠澤闕二十年艾豫章有艾縣也

越地　定八年越於越二名會稽十四年橋李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陘闕哀元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大湖中有椒山十三年甫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姑蔑東陽大木縣十九年冥闕二十二年甫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窮地也

有窮地　襄四年有窮窮石二名闕二名鉏闕

三苗地　昭元年三苗闕　襄十四年瓜州敦煌郡敦煌縣

有虞地　哀元年有虞梁國有虞縣有綸闕

右國四十并周凡四十一經傳地名九百一十三共四百五十七闕

春秋地名　三五　微波榭刻

小國地　隱元年虢滎陽縣共汲郡共縣宿東平無盬縣南陽所治宛縣夷城陽莊武縣二年向謯國龍亢縣極闕五年燕東郡燕縣七年滕沛國公丘縣凡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十年戴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地十一年息汝南新息縣桓二年鄀濟陰城南有北鄀城三年芮馮翊臨晉縣有芮鄉魏北河東河北縣五年州淳于二名國都于東萊郡黃縣西有州陵城九年巴巴郡江州縣荀闕賈亭于縣七年穀南鄉築陽穀城縣十一年貳闕軫闕絞闕州東南有州陵城十二年羅在宜城縣西南後徙南郡枝江縣十三年賴義平隨縣湖陽城十五年牟太山梁國亭陵縣葛東北葛鄉賴鄉十年譚濟南平陵縣西南譚城十二年蕭沛國蕭縣十三年遂濟北蛇丘縣所在城亢父縣有鄅亭二十三年鑄濟北蛇丘縣治鑄鄉城也二十四年豕北有遂鄉十六年滑費二名滑國都于費河南緱氏縣當陽縣東平無盬縣南有權城三十年鄅東平無盬縣東北有鄅城閔元年霍平陽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琅琊東南琅鄉二年陽闕僖二年江汝南安陽縣東北有冀亭柄汝南西平有柄亭六年微東萊有微鄉微子家十四年鄑琅琊鄑縣北有厲鄉韓闕十七年英氏闕項闕密熒陽密縣二十一年任任城縣也須句東平須昌縣北有須朐顓臾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有顓臾城二十三年頓汝陰南頓縣東北管城毛闕聃闕雍河內山陽縣西有雍城畢京兆長安縣西北畢萬周武王家武王葬豐始平鄠縣東地有豐邑亭邘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應襄陽城父縣西南有應城鄉二十四年管滎陽京縣

蔣弋陽期思縣所治蔣鄉亭茅高平昌邑縣西有茅城鄉胙東郡東有牟鄉城十二年崇闕九年根牟琅琊都縣唐十五年黎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成六年鄚闕河東解縣西北有鄚城

襄四年寒北海平壽縣東有寒城亭有過二名東萊灌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斟尋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過有過鄉戈宋十二年鄭之間有戈邑十年偪陽彭城偪陽縣也十三年鄆任城亢父縣有鄆亭二十三年鑄濟北蛇丘縣治鑄鄉城也二十四年豕

韋東郡白馬縣 唐太原晉
東有韋城 陽縣 杜京兆杜
村縣 二十九年楊平
楊縣北 闕 鄗闕 廊闕 鄗榮陽密縣
東北鄗城 昭元年觀
鄭丘 始平鄠 下邳 丘縣 亳闕 姚闕 邳下邳
衛縣 扈鄉 扈 亳商亳二名 褒闕 姒闕
亳闕 四年胡 汝陰縣西 有緡闕 又云充金
北胡城 縣國或曰魏 郡黎陽縣延 五年大庭氏今在魯 鄉城緡國也 黎戎曰
東夷
城岐 扶風美陽縣 岐西北有岐山 蒲姑 樂安博昌縣西北有蒲姑城 亳闕 十二年昆吾
東陽 濮 陽縣 十三年防 汝南有吳防縣 十五年密須 安定陰密縣也 闕 鞏
闕 十六年甲父 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 十八年鄅 琅琊開陽縣 二
十七年鍾吾 闕 二十九年 鄺闕 鄺川 鄺夷氏二名窮
桑闕 定二年桐 廬江舒縣南有桐亭 四年封父 闕 哀元
年仍若仍二名 闕
春秋地名

右小國一百二十九 經傳唯見國名
其二十八闕

共池 桓十一年 垂棘 僖二年 多魚二年 牡丘
桓十一年 惡曹十一年 折十一年 上鄍 成二年 頃澤十二年
十三年 女栗文十年 厥貉十年 眚十三年
交剛十二年 貍脤十七年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舊說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
日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境也 虛朾十八年 台谷十八年 善道襄五年 大
隧十九年 商任二十一年 泮二十五年 矇林昭元年 祲祥祥二名十一年
厥慭十一年 鄟陵二十六年 抶鄍二名定三年 安甫十一年 渠蔭十五年

右地二十六未聞古屬何國並缺

戎地 僖二年戎東南有戎城 陳留濟陽縣 九年北戎山戎無終三名北平有無終縣 桓十三年盧戎 闕 莊二十八年驪戎
京兆新豐縣 閔二年犬戎別在中國者 闕 僖十一年揚 闕 拒泉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泉亭 皐 闕 伊雒之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河南洛陽縣
西南有戎城 二十二年陸渾之戎九州之戎 河東大陽縣 徐吾氏
三年姜戎 晉南鄙 成元年茅戎 河南陸渾縣 二十
茅戎之別種 昭九年陰戎 晉陰地也 哀四年狄戎 闕 十七

狄地 莊二十八年廣莫 北狄地之廣絕漠子北屈在北方 閔二年
東山皐落氏狄 二名赤狄別種在晉東闕 僖二十三年廧咎如 文十年長狄
赤狄別種 三十三年白狄 故西河郡地有白狄部胡 文十六年鼓 北地
鄗瞞鄗長狄國闕 潞赤狄潞氏 三名在上黨縣東有古城赤狄潞氏國 又云潞城
也 宣三年赤狄 故上黨郡地有赤沙城 十一年攢茆 三名赤狄別種闕 翠狄
十六年赤狄甲氏留吁鐸辰 三名赤狄別種闕 徽波榭刻
年鮮虞 白狄別種中山國新市縣也 昔陽 肥國都也縣沽縣有昔陽城 肥 柔平
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十三年中人 鮮虞地也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十
五年鼓 白狄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定四年中山 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縣有中人亭

夷地 僖十三年淮夷 東夷居淮水者闕 文十六年
百濮 建寧郡南有小夷 昭九年肅慎 東北夷在玄菟東北三千餘里 哀
四年夷虎 闕 十九年三夷 闕 敖 三夷地闕

蠻地　文十六年羣蠻盟　成六年陸渾蠻氏戎蠻

氏二名河南新城東南有蠻城

右四夷四十一其二十一闕也

山名　隱八年泰山奉高縣西北也桓六年二山具山敖山僖四年方城南陽葉縣南　十四年沙鹿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也十五年華山弘農華陰縣南也三十二年殽弘農澠池縣西北　文十三年繹魯國鄒縣東南首陽首十二年首山河東蒲城縣東南首陽縣入海十六年阜山闕　宣二年首山榮陽滎澤縣西北是也　郜榮陽縣西北　敖山東南　成二年靡笄闕　華不注闕　又云　五年梁山馮翊夏陽縣北同州韓城縣有梁山榮陽密縣東北　魚齒南陽舞陽縣北　襄三年衡山吳興烏程縣南十八年巫山濟北虛縣東北　梅山河東蒲城縣東南經溫縣入海　十六年鄢陵　十八年檉　二十三年大行河內郡北　昭四年四嶽東嶽奉高縣太山衡山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　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太谷轅轅三道也傅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者非也陽城河南陽城縣東北山中嶽也地理志潁水所出太室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太室是爲中嶽有少室在太室之西謂之少室　荊山新城沖之北山也五年梁山闕　坻箕之山闕七年萊柞闕　羽山東海祝其縣西南也十一年岡山闕　十二年垤闕　十六年桑山闕　二十二年北山洛北郟是也　定四年小別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傅曰吳既與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後楚乃有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無則二別在江夏界近漢之名　十年龜太山博縣西泰反在安豐界　哀元年會稽在縣

二十三年大行河內郡北　昭四年四嶽東嶽奉高縣太山衡山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太谷轅轅三道也傅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者非也陽城河南陽城縣東北山中嶽也地理志潁水所出太室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太室是爲中嶽有少室在太室之西謂之少室　荊山新城沖之北山也　五年梁山闕　坻箕之山闕七年萊柞闕　羽山東海祝其縣西南也十一年岡山闕　十二年垤闕　十六年桑山闕　二十二年北山洛北郟是也　定四年小別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傅曰吳既與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無則二別在江夏界近漢之名　十年頗出河南陽城南郡當陽縣入沔　八年滑闕　十年鄧　十一年伊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雒出上洛縣冢領山東北經陽縣入雒也雒弘農至河南鞏縣出太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　十九年雎下水自榮陽受河雎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　二十二年泓闕　三十三年泜南魯陽有潧水東注襄城至鉅川安陸縣入汝　宣四年淳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荊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沔　八年滑闕　十年潁出河南陽城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　成六年淯出南陽平陽縣西入汾　十三年

凍出河東聞喜縣西涇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也十七年消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汲出榮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汝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潩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汲出南陽魯陽縣西南經魯縣入淮汲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縣入泗淮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清水出襄城昆陽十八年濰自東莞縣東北入汝十八年濰自東莞縣東北經城陽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襄三年彭闕十六年溴出南至溫縣入河湛出河內軹縣東北至魏郡長淵亶出新城東北至魏郡長平縣入潁川長平縣入潁汲出南陽魯陽大孟山汝出南陽魯陽雲中在并州榆次縣東北南越廣中山今定州南今豫州齊國今青州臨淄縣平陸西河膠東故城在茌平密須括地象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國臺在那鄴州在慈邱城在懷州牧野郤南郊名

故城在慶州郃夭夾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驪戎國洛水一名漆沮水源出慶州帝王紀云黃都有熊新鄭縣東南六十河東蒲州西河今汾南郡今荊州沙丘宛南郡梁山雍州不窋故城在豐縣殷時驩故城在陝州城在茌平密須括地象云即墨故城在茌平密須括地象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鄉縣密密氏姞姓在安鄧縞相去二十五里在長安南文王陵南二十五里畢原上曲阜微波榭刻

廣陵入海五年羅闕六年豫章豫章郡今治南昌縣西有水北入江當春秋時豫章在江之南七年濡出高陽縣東北至易水十二年涸出齊國漯苗縣西山北經樂安博昌縣入時水二十年彭闕姑出東豕黃縣山西南界西入時水

十六年淄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二十七年沙闕二十九年饑闕定四年清發闕雍澞闕雖出新城昌魏縣東南後河東經襄陽至南北入丹二十七年濮在陳留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

郡枝江縣入江哀十三年泓闕十五年桐出宣城廣德縣西南白石山西

右水五十八十三闕

共音恭今衛州共城縣也城父亳州城父縣也上陽在陝州今陳州宛丘縣襄城許州襄城縣滕在徐州南雲中在并州榆次縣東北南越廣中山今定州南今豫州齊國今青州臨淄縣平陸西河膠東括地象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國河今汾南郡今荊州沙丘宛南郡梁山雍州不窋故城在豐縣殷時驩故城在陝州城在茌平密須括地象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國臺在那鄴州在慈邱城在慶州郃夭夾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驪戎國洛水一名漆沮水源出慶州帝王紀云黃都有熊新鄭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安鄧縞相去二十五里在長安南文王陵南二十五里畢原上曲阜微波榭刻

在鄭州北七十里管在鄭州中牟東北十五里管城縣古管國蔡括地象云蔡在上蔡縣古蔡國周武王封弟叔度於是蔡縣東十里有蔡山則國名也桃林括地象云在陝州桃林縣西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曰桃林廣三百里徐括地象云徐城縣北奄國括地象云在魯曲阜縣東南一說商丘即宋州南燕南燕滑州胙城縣南克國上有克州襄梁州襄城縣衛濮州平丘即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王居於汜音凡括地象云汜城在汝州襄城縣南陽城屬河南武皇武城在貝州樂陵州河陽在懷州河陽縣夢在光州商丘在并州汾陰在蒲州臨汝州范陽在易州薊古之蒲國丸江郡即壽春在揚州邵陵在豫州邵城縣安邑在絳州南陽縣

蔡丘在南州北城縣東南一里又南臨淮縣有蔡丘申在鄧州南陽縣

沂水在兗州亦蒙山在州西南大野即鉅鹿括地象云大野澤在鄆州嶧山在州東北汶水即漯水漯水出嶧山西北一名石川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南入濟水出鄆縣東南山郡縣北入濟水普潤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南入濟水普潤縣汶水一名石川

釋地

羣經釋地

尚書

虞　本在歸德虞城舊睢時國廢居山西之垣曲猶以虞爲氏至舜因爲有天下之號周初遷虞于西在今平陸縣東

嶋夷　在萊夷東今榮城縣東海岸參差象狒狒足反戾之形山海經謂之踢禺之山是也

昧谷　蓋卽崦嵫山今甘肅玉門縣南昌馬山也有茗水北出禹貢謂之弱水漢志謂之冥水矣詳五藏山經傳

交　交趾也在今廣西南甯府東北金城司有零利水出

崑崙　關西南流合數水如篆文交字亦象人交兩足故名

幽都　都渚也在今直隸靜海縣東方廣二十餘里中有洲北山經所謂西望幽都之山也案經於母逢之山言北望雞號西望幽都母逢今旅順島雞號卽旅順城與幽都隔海東西相望也

鴻汭　在洮汾合流處今趙曲鎮也洮汾象蔦形也卽春秋晉士蔦邑蔦今撩州竹器　案舜本居歷山堯將妻之故邑之於此更名曰嬀後爲帝遂都焉古史所謂姚墟蒲坂莊子所謂鄧墟墨子所謂服澤皆卽此也

岱宗　諸汶水所出山通謂之岱其宗則泰山也代者以

杙係豕之謂諸汶合流西會淨泉水象之

十二州　舜分冀州之北爲幷州其東北爲幽州與周官職方同又分青州之東爲營州則朝鮮地也合兩掌謂之幷慮沱水泰頭山水象之幽者多大山林今盛京吉林地營者際海多島如壘石也爾雅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益殷制併幷於幽而治幷併青於營而治青也然德不及遠矣幽洲　卽幽都傳云水中可居曰洲是本文作洲也古州字雖同洲而洲渚每加水以別之詩爾雅皆然且下三者皆山名此不宜獨舉州名也

崇山　山在今湖南澧州華容縣南包山湖北俗名禹山其東曰層山卽崇山之謂也崇尊古字通縣東之華容河與西六十里之蓮湖水交流入湖象尊彝采穴水在其閒象勺也縣北爲湖北之石首縣卽春秋楚之潘崇邑矣益稷篇尊彝亦作宗彝

三危　鳥羽謂之危張若人登危也古地凡名危者皆象鳥羽形　山本在今伊犁慶綏城東南百餘里有阿什木水合四水東北流而和爾郭斯河自南合三水來會又北分爲三北入蔥澤而止象三鳥翼故曰三危卽穆天子傳所謂羽陵也自此西逾黑水皆古三危戎地其夷落則在今安阜城當黑水所瀦泑澤之南三苗所竄在此禹貢導黑水所至亦在此其地至周爲重黎氏所國南有極山四城象累纍故名華語古爾班三也晶慕龍也　故穆天子傳曰重黎氏之先三苗氏之所處也

羽山　今邳州北之艾山也芙蓉河燕子河武河三水象鳥羽因名山北有芙蓉湖卽羽淵

有苗　苗同褭在今江西袁州地諸水象褭艸也褭卽蓼戰國策三苗之民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汶衡二字互倒衡衡嶽汶卽齊語桓公伐楚踰方城望汶山者在申南犀水所出犀水象幼子匍匐也其地跨江南北宜其負固矣

歷山　卽中山經歷兒之山在垣曲縣北橫嶺關其東曰渠豬卽諸馮山歷者數水源相次比如積禾歷歷也兒者象抱兒張兩手徠之也古从兒之字如覽輗臬等竝象張手形非象齒也　又尸子放牛馬于歷山乃在今閿鄉縣南一名荊山黃帝所鑄鼎處卽中次七經所謂歷山其木多槐楚者非舜所耕也

塗山　大戴禮禹娶于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嬉氏塗山三

塗也在今嵩縣伊水源象蟜蟲故曰女蟜氏左傳禹合諸侯于塗山亦在此非淮上之塗山也

夏　縣爲崇伯禹曰夏后皆今密縣東北故賈復城也聆山在北崇山在西北胎山卽嵩水重泉水所發山卽嵩渚山亦曰天穆所謂天穆之陽也翟謂之夏以地多翬雉故名此地於穆天子傳爲樂丘春秋爲鄭之樂秦爲陽翟漢徙陽翟子今禹州後人因指禹州爲夏爲樂非也禹都安邑而仍稱夏从舊號也

安邑詳戰國策

冀　孕者彭腹卻手曰冀冀州之西汾澮西入大河象彭腹形其東泜澤受河亦象彭腹形故州名取此所以明東西之界也今稷山縣卽春秋冀芮邑矣

壺口　涑水教水俱西南流瀦爲樂澤水經注名張揚湖今名五姓湖西南入河象瓠形也

梁　龍門之上口也一名呂梁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漢之離石今隰州呂梁在其西南百里餘夾岸崇深傾崖返懸懸流千丈有類魚梁卽酈氏所誤指爲孟門山者也孟門詳春秋傳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及穆天子傳

門之上謂經流不遂懷襄東汎絕汾沁而溢子孟門耳豈以孟門爲卽禹所鑿哉

岐　今臨縣東有連枝山益卽岐山北山經謂之虢山其水曰伊水西南入河處今亦名孟門鎮酈氏則指爲呂梁洪以爲其山巖層岫衍瀾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涌波襄雷奔電洩震天動地益大禹所闢以通河也然事能徵實而名舛矣

大原　今壽陽縣逾壽水以西至陽曲之鳴謙驛數十里悉高原古大原也此言治汾東之水也

岳陽　太岳之陽也言治霍山以南諸水也

覃　古謂火硝爲覃硝鹽亦爲覃今丹河之北脩武縣東西布地鹹鹵卽此覃地也脩武詳國策　覃治則丹治懷治則沁亦治矣

懷　卽野王今懷慶府治河內縣也詳春秋傳

衡漳　衡水卽潞水出今潞安府南三源象衡漳水卽涅水與清漳俱南入衡象發鳩也隼飛謂之章也

恆衛　月弦謂之恆設楹桓以兵守之謂之衛恆水卽北山經之淯水今名桃河出平定州西北鴉鳴谷兩源東北流合象弦月故名恆其山卽恆山之首也代爲恆山之尾衛水卽

大白渠水形象陳兵倚之也恆衞从則汳澤治汳澤治故
大陸可作矣
大陸　陸通鹿溼洛諸水於東北流瀦爲澤象鹿首也
碣石　今青河入海之西三數十里有海渚長直棊上如
墓碣以木曰楊以石曰　名長閘口卽碣石青口南有低岸
碣皆無主之墓　向西南
突出遥接沙壘田島
卽碣石入海之由　海舟自東而西先右此岸向西南又
右之而向東北　而西故云夾右也其北山脈循濼河之西五百
餘里與密雲諸山相連故下言大行恆山至碣石入海也
碣石本因長閘口得名夾右
石則指海岸之突出者言也从右碣
濕　字同溼卽沮之分枝東入海者爾雅之馬頰徒駭二
河也今書作潔說文作濕竝譌又先儒讀此字如習誤倒
由名也其會同處亦在今臨清州漢清河郡之靈縣
灘　出今濰縣西南東流屈而北經縣東又北分爲二各
受南來一水東北入海象以繩維物自下曳之也
淄　以筵挹墨曰緇天齊淵水五泉竝涌如挹而出也齊之
名亦起于此詳見後　其水西北注原山水北流折東北瀦爲清水泊
又北出會小清河入海

岱畎　地在新泰縣北五水相比次如畎也即大弁山春秋傳之姑蔑矣

萊　古謂麥門冬爲萊今平度州東之藥石河白沙河小大沽河並古萊水象其葉與實也

汶　汶小兒項環垂玉爲飾也汶水即環水出泰山東弗山南合諸水西注于濟總名曰汶

徐　徐州東界海南界淮北界汶西北界濟唯西與豫州以夷庚之道迄徐爲界故名徐以著之徐行遲首俛屈也今徐州府之奎河泗州之荓城湖水象之

沂　音芹與在東之沭水俱出鳥山即沂山　兩水形如斤也斤荓刀也今名質刀

蒙　在蒙陰縣西南凡山四周出水曰蒙也羽山見前其藝者有可樹藝也

大野　在今鉅野縣古澤東西百里南北二百里元末爲河所淩河徙後遂涸爲平陸

東原　在今沛陽縣東古棟宇沛水至此分三枝北出環曲郊棟間所圖太極之形故以爲原名周封夏後於杞即此所謂東婁公也史記陳杞世家稱東樓公生西樓公蓋傳譌也

羽畎　羽山數水相次如畎也

嶧　山在今嶧縣嶧繹也丞水源出詩池諸泉象眾繭系於繰竿也詩保有鳧繹左傳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並指此秦漢以來俱以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之石山爲繹山矣

泗　出今泗水縣東南漏澤澤方十五里西際阜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澤水循穴而上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皆吸澤水所爲故名曰泗泗咽也四古咽字其盛滿時或數夕之中傾陂竭澤居民預以木爲曲洑約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也

揚　揚州東界海北界淮西北界豫西與荆州以揚水爲界故名揚以著之揚水今羅田縣之巴河也西南注江象築者舉杵之形也古文揚作㫐从手象形

彭蠡　鼓側圓大謂之彭人腹大亦謂之彭蠡古螺字旷江北流至南昌府東南西環象彭腹其右三港水自東鄉進賢來入又北落港水來入象蠡之出首俛行也又北流而瀦因爲澤名矣

三江　大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相將入海也
蔡氏之說忤矣
震澤　卽海內經之雷澤在吳西今有大小雷山也江不
東注故底定矣
荆　州以荆山與豫爲界故號荆以著芒山卽今南漳縣
之九龍山有水東流二十餘里入蠻河類荆節之細蔓也
荆俗名金剛藤堅蔓葉銳有細刺古用以鑽
龜及爲扑其節開皆出短細蔓亦甚堅也　南蠻稱荆楚
以此
衡　山在今衡州府北連水出其西屈運其北受諸水如
縣衡也
江漢朝宗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瀟湘多春漲
全入于江故江言朝漢與蜀江多夏潦江又自夏水分泄
于漢故漢言宗
九江　湘水大源九謂之九江九江謂灌江春陵江耒陽
汨羅江與湘江爲九江也不數瀟江者湘江米江涤江連江瀏陽江
之清深卽爲瀟非有二也詳五藏山經傳諸侯旅見天子
曰殷不曰于海以入湘淵而言也　東曰瀟湘之淵
西曰包山湖
沱潛　蒙梁州沱潛之名也
雲夢　漢南江北諸湖渚象雲紛郁爲雲在漢枝渚中象
之外絕無復水

北山經發山之伊水則象死人盛戰
國之世其文已書从人不从已也
瀍　猶廛也行街里者往復無定也五緯有順逆故其行
故其跡　謂之廛鹿驚走尋反
亦曰廛　古瀍水出穀城北瞽亭東南會澗穀入洛穀平則
相從南注穀盛則遏瀍北流故其源處緒爲梓澤而廛與
瞽之名皆起于是焉瞽本作瞍从兩先笄不遍屢抽之
也其作瞽者義與會同詞之乃也瞽
亭又名街郵見潘岳西征賦右地名並
見水經注
澗　兩山夾水爲澗澗水卽慈澗河北流注穀與洛僅隔
一山山南小水十數源俱流入洛而山北澗迫于山經流

滎　滎爲濟溢名以雀成益南受黃雀溝水其色熒熒焉

火光爲熒華之黃爲滎水之黃爲滎

波　波陂通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周官職方豫州其浸波溠

遂　卽五藏山經之陂水也案中山經云婁涿之山瞻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又曰瞻諸之山玉篇作瞻渚瞻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于陰而東流注于穀水又曰庪山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經文係自東而西先庪山次瞻諸次婁涿此六者名雖各異皆洛川枝派所逕所分非有他源也益陂水首受洛水于鹿蹺山之西西北流至婁涿山瀦爲西陂而東出又瀦爲東陂又分枝南出折而東而南注洛爲瞻水正枝北流瀦于瞻渚爲陂水婁者甸行乍前乍卻也涿作豕疾前也婁古作婁从毋繩在墨中也从承古文字畺之省收引乍往乍復似虎虐人行前卻亦謂之婁豕豕被縶騰踣也瞻仰兩目也上有俛之者也竝象水形瞻渚之水又導一枝東南注洛爲瀙水象弓弦也一枝自北東出爲少水略東北象赤子溺也少水

古兕觥有益益上爲兕形見阮氏鐘鼎款識俞同揄卻鵠隨借爲唯音雖脩言唯命是旺皆讀如暐穀洛大形似鵠雉此水在其頸前象雉鳴相和也

諸水皆以分流處便爲出益互爲通塞也

滍澤孟豬　苛猶柯也黃溝水象斤柄也滍澤卽大薄陂在今考城縣西黃溝水及濟水枝渠所緒也孟豬在今碭山縣其地卑窪昔爲宋藪孟陰阯大也豬豕子也言小湖聯比之眾也滍澤東流逕曹單二縣南又東至豐大澤西澤在豐西右導南渠西南達幽澤澤俗名二泡其兩渠今謂之雙溝　澤溢出二枝一西南流經孟豬西注獲一東南流經其東注獲如冠之被故言被水經注以此溢出之水爲受雖水北流誤耳又注紀大蓁陂不言受濟益故瀆已斷

梁　梁雍各以所異爲名州內高梁之山爲潛水所穿俗名龍洞背在廣元縣北列于星土梁晉竝古參參爲古之大梁兩玉之山並有高梁也是其稱也

黑水　衛藏之喀喇烏蘇也夷語喀喇黑也烏蘇水也下流爲怒江經雲南至緬甸入海其源則潛脈于雍州之黑水也

岷　今都安堰口山也大江自松潘廳北之羊膊嶺發源而來屈曲行地徑六百餘里達山口分一枝東出爲沱水又東至庪山分枝東南注洛爲交觴水一枝北注穀爲俞隨水庪象屋上甍也累瓦屋脊爲甍或謂靈或謂庪从鬼高銳形也交觴似觴益也

至瀘州入江象母爲幼子所羣故名曰岷古謂幼子爲民也大江象母北江象子沱其羣之也民古文作昏从古从民古母字从𠂉象有所羣

沱　沱拖也水形如紳之拖也此州之沱以利農也荆州之沱以除患也

潛　濛出冢山之陽卽牢固關也二源盖相通而北高南下水小時濛之流者皆伏而南出故南水名潛余嘗以冬月過牢固關見濛流涓涓再下乃更無水卽是伏而南出也又土人名濛爲固水河亦曰養冢河蓋俗以水出復入爲固也　水盛南口不能達乃溢而北注如人之涌千水底故北水名濛同涕爾雅水自漢出爲潛謂此也潛水朝天關北會嘉陵江自此南下七八百里入大江通謂之潛水矣

蔡　今嶲山也蔡者徧取食祭地如木工之畫墨也蔡从祭从艸丰聲蓋也篇韻作籍从艸从墨字从古文作蔡本以林慮之鄴水而名林慮地蔡作蔡鴻也又蔡叔度之封蔡本以忻州石嶺關之滹沱水而名取象並同又放皐狼之蔡以忻州石嶺關之滹沱水而名取象並同又放也下經曰二百里蔡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字亦作蔡世儒因上半近隸遂讀爲撒繆也我山三水東北流而合象之蔡之水無事於治故但言旅

蒙　彭縣之五峯山也取象與兗州之蒙同中山經名蒲山海內經作

夔山秦漢以來曰玉壘山今俗名九峯山蒙之水患常亟故特言平和夷　卽舉夷漢旄牛縣地今小金川司也邛水兩源西南流合象棺和也

西傾　山名有二在雍州者卽西漢水源之老君山在梁州者卽洋水源之章亦山水形並象人傾跌向西也　山之東南諸夷則是織皮之西傾夷矣在武都關外

桓　洋水南流而東會白龍江東南歷階州之西至文縣東爲桓水今名黑水江　又南會白水名白水江至昭化縣城北合潛也桓者柱之可轉者也洋水自文縣以下嘉陵江自陽平關以下兩水合形似之

沔　張侯不繫左下綱曰丐斜谷水形似之此益浮潛逾漢而再逾沔也又灤布水亦曰沔詩沔彼流水是也

雍　水濁善壅也管子曰秦之水沛最而稽埤於滯而穢沛最猶濁也

黑水　伊犂慶綏城之三喀喇烏蘇也

弱水　冥水經流逕玉門縣城而北而西會籍端既治不北溢也今三道溝東里許有枯瀆寬百丈是卽今籍端水蘇勒河又西受南來小水十五六象鷙雁腹毳故曰弱既西者

淡時籍端水及古河北溢故道也

涇洫　涇通也小水之道極直而正流不直溯涇者每進輒過也涇之委屬潤其上流屬洫洫內也左傳齊侯好內其水在今涇州之南長武縣之西上流又名召水也見西山經

漆沮　漆水出耀州西北之大黑泉曰頖池南流爲濁谷水又東南合沮水凡水沮洳通謂之沮沮出耀州北西山經作南流左合同官川而注于漆從者沮從漆而東南注渭也

灃水　出豐山在今子午鎮南名曰萬雩山義與中山經之豐山同

其水北流入渭而東注也殷見曰同謂與南山諸水俱北不復爲患也

荊　即歷山在闈鄉縣南其木多楚故名

岐　今岐山縣北箭括嶺

終南　在今盩厔縣東南

惇物　惇當作鶉山在今鞏昌府會寧縣郎中山經繁繢之山也鶉物者青白赤敷山相間如鶉文也物也縣東南五十里有白土峯又南十里有桃花十里有青土峯物產志縣出五色土可貿藻繢字鶉从鳥卽古文凡膊筋肉相間也膊是殷字不从肉也

帛爲物古文作惏从忄从勿

鳥鼠　今清水縣之集蓮水象鳥秦州之猶水象鼠兩水交流于伯陽谷西卽所謂鳥鼠同穴也

豬野　在今玉門縣縣北有華海子及布魯湖青山湖相連東西長百六十里南北廣處三十里卽古冥澤冥水分流所瀦也弱水既治故膏腴盡出而可耕矣

嶓崘　在今迪化州綏來縣其南有山三成夷名衛懷勒晶嶺蒙古語衛懷林也懷勒二數也晶蒙古語藍龍也言山上復有二重如藍龍卽嶓崘也嶓崘之北有瑪納斯河兔語謂迴邋也產玉黝碧有文采璞大者重數十斤南有博爾圖河出山之東南阿爾輝山南流東出山而伏卽河上源見西山經

渠搜　猶大蒐也今迪化州舊名烏魯木齊夷語烏魯木齊格鬬也其地東有阜康至濟木薩諸水象火田西有阿雅爾泊喀喇塔拉尼西柯泊並象奔獸烏魯木齊河則象搏噬之人也穆天子傳曰巨蒐之人觴天子于焚苗之山苗今作留字之譌西山經曰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是也

析支　在今回疆哈喇沙爾城之東北百里直嶓崘虛之南二百里有東西塔什哈河一西南流一東南流而會又

南分爲二一東南流至烏沙克塔爾軍臺而伏一南流分爲三而伏其下象支其上象析之也若漢之賜支唐之析支在青海之西五百里者係附會偶合未足爲據

嶓冢　以汧水爲名也爾雅曰汧出不流歸又曰水決之澤爲汧汧幵也入澤無所出歸從經道如幵者卻抽乃遂也

幵同弁

雷首　今解州南山山北數小水北流經州城左右注女鹽池入于敎水象人倘立水北復有數小池象雷在其首上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陰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衆水之上卽此山也若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雷水之平者其字本作纍首卽如渾水所出與此異

大岳　恆嶽也在今渾源州南霍爲北嶽之山見北山經故此言大以別之益舜兆十二州改祀北嶽于此後禹雖復九州因之不革也此逾河北絕涑汾之山也

厎柱　今平陸縣古虞國其東北有積石土柱二溪益卽厎山柱山也厎同砥

析城　卽歷山沇亳二水如植析木而築之也

王屋　山在今浮山縣幟有兩角曰屋王大也灘水從北視之如大屋也

大行　王屋以東諸山總曰大行益洪水時河濟之民靡得宅土山處者衆徑途廣闊也自此達恆山乃北會于大岳道碣石而入海矣

朱圉　山在秦州禮縣西北濛水合衆小水南流象馬矯首外則數大水環之如橫木株故曰朱圉也

熊耳　山在盧氏縣南水形象熊經反垂其耳

外方　在舊葉縣南形方如城周數百里與阻不通人之勾其下諸水交流成三洲似柏實也其山臨陂上者今名龍山或曰狼山在洲間者卽塗山矣

陪尾　虹縣北三十五里有平山西三十五里有鹿鳴山皆陪尾也陪史作負羊城湖水東南流分運縣城復合象獸屈尾于背見其州也縣今爲泗州治故春秋之項

嶓冢　今牢固關冢者上圓似冢嶓者山石似磻也今自此山以東亙巴蜀之北山皆青石可析爲簿板居人用以覆屋但不甚堅不可爲鏃耳

內方　山在漢東隨西險奧如外方二方皆荊蠻所稱苗民所爲頑不即功也

大別　漢陽府西北四十五里有馬窠山南臨漢水對岸則漢南山兩山劈分是曰大別大別對漢川之小別而言也

敷淺原　益即堯市山在湖州長興縣西四十里高三百八十丈上有池方一畝相傳洪水時民避患其上聚處成市也知不在博陽者以徒山不可言淺合黎　弱水西遝燉煌縣北而西瀦爲哈拉池即合黎澤餘波　謂洮賴河也源在弱水源之南東北流經肅州出塞又東北會山丹河而東北分爲二瀦爲兩居延澤其北即瀚海也

黑水所至所入　三喀喇烏蘇皆北流而西合注泐澤名夷客喇塔納尼澤南安阜城即古三危戎所國其水重源再西柯淖爾發爲衛藏之喀喇烏蘇故得入南海也是與河水同有呵之義故西山經亦曰泐澤爲河原

河、可即古呵字古文可作丂从丂與亏相反亏者象相反而同咻氣之出也箭字从此可則氣之入也河出崐崘虛東流而伏重源再

發于星宿海故義爲呵

積石　河水東北流至河灘分爲三枝其北枝東流屈西南處東有積石阜禹導河自此始中山經曰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穆天子傳曰天子飲于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並謂此也水經注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東流逕跡石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納斯稱乃譌說耳今本又誤倒爲石跡愈失真矣然而積石之名則固未泯矣

龍門　在山西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外懸水而兩旁有山懸巖峻壁夾河並峙如門江河大魚到此纍肥唯龍乃可上焉卽呂梁下口也距上口百五十里

孟津　孟義見前此津北直同水水導二溪俱出南原下東北流會于白騎隄東又東北逕孟縣西入于湨水象孟也

大伾　卽枉人山在今湯陰縣東南拒飲者以掌覆餌曰伾肥泉諸水歷黃澤東注象之故山得名河水東流至長垣西北直大伾之南而北注故以大伾爲節也

滍水　滍水一名溧水象屋棟也東北流屈而東南象陂阪蹟漳自

西北來注于其西象人自高而降也又清漳水亦象降峻者首頡足悸之形是爲二澤

逆河　河水經流自今大城之東與仇河會俱北入海其南聯胡蘇鉤盤二河象迓者拱揖也

滇漢滄浪　濛出嶓冢爲諸源之最西故爲總名東流至甯羌州西南三四里五丁關水自峽南流左受鐵鎖關水又東逕州城北來會又北而東至烈金壩之西有水二源自西北山來會卽西山經所稱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者也地理諸書亦竝以此爲嶓冢矣濛水又東受五丁關鐵鎖

關北二水又東左合沮水褒谷水駱谷水至洋縣城東之上溝下溝始名漢水漢古文作漢嶂也自縣以西平川夾勢水沃壤豐以東水行兩山閒枉渚奔湍所在而有凡千有餘里至均州東南出山水勢始平名滄浪之水也沧者水色蒼黃浪波平而大也

三澨　水淺縣流曰澨言如箠策之拽也據春秋傳有漳滙澨蘧澨雍澨之名漳卽路白湖水今名太白湖其入漢在古爲漳澗　其入漢在今名漫河入漢在今漢川縣東雍羞赤野湖水入漢在漢川東南三水之口竝當漢水

折處疑因夏水易淺而名澨也傳又有句澨卽荊山水入漢處不在此三澨中

灃　今洞庭湖西爲灃澤以灃水所瀦而名

名東爲九江一曰瀟湘之淵

東陵　羞卽白螺山江北岸大阜也形旋似螺亦似東匯　疑本作匯音壅匯巨匱盛水下可啟閉也漢流際江之北壅彭蠡之水不能暢出故瀦爲澤如匯澤水盛時亦排江使北而與之會故曰迤北會于匯也此三江之名所由起也一說匯水過不得出如鳥在籠也从水从匯指事匯鳥媒也讀如鷷篆別作罭

沇水所出所溢　沇古作㳄从谷去半體伏流涌出半谿上峽伏入石下南至下峽而出再伏再出南入于河又潛流地中百數十里東北出爲濟瀆在今濟源縣北平地所謂東流爲濟也濟水東南八十餘里入河當鞏縣北又東六七十里溢于敖北東與索水黃雀溝水竝瀦爲滎瀆同沸古濟字作㳄象言如縮酒泌溢清濁不淆也

陶丘　今蘭陽縣西十里白雲山也山周三里如城其下有洞象陶故名陶邱古濟水出其北而東注也

淮　今澮河卽水經注之澮水右受瀙河卽水經注之苞

水左納潼河卽水經注之洨水而苞水又與其西之東淝
河交流合數水觀之正象鳧鴈俯啄疾前之形故名淮其
會視水處爲淮汭在今五河縣南也春秋會于淮傳曰謀
鄫且東略也謂于洨澨之上也
渭　出今秦州水形象猬鼠也其西出渭源縣者乃貙道
水耳
洛　當作雒鳥鬬北也水合伊水象鳥受啄反走之形瀍
瀍在北象鷺鳥也雒蜀雒水取象並同
廿有鷹　鷹夏同姓國今澤州陽城縣西南四十里故濮
澤城是本名鷹澤漢人訛爲濮甘其東郊地名今縣西十
餘里故陽陵城是鷹鷇也見驅恆顧而鳴斥卽今畫舸烏斥同原澤
水合甘水象之甘者黑傾水陽泉水東流而合象口陽泉
山上有水淵而不流象口有所含也澤西今有岳神山卽中山經脫鷹之山
呂氏春秋謂之甘澤矣
有洛　國名蓋在今鞏縣
有窮　春秋傳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
以代夏政窮石在今陵川縣東南卽傳巖春秋爲衞之懿
氏地薄水象人入穴屈其身之狀故曰窮歷瑤瀾左右石

壁故曰石薄壁北有大口是曰窮門水經注謂之清水亦
曰瑤溪又有小瑤水近出西北穹溪東南流注蓋舊號猶
有存者
陶唐　堯初封唐侯在今望都西北唐縣唐河西受馬溺
水象唐泄也於文从肅接內也从○陰也後爲天子徙居子陶稱陶唐
氏如商人稱殷商陶今靈邱縣西有陶邱故名今名陶山厥後乃居絳
都平陽也平陽今沁州襄垣也
肩　乳子曰肩古从囟从⊙古乳字从八裸衣也國在今潼關廳潼水北
流注河色白似乳故名卽穆天子傳之涇水也涇古作浧音乳

商　舜子義均初封商丘後徙封虞以商封庶子契實商
祖本國語及詩長發商諸內也故穀孰縣之白坡河形肖之
夏邑　竹書紀年帝癸十三年遷子河南逸書武王謂太
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子嶽鄙顧
瞻于有河宛瞻于伊洛宛偪也戰國魏策吳起對武侯曰昔
夏桀之居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虎牢在其北伊洛
出其南史記云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以地望準之益在今河南新安縣也
南巢　南蠻之國在今桐城縣南六十五里其城三重春

秋昭二十五年楚所郭也巢者諸水在舒鳩之下象巢也

葛　今歸德府甯陵縣古葛國地本作曷南沙河象聲喝也於文从曰从匄匄者之聲也　水經注葛城在甯陵縣西十里

亳　今歸德東臼坡河即古亳水象升高俯行也亳古从高省从口即浦省非从毛也此水亦名水南穀熟故城即湯都矣穀水穀乳也象子就乳之形

伊　尹所封邑即己氏故城近今考城東南傳家集湍澤水東出二派至豐縣而合象死蛚也

鳴條　在今蒿縣北陸渾故縣西春秋傳所謂號略也有七谷水東南流合東注于伊象振條鳴之也

桐　即空桐說見春秋哀二十六年傳

殷　夏后帝芒之世商侯遷于殷本在今淇縣而兼有河外地故盤庚自奄涉河遷于淇北之北冢仍曰殷也殷戰亟也白馬瀆水南入濮東流爲灃象士北受戈而仆也北冢即隆慮鄴水流經縣北象冢形也戰國策吳起曰殷紂之國右孟門而左漳釜今本左右互倒前帶河後被山張儀曰紂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襄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詳其地勢皆以隆慮爲殷墟也洹水即水後人所指爲淇水上源者詳北山經傳

微　通眉今淇縣北有眉溝東南合目溝水注淇也時紂都朝歌在輝縣此其東郊之邑也○光緒二年長安人得微于鼎其字正作眉

周　反舟治其鏄曰周古作周从用象舟底形从○象審視治之周原南渭北之底

雍水象之

牧　清水百泉左右總曰牧野蓋泉水合清水長明溝水象馬輹地形淇洹又象童牛寢伏形也其商周會戰處蓋在泉水西矣

庸　今竹山縣其地多竹故名庸用也削竹爲册以書卦

也庸从庸僨也報功者書之于策而藏之　此下八國皆梁州地故與周師總稱西土之人

蜀　今順慶府蓬州古蜀山氏國嘉陵江屈流似烏蜀也爾雅蜮烏蜮莊周謂之蜚蜀食豆葉蟲也蜀卽蜀之繁文周失綱紀蜀阻聲教蠶叢強盛兼有岷廬彭濮之地徙治岷或彭開明氏始徙成都故秦漢而還總以蜀郡廣漢犍爲皆謂之蜀矣

羌　羊跂立有所緣曰羌今階州西之祥楚河水形似之漢志之羌道也

髳　同旄今小金川司也漢爲旄牛縣地

微　通岷後魏以來爲岷州州東江中有洲象目岷水自彭山縣來東入江象岷也

盧　今敘州府江繩會也繩水漢人又謂之瀘水近源爲馬湖江水形象虎虐物乍前卻也

彭　今成都府彭縣北江水形象彭腹也天彭闕在南故名卽古昌意國矣

濮　今邛州南江水形象葉枝不可束也漢志名濮千水

桃林　在閿鄉春秋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瑕湖水也所謂鼎湖卽尸子所謂放牛馬於歷山矣

箕　在今淇縣北淇水似箕箕古作甘象形

鹿臺　在扈東扈水合泰威山水象鹿接牝也

鉅橋　在林縣鄣水象弓鉅末也鉅末藉弦處曲起似橋謂之鉅橋

康　有二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里則在洧若璩四書釋地从之陽翟今禹州其西北三十里閻水之南也洧水象仰枕形其下流有康溝東北合長鳴溝水東注渠水象女子臥故爲康也古作需从水从𠂤从古枕字从耒省與唐同義陽謂之唐陰然康叔所封之康乃在朝歌卽今輝縣獲嘉謂之康也

之地百泉水合清水丹水亦類康形故適同名尋諸中稱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又曰應保殷民曰以殷民世享知非河南之康也

妹　少女曰妹妹土卽康也水形似激女也激東山經武王侯弟封于此稱康後武庚既誅益康叔封盡有殷地徙居北冢始改名封尋又徙濮改國稱衛逸書于武王克殷稱衛叔監商之詞其徙于淇未知在何世也

召　舟子招人曰召从口从刀刀小舟也地在今平涼府崇信縣南名赤城鎮汭水三源象手招也西山經曰龍首之山召水出焉

東流注于涇水是也

黎水　在河內野王丹水分流入沁三派象黍刃也非潞北之黎

虢　虎食獸遺其皮足曰虢雍水歷周原北象之卽故虢縣也武王克商改封虢叔于制爲東虢後爲鄭所滅虢仲居故地爲西虢幽王七年虢人滅焦今陝州犬戎之亂遷焉後滅于晉

郭鄶　郭通虢燭相照謂之鄶古文作㚔从冂从㚔古主字又作㮚从光下从爪从古鄉字㮚益卽虢略地有愼望陂方十里在原上南流注㮚譌作㮚

涓入伊象燭照死人也以呂氏春秋燊證之此陂益上銳似燭火亦似筆也

霍　國以山名山以水名也彙雨聲謂之霍音濩古从雚如衆鳥羽聲也旋磨爲蔽亦謂之霍亦从雚雨驟至霍字古止作霍雨雅霍梅首是也言根有細卵如梅也南霍山皆有潭水泛轉如旋磨南霍山下今有磨子潭其北霍則水經注云水積成潭濩七十步是也此則南霍也以霍叔名處故知是南霍

奄　成王踐奄以其地爲魯附庸後改曰任奄任古音益讀若庸今濟甯州北有故樊城益古任城也任通壬陰器也奄亦勢也馬融湖水象之今州治益春秋魯之蠶室矣

夷　裸仰謂之夷此夷益在今宜昌府西南長樂縣臨夷

取此卽楚之烝陽也麻稭謂之烝草薪亦謂之烝地在安丘府南三十里之茅艸鋪

三亳　三參也傅巖北有王莽嶺嶺有三城如鼎足卽古三亳城俗云王莽所築非也

蘇　在汜水縣西南有宜蘇山溫水所出蘇芟苦也俗作蒚此山出好蘇也詳中山經

芮　召水下流名汭汭北之瓦雲驛益卽古芮國芮本草芮卽胡椒菜能補陰氣令人有子名石龍

形　疑在今盩厔縣東有赤谷水北入渭

畢　今三原縣清谷治谷二河合東南注渭象叉畢形

衛　澄淵水象廄兵椳柜之形所謂南衛也康叔始居之衛益在白馬城在白馬故濮西

毛　今扶風縣雍水北受諸水象毛也

豐　在今鄠縣東五里灃水上水出萬華山故名

呂　此呂字本作㠯古文甫甫从用从㠯父執册教其子也㠯从㠯从口从口古主字乘獨有所詩言也故甫國卽漢父城縣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今在襄城縣西北有龍山水北流際父城東又東北合南二水俱出

龍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于濰水今名三流整比如甫册之形故名

裴　同糟尚書大傳作粢古費城在今縣西北二十五里陽山口後漢徙治群山尋移祊城即今治費者治水涑水東入沂處象發際也

徐　義見前國在今泗州東蘄水北所謂大徐縣也

秦　辛椒謂之秦古文作棽从禾持杵舂也从兩禾也故秦朱治辛椒必折其冒如木折末也

城在今秦州清水縣集蓼水源象辛椒欒簇也

詩

陝東陝西　陝同峽今潼關以東至新安道多山峽地名

宏農郡有陝縣故焦國虢所滅今讀爲閃非

汝墳　當从爾雅作濆汝水自郾城別出東流合潁水入淮

鳥門前奔也與淮濆同義

汜　北江水也源出成都彭縣之五峯山東南流又環曲

西南經彭山西六七十里彭山即嶓山東面至大小魚洞

洞在江西面象彭也

兩岸　折而東二十里折處之東北爲上王村即漢涐氏縣治　復折而南達觀象廬叢書

堋口爲涐堰　堋口山即離碓山土戴石善崩也碓同

崔崩石如佳俯啄乍前也俗譌爲堆　舊分三枝竝東南至焦沙尾而合爾雅所謂洼復入爲汜也汜水又南至江陽入江汜从巳子未生也即彭之義江有汜者江至江陽以汜水行也有渚江至武陽之渚在新津縣東與羣支會也有沱江出都安分枝過于汜水也蜀於周爲西方諸侯故詩在召南矣

揭　康在姝水之背也

漕　在今清豐縣西即昌氏之遂也古河濟間運道所由故名漕言聲喧似蜂房也

陳　木立死曰東同柿今爾雅本榯柿互倒　陳留之絡架水象之武王初封胡公于此旋徙宛丘其子犀侯徙申孫皋羊復徙宛丘皆仍陳號

宋　植墾黓不固曰宋於文从人在木上人者丫之倒也即俗髽緊字汀水河東南入沙河象之即春秋之虛朽也

浚　水經注濮陽在瓠子口西南十里瓠子故瀆在開州西南入柳青河浚城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疑當作五十三里則此城爲今衛南陂水東南入司馬陂所遝衛南陂水即水經注白馬故瀆東南散入濮水者也約在今東明西北六十餘里也浚者溝地見泉也衛南陂水散漫橫流極溝而深之水乃有歸泉隨川見故名曰浚詩言寒泉在下謂不能有益反勞歲浚也水經注浚城側有寒泉岡寒泉在今陵川縣東北洹水數源象垂旄也爾雅前高一隅之見耳方輿紀要引作濮陽城側有寒泉岡旄丘與霍疏舛未暇詳辨之也

旄丘　在今陵川縣東北洹水數源象垂旄也爾雅前高山肥泉等俱號所見言乃非本義

泉水　姝水也亦曰百門泉西南流合丹水而東注淇

沛　膠州西北之百脈湖也有泉眼百餘如沛酒竝涌

瀾　水出諸城縣西東流折而北合諸水北入海象鉤帳

縣之之形故名爾雅上巾也則爲巾之則爲衣詩从采衣之譌此水漢志誤以爲灉水也

干　今卽墨縣西北之長直集也

言　膠州東北之麻灣口也有集曰萊水南流至此分而

仍合入海象楨墨默之形古墨默有歧末如梟者杇也有

語之義貼貼如曳墨聲也皇璟如胡盧者吉也古文作♀言

矣云梁塘言言睥睨之形也故名此衛女嫁于棠者出

宿飲餞皆以之衛言也上章女子有行行

肥泉　卽湯水也出湯陰縣西石倘山泉水色白濁如肉

之肥因名其下流入黃澤卽衛

左納菱水防水東流右

受長沙溝水東入于淇爾雅因謂異出同流爲肥也此水

親見雖有爾雅之文可據

要不敢定其就爲肥泉

須　在今清豐縣西北有小水受河故瀆東入開州河象

髭須也故遂國之須遂氏地也

鄘　淇圍多竹故名今唯林縣蓁焉義見書

姜　今行唐縣西北有姜河神農所生从女从羌育古溉

水象羊跂立也北山經曰陸山鄭水出焉東流注河者也

弋　公羊傳同姒蓋姒亦稱弋不爲音同也弋古音與厶聲姒古音以

上聲禹生石紐本在今壺關縣有石子河與長子縣水東西

交注于潞象蛇尾左右捲取物故曰以古文作巳象蛇左

經所謂嬰侯之水北流注于氾水者也又象鐮由之形故曰以右具尾卽北山

扈　益以國爲姓如二邦之姓曹也

楚　在今滑縣東衛南陂之北京相璠曰今滑陽城西南

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楚丘也鄭氏以此說爲非而

以白馬城爲衛文所都惑也案白馬故瀆自滑縣分河東北流逕故涼

城北又東南入衛南陂狀楚莖之細蔓故名此與荊山之

荊取象同也

虛　卽帝丘帝顓頊之虛也後成公徙于此秦漢以來爲

濮陽縣

堂　古者堂皆南向自外視之則南廣北狹也河水未東

之先氾子故渠東流逕帝丘北又東南入柳青河西聯河

水平正似堂也

京　卽故涼城水經注引耆舊傳云東郡白馬縣之神馬

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丘斬爲城也

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顯陛陟上方軌是由西

谷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十五里舊作五十里

疑卽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亭上舊置涼城縣治

北案即今滑縣東北土山其地名桃園詩所稱山則黎陽山也

桑　今衛南陂西南有桑村即所謂桑中

許　古文作鄦从糸古毋字也蝘渊水南流逕許昌東而東南注宣蝘陂又西南入潁象乳也糸呆同毋乳形似之蝘渊春秋作狼宣蝘水經注作宣梁

淇澳　淇曲也今高村橋迤西地爾雅內爲澳外爲隩

那　今順德府治那臺縣也从井古型字墣模也有扃可開縣北之牛頁水南之漆水俱東流而南北通注象之

譚　說見春秋傳及戰國策

頓丘　在今淇縣東北淇水環曲東南流於丘北西屈逕其南而東南注象跪俯者之額也漢人置頓丘城於今濬縣北誤矣

泉源　百門泉也在左在右北鄉而目之

淇梁　淇未合清之先水淺多石而流疾故可梁可厲

申　今信陽州故申國倚帶山水在南象垂紳也申古文紳

清　清洫水出新鄭北平地東北流逕故清陽亭南即清邑

洧　溱不射謂之洧器難之水象之即水經注之須水北流左入索水者也

軸　織具持經謂之軸以手卷物亦謂之軸即卷也濟水三枝南溢而合象卷也

溱　辛楸曰秦析麻折其首亦曰秦溱水即新鄭北之黃水河也水經指此爲溱本不誤但不當作潧字耳注別指密縣北之鄧水爲潧外矣

洧　洧水上下凡十五源而以武定水與赤溜水爲之名兩水俱出武定岡南流合諸源象上弦之月也有从月从又月在西也

猗　山在今東阿縣東即溱也犬徒接曰狎从开古音休閟洩多狎閟洩兔也好坐地自摩即羞也爾雅狎之詞

南山　泰山迤西山也

魯道　在泰山西春秋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是也後載驅篇之魯道則在猗西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溱之事也此詩即指其事

桃園　趙穿攻靈公之所也

沃　今聞喜縣也古澮水自今侯馬鎮之南分流西南注

董澤故渠久絕所謂乾河里　象沃水于槃謂之曲沃

鵠　同部在今絳州西鼓堆泉水象子　告父鞠躬之形春秋傳曰焚我箕郜告古从少有所往也記曰出必告

首陽　首山之南山也在闔鄉

宛丘　爾雅丘上有丘爲宛丘

株　夏氏邑今陳州西北沙窩集也沙水自扶溝東南流至州西北伏行沙中謂之死沙又東南再見于集北又東南而南運州東右合七里河又東南注于潁水形象斷株也

夏　義見書死沙又象斥讓屈其指

澤陂　指謂陽都陂也在陳州府東南五十餘里故陳泄氏邑在焉泄詳見春秋此詩傷泄冶見殺而作也

泌　即沙水也水自沙中溢流如必

子　穀水象子就乳也穀水即白坡河

姬　耀州西之濁谷河禹貢爲漆水即古姬水水出頖池俗作狀頖車也后稷生于此因以爲姓即緜之詩所云自杜沮漆者也國語黃帝以姬水成亦在此

檜　同鄶故鄶城在今密縣東鄶水出承雲山東南會槑水注洧象敦會也水經注指此爲溱水而字作溍繆也

曹　義見前都定陶故城在曹州西南鳳咮山南今屬直隸東明

漢濟陰郡治也今定陶漢乘氏縣也

南山　曹南山也在今曹縣城南西北亦故定陶七十餘里

下泉　即衛浚邑之寒泉也曹地未分之先自今東明以北根牟商衛皆其地故下泉浸焉蓋司馬陂水東南入濮故也

鄶　今安邑爲古鄶瑕氏地周爲鄶國鹽澤在焉是澤也夏月生鹽民皆占日分取若公旬焉故曰鄶字亦作荀苗萌日荀言生齊也句者則有不齊

豳　今邠州西南天堂山即豳山山脈从西來分而爲兩中則大峪河出焉東流注涇南則沐浴河出焉南流注于雍水指盤河出焉東南注涇水簾河出焉北流注涇古作豳篆譌豳

東山　太行也

獫狁　獫同玁犬長喙多聲也狁犬曳尾也即今太原府壽陽榆次之地狐洞峪水出大安驛東流折東南受諸水入

汾象犬走顧吠也北山經譬水出逐犬之山是矣竹書穆王十七年秋八月遷戎于太原卽溼于此其後乃世受殷猶之患

南　卽南宮在密芮隄之水似堂南向也殷周閒分爲尹氏故尹氏八士亦稱南宮

朔方　今澄城縣爲周方叔邑也大谷河南流而西入洛如矩朔鈴泉雨源相累如朔與朔聲之朔義同

焦護　焦濕水也今乾頭河護爾雅作濩宏農澗水也水形象蒦尺爪

南水左右澗谷深阻鳥獸所聚舊爲周藪獵狐北來濟自茅津而踞之也

滎　卽鎬京在豐東

涇陽　今涇陽縣地卽程

蠻荊　荊義見書蠻蝸也兩角能伸縮其端圜大似繭也繭古作繭荊山水形象之水經注謂之蠻水今亦曰繭河今自此水以北繭羊也

其音皆夏以南則殷舌也

甫草　圃田也說見賦方

敖　敖山也下有礫石溪故名敖同磽山多小石也

尹　在今鄠縣南桐谷水象垂裘形

褒　姒姓國今褒城也褒衣博裾若兒褓褒水四源象之如矩朔鈴泉兩源相累如朔與朔聲之朔義同

焦護　焦濕水也今乾頭河護爾雅作濩宏農澗水也水形象蒦尺爪

南水左右澗谷深阻鳥獸所聚舊爲周藪獵狐北來濟自

茅津而踞之也

滎　卽鎬京在豐東

涇陽　今涇陽縣地卽程

蠻荊　荊義見書蠻蝸也兩角能伸縮其端圜大似繭也繭古作繭荊山水形象之水經注謂之蠻水今亦曰繭河今自此水以北繭羊也

其音皆夏以南則殷舌也

甫草　圃田也說見賦方

敖　敖山也下有礫石溪故名敖同磽山多小石也

尹　在今鄠縣南桐谷水象垂裘形

褒　姒姓國今褒城也褒衣博裾若兒褓褒水四源象之

皇　皇父出于尹氏而食邑于皇故別稱皇父涇水自楊虎城西北流入渭今涇陽縣北有涇陽故城

晉水口以下爲皇渭皇父蓋封于此

番　同播今華州西赤水鎮也水卽西山經之竹水出箭嶺北流左納胡盧黑掌羊峪三水少北經寺峪東峪口有泉十曰十泉村又北經赤水鎮北入于渭象播種者散掌見穀之形故名後人因番作司徒或稱此爲司徒城世本因謂契居番而字又譌作蕃也播古音同蕃

家　節之詩曰家父此曰家伯亦西周畿內邑也西山經曰時山今本譌時家水出焉今譌作逐水北流注于渭水經注名狗加川水水形如狗加也北會荊溪入灞俗譌之滻水今俗猶以此爲滻水據注滻川東白鹿原上有狗加堡蓋卽家伯邑入灞在藍田也

也家从豭省牡豕也狗加川合灞水象之蓋今三水縣之職田鎮

聚　樸木枝曰聚同蔟禮檀弓蔟塗龍輴以椰數歷山水象之

灞　卽韓奕蹶父邑在藍田灞水西北合滻象人蹶欲顛也亦卽春秋秦之蹇矣

向　卽今長武縣在皇渭西向猶堂也芮阮東際過渭皇渭平正如向也

蘜　通包古音讀如浮即今汜水縣漢成皐世儒所誤指爲虎牢者也包亦汜之義也是與蘇忿生故邑比近（蘇氏宜蘇之由忿生所受田則在河北）故序以爲蘇公刺蘜公矣

艽野　艽音鳩艽野在秦名醫別錄云秦艽生飛烏山谷本居飛烏山至也禮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是也舊說山曲曰蘜水曲曰屘不知何所得此訓詁

謝　本作射音斁即申也扈水象偃寢自伸也

滤池　即皇子陂也虎文謂之彪皇子陂象虎目也豐鄗閒多陂池而浸稻者以皇子陂漢陂爲最

鄗　在今濟源縣汲濟交流象執恙也蓋亦共工垂之裔故爲任姓

洽陽　洽當从竹書紀年作邰滑涑二水西流入河大形象敦會也（合从亼古會字）邰陽在河曲蓋即今韓陽鎮春秋之初爲虢國地晉滅虢後爲隗姓狄所有

渭涘　从渭亂河即邰陽也晉重耳從狄君田渭濱亦在此矣

莘　同辛張楊湖水東北受教涑二水而西南注河象辛也辛秦椒也形長有冒而赤生時則青可以調味呂氏春秋謂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是也

尙　加也今麟遊縣即師尙父邑

杜　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杜赤棠也斷其末以接梨甚泉水出縣故城南東北流而北經城東注田谷水象反手也縣名蠶屋者水形象蠶手之人蜷不能俯也稽首謂之屘本从尸古頤字音變从至稽首如鳥至也禮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是也舊說山曲曰蠶水曲曰屘不知何所得此訓詁

芙木根曰杜溱水出頰池泉冢之此言后稷之所自生也

西水潛　太王所居在今永壽縣莫谷甘谷二水之閒西水即莫谷水也循此而南至乾州北踰梁山而西至岐下即太王遷岐所由矣

混夷　即葷鬻孟子誤分讀爲二穆天子傳謂之留昆即瓜州昆夷爲秦所逐徙此亦號留昆通作戎允姓春秋時姜戎吾離爲秦所逐徙此亦號留昆通作陸渾則姜姓也其地在今延安府西北三百里長城之外直慶陽府北三百三十里有池曰通呴拉克周迴八九十里爲把都河北流所瀦西山經由首之山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即此其形圜而東北豹如

鬻蒜倒持之故曰葷鬻又似劉杙故曰留昆又如菌故通作陸渾單稱之則曰混也昆古混字水滙也圜如目大小鐘球也水滙若鐘球也混相比一作渾从軍軍古文作匑墨點也劉兵名貫繩于筒繫鍾以擊也从輦蒜也圜有衣若匑也留止虞芮　虞在隴州以吳嶽得名蓋虞仲食邑仲雍既逃仍嗣其子及武王克商乃徙封于河北也芮在東北與虞接壤其後有芮良夫大戎之亂芮亦東徙大荔焉

旱麓　旱山在鄜縣南俗名光頭山言童無艸木也滻水出焉北流經縣西而北注渭本名雩水縣以此得名後人諱之改爲滻也鄜俗讀爲鳳

持物也

崇　尊也今渭南縣故崇侯國酈水東聯竹水豪尊其閾羊峪曹峪諸水象縮酌挹下其洋也酈即縮酌之義从酉从八冻而刖之也其國毀降于周割西境之地以獻文王於是始作豐邑周有天下崇爲畿內小國至春秋時猶存後秦人滅之作步壽宮于此

鷹　通膺膺者胸下鳩尾骨也骨可起動如鷹尾故名　故應城在酈陽東六十里今爲寶豐縣濕水即汝水　象人仰臥城在腹與肩之閒也

滅　國之四封曰或古文作咸从戈守○交水流至豐東分爲二一西注豐一北人洊池郎昆明池又自池西出注豐中閒正方自然如封域故名

匹　郎交水也上承樊川於石鼈谷之北西流有櫬梓谷水北流又西北注之交水又屈西北有豹林谷水東北流經竹谷于午谷之北而東北注之又西北有枝渠二右出焉北流而合注于滿又西至石碣右分爲滅水經流西注于豐水水形象匹交也豐邑蓋在交口之北矣

辟廱　引洊池水北入王京所潴秦人深廣之爲鎬池而鎬京基構淪毀　可尋究矣

有郜　台同已音以古人自謂爲魁行遇人屈而反也姬台即己也

水合富平縣水象之亦謂之夢俗作瀙藥瀙瀙也沮水合同官縣水象之然則后稷所封益在沮漆之交值今耀州之南覺子店也

百泉　在今華亭縣西北泉頭山之陰山上即朝那秋有泉百餘

俗名白岩水其下流謂之涇河也

涇原　在今靈臺縣西西接華亭北連崇信謂之良原

南岡　幽山北枝之脊也此公劉初相宅自西而東也

京　邠州城南有壽山四面峯巒其頂平曠益所謂京又州城倚山西南隅有安定嚴城北有白土原所謂陟巘降原者也

流泉　邠州北三水縣西北有睘泉出撫琴山南流入涇西山經亦名涇水所謂高山多青雄黃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其中多磬石者也青雄黃即硫黃此泉所由睘也

皇涧　涇水自甯州來曰黑水河南流右合納水色始黃濁故曰皇涧涧在長武之東也

過涧　涧納而過涇口故名過涧過猶逕也

理　邠州之水簾河即理水止基言作都于此也止旅新來廬處者也密邇前
芮鞫　芮通汭即召水今名盤口河鞫漢書作阮古音蒭讀若仇
汭水東流至瓦雲驛南又東北而東合楊魯水象尻也
蹇阿　曲陵曰阿洒池水自池東北出屈曲流經鎬京之東秦阿房宮之西又經漢建章宮之西而入于濾阿房亦曰阿城即此阿也此美武王遷鎬之詩也
鬼方　即九方在今眞定阜平古滱水象怨鵙也竹書紀年以殷高宗伐楚伐鬼方爲一事誤解殷武詩耳

酈　今扶風縣也有美水乃古酈水南流至縣東入雍象酈此命申伯于岐周之廟而饋之也今酈縣漢武功故城北十五里直扶風縣南
仲山　即中山古仲字通作中在今滾化縣東南二十五里冶峪河之西山脈自子午山南來東西分水總名中山也今縣
地益即樊侯舊邑矣
梁山　今韓城西南之嵯谷水上源自邰陽西北來水形如梁其南之山總曰梁山
韓　井上桔槔曰韓故韓國益在今邰陽縣北甘井鎮
屠　瀙合滻水家水象束豕故爲屠地益即今灞橋也
顯　通鞹漆沮象服馬之蘩也
姞　所在未詳或曰即吉也
燕　詳周官易水國在今定興縣所謂督亢也
追　今清澗延川安定三縣地秀延河象犬逐獸也
貊　今延長膚施安塞三縣地延水象貉兒逐也其南之宜川韓城二縣皆韓土矣
程　今渑陽縣也數積禾謂之程从呈矯首立也程水出數歷之山西入渑又東南流經縣南注渭
師奇兵也
淮濆　佳俛啄疾前若鬬曰賁衛詩鶉之賁賁是也淮水東南流至壺壁縣南又東至五河縣西象佳前賁謂之淮濆此王及太師西路之師正兵也

淮浦　今洪澤湖也春秋傳之庸浦荒浦皆湖也此休父所帥東路之師奇兵也
坰　即延慶在今濟甯州馬廠湖水之北湖形象男子勢也同从口从○指事古文枕爾雅因是謂坰爲郊外最遠之稱非也
泮水　泗水於曲阜城西及滋陽縣東各分枝南流入洙洙即泗水水經注誤以爲沂水而別指逵泉水爲泗濱城東北一水今名嶧河者爲洙非也　象判木故

名泮水導入城繞于澤宮及廟前曰泮宮達圈中曰泮林
泰山　在泰安府北有桃花峪水卽蛇水一名桐水　出西北南流
納諸谷水又東南經府西受白龍池及中溪水卽女水而
西南至下謹注汶象交泰也
龜　山在故漢博縣之北蛇水汶水之閒象龜右倪之形
也
蒙　東蒙也義見書
鳧　卽沂山沂流二水象鳧首也
繹　同嶧見書

魯　剖魚鹽之曰魯本作魚其从曰者乃魯鈍字　舊魯本在沂西卽邾
及小邾地沂水合桑泉水象乾魚也水經注蟜螂水出魯
山東南流左注沂水是也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居洙泗閒
實魯疆故仍舊名
常　洙水偃似常也常旂也以弧韣張之弧韣以韋韜
弧以屬縿也
許　用力聲也洙泗象判木甯陽諸泉水在西北象析薪
之人也許蓋卽甯陽縣矣
徂徠　在泰安府西北長城驛南魯北大道所經也當在今
台界首地方　卽左氏傳之所謂旅松矣今世所指徂徠在太山東南乃古之牟山牟水所出非徂徠也
新甫　新古薪字从析辛聲甫通斧斧从斤父聲斤斧柯也
東之九頂山也有泉西南流至縣南合諸泉象斧柯
有娀　舜爲春秋之戎國卽鄄瞞也杜預曰陳留濟陽縣
東南有戎城東南當作東北
韋　古韋城在長垣北酸水與濮水枝渠象東西違行也
亦稱豕韋西南有豚澤宜牧豕也豚澤卽陽清湖陂亦曰
長羅澤漢吳論牧豬處
春秋之惡曹也
顧　卽有鬲

昆吾　國本在衞左傳衞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是也後遷舊許紀
夏后厪四年昆吾遷于許左傳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又遷伊南
四十里曰昆吾之山其山多赤銅今嵩縣東北二十餘里山西二百中山經濟
鳳屏山也以昆吾居之故名竹書紀年商自陬征夏邑克
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今東明縣西北司馬彪郡昆吾之
鳴條在昆吾之北也
虛　也昆闆也吾五也義見書九河又司馬陂水西北受白
馬故濮西南受濮枝渠又出二枝一東北注瓠子一東南
注濮象五闆其約故國受名焉陂卽衞之鄟澤也
氏　在今文縣漢之甸氏縣水經注之鄧至城也
舒　南夷也小國非一以舒鳩爲之長舒鳩鴟鷙也廬江

縣之黃陂湖水象之縣益即舒國矣 舒鳩猶舒鳧舒鳩之也鴻鴈即鴈鴈爾雅名屈鳩 云左傳鵯鳩氏司事
三壽 壽鳥同 鳥古作鳧郁洲山在沂州東南海中上有鳥為島 郁洲山在沂州東南海中上有
二水形剖為三竹書紀年夏后帝杼八年征于東海及三
書得一狐九尾是也 路史注引
矣 埋麻也小汶出新泰縣東象之即岱岷
景山 林縣南有朝陽山益即景山
周官職方
會稽 會總計也稽屈指也山即今大盆山在東陽荊浦

諸水西流象會計者舒掌屈指之形
具區 魚鼈所聚曰澤鳥獸所聚曰藪區甌通四豆為區區即甌也
叠也具執饌也古作罍舉 震澤從北視之象甌荊溪水象手
執之也
三江 通舟楫曰川資溉種曰浸三江大江漸江吳淞也
五湖 長蕩尚湖陽城澱山泖湖也
熊 周之荊州北界滿潁故皆為其浸潁出少室東南入
于視水在豫章北水形象頭仰也 頭从匕从頁仰卧倚其首也
鳴 雍西又有洛水出剛山之尾北流注河字正作洛洛者黃豆汁也水有肥淫淫如豆汁即石腦油也詳見
西山
經

醫無閭　無當作巫山在瀋陽東南二百餘里柳條邊外即霾河太子河所出之分水嶺也太子河在北象醫持脈之形其閭今爲鹹廠門霾河在南象巫反仰其首之形其閭今爲霾陽門也然則高柳之爲塞亦古矣

貊養　即東山經之潛澤今密古塔東四百餘里之興格湖也貊貓爪席若奚理麻也澤多小魚故以貊養目之矣滿洲語興格魚羣也東山經曰潛澤其中多活師活師即活東科斗也小魚而謂之活師如小魚謂之鯈矣鯈亦科斗也

河沛　即兗州之河沛幽之貢道也

蓋　即太子河也蓋通溘水形象以筵挹墨也溘古作盇从廿入于U中廿墨筵也蓋者一戴田反土揜艸艸積池澤如溘也東山經謂之師水矣

時　今大凌河也水象測時者俯地規景之形

楊紆　即陽紆在積石枝涛中北河隨山紆屈故與山同名也

漳　水出發鳩之山象脅鷹縱之之形故名漳古地凡名飛隼之象益發鳩在武鄉西北其水合十數源總名漳其旗章者皆取旗章所畫也

西之澤水曰濁漳東曰清漳並南注潞水爲衡漳也

汾　分也同源異流也北山經以桑乾爲汾此以西南入

蛇淸水河象仰首呼之也後即以維驩山水爲虖沱矣

嘔　即唐河也象伏嘔之形

夷　古濊水又象人夷臥也夷裸伸也

涞　黎通涞水象漆刃也今爲涞水定與新城三縣地新城故漢之利鄉也

易　燕哺子謂之易古文作㫐象形凡難易平易字並作此　易水有二一出良鄉縣北西南流水經謂之聖水爲北易一出望都縣東流水經謂之博水爲南易也

禮記

惡池　卽亞湫在梁山北之神道嶺紀年謂之疾亞疾皆
聲近惡也舊注云虖池非是
配林　配通肥肥水出泰山西北在魯防邑之北故齊有
其地
曲阜　洙水環流似曲亦似阜也
蒼梧之野　梧通抒蒼謂縣之在陳留絡架水分流復合
象縣杼四源二枝象蒼也呂氏春秋舜葬紀市是已又夏
后杼之杼卽此杼又陳胡公初封陳留亦以舜葬所在也
又楚越皆有蒼梧
見戰國策及莊子

營丘　天齊淵五泉積瀠似蠡石也
負夏　卽負瑕說見春秋傳
瑕丘　卽纖說見春秋傳彌子瑕
九京　在汾隰西南說見春秋傳里克
裴氏　近蒲陽鄴水東北分流爲乾侯水南聯肥泉諸水
象裴也
縣潘氏　近焚澤肥泉諸水象死鳥無首又象漸米也
雙相之國　蓋近五父道左右出圃在其閒故曰雙相也
五父之衢　衢道邪交似績縷之又當在魯北

陽侯　當卽春秋傳齊人遷陽之陽
中都　在亢父西南湖內隋形邪方似中也上有城卽中
城矣
奪　在舊邳州幷頭湖水北聯武水洮水象大鳥攫取物
也

論語

儀　衛邑在宋戶牖之西今廢儀封縣也陶丘在其東似
京觀故名
汶上　謂闗東汶水入濟處

互鄉　互同桓卽鄄也時爲陽虎邑其人習于權譎故難
與言
達巷　疑卽臧孫達之達在防
匡　在宋西境卽曲濟莊子孔子遊于匡來人圍之數匝
也故圖之今非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
也請辭而退
茍父　衛邑訛見春秋傳
駟邑　在今臨朐巨洋河東北流象馬陟牝也
闕黨　在柴汶入汶處其水西偏北流少屈西南又西北
會汶而後向西偏南流象闕觀也

蕭牆　東泇河象鼻蕭蕭防水象牆蕭牆之內謂南氏

孟子

轉附　山名今萊陽縣西北宋家山也五龍河西際大姑河象轉轉有所迫附也古亦謂之蓬山

朝鮮　在轉附西北兩姑河所導水形象晨起舞于牀也猶朝歌朝郊之義矣即萊水古亦謂之萊山

琅琊　在今日照縣東北海中形方似臺曰琅琊臺以產馬腦得名今沂州土馬腦色赤

鄆　洙水南環達泉水象東劒也

平陸　今汶上縣龍門泉在東北象茜垄平置于地

靈丘　今臨清州漢爲靈丘縣灘沮會于此象屋覆也

盍　今武定府漢之合陽縣也水形肖盍教之盍也

晝　在臨淄西時水似旦規景俯向東也

休　在須句昭陽湖水在洙泗之下象人依木息此其鼻閉也

崇吾　今濟南府華不注諸水象崇牙也

汝漢　汝水出今京山縣東南歷楊桑諸湖入漢非河南之汝也洪水時大別未鑿漢無所洩則汝亦汎濫矣

於陵　本萊浮柔地今小姑河側之黃牒嶝也於同烏就見春秋傳子雅亦卽雅雅所謂東陵夙也

諸馮　流邑二水象馮河之手諸立如著也

負夏　本作負瑕教水受橫洛渠象瑕渠象瑕蚌室也

鳴條　涑水象振條鳴之也

有扈　扈本作鄠在鄠澇水形似象之鼻也

南河之南　南河垣縣河也近崤

陽城　在陽翟西近夏邑

箕山之陰　箕山洪北山其陰則隆虞故墅也益所封

牛山　在臨東疑本作半古豐字

任　本魯附庸說見春秋傳

石丘　在今睢州地

魯地　周禮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言爲方百里者四也以春秋前齊魯衛地域考之皆與經合

海　汝海也在楊黎湖側汝水入湖處說見戰國策海陽范　今范縣古鄄里渠西受須水東北歷阿澤注洱象游水之形也水經注稱須水曰浮水是也○此渠漢時爲河所奪至阿澤始別出

垤澤之門　春秋傳所謂澤門也垤澤方丘在澤中也

爾雅

楊陵　中山經陽華之山也又曰陽虛臨乎厲水卽弦蒲薮

阬　烏鷺飛曰孔萊之大小沽河象之卽於陵當在今黃滕疃

息愼　息生子也愼顚也今正陽縣爲春秋時息國首在下

鯛陂水東北入汝象生子宮顚之形縣南之南龍岡卽息愼陵也

威夷　盍今扶風縣南之飛鳳山周原象威夷之獸長脊

而泥也

朱滕　朝歌今輝縣之蘇門山也泉涌爲滕木節之杉爲朱

百泉諸陂象之

西隃　屋漏之屏謂鹵人之頂門亦爲鹵本作囪恩字从此隃輸

也泄也陵卽今朔州北洪濤山西接井坪驛井坪如鹵洪濤泄管涔之水如輸也穆天子傳大戎胡觴天子嘗水之

陽當水卽唐水源出洪濤山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隘是也今爾雅本西隃下有雁門是也四字係古治爾雅者所箋誤入正文考北山經雁門乃是今山海陽也

加陵　卽嘉陵也加尙也故道水上源象之陵在大散關南東河橋北今名煎茶坪宋時名和尙原最形勝大散卽宋之大散乃今東河橋也二里關

溴梁　大欲臥旋其庭曰昊溴水象其臥欲下之形也梁水中石梁益堰水人馬頭溴東北注濟以資灌溉馬頭溴源縣東北八里溴水之北縣在今濟城疑經注語之陽城殆非也

斥山　謂海濱斥鹵此東方山也案經文九府方隅舛誤正之如后○東北醫無閭東南會稽西南梁山鴈西北嶓崏北方幽都東方斥山南方霍山西方華山中有岱岳

泰遠　遠當作袁通爰卽眢秣之爰蒌也一作袁蒌地在今潞川縣孝婦河北入小清象泰象援也古援字作爰

邠國　邠同豳見詩

濮鉛　濮卽百濮鉛今白鐵也古所謂鍚乃今之鉛濮地產鉛故名

濮鉛今麻城東北有地名白鐵是也

祝栗　祝而戰栗也滝水形象之此四方之中地故曰四極非極遠之謂也東西相距千七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五百里

鮭竹　今鴨綠水委北岸之九連城也江流至此分爲四派復合如約算而鮭之故曰鮭竹字通作狐也

大蒙　汜水出彭縣之蒙山下謂之濛汜古亦假曰于此

胡丘　壺丘也亦作瓠丘在今懷慶府北四十里名方山四周方正上可容數百人其名瓠之故則取象于丹水光灌水南流入沁之形不以其方也

章丘　古山水名章者皆取象縱鷹之形此經專以上正爲章蓋作者嘗親遊南岳之章山見中山經卽霍山縣西之方家坪也見其山形如此故云不知非本義也亦猶霍山以磨子潭得名解山以水象生魚尾得名作者唯據目見以大小宮別爲說非也又今章丘縣東之山頭店左氏傳名丘輿後人沿此經之誤遂以名縣非也

都丘　幽都卽都丘也又魯中都城在今南旺湖中高阜六七又沂州府西南有沱湖湖中有洲沱亦都之聲轉

潛丘　卽管涔山亦名燕京山

州黎丘　黎同來丘卽塗山也

汜　汜水以象彭膕得名此經言窮瀆汜又曰水決復入爲汜皆實紀而非本義窮瀆者汜源華陽國志謂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傳聞之誤也

畢堂牆　今三原縣古畢國冶峪清峪二水合流似畢也從冶谷登甘泉山必道車箱坂而上縈紆曲折單軨財通卽經所謂堂牆或曰畢密之誤言庇岸如堂牆者爲密不必有山

盛　同成築也魯孟孫之邑在今海州西北鍋頭店曰成後遷桃卽名此成曰盆成孟子書有盆成括卽成人是如防之謂也楚地有成臼在今鍋底然鄒侯之山卽金鄉山以多穴中空得名湯沸司則鎮防也

伐桀三艘所戰之鄒卽崤山以多大石車行揭轀得名則皆如築聲也

磬　同崤多大石若脊俎也

聚　卽崤山水也西曰盤崤西北流又東北右合南來之石崤水而北注河東曰千崤北流注河皆夏有水冬無水

盤崤今張茅所也石崤峽石驛也千崤英豪也

澗　洗河自甯陽縣北三十五里故剛城之西受汶西南流合諸泉水又西南入泗卽澗水剛故魯之闡邑也闡畢鳥于門也是水出汶之南象人持畢在門內之形顯義爲覆也鳥單于門明內有人單从畢省从卽鳥噪也

澀　築者用力聲曰許从午卽杵字古作仚从十象杵形从人其一持杵餘人兩旁對舉而桑之　淮水經流自洪澤湖北出會泗注海其東別出二枝東達邗溝而東注與在南之惠濟河溯河象杵舉欲落形也

通　即睢水甯陵之南沙河也本从咼口不正也从口从丹讀若
也亦象形
涓　睢水東絕北沙河東南流爲白坡河經夏邑縣有奇
河自南來三谷河自北來交注之如十字即涓水五藏山經凡名
涓者皆十其淺出處左傳以爲睢澮也
字未也　其淺出處左傳以爲睢澮也
沙　潁水與沙水會於陳州東南曰交口枝津自交口東
出因名沙也
濆　別汝自今鄭城縣南東至西華會潁即今汝水所道聯鈞望
陂水象雙鳥前賁之形謂之汝濆詩別作墳
灌　即京水中山經之僕水也飛埽也象形水出今滎陽
東南黃堆山下泉勢沸涌狀若巨鼎揚湯名祝龍泉今曰
瓦灌泉也
九河　九河之名與地當以禹貢爲斷爾雅爲秦漢閒人
之書不足據也案禹貢導河於北過澤水至於大陸又北
之後乃言播爲九河則非濟濕灘沮之分流入海者可知
九河既道獨於兗州言之則不涉青冀之地可知而爾雅
之馬頰則禹貢濕水今之濟州河也入海處與濟水近粲
馬頰前狹後廣也徒駭即北濕水今之德平縣河分流爲
河者也水形象跳奔而踵起二水皆沮水所分也南
津今甯津縣河水形象斂熱气津鬲冥揭揭也胡蘇今滄
州之滅河象男子強作也鉤盤爲其北之毋豬河象盤亦
象鉤也三水皆灘沮會同之後分流入海者也至於太史
則虖沱也流經三角淀象筆形也合河在同爲逆河之後
絜爲漢屯氏河即漳水絕河東出者簡爲漢張甲河之分
流北出者皆在未至大陸之前簡象竹簡絜象繢者持縷
具也其覆釜則河之經流泲澤象釜廢不用也皆於九河
無關也案九者仇也本河名即水經注所謂指爲絳水故
濟者也其分河在泲澤東南南宮縣西北古河於此挾漳
滏怒流泲澤汎溢故疏九河以殺其勢焉其水東南經九
門城南宮城北又東北逕辟陽亭北逕信都臧東散爲
澤渚西及信都東達灘沮水形象怨耦者之手故名九請
澤清又象播穀故稱播也九河又北會大河東爲胡蘇鉤
盤象迓者故名逆河矣漢人昧九河之義求其故迹而不
得則以爲渝於海水矣

春秋左傳附

邾　魯南小國本居漆閭丘地沂水桑泉水間象簋盤形

蔑　姑蔑也隱公名息姑史臣爲之諱也曰魯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案即今泗水縣治也泗水自源西流如北經縣北又西如南象老婦眯目伏覩之形也蔑从戌聲越有姑蔑取象與此同詳國語

郎　杜預曰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方與今魚臺縣也縣東北有故郎城益昭陽諸湖似良也古謂夫爲良凡狼蜋等字皆取象廬叢書

前高後廣之形爲名

鄭　古地凡名鄭者皆川流象髻形此鄭國舊居鄭父之丘即今洧川縣長明溝水自北來屈東北而東似髻也移天子傳祭公自圃鄭來謁即此宴盤銘稱皇考鄭伯鄭姬盉亦作于穆王時則古有鄭圃不知何時爲鄶所滅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錫王子友父命居洛明未克鄶以前不稱鄭

幽王二年晉文侯周王子友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八年錢司徒鄭伯友父命明克鄶後徙封于鄭始稱鄭伯平王四年鄭人滅虢六年鄭遷于溱洧自鄭父之丘遷於是號曰新鄭故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不在東

周安从依之哉國語不悉克鄶之事而臆爲寄孥之說後人因謂鄭之始封在京兆鄭縣在今華州東北二十里　舛矣

鄢　在滎陽西北古濟水受河原導三渡並東南流而合滎焉短羽故邑受其名即水經注之所謂鴈亭也在東濮之左焉古鸇字即鴈也楚北之鄢取象同出河處

制　故漢開封城也水經注故城在魯溝南百尺陂西其南即甫田曰制田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是也制斷木也役水東北流至中牟西南分二枝東出象人曳鍥形也潮江之制取象與此同

京　水經注京縣在索水之東須水之西案古京城當即

注中之高陽亭在黃雀水西水出黃堆山一名京水也

廩延　在制西北廩上謂之延沙水東流如南象之

共　衞邑在今獲嘉縣北亳水象偃立形也漢晉以今輝縣爲共輝乃古之朝歌衞之縣也

城潁　凡邑冠以城者皆地有防若陘常須築治者也城潁益即故龍城在今禹州西南摩陂之東摩當作磨洧河之南其水自上棘城西場潁東南流洧爲鈞臺陂又西南逕故夏亭西而東南洧爲摩陂又東出逕龍城北爲今之洧河而東南至西華縣西會潁洧河地平流漫故須爲防也潁

谷在上棘西卽登封縣東之五渡水也

紀　今開封杞縣在漢爲雍丘卽故紀國也紀者絡架水形象魚網之小綱也（絡架水今名橫河）後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齊居齊東偏謂之紀酅乃在北海劇縣耳（今青州壽光東南有紀城）

夷　小國陳附庸也在今亳州南清油湖西古城集王莽之思善縣也已吾水枝流象人東夷卧也

宿　沛縣故宿國宋附庸也昭陽諸湖象人仰而卽寢之形今縣南有棲山是也莊十年爲宋所偪遷于無鹽在今

東平州東南其故地入于宋

黃　宋邑益近今單縣黃溝水所經也

冀　邾國都也鳥戢羽曰冀（與冀同義）洙水北合數泉水象之

戎　卽鄒瞞也古爲有娀國夏時爲防風氏春秋爲長狄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厥水考地益在今杜勝營司西南卽水經注之釜丘亭也

潛　今汶上縣也有馬莊泉出縣東南十八里西北流十五里至縣南而伏

莒　國在今雉甯縣白塘湖在東沈家窪在西象呂形呂古

齊字勢也作莒者乃艸名卽羊也

向　小國在魚臺西桓公十六年魯宋共城之後滅于宋

極　向北小邑秦莒滅向入之也今魚臺縣屋棟謂之極此地黃湖水會別濟水水經謂之濟水之向義見詩而黃溝水在其南又象宇有重霤故詩

唐　今濟南州馬廠湖水象唐子也一名蠻任國益唐其西地名非城也

密　向地在極西義見詩裂繻逆女歸在途傳言魯故也繆向紀同姓國

溫　有二此南溫也卽成皋以溫水得名中山經宜蘇之山滈滈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滈滈之水卽溫水東北流而東入汜水又北注河也周封蘇公于此兼有河北之地後邑遷而名不改故河北有溫故城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也

成周　今河南府治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洛有極亭案水經注泗其形如石門　水經注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京相璠曰在北爲極也

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西南六十里有故石室卽魯附庸因爲向平莒步益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案漢盧縣今長清縣其西南

十里近今平陰縣也

盧　盧水見周官職方其邑當在今淄川縣襄十八年傳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上軍圍盧是也漢置盧縣于今長清遠矣

杞　國即今沈陽縣南鄰淮夷杞者流水分入青伊碩項二湖象杞柳枝也杞柳即蒲柳今白楊也杞國所在地志諸書竝以陳留雍丘當之皆杞紀形聲相近而譌

牟婁　杞都曰淳于其西緣陵之西牟婁牟者牛欲觸反其首戍俯也婁虎虎猷乍前卻也洧水東流左出二枝合東注青伊湖象牛遠望俯而前卻之形也故東婁矣詩東原

清　衞地即清丘在今開州西南邘子故瀆之南

濮　陳地因水爲名穎與沙會象叢木枝不可東曰叢　地益在陳西也

邦　國即今順德府治邦臺縣居牛頁水涂才之閒象墳墜也　廿古墊字象形

棠　在今魚臺縣東杜謂之棠昭陽湖受諸水象斷木大本上有小枝也棠从木从尚積枝也杜義見詩自杜湛棠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棠魯宋竟故曰遠地今注棠作唐宋作地誤

鄘　今鉅野縣縣南金鄉諸山皆空中行其上有聲如成成築中山經謂之鄘侯之山也字一作盛穆天子傳曰盛姬盛柏之子也文十二年鄘太子朱儒來奔地始爲魯所有杜預曰高平亢父縣西南有鄘鄉今注作東平剛父爲誤耳亢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十里濟任城皆屬高平東平有剛無剛父

長葛　葛當作曷匈聲也長鳴溝水象匈者休而仰喝也杜預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長社今長葛縣治故長葛城當在長社東北白雁陂之北也

曲沃　見詩

冀　晉舊都今冀城縣也滄水北合匠韓二水象鳥翼在背也

隨　今祁縣此與漢東之隨竝水形象隨山也字本作隋隋者頹山土令可登禹貢隨山刊木是也　从阜从有有切似之人之相隨如頹土相从下故从辵从隋又緒山隋形橢似有也

牧　即牧野見書

燕　南燕也故城在長垣西北長羅澤之東澤水東會水象燕尾也　水經注誤指在澤西

北制　役水東出二枝象制北制則大梁水也

艾　今鄒平縣沙河獺河象刈刀也漢人誤指贏博在泰山南故艾亦乖其處矣

鄒　雎鳩謂之鶖浮山縣之王屋山水象之楚謂雎淵曰鄒渚亦是也

中丘　益即安民山南有安山湖象目眥亦象中故名中作中象形凡方器自隅度之則得中也據十年公會齊侯鄒伯知不在琅邪臨沂也

楚丘　宋地即釜丘在大菑陂之北大菑陂古淄澤爲黃

溝水所鍾其西北復有一渠導濟象荆細腰丘在水北丘之北即鄄晞戎地也書禹貢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淄先儒謂由淄達濟而入河也

垂　在開州西南傳名大丘即定十三年垂葭傳以爲賈郭氏也堂東有達巷屋謂之垂蠃子故潰受河東流而東南合柳青河象之若兼河水白馬水視之又象犬猳而就臥故曰大丘曰鄄氏也鄄取象與濮水同

汸　此與齊地之濕今文皆誤從示象汸示相似而譌也汸水即蛇水今名泮河出泰山西北西南注汶古長城西平陰循格馬山而東絕蛇水出泰山北故謂蛇水爲汸水西今有長城驛是也此鄭祀泰山之邑後爲魯臧孫邑字又作防

瓦屋　在滎陽西北濟水三瀆東南流象瓦屋之霤也溫水也

浮來　莒譽竟上地名近鄆泗水環萬頭湖象浮浮水滙也北受羽畎諸流象萊萊俗謂之麥門冬也益即故下邳縣在今邳州東

許田　魯朝宿邑今鄭州南白潩水之東舊有伯禽城是許古文作糈从粻古母字白潩水會清池水象母乳其

也許清滋乳

防　即汸

舊　宋地在今成武縣西縣有樂成河舊名潩水其上源西北受濟西南受黃溝水合而經定陶縣南今定陶古乘氏分爲二東至城武縣北復合今城武古昌邑又東南經單縣北注黃溝水鄄注東注泗不東南非也象營索末析中綫之形也營索古名綫　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所謂茅即此營非茅國也

郜　小國服屬于宋在今碭山縣西北今縣洪杼秋縣地　縣之小

神湖水會東西二水東南注獲象于拱告其父有所言也
告古从口从屮有所
往也所謂出必告
防　益在單父縣東黃溝水豐水竝流而東似防也其西
又有西防城
郊　在今定陶西濟枝黃溝枝水流合處
戴　小國服屬于鄭在雍丘北絡架水之北故外黃縣之
西卽大小齊城一名首止公羊謂之首戴也絡架水上承
汳水象戴物于首承以兩手也絡架水上承齊城卽留城漢章帝改爲
蒲陽縣故杜預酈元竝考城後考城東徙地在今
指戴城在外黃東南也

鄧　卽今鄀城縣古鉅野澤水由辭訓渚西北流又東北
分二枝注濟象登者身屈手有所扶也
老桃　蜀山南旺兩湖浸被爲一象桃而不滿東象桃乾
也
滕　國城在今滕縣西南十四里今縣漢爲薛縣治　文王子錯叔
繡所封有南梁水出縣東北平澤涌泉如輪今名荊溝泉
十五里泉眼百餘　故謂之滕滕漏舟涌水也其水兩分右爲龍山
河左枝西南流右會柳泉及薛聖泉逕今縣城東又屈逕
其南至舊滕城北又西南折爲九曲如錯而入運河舊昭陽

湖　故叔繡舊稍錯也
薛　同岩古辥字薛本義乃故城在今滕縣南十
車正奚仲國也滕亦奚地荊溝龍山河界河象婪婦理麻
也薛則南沙河西入泗澤象顛木翌擊也奚仲遷邳在今
邳州北燕子芙蓉兩河之閒卽萊水自是以邳爲薛亦或
以薛爲上邳邳爲下邳後仲虺爲湯左相國于下邳號曰
萊朱周仍舊封亦兼兩地而都薛戰國齊滅薛以封田嬰
居邳魏惠成王三十一年田文城舊薛而遷之竹書邳遷于薛改名
徐州　孟子書滕文公之所以恐也
時來　卽隙候亭在新鄭東北故苑陵城西長明溝水象
休處有所候望也傳作郷
鄑　鄑之譌鄑見前
劉　在滎陽西南李澤東北流爲礫石溪經滎陽西北絕
敖山入濟象劉杙也劉兵名以繩系鍾貫諸筒而發之也此本周劉子邑鄭
兼其地故改封在緱氏西北也
薳　同鄀在今汜水縣南汜水東源出嵩渚山象鳥爪地
也
邘　戴重足曲曰亏邘在滎陽縣南索城東北索水至此

北流而西而北注濟象亏也此四邑皆故周地王益爲劉氏取之

溫　今溫縣也漢時爲平皋縣而別以隤爲溫案溫本在汜水西以潏溝之水得名蘇公撫封隸有河北地其後徙焉故溫在河北

原　在今懷慶府北五十里常平村有椀子城北去孟門一舍見國語孟門卽天井關也杜云在沁水縣西乃欑茅爲原別邑非卽原地也

絺　在懷慶府西濟水奉溝水之閘水經注所謂陽鄉城也杜云在沁水縣西乃欑茅爲詩義見

盟　同孟音芒今孟縣也詳見書孟津孟縣水經注名安國城

州　卽中都亭在懷慶府東北界溝水之西界溝西分光溝水光溝西分丹水皆南注沁如糾繩故名州本作洲從三亦其洲渚之義易其名字作州從川指謂水兩分也後人徒知洲渚從氵兩分復合如糾繩也

曰中都失之矣杜預曰州今州縣案晉州縣在懷縣西皆武氏地非此州也

隰　在懷慶府西北故沁水城也爾雅曰山絕隰謂斷山隆道降者疾下如流涇也沁水自西來東南流象隰臺亭淵水南流如東入沁象降隰也

隤　同頹卽今溫縣漢平皋也奉溝水自李城東南流屈

欑茅　茅當作矛古蟊字卽蜂也蟷螂也象矛字卽象蟷螂之形戈矛之矛以似矛得稱耳濟瀆東西兩源竝東南流而合象兩矛幷其首又東分一枝入洨與在西所受西南一水象臂足也欑於春秋爲原伯貫別邑故杜預厀元竝以此爲原而別指脩武西北之欑函爲欑茅則非也

向　在孟縣西軹城鎮東南天壞澗水出其城西東北流折而東數十里入于洨亂流東南右逕孟縣注洨象堂向也義見詩

盟　同孟音芒今孟縣也詳見書孟津孟縣水經注名安國城

己　在絺東濟水南卽水經注之絺城也絺爲樊者濟枝如樊交格也鄘氏以溴西之陽城爲陽樊今濟源縣治非矣

隰鄘　下溼曰隰本作隰鄘築也卽隰城在今氾水口東北水經所謂河水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沙溝水今由杜預曰在懷縣西南漢晉之懷縣在今武陟西北入河

而東北又東逕平皋城南而注于河象拜稽顙之形也
京相璠曰河內脩武縣北有故隤城實中鄰道元謂吳坡
之北際澤側有隤城世俗謂之蒍裘治裘濯理其毛如蒍舊氈毫謂之蒍裘
丈案皮垣乃蒲衍之聲譌非故欲老於其邑地益卽今新
懷　今懷慶府治河內縣也　隤城東西二里有東西
隤也
朱溝水自沁水城西北受沁
東南流右出爲泰溝水又東左
如南右出爲沙溝水又東左
出一枝東流如北至府城西
屈而南而東逕其城南又屈
逕其城東而東北注沁水大
形似懷物徵於外也此十一
餘不盡然又周鄭易田之故
邑唯溫爲蘇氏田無可疑者
傳不言其所以然計桓王雖
有之而與田則左氏之臆說
耳
息　今正陽縣漢慎陽古息
國也慎水逕其西南左出瀙
爲南陂陂水北出環城四周
又北如東瀙爲北陂又東北
爲土陂又東爲窖陂南陂東
北出一枝逕城東而瀙爲鮪
陂又東北達于窖陂窖陂又
東南爲壁陂又東北爲太陂
又東如北入于汝水諸陂大
形象青子儼首在下故名息
名慎慎顛也爾雅南陵息慎
謂城南南龍岡也　勢顛高峻拱峙如屏
至今之息縣乃古江國楚滅
之以爲新息故漢縣因之先
儒直以新息爲息非也
蒍裘　治裘濯理其毛如蒍舊氈毫謂之蒍裘伐啎諸水象
之卽爲氏邑也爲氏龍於公故欲老於其邑地益卽今新
泰縣亦名奚後侵於齊又名姑蔑今縣西北四里有東西
侯城益齊魯所爭也
狐壤　郚地在今鄒縣北達泉水象狐爲穴卻出其壤也
此魯伐郚鄭人救之故戰于此也
垂　今淯川縣在向城西取象與衛之垂同
越　在鄢西汜水東汜水象超越也

見詩昆夷

陘庭　冀西鄙邑卽今曲沃縣西侯馬鎮也陘同逕過也輕車直前也庭史記作廷朝者車從就列卻退也人走疾而過亦曰逕廷則此邑北瞻汾水之形也

嬴　古文作嬴从女从勝轉注勝古孕字也孕古音戎故作敬也嬴卽今章巨縣清河出縣南長白山北流左會百脈泉及兩麻灣泉及漏河漏河距縣五里經縣東一里又西北瀦爲白雲湖周六十里距縣西北七里又北出分二枝一北流一西北竝注於濟大形似婦人懷孕也百脈泉本東北流又東公羊敬嬴通作敬嬴

汶河　象曹及抱兒張手之狀義見東山經姑兒故名曹及漕夕又見詩觀象廬叢書

蒲　齊邑今淄川縣古蒲姑亦爲盧蒲氏邑也蒲制通孝婦河北聯小清象創宧者之手也

郳　在今海州西北鍋頭店義見爾雅杞邑也前年入杞今杞以邑求成故公會之郳後爲孟氏邑

謹　義見中山經謹舉地益在泰安西北界首集象蚰水爲名也蚰丘西南又有下謹以東北有謹故加下也

祝丘　州地通志云在沂州府西二十里今馬兒灣也祝古文作兕从口从兕祝者跪一足如兕也沂水自州東分流象之城之者以偪州也魯既得杞郳與費中隔子州擢不能有故侵據祝丘而城之所以偪之也

州　今沂州府治漢琅邪郡也國本名祝帝堯之後以沂水大形又似糟者州竅分啟故一名州州竅亦兕義也先代之後故稱公矣

曹　小邾也邾之宗也邾國曹姓以此孟子書有曹交卽小邾之公子亦名郳僖公時受命爲子稱小邾國本在今蒙陰縣東故漢益縣地有浮來水水經注所名東北入沂盧川水卽漆水東南入桑泉河今名東汶河

隨　今隨州溳水自西來逕州南又屈而南如東象隨山
也義見前
瑕　溳水自平林市北緣岸多枯蚌即隨瑕也明月之珠是之自出所謂隨侯珠也蚌室曰瑕亦曰蜱珠海月之室曰瑜亦曰瑤
咸丘　水經注鉅野縣東有咸丘亭鉅野故郕伯國此時地未入魯則杜預云南續漢郡國志云西皆非也咸感也
鉅野水象感也
穀　今光化縣西北左旗司也光化漢之陰縣南有客洛湖臨側漢水水經注名集池陂東出環曲二十餘里注漢象子哺其水曰谷溪水

乳穀乳也或曰水西覗嘴店水經注名洛陽城即古穀城
鄧　今襄陽縣北呂堰司覗水自河南內鄉縣來舊譌爲湍水東南流逕鄧州北至新野縣西屈西南入境過司東而西南注漢象登者
郟　王城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在今河南府西十里夾亦也伊洛二水象人仰臥穀水注其北象脇亦也
沈鹿　沈湛通沈鹿蓋在今應城縣南湼水分流處湼水上源象鹿其委分出象湛也楚合漢東諸侯而召隨貢欲以衅隨也
黃　即漢弋陽在今光州東北期思集古期思又在東北因黃水以氏國也
瑕　溳水自平林市北緣岸多枯蚌即隨瑕也明月之珠是之自出所謂隨侯珠也蚌室曰瑕亦曰蜱珠海月之室曰瑜亦曰瑤
咸丘　水經注鉅野縣東有咸丘亭鉅野故郕伯國此時地未入魯則杜預云南續漢郡國志云西皆非也咸感也
鉅野水象感也
穀　今光化縣西北左旗司也光化漢之陰縣南有客洛湖臨側漢水水經注名集池陂東出環曲二十餘里注漢象子哺其水曰谷溪水
乳穀乳也或曰水西覗嘴店水經注名洛陽城即古穀城
鄧　今襄陽縣北呂堰司覗水自河南內鄉縣來舊譌爲湍水東南流逕鄧州北至新野縣西屈西南入境過司東而西南注漢象登者
郟　王城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在今河南府西十里夾亦也伊洛二水象人仰臥穀水注其北象脇亦也
沈鹿　沈湛通沈鹿蓋在今應城縣南湼水分流處湼水上源象鹿其委分出象湛也楚合漢東諸侯而召隨貢欲以衅隨也
黃　即漢弋陽在今光州東北期思集古期思又在東北因黃水以氏國也
漢淮間　淮湼之譌湼省爲泄因譌淮耳漢湼閒在竟陵東北今安陸府治鍾祥縣
湼　義見職方水出竟陵東北數源如棲東南會溳水注漢也水經注謂之富水者也汪別以溳北之水爲湼非
速杞　杞蒲柳今白楊也枝長曲葉重微風輒搖如人蒲行如虵起動風多疾起是曰速杞溳水北流如西又屈而東南而東象之地蓋在今鮑家店故蔡陽縣也
巴　古巴國本居巴水厥後遷南乃沿汀州水出今通江縣北巴峪關中山經謂之虵山東流受西南一小水又東如南北一水南流右注之又西南而南逕縣西合諸水行六百餘里西南入江源處象虵呼物形也古巴字作㔾亦象此形
鄧　今呂堰司南陳莊鋪覗水逕其東象登者行文文也憂从夂从悤升而行遲頌傰似有悤也
養　通羣地在雩葉縣南保安驛即故方城邑方城水卷水俱東南注舞水象泳者之衣也
聃　今裕州舂河今名潘河出州東北裕州故鄧陽西南流逕州南

合脩山水劑水又西環曲而南從北視之象頤側有髯也
二蛧與後雖蛧皆小國公子爲鄧蛧而仕于鄧者也僖二十四年傳晉衛毛聃文之昭也卽此
荀　通郇
賈　古地以賈名者皆爲有深潭賈者測也而卽古文估也从廿侕口也指事此賈近今安邑東南之黑龍潭也其賈字則估物値也此賈議字从一覆
桃丘　在魯濟之西安山湖之西北古桃水水經注誤指爲馬頰河
分濟西流逕鄄鄉北又屈西北逕安民山北而西分爲二枝一東北入濟水經注名一北逕桃城東又東北逕魚山趙清水
之山水經注謂之輔山上有泉源不測其深是卽所謂其池　垣曲故虞地也沇出二水象拱手形沇所歷渠渚池或曰在平陸縣北洪池鎮
南而東注濟水形似桃實也桃水又名眉水
惡曹　在戎城南楚丘西古漕渠分濟處濟水曲處象臏故名惡曹也
折　宋地在今柘城縣東北安家河兩派自睢州東南流而合又東南經縣北屈而西南會絡架水象折木枝也
夫鍾　夫通扶鍾亦鐘字鄘地在今定陶縣北今定陶漢乘氏肓陂水卽黃湖水今自西而東狹銳似鐘于枝渠北出又西北入濛澤水東出今名北渠河下流爲褚水河
闕　在安山湖之南卽安民亭也闕同瞰自門闚敵也湖水象門其東漆汶二水注濟象門半啟也
貳軫　在隨州西南新陽店卽新市也貳益也小貝副大貝而用之也軫輿旁也輢高而軾下涔水出新市西南北二源合流一長一短象小軫水經注有大小富水東南注溳遭之枝水臼水西南注漢又其最大也涔水北東西二源合流一長一短象大軫富水注溳一節又別次涔于溳北誤其西
鄖　本作鄾溳水象炊熟鼎竈揭揭也鼎古員字國卽今德安府治安陸縣亦作邟
蒲騷　蒲杞也騷動如馬揭尾也地蓋在速杞南近驕山今大洪山
絞　今保康縣彭水北合盧水象絞也彭水卽水經之筑水凡繩合兩股曰糾三股左右交曰絞
州　今宜城縣漢水逕其東中有洲
蓼　通廖本作屪古僇字杜預曰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案棘陽卽今棗陽東南當作東北湖陽城在今

唐縣南板橋水東出隆山西南流逕城南又南入大湖又西南出會湖陽諸陂散水及醴渠趙渠南唐三水（唐水經注作長）而西南注于蚕河象僇者屠腹窪地之形也

郊郢　即漢都縣在今宜城東南漢水東岸交枝水蠻水一西南流一東南流並至都縣南注漢象踵交也爾雅揭直不受檐謂之交今人云屋溝也

曲池　今隅頭湖也泗水環其北如偃曲

穀丘　宋地傳云句瀆之丘白坡河象子就乳又象雉鳴句其頸也

虛　器中空曰虛（古作𠙵从皿从虍）其口也虍亦聲（如虎嘯半啟虛則覷）象虍謁从巫（虛則覷）

其口成長銳形也地在今定陶縣東菅水分流之間（菅水即水經注之乃古之定陶也（今定陶爲漢定陶爲曹都俱非古定陶）

滑水

龜　蓋即今城武縣（今城武漢昌邑也）漢之成武在西　菅水象龜穹脊

武父　武蹈也河濟間象足蹈也杜預曰陳留濟陽縣西北有武父城（西北今注誤作東北）地在今長垣縣南北濤故濟之南也（今洪河即北濤故瀆）

彭　在今保康縣南直狡國西南築水東北環流象彭膨（在保康縣西南歐官店彭水似鳥飛不能舉爲羅羅之象也）

賴　即厲今鳳陽府定遠縣也詳見僖十五年賴人賴之仕於楚者國後爲靈王所滅

鄢　彭水上地名水形象鷁蒲飛

盧戎　今穀城縣漢筑陽也盧同聿筑水出房縣象虎虍人乍前卻也

荒谷　今大白湖東北突出處水經注以爲荒谷是也荒同亢

治父　今鐵平塘在荊門州西北繪水東（繪水即先僑所誤指爲漳水者）牛首　尉氏北故開封城東沙水之西有牛首鄉沙消諸水象牛首斯地正當其顱也

盧門　宋東城南門睢水象蒲子前卻也

牟　小國在小邾之西有螳蜋水東南流左合沂水象蝗蜋之腹沂源之魚窮泉柞泉及洛預水象首與足也牟蛑通

葛　沂水象葛蔓也今莒州西南有葛溝集（齊桓內嬖葛嬴益此國女）

楪　今密縣地即故賈復城也雞絡陽水東南流逕其西

又東南左合濩水又南右會承雲山水象櫟廬風也櫟闕自上下或自下上故楚之櫟以巴河象櫟末天側此以承雲山水象櫟枝天側也櫟从樂古作枲舞倫反也穆天子傳西虞曰櫟臣是也

衮　注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案西南當作西北地近鄄出自穴也

泡水左右分被象甲衣也甲謂之衮从多戰功也

周氏之汪　在鄭城西北

蔡　鄭地即京也黃雀水象手持物祭諸地也櫟即在其南矣

許叔入許　許叔穆公新臣也入許居析實懾強

向　魯滅向經不書疑在四年春正月狩于郎之時也

莘　在濮北河水之隈所謂有莘之墟也本夏商姚國說見昭元年姚邳

黃　齊地今鄒平縣東南有黃山土色多黃因名

趡　洙水西南流會逵泉水象隹俯啄疾前故名趡同進地在會口北也

奚　理麻謂之奚俗畎也即蔈裘入齊爲姑勞

濼　今鄒平縣西澮山泊道多塗謂之濼言行者夭曲也

首止　即戴也植墨點謂之止从卜从丫指事戴者兩手承物于首如植雖由之點曰首止絡架水象之也

邾部部　部在紀北戴南絡架水東西交流象五分流復合象井西厲白羊姦梁二陂水象晉也并合兩手也晉鳥出自穴也

於餘丘　於同烏烏餘丘公子彭生所封邑今高唐州也今州有驛曰魚丘即於餘之譌古馬頰徒駭二河受沮東北流象鳥飽仍啄也

濕　今東阿縣故齊穀狼水出東南大檻山西北經故城中入濟即濕水其山即猛山也犬徒接曰狃小芊好徒接曰荸赤古音竝讀若休濕今譌从示

鄒　胡燕斑領謂之鵖燕鄒在紀東即今睢州漢襄邑南北兩水東南流合象燕尾也以鄒入齊自遷也

滑　在今鄭州西南故管城東北不水分流東南注即氽水象滑稽也

漢汭　即夏汭請爲會爲後會也

鄀　詳見桓五年曹

雖　今桐柏縣虎首山水象雖馬也馬善走曰雖言行疾前如隹也後代以此爲淮水矣

防　沂州西有汸河出費縣南天井汪東流注沂今譌指以涑爲汸河其北有涑河以會治水象出費西南與汸竝東注條枝可東象防塘也李平子行東野牟于防郎此非臧孫之防也

穀　今東阿縣地故城在濟西北聯沮水馬頰水象子伏縣南濟西地凡準地以矢四度取平曰乳也

葵丘　葵同癸癸丘卽紀鄣也古文作揆絡架水交流象之地去齊遠二人能歸作亂者乘齊侯遠出遊田也

姑勞　卽魯奚時爲齊有益桓十七年戰于奚而失之

貝丘　在今沂水縣西沂水桑泉水之閒象貝也與邾之漷閭丘濫及小邾地相接

渠丘　今新城縣石洋堰場時水西北出以資灌溉故丘以渠稱也

虩　卽萊蕪谷多藥艸艸有蘦謂之虩也隱六年傳猶懼不蔑虩猶歸鄉也蘦者人所嚮也

乾時　在今新城縣東時水卽晝水出齊城西南十八里西北流會烏河至石洋堰分爲二其經流北合系水注蝮荅湖入小清常絶無水謂之乾時其一枝西北絶小清合益野溝注濟昔人資以灌溉

洙　水出鄒縣東本名艐水北流折而西如北受新安諸泉始名洙水又西受泗兩枝曰泮水又西南爲瀦水會逵泉水入泗洙象析木已殊也浚之爲齊備也魯南北西三面皆恃水爲固唯東闕焉故浚洙深之所浚益阜下泉也生竇　生同笙竇其管入匏處也地在今邳州羽畎諸水象管沂水環禺頭湖北受諸水象匏上之竇也

堂阜　今沂州北青駝寺有故東安城卽齊所侵魯堂邑南有時密水西對蒙陰水似堂也

長勺　在今泰安府西蛇水西南流至此折東南環而西南象勺長柄也

乘丘　今兗州府西北高橋鋪泗洙二水象服馬洗水象乘者也卽御孫邑矣

莘　在新蔡汝水受泜象莘形

譚　今日照縣東北兩城集潮河西南對絲水象兩人接譚也淡時爲臨安縣小白由海道舟莒故過譚矣

雩門　杜預曰魯南城門

鄙　在今金鄉東北滿家營盲陂水運其南入桓公河象

兵之晉也

蒙澤　在故蒙城東北直今虞城縣西北獲水所積也獲水受汳卽北沙河東北流而東南如蒙覆也

蕭　今蕭縣梧桐諸陂如蕭莖之核

北杏　卽柘城杏古本字北分背也安家河自睢州來合絡絡架水象之

遂　小國衛附庸也在今開濮二州及清豐南樂二縣地

遂都益在須邑西近河穆天子傳所謂囂氏之遂不傳云須遂氏是也

須遂氏　髭通謂之須夫閒通水之道謂之遂遂直也分直東北百數十里入于濟濮象紅纓之引也

溝水東西相直也此水受河西與彭水入河處相直象遂在脣劍象須故曰須遂氏穆天子傳云癸酉天子自濕水南征至于葴壺仲冬甲戌西征至于囚氏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終喪于囂氏已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所謂遂卽指彭水與須相直也

權　杜預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案卽今河溶司在綸水二川合流之南綸水北際關水象持權也

那處　今董市在松滋縣西馬腦河入江之北大江自夷

柯　魯地卽祝柯

鄄　音甄故鄄城在今濮州東北因氏水卽開州城壘水東北流也岡頂之穴似之又屋上窗亦曰囪所謂屋漏城在其東西之中也

大陵　在鄭西

幽　同幺古作玄墨室也古以蒲盧作之地在豐縣西南溝水自雙溝西南流而東南連結兩陂似幺俗名雙泡亦曰胡盧水也

因氏　今開州城墅積水東北流屈而北受西一小水又

陵東南流臨江河自北西南入之又東南屈而北馬腦河自北東南流迤西南又迤東南入之大形似文子足而側跋故曰那處古女子亦約足从舟褻裝也移也嫁者从台古多字行跋踏也處倚几坐也

涌踊也即馬腦河大江自董市東北流十數里又東如南數十里迤而東北綸水自北來折東注之象踊者踴足馬腦河爲其踵也巴取那處必圍其東北故闢敖得游涌而逸也

津 今白洋渡口在董市西北三十餘里西與宜都對岸

水經注枝江縣西三里有津鄉枝江舊治百里洲則爲在

董市南疑三里乃三十里之譌也

黃 今光州東北八十餘里期思集也古期思在東以黃水名

今名潢河

蹈陵 今俗名止油岡在光州東北五十里蹈者接武行也道滑故行者踩蹈

湫 杜預曰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案今安陸府北之池河鋪也漢鄀縣在宜城東南漢水北岸

夕室 今荊州南門外隄止掘數尺見如屋脊中有類桑

封者方下而銳上迫視非土非木非金非石土人名爲息壤甚旱發之輒大淫雨葢即所謂夕室

姚 故虞姓汾洮象嬀汭也

弭 今密縣也漢密縣在南承雲山水東南流至縣北歷渾子岡而東注又東南注雖絡隰水即櫟水水經注其弓弭處也此水本名弭水而譌爲密漢置縣又在南故不可尋究弭城而譌爲密番爲蕃介根爲計斤扶柳爲猇鹿無慕爲無極極西爲期思似此之類不一而足皆無當事情

武公之略 梧及制總謂之略迮溝會溝二水象理髮之略也鄭桓掁號居公子揜突于制故謂之武公之略矣

虎牢 制也在故開封縣穆天子傳有虎在乎葭中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虓是爲虎牢漢志以虎牢爲成皋後志注又改東虞爲東虢妄也傳稱東虞西虞南虞北虞皆主圃田之澤虞言非圃名

玤 即瑕也稠桑河中山經名溯水即瑕水東北入河兼宏農河視之象蚌室也玤同琫即蚌字

酒泉 今河南府永寧縣東南故龍驤城城西有侯谷水東有廣由溯水道谷水金門溪水俱出南山北流注洛端

整似沛酒之薄也與漢酒泉郡取象同

鳶　齊地同顧卽今新城縣也孝婦河至長山縣迤東北流象人反顧形也

公　魯邑在滕西北卽漷公丘縣也古謂老者爲公古舞器作𠦂象老人髮稀短之形或變作公又作𠦂非昭陽湖受汶水因有背私爲公之說而說文从之昧本矣

界河龍山河水象老人稀髮也郭爲之郭也水經注縣故城在滕西北城周二十里內有子城卽此所郭耳

聚　益濟交也今爲大交鎮在翼城西南其南有翼廣城

也

絳　艸名今紅藍花也葉似人降阪而褫揭故名晉故絳卽翼也洽水諸源象絳艸之葉也

洮　在邳北羽畎諸水似兆取象與臨洮之洮正同

城濮　在長垣西北濮水分濟東北流逕高梁陂又東北別濮水自酸棗受河東逕長羅澤來會兩水象叢而地下潦積歲城治焉益今岔集口是也

鄄　在濟西安山湖之東北湖水象目桃水出其北象眉也

狐氏戎　在今大同府西左雲縣狐岐山水北而經名勝水東北合諸川而東南注于北汾卽桑乾河象狐形也晉語曰狐氏出自唐叔也

驪戎　今藍田縣西北驪山下狄寨鎮故驪戎城也驪冰作麗山西南臨霸水象鹿交也

蒲　卽蒲坂在今蒙城驛去絳不百里故勃鞮受命卽日可至矣據重耳之名及先且居之稱蒲城伯知此蒲非垣縣毫水也因彼亦有蒲坂之名傳故譌稱晉邑耳

二屈　獻揭尾謂之屈二屈晉侵狄所得東西二邑皆北屈也西屈今爲清澗縣卽詩之追貊漢之高奴縣地清水河象犬揭尾東屈今永和縣漢蘭縣西南地仙芝河亦象桐匀也曲閒卽匡城矣

延慶　魯垌野在濟甯州北馬廠湖上湖水象橫著墨點洗水在東北象引繩邪起向上也延以止植墨點也从廴古延字廴象引繩而行轉柄目右向左也濟甯後漢之任城郡故魯附庸任國王莽時爲延就亭卽延慶之譌也

諸　在沂州西南故襄賁縣之北諸豬也泥沱蘆蕩柳莊諸湖柜屬而南象羣豕子也與孟諸義同諸之西北則防南則

鄆矣

鄆　本杞附庸在成西北小河水象發鳩也二傳以爲紀之邑盖紀杞形聲相近又緣莒有紀鄆因致疑誤

魯濟　杜預曰濟水歷濟魯界在濟界爲濟在魯界爲魯濟家濟西有高魚山歧末象魯形（魯醜也）山北卽沮水爲濟魯界也

秦　近昭陽湖湖形似辛椒也濟閒象陰弱小也

小穀　在穀西卽清亭也沮濟閒象陰弱小也

梁丘　卽高魚山一名魚山又作吾山今名棘梁山在東平州西四十里頂有崖東西判爲二上架石爲梁可通往來也

齊景雙臣有梁丘據時方城小穀齊侯在焉故宋公來遇于此也

莘　故莘國地時屬虢晉未滅虢以前徐山南地皆非其有也

穫門　魯東門東對泗水象手采穫也泗水一名穫水也

趵泉　在魯南郛北有三泉合西南流南北各三泉合注之象九達之道也

春秋左傳附

落姑　今濟南府治歷城縣落姑水首名濼水自城北流入濟

象女子跪舂也凡築謂之落古文从索曳持之繩也从各

故舂者持杵亦曰落也

耿　在今太平縣東蒙城驛北即夏之伯明氏也耿通囧

囧者目不寐也汾水於此又象寢不寐而起坐也

霍　今霍州故永安縣霍太山在東北義見書

陽　說見漢志陽都

渭汭　渭入河處

密　即向地之密

滕　即朝歌西北有百門泉及諸陂泉別見爾雅朱滕

皋落　今皋落鎮在故垣縣西皋號也落築也亳清河水

象築者邪許也亦即廬各如矣對曲沃言曰東山

風　大昊伏羲氏之姓也伏羲生于鄄氾氾者風行水上

也故以風爲姓氾同汎巳凡益古風字　水形象游者故號曰浮戲氏

作伏羲及伏戲虙戲包犧皆同聲字也氾水本數川相注

非一水之專稱其西自伯禽城受白溝水東北流象游者

之足又東南注清池水象脛又東北象股分枝東南注復

水象臂與背又東北經中牟澤西象面也中山經因氾氾

字形相近而云浮戲之山氾水出焉北流注于河非也浮

戲本非山名浮戲之水乃氾水非氾水也又云其東有谷

因名曰蛇谷亦緣澤東有蟲牟之水爲說又誤以氾爲已

止之義也蟲牟水象蛇屈首然不因氾水爲名且非谷經

益得之傳聞而弗致詳也此數千載之疑僅得於其姓波

乏者也蟲牟見後蟲牟

夷儀　夷羲見前儀匹也地在今邯鄲縣滏水及洺河沙

河並東北流入大陸澤象夷儀也

楚丘　在滑縣見詩

聶北　今曲周縣地滏水自今邯鄲東北分枝東出逕廣

平府南屈曲東北至曲周縣東南又北如西屈曲注大陸

澤水形象聶耳聶者耳不舒也俗名蘑耳

夷　齊地即夷仲年之夷

檉　即陳留故城在今縣北二十里爾雅檉河柳河柳枝

不垂而歲削絡架水在東象之杜預曰檉宋地是也又言

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則語相齟齬益陳則非宋地且果

在陳不應陳不與會故疑陳國陳縣爲陳留廢縣之譌也
晉陳留郡治小黃縣廢

偃　同於古作淤上弧衄也以苹繫弧以張旃也地在洙水南

鄗　在沂州西東西洳河象儡耦耕也

犖　攫一名犖犖者持燎以禦牛也鄭諸水似牛角在西絡架水似持燎也或總稱曰攫犖字因變爲陳留犖古音留陳留亦象絡架水爲名也木立死曰柬畚墨栿曰留水經注沿王隱之說以陳郡西南之滎城爲犖城亦同聲字而於攫之義無當或曰滎陂北有柳林集即攫也然天下多柳林何必此乃名攫又兄不切事情也

虛丘　即須句左氏得之諏訪而記之弗詳其實也時邾己滅須句冀甲不足故以東方之眾戍之歸過魯地偪故公要而敗之也蓋邾地有三一曰冀在今鄒縣邾所都一曰沂婁在今嶧縣即邾婁一曰沂西在今蒙陰縣東南爲漆閭丘之地與小邾近即曹姓故封此歸戍即漆閭丘之屎也須句在冀南見後

汶陽之田　在泰山西虩水所經也水經注曰自汶之北半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者也

下陽　作夏陽爲是成六年傳晉有夏陽說是也杜云在河東大陽縣案大陽虞地不得爲虢邑夏陽蓋在今陝縣直堰水之陽故曰夏陽猶負堰之爲負夏也堰說見後

焦堰

江　即新息今息縣凡水東西正平如準地之繩謂之江也

賀　古賒字从貝古吳字也譌从世因譌爲貰也地在孟豬之東緡水象泉貝乏故名

垂棘　虢地即荊山湖水產豆玉溪諸水象棘倒垂也和氏之璧是之自出矣○案鄭地亦有垂棘別詳成五年注

屈產　虢地即南屈地宏農澗象尾揭在南又象婦產子也澗以西華山以東爲武王放牛馬處造父於此取盜驪驊騮驌耳獻周穆王山海經所謂岑父之山北有林焉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者也

顛軨　軨車上旃也旃有鈐故謂之軨記曰僕展軨效駕顛軨言道峻也虞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自北及下七山相重即顛軨坂也水經注以虞城西南俗名軨橋者爲顛軨恐誤

儵天子傳作竇軨

多魚　宋地在今豐縣北斬首謂之多多魚歸也泡水東

經豐縣合黃溝水象寢鯈漸之也 水皆出滿澤
桑田　即栩桑趙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亦在此
舒　莒地接徐北境舒舍也象水形
陽穀　當是今壽張縣在穀南故曰陽
陘　在今確山縣北駐馬店楊村河在南即汾水所謂楚陘
汾陘之塞
召陵　今上蔡縣南招店集杜溝與馬常河俱東南入澮
水象舟子招人也集南有乍坡店所謂陵矣
穆陵　穆通髣泉源淨深之皃从穆者乃穆之異文皇陵在今肥城
高梁　今汾西縣西北康城鎮陘水出陘山東北流屈東

左受烏雞山水又東南入汾象陘梁上有人行也與梁山之梁同
義齊師益道孟門溯長芊逾霍北山而西也
揚拒泉皋　揚拒在今汝州西湍北五水湍水今名汝水象軍伍
拒敵其西二水象持杵也泉皋即溫泉地多淦淖在揚拒
西北北接廣成澤
郢　即丹陽今遠安縣北紅砦洞南巴王村也郢者綸水
南流入江西聯涌水象直足挺立也綸水後世以爲
遷于交謂之郊郢即漢都縣
又遷疏章謂之紀郢即江陵
鄀　杜預曰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鄀城水經注鄀城

在瓠子故瀆之北案鹹地鹹鹵也今清豐縣西南十八里有硝河水流無源盈涸不時雨岸產硝益即古鹹地

緣陵　在杞西牟婁東水形若純緣

鄢　煙突曰田鄢國在今鄄城縣南以璽河得名　益在紅花埠西

楊家集

沙鹿　山名在今沙河縣南沙阜數里臨鉅鹿水之上因名沙沼二河淦河北　班志附會于元城之沙上不足據也　注大陸象鹿首

且此邪地注言晉非也

牡丘　近故城父縣西清池湖水象馬耆陰也水經注湖

水東南運層丘北丘阜獨秀巍然介立故壁壘所在是也

匡　在塗山東今王莊驛之西北苞水屈東流分爲二仍合注淮今名洧水象匡也

厲　楚與國今鳳陽定遠縣也池河水象蠆尾也二國之師涉淮伐之

婁林　漸水睢水竝東流而東南注淮象蒲行耆之足故曰婁郎雲婁也

河外五城　梁韓焦瑕酒泉也

號略　在陸渾南周桓王所賜號公酒泉東竟地七谷水

象理讞之略也

解梁城　刀之薄曰刃其背曰刃通作梁城在猗氏西南

涑水北涑水教水象解牲之刀也

盬澤　杜預曰在京兆鄠縣周之故澤案水經注澤在豐水東昆明池西北也

王城　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案王城益西周之時諸侯來王大會同之所

淮　名義見書此所會淮浦之北也

狐　即令狐詳後狄自河曲北侵故取諸邑也

廚　近交鹽澤即今解州義與解相因詳前

受鐸　張揚湖水象鐸而口在上故曰受鐸池益在湖東北教涑二水開成十八年有鐸遏寇

汾　見職方此所涉益在絳州西

昆都　昆圃也都渚也即鼓堆泉圃皐若鼓上有清渦二泉南北遡流而合又東下坂而南注于汾

英氏　英通央爾雅榮而不實謂之英謂茅葦之屬其華垂扈如人仰枕也　國在今泗州芊城湖水東南出而南分爲二枝經州治東西復合南注于淮象人之頤故名央芊城即央城之譌也

項　古音紅小領也卽今泗州爲舊虹縣治漢志作珧虹項之譌英之大都也

梁　國名在梁山西今有梁原鎮

卞　在今蒙陰縣東北盧川水北對曹水象手扑也

密　小國東近葛北近鄑閻丘水經注時密水東逕東安城南又東南流入沂是也此水西聯蒙陰水亦象堂密形也

嬴　未詳

蒐圃　在共北有平田水東入清水益卽圃所在清水象蒐人立也

嘗婁　以嘗徐人謂之嘗婁嘗同鄑稱鄑嘗婁取象同　義見前　在圃南亦象水納次雎　次古作茨同鄒駱馬湖西南合皂河象人殿屎也殷本作屍音皂卽雎水下流鎮古音字

鹿上　在商丘西北兩沙河及雎州之安家河象鹿首也

孟　卽唐孟見後

薄　同亳見書

任　通壬古奄國春秋爲魯附庸今濟寧州也馬融湖象奄勢也

須句　滕縣北十五里有故須句城俗訛之休城轉注之譌也昭陽湖東受荊山泉水及龍山河界河象手句其須也

顓臾　本在陳紀司太皞之祀武王封舜後于陳乃徙之東首前謂之顓身俯謂之臾絡架水形象之其徙封魯在費西北約五十里水經注治水西有故城也

有濟　國名如言有河有洛伏羲後宿國盆卽其地

升陘　陟陘滑跌卻下曰升陘達泉水西南流象之地在達泉北

泓　北沙河至商丘東北爲泓水泓象肱也

陸渾　陸通留渾同昆詳詩昆夷今宜陽縣南有故陸渾縣城其所遷也

柯澤　卽野蒐陂陂水東注八里溝象剡斧之柄

緡　在今碭山縣東北雙泡水東南流象泉緡也

焦　小國屬陳今潁州府西南有焦陂集漢之譙郡在城父西北由誤以焦與夷近也

頓　今太和縣東南興劉集舊指爲胡子國者也詳見昭

虡落如　卽皋落狄同皋廬築也

隗　皋落北有石人嶺因以爲姓隗从臣从鬼鐫石爲人立似鬼也臣古石字

五鹿　五祿通地在今阿城鎮西近古阿澤澤卽穆天子傳所謂菹也傳曰辛未狘菹之獻於是白鹿一牾乘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口焉天子臣之是曰五鹿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漯水卽沮水今運河又曰乙丗天子東征舍于五鹿丁卯東征釣于漯水己巳北征食馬于漯水之上癸酉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此足明

五鹿不得在元城矣

令狐　舉狐起其前曰令狐謂其背如屋瓴也令古瓴字雷也教涑二水象之地益在今解州西鄉頭鎮

桑泉　杜預曰在河東解縣西案在張揚池北兩泉南注于池象桑枝

臼衰　衰通榱臼榱以臼受榱也教涑二水象廬之椽張揚池象臼也地益卽今虞鄉縣

廬柳　廬兩柱宇也廬柳倚植柳也教涑二水象之地在令狐東爲今之杜林鎮

縣上　虎被係不得下首亟上下如瞑故係虎之索曰縣从自古縣字

冥　在懷慶府西北邘水北水形似子曲也于古作亏有故邘城

蔣　在古期思今潁上縣東南正陽司也蔣荼手也卽荼菌狀如小兒臂从將將持之義潁水視水之閒象之

茅　當卽晉先茅之縣在今太平縣北古城鎮平水東南注汾象茅也

胙　今廢胙城縣卽殷祖國

鄢氏之祖若敖之所治非都遷也

商密　今武關淇河導源東北流逕關西屈東逕其北又東南而東合諸水下注丹水大形象求匹而關所在則象堂密也

析　今商州丹水出其西象析木之斤也又名白羽亦象形也

鄢　在阿城西南濟濮東北流左受鄢水枝渠入沮鄢枝以爲將水枝渠象燕尾也鄢氏

夔　今夔州府夔水出西北南流如東合西北一水又東流如南屈南注大江象牛一足也

瞭　目相怒謂之瞭漢水枝分出沈湖南北象之在天門縣東南

爲　楊桑湖南受陽水五枝渠象爲形在天門縣東北

被廬　廬障兩側如冠被謂之被廬被加冠上垂其後結其前所以禦風雪

地即今東閭鎮滄水自滄交西流一水自南西北注之水經注名爲象被廬也

踐土　前者往而後從之曰踐踐土在胥靡之南索水與汜水東源俱出嵩渚山象係者行步相踐也

河陽　公羊云温也水北爲陽

攸盂　地與鄄近鄄水象覃盂之形也

襄牛　衛地近鄄北以繩正畤曰襄古作鑲其作襄者乃讓字沙水自大梁城東分枝東出注汳汳即今北沙河其沙水枝渠水經注亦名爲汳也象以繩曳牛之角也

鄄　濮雨水象燕尾背鄄以示必死

衛雍　滎澤北濟隧之東有衛雍城河濟並流隧衛其閒故名爾雅水自河出爲灉也

連穀　連同輦挽車也穀乳也連穀子俯就乳後屈足向上若輦車之挽也地在新息西北近上慎陂陂首受視水東北流爲鴻郤陂又東北而東爲上中下三慎陂又東南注于視象乳上慎北出一枝爲馬城陂又東爲綱陂膺陂壁陂青陂自青陂分一枝南注象車軫一枝東南流屈東北而北注于汝象所挽也或曰謂造水穀水之閒也傳楚有連尹又有穀陽豎

宛濮　北濟自長垣東南分枝東北會濮水又東北而東南注濟即宛水宛濮蓋在長垣東北宛水濮水之閒也

介　淮夷國在莒東南今睢寧界頭集也介特也勢也象

形明年介人侵蕭蕭與介相距二百餘里也

泉　在汲縣氏西南劉子邑也詳見昭二十三年

自衍　泗水於兗州府東復分一枝入洙象歌者佾口形

爲昌水古作㠯同唱　衍平可引溉處也西南即昌閒矣

函陵　在清池水北近許田乳房謂之函也

氾南　在函陵東役水西

帝丘　在楚丘東北狐子故濮之南故漢濮陽縣也瓠子河即古垂葭水原受河東流至帝丘北十里屈東南運垂葭藏入于商衡漢時河徙瓠子東徙故瓠子口在濮陽之北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重　汶水自茂都淀即南旺湖西南出二枝注桓公河象重車之轅也

田原　在冀東滄水西接汾河大形象人俯而窺井也

之戎　即陸渾之戎

爾雅山多大石嶞義同祖石戴土若脊加俎上也

今太平縣南澗河東南注汾環曲西南流象箕形

囿　囿田澤多原地故曰原囿益即苑陵

圃　在今西安府西北永幸鋪滿水分流注渭象人持

形

縣瞥　鄭邑在匡東沙水分枝東會南魯溝水東流水經注以爲潤水

象牽牛之繩也牽牛力曳之亦曰係瞥牛口也

匡　在今扶溝縣東南洧曲中象形也

衛　今梁山西北柳溝城秦所取梁地也崛谷水在梁山北象彭膕盤水河自柳溝城東南流入之水盛則逆注一往一復若衛街焉故曰衛也

垂隴　垂髮見前垂隴蓋即向阿

汪　故漢夏陽城也在今韓城縣西南近大聚鐵城西北四里許有華池方三百六十步蓋即汪也

沈　在新蔡東北濄水北今廟灣鎮司也詳見昭二十三年

茅津　在陝州北

郊　在夏縣西近苦池灘姚渠橫洛渠合流象交索也然則山海經之教水乃交水之譌耳

王官　益在郇近鹽澤周舊置鹽官于此寧取鹽之政令故郇以王官名邑水經注涑水自左邑縣西逕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鄉俗謂之王城疑已遠

方城　楚邑即漢葉縣今之舊縣鎮也在方城山北祑衛山水舊名醴水之南

邗　即阮秦北竟邑在晉二屈西南

六　本作狄音咊蜼也蜼音雖印鼻長尾尾末有歧能自屈塞鼻以禦雨故名狄从亦古咊字鼻呼息也或誤从而又譌作狩俗音內因遂讀蜼爲誄轉承譌莫之能正也　國即今六安州

豫章水象蜼形也豫章見後

蓼　鳥羽翮曰蓼蓼節閒毛似之國在今勾陵東孤堆集陵水象蓼形也楚既滅蓼以封子燮後地入于舒稱舒蓼即滅之

蠶　周地在蘇東說見詩又鄭地有蠶隧詳見後

匡　衛邑益故濟陽縣在武父東南濟水東北屈肖匡上曲其南之汳水北之宛濮水肖承匡也

申　當作神即首止也絡架水在南象神也虎牢之竟謂

邲地在新田

鄀　今陽城縣御者前俯曰罕甘水東南入扈澤水象之東方入晉之道溯沁而北西達烏嶺關必經此也別見裹二十三年鄀

邵部　在沂州東北近長溝湖湖西北受沂水東受溫泉水分出二枝一西南注沂一東南流注涑象五形也湖之北即邾之濫邑矣

蓋陰　在今白相鎮以東涑南教北之山自鎮南東北走迄于景山皆土阜也蓋疑在今解州北冤句處別詳呂氏春秋所

劉首　益今故市鎮在虞鄉縣東北教水象劉刃此其近柄狹處也

己　莒姓本作紀即紀鄣詳見後省爲己

邳陵　即羽山在莒鄣之北鄣今邳州羽畎諸水西聯丞水象鵝難飛也

廬延此衛請成于晉所效之地也

武城　在宜川縣西南開武鎮兩丹陽水間象足拇也象之武城取象同

狼淵　在許北狼當爲蜋蜋淵卽蜋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二十里東南流至許又東積而爲陂謂之宣梁陂梁才蜋之聲譌又西南入于潩大形似蠙蜋倒援之狀而蜋淵象其腹也

壺丘　未詳所在或曰楚侵陳當作侵蔡涉下文伐陳而誤也壺丘卽縣瓠城今汝寧府治汝陽縣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右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東南會汝形若垂瓠故

麋　同麛麛也爾雅麛父麋足麋鴈爲麋後儒因指麛爲矣呂覽謂麛爲麋今不知麛乃麛也卽爾雅麛大麛麛大麋因謂麋爲麛均誤　今商城縣北連固始西接光山皆古麋國地麋言其山多麛也其麛小如彈丸而特真

承匡　宋地在汳水北汳水卽北沙河詳見前衛匡

鹹　衛地東與爲所分曹田接詳見前

防渚　今河陂寺在光州東如南三十餘里春河創防渚之錫穴　今商城西近春河源有三穴燕啁于謂之錫古錫字或作鶄　春河北滙潢水象之

鄭瞞　捫蚤曰叟目想曰瞞鄭瞞水自戎城北分濟東流又東北而北其一水受濟東北流而東來會又東北會黃水枝渠北入于濟象叟者指著肉閒之形也

子駒之門　益郪西北門也子駒者子俯地拘曲似駒也濟濕閒象之

長丘　卽東岡頭在今蘭儀縣東

周首　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案穀城今東阿縣濟濕二水象覆舟其首在西乃當爲今張秋鎮在穀城西如南也（濕水卽馬頰河張秋係周之灉傳）巢　在今桐城縣南見書南巢——

河曲　在今蒲州府南

鄠　今邳州从軍古作匈鐘鞠也沂水環曰頭湖象之

邽　在鄜北磐重館之西重水又象晉圭也

羣舒　見詩荆舒正義曰世本舒偪姓舒庸舒鄝舒鳩舒龍舒鮑舒龔案鳩庸鄝俱見傳舒龍今霍山縣霍山水象龍尾也舒鮑卽桐今太湖縣縣水象鮑魚也舒龔卽嶌亦今潛山縣皖江象共立形也

皆舒人國世本不及又傳中凡單言舒者皆舒鳩也

宗　今桐城縣龍眠山水東南逕縣南爲倒流河如昭豫之一左一右也中山經謂之從山矣

鸏馬　當卽今韓陽鎮五姓湖水西南經鎮北入河兼焉

綹首也

范　今平遙縣賈水中都水導岡水合流西注于汾象箭

人隨流氾氾也芑古凡字通已

沓　多言而涎溢曰沓地在今脩武縣西故白馬溝之北水經注所謂金亭也蔡溝分長明溝水環曲東流至縣東而合象口白馬溝自蔡溝之西分流南注沁水象溢涎也

巢　同弼弓檠也故巢城在新鄭西北清水七虎潤水之開兩水北流象弓巢也

瑕桃林之塞　瑕卽珪所謂焦瑕桃林見書

諸浮　在蒲北渠豬之山卽孟子所謂諸馮也諸豬也浮流亭二水象游者用手也

釋　今嶧縣義見書其地有茅紋蟲經營婁諸邑而釋爲總名營婁其所都所謂邾婁也

新城　杜預曰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又巢與宋及蘧蒢頴黃卞在今蒙陰縣東南盧川水西水形象反左手外向也

古文作弋七黍反其手也餘字从此

句瀠　城之闉門曰瀠句謂句陽在宛濮之北宣九年取根牟根牟卽句也故城當在漢之句陽之南（僖二年傳伐鼓三門瀠亦瀠字之譌謂虞城之闉門也）

屐匠　户樞不可轉曰屐足掌直不能屈亦曰屐屐匠卽

在何陽西北其地今有沙堰堆凡陂沙阜者足屐也蓋魯取根牟時并伐鄆未克至成六年乃取之耳

鄆邑　在今臨淄東南側天齊淵即後世所目爲牛山者也

泉臺　蓋莊公所築臺在魯城東臨抨下泉有離宮在焉據此傳知魯城即今曲阜縣治鄆元所稱故魯城乃漢城也

庸　國在商密之南南臨漢水北阻丹江今鄖陽府治故鄖鄉縣蓋其國都也庸地多竹今丹水南照川之北有大竹園園西有竹林關是也若漢之上庸爲今竹山縣治居上堵故以上別之潛水今名斗河北流注漢會口在鄖鄉之西也

阜山　疑在今房陵司

大林　疑在今虎渡口太音泰

陽丘　卽大陽山在黃楼之南此由東南北侵所至也

黃枝　囂水出太陽之北西南流枝水自東北西南注之又西南注于漢象皆亦象枝也

百濮　今竟城縣東西百數十里南北二百餘里隋皆古濮人地濮義見書離居醜眾故言百也六代譜之五水蠻

逝　同弭古文作弭亦作弭者鳥驚飛復下下復驚起也

雉水之形象之　雉水卽潢水詳中山經地蓋在今光山縣將伐楚伐弦與江也楚人出師則百濮各顧其後故懼而歸也

阪高　疑爲今當陽縣西之梯子鋪

句瀫　今光化東北有水出界牌嶺東南流屈而西南百里注於漢在穀城東南蓋卽句水瀫義見書

庸之方城　在丹水南流入漢之西亦以險奧名

裨　在方城之北江峪塘方城四面水形象衣補也

鯈魚　在裨西北滔河兩源出庸北山之北東流而合又東注于丹水象鯈魚條直也鯈同鰷俗謂呼爲滔耳

臨品　品古嘂字象形臨嘂嘂上平可臨也地在穀城西南有九里坪其東有平風羅圈二嘂也

石溪　今均州南有石河鋪南側曾水乃穀城西北之郧陽之要道也

仞　通刃卽鄧西之刀河也刀俗作刁庸既逐楚師必聚于均口卽丹江口故子越自漢南疾走石溪出庸師之後則蕩籃不守子貝自刀河西逾析川直搗裨鯈魚之虛南逾白桑關拊郧陽之背則庸城不攻自潰也

陘隰　今確山縣葢蔡附庸也陘即齊桓伐楚所次之陘在隰水北隰即沮汾猶水自濟出爲沮又爲濕也今名楊村河西出大胡山與轑馬水分源爲汾東至汝陽隱見積沙中名小沙河又名半截河爲沮沮與隰同義也

西鄙　魯之西鄙北鄙以濟水別在濟西爲西鄙在濟東爲北鄙此經齊伐西鄙魯請平旋盟于穀穀近兩鄙之間不當據傳而疑經誤

黃父　在今脩武縣北寒泉水長明溝水之會長明溝之上源即澤州帝閑山之黃水流合丹水者也父通釜長明一名黑慶別詳宣七年

溝南控蔡溝象釜也即昭二十二年傳之所謂榮錡氏矣

邿垂　在泉皋揚拒之間邿枕也垂本作邾藥也魯公阬水即揚拒西際濕水諸小泉象人枕邾而臥也

申池　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案齊城西南之系水本名申水以西北會黑水象曳紳也池葢引申水爲之至鄒氏注水經時已無復髣髴唯水側有小小竹木以時遷生

紀　即紀鄣

平州　平水出蒙陰縣北臨樂山水經謂之洙水今謂之嶧河西流至今泗水縣北屈西南流於曲阜東北入泗兩水之交象糾繩之形而平州北近平水也

棐林　棐見前其地有林因曰棐林

北林　今洧川縣東北林鄉也

大棘　杜預曰在陳留襄邑縣南襄邑今睢州紹架水流經其南象大棘也

陰地　杜預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

首山　在闕鄉縣南史稱黃帝所采銅者也

鄀　在靖淵水北直故管城之南水東西二源一東流一西北流而合又東北會禮水象引罣邪起也

雒　烏鬬敗反走及凡被啄鳴急或仰地皆曰雒詳見書

郟鄏　郟山在瀍水西王城北伊雒象人仰臥穀雒周象夾脽也鄏即敖山郟西而鄏東

葉　今葉縣東故舞縣城即楚之葉也有葉水鄘氏謂之舞水東源出城西南踐犢山東北流逕城南又屈逕其東

而北合西源水西源出西南顚山東北逕城西屈逕其北東合右水亂流北注于汝卽濊水水經以爲溳水也象木葉形也漢縣乃楚方城

向　本杞邑時爲莒有在今海州西房山鎭襄二十年同郯　在今郯城縣西蘆塘河之東西聯燕于芙蓉及東西洲河象火災上也與臨洮熏吳之山象同又皆有洮萊之名

轅陽　轅通轅詩可以療飢卽療飢車轅物天倒也轅陽今安陸府治鍾祥縣晉竟陵郡枝白二水西南注漢象軫揭驟下也

烝野　今鍾祥縣南茅坤鋪

漳灌　今大澤口漳水分流入漢處也漳水卽江陵縣東南出一枝又分爲二北注汝南注視象紛箴之形也

太白湖去城可五十里詳中山經

皐澮　在太白湖東水自澤溢出爲皐言沮洳行者喘息皐从𠂤从水也从皋古咻字

邵　卽郎

越　鬬椒之邑椒字伯棼一字子越當在河溶司南新興鋪綸水西南出一枝注申陂枝水入視東那邑北卽那處之水象越者之足也

薉　在新息東北靑陂水南出一枝又分爲二北注汝南注視象紛箴之形也

萊　杜預曰萊國今東萊黃縣案黃濱北海萊在朝儀諸山之南不得至黃也萊者大小姑河象萊蕪也國益近今劉家莊西北則齊之東陽今平度州南則鄑今店口東南則萊之棠邑也今墨縣

黑壤　卽黃父寒泉水出黑石嶺南會長明溝水水經清武縣北之黑山指寒泉水注以其水當之以黑山爲在白鹿山東非也溝去嶺不三十里故其壤皆黑而溝水則黃也

垂　在今歷城東北垂通衆卽華不注之義詳見成二年

在辛巳前以祭曰閟也

平陽　在今新泰縣南平水之北疑卽敖山驛也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爲新泰縣

滑汭　滑水出壽春西東流逕其城南屈西北注于視水從北視之肖滑稽

越　古淛江一名越水卽今劉漢水形象距躍也

根牟　小國卽句陽也漢漾水象木顚而根未拔也牟者不可

御夢　即垂棘象形

繹　依公羊作蘗爾雅蘗蒲薑今牡丹也花繁重龍山河出今鄒縣東南平澤泉眼百餘象之

辰陵　辰古振字辰陵在上蔡蓋近黃澮水西聯汝水象振衣形

攢函　晉地在脩武東北乳謂之函攢函眾乳也吳澤陂北受諸泉水象之此於眾狄爲近於晉遠矣

鄍　今遂平縣畢水象轉壘延引之

沂　今蘄水縣與定五年之沂非一地

粟門　疑爲陳西北之門也自此之鄭之道多行粟故名

鄍　濟溢爲滎三瀆俱泌因名其地爲鄍據下云敖鄍之閒知在廣武以西也泌沸溢也泌之義　案晉中下二軍在濟北楚得車馳卒奔乘之者濟瀆有通否故也

清丘　詳隱四年清

皇門　鄭北城西門

九縣　陳蔡隨唐許頓胡沈巴九國服屬于楚皆僭楚縣

寢　沈尹本或作寢爲是沈與連與箴皆一地而異名此傳有連尹故知此非沈也寢即今京山縣汝水東南流入蔕澤象女子仰寢也中山經女几之山在京水南故知京水即汝水澤即桑湖說見前孫叔之後封于寢巳亦在此矣杜預以汝陰別始爲寢繆

放鄍　放以礫石溪得名自滎陽北西抵廣武澗皆敖山也鄍在濟出河處之南曰三皇山晉師處其閒而下軍在左上軍在右傳言楚右拒逐下軍左拒從上軍則下軍在上右明縣及北則下軍在右耳　則上軍蓋阻廣武而軍故得設七覆于敖南也

唐　今唐縣西南故唐子城也唐子陂在東西南注板橋水象閼制形數陂象所制勢也

菑澤　即王澤汾水於絳州南分流水盛則混爲一故曰澤也菑說見文六年

連　連見前連敷

清　即清原

蒲胥之市　在江陵城北胥疏也大暉港水南流而東入漳淵象滍行產子也

潞　見職方此潞子國蓋即襄垣縣南故壺關縣西臨潞水

無婁　齊高氏邑今博平縣也馬頰徒駭二河總名濕水俱受

沮水東北流象女子足而偃在下故曰無婁無毋通卽告毋音貫婁義見前

黎氏　杜預曰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據水經注壺關故城在今潞城縣西北襄垣縣南不言黎亭所在而今黎城縣治漳水之北有甸小水夾城合流注漳象割漆之刃與盧戢黎之象同亦象瓠明於瓠源置壺口關東接吾晃峪則今治乃古黎國也

曲梁　曲水之梁也今屯留之泽河此水經注之泽水非古泽水東南流逕縣北又東如北入潞又東北逕故壺關縣西象筐曲而甲氏　今壺關縣在潞源之東東西汹水交注於潞象衣甲也

留吁　今潞安府治長治縣居潞源留吁猶顛頡也顛不得下如畜墨黓故謂之留吁吁喘息也

鐸辰　在府北漳澤鎮居兩汹水交之東北汹潞象鐸此地其柄也所以振也三邑皆赤狄別種

鄨道　濟隧也一名卷楚

卷楚　故卷城在衛輝之北濟隧西戰國魏之卷衍也濟隧南北通注濟水盛則挾樊澤北注子河河水盛則由濟隧南溢于澤卷者濟泌三派象仰手卷物也楚義見前

野王　在今河內縣北縣乃古之懷也漢
晉置野王于此誤故邘城也丹水
在東分流爲界溝光溝象著邘水倍溜水小沁水自西向
之象朝王也丹沁自北來象大樹故謂之野
范　隨會所益封今平遙縣也縣之侯甲水西入鄔陂象
游水之形
筮　襄仲食于褒賁筮其別名也義見前生實二傳作揲
復命于　杜緩左傳還及筮而後
介亦緣歸父還自晉復命于殯宮然後至其私邑以主而
行
繒　益卽東阿縣今之阿城鎭也酈元曰縣出佳繒縑故
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繒之衣也
蜀　今鄆城縣北獨孤山在古濟水之西

赤棘　翼城南有紫谷水益即赤棘滄交諸水象棘也

茅戎　居櫝子西地

徐吾氏　故軹縣地近塗溝水徐行遲也吾同子績者稅縷也行而稅縷恆徐行塗中者似之鄭之徐吾犯是此地人也

新築　築故遂領氏邑衞別作邑于其東號曰新築地即今觀城縣領水在西象基築因氏水貫之而北須水貫之

而東象築之索也

窜　古者駕牛馬皆以窜窜在背所以任衝持輗也小車轅末有衡衡兩端有杭杭入于窜谷之穿以軔攝之其在頸則鞅也其駿則有鞅而無窜也大車直轅兩轅端有輗輗如抱以革爲之加于窜其在頸歷城之趵突泉水東聯巨合諸水象窜之下也

袁婁　在今淄川縣東故般陽也袁通轅婁轅末至地也般水西北流屈而南而西象之

龍　今泰安府西南故龍鄉城也西則蛇水出泰山北西南流環曲而西注于汶水象升龍東則中川水自分流交

雄所麾也

華不注　華酋曰不言狀似杯也象杯形　不古作丕注下垂也山在窜之正南亦象水形

徐關　盖在章丘縣東南自此逾巘堂嶺入長白出淄川長山閒也徐舒也即慶舍之舍自徐關者齊侯也師仍自丘輿入故晉師从之

石窌　在今章丘縣南白雲湖象權石義見莊八年瓜漏水如之義爲名也又鄭魯皆有丘輿別見後

馬陘　疑爲今長山縣孝婦河西聯獺河象馬降陘也
上鄍　魯地　益在故關陵城東鄍讀若幎汶水象幎巾也
晉師道汶陽南還故公於此會之
那　衞滅那故都爲晉所有
陽橋　廢筭之架曰橋橋上爲棧似喬枝也地在東平漆水西流分注濟汶象橋上廢筭也
伯牛　伯同白白牛沙渠水東南合康濉水象牛齞瞑也
地在渠水東近斗城遂東侵鄭東字衍
巨輿　益卽牧澤東之故梁王吹臺也
郟瑕　郟見詩瑕今夏縣橫洛姚暹二渠西流而合象蚌
棘　在邳北近句須漆水象棘枝也
郯　魯西鄙也說見文十二年
展陂　在濿強故縣西北亦名蝯陂展通豎濿水象準地者四方覆覩之
鉏任　鉏柄可伺處曰任地在強鉏之南許故都北如西冷敦　卽濿強蝯陂水象顛而頓也冷與令狐之令同義敦同頓
蠢牟　舊作蠢牟牟卽牟之形譌漢於此置中牟縣中卽蠢之聲譌牛欲觸反屈其首曰蠢牟地卽故中牟縣在今中牟縣西南　縣北有小池西南流過縣西屈東南注泥溝水象蟲與人遇反屈之形也池西大澤舊謂之中牟澤乃古逢忌之藪矣詳竹書紀年
垂棘　鄭地卽柳勢索須二水象棘之垂也山海經名此爲和山曰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益不知西虢地有垂棘而誤附會于此也
鄍　曹衞閒小國卽虞乒今東明西北司馬集也西有昆吾澤司馬陂卽古昆吾澤亦曰鄍澤形圜似專故名
郔瑕　郔見詩瑕今夏縣橫洛姚暹二渠西流而合象蚌室也
鹽　今解州鹽池
新田　今曲沃縣晉自絳遷此仍名爲絳而以翼都之絳爲故絳
滄　出故絳東西流經絳南入汾又西如南注河又西南受涑水大形似敦會也
繞角　在陳留西北牛角向前多繞若旋牛之屬淑水受渠東流象之
桑隧　杜預曰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亭在上蔡西南卽

陵今確山縣也

馬陵　衛地卽楚巳之京也漢代爲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鄭氏以爲疑卽開山圖之白馬山考之傳文及詩乃衛園牧之地猶曾之垌也襄廿六年傳曰孫蒯追衛師敗之于圃是也史孫臏傳殺龐涓于馬陵時齊兵直走大梁涓歸救已過而西乃循魏之長城北至于河又竝河東北走以誘之故得殺之于此此地于戰國屬魏也又竹書紀年顯王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此韓上黨之師東侵者也舊說馬陵在元城東南又云在鄄東北六十里則在今朝城縣地屬濟不屬魏魏安得敗于此且史稱齊師已過而西又安得誘涓于此閻百詩不在軍事乃欲改過而西爲退而東以从虞喜志林之繆妄矣

呂　同甫字本作㠯詳見書呂刑

洲來　故柏國今懷遠縣北六十里古城集也州卽淮有三洲之洲來淮源諸池象萊實也

渠丘　在莒西今睢甯縣西孟山湖上北自呂梁今峯山閘分泗南流注湖是爲泗渠也池上湖上也

蒲　曾地在筥詳見昭十一年比蒲

中城　中義見前中城益卽中都在亢父西南湖中因淆爲城形類中也

鄧　鄭地卽强鉏水形象援登也定九年有鄧析卽鄧人

銅鞮　今沁州東南下良鎮也其西有張諱嚴爲黃須水所出水卽古銅鞮水以嚴色赤似銅鞮故名銅鞮者懷屬謂鼓韋之跗注也水經注所稱銅鞮水乃在西北非此　水經注謂嚴赤色如赤銅所聖之故曰張諱所未詳也

脩澤　清池也清水象懸膊肉之形

鄍　周邑蓋在今孟津縣西有鉤陳壘員阜纍纍若虒故孟津河亦謂之陶河卽中山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是也

鄍　近溫邑在今汜水縣汜水象候人也字本从候省

瑣澤　碎玉謂之瑣澤卽煮棗之藪後人指爲圃田澤者也水經注云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徑通淵濟相接各有名焉案澤居費滑之閒時爲晉地故傳言鄭伯如晉聽成也公羊作沙澤

交剛　交卽州在邘西剛岡也散氏盤銘導陞州剛登斥降棫二表所稱州剛卽此交剛也銘云井邑田井卽邘上也

成　懷慶東沁水南有故成鄉城本周畿內邑

費　滑之別都在汜北費同糟冢水形

涑川　涑水諸源似係可東故曰涑涑川在蒲州河縣　河東縣今大甯蒲縣之屬

郤　在今絳州西敫堆泉水象子告父也時秦伯之師次于輔氏益遣偏師焚之

廡隧　在今富平縣北漆沮之水象矣廡也稱隧者益古引涇渠注洛其後水絕秦之鄭國渠因故迹而復通之

矣麗　矣在咸陽東豐鎬諸水北屬渭象張矣也麗即家新楚　即崇也先時爲晉所取以益封知氏故還軍在此時晉矣往勞軍故迂之也宏農有垂棘名楚崇之酋番二

水亦象垂棘故名新楚

訾　時許邑于相湍汝會象鳥訾也

苦　即鹽

叔申之封　即鉏任泠敦之田許訟于楚而復得者

鍾離　即宋鍾離見文八年又見襄十年

暴隧　暴通包即濮水暴隧即濮之二渠東達于洧者也（暴包濮古音近而譌耳）

城之譌也

睢澤　睢水即白坡河自蔡家道口分北沙河東流是爲睢澤澤水淩出斗下若曳策也

許遷于葉　自相南遷也葉見宣公三年

鄢陵　益即故陵樹鄉在尉氏東南故鄢陵城東北雙溝水聯南北諸水象雁鶤鳴斥也與克段于鄢之鄢異

沙隨　杜預曰梁國甯陵縣北有沙隨亭案杜說乃漢人指北沙河爲沙隨而置亭也據竹書紀年魏鄭會巫沙巫沙魏地即瑣澤之沙岡時屬晉不在甯陵巫巫之譌通隨（承曾紱華葬倒注也隨當作隋墮土也）

苕丘　五藏山經凡苕水皆水形邪方象連苕即連翹此苕丘蓋在蘇也

汝陰之田　在湍汝會口之故定陵城以東

汋陂　今北沙河即汋水漢志名汳水水北受虛打水似勺也陂蓋在虛打水西今無考

夫渠　渠首受汋水東北流爲濛水即濛汜之陂濛水也在今商丘縣西

汋陵　今打水河東北臨淤黃河南岸有河星蓋即汋陵

也

鳴雁　在長葛之北故陵丘亭也長鳴溝二源象鳴雁也

穀陽　連穀之陽也呂氏春秋作陽穀誤

瑕　卽隨瑕

壞隤　蓋在今兗州府治西南洙水於此象土崗也

督揚　在故長葛之北長鳴溝之西督脊也揚身向後也

詩揚之水　若長鳴溝水象之

制田　卽南田大梁水卽泥溝水以南長明溝水以東皆是也

鳴鹿　在陳南潁水東會沙河西聯谷水象鹿首而在中之夾河分流二十里許復合象鹿鳴虛其口也鹿鳴自幸脫禍故又名慶矣

柯陵　蓋在柯澤東穆天子傳東至于菟臺菟臺疑卽柯陵也

貍脤　脤同脣貍脤有須卽頷氏

舒庸　今舒城西南中梅河司地其西有毛竹園故名

虛　近樊澤地澤形象虛器之口也虛義見前

戲童　卽浮戲在蟲牟西

曲洧　在今洧川西南

洧　水有二一出其北山東北流合明溝水卽北山經所謂黃水東流注于洧者宜作潰水形象援手也一卽因氏水出今開州城濠環城北流屈曲經貍脤至大名之北入于灕水形似作室升土所用援索字正作洧亘古作𠂤象援索形卽此聲伯所夢涉者也後儒以鄴水爲洧誤矣

清　故清亭在今東阿縣西濟濕二水象僊俯窺井也

匠麗氏　在冀滄源諸水象獸交叉象斷木柿未落也

駕　今巢縣黃落河自庸浦東流經縣南又環曲而南象駕也

輮轅　庸浦今巢湖

鱉黿　卽合肥合肥卽黿之聲轉庸浦受白湖水在南象黿蛇也

肥水自北注之象以鱉縣之也

彭城　顧氏炎武云今利國驛相傳卽彭城廢縣案微山呂孟諸湖水盛則浸被爲一其形東北凸出象大腹者伾臥之狀總謂之彭彭湖東北受蟲水今名盤龍河東南自伊家橋河及荊山橋河溢出皆爲彭水彭城蓋卽石山驛在荊山橋之西利國司之東南荊山橋蓋關子所謂石梁也後人混源流爲一因復號蟲水曰彭俗呼彭家河其入湖處今謂

之彭口也

鹿　甯陽諸泉肖鹿角築鹿園如云築郎囿也

虛朾　卽宋水詳見詩

曹門　益宋北城西門

朝郟　在兩沙河會口之東水形象晨欲起仰舉其干此地爲其夾也

夷庚　夷義見前庚接也象微山諸湖之形湖南爲古夷庚之道亦曰姑熊夷塞謂絕吳晉之往來

台谷　卽故己氏在宋北豐水自大蓼陂東出獨流二百數十里象虵故爲己屈道也一有水一無水故稱谷

廱角之谷　在台谷東南虞城北獲水分北泲河東北出又屈東南似鹿廱其角也

瓠丘　說見爾雅胡丘

呂　今睢甯西北爲淤黃河所經卽古睢泗故道其水自鯉魚山峯山兩崖之閒建瓴而下郚古呂梁宋之呂邑在其北也呂與閭丘義同

留　荆山橋河西屬于湖東流分爲二會相水象墨杙之畜也分枝今名彭河亦古留城益卽今單家集在橋東呂北

大丘　兩沙河南聯安家河象吠犬犬丘卽故紀鄣今睢州治後有金鎖嶺也

東陽　今平度州

長楸　卽泲澤涑水西南流受澤水象磊砢在葉開而形長也

雞澤　故鄢陵城西北之蔡陂也鄭東諸水象鳴雞此陂在其吻閒陂東北有故雞鳴城是也

鳩茲　今潛山縣皖水象鳩生卵也茲通孳皖鳥丸也卽鳩茲之義

衡山　在鳩茲北今天平關也其西接朱沙嶺卽中山經所謂衡山多青膳者

彤外　彤水卽淄水自萊蕪口環曲東北流至齊城南象彤彤外則牛山也

繁陽　許析西北蜼陂之北有故繁陽城在今臨潁縣東北三十里許潁水二派東南合潩象馬鬃縲也

無終　在今平定州卽昔陽也無同蕪蕪終盛冬花也欵腹裏多綠如繭故名名醫別錄云欵冬生常山山谷今州東有藥嶺山是也後改名鮮虞以其臣孟樂邑爲鼓國此與北平無終名同義異

鉏　卽晉鉏麑之鉏在吳澤陂西見宣元年

窮石　說見書有窮

夷　鄩鉏丹水合亳與妹象人仰臥

有鬲氏　今解州張揚湖形如鬲也案靡奔有鬲當從紀年在虞滅斟尋弒帝相後靡斟灌大臣從帝者也

斟灌　斟一族而建爲二國處曲沃者爲斟灌氏其子弟別封于鄩號斟鄩氏斟酌也灌沃也澮水分枝鹵南注泲澤象以勺挹酒又象注水于罍也

斟尋　古者之尋略準今木工所用大尺尋八尺當今五尺而有柄若槳然斟尋在今浮山縣西北近喬李鎮肖澮水之形水合流西南注之象棠也

鄏　同鄩

鄏　今密縣南有金花泉水經注謂之瑮泉西北注洧瑮當爲繅古文作桑言多渾泡若繅繭也穆天子傳之澡澤亦此義矣

戲　即戲童傳言師于氾是也

陰阪陰口　水南爲陰陰阪在新鄭故城西洧水南陰口溱洧會也

中分　鄭城中里名

徂　在滕西南即鐕也南梁水于此九曲象徂木徂者木久任刀斧面毀不平也昭六年徂義同

過　今歸德府之南沙河即古過水過本从咼水形象側口齧骨也又名女水詳哀元年女艾故女媧氏之居矣女媧古帝之號

戈　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閒有陴地焉曰嵒戈錫戈即故紀邘邑邘左右兩水分流而合象戈刃白羊湖屬其西象戈枝也時夏雖滅商仍之屬未服于泥故使澆羣處此以備之也仍詳昭四年

狐駘　奄馬謂之駘詳後臺駘凡奄馬者以夏必扇之驅其蠽蝨故俗謂攻特爲騙也狐駘洙水象狐見前狐壤連泉水象扇在其腹下也地蓋在馬山泉之南

偪陽 在嶧縣西南伊家橋河之南偪邪幅也河與荊山橋河一東南流而東北竝注武水其形邪迤其西微山湖尾叉向東南卽荊山橋亦銳而邪迤是象偪也曰偪陽益古以荊山橋河爲偪水也

著雍 在野王東今樂村堡也著屏也一作㫐又作署人君所立之位也丹水分流入沁象之水合黃沙河以下謂之雍也

訾母 在商上東南卽睢溼白坡河象子就乳不得訾怨之也

牛首 尉氏東北故斗城西南有牛首鄉牛首說見前襄牛及縣訾觀象廬叢書

梧 琴謂之梧弦其西似又也櫬亦謂之梧桐旁似琴材也卽故中牟城在今縣西南泥溝南聯魯溝水象棺蓋也役水在西象發冢之人故又名制爲開封矣

陽陵 在故新鄭城西南洧水南水經注所誤指爲陘山者也

亳城 今中牟西南故山民城也役水象陟高蒲匍之形山民見竹書紀年及戰國策

蕭魚 蕭本作肅古作肅从聿从小小微水也筆蟲垂魚見其尾也地在故高陽亭東五父之衢 四達道謂之衢五父衢不正亥形似五也當在魯城北

舊許 卽許田說見前舊古鴞字白溝水東北運伯禽城西又東北流折而南又東與南來之清池水會象鴟鴞之首故名見宣元年

向 在今洧川縣東所謂向岡康溝水形似堂向也

瑣 卽瑣澤杜預改隙侯亭爲瑣侯以釋此瑣非也

磨隧 在滎陽東北自滎澤北達于河古以均河濟之漲

也

櫟 在閿鄉縣北今有栗村鎮卽櫟村之譌縣有左水北山經謂之櫟水也

台 杜預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案水經注費縣水曰治水東南注沂蓋本名嗣水水形似燕理巢也通作治因謂台今縣治當卽故台亭鄒氏以爲祊城者也祊注祊城在水北蓋傳寫誤

楊梁 今陽山縣水卽孟諸澤東南注獲象蒲柳枝梁蓋在縣東南

魚見其尾也地在故高陽亭東五父之衢 四達道謂之衢五父衢不正亥形似五也當在魯城北

舊許 卽許田說見前舊古鴞字白溝水東北運伯禽城西又東北流折而南又東與南來之清池水會象鴟鴞之首故名見宣元年

向 在今洧川縣東所謂向岡康溝水形似堂向也

瑣 卽瑣澤杜預改隙侯亭爲瑣侯以釋此瑣非也

磨隧 在滎陽東北自滎澤北達于河古以均河濟之漲

部　小國在姑蔑之北平州之東盆泉西北注平水象特也

唐浦　今巢湖舒庸水東流所滙也

瓜州　留昆澤水似瓜也

槭林　在雍北桑自德公以來都雍也雍今與平縣

丘宮　楚丘有先君廟故曰丘宮時衛都在酸棗也

阿澤　在東阿西近今陽穀縣澤水舊分鄄水于觀城東北歷澤又東北出而東注于汨水淡代此水舊道爲類楯前守下之阿也阿今俗謂之谷棚之谷棚

鄄　通弊續縷也地蓋在今長清縣東爛米店中川水白太山北與汶分流西北至店西受賓溪水而北注濟似續縷也

棠　在鄆陽湖東湖水東受諸溪水似棠也

皐舟之隘　在湖口縣皐號通劉　在今汶上縣西水經注所謂故郚城也汶水次北一枝自四汶口西南逕其城北又西南至故壽張縣東亭爲澤渚象劉兵也劉義見前此及宋向戍盟蓋使叔孫盟之又經文此下衍劉夏二字蓋古經正文原脫逆王后于齊一句而以箋補之所補逆字上適劉夏二字爲識此可見古人書册之式傳寫者因誤入經文也左

氏稱官師從昔靖公逆后謂僖之宮師也不書單子爲魯卿不行不備禮也若謂劉夏爲官師安有舍逆者不書而更書所從之賤者哉

遇　行值弗弗曰遇東西洫河緣之此公道費救成至遇閻齊師退而止也案成在杞北實魯東鄙春秋魯史之文又經聖人之筆無緣不知而誤爲北鄙益左氏臆改之也十六年誤同觀定十二年僞稱無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左氏之昧于地理可見矣

函氏　許舊都乳房謂之函古作宣蛾陂水西南入渠象之甲葉垂似乳故亦名函　案鄭所取許田曰鄙陵從楚後益已盡歸之旋函氏仍屬許

湛阪　在襄城西南湛水北湛在汝北淯南象器也

海隘　海岸絕謂之隘蓋今海州北之臨洪口也

桃　卽桃丘

曹隧　北濟於今曹州府北分枝東注濟卽曹隧

重丘　在濟東濛淀側南與宋之夫鍾接壤重者肯陂水東北出而西北注濛淀水象重丘之幌也

陽關　在今泰安府南大汶口東其北有亭亭曰旅松　在防南卽徂來見詩

合　在今魚臺縣西南黃溝上東北會黃湖水又東會桓公溝而東南注泗象敦會也（古文作△象形又作侖通作合會益）

澤門　宋東城南門所謂垤澤之門也（詳孟子）

長子　縣墨謂之長（古文作長子今潞安府西長子縣潞水）

象倒挈孺子其兩手據地也

純留　即留吁戰國策作屯通頓潞水又象頓首不起也

今潞安府治長治縣

櫻陽　今榆次西南故武灌城也其南有櫻水（今名金水河）西合蔣谷河（今名象谷河）西北注洞尚冰象木燧在掌中之形（舊以太原縣南之清源鄉爲櫻陽非是）

平陰　在今長清縣南古濟湖之南濟湖益又名平水也

言平不流

防門　防古長城在平陰南

廣里　水經注引京相璠云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

巫山　在濟湖東即格馬山賓溪水西面象賓東面則象巫也

京茲　齊西二邑京即魏高陽僑郡在京水北郡東有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百餘步南北如減即京也茲即故西安城在烏河北烏河亦名黑水即時水也

郚　今臨淄縣北有重合城即郚也郚特也滒水臨天齊淵北象之又名夫于

秦周　呂氏春秋慎大覽齊達子帥其餘卒以單于秦周高誘注齊城門名案秦周雍門外地名也京水南覆烏河象覆舟相重其上者半折也

雍門　齊西城北門西北對雍廩邑

揚門　齊南城東門時水北流當此屈而西又北象杵者身揚也

郵棠　今萊陽縣郵通尤救闕者自後曳止其手也五龍水處大沽河之東象之其水南入句濱海渚亦象棠也

楊豚　今天門縣楊桑湖受三岔河諸枝流象杞柳枝湖形又象豚也

汾　見前陘隰

魚陵　今鄄縣西有長阜鎮南臨濊水蓋即魚陵濊汝象

魚形也自汾北伐可竟趨鄭而西至魚陵者子孔不會疑也

上棘　在今禹州西北潧河分潁東之北潧河南流有故堰潁源諸水象棘也

梅然　枏之正幅以通帛爲之曰梅梅之燕尾曰旆索水之狀似之

胥靡　槃足謂之胥靡胥靡相縻也說見前武羅

獻　在不水分流東西閒

于　同邘

羣經釋地 五 觀象廬叢書 三

雍梁　衛雍之梁也或曰卽穆天子傳之雀梁雝雀之譌

梅山　在鄭州南三十五里中有七虎澗黃瓮澗爲華水

白溝水所經山本名母二水合清池水象乳子也見前詩

田此梅及中山經之敏皆同聲字耳水經注以不水所出爲梅山非是

魚齒　在襄城東南潧水九曲而東南會汝象魚齒也

祝柯　本魯所取州國地在今沂州府北長溝之南長溝

西聯蒙陰水陽都水象析新之斤溝水其柄也漢置祝阿縣於歷城西豐齊河側後儒以爲卽祝柯非是

濟水　洙水於鄒縣西北象鄒邾也

羣經釋地 五 觀象廬叢書 三

柯　宋地黃溝水東瀦爲潧澤象斤柄也此士句盟齊大隧而反穆叔要而會之也

督揚　自長溝言爲祝柯自沂水視之則象督揚督揚義見前

泗上　謂魯城西泗水北諸侯之師自督揚道蒙陰而西也

句瀆之丘　在今卽墨縣東北雄崖所所北海浯象句其北卽郵棠也

高唐　本在今德州其地特高南北俱下潦泄若廟中之唐也案漢之高唐在今禹城縣西南十七里顧禹所誤指爲祝阿者也今所謂高唐故城在禹城西四十里者乃鳥餘丘城皆非古高唐

灑藍　在今吳橋縣藍瀆也謂逆濕也灑播也雷夏諸陂水東北流爲宣惠河象之

大隧　卽曹隧北濟東入濟水之道也大泰也象形

武城　在今滕縣東五十里馬山之北群河之南俗曰堌城一曰武堌辭水西合數水西南入泗南聯宮橋水象足拇也魯地止此武城城之爲將伐邾故非惟齊也今半圮於水

羣經釋地 五 觀象廬叢書 三

澤淵　輾轉輪轉之曰豎柳青河於開州南分三派流十餘里復合衆之其水北積爲淵謂之滑淵也

鄆爲晉有者蓋十八年晉執石買孫蔵以二地賂之也

漆　今蒙陰縣東有盧川水水東有故漆盧縣即漆

闕丘　盧川東今有雙堠莊即古闕丘丘東有水曰闕水闕義同呂也齊闕丘嬰是此地人

著　即著雍

轅轅　在今登封縣西北故緱氏縣東南坂有十二曲輈轅亟還故名此與顚軨皆指事爲號也

商任　衛地在柳青河南白馬故瀆東南流入昆吾澤會

東陽　鄆鄆也在晉之山東

策秦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是也

少水　在故漢漢澤城扈水東合甘水象孺子弱也戰國

鑄　故蛗丘城也州所遷在蛗水南蛗水今名泮河出泰安府西北屈而東南又環曲西南至關山西北西南流至泰山之西入汶今水於亭亭山之南會北汶水非舊道也

且于　即舊邳州故下邳縣也沂水南流至縣東北屈西流分爲二一自城北西南入泗一南遶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此臆氏水經注文也而古沂水于城東南復分一枝東流竝泗水歷周湖柳湖下注于泗明時此道猶存亦沂水枝渠且于水形得植于在沮上也此與凡知同意亏曲木也

壽舒　舒徐舍也壽舒舒而前也壽古作㝵㝵舒也凡㝵者居時外餘後必衙而栎之　介梹水形象之地在睢寧縣東面白洪鎮之西

呂也　大公封于齊氏曰有呂以此

蒲伏氏　庚通胡義見書九河蒲伏也亦象水形地在壽舒北

介根　介特也根其後也唯甾縣東之蔡家河南合茫澤水象介其北則根也漢志禹計斤

棘澤　在今長葛城西南一名龍淵水出縣西北隍瀆中

蔥泉南注東轉爲淵又東逕其城南又東南逕棘城北而東注洧象棘宛曲泉側又有故溝古引洧水注于龍淵因得成澤也

舒鳩　今盧江縣說見詩

荒浦　今望江縣東北青艸湖

弇中　弇通奄一作淹中淵水象奄割也自臨淄南行入萊蕪口西逾原山達魯爲古弇中道

士孫之里　在臨淄西北京水象工師畫墨也墓地謂之里

泮　沙洛二河象判木

茅氏　即垂葭瓠子故瀆及白馬水象葭葉又象茅之根也

雩婁　在洪澤湖西北蕲水北聯睢水象雩者蒲伏也此益徐地

狐麋　益即今西華縣縛人聚其手足曰麋築者曲足麋杵曰城麋洧水于縣曲流象之此陳鄭竟上邑故云戍也

今洧水所經即古道與酈氏注水經時異也

懿氏　懿義見前此懿氏即訾婁衛宵氏浦邑田也

鄗　在著雍北丹水東流象攻馬特也凡鍼去勢爲畜縮如墨栈之留也

棘　詳昭四年傳棘樸廡

南里　益今長葛西南故潁陽城

樂氏　津名在潁陽東故曲強城西南曲強水象人夭曲傾側也

汜　同渨古文巳作巳異作㠯水形象孕婦腹也舊作渨象子未生之形汜非

麋丘　今堂邑南有魯連臺即古麋丘其北灘沮二水交會象麋上也

羋角　在今壽張縣西境漢之麋丘縣也將渠鄧里渠東北注沮似抵俯角向人也羋音米

高魚　即魚山山頂二崖似魚尾也山上有城本魯高魚城世誤指爲留舒城水經注又譌爲柳舒也

木門　疑即孟門丹水象植樹也

莊　齊城中有六達之道故名

嶽　亦齊城中里名蓋望祭太山處孟子所謂莊嶽之閒也

朱方　兩舸相比曰方朱如斷木而殊之謂連而不比也

囿城湖西瀕濟國河象之其地今水陽鎮司也

邸殿　今莒州流沂兩水曲若觺相比

黃崖　黃水岸也黃水即潦水

焦滑揚　焦本虢滅齊滅虢而有之奉滅滑舊取之揚在

張揚池北即張城桑泉水又象築者舉杵也蓋魏所滅

來東淮水東南邪迤　淮水俗名澮河象繩木延引之也

寇此處其南故曰陽州

銅鞮之宮　在銅鞮

延州來　州來說見成七年延延陵疑爲今固鎮司在州

平時　詳見昭二十二年

許　謂許田

爲　今河南府治本作鄬古文从爲譌从爲因改作爲也說見昭二十四年

斗城　在牛首東北側臨渠水蓋今朱仙鎮也魯溝水分枝會八里溝象斗也

陵棗　鄭河上邑之晉之道也非衛陵棗

任　晉所取邢邑今任縣東臨大陸澤象任末之席也

陽州　齊竟上邑在汨水分濟處之北濟水在穀西象州

春秋左傳附

大鹵　傳云大原

滑于　杞都今流陽縣也洮水枝注碩項湖象滑稽也

觀　即貍脰在今觀城縣西故漢衞國縣水形象鬬觀也

姚　即有莘國姚莘古音同　在城濮之北河濟間水形象女子足不約而河流至此屈西北而東北又象疾走先人也案姚在夏爲豕韋所滅詳見紀年商滅韋而復封之故商有姚國至其叛滅復以其地封劉累之後爲豕韋氏其國遂墟

邳　今湯陰縣肥泉諸水慰樊澤東注象拒飲者以掌覆爲斗也紀年曰世子相出居帝丘依邳羿是也帝丘紀年本誤作商丘今以左傳正之又案仲遷邳在洮萊間對此邳稱下水經注以爲上邳非也別詳紀年

大庞　在舊邳州西北大器也庞通尨尨古音休今檢大水合洮河南流至舊州北西受卞塘湖水今名盆頭湖　又西南瀦爲蛤湖蜼湖而南入泗今名就溝口在舊州西二十里　水形象大其東沂水諸枝象尨耳也

常儀靡　牟婁以西流水東轉之內也旂謂之常數搖而不靡謂之儀靡象水形

高辛　即衞之懿氏清水象食辛呿而不合也又象傅告其子弟故號謚矣

曠林　今延安府北有神木山是山多木無艸鳥獸莫處所謂廣莫

大夏　逸書伊尹獻令曰正北空同大夏大夏即北唐也夏翟也地寒多雉腐

洮　汾至襄陵分流似兆

大澤　平湖也北山經謂之泰澤

沈姒蓐黃　沈今徐溝東南故陽邑城薄谷水象游者仰欲溺也姒益即濫子國蓐古音休今榆次縣涸水象鳥奔鬬也中蘗之間象鷹也黃今成晉驛南黃七寨四國不皆居汾川以多者言之

蘗櫟郟　蘗通雟今襄城縣湍汝二水象鳥奔鬬也中蘗乃在葉也櫟今禹州本鄭城潁地郟今郟縣桓水出將孤山東至縣南注湍象夾菠也　將孤山南桓水北養水象雨手抱子之形　爾雅澤中有丘

都　在今平遙縣西介休縣北都渚也猶洲也　爾雅澤中者都形邪方似中也汾水于平遙西北枝出南注鄔澤又西南合正流兩水間似中故名鄔氏指今平遙爲中

都杜預云在介休東南竝非義別詳成九年中城

三塗　在今嵩縣城西南水經注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岸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鴈伊水逕其下北流卽古三塗山也周書武王問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西南八十許里也案嵩地宜稻厥土塗泥而雨鑿谷水卽大溝水經注大章名七谷水小章名鑿谷水皆鑿谷之誤也鑿谷卽中山經鼓鐘之山也及蠻谷水據中山經此水乃伊正源蠻谷卽莫渠之山也實引漑故曰三塗益卽地名山也

陽城　故陽城縣西南之負黍山乃谷陽城山世謂之黃城言山環曲若城居嵩高之陽也又名箕山今謂之偃月山山有嶢坂關東出許鄭之道卽漢晉之負黍亭

大室　在今登封縣北

中南　卽終南

鈞臺　今禹州西南有鈞臺陂陂方十里北有大陵戰國策謂之鈞陵卽鈞臺所在也枝穎東南入陂又自陂西南流迴故夏亭益水旋轉若鈞故臺納稱也

景亳　猶京亳也舊穀孰縣南今有石榴堌卽舊京也謂之景者凡國于平地必作京焉于其南以揆景而正焉異古人亦以香口仇猶自二洛河之形也義與漢志太原之後人相類

屏著也

渾　卽鄔水浮謂之渾也

棘樂麻　皆楚東鄙邑棘今英山縣樂羅田縣麻麻城縣

灩水象棘巴河象樂岐亭河象苴麻也

夏汭　卽夏口漢水謂之夏水說見書江漢朝宗

庚宗　納墨黜謂之庚庚猶接也泗水于兗州府東南入洙象之或洙水盛亦逆流入泗故曰宗也泗水下流名洙洙水下流亦名泗蓋本相通注

臣蒲　在東西洛河二源之閒臣本作仇怨耦也蒲蘇也洛河之形也義與漢志太原之

防茲　防在舊邳州東之城安營茲在駱馬湖南順河集
枝沂並泗東流如防緊馬湖北受墨河自東南流出爲茲
也
蚡泉　今鄒縣西北之蝘眼泉也蚡義見宣十二年
大庫之庭　疑本作大庭之庫
塞關　益卽萊蕪口時水於此北流出山
甯風　卽故廣縣在今青州府西北四里甯猶康也女接
男也甯風扱衾自蔽固也濁水源受南洋水似之
汜　音范濫水向南視之亦象馮沙之形也

菟氏　鄉縣北有故紀氏城卽菟氏也藍水東南入湍而
東聯白溝水象菟耳也時郕已屬楚菟氏爲楚鄭竟于汜
則爲越竟勞之畏楚也
索氏　故大索城在今滎陽縣西南其南爲小索城索水委曲象
索也
圃　通敔湍水九曲象之卽魚齒
繁　故繁陽城在今臨潁縣東北直許析西北潁溧閒三
派東南流合象馬繁纓也馬領下垂絡曰繁於文从糸从
繁陽蜀之繁　敏或誤敏因譌敏也趙所取魏
縣取象並同

揚　城麋以西地洧水于此冢築者身揚也繁揚總目計
故地也
瑣　今武昌府治江夏縣南鮎魚司南有諸小湖象小貝
碎玉
鶴岸　武昌縣西梁于湖象鶴形又象鶴故武昌爲鄂鶴岸益近金
子磯司在湖之南也此吳聞有楚師乘其不意輕兵疾前
故得敗其前鋒也
羅汭　在今蘄州西挂口塘東州東北之童子河合朱里
河西南入江江南岸則漳源口西受全河水雨水古總名
此將斷吳後而吳師已退也
萊山　在今瑞昌縣溢口水東入楊林湖及縣西北一小
湖並象萊根也
南懷　今進賢縣也篁謂之南竹根亦謂之南本竹茸
作茸从中从絲省以筵挹墨也从只古枕字青戎以竹杂
皮爲之其皮用爲墨並也只亦聲篁謂之南之名古文
皮也竹根亦謂之南言篁所自生也南懷三港水西北入
南方之南因竹根逕引向東南也
武陽水象藏竹根于懷而曳于外也
汝清　今東鄉縣也三港水自縣西北流象女子扶服窺

井也

坻箕之山　進賢縣北有龍馬洲在落港水之西洲南爲潯江嶺西爲敛足嶺即坻箕之山也落港西北入武陽水南水開象箕也

豫章　豫蕤也飛隼謂之章蕤捷枝末騰越亦謂之章霍山水形似之地在今霍丘縣也綠也

乾谿　今懷遠縣也縣西北有柳溝自蒙城南分沙水東南出歷縣注于視水即乾谿房鍾在其西也

房鍾　房通防雨鐘竝列如防也渦沙肥水竝東南注視房鍾在其西也

爲下城父今所稱古城父縣蓋不棄非城父也城築也清故城父城在清油湖東北彪狸鋪其東有雉河集

城父

商衛　衛即柳青河說見詩商衛猶商任也

虎神　即縣也羣虎曰虎从𠂤象虎首屩上下也

羸　通部見詩

東南小清河北漢博昌在河南艾盧淄澠諸水象女子蒲行也

蒲姑　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案今在博興縣

桃　今邳州南官湖集禹頭湖在東象桃實也

帝舜處　陂漢水蓋增大雍澤而瀦之使漢全出西也今夾港是其故道

陰戎　陸渾戎也

朐山古章華少東北流水北有十迴橋即楚靈陂漢水以象

章華之臺　在涼淵北漳今太白湖其北湖際有蝴蝶嘴也周甘邑在其北

濡上　上者水北也

芋　公安西北磨盤鎮司南臨三岡湖象芋根

象之案次乾谿者畏吳不敢進也吳人知子蕩之怯敗子蕩則還洩必退故舍破从此子蕩果卻而爲所乘也

號　今安肅縣南濡水水經注謂爲南易水象虎食人遺其皮也

油湖象芥石舉以眾繩也

淮北　今宿州以西地故屬州來

濮西　今亳州地渦水北接大棘鄉象業也

閻　在今汝州西所謂梁勉鄉也滿水象陷者足起未得

商奄　奄見書謂之商者竹書紀年云南庚三年自庇遷于奄自後陽甲居之盤庚居之盤庚十四年始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此足明奄是商都也

肅慎　在醫巫閭之西今固山屯村是也鰊廠門河象慎持筆垂手形也周書作稷慎稷采也亦象水形肅稷古音竝讀若囚

亳　即三亳

允姓　允猶余也通哈拉克河象勢蒌也

戲陽　故內黃縣東北淇河之西鄴口之南有薄陽聚先儒謂即戲陽也本作虧陽謁爲虧　通作戲虧者虎食獸

亟搖其尾如隹也鄴水舊名洹水東南入淇而東北注河象之淇河又名白溝又名清河古時注河處在沙丘堰北即今滹河之道與鄗氏注水經時異緣北地爲虧故以南爲陽也

稷　杜預云祀后稷之處案在虎門之右禮曰右社稷而左宗廟也

棘　蓋在今臨朐縣象水形二十六年傳待于棘即此

夫于　近郭邑滝水象勢彊屈也

鄧　近駱馬湖東北湖水北聯羽帙諸水象木燧在掌中比蒲　羽帙諸水如蒲葉相比

禊祥　辟禳也

厥憖　今新鄉縣清河北聯淇洹象蹶犬也彊使犬訓之狀从米同義

泉丘　近是今三山泉在滕南案昭陽湖水象炊者其北對洙泗象幕傳故傳爲幕廟及僚筵之說

清丘　在穀亭昭陽湖水象俯窺井也

蘧氏　蘧亦當作蘧地在公丘東北荊溝河分流注泗象伸約也

岡山　今保康縣南彭水之南有長岡嶺

不羹　在城父南今清油湖東俗稱古城父縣也湖水有肥似羹不讀如杯

渠丘　雍廩邑所塲爲雍其出水爲渠

陽　傳作唐故唐縣城在今縣東北二十餘里堯山南堯山之北地東皆北山經之陽山也唐因唐水得名唐水以馬溺水得名

鮮虞　義見襄二十三年即故無終國沽河三派六源竝象魚尾瀺刺也晉襲入後徙居中山仍號鮮虞

淮　劉炫云當作灌是也灌即澆伐斟鄩戰于灌之灌澆

山縣水象維旂之縷也北山經謂之灅水
沿陽　今平定州鮮虞都也沾河六源象沿與傳摯此在北也
肥　鮮虞與國皆白狄也漢爲廬脃縣廬虘之繁文今五臺縣
縣南北二水東入清水河而東南注于虖沱北山經謂之肥水亦曰空桑之水也
郊　卽郊鄏在下鄏入洛處
頖尾　汝覩合頖後自下總稱頖水頖尾在鳳陽東北東迄五河縣一帶

蹏　卽敖水在郊鄏東北西南流合枝水注漢謂之訾枝
陵　今江陵卽紀鄧也此楚都有尹猶漢之京兆
四國　劉炫引楚語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是也
祇宮　竹書紀年穆王元年十月築祇宮于南鄭南今閻鄉也
平臣　杜預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案在今封丘西北竟古北濟水之北北濟于此東西正平也
中雍　在今沙鎮司居赤野湖白泥湖之閒赤野湖水邪方似中白泥湖似牛闕也

固城　今公安縣水環四面略方象鑰西來二水象匙楚南大都也
息舟　益卽虎渡口司虎渡河自江達澧故其口爲聚泊之所
魚陂　江陵北十五里之龍陂也其水東入漳淵象魚形
訾梁　訾水之梁也義見文十六年訾枝
沿夏入鄀　益自郡東南沿漢渡葡桃津而西也
棘闈　故中盧縣治柘林益卽棘闈也今爲龍門集在南漳縣北清涼河側明代之百門堡其西接土門塘唐之土門廢縣也如闈
在門東也　卜卽觀氏舊封兩湖水夾漢象人脩貞龜也傳以爲其先佐開卜誤
良　今邳州西北梁王城武水自嶧縣東南流似良也卽漢東海郡之良成縣矣
中人　人通仁鮮虞三水俱象仁鳴水合石馬山水象中也地在樂平州判之北故廣陽城卽鼓子國晉師益自澤州遶上黨絕壺關逾句注而北也
房　杜預云汝南有吳防縣卽防國案防卽西平其北兩水竝向東環流象防也漢置吳防縣于今遂平繆矣
郊　在靈畢夾溝水東南分流合而再分東南注睢水象

交阯也 交阯字古作交其屋
交字乃从人作交
鼓 鮮虞小國也今平定州東南故廣陽城是鳴水在其
南卽鼓水也
密須 州州之水旌河象須大王遷岐密人有其地號曰
密須
闕鞏 在衛新築之西卽領氏漢時爲衛國縣也闕觀也
鞏以革爲杵鞏也說詳成二年
蠻氏 陸渾戎遷伊川自號曰蠻氏中國仍謂之陸渾蠻
蝸也角能伸縮故陸渾縣之涓水慎望陂水象之楚取蠻
氏而復立其子因是甚睦于楚故明年晉滅之杜預謂河
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近似而非也 故新城縣在陸渾東
渾故別指東北杜不知蠻氏卽陸
南一城當之
蒲隧 睢鞫鬬象蒲行者之足睢河自徐東北分枝南入
鞫水是爲蒲隧也
甲父 杜預曰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
案昌邑今城武縣枝濟南聯黃溝象甲衣也
桑山 洧西源所導之馬領承雲諸山水形象倏桑也莊
子書有庚桑楚是此地人

甘鹿 甘見前鹿在今宜陽縣北共谷諸水象鹿角中山
經指洛東一水爲甘其山爲鹿蹏非也
長岸 疑在今龍坪新開城兩司之地
鄔 側磬行謂之禹同踽古文作窻沂水南經沂州折而東而南
而西南象之地在今車輞店卽故琅邪開陽縣也
白羽 經本作許遷于析故傳實之後人因傳改經非也
白羽今商州西大商原鎮商州故都析也息邪澗水南瀆
康家河象白羽也案許所遷之析實濵强非白羽濵强卽
穆公新臣舊都濵水象俯而析薪也左氏不知許地有析
蟲 卽故臨潑縣縣北臨蟠龍河卽古蟲水舊亦名
父城 卽甫也杜云今襄城父城縣元和郡縣志引傳
亦作父城今本傳注俱作父鄴也
紀鄣 今睢寧縣東南歸仁集也魚網之分曰紀投綱若

鵙鳩曰章莒兩澤合流象之亦但稱紀也莒爲己姓以此與昆吾之已不同

鄭　盲陂象目不明也在今定陶縣北

棠　棠伍氏宗邑今汝州西之三里水魯公陂水莖象棠杜戰國策韓有棠谿出劍戟譜此也

平壽　壽通疇平壽今湯陰縣湯水東西正平諸水均列似疇也

盍獲之門　衛東門也瓠子故瀆象葭芽東南注商任象獲獸也

閱門　衛西門河水象梢直而遂也時衛仍居帝丘也傳其戈於車薪以當門以商衛在東象戈北析成象薪南昆吾澤象車也

死鳥　在平壽東宜師溝聯黃澤諸水象死鳥委地

彭水　在戚西首受河北出東轉仍注于河象彭腹形水經注誤以爲繁水者也

胥　在今滑縣西南近消河池胥雪霽消流也地生消鹵似之

苑　即高苑牧苑也因千乘爲義也唐韻引作菟非

有逢　逢今新城縣漢昌國縣即顧也孝婦河流逕縣西今此水所逕與乃道合與酈氏注水經時異　德會水合五里泉水西北注之酈氏注水北注時水即今德會水孝婦河人小清之道　象轉首避蜂更值也

崔苻之澤　即牧澤在今中牟縣東故大梁城之南酈氏言澤方十五里中出蘭蒲俗謂之蒲關澤者也酈以中牟澤爲崔苻之澤非是

橫　在歸德府西南大聲號謂之橫南沙河東北爲雨港象之　即樂記號以立橫之橫　水盛則自此東溢于睢即爾雅所謂過爲洵也

南里　在歸德府城東南睢水北

鴻口　今徐溪口州同也孟豬水東南絕獲水世謂之鴻溝又東南注睢藪中三水合流象鴻首頸也水經注以爲非楚漢分界之鴻溝則信而引昭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又云卽地理志之竫縣則非也

楊門　杜預曰睢陽正東門名楊門案以楊梁名也或作揚非禮檀弓作楊

昌閭　洙泗在曲阜西爲昌又西南爲閭水形似豕肩也

王城　郟鄏也

稷門　齊西城南門對京系二水象手有所采稷

北山　太行也

滎錡氏　在今脩武縣黃水自懷慶東北分爲滎溝長明溝東流至縣東而合象釜其西有白馬溝分滎溝南流象釜有足也此晉卻錡邑成十七年三卻旣滅周復侵取之也

郊　讀如絞在故鞏縣西兩鄏水象斂絞也

要餞　疑卽南鄔在偃師東與西周畿內之要餞竝爲行者祖餞之所

揚　劉氏刑邑在故緱氏縣南大穴口休水名今築皆舉幷身揚也

莊宮　莊王廟益在成周西近千金渠也

領　洛水於今河南府城東南北受瀍水又東右合伊水象戴者之領領之南卽平時也

劉　在今偃師縣西南水經注合水東北流右會劉水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也

平時　單子邑在故洛陽城南伊水兩枝之閒其地有溪及後魏郊壇皆因周舊平者洛自瀍口以東東西正平也

京　在今河南城南十五里一名周山又名小亭山俗以爲關肚繆家也地東北與平時接故一日之閒單子得自其邑代之

鞏　故鞏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西有明谷泉出南原下二泉俱導北流注洛象幷豁也說見襄三十年

圃車　卽白馬隄在故東訾城之東南白馬溪水合長羅

川白桐澗水西北入洛象農人廢車不用創置圍閒也
皇　今鞏縣東七里鋪有飲馬溝郎水經注所謂古黃水
杜預以爲鞏縣西南有黃亭京相璠謂訾城北三里有黃
亭皆非也
鄩　有二其水皆溫故名　鄩辯上鄩一名南鄩在偃師東
十四里今俗呼孫家灣下鄩一名北鄩水出鞏縣西之趙
溝南流逕故鞏城西而東南至東訾　東訾在洛南岸之西注洛兩
鄩閒有故郊城謂之郊鄩也
前城　即戰國之新城在陸渾東北吳澗水東入伊水象
前曲柄也　前古音如洴故譌爲析
東圍　杜預曰洛陽東南有圍鄉
九州戎　陸渾戎也十七年晉滅之分其地爲九州故名
杜　在陸渾北慎望陂水南入涓水象杜木也陸渾從晉
故前城人乘虛伐之爲子朝援也　杜或作社非
陰　在陸渾東涓水七谷水之會二水象接者此其陰處
也此緒談與司馬督中軍所軍也　凡言軍謂築營壘次則艸次而已
戾氏　戾通胡蚡曲也在陸渾北涓水東流會戾溪水又
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又東南會虢水狀似輈也此苟躁上

解　同懈即故當階城在狂水西入伊水之北兩水象人
倦自縱逸也
任人　在解南前城東北伊水東受狂水象任者反手肩
上也
楚　在前城北吳澗水西水出新城西山東流南轉逕其
城西又屈逕其城南而東北注伊象楚細蔓也傳楚上衍
京字
鍾離　今鳳陽府淮水逕其北象負重而顛也鍾重通
雞父　即雞陂在城父故成大心邑也象雨波水之形吳

蔡楚在鍾離戰于此者楚師熸而北竄依其大都也火而竄曰熸

頓　在太和縣東南與劉集頴汝兩水在陳蔡閒大形象人頓伏此爲其首額也

胡　本在陳歸姓武王封陳胡公而徙之胡說見前歸死沙象女子嫁者也徙國益在太和縣西北之界首集

狄泉　在劉西卽袁術固四周絕溝迢遞百仞廣四五里有一水淵而不流卽狄泉也狄說見前伯爰下傳單劉樊文注以爲洛陽城內太倉池水案此以王如劉正釋經居狄泉之時成周人已叛王安得三年居之也

平陰　在台水西伊東洛南平義見前

澤邑　單子別邑在平時西南有伊水北流所瀦澤邑之西卽京也

離姑　武城東北山名滕辭諸水出焉而西南注昭陽湖象姑有所罹仰身引手不得起之狀離姑道隘故禦師易武城在山麓若還而過之循山南歸邾婁則雖同過敵不至覆師也

訾　郭別邑蓋在南郭之南雨郭水俱南流而東南注洛苞象以脣指物也此訾在西故北郭入洛之東則以東訾別之時晉師旣還故訾牆人直人叛附子朝也

牆人　在偃師西渠水苞洛東流形如堵牆也

直人　卽偃師渠水經縣南東注于洛象繩木也二地皆

尹氏邑

尹　疑在今溝口村溝口村卽七里溜

尹道　自七里溜北入之道也

阪道　自洛陽東北踰芒阪至尹也

唐　七里溜水東南入渠象人仰洩也

蔽　狄泉西南之合水鴟也合水象指有所掘

蘧濮　在今溳口塘蘧與溳合注漢也

鄔　鳴也今河南府治伊水在南象死入穀洛閒象哭者馮其尸也

乾祭　王城北門也旗干謂之乾乾祭謂廢縣也瀍水出石瓜嶋川東南流合瀍川水環曲東北注河象之今其地梓澤東南流象之

瑕杏　皆河上邑在新安縣北攻之爲通晉也瑕玦室也名匡口鎮杏同本在瑕東長泉水北流分二枝注河象木有本也今有津謂之長泉渡口也

東嘗　卽嘗也夜也對不夜而言謂之東嘗

豫章之汭　今淦子口在正陽關西

圍陽　壽州東南有馬廠集西南近芍陂

陽州　沮濟象州竅也

野井　卽清野通豫豫井顚而入井如蜼降也沮濟閼象之

曲棘　在今陳留縣西惠濟河東南流東入洛架水象棘

枝曲起也

鄆　莒鄆也

邴　叔孫始封本在公丘昭陽諸湖水象女子始接於人也初昏謂之邂逅也後徙東平在今州東南故無鹽城昭伯邑屬季氏則在泌水西故句瘢亭也句當作鉤鉤也鉤瘢鉤不緻而魚脫餌遁也

肖水形

沂上　平水西流至泗北屈西南於魯城東北入泗象斤亦謂之沂

鑄　州遷魯處虺丘改名鑄詳見桓五年

桐汝之閒　在季氏宮側桐汝之人所居因爲閒名桐虺水也南經長勺似桐匙汝泰山南之中溪水也西南合桐水象女

州屈　項也羊城湖水象州竅而尾上曲

茄　荷莖也亦象水形

郭巢　故巢城在桐城縣南六十五里其城三重是此時所郭也

丘皇　所在未詳或曰卽克黃也

卷　卽鬳也又名莠杜預曰卷城在南陽葉縣南案舊葉城之西曰黃城山又西曰秩衛山莖有水東南流而東注舞水又東北入汝象仰手有所卷卷城在秩衛山水之西南岸也

鄟陵　今沂水縣也縣北有爆山雙巒齊秀圓峙若一故名漢爲東莞縣東燕錄謂之團城

淄　在桃東墨河經駱馬湖西北會沂水入閘頭湖賀維淄水

炊鼻　在桃西北隅頭湖水西出象炊者遊煙轉首向後之形

尸氏　在伊闕內之北伊水象死人仰臥也司馬彪以尸鄉爲卽此尸氏非也

施谷　在伊闕東小狂水西南注伊象旗有旆也時王城人自施谷襲劉故戰于此矣

渠　以陽渠得名卽偃師陽渠卽千金渠水也時劉城方急故濟洛次渠也次于渠凡六日

褚氏　以紀爲衣絮曰褚續亦曰褚褚氏卽潁谷潁水歷注二十八滀象積絮也褚于褚

萑谷　在褚氏東山龍淵水所導也次萑谷三日

闕塞　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也去年諸侯會黃父子朝懼以是年徙于前城之楚麇季娠鼎銘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麇是也

尸　北鄩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鄩氏注水經時猶在漢代之尸鄉也以側湯溫水故亦曰湯亭班固因謂是殷湯所都闕駟又謂尸鄉亭在偃師城西二十里事地俱失實矣時子朝已盡有洛南之地而鄩猶爲單子所守故王得次之

莒　洛水枝津西北積爲兩陂陂水又東南出一枝還注洛象莒形

窮　今池州府西李陽汎司雲溪河象人在穴中行也遇者北與吳師相望

沙汭　池州東梅根鎮沙塘河之口也

鍾吾　莒郊西小國卽今符瀼集也採五之兩端而合之似兩鍾之口曰鍾五夾溝水象之

且知　在鄩東羽畎諸水南流入沂象鳧鷖集矣其上也

乾侯　侯胡通夫也乾健也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魯竟內邑案古鄴水自安陽北東南流左分爲洞溝水又

東南右合洪水又東北逕魏縣故城南近今趙又北如東逕沙口集西郎沙王堰古河水所經在大名府西而北與坰溝水合坰溝自安陽之東受鄴水東北流至故魏縣西北屈而北逕故斥丘縣西郎今北望鎮高集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如北至今廢魏縣西分爲二夾城而東合洹鄴水水形象乾戾也

平陵 今芹泉驛之七里山也

塗水 今涼泥驛北山經名皐塗之水也

馬首 今繁時縣虖沱水象馬頭見北山經此其首也

孟 孟在棲陽之南今徐溝東南故雜犁亭也孟水水經注爲作涂出東北大嶧山西南流而西逕亭南合蔣谷水又西北右受棲水象孟也

平陽 平水之陽也羊舌鮒邑今平陽府治此縣曰臨汾水

楊氏 叔向邑平古水亦象楊枝也五年傳稱叔向爲楊肸伯石爲楊石

鄔 卽尸鄉雨鄔水象轅車前柄也本王子趙車邑故得入以叛

有厩 古國名卽漢北屬縣在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縣西十四里水經注作四十里說今在州北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昔黃帝鑿而不止所謂厩也西南卽龍門矣竹書紀年瓌翟章師師救皮氏圍疾

養 見桓九年養及昭二十五年季孫此別築城居之

朝田 絺水之東有朝子之田與城父比近

防山水徐 故徐城在蘄北無山漢代之臨淮郡治徐縣卽舊泗州在盱眙縣北十里有陡山在淮南岸逼城下流可因以防盜二十五年楚滅州屈偪徐徐子懼而南徙也

適歷 今虞鄉縣在乾侯東北猶撻擣也音滴瀝

南岡 在安慶府北大龍山南出之脊也 俗名脊 現須

闡弦 伐夷侵六之師也救弦及豫章將要其歸也

瀘 卽潮東田盜二十三年晉執叔孫後邾復取之也

大陸　即鉅鹿北之大陸杜疑此田在汲郡吳澤案吳澤在脩武西北脩武今獲嘉即嘗若因吳澤則還不得過常也

邳　在燕子河芙蓉河之間羽畎諸水南流環絡隅頭湖

象拒飲以掌覆杯也

桐　今太湖縣縣城爲羅溪水分流環之象桐實也時桐叛楚與舒鳩皆陰即于吳楚人弗知故吳子使舒鳩誘楚

教舒鳩僞以舒師臨吳以爲牽制吳則僞自豫章伐桐以

致楚師若是則巢之守懈可自舒鳩潛師襲之而豫章之

師亦謂吳人卻顧莫有鬬心而不設備矣既而北師先逮

遂兩路合圍巢疾攻克之克巢而桐始可有也

拔　在鄒縣西南洙水遠泉水會口之北水象拔小木也

傳作鄒

平中　在定州南沙河之北凡方還自隅度之爲中詳隱七年

在服則襟謂之中襟衣背也在裳前衽下禮曰長中繞掩尺是也女子屬銳前上

啓亦謂之中今北方女子足皆如此廋曰婦人則設巾帶是也　沙滝二水自定州

以東象之而沙水東西正平也

鄒　刻也水會象刀刻末

皋鼬　在襄城東南淯汝之會水象鼬鼠句頸以啣也鼬鼠

狼也一名鼬鼠

容城　許與諸侯侵楚囚諸侯之師白析北遷不事楚也

容城即函氏狼陂水象手有所握也

柏舉　即今應城縣西北崎山司中山經謂之仁舉之山

柏薄也與柏人之柏同義

中山　今定州州東五里有平山即中山中說見前年定

漢中山國治此舊以唐縣爲中山非也唐北燕邑也

封父　故開封縣在今中牟縣東南鄭之牛首鄉之西其

北梧水象棺役水象封之人也漢人又於其北濤水北

岸置封丘縣在今陽武縣地疑似之誤耳

條氏　在曲阜東泗水象條

徐氏　徐通余在濟甯馬廠湖象余屈

蕭氏　在防西南即鄗也魚溝湖流合東泇河象蕭腫節

也孔子曰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蕭泗水牆防水也

索氏　在新泰平水出沂山西流注泗象疆田之索沂水

在東甯陽泉水在西象引索之人也

長勺氏　在泰安說見莊十年

尼勺氏　在鼇陰汶水北接分流交象勺曲柄其勺在內也

少皞之虛　案少皞居窮桑在今涉縣伯禽初封此後徙封魯也

陶氏　在鄄衛地之在遂東者猶費在顓臾之南

施氏　在戚河水東北至此象將被誅者反縛負鉞而跪也○案戮者反縛手如施曳曰施悲懼蹌蹈則曰戚施因謂僂者好負其手亦曰戚施又以名蟾蜍也詩新臺刺宣公因地爲譏也

繁氏　戰國魏之繁陽水經注之三合亭也淇水合荡河荡河竝絕清水東南流合爲一象繁又東南豬爲衛河池也鄴氏但以清淇合流解三合又指彭水爲繁皆繆

錡氏　在鄴鄴今磁州也滏水象錡也

樊氏　疑作共氏在蒲益共古作㔉或譌半因作樊耳

餞氏　在安陽鄴水象餞荼扶劍行腹附于背也

終葵氏　在淇曲淇水宛宛似椎也椎首如蘭如葵故曰終葵又茵一名終葵通作椎

武父　今豐樂鎮漳河之北有故武城卽武父城也漳合枝水東北流會白渠水象足此其匯也戰國趙之脩武在其西矣

圃田北竟　今陽武原武二縣地不言南至潛東爲戴南燕之地也

有閻之土　在陝東以西河水於此象陷者之足其王職謂朝會征伐之事

相土之東都　相土契之孫以地爲號卽今淇縣城側有目溝水東流左合眢溝水象人目也水經注誤作馬溝美溝其東都則帝丘是已

殷虛　契子昭明益封于殷居洪縣至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冢亦曰殷則隆虙也紂別都于朝歌則今輝縣也皆在衛之封內

闕翠　古國名卽觀也須水象闕亦象柞鄴也杜預以爲甲名誤

懷姓　成周之初北唐爲戎地故以懷姓之民九族從唐叔封懷本作罌在今霍州趙城洪洞三州縣地霍山清水西流均布如積材也積材相擇之曰罌以衣藏物曰褱意有所念曰懷北山經曰北嶽之山諸懷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汾合同過水後名謂

夏虛　大夏之虛也在荊州舊說以爲太原據昭元年傳則晉滅臺駘之裔沈姒蓐黃乃遷太原耳太原之晉水晉陽皆後人所指也晉水詳北山經

周索戎索　疆理必以索而三代之制不同戎夏之制又不同則索度亦異焉然則入索之書亦明古者疆理之法耳三墳則治河書　九丘則山經也

淮泗　今五河縣浮山口淮水入洪澤湖處也自此舟行湖視水而西則難速進故舍舟於此

自豫章　言道豫章而西南入大隧直轅冥阨也

大隧直轅冥阨　皆在今信陽州南所謂義陽三關也三關相近代地理家皆言武陽在應山東北百三十里葢九里之前門耳　路自石城山東曰武陽今名九里關西距應山縣九十里南距孝感縣二百里近代地理家皆言武陽在應山東北百三十里葢九里之前門耳　路自石城山今古城寺而南逾山循小河溪西南運關下歷黃茅嶺三里城大興店西南至小河司是爲大隧之塞少平易漢人以爲鄣阨者也中曰黃峴今名武勝關西南距應山縣五十餘里路自信陽州正南出關由廣水驛驛北距武勝關西距應山縣皆三十里循東濉水而南達小河溪口是爲直轅之塞可通小車行今驛路出於此葢濉水象轅而垂曲如縣物直之此道出其南故名西曰平靖關南距應山縣六十里宋時名爲行者坡又謂爲

阻這關　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實爲險阨路自駱駝店司澗渤水而南逾關西南運小河店沿西濉水至應山縣又東南亦合小河司路是爲冥阨之塞險而易守冥是闇遂之義也

城口　謂大隧之口

小別大別　漢川縣東南十里曰甑山山之東南隔岸曰高觀山所謂小別其東爲漢陽縣之馬鞍漢南二山所謂大別二別之閒則蘆葦也

清發　荊門州東北之樂鄉河口也水象伸臂有所弃于

井中

雍澨　在今沙洋州同舊壅漢水入漳處

睢　在鄢東離湖紅馬湖相連象鴈立也郤楚辭所謂鄂渚宋詳中山經

雲中　在江北楚子涉睢濟江而南又東行濟江北入雲中也

房　本作防說見莊七年

稷　在宜城南蠻河象采稷形

沂　在江陵北龍陂橋大暉港水北流水象斤也

軍祥　在江陵東漳淵東北龍陂水一曰揚水東貫三湖北出三湖在港北曰路白湖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塔官湖皆漳淵今太白湖也　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故南蠻府北里餘廣員二里其深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即此軍祥也

堂谿氏　即棠君尚之邑說見昭二十年

公路之谿　蓋在今雲夢縣東北義塘鎮水象老人接內也

成臼　今鍋底灣司在沔陽州東南此楚子奔鄖所涉傳

脾洩　在信陽州西脾通卑

豚澤　即長羅澤在衛東時衛徙都畟故東也

馮　即氾此時屬周

負黍　即故陽城縣在今登封縣東南四十里俗謂之都城鎮也西有五渡水導源太室東溪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下迭相灌溜嶧流相承爲二十八滿暘旱輒津而石瀆不耗其水東南逕陽城西入潁豪黍離離在負也　溪智人以陽城

狐人　狂水象狐仰臥也

闕外　伊闕之外

姑蔑　本蘇氏邑蘇一名菽苦　俗作薄荷其氣似麝弱憂故曰姑蔑

沙　即沙隨傳作瑣即瑣澤二國就鄭地盟也

儀栗　在偃師渠水入洛象儀者栗懼以叛依尹氏也

窮谷　即金谷其水東南注千金渠象窮也

瓦　杜預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家在今長垣北如西

酸水故瀆東流注濮象覆瓦形

曲濮　即宛濮

穀城　杜預曰在河南縣西案水經注在枝洛入穀之東西南臨穀水也

簡城　即鄔說見僖二十四年簡師父

孟　通邘說見隱十一年

鄗澤　說見成六年鄗晉師在瓦而盟衛侯于此令就郊竟亦辱之

棘下　魯城內地名

五氏　在今邱縣南古河漳交貫之處說見爾雅九河

萊門　陽關東門東對萊蕪谷

中牟　即故魏縣在乾侯東南白溝西聯乾侯水象襟被

曳而揭也中義見三年平中

杏　在歷城華泉諸水象木本

夾谷　在今高密縣東南二傳作頰是也北有百脈湖古人首谷水北流注其頰下故曰頰谷水經以此谷水爲膠水非也

龜陰田　杜預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者田在其北案古虺水今名洸河西南至下讙乃入汶今於亭亭山南入汶故虺汶之閒

垂葭　瓠子故瀆受河東流折東南象葭葉之垂也傳作捶誤

郕　在今定陶縣西今定陶漢乘氏濟水分枝東南流水經謂之漪水而東合黃溝枝水象交索也

姑蔑　說見隱元年

北門　成在魯東南不在北竟傳臆說耳

垂葭　瓠子故瀆受河東流折東南象葭葉之垂也傳作捶

鄖氏說詳隱八年垂

虺淵　在錡虺水象虺形也

晉陽　即馬邑在晉水北故名晉水說見北山經案戰國趙策昔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代在今大同府西與馬邑接若以太原爲晉陽豈能與代交地哉

朝歌　今輝縣百泉水即姊水象寢欲起仰而歌也中山經有兩朝歌之山一百泉所發一汲水所源取象皆同

檇李　在今紹興府東北瀕海所風搖果實曰檇从隹雚聲作醉李醉乃翠之譌又作就李就者大搖尾也義並同　夏益湖及南一小湖西北入

曹娥江象之 曹娥江上游曰剡溪即剡江
牽 洪衛閎象臥牛曰溝自洪門東北流至頓丘再屈象勒牽之杜預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也 黎陽今濬縣
莒父 衛邑在有莘虛之北西黃池北洧池古洧出雨池之閒象莒也
晉 亦衛邑在莒父北近洧河池時齊魯衛謀救范氏弗克偕城二城以備晉也
陘 海陘也在曹娥江口
脾上梁之閒 即牽也白溝西於彭水似脾附臂彭水象梁而上之也
過宋野 案自衛都酸棗過洮不得過宋野蓋傳譌說
百泉 即百門泉
渠蔭 當作籧除籧篨也籧除覆簟而潔除之也詩爾雅國語竝作籧篨簟櫌則一端穹起特高人病蝬脅者似之故曰不能俯曰不柔傳作蘧蒢蘧亦當作籧篨簟覆不能自開著地若拏也地在長垣北肖酸水北濮水之形詩刺宣公亦因地致譏
漆 東平之漆非邾庶其邑也

老丘 即頃丘說見後
江汝之閒 謂水東至新息東西正平爲江水此楚使蔡南遷也
夫椒 椒通湫夫湫今杭州省西湖水之形
有仍 在孟諸南孟諸水西受穆水象仍臂也
有虞 本在今歸德府虞城縣以孟諸藪得名舜子義均所徙封則在孟諸以北豐縣東西地也
姚 洮汾象龜兆也
綸 虞邑在孟諸北黃水南導二枝入胡盧陂又分被孟諸左右象綸繩也
棘蒲 棘當爲即字從讀變耳即蒲在乾侯正北漳河北岸漢之即裴縣在今成安縣東即就食也即蒲坐而以手行也漳水北縣白渠象即蒲者之足也即裴義亦同坐以手行曰裴詳見六書
鄗東沂西 鄗東鄆田之在冀者沂西鄆田之在鄆者今魯盡取之
句繹 小鄆地在蒙陰東北故漢蓋縣沂源數水象繹者句取繭也鄆子會二子疆沂西田因受盟于此 沂川周以蓋亮不須

鐵　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城南案鐵通載載古截字鋸裁斷物也彭水分河西北出曲而東北入河象之丘在其鋸刃下也

絞　在東西加河之閒土沃宜稻二洫象綯絞兩手相對也絞三股繩組之似組者

啓陽　杜預曰今琅邪開陽縣鄒氏云故鄒子國也案祝跪謂之啓啓跽也一足跪也　鄒州也鄒在南故曰陽　州兄相五年

負黍　在新息西北鴻郤諸陂南加視水象乳在負也致貢象

繒關　今魯陽關在南召縣鴉河源處鴉河西聯白河象煙囪也致方城外爲襄二國也

梁　南梁也在汝州西南湍水穹似梁也

霍　今汝州東有張磨泉南流入湍州在漢爲梁之鄧鄉

豐　故漢豐鄉城在今山陽縣東南高塘店縣故陽亭縣也有豐鄉川西南合關祁水今名色河南注甲水此豐地而非豐所自名與其邑所在也古之豐在縣西南九里坪南有山曰華山即豐山坪西有水曰花水河即豐水其水東北流注中水又東南合關祁水而南注漢也

上雒　今雒南縣地

菟和　今閿鄉西南轆轤關東俯門水即農河古亦謂之菟水水形似菟坐地自摩也北即縉姑水源古亦謂之和水見襄三年關踞兩川之首故穆曰菟和也

倉野　在雒南縣東北葦坪河削木留枝以庇禾曰倉雒北數水南流注洛象之

少習　即宏農河水形象孺子即蒲也烏學飛曰習也

三戶　在今嵩縣大小章溝與伊源竝東流而合象戶扇三戶今裕州豬水四源南合爲一亦象戶扇也時楚魏以方城爲竟也又史項羽紀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三戶漳津名在今磁州東北時漳濫也又案竹書紀年顯王二十二年魏孫何侵楚入三戶乳合流州北之賀蘭河合牝牛河溯河合波水溝竝東入漳亦象戶扇也然則此傳三戶不得在丹水縣北明矣楚師者伐蠻氏之師非西師也

臨　今臨城縣在泜水北水象人偃俯視下也

任　今任縣在大陸澤西澤受邢水象任承之庇

欒　今欒城縣也葫蘆河分遶縣城復合東南至趙州亦如之象貫欒實也

鄗　今高邑縣縣南二里有三臺俗名曰干秋臺

逆畤　在今元氏縣北元氏河源象訒者也畤蓋周時刻恆嶽處

陰人　在今高邑縣東南二十里之故城店石沸水自其西屈東南流象女子腹下也

盂　今隆平縣泜水自臨城西東南流又東而東北逕縣城北注甯晉泊象盂也

壺口　當在大鹿澤水東北流出處之南漢之象氏縣也

列麗水三派入澤之南俱象瓠也

柏人　人同仁柏薄也方輿紀要柏人城在唐山縣西十二里案亦肖泜水之形

呱　車輔曰呱小輪四匝而無輻衛之鄟澤似之衛齊魯皆其地也

共城之以備管也

鄴瑕　即負瑕城之以置二年所獲鄴俘因名鄴瑕

大冥　故頓國地時屬陳頓象人偃睡也

賴　在今莊平縣南教場鋪六代時之碻敖城也音賴自

揖巳　揖通挹揖巳在東明之東句水自澤東南會宛濮注濟又屈而北而東北合瓠子故濟象以勺挹酌也挹抑同

大城　在大隧說見襄十九年

鍾　即夫鍾之鍾此在西

邘　當作邗鄰睢水東流注黃溝枝水象人執干也

五梧　在昭陽湖西北岸梧槐也五者相不受尸或左或右斂之也昭陽諸湖象之

蠡室　在也

潞　義見職方此齊邑蓋在濰縣東北濰水枝分處

雍丘　故紀國古鄑水今惠濟河合絡架水南流有時堰其水會東注之渦以達于睢今故杞縣治祺城在丘也今杞縣西北十八里

邘溝　昔禹治水導淮爲溝東達射陽以分淮流其南唯以諸湖蓄水以洩淮南江北之漲蓋無藉于淮則以不治之夫差有事中國始於高郵寶應之間穿溝爲防以通糧道而千載之運漕因之矣邘干也溝中貫諸湖象干盾也

鄗　在滕州東之麻灣口大小姑河合流經此入海象母育也

轅　在今東阿縣北南京店濟自漆口西北流屈而東北象轅也

清　杜預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盧今長清縣其東則今

崗山驛也驛臨中川水亦象人扶服窺井也

刋　即平州猶州剛爲交剛

稷曲　在今泗水縣北泗水之限時齊師在平水東偪在西限平水也平水即沂

博　在歷城東龍山鎮司司即故博亭城也關盧水北逕城西又西北會武原淵水巨合水白野泉水自博者以指關盧之象漢置博縣于偪龍山之南信舛陋也

犖　即商任白馬故瀆東北聯別濮瓠子象犖也亦穆天子傳所謂犖丘矣

外州　在湯陰北編防二水俱象州防其外也

城鉏　在豐縣西豐水派入雙溝象鉏地多水須城築也

巢　在吳澤陂北諸泉水象巢也漢末之烏巢澤亦當在此胥太康地記以爲在酸棗西南所未詳也

郎　近巢南地陂水象鼎罶諸泉象飯氣融也未得葬故寓窴於外也

橐皐　澤地曰皐橐皐在昭陽湖西北湖水象橐形也郡國志曰高平侯國故橐是也

郯　即宋皇郎邑一名發陽見後十七年

彌作　此下六邑皆故紀國地彌作卽繞角其水象曳斗
角頭益舉也
頃丘　卽老丘今陳留東南韓岡也東絡架水西惠濟河
象老人頃跌之形也
玉觴　益卽斗城
邑　今通許縣地多岡阜
錫　今封丘縣西南七里有小池古謂之黃池卽錫也河
濟閒地從北視之象馬首此池正當其額也今河水逕池
之南俗猶號其津爲金鈴口矣六邑唯此在濟北
黃池　見上
泓上　在吳江縣東南吳淞水再屈入澱山湖象肱曲也
戶牖　在今蘭儀縣東二十里漢之東昏縣也黃水自小
黃東逕此其南則繞角水北則濟水上下均列似牖木也
與牖里之牖取象同
首山　曹南山也爲金鄉諸山之首
舒州　在高魚北濟濕閒象舒澀水分濟處又象腐後也
豐丘　今青州府南雲門山麓有花林疃益卽古豐丘子
我失道弇中左出家桑谷逾逢山循陽水東北行故云適
豐丘也
郭關　今府西南有舊關山在逢山之西振陽水龍泉水
家桑谷水之首益卽古郭關豐丘人執子我於此因卽其
地殺之
鄗　在今魚臺縣西南肖水形
丘輿　故高平縣也縣北有高平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
高四里頂上方平卽所謂丘輿
阮氏　卽亢父
輸　隻輪小車曰輸卽輦也以載費土一人推之至則揭
其轅而寫之地卽今巑檢縣肖水形孟氏失成故築城於
舊邑之北爲將遷也
桐汭　卽皖口在安慶府西南
冠氏　今冠縣灕沮二水俱北流會臨清州象冠形也齊
後冠氏益在夷儀之役之始
平陽　杜預曰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案在長羅澤北
澤廣五里長三十里東西正平也此孔里邑在衞都酸棗
東孔氏本燕後也

慎　白湖水北注巢湖象首顛也

頯黃氏　舒鳩別族在今廬江縣南黃泥河鎮頷謂之頯黃泥河自黃陂南流屈東北象之其北白湖巢湖水象腦鼻也

笠澤　笠蓋也錢塘江象蓋曲杠之形

彭　在信陽州南臥牛河東北入淮水象彭腹

藉圃　在帝丘藉苴也以垂葭得名時莊公復遷帝丘也

昆吾之虛　說見詩傳稱北面而諜北宮在昆吾西北也

蒙　杜預曰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蒙山說見詩

發陽　郎郎也投者縱石曰發射者縱矢則發　汳水在菏澤之

南象之

顧　今新城縣地孝婦河象女子有所待而顧也

舟道　水道也謂由濟水至顧

甬東　甬猶歐也甬東卽歐陽吳語作甬句東

英巳　在今肥鄉縣東北雞澤西受白渠水象人仰枕也

英通央

犁巳　齊邑說見定九年以在兩澭水間故又名隰也

空澤　空桐澤也在虞城縣東南卽稷水水經注所謂碭

陂也碭本作湯成湯以此爲號澤故有湯泉所以名空桐也此足明皇甫謐以偃師載記地之名空桐者五皆以湯泉納稱伊尹爲西亳之繆載記地之名空桐者五皆以湯泉納稱伊尹獻令正北空同大夏爾雅北戴斗極爲空同謂今五臺縣東南之煖泉山也海內經溫水出崆峒山入河華陰北卽陝西巍山之溫泉也莊子黃帝見廣成子於空同之上卽河南廣成澤南之溫泉也史記西至于空同卽崆峒山也與此空桐爲五盛空穴也同古作凡卽鐘字磐孟之屬亦名鐘也空同卽唐孟陰槃之義耳

連中　羣屬行謂之連連中近空澤北地也獲水西受汳水東合孟豬稷象挽車前有所屬汳水受渠亦如之

唐孟　卽空桐六子在此詢喪故且謀大尹

平陽　杜預曰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案漅平陽以水名西平陽以山名也

隰　卽犁丘

留舒　舊東阿縣在今治南爲古穀城縣東南陽谷店則留舒也狼溪水西北流又屈北合西流泉注濟象欲舒更留也

濮　北濟會濮水東自大隧注濟其枝流東北合瓠子俱名爲濮此所涉蓋大隧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２５
作者＝
页数＝８４３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